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九卷

人 民 出 版 社

本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九卷并参考德文版译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九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宁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6月第1版
197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734 每册 2.90元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 8 5 6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8日) 5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7日) 7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2日)11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3日)16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9日)18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5日)23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7日)31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5日)33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0日)37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4日)41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6日)44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6日)49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7日)50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8日)51

-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3日)53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3日)55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6日)57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9日)58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5日)59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6日)60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8日)60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日)63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4日)66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2日)68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6日)71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7日)74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6日)76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30日)77
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30日)78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7日)80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日)83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2日)86

1857年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0日)87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4日)90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0日)91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2日)94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3日)96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6日)	98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6日)	98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4日)	102
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1日)	102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8日)	105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20日)	108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4日)	110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1日)	112
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31日)	114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日)	117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9日)	118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1日)	120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2日)	121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3日)	124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8日)	127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11日)	129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0日)	130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2日)	132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3日)	135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8日)	136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12日)	138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5日)	139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29日)	139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3日)	140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3日)	141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6日)	141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8日)	143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1日)	143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1日)	145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4日)	146
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6日)	147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4日)	148
70.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30日)	149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9日)	150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5日)	151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1日)	153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25日)	156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6日)	159
76.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8日)	161
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0日)	162
78.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1日或12日)	163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5日)	164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17日)	165
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18日)	167
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1日)	169
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1日)	170
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2日)	173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3日)	178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4日)	179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5日)	183

8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6日)	185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19日)	187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0日)	189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9日)	194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31日)	196
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3日)	198
9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5日)	199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6日)	204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7日)	207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4日)	208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7日)	212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8日)	215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9日)	219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1日)	221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7日)	223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8日)	226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2日)	227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5日)	229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30日)	234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31日)	234

1858年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日)	239
1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5日)	240
1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6日)	241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7日)	243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7日)	245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1日)	247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14日)	248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4日)	249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15日)	252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3日)	252
1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5日)	253
1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8日)	255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8日)	256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9日)	258
1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30日)	259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日)	261
1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8日)	264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0日)	266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1日)	267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4日)	269
1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8日)	271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2日)	273
1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24日)	275
1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日)	277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日)	278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4日)	280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5日)	284
1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1日)	287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5日)	288
1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6日)	289
1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17日)	290
1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9日)	295
1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26日)	296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9日)	296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日)	298
1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9日)	306
1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22日)	309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9日)	310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30日)	314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日)	315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31日)	315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7日)	318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6月9日)	319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日)	321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4日)	323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5日)	326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6日)	330
1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0日)	332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5日)	333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8日)	334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0日)	337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3日)	338
1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8日)	340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1日)	341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7日)	343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8日)	346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1日)	349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2日)	352
1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日)	353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0日)	354
1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4日)	355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9日)	357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1日)	359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6日)	361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7日)	362
1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2日)	364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8日)	365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30日)	365

1859年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6日)	367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8日)	368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13日和15日之间)	369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1日)	370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6日)	372
1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1月27日)	372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月28日)	374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日)	374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8日)	375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9日)	376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0日)	378
1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14日)	379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15日)	379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1日)	382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2日)	383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5日)	383
1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2月25日)	384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3日)	389
194. 恩格斯致马克思 (3月4日)	390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0日)	391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16日)	393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2日)	394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3月25日)	395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日)	396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9日)	397
2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4月11日)	399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2日)	400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6日)	401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19日)	403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4月22日)	404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6日)	408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6日)	411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18日)	412

2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5月23日)	419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4日)	421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5日)	422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7日)	425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5月28日)	426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日)	427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7日)	429
2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6月10日)	432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4日)	433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4日)	436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8日)	437
2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18日)	438
2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19日)	441
2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0日)	443
2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7月22日)	444
2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7月25日)	446
2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日)	449
2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3日)	451
2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8日)	452
2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8月10日)	453
2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13日)	455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8月26日)	457
2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5日)	458
2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8日)	459
2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1日)	459

2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2日)	461
2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3日)	462
2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9月23日和27日之间)	463
2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7日)	465
2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9月28日)	466
2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3日)	467
2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5日)	468
2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10日)	472
2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10月26日)	474
2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0月28日)	475
2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3日)	476
2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4日)	480
2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7日)	483
2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6日)	484
2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7日)	485
2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17日)	485
2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19日)	488
2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11月26日)	493
2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11月28日)	496
2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0日)	498
2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1日或12日)	502
2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13日)	503
256. 恩格斯致马克思 (12月19日)	505
2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12月20日)	506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856年

1. 恩格斯致威廉·施特芬（4月15日）…………… 511
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6月21日）…………… 512
3. 马克思致艾萨克·埃恩赛德（6月21日）…………… 517
4. 马克思致威廉·赛普尔斯（7月22日）…………… 519
5.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8月8日）…………… 520
6.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8月11日）…………… 521
7.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10月23日）…………… 522

1857年

8.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3月25日）…………… 523
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4月16日左右）…………… 524
10. 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12月8日）…………… 525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2月21日）…………… 526

1858年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2日）…………… 529
1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1日）…………… 533
14.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4月14日）…………… 535

-
15. 恩格斯致鲁道夫·施拉姆（5月6日）…………… 536
1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5月11日）…………… 537
17.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5月11日）…………… 538
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31日）…………… 539
1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6月10日）…………… 541
20. 马克思致《新时代》编辑（不迟于7月12日）…………… 543
2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1月12日）…………… 545

1859年

22.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1月25日）…………… 548
2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2月1日）…………… 550
2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日）…………… 555
2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4日）…………… 556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3日）…………… 560
2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2月23日）…………… 561
2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2月25日）…………… 561
2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4日）…………… 563
3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16日）…………… 565
3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3月17日）…………… 566
3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3月28日）…………… 567
3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4日）…………… 570
3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4月19日）…………… 571
3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4月20日）…………… 575
3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5月5日）…………… 579
37. 马克思致麦克斯·弗里德兰德（5月16日）…………… 580

38.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5月18日)·····	581
39.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5月21日)·····	587
40.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5月28日)·····	588
4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6月2日)·····	589
4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6月10日)·····	590
43.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6月22日)·····	591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9月17日)·····	592
4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9月26日)·····	595
4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0月2日)·····	597
47.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10月8日)·····	600
48.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11月5日)·····	602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1月6日)·····	603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1月14日)·····	609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1月15日)·····	611
52.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11月16日)·····	612
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1月22日)·····	614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11月23日)·····	616
55.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11月28日)·····	619
5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12月22日)·····	621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6年3月28日)·····	627
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7年4月12日左右)·····	629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7年8月11日和13日之间)·····	630
4. 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 (1857年12月8日)·····	631

5.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8年4月9日)	634
6. 燕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1858年4月9日)	635
7.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 (1858年5月9日以前)	636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8月13日以后)	638
9.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11月4日)	639
10.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12月23日或24日)	639
注释	647—738
人名索引	739—794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795—836
期刊索引	837—845

插 图

马克思 1856 年 4 月 16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二页和第三页	45
1856 年 10 月至 1868 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80—81
恩格斯绘制的 1857 年 1 月 1 日以来奥尔良中等棉价格变动表	205
伦敦英国博物馆, 马克思曾在该馆阅览室从事写作	248—249
马克思 1858 年 4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的第二页	301
马克思 1858 年 4 月 29 日给恩格斯的信	311
曼彻斯特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和 恩格斯在五十、六十年代曾在这里从事写作	438—439
马克思 1856 年 6 月 21 日给妻子燕妮·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51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第一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856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①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服完了第六瓶也是最后的一瓶药。病大体上又好了，不过最阴险的痔疮还在折磨人。

我在文章中没有涉及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因为光是多瑙河地区和瑞典的历史，便填满了不少无聊的篇幅。¹我很希望你来写科布顿²。

一旦我看到《泰晤士报》的增刊，就对你的文章^②再稍微作些补充。昨天该报所谓“无条件接受”的论调³，纯粹是交易所的手法，这种手法曾使它赚了许多钱。“两公国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这是1772年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⁴上就已经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我在图书馆找到1841年德国出版的海

① 马克思和他的全家自1850年12月至1856年9月住在这里。——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欧洲战争》。——编者注

尔曼的著作⁵,他在一家德国图书馆里找到米尼希元帅关于安娜时代的克里木远征⁶的手稿,并写了序言加以发表。你如感兴趣,我一定替你作些摘录。

想必你在《奥格斯堡报》^①上已看到法耳梅赖耶尔很称赞穆腊耳特的《四世纪至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历史》⁷(一部得过彼得堡科学院奖金的著作)。

又多次遇见布鲁诺^②。浪漫情调愈来愈证明是批判的批判的“前提”。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热衷于他所不理解的重农学派,并且相信地产的特殊恩赐作用。此外,他对德国浪漫派亚当·弥勒的经济幻想⁸估价很高。在军事学方面,他的最高典范是“天才的”毕洛夫。我坦率地对他说,他的这些最新的自白充分地向我表明,他的思想已经麻木到什么程度。至于俄国,他说:西方的旧秩序必须彻底推翻;这只能从东方来实现,因为只有东方人恰好对西方人怀有真正的仇恨,而俄国是东方唯一严密坚实的势力,而且是欧洲唯一还存在着“内聚力”的国家。至于所谓的我们关于内部阶级斗争的“幻想”,他说:(1)工人没有任何“仇恨”;(2)即使有仇恨,他们永远干不出什么名堂;(3)他们是(对复类福音作者⁹不感兴趣的)“贱民”,只能用暴力和诡计加以制服和引导;(4)只要多给几文钱,就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此外,据他说,凡是不属于“征服者后裔”的人,根本不可能起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只是理论方面除外。而在这一方面,如果说最近十六年来确有所建树的话,那只是在德国,而且恰恰是他布鲁诺一人完成的。他说他使得德国这个唯一存在过“科学的”神学的地方不再存在这种神学,并使

① 《总汇报》。——编者注

②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得“托路克不再写作”。多么巨大的成果！简直是一个可笑的老先生。他想在英国呆一年。我认为，他是想**在英国传播**德国已不复存在的“科学的神学”。他宣布洪堡是一头道地的蠢驴，因为洪堡在国外骗取了本来应当属于他^①的荣誉。

关于你的耳病，你应该写信给老哈维。他给丽娜^②治病也采用通信方式，而且，当他听说她只是一个未来的家庭教师时，甚至分文不收。附上丽娜的第一次诊断书，务请寄回。

我把乌尔卡尔特的劣作寄给你，这是他们在报纸¹⁰出版以前寄给我的。涉及宪章运动历史的“揭露”确实非常幼稚，因为乌尔卡尔特暴露出自己是英国的警探，幻想扮演西塞罗对待卡提利纳的角色。我从柏林《国民报》上看到，未来的普鲁士大臣布赫尔甚至吸取了乌尔卡尔特的“哲学”，并且跟着他逐字逐句地反复咀嚼。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已经是够受的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好久没有写信，想必你很生气。但是，办事处的一系列工作还

①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② 舍勒尔。——编者注

要占去我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之前，我恐怕无暇考虑其他事情。而且，非常苦恼的是，我的老头^①常常让我替他购买纱线等等，一个星期还至少要给他写两次私人报告。

附上泛斯拉夫主义第二篇¹¹，此文语句的冗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内容的不足。从第三篇起，我最终将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你现在应当经常看看《卫报》巴黎通讯员的报道，——巴黎发生极不寻常的事情。近日来，《观察家时报》通讯员报道了更多和更有趣的细节；我就是想替你买这几天的报纸，但是已经全部卖光。也许在贝耳菲德那里可以弄到。

波拿巴正在急剧没落。本年参议员正式名单上没有德鲁安·德·路易斯，这一点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你未必知道，不久前，他在一次明显的反对行动中给一个奥尔良分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是雷缪扎）留下一张名片，名片上参议院副议长的头衔划掉了。最近为了对付一批押送尼扎尔先生回家的大学生，调来了步兵，而军队一听到喊“军队万岁！”就放下了武器，于是不得不尽快将他们调走，以免联欢成为既成事实。不久前在西南部的一次密谋，使五千人因此被捕（根据波拿巴当局的材料）。这次密谋在军队中牵涉很广；拉弗勒舍的军士学校完全被解散，因为几乎所有的学员都受到牵连，必须把他们送回原团队；但是据说，事实上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找到可以安插他们的可靠的团队。不久前，当波拿巴偕同夫人^②来到奥德昂剧院的时候，坐满池座的大学生们整晚唱着《弗兰·布瓦西先生》，那些意味深长的地方唱得特别响。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欧仁妮·蒙蒂霍。——编者注

巴黎工人现在哼一支小曲，它的副歌是：

“他就要走了，他就要走了，
小小的芥末商；
他就要回自己的故乡；
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

为了让人们知道这个小小的芥末商是谁，警察当局禁止了这首歌。

这一切反对情绪和直接反波拿巴的情绪的大胆表露，以及波拿巴先生的相应的软弱都证明，大转变已经开始了。政变的措施¹²已经不起作用，而且也不敢再使用这种手段。你当然已经看到，《泰晤士报》也一连两天先称波拿巴本人简直是法国的不可避免的祸害——因为当初找不出一个可以赢得这个国家的信任和尊敬的人——，然后又把他的大臣等等组成的整个总参谋部说成是交易所的投机者和恶棍。今天的《卫报》又谈到波拿巴宫廷小品文作家兼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菲奥兰蒂诺这个坏蛋的一段趣闻。埃斯潘纳斯先生也从巴黎溜走了；他做了一些丑事，我大概过一两天就可以知道详情。莫尔尼也出了点什么事情；这家伙同他的至尊的兄长^①吵得有点翻脸，再次不顾风险自己搞起阴谋活动来了。

这个波拿巴当初一切事情都干得十分顺利，甚至最愚蠢、最卑怯和最可耻的事情也如此，如今他也确信，今后他将面临一个倒霉的时期。在战争和媾和的问题上，他已经察觉到，每个人都把战争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谁也不为媾和¹³而感激他。其实，媾和问题还远没有了结。关于初步谈判的初步谈判¹⁴，除了关于贝萨拉比亚的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保留条件外,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而这项保留条件的意义因对卡尔斯完全沉默而抵销。在其他一切方面,只有让步的假象。其实,对波拿巴说来,按什么条件缔结和约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现在对他说来,就象当年的老多里沙尔一样,活命要紧,我相信俄国人比波拿巴自己更了解这一点。法国人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这样对自己的光荣满不在乎;看来,从1848年起这些人毕竟不再为旧日的光荣或议会的欺骗操劳,而是更多地为其他事情操劳。

总之,看来我们幸运地避免了外侨管理法案¹⁵,——法国形势发展得如此快,帕麦斯顿及其同伙的贪欲很快就会不再使人发生兴趣。看来,波拿巴的纸房子今夏就会象路易-菲力浦的纸房子在可耻的1847年那样倒塌,至于何时出现一阵暴风把墙壁彻底吹垮,这完全取决于偶然事件。我现在已经戒酒,但到了那一天,我一定要在曼彻斯特最后痛饮一番。

请尽快再告诉一些关于老布鲁诺^①的情况;这个家伙的新的浪漫主义转变太有趣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2月1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顽固的痔疮和由此而来的沮丧情绪还多多少少纠缠着我。再加上皮佩尔刚才给我演奏了一点未来的音乐¹⁶。这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能够造成对“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惧。

我在博物馆^①发现一些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有关彼得一世和查理十二之间的斗争和英国在这一出戏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当时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之处只不过是前者把自己出卖给法国，后者把自己出卖给俄国。出卖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同时代著作家就是把它作为“不言而喻的”问题来讨论和陈述的。威廉三世同查理十二缔结的攻守同盟证明，他一开始就对沙皇陛下心存疑惧。他在位时大臣们**违背**他的意图行事。从乔治一世时起，辉格党人的活动就容易多了，因为汉诺威的选帝侯们执行了愚蠢的王朝政策，并且认为韦尔登和不来梅是欧洲利益的焦点。也许，主要由英国帮助俄国成为波罗的海的强国这一事实，不如十八世纪初人们就揭露出这个政策并异常精确地预言俄罗斯帝国必将强大这一点，

① 指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令人感到兴趣。尽管彼得从不列颠官方人士那里得到空前的让步并得到他们的直接帮助，他却同时跟王位追求者^①勾结起来搞阴谋。他的御医(厄斯金)，马尔伯爵的亲戚充当这件事的中间人。整个这段秘史的主要资料是：

(a)《当真理合乎时宜时才是真理，或我国内阁目前采取反对俄国佬的措施具有简单明了的理由，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1719年伦敦版。

作者^②从1710年到1715年曾任驻彼得堡大使，据他说，他

“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他获悉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本书所述的这种报告……”。

(b)《沙皇陛下的大臣韦谢洛夫斯基先生递交给不列颠国王陛下下的备忘录》1717年伦敦版。

俄国人为他们跟王位追求者勾结起来搞阴谋进行辩护的著作；特别精彩，因为它已完全是波茨措-迪-博尔哥之流的风格¹⁷(虽然还不那样流畅)，并且因此证明，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外交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

(c)《1700年已故国王威廉陛下和瑞典现在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二之间签订的防御条约……》，附有若干问题的附件(1716年)。

(d)《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平意见……》“稍微使点劲，他就能上天”^③ 1716年伦敦版。

过去最精彩的抨击性小册子之一。只要稍作修改，1853年也

① 詹姆斯·斯图亚特，号称詹姆斯三世。——编者注

② 乔治·梅肯集。——编者注

③ 咪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4卷第176节。——编者注

可以出版。象 (a) 和 (c) 一样, 它提供了英国背叛的证据。匿名作者在跋中说:

“这本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有趣, 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罕闻, 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这一代人; 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 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做自己的**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①这句话, 我和别人一样是当之无愧的。”

(e)《大不列颠在欧洲当前局势下采取的行动的原因之探讨》1727 年伦敦版。

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只是描述了西班牙外交冒险家和后来的大臣里珀达“同一位俄国大臣保持十分特殊的亲密关系”, 等等。当时外交界中的另一个大骗子格尔茨男爵也是这样。

(f)《从 1698 年到缔结纽施塔特和约前的彼得大帝日记, 译自按照档案中保存下来并经皇帝陛下亲自补订的手稿刊印的俄文原本》, 附有俄国出版者米哈伊尔·舍尔巴托夫(Щербатовъ)公爵的序言(1770 年 8 月 2 日彼得堡版)。德文版是: 1773 年柏林和莱比锡版。

虽然叶卡特林娜二世在这本日记付印之前一定检查过。但是它仍然有许多地方证实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中列举的事实。

(g)《瑞典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格尔茨男爵谈判等等的信件的抄本和摘录, 按照丹麦国王的谕旨在哥本哈根发表》1717 年伦敦版。

(h)《尤伦堡伯爵、格尔茨男爵、斯帕勒等人的书信集》, 经批准后刊印。1717 年伦敦版。

① 贺雷西《颂歌》第 3 册。——编者注

(g)和(h)当然是一切历史家所熟知的,但是他们没有可以用来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两个文件主要谈的是查理十二为了对英国进行报复而拟定的计划——率领瑞典军队在英国海岸登陆,宣布王位追求者为国王。

除了上述抨击性小册子之外,还有许多偶尔谈到瑞典英国俄国三国关系的历史的著作,或一些显然是在瑞典大使尤伦堡的策动下写的英文抨击性小册子,例如《评杰克逊先生的备忘录……》。

辉格党人散布谣言,说“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辉格党人采取了什么手段。每个人都应当注意到,当初英国人对奥地利在奥斯坦德成立的印度公司发出多么可笑叫嚷,但是他们却正式把自己的舰队交给彼得支配,帮助他在波罗的海东部海岸建设港口。同时,从**当时波罗的海的英国商人的控诉**中可以看出,彼得先生对他们远不是温和的。英国还是承认他的**皇帝**称号等等的第一个欧洲大国。上述抨击性小册子首先证明,这种行动方式决不是出于幻想和无知。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的回忆录**》¹⁸中的下面几段关于彼得的轶事,会使你开心。彼得和皇后^①曾在波茨坦拜会过她。

“皇后先恭敬地吻王后^②的手,彼得想要拥抱王后,但被推回。然后她向王后介绍陪同他们的梅克伦堡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她的侍从四百名所谓夫人。这些人多半都是当宫女、侍婢、厨娘和洗衣妇的德国女佣人。她们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个盛装的小孩,当问到这是不是她们的孩子时,她们便行一个俄罗斯的鞠躬礼,回答说:‘**沙皇陛下赐我以幸福,使我有这个孩子**’。王后不愿向这些妇女致意”等等。

在波茨坦的一个房间里立着普里阿普的雕像,

① 叶卡特林娜一世。——编者注

② 索菲娅·多罗苔娅。——编者注

“姿态十分猥亵。沙皇观赏这个雕像很久，并命令皇后吻它。她企图逃避。他大发雷霆，操着半通不通的德语说：‘把头低下……’。皇后十分惊恐，就唯命是从。他毫不客气地要求国王^①把这个雕像和其他一些雕像送给他，国王无法拒绝”等等。

我想把我在博物馆发现的奇闻寄到什么地方发表。如供报纸，这些东西追溯得太远了。所以我想投给《普特南》。但是你必须先写信告诉我《现代战争的进步》什么时候可以脱稿，因为普特南在谈新的供应之前，自然会先要已订的货物。

我非常关心法国局势，只要《观察家》刊登这一类的东西，就请寄给我。《卫报》在威尔德这儿有。现在给报纸写东西非常困难，因为英国本地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经济情况的变化还很不明显。当前，交易所的投机活动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材料。

那时以来，我又见过布鲁诺^②一两次。这个家伙显然有一个计划，因为他是两手空空来找亲爱的弟弟^③的。他是典型的老光棍，他为自己的保养和防老焦虑，并且他在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不无某些隐忧。他渐渐开始发现，伦敦是一个绝妙的地方，这里有“贫富的对立”，而且他还有其它类似的“发现”。一方面，他妄自尊大和表现出超脱尘世的样子，另一方面，他对一切东西都表现了小孩子般的好奇和乡下佬般的惊异，整个形成不很令人喜爱的对照。现在他主要是在啃英语。只要我再见到他，一定告诉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编者注

②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③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

据伊曼特来信说，海泽的生命油灯由于浇“油”^①过多正在渐渐熄灭。

伊曼特本人非常抱怨苏格兰人，不论他用什么巧妙的手段，都不能从他们那里搞到比十二小时更多的时间来教他们德文。这些家伙由于吝啬，甚至能够很快“掌握”。

我在第一封信后紧跟着又给你写这第二封信，是为了一桩大事，就是**载勒尔的事情**。当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塞巴斯提安·诺特安克对未来有过什么打算，你是知道的。老蔬菜商的确是一个相当无情的人，载勒尔自己以他那特有的得天独厚的本能很快得出结论：用二百英镑去偿付积欠，而不去给未来的车轮加油，是完全愚蠢的。于是他作出了英勇的决定——告诉岳父不要付款给**任何债主**，而且，如果他被捕，也要保持镇静。他说，那时他打算通过破产法庭来解决，并且在这样了结了债务以后，在老头的帮助下来开始新的生活。老头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同时载勒尔神往于这样一个前景：加入女王座法院监狱¹⁹的放荡的一伙之中，得到妻子

① 双关语：«Öl»有“油”的意思，同时也有“烈酒”、“啤酒”的意思。——编者注

和岳母的丰富供应,举行公开的宴会,并顺便完成关于亚历山大二世的不朽著作(是由抄录奥格斯堡《总汇报》并涂上一层模棱两可的糖浆而拼凑成的)。于是,马上就行动起来了。游手好闲和所谓对城市的“业务性访问”的黄金时代来临了。奇怪的是,困难竟在于,尽管对他已经下了拘捕令,尽管他这位堂堂人物在伦敦招摇过市,却没有一个债主采取措施来逮塞巴斯提安。老蔬菜商对女婿的“人格”的信任并不因他逍遥法外而有丝毫的增加,因此告诉他,现在该腾出房子并同妻子一起搬到远处的茅草屋去住了。搬家时,机警的债主还没收了一部分家具,其中有塞巴斯提安的七双靴子。而“茅草屋”的所在地塞巴斯提安本人也曾想方设法使它不再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根本不打算跟他的妻子马铃薯过隐遁恬静的生活。总之,他跟马铃薯、岳母和蔬菜商精心策划,即决定打发他去“新大陆”——自然是去纽约——,一旦他在那里弄到一个“位子”,就叫妻子前去。现在的问题——他本周应当启程——是他要带多少英镑的盘缠。他要求六十英镑。蔬菜商认为一半就够了。塞巴斯提安的计划是:到美国后,从亲爱的妻子那里索取一张又一张的五英镑券,好好地保养自己的肚子,出版自己的《卡斯巴尔·豪泽尔》和《亚历山大二世》,并且作为一个离妻远出的男人永远保持着同马铃薯别离的甜蜜的忧伤。如果某一个债主最终还是抓了他,那就奇怪了。无论如何,他已经落到了这一地步:即使英国,他也要作为“财政上的”流亡者离开,只是比离开德国、比利时和瑞士时体面一些。他打算让皮佩尔同他作伴前去。皮佩尔为了占有七双靴子中的几双,只假装同意这个计划,但是评价员²⁰已捷足先登。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皮佩尔坐在我家里给孩子们上课,邮差在

楼下敲门。一封给皮佩尔的信，是女人的笔迹。邀他会面。他不认识笔迹，更不认识信上的署名，但是他满怀希望，把信拿给我的妻子看。她一看署名，就知道是在我家当过奶妈的肥胖的爱尔兰老娼妇。她自己不会写信，所以让第三者代笔。你可以想象，大家是怎样取笑弗里多林的。他毕竟同这头“母牛”会了面。这就是他的“奇遇”。啊，维斯瓦米特拉王，你是怎样的一头公牛！^①

不要忘记泛斯拉夫主义。

祝好。

你的 卡·马·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2 月 29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上个星期，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全权代表古斯达夫·勒维一直在我这里。他昨天才走，占去了我的全部空闲时间，虽然我很想给你写信，但无法动笔。下面我把他谈的那些比较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你要的三本书，诺盖特和威廉斯那里一本也没有。我**订购了《伊戈尔胜利之歌》**^②，至于其他两本，我想先给你讲一讲。

^① 海涅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诗。——编者注

^② 指《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

多勃罗夫斯基著的《斯拉夫学》(汉卡出版)和它的书名所引起的期望并不相符。如果不按材料的编排,而按内容来说,这本书可分为两部分,即:

(1)关于斯拉夫语言学的一些短文。根据最新的研究,它们充其量只能有古董趣味(例如温德人的新约片断、教会斯拉夫文的变格法,关于旧约的教会斯拉夫文的翻译等等)。

(2)一种不偏不倚地把斯拉夫各民族的特性和盘托出的没有任何论战锋芒的尝试。全是对各种著作的摘录,主要是**德文**著作。下面是构成这本书的骨架的一些著作:

斯拉夫各民族(摘自**海德**的《**观念**》等等)²¹。

克罗地亚人的风俗(摘自**恩格**尔的《**达尔马威亚、克罗威亚**^①、**斯拉窝尼亚的历史**》1798年哈雷版)。

伊利里亚人、摩尔拉克人等的风俗习惯(摘自**同书**)。

伊利里亚人的特性(摘自**陶贝**的《**斯拉窝尼亚王国记述**》1777年莱比锡版)。

伊利里亚人的服装(摘自**哈克特**的《**泽姆林**^②旅途见闻》)。

普罗科皮阿斯对于斯拉夫人和安迪人的记述(摘自**施特里特**尔的《**根据拜占庭史料编写的斯拉夫人历史**》,载于**施略策尔**的《**北方通史**》)。

巴·哈克特教授先生的《对西南部和东部斯拉夫人的记述和描写》一书的摘要。

俄罗斯人的风土人情(摘自**杜普雷·德·圣莫尔**的《**对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的考察**》1829年巴黎版,三卷)。

① 克罗地亚。——编者注

② 塞尔维亚称作:泽蒙。——编者注

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和文化（摘自**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史》1826年欧芬^①版）。

差不多这是全部了。有一篇捷克文附录《**波希米亚的卡托**》，摘自己故的沃伊格特在《手抄文献》²²中叙述过的旧手稿。

多勃罗夫斯基的写作具有一种粗犷、质朴和天真的风格，他对“已故的”或尚健在的德国同行表现了最大的好感。《斯拉夫学》中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坦率地承认德国人是研究斯拉夫史料和语言学的鼻祖的那些地方。

在语言学方面，他顺便引证了**施略策尔**的《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和辞典的方案》²³。然后是**施略策尔**的《用拉丁字完全正确地和准确地表达俄语的方案》。“宫廷顾问施略策尔先生”简直成了教长，而其他一切人都承认是他的弟子。“**施略策尔的《奈斯托尔》**，对每一个想要了解整个斯拉夫史、特别是俄国编年史的批判性叙述的方法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关于沃伊格特的《普鲁士历史》：“他是第一个向捷克人介绍古代文物的人”。

此外，引证的有：

约翰·莱昂哈德·弗里施的《斯拉夫文学纲要》（1727—1736年），“他研究了许多斯拉夫方言的历史”。

杜宾根的教授**克利·弗里德·施努雷尔**的《十六世纪维尔腾堡的斯拉夫文书籍印刷出版业。文献报告》（1799年）——“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书中有关于温德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书籍出版史的极好的极珍贵的资料”。

^① 匈牙利称作：布达。——编者注

另外,还引证了:施略策尔的《北方通史》。约翰·克利斯托夫·德·约丹的《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1745年维也纳版两卷。格拉西乌斯·多布涅尔神父的《关于哈耶克的〈捷克编年史〉》1761年和1763年布拉格版。(施略策尔说这部著作是第一部不杜撰的书)。施特里特尔的《多瑙河各民族记述……拜占庭的著作》1774年彼得堡版。格尔肯的《斯拉夫人上古史试论》1771年莱比锡版。加特雷尔的《对照通史绪论》1771年哥丁根版。格布哈尔迪的《世界史》1789年版。

所有这些著作除了上面引的一些评语外,只列出书名。《斯拉夫学》一书就介绍这些。

至于第三本书,它的书名是:摩·威·赫弗特尔博士:《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1847年版(定价七先令)。作者在序言中自己承认,他实际上只是对斯拉夫历史中有关普鲁士“祖国”的地方,才根据原始材料有所了解。全书四百八十一页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是论述五世纪末至1147年这个时期的。其余部分只偶然地极概略地叙述了十三世纪或者十四世纪以后的史实。

关于这两本书的情况,已向你讲完了,现在就等你是否订购的命令。

此外,还出版了一本赫弗特尔的《斯拉夫民族》。1852年莱比锡版(四十五页或四十五页左右)。是布罗克豪斯出版的小丛书《有益的讲话》²⁴的第十册。对斯拉夫历史作了通俗的叙述。我从这本小书里得知,1849年尼古拉下令“严禁所有臣民参加泛斯拉夫主义运动”。

我在博物馆找到五册对开本关于俄国的手稿(只涉及十八世

纪)并作了摘录。这些手稿是以收藏丰富著名的大助祭司柯克斯的一部分遗产。其中有英国驻彼得堡大使们给这里内阁的许多信件原稿(迄今没有发表过),某些信件会大出其丑。有一份是使馆一位随员1768年写的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的手稿。我将把这个手稿的某些摘录寄给你。还有一篇皮特的堂兄弟、大使馆的神父^①写的关于俄国“劳动组合”的有趣报告。

最近的法文著作,除了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染上了泛斯拉夫主义的色彩,虽然也带有反俄的色彩。德普勒,特别是西普廉·罗伯尔就是这样²⁵,后者于1848年在巴黎出版了一份杂志:《波兰。东欧民族……现代年鉴》。出于这位作者手笔的还有《土耳其的斯拉夫人》1844年版本,附有……前言,八开本,1852年巴黎版。其次是《斯拉夫世界,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52年巴黎版。一位巴黎著作家(笔名艾德门^②,但据说是波兰人)则例外,因为他发表了一本非常恶毒的小册子,攻击俄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奢望,论述他们的公社等等。这本小册子,我迄今未能弄到。我将看一看《两大陆评论》,似乎那里刊载过它的摘要。

今天我开始写信时,本想告诉你很多闲话。但因为专心谈其它事情,已经没有时间了,留待明天再说,今天只告诉你,海泽(据伊曼特来信说)由于喝酒看来很快就要完蛋了;“烟鬼和流亡者”奥斯渥特一个法文字不识,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预科的法文教授;卢格的朋友散布谣言说他患了“水肿病”,其实他也许不过有点脑水肿;一些可敬的德国好汉(孚赫、梅因、弗兰克、陶森瑙等)明天将在凯尔布的小酒馆集会,要就祖国需要什么达成“衷心的一致”;“梅

^① 耳·克·皮特。——编者注

^② 艾德蒙·肖耶茨基。——编者注

因”“希望”：他能争取布赫尔来“参加”这次会议；最后一件事是，蒲鲁东当了法兰西王国-帝国的铁路经理。

祝好。

你的 卡·马·

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3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下星期我将把赫弗特尔的东西²⁶更仔细地看一遍。如果那里有材料，我就订购。艾希霍夫的《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1839年巴黎版）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除了我不能评论的文法部分外（但是我注意到，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被说成是斯拉夫人，这难道不是胡扯吗？），其余多半是从沙法里克²⁷那里剽窃来的。这个家伙还引用了原文和法译文的斯拉夫人的民族诗歌。我在其中也发现伊戈尔的远征^①。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诗中精彩的一段是：“瞧啊，哥特族美丽的少女在黑海岸边唱着自己的歌。”²⁸可见，凯特人，或哥特人已经庆祝突厥族的波洛夫人战胜俄罗斯人了。全诗具有英雄主义和基督教的性质，虽然多神教的因素还表现得非常

① 《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

明显。可是，捷克人英雄诗集（德译本由**汉卡**和**斯沃博达**出版）里的捷克英雄史诗**扎博伊**（萨莫？）对待德意志人是完全论战性的，充满了狂热。看来是为反对一位曾被捷克人击败的德意志统帅达哥贝尔特写的。但是，这是号召象报复德意志人那样报复基督教；对于德意志人，其中以极其质朴的诗体斥责他们想要强迫威武的捷克人只能有一个妻子。我从民间诗（除了《阿德尔贝特的祈祷》（对圣母的）之外，波兰人根本没有民间诗）里还找到：

格策：《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1819 年版；《俄罗斯人民的歌声》1828 年版。

卡佩尔（齐格弗里特）：《斯拉夫旋律》1844 年莱比锡版。还有他的《塞尔维亚人的歌曲》1852 年版（比雅科布写的^①更完全）。最后，还有武克·**斯蒂凡诺维奇**：《塞尔维亚婚礼曲》。欧·韦泽利的德译本 1826 年佩斯版。

我所注意的和我下周还要为你翻阅的著作，除了西普廉和德普勒^②的著作之外，有《1850 年夏南方斯拉夫之行》共两卷 1851 年莱比锡版²⁹（有英译本）。《论塞尔维亚公国》1851 年维也纳版。《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1851 年柏林版。《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1842 年莱比锡版。《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抗议和控诉》1843 年莱比锡版。

我不记得曼彻斯特是否有《新普鲁士报》。这报现在很有趣。

① 指塔耳维（泰莉莎·阿尔伯廷娜·路易莎·雅科布-罗宾逊）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一书。——编者注

② 西普廉·罗伯尔《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和伊波利特·德普勒《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编者注

如今普鲁士政府也象当年路易十八一样有了自己的“无双议院”³⁰，但是，官僚政府对认真看待自己胜利的顽固的容克地主感到棘手。当讨论农村公社、乡村法院问题和地产关系问题——这些问题，正如老多里沙尔所说，“关系到面包问题”——的时候，普鲁士议院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也许你从中已经看到，普费尔伯爵要求让地主有痛打自己仆人的特权，并吹嘘他本人在这方面完成的丰功伟绩。于是，左派把1848年这位普费尔亲自签署的、完全以“疯狂年”³¹的精神草拟的1848年传单找了出来。事情发展到双方决斗的程度，今天《新普鲁士报》发表了一篇 leader，即社论，直截了当地说，在它的党内有“下流恶棍”，而自由党内则有非常“高尚的”人。社论宣扬“宽容”、“和解”，“原则斗争，但决非个人争吵”。社论说，左派应当想一想，“山岳派总是要吞掉吉伦特派的”。它应当注意到，不论将来“有没有和平，但是普鲁士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内部或外部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派系倾轧”无异于“自杀”。这不是好极了么？要知道，普鲁士没有一个人会为议会和它的分裂操心。这种对恐惧的自供尤其重要。利奥神父在国王面前作了关于**闵采尔**的演讲（一部分刊登在《新普鲁士报》上）。可以说，演讲是直接针对你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著作³²的。他说，不应当再指责宗教改革是革命之母了。闵采尔是“幻想家”，他曾经说过：“我为信仰而理解”。而路德说：“我为理解而信仰”。《施本纳报》回答说，路德晚年已经懊悔在政治上所起的不体面的作用等等。你看，就连官方人士也有不满情绪了。

顺便谈谈宗教改革：奥地利到底从一开始就下工夫使斯拉夫人变成一种危险。在斯拉夫人当中，除了俄罗斯人之外，一切民族都同情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

由于宗教改革，至少各民族有了觉醒，另一方面，同新教的德意志北方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如果奥地利不镇压这个运动，那末通过新教就会既奠定德意志精神优势的基础也建立抵御正教俄罗斯的屏障。奥地利把德意志人拖进了臭泥坑，并且在德意志也象在东方一样，替俄国作了事情。

不知你是否看到上星期五议会开会的消息。伊文思在会上指责帕麦斯顿说，三个半月前他就向帕麦斯顿提出关于卡尔斯局势的警告，但是帕麦斯顿装作不相信的样子；他还在会上讲述了潘缪尔给辛普森的急电，潘缪尔在急电中通知说：“您被任命为腊格伦的继承人”，并加上一句：“请照顾一下多布！”不幸的辛普森回电说：“请重复一下您的急电。”于是潘缪尔，这位“**卡诺勋爵**”——如伊文思所称的——更明确地说：“请照顾一下多比金！”这个人是他的一位亲戚。最后，汉密尔顿勋爵在这个会议上指责**伊文思**在因克尔芒会战³³后建议腊格伦丢下大炮和战壕，用船将英军运走。前天可怜的伊文思表示“公开悔过”。从刚由东方回来的一个叫斯万的人写的著作³⁴来看，在卡尔斯的背叛行为似乎是十分明显的。背叛行为不是最近，而是在以前为了造成有关形势干下的。

现在谈**载勒尔**的情况。大约三个星期以前，他乘南安普顿轮船去美洲，因为郡长已开始追缉他。他有一个坚定的想法——从哈里法克斯打电报给他从前投过稿的纽约《国家报》：“鼎鼎大名的《卡斯巴尔·豪泽尔》的作者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平安抵达大西洋西岸。”这位大人物把他的《亚历山大二世》留在这里，——五十五页，大部分是从奥格斯堡《总汇报》摘下来的，——并且吩咐随后立即将抄本寄给他。要知道，它应当在大洋两岸同时出版。他如此热心搞这个无聊的东西，让他的妻子和姨子等人抄写，使她们都由

于不幸的塞巴斯提安的“坚持不懈的”勤勉弄得傻头傻脑。与伦敦出版商交涉《亚历山大二世》一书的出版，是为了给他到伦敦的“业务旅行”刷上一层博学的色彩。他在伦敦天天详细调查虾和其他东西的质量，其中还有法国的“软煎蛋皮卷”。除了上述的《亚历山大》外，他还留下了另一桩臭事。你记得，李卜克内西曾给他开了一张期票，愚蠢地幻想载勒尔在期票贴现后会让他几英镑。期票支付的期限到了，但是没有提出支付。载勒尔吹牛说，他已支付。其实他只是把它再贴现了。他离开后两天，李卜克内西接到一位律师从西蒂区的来信，要求他支付期票。皮佩尔（由于他的一双无神的眼睛而被载勒尔的戴绿眼镜的姨子看中了）到蔬菜商那里去了。全家都恐慌起来。塞巴斯提安倒是得到了支付期票的款子，但给吃光了。然而，爱情能战胜一切，他的妻子确信她只能指望**唯一的一次**爱情，也就是塞巴斯提安的爱情。因此她竭力打圆场。可是，蔬菜商脸色阴沉，一天天越来越睁大眼睛注视着亲爱的女婿的行动方式。事情还没有了结。同时每天都收到新的、似乎已经支付了了的期票。

勒维³⁵。是由杜塞尔多夫工人派来的，有**两重**使命：

（1）**揭发拉萨尔**。经过一番非常细致的了解，我认为他们说**得对**。自从伯爵夫人^①得到她的三十万塔勒³⁶，拉萨尔完全变了样：故意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工人们甚至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为了有利于诉讼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诉讼案是这样结束的：哈茨费尔特伯爵的代理人施托库姆（后来被陪审法庭判处五年徒

① 哈茨费尔特。——编者注

刑,这你是知道的)跟伯爵吵翻了。他透露给拉萨尔说,他手中有一批文件,这批文件可以使伯爵因违誓和伪造等行为而带上镣铐。拉萨尔答应给他一万塔勒。另一方面,拉萨尔劝说检察长克斯特里茨(由于这个勾当曾被迫辞职)通知哈茨费尔特伯爵,有告发他的起诉书。哈茨费尔特本来已准备好逃往巴黎,这时拉萨尔把有损名誉的文件交给了他以换取他在跟伯爵夫人的**和睦协议上签字**,并撤回了起诉书。(当然,克斯特里茨只不过是手中的工具。)这样一来,不是他的**法律上的洞察力**,而是最平庸的阴谋使这一诉讼得到意外的结局。拉萨尔没有把这一万塔勒付给施托库姆。工人们说得对,如果他把这笔钱交给党,而不是保存着给伯爵夫人,这种背信行为才能原谅。他们还讲了他私生活中许多见不得人的行为,我无法转述给你,因为都记不清了。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拉萨尔同杜塞尔多夫人朔伊埃尔合伙搞买卖外国国家有价证券的投机,朔伊埃尔为此借钱给他。他们失败了。同时朔伊埃尔破了产。拉萨尔打赢了官司。朔伊埃尔索取他借给拉萨尔的钱。拉萨尔嘲弄他,把法典第六条禁止搞外国证券投机指给他看。工人们说,他们原谅拉萨尔的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把这次诉讼看成是荣誉的事情,才牵涉进去。他们说,现在官司打赢了,他不是要伯爵夫人给他劳动报酬,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而是毫无理由地、恬不知耻地靠伯爵夫人供养并听命于她。他经常把官司打赢后将要做的事情加以吹嘘。而现在他以特别引人注目的挑衅态度把工人当作无用的工具丢开。在元旦,拉萨尔还参加了某一次(私人)集会,因为那里有某位法国上校出席。但是使大家惊异的是,他向六十名工人只谈“文明对野蛮斗争”、西方列强对俄国斗争,而不谈其他问题。他计划去柏林,在那里装作大人物,展开社交活动。他当勒维的面

答应伯爵夫人在他从柏林一回来就给她张罗“内侍官著作家”。他也正是当勒维的面不断表现出自己的“独裁欲”(看来,拉萨尔对自己的看法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自认为是世界的征服者,因为他在搞私人阴谋方面是毫无顾忌的。好似一个真正重要的人物竟在这样一些小事上牺牲了十年的工夫)等等。此外,他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为了让工人政党中的一个人打入警察局去当暗探,他把**我的一封信**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必须说这封信是从拉萨尔那里偷的,以此来骗取信任。工人们还说:如果他肯定不打算投靠资产阶级政党,他这样有外交手腕的人是不会这样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同时,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影响,使他在起义的时候,只要登上讲台向群众发表庄严演说,就能够迷惑住群众等等。勒维说,工人们非常恨他,以致如果他在运动时出现在杜塞尔多夫,不论我们的决定如何,工人们就会杀掉他。但是他们确信,一旦他知道了这些怀疑,他就会立刻投到另一方面去。

这一切不过是从听到的情况中记得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从前对拉萨尔抱有好感,不大相信工人们的流言蜚语,但是**所有情况总和起来**给了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一种**完全肯定**的印象。我告诉勒维:只根据一方的证词,自然不能作出结论,但是怀疑无论如何是有益的;让他们继续监视这个人,但是暂时不要宣扬出去;也许,我们会找到机会迫使拉萨尔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立场等等。

你以为怎样?我也很想知道鲁普斯^①的意见。

(2)派勒维来的第二个目的是向我介绍莱茵省工人状况。杜

^①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塞尔多夫的工人同科伦的工人还保持着联系，同时不再看得到“任何老爷”了。可是，目前宣传工作主要是在**佐林根、伊塞隆及其近郊、爱北斐特**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工厂工人**中间进行。在铁业区，这些小伙子们打算发动起义，只是由于对法国革命抱有希望，以及由于“伦敦人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才停下来。如果事情拖得更久，勒维认为发动未必防止得了。但是无论如何，巴黎起义会是一个信号。看来这些人坚定地相信：**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一开始就会马上奔向他们那里**。他们当然感到需要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指责这些人。但是我担心，如果按照他们极端简单化的计划去做，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英国，他们就已经四次被消灭了。无论如何应当从军事观点出发，准确地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我已经说过：**如果情况许可**，我们一定会到莱茵工人那里去；如果没有巴黎或维也纳或柏林的首先发动，他们的任何独自发动都是荒谬的；如果巴黎发出了信号，就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去冒一切危险，因为那时，即使遭到暂时的失败，也只能产生暂时的不良后果；关于莱茵省的工人居民可以直接采取什么步骤的问题，我一定会跟我的朋友们认真商量；过一些时候，他们应当再派人到伦敦来，但是，如果事先没有商量好，那末**什么事情也不要干**。

爱北斐特（或者是巴门？）的制革工人在1848年和1849年的情绪是非常反动的，现在却显得特别革命了。勒维使我相信，你个人在乌培河谷的工人中间被看做“自己”人。此外，在莱茵河畔，对法国革命的信心似乎是传播得相当广的，甚至庸人们都说：这一次同1848年不一样。这一次出场的将不是1848年的空谈家而是象罗伯斯比尔等等的人物。民主派的威信至少在莱茵河畔已经十

分低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3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收到你的关于斯拉夫的语言和文学的详细来信，十分感谢。我早就知道，艾希霍夫是一个冒牌语文学家，其假冒程度甚至超过了克拉普罗特（克拉普罗特毕竟还知道一点东西）³⁷。接到书后，我要看一看《伊戈尔》^①中哥特人的历史；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一部分哥特人在克里木一直定居到十世纪，甚至可能到十一世纪；至少在拜占庭史料中他们就作为哥特人出现。你是否能给我打听一下汉卡和斯沃博达的捷克文诗集的书名和价钱？虽然它一定是非常缺乏批判的，因为他们俩是道地的蠢驴。——波兰民歌曾在四十年代在什么地方出版过。——我发现在格林译的武克的《塞尔维亚语法》中曾提到出版格策的《弗拉基米尔……》一书的情况，并有一个附注：“可惜没有俄文原本”。³⁸卡佩尔是布拉格的犹太人，是1848—1849年在捷克立宪报上发表《南方斯拉夫之行》的小说家；他的译本是否中用，我不能说，但是我是怀疑的。雅科布把塞

^① 《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

尔维亚婚礼曲全部译出了^①。你提到的关于匈牙利的和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政治著作,如果博物馆里有,大概是值得一读的。

曼彻斯特没有《新普鲁士报》,但是我在《科伦日报》和《奥格斯堡报》^②上看到了普费尔的故事,感到很高兴。不过,《新普鲁士》的忏悔性的社论对我来说自然是一件新闻;对尽管有封建主义的虚饰,但贵族和资产阶级实际上现在是一个东西这一点能突然领悟到,是很好的。

你在斯拉夫人和新教问题上谈到的对奥地利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幸而斯洛伐克保持了十分强大的新教,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斯洛伐克人才没有反对匈牙利。在波希米亚,一切重大的民族运动,除了无产阶级运动,都还大量掺杂着胡斯派的传统,因而削弱了民族特点。对于十五世纪如此光荣地斗争过的斯洛文尼亚农民来说未免可惜。

我将看一看卡尔斯事件;斯万的著作³⁴叫什么名字?

载勒尔的事情正如除李卜克内西和蔬菜商以外的一切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只要看一眼这个烂泥坑就够了,等等。

拉萨尔。这个家伙由于很有才华而倒霉,但是这些行为^③也太不象话了。他始终是一个需要提防的人;这个斯拉夫边境上的道地的犹太人,他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其次,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哪怕用各种化妆品来修饰龌龊的布勒斯劳的犹太人的外表,——这始终是令

① 指塔耳维(泰莉莎·阿尔伯廷娜·路易莎·雅科布-罗宾逊)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歌》一书。——编者注

② 指《总汇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7—29页。——编者注

人生厌的。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人们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但是，如果他干出直接引起脱离党的这类事情来，那末我决不责怪杜塞尔多夫工人这样恨他。今晚我将去鲁普斯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相信过拉萨尔，自然，我们也防止他干出象亨·毕尔格尔斯干过的那种蠢事。我以为，一切都应当象你向杜塞尔多夫人指出的那样处理。如果他将来走到公开反党的地步，那他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不过，看来还没有到这种地步，而出丑总归是极不妥当的。

哈茨费尔特和三十万塔勒的事对我来说完全是新闻；我本来以为，她只得到一个月或一年的生活费。他使哈茨费尔特没有穿上囚衣，这是不能原谅的。其他问题，以后再谈。

你的 弗·恩·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25日]星期二[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下一封信我再来答复你这一次的来信。今天只急于提出一个问题，希望你尽快答复。今天我没有给《论坛报》寄任何文章，因为我来不及读完关于卡尔斯的蓝皮书³⁹——昨天夜晚才拿到它。我的文章要到星期五同请你写的那篇文章同时寄出。现在言归正题。

蓝皮书的很大一部分是纯军事的；你以后看一看，能否用它写

点什么东西。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得到你的批评的意见,因为它对这件事的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是重要的,而我在星期五寄出的文章里**就**必须谈这个问题。6月底,土耳其人建议调辅助部队到列杜特-卡列,从那里向库泰依斯^①方向运动等等。而英国政府打算派兵经过特拉比曾德^②到埃尔斯伦^③去解救被围部队,大概把卡尔斯作为无关紧要的据点放弃而把埃尔斯伦看成抵抗中心。不管怎样,这次争执使得有利的战机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了使你透彻了解这个问题,我把最重要的地方摘录在这里。

1855年6月28日,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致克拉伦登:**

“土耳其的大臣当初主张从巴土姆^④派一万人到埃尔斯伦,而现在由于陷入困境,主张采取另一个计划。他们建议在列杜特-卡列构筑营垒并把维维安将军军团(由保加利亚军的一万人组成)、比特桑将军的军团和巴土姆一支已缩减到七千人的部队集中在那里。这支联合部队总兵力将近三万人(包括各兵种)。这些部队部署在那里,可以牵制敌人,以配合卡尔斯或埃尔斯伦的军队。他们如果进攻库泰依斯或格鲁吉亚,就可以攻击俄军前卫,或者迫使俄军退却。”

1855年6月30日, **同前:**

“我事先报告过的那个会议,今晨在博斯普鲁斯的总理大臣府邸举行。除了陛下之外,陆军大臣^⑤和傅阿德-埃芬蒂也在座。曼斯菲尔德准将陪同我参加……看来,两三万俄军离开居姆里,已经兵临卡尔斯城下;曾发生

① 库泰依西。——编者注
② 特拉布松。——编者注
③ 埃尔祖鲁姆。——编者注
④ 巴土米。——编者注
⑤ 卢什迪-帕沙。——编者注

局部的骑兵战斗，两天后，敌人的攻击被击退，而该城则面临被围攻的威胁……所有与会的人都清楚，不论俄军包围卡尔斯或者绕过它，土耳其军队都需要援助，必须设法尽快给予援助，在这方面，三个可取的行动方式中，取道库泰依斯进军格鲁吉亚是唯一有效的方式。而经过特拉比曾德去增援充其量是一个应急的办法。在这个不利于健康的季节在列杜特-卡列附近构筑营垒，无异于置军队于死地。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及时在库泰依斯集中足够数量的、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的军队，攻入格鲁吉亚并威胁俄军的交通线……土耳其的大臣建议远征军由下列部分组成：从巴土姆和附近的守备部队中抽一万二千人；维维安将军指挥的各个兵种的部队，确定为一万人；比特桑将军的一万名非正规骑兵，他们应当从保加利亚军中抽调来加强土耳其部队；还有从同一来源抽调出的五千人；驻扎这里的一个埃及骑兵团以及将从突尼斯调来的另一个骑兵团。此外，陆军大臣提出补充二千名阿尔巴尼亚兵作为猎步兵。所有这些兵力……总计起来应当有四万四千人，虽然按照谨慎的估计，能作战的兵士恐怕不超过三万六千人。”

1855年7月1日，**同前**：

“……在列杜特-卡列进行牵制的建议是土耳其政府提出的”。

1855年7月13日，**克拉伦登致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

“……女王陛下政府认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派增援部队去**土耳其军队的后方**，而不是派远征军去俄国军队的后方。增援部队可以先派到特拉比曾德，然后从那里再开赴埃尔斯伦。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的距离比列杜特-卡列到梯弗里斯^①的距离要短些，而且行军将在盟国境内而不在敌国境内进行。在埃尔斯伦，军队将要遇到的是准备提供支援的朋友，而不是对抗的敌人，在那里，军队会得到给养，而不会挨饿。假如卡尔斯的军队在同俄军作战中不能坚守阵地，那末用联合的兵力要比用分散的兵力容易击败俄军；俄国人愈是在土耳其腹地遭到失败，失败就愈彻底。特拉比曾德是能够卸下任何物资的地方……”

^① 梯比里斯。——编者注

1855 年 7 月 14 日, **同前**(电报):

“您在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发出的急电中谈到的加强卡尔斯兵力的计划没有得到同意。作战基地应当是特拉比曾德, 如果卡尔斯和埃尔斯伦的土军无力打退俄军而守住后一个据点, **他们可以退到特拉比曾德**, 在那里能够很容易得到增援。”

1855 年 7 月 16 日, **同前**:

“……如果奥美尔-帕沙真的……决定率领他的一部分军队以及突尼斯兵和阿尔巴尼亚兵到列杜特-卡列, 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行动方式将不表示任何异议; 至于维维安将军指挥的部队和比特桑将军的骑兵, 女王陛下政府坚持它的意见: 他们应当取道特拉比曾德或埃尔斯伦”。

1855 年 7 月 14 日, **潘缪尔勋爵致维维安将军**:

“……我非常信赖您的军事经验, 因此, 我一点也不担心您会进行象土耳其政府想出的那种轻率而冒险的远征…… 为了威胁敌人的要塞, 或者甚至向敌人的要塞进行攻击, 用军队突然登陆的办法实行**大胆突击**, 这是一回事; 为了事先有准备地攻入敌区, 在敌人的领土上同敌人作战而进行远征, 这是另一回事”。

应当承认, 克拉伦登的战略以及潘缪尔-卡诺勋爵赞同在塞瓦斯托波尔大胆突击而非难土耳其向格鲁吉亚进行战略运动的计划之间的这种细微的差别, 在我看来是非常可笑的。

总之, 请你对这几点**尽快**答复。

祝好。

你的 卡·马·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4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早就应该再给你写信了。由于各种家务事缠身，无法动笔。

附上一、勒维从杜塞尔多夫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上提到的土鲁特是法国的前上校。他昨天来我家，但我不在；几天之内我将见不到他，因为他已经去利物浦。他同我的妻子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其要点写进由夫人^①亲自整理的**附件二**⁴⁰。勒维的信中提到的米是米凯尔。

几天后，你将收到新来的俄文和德文的《伊戈尔》^②、蓝皮书、**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和《人》的剪报（它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因此今天不能和其他东西一并寄出）；这份剪报是一个名叫塔西利埃的流放犯人从凯恩寄给海军大臣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揭露了布斯特拉巴对流放犯人的骇人听闻的卑鄙行为。⁴¹ 蓝皮书你本来早就可以收到了，但起初由于事件的影响，我不得不几次中断写这个题目的文章⁴²去写另外的东西，这样就不能没有这本书。而后来，来了几个你认识的朋友，他们想领略一下新鲜玩意，哪怕一天也好，但是过了一个星期还没有把书还回来。

至于这些有关卡尔斯的文件，《泰晤士报》的三篇声势吓人的

①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② 《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

社论只叙述了其中从1854年8月到大约1855年2月的一部分文件，就是说，它**丝毫没有涉及**真正有趣的和决定性的时期。其目的自然要把全部责任从内阁身上转嫁到雷德克利夫和亚洲的土耳其的帕沙们身上。而精彩的是，英国政府用强力手段让可恶的雷德克利夫的土耳其内阁掌握政权，而这个内阁一方面庇护威廉斯所抱怨的可耻行为，另一方面自己还制造这种行为，这一点，你在德斯特里耳的书中一定可以看到。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主要的。由于运用曾经用以对付施梯伯的那种办法，也就是，揭穿伪造日期和引文的行为⁴³，我觉得我已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英国政府计划要放弃卡尔斯，并且一贯执行这一计划；另外，与波拿巴相反，它这一次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它非常为“事业”操心。纯军事方面，即保卫卡尔斯的问题，我自然没有涉及，但是我对威廉斯的“伟大”有几分怀疑。我把手稿给琼斯看过，如果有可能，即如果他能弄到租用马丁堂的钱，他打算在议会开始辩论卡尔斯的陷落问题之前，在那里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演讲。

目前在太恩河畔新堡、伦敦、北明翰和其他一些地方，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⁴⁴。也许你知道，琼斯和他的影子芬伦一起宣布自己是宪章派的独裁者并创立了新组织。的确，这个组织正不断成长，但另一方面，它惹起了对他愤怒的风暴。⁴⁵

从法国转到莱茵省和柏林的“利用投机的投机”——不是利用思想投机，而是利用股票投机——看来，也象在莱茵河彼岸一样猖狂。对这种“社会灾难”和欺骗之风的怨声，已经反映到内阁的《普鲁士通讯》上了。它严肃地和意味深长地暗示，普遍的金融危机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

你知道海涅死了,但你不知道,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在纽约《新时代报》(由逃往斯图加特的德意志民族的议会的前狮子^①主编)上向他的坟墓撒了一泡尿。这个诗人,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叫什么霍亨埃舍或霍亨林登的高傲的犹太女人的爱情歌手,自然认为海涅不是诗人。据说,他“没有心肠”,充满“恶意”,不仅诽谤科贝斯第一,甚至诽谤白尔尼的女友,伟大的白尔尼的缪斯——施特劳斯夫人。⁴⁶

这里有一个保护小商人协会。这个协会为了自我保护出版一种毫无价值的周报^②。我们的朋友载勒尔“偕夫人”在这个周报上作为“骗子手”大出风头。

现在该讲一讲更大的事情了。皮佩尔凭着自己的天才从1月份又过起海盗式生活了,虽然从我这里得到相当资助,但每天都有被房东太太撵出的危险。他突然想到,他缺少当大人物的一笔小资本。载勒尔的小姨子,蔬菜商的二女儿,戴绿眼镜的蜡烛老早就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这位皮佩尔。这个女人绿得象铜绿,但完全不象新鲜蔬菜,而且是没有什肉或者根本没有肉的蔬菜。皮佩尔说她很丑,但毕竟发现她并非没有头脑;她认为我们草原上的汉诺威羊是狡猾的德国拜伦,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她是有头脑的。于是,皮佩尔(这个女人不仅象牛蒡,而且象水蛭一样,粘在他身上)前天决定向载勒尔的岳父吐露自己的心事。他不愿意在“心上人”面前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一定要吻她,而这对一个还不习惯靠蜡烛为生的西方人来说,的确是一件难事。但是,作为真正的皮佩尔,

① 双关语:«Löwe»〔“勒韦”〕是姓,又有“狮子”的意思,这里暗指卡耳贝的勒韦。——编者注

② 《保护贸易》。——编者注

他如果不同时打算借钱是不会去求婚的。皮佩尔如果不想解开蔬菜商的口袋,从他那里要到钱,是不会向他吐露自己的心事的。要知道,他必需有一笔不大的资金,譬如说,二十至四十英镑,好给自己造成一个体面教师的地位。同时,他打算让他的已经作为未婚妻的“心上人”有机会享受寡居的一切乐趣,并且为了怜悯起见永远不娶她。尽管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整个这件事情却臭不可闻,皮佩尔认为,他会因这件事而成为一位君子,也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分文不差地把从号称的岳父那儿“榨来”的借款还给他,并且还慷慨地把女儿留给他。从那个不祥的日子起,他只来过我家一次,只呆过一分钟,而且我不在家。他自称是“幸运儿”,小燕妮说他是“斐尼狄克——结过婚的人”^①,但小劳拉说,斐尼狄克是一个了不起的机灵鬼,而皮佩尔是个“小丑”,而且是“一钱不值的小丑”。孩子们经常温习莎士比亚。

李卜克内西终于有所得,也就是有了一个小李卜克内西。

按照“陛下的特别最高谕旨”,我的妻子从柏林接到一张护照,5月份她将携全家到特利尔住三四个月。

祝好,问候鲁普斯。

卡·马·

^①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4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很想得到蓝皮书。但是我没有时间进行你已对它作过的那种按年月顺序对照的研究，你也许有机会给我指点一下，那里的主要关键是什么。我只能限于军事问题，我将在这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可能还要和桑德威思的书³⁴对照一下。关于琼斯的“政变”^①和后来的事情，我们这里根本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是必须再弄到《人民报》。

在德国，投机狂的确还从来没有这样盛行过。莱茵省大王梅维森同莫尔尼合伙收买《独立报》，并在卢森堡（！）创设国际（万岁！）银行。我在《普鲁士通讯》上看到了嚎叫的文章。但是已经采取措施，使曼托伊费尔和海特男爵无法压制投机倒把；汉诺威、莱比锡和各地都在创办动产信用公司⁴⁷，而它们做不到的事情，投机狂能通过走私的办法做到。现在正进入这个投机狂的最后阶段：俄国正在输入资本和投机；而由于它的国土广大，要修筑的铁路长达数百英里，投机看来将大大发展，很快就要完蛋。当我们听到其支线通往北京等地的伊尔库茨克大铁路的消息时，我们就该收拾行李了。这一次的崩溃将是前所未闻的；一切因素都已具备：激烈

① 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紧张,广泛普遍,一切有产的和统治的社会阶层都牵涉进去。可是特别有趣的是英国的先生们,他们深信,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健康的”商业不会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十分明显,工业生产中不存在激烈的投机狂,因为大家都知道,即使将少量资本直接投入生产,一年工夫就会造成一切市场的充斥,特别是目前,铁路建筑方面需要大量的资本。但是,由于铁路建筑方面的投机狂,工业生产也过分地膨胀起来。只是速度要比譬如1833—1836年和1842—1845年缓慢一些。今年棉花价格迅速上涨,尽管棉花的收成是空前的,达三百五十万包,这一收成在今年看上去不会比譬如1850年的二百五十万包显得更多些。况且,今年大陆与英国相比,进口几乎比五年前增加了两倍,下面这个美国每年9月1日至4月1日的出口统计表可作证明(以千包为单位):

	1856年	1855年	1854年	1853年
7个月内向英国出口	1 131	963	840	1 100
7个月内向法国出口	354	249	229	255
7个月内向欧洲其他				
港口出口	346	167	179	204 ^①

总之,1853年大陆各国的进口为英国进口的 $\frac{45}{110}$ 即 $\frac{1}{3}$,1856年为 $\frac{70}{113}$ 即 $\frac{5}{8}$ 。这里还应当加上大陆从英国购买的数字。可见,大陆工业的发展速度比英国快得多,不列颠的老爷们勿宁说是处于衰落阶段,所以有一切理由来避免棉纺织工业生产过多。但是,拿1853年和1856年作比较是最恰当的,因为这两年的收成都非常好——三百三十万包和三百五十万包。向法国的大量出口不过

① 在手稿上,马克思在表格的每个数字后面还加有三个“0”。——编者注

是一种虚假现象，因为其中一部分是从哈佛尔转运到瑞士、巴登、法兰克福和安特卫普的。不过，在大陆工业的这种大发展中已播下了英国革命的最有生命力的种子。

我有时看看《保护贸易》小报，可惜，没有欣赏到我们的朋友塞巴斯提安的大作。

皮佩尔的事越来越变得令人生厌了^①。这件事又有非常好笑的地方，同时也包含有不愉快的因素；而越来越放肆的虚荣心则给人造成某种讨厌的印象。这个小伙子只要两分钟无人监督，就会干出只有他自己认为是天才的蠢事。我希望他不得不娶蜡烛，同时他将得不到所期望的几个钱；这是他罪有应得。

对特别最高谕旨给予你的夫人的恩典^②，如有机会，我们毕竟应当表示感激。至少他^③在囚室里应当得到自己的一份香槟酒。

拉萨尔的韵事⁴⁸让我太开心了；卷发的犹太脑袋配上红色睡衣和侯爵服饰，而每一动作都露出波兰犹太人的本相，这应该是一幅迷人的景象。看来，这个家伙给人留下非常卑鄙齷齪的印象。

勒^④的信我留下了，尽可能明天写出点有关工人的东西。（顺便提一下，信里如有类似东西，最好用火漆印封上）。以后，你还将收到我退回的勒的信。

我曾写信告诉你，我又能听见了；我的耳朵里一连破了三个脓疮；这很见效。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恩格斯的这封信的下面一部分第一次发表。——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④ 勒维。——编者注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4 月 16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通过你所熟悉的托运公司给你寄去一个包裹,内有:(1)关于卡尔斯的文件³⁹;(2)《伊戈尔》^①;(3)德斯特里耳的《土耳其内幕》;(4)两号《人》,一号上有来自凯恩的一封信,另一号上有皮阿今年 2 月 25 日在庆祝法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的宪章派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对“玛丽安娜”⁴⁹的连祷。这位可敬的好汉自然希望这一次又会重演由于他《致女王的信》⁵⁰而引起的丑事,但是他失算了。同时,你可以从这里看到,此地的法国革命制造者们对“玛丽安娜”是多么唯命是从。(5)《人民报》的两份剪报——我的关于卡尔斯文件的头两篇文章^②。续篇和末篇也将寄给你。因为第一篇的原稿遗失了,而时间,尤其是厄内斯特·琼斯逼我,我只好凭着记忆勉强地,而且匆匆忙忙地把《论坛报》的文章重写了一遍,所以这里难免有各种荒唐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当然是逃不出你那敏锐的嗅觉的。但是这不要紧!我告诉你这个,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东西马上寄给你。

前天为《人民报》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这

① 《伊戈尔远征记》。——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第一篇和第二篇(马克思的这组文章第一次刊载于 1856 年 4 月 8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1.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en ist ein Prozess, der dur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bedingt ist. Die Wissenschaften sind nicht nur ein Spiegelbild der Gesellschaft, sondern sie wirken auch auf sie zurück.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hunderten besonders stark entwickelt, was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on zusammenhäng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vorangetrieben, indem sie neue Erfindungen ermöglicht haben. Die Produktion hat wiederum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gefördert, indem sie die Mittel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2.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en ist ein Prozess, der dur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bedingt ist. Die Wissenschaften sind nicht nur ein Spiegelbild der Gesellschaft, sondern sie wirken auch auf sie zurück.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hunderten besonders stark entwickelt, was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on zusammenhäng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vorangetrieben, indem sie neue Erfindungen ermöglicht haben. Die Produktion hat wiederum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gefördert, indem sie die Mittel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3.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en ist ein Prozess, der dur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bedingt ist. Die Wissenschaften sind nicht nur ein Spiegelbild der Gesellschaft, sondern sie wirken auch auf sie zurück.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hunderten besonders stark entwickelt, was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on zusammenhäng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vorangetrieben, indem sie neue Erfindungen ermöglicht haben. Die Produktion hat wiederum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gefördert, indem sie die Mittel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4.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en ist ein Prozess, der durch die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bedingt ist. Die Wissenschaften sind nicht nur ein Spiegelbild der Gesellschaft, sondern sie wirken auch auf sie zurück.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hunderten besonders stark entwickelt, was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on zusammenhäng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vorangetrieben, indem sie neue Erfindungen ermöglicht haben. Die Produktion hat wiederum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gefördert, indem sie die Mittel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in vielen Bereichen revolutioniert, z.B. in der Medizin,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Industri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ffizienter gemacht und die Lebensqualität verbessert.

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象《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⁵¹ 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伙帮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脑力工作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国家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无论如何是好事情，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的大老粗非常恼怒。⁵²

你给施特芬的信^①我一定转交给他。勒^②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要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愈少通过邮局愈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兹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⁵³ 这在很大

① 见本卷第511—512页。——编者注

② 勒维。——编者注

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关于施梯伯第二，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你如知道些什么，请来信告知。

现在来谈丢人的事情。

皮佩尔的喜剧迅速地而又可悲地结束了。一方面，他收到一封信，老蔬菜商在信中断然拒绝了他，不让他上门。另一方面，这个戴绿眼镜的猫头鹰——一个难以形容的老泼妇——曾来我家找“她的”皮佩尔。她要他带她潜逃。他以极其谦逊的态度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希望可爱的小伙子通过这个痛苦的经验能稍许治好对自己的不可抗拒性的自信的毛病。

附上载勒尔的信。这位福斯泰夫到达纽约后马上找到了埃德加尔^①，而当时埃德加尔正打算去得克萨斯。埃德加尔目前还有一笔从遗产中得到的钱。这次同载勒尔的会见的卑鄙的结果，你可以从信中看出来。

一对亲爱的伙伴：载勒尔和康拉德·施拉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4 月 26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

(1) 两篇关于卡尔斯的文章——续篇和末篇^①。

(2) 关于约克公爵的文章^②。这篇文章我给了琼斯。我在这里好坏模仿了老科贝特的手法，并专门为了通知鲁普斯，我将把它寄给他。

(3) 老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在纽约的演说。

(4) 米凯尔的信。这封信**必须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答复，希望在答复之前能听到你的详尽的“意见”。这是有点难以把握的东西。“问题有时很微妙”^③，回答时难以掌握适当的尺度。⁵⁴

你对瓦列夫斯基先生的演说⁵⁵有什么看法？在伦敦人们普遍对政府不满，甚至小店主也讲起革命的词句来了。

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寄点什么给皮佩尔。可能他现在在《人民报》找到校对员的差事。目前我只能供给他一些实物。他由于愚蠢的行为而又流落街头，我曾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他。关于这里的

① 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第三篇和第四篇。——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编者注

③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 20 节。——编者注

政治,我本可以告诉你一些。但是通过邮局来做是冒险的。

在今天《晨报》的巴黎通讯中,有一则关于“玛丽安娜”拥护者的审判案的简短的、但很有趣的报道,这些人表现得很出色。

《新闻报》(巴黎的)刊载了佩尔坦抨击波拿巴的立法诗人贝耳蒙太的一篇颇有教益的文章;佩尔坦在这篇文章中这样侮辱“皇帝”,可能将被驱逐出境。

祝好。

你的 卡·马·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5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又有一封从德国来的信要寄给你。但是,因为你直到现在也没有证实**已经收到了包裹和附有米凯尔信的那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你收到这些东西没有。请马上来信告知。在转寄机密信件时,必须有把握将它们寄到。

祝好。

你的 卡·马·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5 月^①8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已收到。我在昨天的信里逼你是有原因的：第一，早些时候我的妻子寄发的包裹虽然已由邮局寄出，但**没有**到达曼彻斯特。第二，你知道一个被痔疮闹得坐立不安的人是什么心情。**而这个人就是我。**

我很高兴你和鲁普斯完全同意我对米^②的信的看法，——我对需要忍受这种“明智”心里感到“很难受”。

如果我的筹款计划不落空，我的家眷最迟再过十至十四天便可动身。可惜你的工作太忙，不然我们可以去苏格兰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我再去博物馆的时候，一定完成你的委托。

附上：

两封信：(1)伊曼特的一封，(2)科伦来的一封。如果我通过我的妻子给科伦人复信，也许最为妥当，不是吗？在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权方面，科伦和杜塞尔多夫之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角逐。此外，我不知道，科伦人是否知道杜塞尔多夫人同拉萨尔完全决裂

① 原稿为：4 月。——编者注

② 米凯尔。——编者注

了。拉萨尔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名声极坏。

昨天从设菲尔德寄来下面一封可笑的信：

“1856年5月6日于设菲尔德会议厅

博士：

您在《人民报》上对卡尔斯文件所作的精辟的**分析**^①，对公众有莫大的帮助，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56**委托我向您转达热烈的谢忱。

谨致

敬礼

秘书 **赛普尔斯**”

这说明了一定程度的宽宏大量，因为《人民报》和《自由新闻》之间，总的说来，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斗争⁴⁴。伟大的埃恩赛德更进了一步，命令马博士^②有权得到“全国的感谢”等等。如果这些家伙把他们用《帕麦斯顿勋爵传记》的书名翻印（以小册子形式）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⁵⁷捞到的钱寄给我，那会更加好得多。

载勒尔从纽约寄给我一篇文章，是今天寄到的，它刊载在《民主主义者》上，叫做《美籍德国人在欧洲的权利》。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人读它。

自从我把你寄来的两英镑转交给皮佩尔后，没有见过他。此外，琼斯告诉我，皮佩尔到**昨天晚上**还没有给《人民报》送去他答应写的稿子。等着瞧吧。如果他这一次再轻率地放过好机会，那就见鬼去吧。现在他这头蠢驴还有机会。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编者注

② 马克思。——编者注

附带提一下，海涅的遗嘱⁵⁸看过了！回到“活上帝”那里和“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忏悔”，难道他写过什么“不道德的东西”！

土鲁特上校在去德国以前再没有见到过。

附上的信**不要**寄回。问候鲁普斯。

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5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家眷昨天起程了。这个星期我无力工作，一方面因为家务繁忙，另一方面因为背部的风湿病更厉害了。

附上巴赞库尔的书⁵⁹——对克里木历史的“拿破仑式的”叙述。不能用它给《普特南》写点什么吗？我非常需要利用这家公司，因为旅行和旅行用品的开支迫使我通过齐施克的介绍，开了一张为期三个月的三十英镑的单名期票。《普特南》的代表之一曾去过弗莱里格拉特那里，他们同意接受稿件。

我只看过法国报纸上刊登的巴赞库尔的书的摘要。就摘要来看，我觉得这部书有许多供幽默作品的材料。我想，关于这个东西，非用轻松的笔调写不可。如果要写，那就不要写得太短，而要打定主意把篇幅弄大些。

特吕布纳两个月以前似乎已经同意出版我的关于瑞典的劣作⁶⁰，可是后来没有一点消息，昨天他来信，约定星期二面谈这件

事。这一次可能出版一本二十个印张的著作。

我碰到一个难题，现在是去旅行还是不去。一方面，为了弄到钱，我必须埋头工作。另一方面，医生告诉我，而且我觉得他是对的，我应当出去旅行，换换空气，因为我的肝脏功能又不正常。我还没有决定怎么办。呆在这里并不少花钱，因为皮佩尔还靠我周济。但是主要的是工作。

关于巴赞库尔的书，请来信告诉我，你是否还需要第一部。如果用它写不出什么东西，那就最好不买了。

我今天提笔很吃力，但还要请你解释一个语文学上的疑问。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Hiren 代替了 Syrene，而自命不凡的学者约翰逊在注释中说，Hiren 这一形象在其他古代英国作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H 和 S 之间的替换是完全正确的。但是，Hiren 能否同 Hure^① 有关系，从而 Syrene 也同它有关系呢？或者同 hoeren, auris^② 等等有关系呢？这个问题能使我发生这样大的兴趣，你看我今天的情绪是多么沮丧。

关于卢格的悲剧《新世界》——其中，“爱情的悲剧变成了爱情的闹剧”——我获悉非常有趣的情况。下一次再告诉你。

赫尔岑要到瑞士去。等待你关于爱尔兰的报道。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娼妇。——编者注

② 听，听觉。——编者注

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我们的爱尔兰的旅行⁶¹中，我们从都柏林到西海岸的高尔威，接着向北往内地二十英里，转里美黎克，沿善农河而下，往塔尔伯特、特勒利、基拉尼，然后又回到都柏林。总共约四百五十至五百英里，因此看到了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左右。都柏林同伦敦的关系，就象杜塞尔多夫同柏林一样，它完全保持了过去小王都的性质，而且是完全按英国式样建筑的；但是除了都柏林，整个国家，特别是各个城市，看起来就象法国或意大利北部一样。宪兵、教士、律师、官吏和贵族地主，触目皆是，而工业却一无所有，所以，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这一相应的对立面，就难以理解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惩治措施”，政府对任何事情都要干涉，根本谈不上所谓自治。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它由于靠近宗主国，仍然被直接用旧的方式统治着，在这里已可看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我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宪兵，而普鲁士宪兵醉熏熏的形态，在爱尔兰这些装备了马枪、刺刀和手铐的警察身上，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废墟是这个国家的特色，最古老的是五六世纪的，最新的是十九世纪的，还有各个中间阶段的。最古老的全是教堂，1100年以

后的是教堂和宫殿，1800年以后的是农舍。在整个西部，特别是在高尔威地区，这类倒塌了的农舍遍地皆是，它们多半都是在1846年以后才被丢弃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饥饿竟能这样现实地感受到。⁶² 整个整个的村庄荒无人烟，其间有一些较小的地主的漂亮花园，几乎只有他们还住在那里；这些人多半是律师。这种情况是由饥饿、移民和清扫领地⁶³ 共同造成的。田野上甚至看不到牲畜，土地成了谁也不要的不折不扣的荒地。在高尔威南面的克勒尔郡，情况稍微好一些，那里毕竟还有牲畜，里美黎克方面的丘陵地带主要由苏格兰农场主进行了精心耕作，废墟已被清除，这个地方看上去较为殷实。西南部多山地和沼泽，但也有非常繁茂的森林，接着又是很好的牧场，特别是在梯培雷里；而在靠近都柏林的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土地正在逐步落到大农场主手里。

这个国家由于英国人从1100年到1850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以及戒严状态的确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从大部分废墟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战争的破坏造成的。这样一来，人民身上获得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尽管他们对爱尔兰充满民族的狂热，但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自己国家的主人了。爱尔兰是为了萨克森人呵！这一点现在正在实现中。爱尔兰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拥有优越手段的英格兰人竞争；向外流亡将继续下去，直到居民身上占主要地位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凯尔特人的性格最后完全消失为止。爱尔兰人曾多少次想尽力取得一些成就，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他们由于老受压迫，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的专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龟奴、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这种

贫困也渗透到贵族中间。在其他任何地方，地主都已经资产阶级化，而在这里却完全贫困化了。他们的住宅的四周是非常漂亮的大花园，但附近却是一片荒地，看不出从哪里能弄到钱。这些家伙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他们都是混血种，多半是身材高大、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在他们的大鹰鼻下面都留着一丛大胡子，硬装出退伍上校的样子，周游全国各地，以追求一切可能的欢乐，但是，如果一打听，就会知道，他们腰无分文，债务满身，而且时刻提心吊胆，怕被送上债务法庭⁶⁴。

关于英国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方法——压迫和行贿（在波拿巴试图运用这类方式方法以前很久就运用了），你如果不马上来此地的话，我准备下次再谈。你是否马上来？

你的 弗·恩·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5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⁶⁵，不过你必须先检查一下；办事处的事务使我今天又不能这样作。

巴赞库尔的书⁵⁹可能有点用，这是波拿巴的《老鼠与青蛙之战》⁶⁶。但是第一卷是绝对必需的；为此，我明天将给你寄去六先令的邮票，或者，最好就附在这封信里。

我劝你马上收拾行李动身，带上最必需的材料，——这样，你

在这里也好，在苏格兰也好，都可以工作，至少可以做某些事情。对巴赞库尔，我们就多多少少能够一起干；当然，主要的工作应由你担负，因为现在营业发展很快，商业完全吞食了我的精力和时间，我无法考虑经常的和系统的工作。如果这件东西在这里完成了（当然一篇文章足够了），那末你总可以或者在这里写关于议会的文章，或者小游一趟苏格兰，然后再回到这里干点什么。《泛斯拉夫主义》完成以前，我不打算承担太多的其他任务，因为这些任务最终还是完不成；再说，你的健康也应注意，而我这里有一种我认为对你很好的饮料，即清淡的巴伐利亚啤酒，还有大约十二瓶波尔图酒；这些东西再加上改换空气，总比二合酒^①等等要好些。

明天尽可能再给你写几行；请告诉我你的决定。

你的 弗·恩·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② 5 月 29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下星期末之前，我未必能够动身，因为同特吕布纳的事情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此外，我还必须和齐施克商谈一下，而他在上述日期以前不一定能回到伦敦。无论如何，我一定预先写信

^① 原文为«half and half»,由一半黑啤酒和一半麦酒混合而成。——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年份是恩格斯填写的。——编者注

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动身。

祝好。

你的 卡·马·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6 月 5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本星期末我将去苏格兰，六天后再从那里到你处，当然事先会通知你。你本星期如要来信，请寄：丹第市牛门街 29 号，彼·伊曼特转卡·马克思。我决定经过苏格兰到你处，有两个原因：

(1) **医疗上**，因为我知道，走海路会使我恢复健康，而我的风湿病前天才好。况且，还有出血过多和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当然，我还同我的医生商量过。

(2) **皮佩尔**。他要陪我去苏格兰，然后返回伦敦。如果我不同意这个计划，那末小伙子——他从以前的学生阿·路特希尔德那里得到一笔旅费——就会象他已坚决决定的那样用假护照去巴黎，说是要从那里步行到日内瓦。这种远征会得到多么荒唐和丢人的结局，你是理解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6 月 6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计划又改变了。原因以后面谈。皮佩尔将同我一起去赫尔，然后返回伦敦。我将从赫尔去你处。⁶⁷

你的 卡·马·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7 月 28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经曼彻斯特收到我的妻子的来信，告知她的母亲^①于 7 月 23 日去世了。这会使她提早返回伦敦。

同时还接到米凯尔的信。他打算在八至十天之后来这里。这在目前很不合时宜。

皮佩尔已经失业两星期了。这一次不是他的过错。当鲁普斯

^①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在这里时，他隐瞒了这件事。排字工人商量好了让他们互助会⁶⁸的一个伙伴来顶他的位置。

关于设菲尔德的事情是这样的：

这些先生在最近一号上卑鄙地进行删节。所以皮佩尔写信给赛普尔斯说：“我受马克思博士的委托通知您，他不能祝贺您的修改”等等。⁶⁹

在这之后，接到埃恩赛德的如下来信：

“1856年7月19日于设菲尔德
《自由新闻》编辑部

尊敬的博士：

您一下子提出要突然停止刊载您的文章，这是您和我们都不会感到满意的。您上星期寄来的文章，我们删节得很不成功，十分抱歉；不幸的是，的确没有别的选择，不然我是不敢这样做的。关于埃恩赛德先生的便笺，请允许我说明一下，在他后来写给我的另一封信中，他对您解释他的便笺出乎他原来的意思，表示遗憾，甚至怀疑我是否有什么对您不尊敬的地方。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继续我们的业务关系并使之成为友好的业务关系，我冒昧地希望，我能收到为下星期出版用的普通的稿件邮包。未能早日写信，务请原谅。我十分忙碌。

您的忠实的 赛普尔斯”

回信。

“1856年7月22日

阁下：我再亲笔写信给您，以表示我对您没有丝毫的敌意，实际上也没有对您怀敌意的任何理由。您7月19日来信说：‘您和我们都不会感到满意’等等。至于讲到我满意与否，请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至于说埃恩赛德先生是否‘满意’，那就让我给您援引他的‘便笺’上的一段原话。他告诉您第一篇文章对他已经是‘一剂过于强烈的药’之后，继续写道：

‘它们〈马克思博士的文章〉^①会葬送本报。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尽快同它们一刀两断。您不要刊登多于两剂——本星期和下星期。您最好马上根据这个意思写一封信给他。’

我绝对不会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先生再开一剂‘药’，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报纸里，而使自己背上杀人的罪名。

您的忠实的 卡·马·博士”

通信目前就到此结束。钱的事情根本没有提。琼斯说，为整个这件事我应该从一开始就向这些家伙追究责任。

你知道，我现在如坐针毡。家眷回来以前，我必须为住房操心，我不知道怎样从旧住宅搬出，又怎样搬进新住宅，因为我手头没有现款，最近也没有任何指望。电刷也涂黑不了头发，因为沉重的心事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使它发白。齐施克溜走了，因此我至少无定期地摆脱了给他还债的事。

西班牙喜剧中的埃斯帕特罗和普切塔——历史从来没有这样漂亮地使自由资产阶级的英雄同“平民”的英雄对立过。⁷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除了每星期六开会的理事会以外，弗莱里格拉特现在没有任何上司了。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8 月 1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银行券已收到，谢谢，但你答应给我的信还没有收到。附上从柏林(!)转来的疯子米尔巴赫的信。

设菲尔德方面还没有寄钱来。今天通过皮佩尔寄去了书面要求。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下述事情：昨天**乌尔卡尔特**的叭喇狗——著名的科勒特来我家。他说，他是受了大科夫塔⁷¹本人的委托而来的。据说乌尔卡尔特对埃恩赛德先生竟干预我的文章感到十分不快，万分遗憾等等，他认为我的这些文章非常有价值等等。然后他要我给他讲一讲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说，乌尔卡尔特先生认为争执的主要原因是删节了稿件的若干部分等等。我当时向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给他看了书面的证据。接着，他便问我是否愿意作一些让步，我断然拒绝了，并且告诉他，我不是下贱文人，不能象对待伦敦的瘪三文人那样对待我。他似乎正是期望这种解释，以便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乌尔卡尔特认为《自由新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埃恩赛德先生有难处，因为《自由新闻》实际上不过是《**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顺便说一说，它比《自由新闻》要大一倍)的摘要；能满足《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读者要求的东西，决不能经常都合《自由新闻》读者的口味，反之亦然。因此乌尔卡尔特先生

决定大约一个月后开始在伦敦出版一份外交报。他希望我把《内幕》⁶⁰全文刊登在该报上，并希望我对他毫无恶感。我做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个回答可以理解为肯定的，但是，如果将来条件很坏或报纸极其荒唐的话，我是可以拒绝的。一切将取决于报纸的性质。伦敦不是设菲尔德，如果乌尔卡尔特出来散布反革命的胡说，使我因撰稿而在此地革命者的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话，那么，我自然要拒绝，不管在目前的困境中这将对我是怎样的沉重。我们瞧着吧。无论如何，现在我在关于我写作荣誉的问题上已得到足够的满足，因为上司公开地否认了他的部下的话。即使是由于布赫尔和民主主义败类的缘故，这样的结局也是有利的。

乌尔卡尔特阵营内部现在要发生严重的内讧。我似乎看出有一种邪恶的诡计——让可怜的赛普尔斯当替罪羊。例如，科勒特对我说，他怀疑赛普尔斯是否真正经过埃恩赛德的同意而后把他的信寄给我的。我回答他说，赛普尔斯看来是个忠厚人，由于老是听到对“秘密外交”的责骂，自然以为《自由新闻》编辑部内是盛行“公开外交”的。

今天接到妻子的来信。看来，由于老太太^①的去世，她非常悲痛。她还要在特利尔停留八至十天，以便把老太太留下的那份为数无几的遗产卖掉，和埃德加尔^②一起分。她告诉我，她的计划是这样的：还要在特利尔郊区的女友家住几天，然后想去巴黎，由那里径直去泽穆。她决定，我们应当在那里度过9月和10月。首先是为了恢复她自己的健康；其次，那里的生活比伦敦低廉而又舒适；最后，孩子们可以学会讲法语等等。这里发生的事情，她自然

①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一点也不知道。尽管实际上我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计划，但我暂且还是写信对她说计划很好。昨天又看到了《纽约论坛报》（一星期的）。满篇是选举骗局，别无他物，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好几个月。要等选举总统的肮脏事结束以后，才能再认真地看《纽约论坛报》。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在布林德那里看到特利尔的西蒙写的两卷流亡者哀史⁷²。拖泥带水的胡说八道，每个字都是乏味的不成熟的劣笔，纨绔子弟的怯懦，不知天高地厚的装腔作势，加了格律恩的酸浆果的施给乞丐的稀汤，又臭又长，——从来还没有出版过这样的作品。为了给“德意志议会”的屁股上最后来一脚，本来正缺少他的主人公之一的这种自我暴露。当然，我只是翻阅了一下。我宁愿喝肥皂水，或同伟大的琐罗亚斯德痛饮热牛尿结义，也不愿读这部劣作。我们的幽灵不停地追逐他和他的伙伴。路易·勃朗、布朗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来说是恶魔般的四位一体，他永远忘不了。据他说，我们俩人是“经济平等”的导师，似乎宣传“武装〈！〉占有资本”。甚至我们在《评论》上发表的关于瑞士的俏皮话⁷³也“激怒了”他。“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百万富翁，没有乞丐”——“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德国永远不要降到这样的低级阶段”。最奇怪的是，这个家伙把我们俩人看成是**单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①等等。

① 这句话里的动词“说”，按德语语法应用复数《sagten》，而此处却用了单数《sagt》。——译者注

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8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没有收到的那封信由于酷暑而吹了。不知你们那里是否也突然受到这种热带式的酷暑的侵袭，在这种酷暑天，什么事都停止了，除了不停地洗澡和冲洗——外部用水，内部用各种其他的液体。昨天我什么事也不能做，而且几乎不能出门，从星期四起，我不停地冒汗，即使洗澡也无济于事，而最讨厌的办事处工作是这样累人，下班以后就觉得自己完全垮了。此外，夜间同样闷热。

同乌尔卡尔特的事情有了这样的转变，我很高兴。归根到底，我们的坚决态度常常最能使这些坏蛋敬服。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在乌尔卡尔特的报刊上发表；等着瞧吧。

我每天都盼望接到我的老头^①叫我去伦敦的信。如果叫我去的话，我将作星期六能够动身的安排。星期六我要搬家，但还没有新的住处，而且不知道是租一所住宅，还是流浪个把星期，因为回来后我想要实现各种狂妄的计划。

我的妹夫^②曾来过，这个善良的家伙，如他自己很天真地说过的那样，就信仰说是共产主义者，就利益说是资产者，但是讲到共产主义的事情时总是说“我们”；他想说服我在赦免方面向普鲁士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②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人进行试探，我的回答自然非常坚决；他终于明白了，（1）我不能这样做，（2）普鲁士人的回答必定是让我把他们在屁股上……等等。——看来，这个人对我的情绪本来就没有多少幻想，当离去时幻想自然更少得多了，但是他见我如此快活，非常惊异。

等天气稍微凉爽一点，我就给米尔巴赫去信；现在还不是写信的时候：列氏二十四度不是好玩的，特别是对必须按交易所惯例穿上礼服到处奔走的人。

如果去泽稷的计划能实现，——这当然不坏，而且也不是完全不可能，——那就应当让你的妻子在巴黎详细打听一下路线和交通工具怎样，否则她会陷入很困难的境地。我想，圣马洛是法国唯一有轮船从泽稷开去的地方。向一些癞蛤蟆⁷⁴好好打听一下那里的情况，你一定认识许多到过那里的人。

你可以向伟大的皮佩尔保证，他的关于西班牙的经过过滤的大作，原稿在《论坛报》上发表之前，我已在《人民报》上看过。⁷⁵活见鬼！真好！此外，《人民报》只配丢进茅坑——它刊登了多么齜齜的东西：我们遗憾地得知某勋爵割破了自己的指头等等。让琼斯还是狠狠地揍他的副手一顿，以惩办这种愚蠢行为。

决不能让设菲尔德的这群坏蛋赖你的账——他们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付钱。

你的 弗·恩·

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9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本来早就可以证实已收到你最近的来信，但是大约已经有两个星期，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于找房子。旧洞穴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呆下去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住宅——一整栋房子，家具要自己解决。这是：汉普斯泰特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房租是三十六英镑。9月29日我们必须搬进去；这个星期要安置好家具。我们有些困难，因为城内需要支付约二十六英镑，而新的陈设需要更多的钱，就是说，我们缺少十至十五英镑，而且只是很暂时的，因为我的妻子由于特利尔的遗产还可以从柏林她哥哥^①那里收到一笔相当的款子。昨天他来信说，他目前还不能寄钱来，因为我的妻子应得的资本投在下西里西亚的铁路债券中，目前卖出债券，只会带来很大的损失。同时，大臣先生写了这样一段忧郁的话：

“的确，现在正是一个极不顺利的时机，因为所有这种真正的有价证券都由于动产信用公司和两合公司所引起的猖獗的投机狂而大大地跌价了。”

在柏林的汇款没有寄到以前，如果你能为所缺的数目垫出一

^①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部分，其余的我就打算在当铺凑齐。糟糕的是时间太紧迫。

维尔特的死讯使我非常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弗莱里格拉特也已经给我来信谈悼词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看德国没有一家合适的报纸。在时间允许我们做得更好、更多以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也许是首先在《论坛报》上发表一篇悼词。你的意见怎样？

普特南氏月刊的人^①又来到这里，今天邀我赴宴。我不知道是否应当去。我那蹩脚的英语会使我出丑。

《论坛报》退回了**未刊登**的文章。总起来说这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我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文章。德纳先生写道，如果我不能把它们安排在别的地方，他们按理必须承担“损失”，因为他们没有及时表示拒绝。否则，他们期待退回他们的一部分稿费。瞧着吧。

布鲁诺·鲍威尔要出两卷关于英国的书⁷⁶。大概他将非常详细地描述他亲爱的弟弟^②的猪圈。我不知道他在英国还看到了什么东西。

皮佩尔在我的妻子快到时被我赶走，但是过了两天，他又来了，并且住下了，现在这恰恰很不方便。如果我搬进新住宅，我将好好把他安置在你所知道的第恩街上的那个小洞穴里并给他担保。

普鲁士的赦免预期在10月15日宣布。奥托的母亲死了；留下二千塔勒的遗产；普鲁士政府将它没收，用来支付“科伦案件⁷⁷的诉讼费”。

施特龙上星期五来过这里。这个家伙发胖得厉害，由于这个缘故，他的愉快心情似乎靠牺牲机智而有所增长。他也不再那样

① 奥姆斯特德。——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愁眉苦脸,而是和蔼可亲了。

关于海涅,我获悉各种各样的细节,这是莱茵哈特在巴黎对我的妻子讲的。下封信再详谈。现在只告诉你,

“八点钟她已若无其事,
和别人饮酒又作乐”^①

——这在他那儿也完全应验了。他的遗体还躺在停尸房里——在出殡的那天,——而天使般温柔的玛蒂尔达的姘夫已站在门口并真的把她带走了。

好样的“迈斯纳”用关于海涅的臭脏水⁷⁸款待了德国读者,接受了“玛蒂尔达”的现钱,想要吹捧这个把可怜的海涅折磨死的娼妇。

还有一件关于莫泽斯·赫斯的事情。这个小伙子的出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萨宗诺夫。当赫斯和莫泽茵^②来到巴黎时,这个俄国人已经山穷水尽,狼狈不堪,既无钱又告贷无门,因此具有非常平民的和革命的情绪,容易产生破坏的念头。萨宗诺夫听说莫泽斯有“钱”,于是,一方面接近莫泽斯,另一方面接近莫泽茵。他跟后者姘居,而吹捧前者是伟大的文学泰斗并把他介绍给各种评论和报纸的编辑部。弗拉基米尔^③自然到处都有自己人,到处都有门路。他用这种办法从吝啬的莫泽斯处骗取了足够的钱,使他有可能再“摆阔气”并抛出引诱新债主的饵食。萨宗诺夫从而使一个有钱的老犹太女人上了钩,同她进行了洁净的结婚。可是从这一天起,他又成了“贵族”,再也不理莫泽斯了,说他是个人非常

① 海涅《女人》。——编者注

② 西比拉·赫斯。——编者注

③ 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宗诺夫。——编者注

平庸的家伙。他还无情地抛弃了莫泽茵，她现在边骂边喊地跑遍巴黎全城，向每一个愿意听的人讲述这个阴险的俄国佬如何忘恩负义。莫泽斯一家的兴衰史大致就是这样。

戈洛文在伦敦出版的报纸《俄罗斯……》你看到了吗？

《人》因缺乏资金，暂时停刊了。《民族报》已不再出版。现在只剩下一家同一流派的，然而更糟糕得多的《国民报》。

衷心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9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应当告诉你钱已收到，谢谢。我本来昨天就应当给你去信，但是搬家的事情实在把我们弄得手忙脚乱。同时，星期一以前能否搬家还是问题，因为你寄来的钱加上在当铺里典当得来的钱还未凑足必需的款数。目前大陆各国交易所中的危机对我们个人来说非常不是时候。

除了**施蒂纳**的死，没有别的新闻，这件事你也许已经知道了。其次，我听弗莱里格拉特说，他“过去的心上人”^①从澳大利亚给伦

① 玛丽·登哈尔特-施蒂纳-施米特。——编者注

敦这里寄来一封信,通知说,她已改嫁,同时成为信教的人,由于常常提到“天国生活”而使她的新丈夫进了“疯人院”。后者应当**按原意**来理解。

我还是同普特南氏月刊的人^①一起吃了一顿晚餐。除我之外,只有弗莱里格拉特和一个老美国佬。普特南氏月刊的人是个沉静和善的人,而那个美国佬却是个活泼而机灵的家伙。普特南要求在巴赞库尔以后尽可能再写一写“军舰进攻要塞”的问题,这是由于最近的战争^②而使美国特别感到兴趣的问题。然后,还要写浮动炮台和炮艇,轻炮或重炮等等。看来,这一切是鉴于在较近或较远的将来可能爆发美英之间的战争。除了这些军事文章之外,我还应当写点关于海涅的东西。一句话,现在我们可以同这家很“好的”公司经常联系。

我租的房子按租金来说是很好,如果不是它附近的环境——道路等——还不怎样完善的话,未必能这样便宜地租到它。现在你如果来伦敦,将会看到一个象样的家了。

你对金融市场的情况有何看法?大陆上贴现率的提高,有一部分原因无疑是这样的,即由于有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白银对黄金的比价提高了,在比利时银行,一拿破仑币^③只能兑换十九法郎四十生丁(银质的),因此凡是以黄金和白银为法定的货币本位的地方,贵金属商人都从银行提取白银。但是,贴现率的提高,不论其原因如何,总是在加速巨额投机活动的崩溃,特别是巴黎的大 pawningshop⁷⁹ 的崩溃。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

① 奥姆斯特德。——编者注

② 克里木战争。——编者注

③ 一拿破仑币(金币)等于二十法郎。——编者注

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不列颠的蠢驴们以为，这一次他们那里会跟大陆不同，一切都将是“健康的”。针线街的老太太和巴黎的康采恩⁸⁰之间的亲密关系姑且不谈，这些蠢驴忘记了，英国大部分资本贷给了大陆各国，他们的工商业活动的“健康的”过度的发展（今年输出可能达到一亿一千万英镑）是建筑在大陆的“不健康的”投机上面的，正象他们1854年到1856年的文明宣传是建筑在1851年政变上面一样。不论怎样，与以前的危机不同，法国这一次发明了一种形式，使投机狂能够广泛发展并风行于全欧洲。与圣西门主义的诡计⁸¹、交易所的投机和帝制不同，英国本国的投机似乎恢复了简单的、毫不掩饰的**欺骗**的原始形式。欺骗成了斯特兰、保罗和贝茨的秘密，成了萨德勒氏梯培雷里银行的秘密，成了伦敦西蒂区的戴维逊—柯尔公司的巨大欺骗业务的秘密，现在又成了英国皇家银行和水晶宫⁸²事件（曾有四千份假股票投入流通）的秘密。英国人在国外按照大陆的方式进行投机，而在自己家里又转回到简单的欺骗，这些先生正是把这个事实称之为“健康的商业状况”。⁸³

此外，这一次事情具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甚至我终于又找到了住宅并弄回了自己的书这一点也使我相信，“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不早于 1856 年 9 月 27 日，于曼彻斯特]①

关于维尔特的事，我打算给柏林②……去信，也许，终究能够在一家报纸上为他发表点什么，不管什么报纸，只要能够发表出来就行。在我从伦敦回来后的十多天中，鲁普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个消息，直到我的老头③来的前夕，深夜十一点钟光景才告诉我。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异，对这种愚蠢行为是多么气愤。在后来的八至十四天里，我一刻也做不了自己时间的主人，哪怕到施泰因塔耳那儿去一次，打听一下细节都办不到，更不用说考虑悼词或类似的东西了。他很可能留下了一些遗作；我要设法弄来看看。

《泛斯拉夫主义》你有机会就寄给我；我想一有功夫就把这个东西修改一下，使它具有能够被《普特南》(?)或那时可能出现的别的什么刊物接受的形式。《多瑙河两公国》我想正是趁着现在喧闹还在继续的时候送给某家英国报纸或月刊。乌尔卡尔特的事情有何进展……②我对此极为怀疑……②到现在为止，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性。赦免绝对落不到我们身上。

莫泽斯和莫泽茵的故事使我们这里的人感到非常好笑。可

① 信的开头部分被撕掉。——编者注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见，他和艾韦贝克完全一样，在法国文学的公墓里给自己买了一个位置。

戈洛文的《俄罗斯》没有见过。请寄来一两号，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此地根本不知道这个报纸。

关于巴赞库尔，我还在写；我想在十至十四天左右将它完成。你看，事情进行得并不是那样快；我根本不能做任何准备工作。哪怕我给《论坛报》写的关于战争的文章在手头也好！一切材料都要重新搜集。然后才能够写军舰进攻要塞的问题；那时，我们要想法使关系继续保持下去。

黄金对白银的比价下跌的事，现在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但是白银也肯定**不见了**，不过到哪里去了，我不很清楚。一定是，在中国由于局势不稳定，许多白银被埋起来和藏起来了。其次，近来贸易差额非常有利于印度和中国，而不利于英国、大陆和美洲。无论如何，对约翰牛十分惬意的是，现在每一英镑就要亏损六便士。

金融市场乌云压顶，《立宪主义者报》的旧的“政治视野”也许又将受人尊敬。值得注意的是，上星期二人们从英格兰银行提走一百万黄金。看来很象是事情现在就开始了；但是这可能还只是序幕。从理论上来说，在崩溃发生以前，俄国先应当完全被卷入投机狂。可是看来不能期望这一点，不过这样或许还要更好一些。这里还有一种东西对投机很有妨碍，那就是一切原料，特别是生丝、棉花和羊毛的价格很高；在这方面，搞什么都决不是安全的。一旦崩溃来临，那就要看英国先生们的笑话了。我很想知道，英国有多少大陆的投机股票；我想，数量是很大的。这一次将是从来没有过的末日审判：全欧洲的工业完全衰落，一切市场都被充斥（现在就已不能再运什么东西到印度去了），一切有产阶级都被卷入漩涡，

资产阶级完全破产，战争和极端的混乱。我也认为，这一切将会在1857年出现，当我看到你再一次买家具的时候，我马上就认为事情已经确定，并且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打赌。

今天就到此为止，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10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接到邮局汇票后便搬家了；头两个星期，为了把家里多少弄得象个样子，城里城外来回跑个不停。因此没有写信。

附上梅洛斯拉夫斯基的书⁸⁴的摘要。你知道，这个人小聪明，但是在这本著作中却有许多低劣的小聪明，特别是有许多那种法国人在变得“深刻”和不再是肤浅的伏尔泰信徒以后费了很大气力才学到的华而不实的文体。还有许多那种“未被承认的”民族借以把自己的过去吹得天花乱坠的迷人油膏。对俄国的仇恨；更多的是对德国的仇恨，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仇恨；与此相对立的是斯拉夫各民族同作为阿基米得的民族的波兰结成的自由联盟。波兰的社会革命被坚决地作为政治革命的基本条件提出来；但却试图通过一种恰恰证明相反的东西的历史演绎法来证明恢复旧的土地公社（Gmina〔格密纳〕——俄国公社的拉丁化）是真理。

最近几个星期，我还比较认真地研究了白银的问题，如有机会将向你报告。

照我的看法，波拿巴未必能够逃脱得了停止现金支付⁸⁵这一着，而到那时——帆船，随风漂吧！

《卫报》已收到。不久我将写信细谈。奥托被赦免了。

你的 卡·马·

直到上上星期为止，乌尔卡尔特派仍然断断续续转载我修改过的旧劣作⁶⁰。同他们的交涉至今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在这个星期就解决。乌尔卡尔特又在《先驱晨报》上以预言家的姿态把他刚刚得知的事情当作他早已知道的秘密来发表。伟大的布赫尔在《国民报》上写了一篇关于“有趣的揭露”的文章，一字一句都是从我的文章上抄袭的；但是不提我的名字并使人推测揭露是来自**英国**方面。你看，这些坏蛋是何等妒忌和可恶。

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10月30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正在口授一篇关于波斯的文章^①。因此只能写几行。你的五英镑已收到。这个星期你能否再给我寄**一点关于瑞士的军事方**

^① 卡·马克思《英国—波斯战争》。——编者注

面的东西,因为我在这上头卡住了,文章写不下去。不久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你的 卡·马·

卢格在出版:

1. 猎人和动物的故事(儿童读物)。
2. 关于古埃及宗教的哲学论文集。⁸⁶他把这事告诉了布林德,布林德这时发觉,可敬的卢格连吕特的著作的名称都不知道。

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10 月 30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巴赞库尔的文章⁸⁷好极了。附上梅洛斯拉夫斯基^①的末尾。我懒得写信,主要是因为我的妻子最近几个月一直生病。

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那里你自己会发现:(1)认为在波兰不可能建立外交王国的同一个人,却想在那里搞一次**外交革命**,即在路易·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保护下的革命。(2)“民主的”波兰格密纳的命运是必然的:原来的土地所有权被国王和贵族等等所篡夺;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公社之间的宗法关系导致农奴制;随意分割土地造成一种**农民中间等级、即骑士等级**⁸⁸,农民只有在侵略战争和

^①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编者注

殖民化继续下去的时候才有可能上升到这个等级,但是,此二者又正是加速他们灭亡的条件。一旦达到这个界限,这个不能起真正中间等级作用的骑士等级,就会变为贵族的流氓无产阶级。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罗曼语居民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有同样的命运。这种发展是很有趣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明农奴制是纯粹按经济的途径产生的,没有侵略和民族的政合国等中间环节。

你们的《曼彻斯特卫报》有被看作波拿巴攻击英国报刊的直接导火线的特别荣誉。请你时常把 X 的文章⁸⁹ 寄给我。帕麦斯顿在发现波拿巴的 1847 年已临近时,便象他在宗得崩德战争时期对路易-菲力浦所做的那样,竭力怂恿波拿巴完全采取路易-菲力浦的立场——联俄反英的立场。⁹⁰ 虽然他一方面在那不勒斯的丑事中拉拢波拿巴反对奥地利,但是他却在土耳其问题上联合奥地利反对波拿巴。⁹¹ 法国报纸又对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的诡计非常耽心。看来,商业危机的发生现在毕竟要由俄国修筑铁路的情况最终决定。“世界工业宫”的承包人先生们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英国资本家参加大陆企业的原因。在德国,工业的和银行的股份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光是这些企业的名字,柏林《国民报》就公布了好几大栏。

普特南氏月刊的人奥姆斯特德和在他那里的一位美国同伴告诉我,古罗夫斯基(波兰人)对德纳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这两位先生还告诉我,这个可敬的家伙经常直接从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领取津贴。这个古罗夫斯基为了泛斯拉夫主义而反对我们,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你的文章被退回¹¹。德纳先生把我的关于多瑙河两公国的稿件退给我时,忘记把这个古罗夫斯基亲笔用法文写的评语擦掉。其中,关于我引证的罗马尼亚人口的统计资料,他写道:

“所有这些数字都被夸大，为的是吹嘘罗马尼亚民族的观念。它们正在被事实、历史和逻辑所驳倒。”

可见，我们很荣幸，我们的文章受到——或更确切地说，**已经受到**——俄国大使馆直接的监督和检查。现在，德纳似乎终于明白了古罗夫斯基是个什么样的人。

今天接到科勒特的信。我曾经给他寄去新的一份⁶⁰。这个家伙对一切都同意。只是他只字不提稿酬，尽管我在最后一封信中明确地向他询问了这一点。可见，必须重新把螺丝钉拧紧，因为这是我在跟这些卡列班们打交道中唯一感到兴趣的一点。

请尽快来信谈谈你自己和周围的人的情况。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衷心地问候你。

你的 卡·马·

孩子们都很好。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6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可诅咒的商业天天妨碍我动笔。现在我要管三个家伙，因此检查、纠正、申斥和指挥没有个完。况且还要为纱质差或交货慢等跟工厂主斗争，还有我自己的工作。但愿波拿巴先生能让法国摆脱他，让我摆脱这种忙乱。

不过，这个波拿巴已陷得太深了。宣传画和工人激愤的事



1856年10月至1868年马克思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件——关于这些,《泰晤士报》通讯员在由于《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而得到要说得强烈些的命令后,作了许多报道,——给了这里的英国庸人深刻的印象。⁹²大家都相信波拿巴快垮台了。突然发现,这个家伙实际上不过是一头蠢驴,甚至是一头极普通的蠢驴,并且这样来解释这种发现:他从前是天才,现在被淫佚放荡的生活所败坏,头脑受了刺激。这样的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总的说来,这个家伙终究完全没有变,只有英国庸人能够看出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之间有某种质的差别。

今天的《卫报》上有一份关于法国的破产情况的有趣统计表,——我把它寄给你。

金融危机有些起伏并逐渐加剧,看来将会象慢性病似的拖一冬天。其结果,它到春天爆发要比现在爆发激烈得多。向到现在为止多半只徒具虚名的股份公司支付的越多,游资被固定得越多,就越好。只要贴现率不再低于百分之七,——最近一次提高证明,贴现率一定还要上升,——就没有任何希望能够对哪怕只是半数投机公司进行三四次支付。奥地利的动产信用公司已经不能得到第二次支付,同时奥地利政府订了条约,强迫该银行恢复现金支付!——我很想得到波拿巴六个星期以来为把无期公债保持在百分之六十六以上所花费的钱;正是鉴于为了这个目的所花费的钱这么多,我将认为无期公债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六以下的日子是转折点。⁹³

这种慢性的紧张拖得越久,波拿巴集团的丑恶行径将暴露得越多,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详情的工人们将更愤怒。这个莫尔尼真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这个家伙似乎无意再回巴黎,俄国的铁路和公债**对他来说**自然是最适宜的投资方式。

革命不会很快再找到象现在这样美好的有利形势。一切“社会主义的”花招都要尽了，强制的工人就业试行了六年，已经以失败告终，要做新的试验和说新的空话，已毫无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困难也是非常明显和毫无掩盖的；必须硬碰硬地干，我倒要看看下一届法国临时政府将怎样应付。幸运的是，这一次只要以不顾一切的勇气去干就会做出点事情，因为再也不必害怕象1848年那样快的退潮了。

施特龙前几天曾到这里；他听到许多关于矮子^①的事情；后者（我们俩人知道就行了）一本正经地打算自己出资开办企业！他以为光凭他的一张嘴巴就能把顾客从他现在的老板那里吸引过来。

我现在正在看詹姆士的1792年至1820年的《英国海军史》，主要是为了写“军舰进攻要塞”问题。从这本书中可以得出结论：英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取得对法国、特别是对西班牙的海军优势。在同等实力的条件下，在战争的头几年，法军和西班牙军几乎总是能够战胜英军并夺去他们的大批船只。⁹⁴我刚看到1796年，但是已经看出，法国舰队在拿破仑手下处于它的最低的水平上，这也许是他的过错。——英军的主要优点是在海上的射击较好；法军总是射得太高，西班牙军已经好得多。此外，关于“复仇者号”于1794年6月1日高呼“共和国万岁”沉没的事件是虚构的。“复仇者号”向英军投降了，但是在英军能够真正占有它之前，有几艘法国舰只又驶近了它；它又挂起法国旗；增援被击退，英军驶近，但该舰已经下沉，绝大部分舰员都被救起。海战结束后过了四至六小时，它才沉没。

^① 德朗克。——编者注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年12月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妻子还在病中，因此家里仍然混乱不堪，使我难以动笔。

同梅洛斯拉夫斯基^①发生了似乎是命数注定的“分手”，就是说，大部分为你作的摘录（大约写了满满的两张）大概都从稿纸本上撕下当点烟的纸捻了。但是你损失的并不多。我后来看了列列韦尔的《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要和他的通俗的历史区别开来。⁹⁵他和马策约夫斯基(?)（这个姓是我凭记忆叫的）实际上提供了曾经成为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深刻推理的依据的材料。另外，我在最近研究波兰的历史时，使我决心坚决同情波兰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789年以来一切革命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以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测量出来。波兰是这些革命的“外在的”寒暑表。这一点可用法国历史详尽地说明。在我们德国的短短的革命时期，以及在匈牙利的革命时期，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包括拿破仑第一在内的所有革命政府中，只有

^①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编者注

公安委员会⁹⁶是例外，而且只是在它拒绝干涉这一点上，不过它拒绝干涉并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不信任”。1794年，他们把波兰起义者的代表请去，对这个“公民”提出了下列问题：

“你们的考斯丘什科是一个人民独裁者，但是竟容忍一个国王^①在身旁，况且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国王是由俄国捧上宝座的，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独裁者，由于害怕那些不愿失去‘人手’的贵族，竟不敢对农民实行征兵，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进军路线使他离开克拉科夫愈远，他的宣言就愈失去革命色彩，这是怎么回事？他对华沙的造反的人民**立即**处以绞刑，而让‘背叛祖国’的贵族们逍遥法外，或者用拖延起诉的办法去庇护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请回答！”

这位波兰“公民”对此只得默不作声。

你对**纽沙特尔和瓦兰壬**⁹⁷有什么看法？这一事件促使我去充实我在普鲁士历史方面的极端贫乏的知识。的的确确，世界历史还从来没有产生过更加卑鄙的东西。法国的名义上的国王怎样变成了真正的国王这一漫长的历史，也充满了卑劣的斗争、背叛和阴谋。但这是一个民族兴起的历史。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诸侯怎样建立起自己家族势力的奥地利历史之所以令人感到兴趣，是因为这个诸侯一跃而为皇帝，因为这一历史同东方、波希米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等等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还因为这个家族势力大为扩张，以致全欧洲都耽心它要变成一个世界君主国。而在普鲁士就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普鲁士不曾征服过任何一个强大的斯拉夫民族，它在五百年当中甚至连波美拉尼亚也没有能得到，直到最后通过“交换”才得到它⁹⁸。总之，勃兰登堡边区侯国从它被霍亨索伦王朝继承以来，除了征服**西里西亚**以外，根本没有实行过真正

① 斯塔尼斯拉夫·奥古斯特。——编者注

的**征服**。因为西里西亚是它的**唯一的**征服地，所以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堪称“唯一王”了！卑劣的盗窃、贿赂、直接收买和对遗产的猎取等等，全部普鲁士历史就归结为这一类流氓无赖行径。封建历史中通常令人感到兴趣的一切：君主同诸侯的斗争、对城市施展的阴谋诡计，等等——所有这一切在这里表现为侏儒式的可笑模仿，因为城市卑劣而无聊，封建主可恶而低微，君主本身也微不足道。在宗教改革时期，也同在法国革命时期一样，是怯懦的背信弃义、中立、单独媾和、追求俄国在进行瓜分时扔给它某些残羹剩饭（就象俄国对瑞典、波兰和萨克森所做的那样）。加之在当权者的名单里始终只有三类人物，他们象白昼和黑夜那样互相更替，只是在次序的更换上才出现不规则的现象，但从来没有插入一个新的类型；这三类人物就是：伪君子、军士和小丑。如果说国家尽管如此还是维持下来了，那只是由于**中庸**——*aurea mediocritas*——簿记准确、避免极端、军事条例精确以及某种低劣的庸俗见解和“教会规则”。所有这些令人讨厌！⁹⁹

目前曼彻斯特的情况怎样？你不能告诉我一些工厂区的详情吗？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可尊敬的海泽从乌得勒支来，曾路过这里。现在又住在伊曼特处。看上去比以往健康和丰满了。

格茨曾再次突然在这里出现。又同样突然不见了。弗莱里格拉特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特利尔的瓦德涅尔——不走运的妥协派暂时呆在这里。关于他来的目的，下次再告诉你。

最后，我必须再向你提出一个困难的问题。**12月底**我要付一大笔钱。到时候你能不能给我想点法子？我的妻子的钱大部分都用在购置日常用具和弥补收入的巨大亏空上面了。

你什么时候来? 鲁普斯近况怎样?

你的 卡·马·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6 年 12 月 22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这个星期还能寄钱来, 我将非常感激。刚才我到弗莱里格拉特那儿, 看他能否对我两三个星期后才能兑付的第一张美国期票预付一点, 但是不行! 普特南的钱我原以为今天会来的, 但是没有来。我对卑鄙的乌尔卡尔特伙帮提出的要求, 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我头一次就不能给房东如期交付房租, 那就要完全丧失信用。

匆匆草此。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 关于普鲁士和纽沙特尔的冲突, 你能否给我寄来一些军事上的趣闻? 这将非常适时。外交部分我已自己弄出。^①

红色沃尔弗^② 和家眷一起住在布莱克本(约克郡); 当教员, 薪水六十英镑。

① 卡·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编者注

②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1857年

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月10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向你祝贺新年，虽然已经迟了。由于墨水淡和连续许多夜的写作，我的一只眼睛发了炎，难以动笔。

五英镑(第二次汇款)和《山地战》^①均已收到。非常感谢。

鲁普斯真的又遭到了曼彻斯特的“强盗骑士”的袭击和抢劫吗？还是这里流传的谣言只是不加批判的旧事重提呢？

老希尔最好到天堂里去或者到田园诗般的瑞士山丘去^②，这样，你们办事处就可以完全找人代替他，而不致借口他“暂时”有病让你担负两份工作。

不管某些报纸怎样说，纽沙特尔事件还没有完全解决。双方也许都过于夸口了。双方都已经出了丑，——不论是我们的对波

① 弗·恩格斯《山地战的今昔》。——编者注

② 双关语：“希尔”的原文 Hill，也有“山丘”的意思。——编者注

拿巴**毕恭毕敬**的霍亨索伦，还是举止“充满尊严”的瑞士人。要知道，这些恶棍因为工人们举行了鼓动性的示威，而把好几百工厂工人赶到皮蒙特去了。“债主们”^①以为用这种办法可以使自己既受到波拿巴的尊敬，也受到奥地利的尊敬。拉摩里西尔和贝多表示要把自己的剑交给瑞士市民，你以为怎样？显然，这纯粹是对波拿巴的示威，因为这些家伙确信瑞士债主们是不会抓住他们的话的。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现在情绪非常激昂。这一次冲突正合他们的心意。而且德国南部的爱国者自然把瑞士人看成是同族，并且实际上把目前的冲突仅仅看成是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¹⁰⁰的继续。此外，可能发生黑林人的起义等等。的确，普鲁士人从自己方面在尽一切力量防止“破坏和平”。例如，胖子^②给他的彼得堡的亲戚^③写了一封信，口气就象那个请求妻子抓住他，不然他要从窗口跳出去自杀的人一样。“抓住我”——我们的世袭君主依次向所有的大国呼喊。但是问题在于，它们是否愿意“抓住”他，西方和东方是否不会同样幸灾乐祸地把火煽得更旺。不论结局怎样，丢脸的事是少不了的。

蒲鲁东现在在巴黎出版一部“经济学的圣经”¹⁰¹。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如他所说的，第一部分他已在《贫困的哲学》^④中完成了。现在他要来为第二部分“揭幕”。这部劣作用德文出版了，译者是路德维希·西蒙，此人现在在巴黎满不错地当了克尼格斯

① “债主们”暗指瑞士人，因为法国工厂主，特别是亚尔萨斯人，欠瑞士银行的债。——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④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瓦特(或者类似的名字,《国民报》派的著名银行家)的代理人。我这里有蒲鲁东的学生的一部新著作: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版。老一套。停止流通黄金和白银,或把一切商品象黄金和白银一样都变为交换工具。这部著作由艾米尔·日拉丹写了序言,并且满篇是吹捧伊萨克·贝列拉的话。因此,它使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波拿巴在最后一刹那仍然能够求助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变。

我有一大包布鲁诺·鲍威尔在俄国战争时期写的小册子¹⁰²。平淡无味而又装腔作势。现在这个可敬的家伙和他的兄弟埃格伯特^①在柏林市郊向柏林市政府租了五十英亩土地。伦敦人埃德加尔^②的老岳母(老洗衣妇或这一类人)则将照管“市场”方面。布鲁诺写信给埃德加尔说,这是一条达到“独立”的途径。他每英亩付五帝国塔勒^③的租金,合计每年付二百五十帝国塔勒。这是一块旧荒地。布鲁诺以为,这块地的收益和产品将使他有闲工夫来写完他的《早期基督教的历史》¹⁰³,它应当成为他的福音书批判¹⁰⁴的“历史的”检验。这些美妙的批判的幻想就是这样,也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回忆起浮士德在第二部中变成土地占有者^④而产生的。布鲁诺只是忘记了,这种转变所需的钱浮士德是从魔鬼那儿得到的。

拉勒斯泰德《斯堪的那维亚,它的忧患和希望》是梅洛斯拉夫斯基的书^⑤的瑞典版。包含有一些有趣的事实。例如,拉勒斯泰

① 埃格伯特·鲍威尔。——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③ 帝国塔勒——德国银币,重约一盎司(27—30克)。——编者注

④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编者注

⑤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编者注

德了解到，在上个世纪英国经常为俄国人的利益而愚弄瑞典。他说，查理十二死后，英国人表面上为了**反对**俄国人而派去了诺里斯海军上将，后者被彼得一世用一颗很贵重的宝石收买了。关于贝尔纳多特的行为也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我很少出门，也很少听到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柏林人孚赫先生是《晨星报》编辑的主要助手之一。霍拉斯·梅休竟然在伦敦《新闻画报》上攻击鲁普斯，其中说：

“一个确确实实的老光棍的标志”。“一个人不带伞便不能出门，——这是一个标志。一个人认为一切人都在欺骗他，——这是一个标志。一个人不论买什么都自己去……”

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月1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介绍来一个人，带着附上的地址和两封信，一封给我，一封给你。这个埃里希打算同伦敦商人建立联系，然后返回纽约。他有纽约的介绍，但是没有英国的介绍。他根据埃德加尔的信提到你和我，把你当作英国商人，把我当作《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我告诉他，我们根本不能对他的财产状况提

出说明，因为我们一点情况也不了解。回答是：并不要求这样做，只是在有人询问时证实一下他就是从纽约来的那个“埃里希”本人，是那里“介绍”给我们的。总之，这是埃德加尔惯于做的蠢事之一。这个家伙看来是一个规矩的家伙，当然，我不便对他说，我的内弟的介绍甚至在我们这里也是有害无益的。关于你，我自然什么也没有许诺，而只是应承把埃德加尔的信转寄给你，同时写信告诉你，如果需要“介绍”的话，实际上只要证实一下这个人的身分就行了。

科内利乌斯不久将离开伦敦。将做拿骚一家矿山股份企业的经理。他给勒兹根的堂兄弟在哈佛尔找到了工作（在移民局），这个工作很不错。《卫报》已收到。洪水的事情很有趣¹⁰⁵。

祝好。

你的 卡·马·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月20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真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已经有大约三个星期，德纳先生将每天的《论坛报》寄给我，显然只是为了对我表示，他们不再刊载我的**任何东西**了。除了关于法兰西银行的手段^①的大约四十行之

① 卡·马克思《欧洲的危机》。——编者注

外,他们没有登过我一行东西。我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延迟开《论坛报》名下的期票,因为我总希望文章将来还会发表,但是任何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没有。我的关于普鲁士、波斯、奥地利的文章^①都一律被退回。这些狗用自己的名字刊登所有我的文章(也有你的文章)约有四年之久,从而使美国佬忘却了我的名字,本来我的名声正在提高,而且可使我找到另一家报纸或以转入另一家报纸去威吓他们的。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好办法。如果我现在开期票,这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断然拒绝我,如果每星期写两篇寄去,指望十篇之中**可能**有一篇登出和得到稿酬,这实在得不偿失,无法干下去。如果文章都没有登出,我又怎能开期票呢?

还有一件倒霉的事。我看了11月、12月和1月的《普特南》。上面没有关于巴赞库尔的文章⁸⁷。它或许丢失了(虽然我亲自将它送到邮政总局),或许只是推迟发表。如果认为这些家伙收到它,但是不想发表,也不通知我,那是十分荒唐的。

我还没有最后同乌尔卡尔特派达成协议,此外,他们的小报篇幅有限,一篇文章⁶⁰一个月只能登出几小段,常常要拖上五六个星期才能登完。它们充其量只能用作微不足道的次要的来源。《论坛报》在它的极端贫乏无味的社论中,对于我在文章中写的看法,大都提出相反的意见。俄国人的影响是无可怀疑的。

这样一来,我完全搁浅了。我仅有的一点现款已投入一所新住宅,住在这里绝不能象在第恩街¹⁰⁶那样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

^① 指卡·马克思的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英国—波斯战争》、《奥地利的海外贸易》(两篇)。《论坛报》很晚才发表这几篇文章。——编者注

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

瑞士的夸口可悲地破产了¹⁰⁷，这是预见到的。没有任何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这些先生蒙受屈辱。因为，正如科内利乌斯本人在巴黎所看到的，不仅在巴黎人中间，而且在军队中都笼罩着不满情绪，波拿巴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允许普鲁士人至少在法国边境上采取严重的军事行动。所以他才努力进行调停。瑞士人的耻辱完全是波拿巴的耻辱造成的。波拿巴最初向普鲁士人为瑞士担保，当瑞士否认他的调停权时，他在《通报》上表示抗议；后来他又向瑞士为普鲁士人担保，而现在不得不在半官方的小文章中承认，普鲁士对他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他竟然在从《新普鲁士报》那里得到的官方辟谣上签了字¹⁰⁸。这个家伙已如此声名狼藉，而他的异父弟弟莫尔尼已经盘算在俄国国家机关中给自己找个位置。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赖德律-洛兰先生已公开号召法国“共和派”参加布斯特拉巴的立法团选举。可见，他已降为合法的反对派。如果这一方面表明他放弃了追求者的大喊大叫的姿态，那末这在另一方面无疑还表明反对派在法国本国现在又认为有可能存在，资产阶级共和派正在赶紧同奥尔良派联合起来重新占据议会席位，以便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巧妙地利用将来的革命。

我似乎曾写信告诉过你，布鲁塞尔的《民族报》已经寿终正寝；现在代替它的是曾经同它竞争的《**国民报**》，这是一家低能的、枯燥无味的比利时报纸。高贵的《人》也完蛋了。代替它出现了《**流亡者报**》，后者存在了不超过两个星期。有时还出现一些法国流亡者写的小册子(如象皮阿的《Ave Maria》〔《福哉，马利亚》〕)——它们都象钟式裙那样鼓胀、空洞、夸夸其谈，所不同的只是价钱较为

便宜，销路更其不佳。

《论坛报》发现，近三十年来（到1851年为止）法国富裕的程度比英国大得多，因此**现在**在政治方面也将赶上它。**证据**是：法国地产的价格（**即票面价格**）提高了一倍，而英国提高得有限；诚然，法国人把房屋价格也包括在土地价格里，而英国则不然；但是，因为英国人口在上述时期内总共只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所以房屋的**数目**（《论坛报》把房屋的数目和房屋的价格视为同义语）大概也只增长了这么多。

埃里希在这里达到了目的，他用不着再介绍了。

你的 卡·马·

你的军事评论¹⁰⁹好极了。《奥格斯堡报》^①上有一篇文章，它把通过康斯坦茨描写得非常困难。我只粗略地看了一下。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来信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眼下终于一切都已非常如意，你住进了象样的住宅，事情都已安排停当，现在却发现，一切又都成了问题。这些美国佬简直是些非常可

① 指《总汇报》。——编者注

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把你象柠檬一样挤干，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了。但是，他们为搞破裂而采取的手段特别怯懦和卑鄙；他们打算迫使你采取主动。加之，自从克路斯不知为什么没有音信以后，在整个美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靠的人。

但是，怎么办呢？既然《论坛报》这一次表示决意要破裂，我认为，最好能够和另外的纽约报纸挂钩。不能和《先驱报》或《时报》^①谈妥吗？我如果处在你的地位，马上就会在这方面采取步骤，而在一切未弄妥之前缠住《论坛报》的家伙们不放。鉴于这些先生的这种下流手段，你只应当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要管他们。如果你认为**间接**行动较好，就告诉我；我很乐意以**自己的**名义去交涉，使你的名声不致受到损害。我可以写信说，我有理由认为，你和《论坛报》先生们再不象从前那样融洽了，因此可以搞一个协议等等。总之，你想到要干的，总得要干点才行。

我认为，《论坛报》的家伙们也在普特南那里进行破坏。我想马上写信给普特南把问题弄清楚。现在还不知道关于海岸要塞的文章是否需要写。无论如何，保留这个次要的来源还是重要的。

2月初我将给你寄五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可惜的只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的老头^②拨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并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不过不要紧，钱现在不付也可以。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却在伦敦受穷受苦。当然，你不

① 指《纽约先驱报》和《纽约时报》。——编者注

②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五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我本来就必须开始新的生活——近来我太闲散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请尽快来信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和近况怎样。

你的 弗·恩·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月2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我对你友好的来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约十天前我给奥姆斯特德写了一封信，所以我正在等待回信。我觉得，德纳对弗莱里格拉特泄露他的秘密生气，同《论坛报》的行动有些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同他不能运用自己的影响有关系。¹¹⁰

给《纽约先驱报》写稿是不可能的；应当同《纽约时报》试一试。我想不声不响地通过阿伯拉罕·雅科比大夫跟它交涉一下。这个人至少不会声张出去，而且总的说来，他由于性格温和，看来很受美国佬的敬仰。我下星期二将给他写信，同时还将给德纳写信，不过这封信要使他比他想象的还要不愉快得多。我很希望你能在星期二以前——星期二以后，我可能在未接到纽约的回信以前不再

给《论坛报》寄通讯，——寄来一篇关于**波斯**的军事文章¹¹¹。这一次用不着写得很有分量。只要几条一般的战略上的论述就行了。《论坛报》也许以为，它一赶我，我就会乖乖地放弃美国这块阵地。它的“军事的”和“金融的”垄断转移到另一家报纸的前景未必能使它开心。因此，**今天**寄给它一点“金融的”东西¹¹²。关于**波斯战争**的文章，不论写得怎样仓卒，都会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将提醒《论坛报》，“战争”还在进行中，而其他报纸会用它来作自己的广告。当然，对俄国人和英国人的胜负可能性（军事上的），只略提一下就够了。

总之，我在打听到能否在纽约别的什么地方发表东西以前将避免公开的破裂。如果这事不成，而《论坛报》又不改变态度，自然还是必须破裂。但是我认为，在这样一场讨厌的斗争中，重要的是赢得时间。我觉得，《论坛报》认为，从美国形势的“大转变”时起它可以节省所有的号外（至少，欧洲的号外）。一个人不得不把能同这类小报为伍视为幸福，这实在令人作呕。象习艺所的赤贫者一样，把骨头捣碎，磨成粉，再煮成汤，——这就是一个人在这种企业里完全注定要做的政治工作。我简直是头蠢驴，我不仅最近，而且多年来，为了几个钱而给这些家伙拿出的东西太多了。

皮佩尔在朴次茅斯和布莱顿之间的某地得到一个教师的位置；他为了这种职位已奔走了好几个月。

鲁普斯的惊险故事是怎么一回事？你完全忘记告诉我了。

你的 卡·马·

又及。我羡慕会翻筋斗的家伙。这一定是忘却一切不快和日常琐事的上策。

我在《晨报》上看到《国外消息》的战略内容的摘要——关于波斯的臭事¹¹³。

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2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急于告诉你，钱今天收到了。

附上米凯尔的信。我立刻给他写了回信。《论坛报》的情形同我预见的一样。又一行也没有登。因此我今天给这些家伙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但是，象我事先计划的那样，**没有**写我今后在接到他们的回信以前完全停止寄文章。

祝好。

你的 卡·马·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2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奥姆斯特德的一封答复我的询问的信。可见，这篇文章

没有被采用⁸⁷。但是，即使看了这封信之后，我仍然认为《军舰进攻要塞》他们将很愿意发表。问题是你有没有时间写。在最后放弃普特南之前也许必须对他再试一试。无论如何，这位先生四个月后才把情况告诉我是无耻之尤。因为我一定要给奥姆斯特德写信，所以请你看看，能否从信中辨认他的名字。

米凯尔的信，想必你已经收到。弗莱里格拉特说，给《世纪》写稿的，除了卢格和赫斯之外，还有奥本海姆及诸如此类的败类。

弗莱里格拉特请求你不要忘记维尔特的事情。假定犹太人施泰因塔耳占有了维尔特的日记（关于日记的事，高贵的康培已经写信告诉了维尔特的哥哥^①），那末这里就有另一种危险，就是说，维尔特的亲属们若是把日记拿到手，就会把它 *in usum delphini*^②，即以经过了修改和检查的形式出版。如果维尔特的哥哥直接去找你，那很好。如果日记还要出版，那你同时可以教训这些庸人一顿。此外，施泰因塔耳对待老太太^③非常无耻，他只是干巴巴地写了几句关于维尔特去世的话，没有详情，没有序也没有跋。这个笑里藏刀的奸商。

我重读了你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还没有全读完），一来是为了自己得到教益，二来是为了标出你在用德文修改的时候还必须找材料的地方，这种材料除了伦敦博物馆之外，在英国很难找到。同时，我发现那个陌生人的笔迹（目前我敢于说它是波

① 卡尔·维尔特。——编者注

② 直译是：供皇太子用（十七世纪下半叶为法国王位继承者路易十四出版的拉丁文集上注有这样几个字，书中“不道德”之处均被删去）；在这里意思是：“加以删节和篡改”。——编者注

③ 维尔特的母亲威尔海明娜·维尔特。——编者注

兰叛徒古罗夫斯基的笔迹)——在我的被退回的文章《多瑙河各公国》上也有同样的笔迹:«Tout ces chiffres sont exagérés»^①等等(好漂亮的法文!)——也以批语修饰了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即:

在**第一篇**的末尾写着:Σ C'est ni bon^②(Σ(德文的C?)应当是什么意思,我不清楚)。(好漂亮的法文句子! C'est ni bon. 句点)。

在**第九篇**的上边写着:«Changéz l'introduction»^③,以及«Southern Slavi»^④,作为标题。

接着,对“按照这个逻辑……可以推论,印度人是最年青的民族”等等一句话写的批语是:“这个结论是不合逻辑的”。

在关于塞尔维亚民族的统计表上写的批语是:«german(而不是 German) influences destroyed them in other branches under Austrian dominion»^⑤(好漂亮的英文!)。接着,关于对门的内哥罗人的强盗行为的论述写的批语是:«this»(而不是'tis) not true^⑥。

然后对“克罗威亚^⑦……数百年来已并入匈牙利”一处的批语是:“但是匈牙利是这些不同种类国家的混合体。”

关于波斯尼亚穆斯林一处——“他们无疑将被消灭”——完全

① “所有这些数字都被夸大”。(在这里和后面,古罗夫斯基的批语都有拼法上的错误)。——编者注

② 造句上有错误。这个句子的意思似乎应当是:“这是不好的”。——编者注

③ “请把引言修改一下”。——编者注

④ 《南方斯拉夫人》。——编者注

⑤ “日耳曼人的势力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其他支系中消灭了他们”。——编者注

⑥ “这不对”。——编者注

⑦ 克罗地亚。——编者注

俄国式地篡改了,即把它下面的这句话划掉了:“但是,这只是阻碍建立南方斯拉夫帝国的内部性质的困难……”

所有这些批语的精神是俄国的,这是明显的。任何一个法国人写法文也不会这样标重音符号和发生这样的错误,这也是明显的;而美国佬不至于说«Southern Slavi»,并且写法会完全不同,这同样是明显的。因此,我觉得这些批语的来源是没有疑问的。奥姆斯特德的旅伴(美国佬)当着我、弗莱里格拉特和奥姆斯特德的面肯定地说,古罗夫斯基直接从俄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领取津贴;如果这件事属实,那末在《论坛报》方面的整个危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从批语和删改的地方可以看出,起初(大约到第九号为止)还计划把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修改一下发表,只是当这个家伙看出文章的锋芒之后,才完全放弃了这种打算。因此德纳的决定也就下得很迟。

在我目前处于自身危机的时候,了解一下一般危机的情况对我自然很有教益,所以请你写几行,告诉我一点工业区的情况。根据伦敦报纸的报道,情况很不妙。

从 1849 年开始出版的**图克**的《价格史》,最后两卷出来了。这个老先生在反对通货学派及皮尔法¹¹⁴的不倦斗争中,过多地探讨有关流通的无稽之谈。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但是在目前来说还是有意义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2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哭还是在笑，是在睡觉还是醒着？最近三个星期，我往曼彻斯特寄了各种各样的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但是我相信信都寄到了。请把附在前封信里的奥姆斯特德的信寄还给我，因为我无论如何**必须**回信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4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3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真的，好象上帝和整个世界串通起来不让我给你写信似的。当我刚觉得稍微摆脱了事务上的忙乱，又突然遇到一大堆未料想到的事情，被形形色色的家伙缠住，收到上百件**必须**给我的老头^①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答复的营业问题，不得不去实现哥特弗利德^①先生的一些新的古怪想法。这样，我就完全搁浅了，而弗莱里格拉特还打发一些从事有价证券投机的普鲁士退伍少尉来麻烦我，他们整天找人借钱（弗莱里格拉特自己也认为必须提醒我防备这一着）并在走后把当票寄给我，要我拿自己的钱去把他们的表赎回来！我决不会为这个死乞白赖的家伙^②寄来的东西而感激弗莱里格拉特；而且我今天已经写信把我和这个无赖的趣事告诉了他，让他自己领受一下。

上星期五，恩斯特·德朗克先生从格拉斯哥十分突然地来到办事处。他来这里办事，总共只停留几个小时。我见到他时，查理几乎一直在场，因此不便同他争论或粗暴相待。况且，他来得很突然，我简直没有时间回忆他的一切狂妄行为。我待他是冷淡的，就象对待一个不太熟的普通办事员一样，只谈了一些闲话，而他也竭力避免提出任何有关党的问题。午后他就走了；打算5月间再来，那时我大概已在伦敦。我希望他将终身当商人，他也完全象个商人，而且无忧无虑的生活显然很合他的胃口。

上星期五（或星期四）我给你寄的五英镑银行券，你一定收到了吧？

托利党的先生们、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对帕姆最大的帮助，莫过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使他处于少数地位。¹¹⁵这个家伙真走运，他的对手们真愚蠢！现在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运动，但是既然名册上有四千个新选民，全是小店主、职员和监工，因而大多数是拥护布莱特的，所以可能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据说，这里将推举鲍勃·娄和约翰·波特尔爵士（天生的欧德曼¹¹⁶，从前是大色鬼）。

① 欧门。——编者注

② 泽耳姆尼茨。——编者注

不会有任何结果。关于鲍勃·娄以前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行径，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一些；这些事情现在在这里很有用。

梅洛斯拉夫斯基关于波兰的厚书^①要多少钱？这样一本参考书还是应当有——构成这本书的基础的列列韦尔的著作^②要多少钱？你是否能打听一下？

顺便提一下，我将再给你寄去一些《卫报》，上面有非常有趣的东西。上次寄去的六份（分两札），你一定收到了吧？莫尔尼已经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危险；这个家伙在俄国进行的收购活动必定会把波拿巴气得要死。“拿破仑造船厂”、小贝利耶和福克斯—汉德逊公司的事件也很好，——你想必已经在《泰晤士报》上看过了吧？¹¹⁷

我很想知道同《论坛报》的事情后来是怎样发展的，以及你给奥姆斯特德的信是怎样写的。大概不久我又可以开始写点东西了；我要看看能否写点关于中国的东西。从整个这次诡计¹¹⁸中一定可以找到一点军事上有趣的东西。不过，我目前还必须每天在办事处里忙到八点钟，在晚餐等等结束之后，不到十点钟无法开始工作；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现在早晨最迟十点钟必须到办事处，因此，最迟夜里一点钟必须上床睡觉；真伤脑筋！正当有兴致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去睡觉；这样根本不行。但是，等着瞧吧。今年夏天我们将另作安排，或者就会垮台。我打算这样安排：十点到五点或六点上班，然后就离开，让一切都见鬼去。

代我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衷心问好，希望你们都健康。

完全属于你的 弗·恩·

^①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编者注

^② 约·列列韦尔《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编者注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 年] 3 月 18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一定要原谅我没有早些告诉你五英镑和来信已经收到, 我的妻子身体很不好, 家中一切事情都乱作一团, 我简直无法动笔。

《卫报》今天已收到。《纽约论坛报》仍然没有回信。我给奥姆斯特德的信, 除了告诉他如果他没有将文章交给哈普尔发表便将它退回之外, 自然不可能写任何事情。

蒲鲁东的新的经济学著作^①已经出了七版, 我还没有看到。

我不明白, 米凯尔怎么会以为我能给《世纪》撰稿, 而这家小周报的撰稿人是卢格、路·西蒙、梅因、伯·奥本海姆、莫·赫斯等人。我一期也没有看过, 但是我有“第二出版年”第一期的封面, 上面印有如下的目录: 《战争以后, 决胜以前。四》阿尔诺德·卢格著。《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来信》(即路·西蒙、科拉切克、梅因的来信)。《当代的精神; 新年祝词》阿尔诺德·卢格著。《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五》莫·赫斯著。《宗教教育和人道教育》。《札记》。

埃德加尔·鲍威尔在出版一本书: 《英国的印象》^②。真是妙事。

① 比·约·蒲鲁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21 页。——编者注

梅洛斯拉夫斯基的书^①和列列韦尔的书（后者的第一卷真正是给儿童读的历史¹¹⁹）的价格，我将打听一下。

关于脏猪鲍勃·娄现在我手头上没有任何材料。也许这个星期还可以搜集到一些。这是个适合十二月十日会¹²⁰的家伙。

帕姆的“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每天都有新的暴露。起初是同奥地利的“秘密条约”¹²¹。现在是他向波拿巴表示愿意出力镇压那不勒斯的任何革命。然而波拿巴对此有一点保留，即“缪拉特的”复辟不应属于“革命”的范畴。由于这个“误会”，远征那不勒斯没有搞成。¹²²帕姆昨天在下院以非常“暧昧的态度”否认了这一点。但是，大概这个星期还会出现别的揭穿他的谎言的文件。

俄国人这一次行事不完全象往常那样慎重。一贯标榜自己极端仇恨帕姆的《北方报》，成了从内阁危机以来大陆上第一个把帕姆当作真正英国大臣¹²³而予以保护的报纸。甚至《新普鲁士报》也说这是“无原则的联盟”。

波斯事件，正如我所预料的，落得一场空：除了一些纯粹名义上的让步之外，英国人**什么**也没有得到；相反，在主要问题上却向波斯宫廷让了步。可是，俄国却得到了割让给它的一小块地方，——累亚德前天把这事秘密地告诉了伦敦居民^②，使之惊讶不已。当然，他没有勇气把这两件事实的真正因果联系讲出来。他再一次保证说（迪斯累里在下院早已经这样说过，而帕姆当时一句也没有辩驳），在对俄战争时期，帕姆**禁止**波斯人按照他们的愿望采取攻势。当时他们本来以为能够收复失地的。在波兰革命（1830年）时期，他也向他们提出过同样的警告。

①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编者注

② 指上院议员。——编者注

要正确评价波斯和中国的动乱，必须把它们同帕姆在这两个地区的头一次行动加以比较，因为它们两者都只是重复而已。在他掌权的整个时期，第一次对华战争^①即使再打一百年，除了使俄国的陆上茶叶贸易扩大并使俄国在北京的影响增强以外，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只是罗伯特·皮尔爵士内阁时期的埃伦伯勒才使这次战争发生“英国式的”转变。

应当希望——而这是十分可能的，——这一次将选出这样一个议会，它除了消极地服从帕姆之外，不会承担任何义务。表现为**联合内阁**（如阿伯丁的内阁）¹²⁴的旧党派的解体，与其说给资产阶级敲了警钟，不如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想法：现在他们可以躺在月桂冠上睡大觉了。而表现为**帕姆独裁**的同样的解体，必定不仅会在国外招致最令人称快的失败和困难，而且会在国内导致民怨沸腾，可能导致革命。这个曾经参与过曼彻斯特的“小型屠杀”和帮助制定过六项“禁口法”的老家伙，¹²⁵自然决不会害羞。适当地改变一下说法，帕姆独裁对联合内阁的关系，就正如最近一届法国议会中的联合保皇派的统治对波拿巴的统治的关系。英国的事态终将发展到一个严重的顶点。

关于**班迪亚**。这个班迪亚从1855年起便是塞弗尔-帕沙的**助手**。他娶了一位切尔克西亚军事长官的女儿（这必定使他在布达佩斯的合法妻子和在巴黎的不合法妻子都同样感到高兴），现在则自己当了切尔克西亚的军事长官。他通过他同伦敦的关系招募了三百名波兰人并把他们连同军事装备等等一起送到黑海，据报纸的消息，他们在黑海上躲过俄国的巡洋舰，顺利地到达塞弗尔-帕

① 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译者注

沙那里。你的看法怎样？这个家伙看到他在西方已经扮演完毕自己的角色，便开始在东方扮演新的角色。是否又当民主主义的奸细还是出于信仰，那是另一个问题。

请尽快来信，因为现在我需要你的信来鼓舞勇气。情况极坏。祝好（并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3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早就想到，你一定又非常困难。凡是我这方面能够做到的，我一定做到。只要有一点可能，下星期再寄给你一张五英镑银行券，如果弄不到，便寄去邮局汇票。不过，倘若邮汇，你要告诉我汇到哪一个邮局。这个月我不得不偿付十分急迫的债款，人们直接跑到办事处来找我，在这种场合下，除了付钱，没有别的办法。不然，五英镑银行券马上就能寄出。还算幸运的是，发生了这次议会事件，加之又有中国事件¹¹⁵；此刻《论坛报》又需要帮助，所以它将不得不妥协。

我曾设法向这里《卫报》的一个人打听，能不能同这里的杂志和评论挂钩。但是，这个家伙似乎也在找地方发表自己的东西，因此从他那里不可能弄到很多东西。不过，我还要看一看。因此他知道我对帕麦斯顿的看法并且说这些看法是荒谬的，所以他在政

治方面决不会推荐我们。尽管这样，我对这个家伙还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还没有从他那里打听出他在哪一方面有用。

我同意你对帕麦斯顿在新议会方面的打算和成功可能性的看法。帕姆的波拿巴式的专制加上某种立法团。我们要看一看它将导致至什么结果。

据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报道，班迪亚甚至被切尔克斯人（什么样的切尔克斯人？——没有说）宣布为“总司令”，而故意把他这个外国人推选出来担任这个所谓职务，是为了使任何一个地方军事长官都不能抱怨亏待了自己。塞弗尔-帕沙（这不是科斯策尔斯基，而是别的什么人）到哪里去了，无从了解。我认为整个这件事完全是俄国人的巧妙安排；那三百名波兰斯巴达人大概不久就会毫无音信。

《北方报》可能又倒戈了：《卫报》的布鲁塞尔通讯员援引了一些猛烈抨击帕麦斯顿的言论。你是否能给我一些最精彩的引文？我这里根本看不到这类东西，而在一切辩论中，我手头都应当有出处确切的引文。

最近我把旧报纸整理了一下，发现丢失了最大的一包**英文**报纸和《卫报》、《自由新闻》等等的剪报材料。幸亏没有涉及我们党的文献的东西；后者保藏得很好。而**一切有关帕麦斯顿的东西**：塔克尔评论集¹²⁶，你寄给我的你的文章的剪页（其中也有一些放在鲁普斯等人处），除了少数例外，**都丢失了**。我需要这些东西，我找它们正是为了重温一下细节。你那里是否还有一些副本可以寄给我？是否还有你在**伦敦**乌尔卡尔特派报纸上发表的文章⁶⁰的全份？这个报纸在伦敦也许容易弄到。现在恰好我能很好地利用这些东西。

鲍勃·娄在这里希望不大。一部分庸人反对布莱特；但是我想他这一次还能通过。娄只要一出现，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他能通过，那就太妙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你的夫人的情况怎样，望马上再来信告知。

你的 弗·恩·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3月2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几件反帕麦斯顿的东西，即：(1)《**英国的背叛**》¹²⁷，两份（注意：就是那个在这里翻印安斯提的演说摘要的肯宁格姆，如今成了布莱顿的极端帕麦斯顿派候选人）。(2)《**塔克尔评论集**》¹²⁶，八本。(3)《**安斯提的演说**》。(4)《**帕麦斯顿首相**》。(5)《**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¹²⁸（除了从乌尔卡尔特那里抄袭的**匈牙利**的事件之外，其余部分威尔克斯先生自然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从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①中抄袭的）。(1)和(2)两项，你不必保存，但是，(3)、(4)和(5)也许应当保存。如果找到的话，明天我还要寄几本其他的小册子。至于《北方报》，应当提一下，我提到的那篇文章甚至被《邮报》转载过（在3月4—9日之间的一号上）。后来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这家报纸的确改变了论调。

现在谈谈私事。首先，《论坛报》来了一封信，我写完回信便把它寄给你。我要给别的报纸写稿的威胁还是起了作用，至少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语调**非常友好**，但表明我正确地理解了这些先生们。提出的办法是这样：他们每周支付**一篇文章**的稿酬，不论他们发表与否；**第二篇文章**要碰运气，如果他们发表，才能开《论坛报》名下的期票。可见，他们实际上把我的稿酬减了一半。我还是**同意**，而且**不能不同意**。况且，如果英国的局势象我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下去，那末不久我又会有过去那样的收入。

我感到十分难过的是，我暂时还不得不压榨你，因为我的一身亏空使我把一切能够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我只有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才能弥补收入上的亏损。此外，还有一件事不能对你隐瞒：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了。然而，我的上一封信，除了向你解释我很久没有写信的原因之外，**决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你知道，就连最镇定的人，——而这一切困难并没有使我失去镇定，——有时也要失去耐心，尤其免不了向朋友发泄。

我很希望你寄给我几行“**幽默的**”东西，譬如说，五十行或一百行，谈谈英国人在波斯和广州近郊是怎样显示奥兰多^①式的勇敢的。你会看到，布什尔远征^②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一个用虚假借口派到布什尔当政治特派员的琼斯上尉的谍报工作。明天或许能给你多写一些，因为今天我打算去给你寄小册子。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编者注

② 这次远征是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的开端。——编者注

注意。先政变后选举或者先选举后政变,这毕竟是有区别的。帕麦斯顿、至少他的报纸,无疑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太过分了。例如,你可以看看在没顶的泥塘中挣扎的《晨报》。这自然引起了一些反应。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 年 3 月 31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收到了。

如果方便的话,请寄给我一些《曼彻斯特观察家报》。我现在对布莱特派的声明感到兴趣。只是它的失败才赋予选举以历史意义。只有现在,当帕麦斯顿在议会里拥有决定的多数,而在议会外——反谷物法同盟¹²⁹成立以来第一次——又出现严重的反内阁宣传时,他的处境才变得危险。英国陷入严重的危机,——《泰晤士报》已经指出它看见正在聚集的乌云,——如果现在大陆上重新开始运动,那末约翰牛再也不能象 1848 年那样采取高尚的中立立场了。帕姆的胜利是 1848 年 6 月开始的种种事件的最高峰。曼彻斯特的消息,通过帕姆无耻的书面和口头的解释,在比较有文化素养的伦敦公众中引起了震惊。此间人士一致的看法是:曼彻斯特丢了脸,而且丢尽了脸。如果《笨拙》没有被帕姆收买的话(它的主编**泰勒**被安置在卫生部,薪俸一千英镑),波特尔、特纳和加内特

无论如何下星期三一定会在那里出现。关于这些家伙和他们的行止,请来信告诉我一些详情。

德朗克先生写信告诉弗莱里格拉特,他“要同他的犹太人决裂并作为独立经理人开业”。

关于班迪亚,即关于他同君士坦丁堡和切尔克西亚的关系,我曾寄给乌尔卡尔特一篇短评^①。

附上从《雷诺新闻》剪下的关于《晨报》编辑格兰特先生的剪报。句句真实。

另附上德纳的信。请寄还给我。他在列举已刊登的文章时只提到最近的几篇^②,而且其中个别文章是在它们寄到纽约五六个星期后,当他看到形势有了变化的时候才发表的。他提出的付稿酬的办法充分证明,我没有看错这位先生的意图。他对文章篇幅的意见很合我的心意。我可以写得更少了。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他现在竟然一连好几个月拨出两三栏刊登最庸俗的伦敦流言。

普鲁士也发生一场小小的议会危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¹³⁰这个原理看来在那里又被证实了。

瑞士人大概将会同意驱逐所有的流亡者。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是否注意到上周突然被揭发的澳大利亚农业公司、伦敦银行、东方银行和北欧轮船公司(佩托先生是这个公司的理事会的成员)的骗局!

^① 卡·马克思《切尔克西亚的叛徒》。——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英国一波斯战争》、《奥地利的海外贸易》。——编者注

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3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上想必你已收到五英镑银行券 K/S 84562。你切不要为“压榨”我而焦虑；如果你不预先告诉我索维林^①的武装干涉的必要性，我倒是要见怪的。我要看一看4月份钱的情况怎样：我想下半月无论如何总可以再凑一些。

《论坛报》提出的办法十分狡猾，既然这些家伙几乎肯定每周只会刊登一篇文章，要是我的话，就只有在象目前的选举等这样的大事件时期才每周寄两篇去。时局的发展对你毕竟是有利的，大概美国佬先生们到夏天和秋天就不必抱怨欧洲政治的沉闷，而那时他们自己的诡计就得越来越收敛起来。

我几乎根本没有注意在波斯和中国的军事冒险^②，而且详细的报道也很少。关于琼斯上尉，我一无所知。现在要收集这些材料，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接到最近在波斯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骑兵攻击的详细消息时，我要看看是否能写点什么。

小册子收到了。要是能得到你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旧文章就好了，因为那里的材料最多。华盛顿·威尔克斯和“帕麦斯顿

① 索维林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等值。——编者注

② 指1856—1857年的英国—波斯战争和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注

首相”只有一般的东西，而契泽姆·安斯提的演说，虽然很有价值，——特别是由于《公文集》¹³¹涉及的个人历史，同时有些地方从内容上来说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很不系统。唯一令人信服的是你的两篇塔克尔评论，特别是安吉阿尔-斯凯莱西。¹²⁶如果你能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那更好。我已经采取措施，使这一切现在保存得更好。

八千个庸人投了曼彻斯特的头号大胖子（波特尔）的票，理由是：他根本没有脑子，但是有一个大屁股。他们现在已经为自己的胜利感到羞愧。尽管这样，选举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曼彻斯特”派¹³²开始审查六年来的所做所为并意识到自己的过失。我想，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经常听到和平派¹³³的饶舌，可是，布莱特（如果他再次积蓄了力量）和其他几个人必定会主张扩大选举改革，恐怕琼斯不久就会接到这些资产者提出的某些建议。帕姆最称心的事情无疑是他战胜了布莱特、基卜生、科布顿、迈奥尔、福克斯（奥尔丹）；我甚至认为，这个家伙将得到六十人到一百人的有效的多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将有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彻头彻尾的帕麦斯顿。

我在《晨邮报》上找到《北方报》的一段话，但是它只是吹捧他的天才。他被捧为真正英国大臣¹²³那几段，我没有找到。

这里的帕麦斯顿分子和资产者曾向鲍勃·娄表示，如果他在这里遭到失败，可以给他二千英镑开支他在另一处偏僻地方的竞选费用。这头蠢驴拒绝了，他以为在基台尔明斯特一定能通得过，但是在那里落选了。而在曼彻斯特他永远也不能再露面，——他做得非常卑鄙：他先迫使庸人们为了他而败坏自己的名声，然后把他们抛在一边，同时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曼彻斯特如

果不选布莱特，那就是耻辱！！

庸人们这一次严重地分化了。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和庸人的相当大多数反对布莱特和基卜生。战栗教徒和天主教徒象一个人一样都投布莱特的票，希腊人也同样；入了籍的德国人反对他。一个反布莱特的醉汉叫喊道：“我们不需要对内政策，我们需要对外政策”。这大概就是这里的选举的全部意义：一切改革问题和一切阶级事件都见鬼去吧；我们庸人占了选民的多数，这就够了；反贵族等等的叫喊是无聊的，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显著的结果；不管怎样，我们很爱勋爵；贸易自由和我们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有了；我们好过极了，特别是在帕姆减少了战时所得税以后；因此，让我们大家走上人人平等的道路吧，我们将要做真正英国大臣帕姆领导下的英国人、约翰牛。目前大多数庸人都是这样的情绪。

在这里，整个这一事件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反谷物法同盟被埋葬。斯密斯·罗宾逊（名誉书记）和乔治·威尔逊“这个受人敬重的久居其位者”被赶出纽奥尔大厦¹³⁴，而伟大的自由党在寻求新的组织。乔治·威尔逊在丧失他的小职位和地位，而他曾经依靠它们当上了年俸一千英镑的郎卡郡和约克郡铁路主席，这个小职位很快就保不住了；于是，威尔逊可以象保护关税时期那样再去生产淀粉。但是，这个曼彻斯特庸人——甚至布莱特派的——将放心地松一口气：这个老梦魔——同盟终于消失了！

顺便提一下，我觉得，契·安斯提的小册子只包括帕姆的答复的一小部分，——辩论曾进行了四天，——能否弄到其余部分？能否寄给我一份新乌尔卡尔特派小报（《自由新闻》或者在你那里所叫的名称¹³⁵）？上面有你的什么文章？

注意。如果有其他有关帕姆的事情的有用东西，请将它们的名称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在这里找到。

衷心地预祝你的添丁之喜。小姑娘们在干什么？她们想必已经长大了；我十分高兴的是在圣灵降临节将看到她们。代我向她们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4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波特尔是一个高得可怕、胖得出奇的家伙，大约四十六岁，棕发红脸；当过三次曼彻斯特市长，很爱逗趣，没有头脑，但是肚子和屁股很大；曾为了欢迎女王驾到而在此地市参议会规定穿长袍，因此被封为爵士¹³⁶；终生是一个大色鬼（至今还是光棍），跟鼎鼎大名的切斯特小姐（又叫波利·伊文思）特别亲密，他曾两次为她的香巢购置家具，并且据说，当她因堕胎被利物浦陪审法庭传讯并被宣布无罪时，他曾拿出五十英镑为她付了诉讼费。这个人很受乡绅们的喜爱，他之所以有名声是因为他的父亲托马斯·波特尔爵士曾是此地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并把米尔纳·基卜生介绍到此地来。他自己在妓女、马车夫、小酒店主、无赖少年当中，总之，在下流居民当中是很出名的。当他担任市长时，警察不过问妓女。他的观点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

詹·阿·特纳是一个体面的庸人。他还记得他曾一度破产，他作为贸易协会(更自由主义的商会的竞争者)主席给他的小集团带来某些好处。在某些商业问题上，他在下院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是(温和的)托利党人，很富有。他的大儿子杰克·特纳通常被叫做胖小子，是个酒鬼和打弹子的好手。他的二儿子是个骄傲的傻瓜，喜欢猎狐，自认为精通骑术，相貌很丑，留着棕色的小胡子。他娶了芭蕾舞女演员安妮·佩恩，曾使全家人都焦急不安。¹³⁷

你的 弗·恩·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4月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回信这样迟，请你原谅。我妻子的病最近两个星期比前几个月还要厉害，家中非常不安。请把德纳的信寄还给我。

我将通过包裹邮寄公司寄给你一小瓶眼药。科内利乌斯在巴黎害过眼病，从那里给我带来这样一瓶药。我自己由于紧张的夜间工作眼睛发炎好多星期。这种药水几天就把我的眼病治好了，对你的眼病也会有效。你只须在睡觉前后往病眼上滴上几滴就行了。

康拉德·施拉姆因肺病在费拉得尔菲亚去世。听说，纽约的《新时代报》在报道他的死讯的同时还登了一篇类似悼词的文章，

不过我还没有看到。¹³⁸

交易所情况好转的表面现象又在消失。利率又在提高，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和法国的无期公债又在下跌，而被揭露的股份公司的商业骗局在伦敦和巴黎层出不穷。幸而，在巴黎连政府也被直接牵连进去了。想必你已看到贝列拉和费兰之间的丑事？若不是我认为《曼彻斯特卫报》的女通讯员会注意到这一切，早就把这个消息抄给你了。我现在有时看看帝国的唯一**真正的**报纸巴黎《费加罗报》。它把表面的一套虚礼都丢开了。

我不记得是否提醒过你注意两个反对帕姆的新证据。第一，赫伯特在**南威尔特郡**向他的选民们说：他曾经下令炮击敖德萨，但是在他辞职后，帕姆亲自发布了保全该城的命令。第二，罗素向西蒂区选民们说：帕麦斯顿给了他一份关于在维也纳会议上采取什么态度的书面训令，而克拉伦登不让他公布它，由于执行这个训令，小约翰^①彻底垮了台。对老帕姆来说，令人注意的是，他经常在自己的报纸上抓住赫伯特在敖德萨的背叛（供一般人阅读的帕姆机关报——《晨报》第一次指出赫伯特和沃龙佐夫是亲戚）和罗素在维也纳的背叛大做文章。

我将再给你找一些反帕麦斯顿的材料。帕姆反对安斯提的演说（一本很厚的小册子），如果皮佩尔没有拿走的话，一定在我这里。在较大的著作中有**帕里什**的《希腊君主国外交史》和**乌尔卡尔特**的《中亚细亚》。为了补充前一本著作，还必须看看**提尔施**和**毛伦布勒歇尔**关于这个题目的叙述，他们的著作是在 1836 年(?)出版的(我看过已经很久了)。¹³⁹ 在所有的蓝皮书中，给我印象最深

① 约翰·罗素。——编者注

的是关于第二次叙利亚—土耳其战争的那一部¹⁴⁰。

我在《自由新闻》上发表的只有五章⁶⁰。李卜克内西等人已把它们带走。但是我可以给你找到。我在最后一章中逐字逐句地利用了关于彼得一世的那些文章中的一篇¹⁴¹。现在我只写完了引言。但是，这些先生起初拖了好几个月；后来他们开始发表得较快一些。现在，第一次支付的日期已经到了，我催他们也白费力气。如果他们在这方面不能比以往有所改进，那就只好跟他们一刀两断。他们跟我签订过新的合同。但是，如果他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不遵守这个合同，它还有什么用处。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鲁普斯。请你告诉他，我在格林¹⁴²那里找到对花露水工厂主的名字法里纳的來源的科学解释，即来源于梵文 *vâri* [水]，所有格为 *vârinâs*。

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4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请**马上**来信告诉我，我应当怎样回答附上的德纳的信¹⁴³。回信必须随星期五的邮班发出。

遵从基督教的戒律：“如果你的牙使你难受，就将它拔掉”，我

终于得到了安宁；同时我发现，这个该死的牙是几个月来折磨我的一切其他疾病的根本原因。你正确地找到了我们的住所。埃德加尔^①先生的书不叫《英国的印象》，而叫《英国的自由》。听说，这本书的四分之一是谈摩门教的。整个这本书自以为提供了民族性格的人相学，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民族性格的生理学。我根本没有读过它。过几天再写信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4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百科全书的事情，对我来说，正是时候，对你来说，大概也是如此。终于有了弥补亏空的希望，而我也有了晚间定时进行工作的希望。安闲几乎把我毁掉；自从不必再给《论坛报》写稿以后，我过于放纵自己，而在这里有的是这种机会。至于军事题目，德纳应当马上答复下列问题。

（1）全书大约将出版多少卷，他打算在第一卷或第一卷和第二卷里包括哪些字母。

（2）军事条目是否主要限于解释专门术语（如“炮兵”，“野

^①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营”、“纵队”),并作些历史的说明和简要地介绍军事科学的某些科目,例如《炮兵》一条是否可以包括如下内容:1.定义,2.历史和现状,3.现代炮兵学的各个科目(射击,炮手,系驾,野战中的使用和围攻要塞时的使用等等)的简要说明。

(3)或者《百科全书》中还应当有军事历史条目,例如在《奥斯特利茨》、《阿尔贝雷》¹⁴⁴等标题下写一些关于会战本身的简要叙述,在《亚历山大》、《凯撒》、《卡诺》等等标题下写一些指出每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的军事传记。

其次,请**马上**写信给施特芬,让他告诉我们一本详尽而又简明的军事知识辞典的名称或作者。这本辞典最好是条目最多而又最简短,因为,我需要它只是为了马上了解我应当写哪些条目和手头能有一本最完善的字母索引。只要弄到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开始写«A»和«B»两个字母,也许,在这以前便可动手,因为我光根据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就可以拟定许多条目,而有些条目,没有它也可以拟定。

稿酬即使每一大页给两美元,也很合算;许多条目只要抄一抄或翻译一下就行了,较大的条目也不用花费很大的力气。我马上就翻阅几本英文百科全书,看看有**哪些**军事条目,然后再重点翻阅一下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它毕竟是一部较好的最完善的基础参考书,看来,德纳也把它看作范本。

如果能弄到一些语文学的条目,例如,德意志方言、中世纪高地德意志语文学、古代高地德意志语文学等等(以及罗曼语方言,特别是普罗凡斯方言),那也不错。斯拉夫语言可能已经由雅科布女士或古罗夫斯基先生承担了,而且前者对斯拉夫语言比我懂得更多些。

你承担哪些条目呢？德国哲学是无论如何要承担的吧？还有现代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活动家的传记？某些金融问题？宪章运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拿破仑法典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确，不带“任何党派倾向”地写这些题目，要比写勇敢的军事家困难一些。在这一方面人们自然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的。

能弄到多少条目，就承担多少，然后逐渐组织一个机构。皮佩尔先生也可以干一些，——传记部分，他完全能够胜任，——并且同时给他的天才的脑袋装进一些健全的枯燥真理。或许，鲁普斯也会同意写点古代古典方面的东西，看一看吧！

虽然这工作不会很有趣（至少大部分是这样），但是这仍然使我感到无限的快慰，因为这对你将是巨大的帮助。老实说，我这一次对《论坛报》事情的结局如何非常不安，特别是当德纳试图减你一半收入的时候；现在情况又会好起来，即使付钱的日期并不很近，但是这毕竟是一件牢靠的事情，并且始终可以安安稳稳地预先写好几个字母的条目；钱到时候就来了。

关于《普特南》，你从奥姆斯特德那里听到什么消息吗？我很想弄回关于巴赞库尔的文章⁸⁷；在这里，通过阿克顿的帮助，我也许可以用它写点东西。此外，我也许还能够给《普特南》写些东西：军事学术的进步、炮的改进、小武器、军舰进攻要塞等等——这一切我都能写，但是那些家伙也**必须**答应一定**发表它们**。德纳一定会把一切安排得使你不致单单依靠《论坛报》；此外，你应当等《普特南》编辑**自己来信**；这更好。

还要让德纳说明，条目的篇幅大体上应当比例如**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条目大还是小；整个百科全书的篇幅估计比布罗克豪

斯百科全书大还是小。这样才知道怎么办。同时还要让他说明，**什么时候**付稿酬，全部工作预计在什么时候完成。要知道这一切才好。

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一定会向他提议让他把整个百科全书完全包给我们，我们能够胜任。无论如何，凡是你能弄到手的，都要包下来：如果每一卷我们弄到一百至二百页，这并不算太多；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黄金，我们提供“成色足的”知识是很容易的。

就写到这里，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并请尽快把你的情况告诉我。

你的 弗·恩格斯

十分感谢你寄来眼药。我还有些为眼病所苦，但是，我想这是由于近来波尔图酒比往常喝得多的缘故，——得戒掉啦！

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4月2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

明天我立即写信给德纳。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多么应时。这也使我妻子感到宽慰，这在她目前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就给施特芬写信（这家伙没有通知我就搬了家，不过仍

住在布莱顿)。皮佩尔——你会记得我曾在以前的一封信里^①提到过——从圣诞节起在博格诺尔当了教师，当然，我不会去动他。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庸俗、懒惰、无用，而且越来越会花钱。他现在在牧师那儿工作，在牧师的管教下，他是会改正的。而且这个家伙离开我的时候，正当我妻子有病，他认为我不能缺少他，看来并不反对以较优厚的条件劝他留下。我根本没有那样做，相反地，只是对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位表示满意。事实表明，“缺少不了”他仅仅是他个人的幻想。我妻子执行秘书的职务，没有了这位高贵青年的一切烦扰。给女孩子们授课他也完全不行。因此，这次变动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这个家伙会——我确信这一点——重新成为有用的人，那是因为他认识到我**不需要**他这一点对他起了很大作用。

因此，根本谈不上在伦敦这里建立一个机构。这里没有合适的人。可能，——过几天我就会知道，——德纳已直接向弗莱里格拉特约稿。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对自己的职位又不满意了，然而，他在那里能十分稳当地拿三百英镑，而且几乎不做什么事。使他烦恼的，一方面是股东们向他发泄不满的那种牢骚和怨言，另一方面自然是他的地位不明而责任重大，给他的却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自主。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解释他的情绪的。而实际上，我在这后面隐藏着他对一切责任的厌恶。象在胡德公司工作时一样，有个职员的位置，而又能摆脱责任，这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他的理想。其次，他的诗人的荣誉与汇率之间的冲突也使他苦恼。从他偶然的流露中我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动产信用公司的人暗中都惶惶不

^① 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

安。一个伦敦交易所的老手肯定地对他说，在他四十年的经历中，还没有看到过象现在这样的慢性危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空闲，但什么时候总要详细研究一下汇率与贵金属储备量之间的关系。货币本身在决定利率和金融市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惊人的，是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规律完全矛盾的。刚出版的图克写的两卷《价格史》是很重要的著作。可惜，这个老头子因为要把自己的观点与“通货原理”派¹¹⁴的观点直接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全部研究变得完全片面了。

我已在两星期前写信给德纳，要他退还你的巴赞库尔。

乌尔卡尔特派预付给我十英镑，——我应当给他们开一张详细账单，——这笔钱来得正好，因为刚够我付清面包商和肉商的欠款。女孩子们长得很快，她们的教育费用也更贵了。她们现在上女子中学，由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图画教师个别授课。现在我还得给她们找个音乐教师。她们学得非常快。最小的女孩子——小宝宝——特别机灵，她硬说她有两个脑袋。

就我这方面来说，最乐意给德纳写的是《李嘉图》、《西斯蒙第》等这类条目。这些东西无论如何可以写得象美国佬所要求的那样客观。用英语写德国哲学很难。不过我将向德纳提出各种各样的题目，让他选择。

我不断请医生为我的妻子治病已有六个月。她确实是非常虚弱了。

就便告诉你，弗罗恩德医生因负债三千英镑，而资产仅二百英镑，已由破产法庭宣布破产。

布莱特和科布顿他们那一派无疑将恢复元气，因为孚赫当了他们伦敦《晨星报》国外栏的编辑。我现在不得不同这个家伙谈

话，因为我免不了在埃德加尔·鲍威尔那里偶然碰见他。这家伙自命为世界上的头号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对自己已失去信心。他觉得不是他，而是我将征服普鲁士”。孚赫还是个奇怪的自由贸易派，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中等阶级。他说，统治普鲁士，而且应该统治普鲁士的是“军官和大学生”。“不论哪次英国的集会，我一讲话，就能把它搞垮”。“我创造了历史。科布顿关于广州的提案¹⁴⁵就是我起草的”。这就是他谈话中的一些精华。这个人论撒谎真是个冈豪森，论吹牛真是个毕斯托准尉。每隔半年听他吹一次倒是令人开心的。

在海得尔堡附近某地出版了一部《罗马史》¹⁴⁶，据说有许多新内容，不知你或者鲁普斯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金狮”的主人现在干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5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五英镑收到了。

附上拉萨尔的信，给鲁普斯看了以后，请于下星期初寄还给我。我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家伙？要不要回信？这个家伙拚命追求

荣誉，无缘无故写了七十五印张论述希腊哲学^①，他这种可笑的虚荣心会使你发笑。

我已象你建议的那样，写信把一切告诉了德纳。你的巴赞库尔我早些时候就已催他退还^②。你要的那种书，施特芬不知道；他自己好象在把吕斯托夫的《凯撒的军事制度》译成英文。

皮佩尔准备再干他从前的蠢事。他给我写了一封“天才的”信。不是他对新工作的兴趣，而是他的新工作及其上司对他的兴趣，看来已经象往常一样消失。他想以“信使”的身分去瑞士，或者在仲夏脱离他的上司，口袋里装上二十英镑再来伦敦摆威风。再去信时，我将对这个天才泼泼冷水。这个青年要再变得“有点出息”，就必须在牧师的鞭子底下多呆些时候。

动产信用公司的最近一次报告你看过没有？发表在《泰晤士报》上。它揭示了衰落的迹象。

帕姆当改革家！他会给这些家伙彻底进行改革的！

如有可能，下星期给我写一点关于波斯或中国的军事方面的东西。我妻子的病愈来愈成为一场灾祸，秘书的工作她愈难胜任了。

关于牙痛，我劝你采取我经过一年半的考虑后所采用的办法。把那个坏东西除掉。我也总是认为我的牙痛是风湿性的。最后，犯罪构成毕竟找到了。你什么时候来这里？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26页。——编者注

春天，孩子们老闹病。这一次从最小的孩子和劳拉开始。现在轮到小燕妮了。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5月1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最亲爱的摩尔：

这里附还拉萨尔的信。完全是个庸俗的犹太人。他拼凑写成的不会是什么好作品，就是这篇他认为“将激动人心”并这样保密的东西，也会是这样^①。

对这个家伙没有什么可指望的，这我们当然知道，不过难于找出充分的理由来直接同他决裂，尤其是因为再也没有听到关于杜塞尔多夫工人的消息。根据这封信来判断，他似乎已完全离开了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离开了他，因为他一点也说不出德国工人的确切情况。可是他是否将再拿你的信在他们中间去吹嘘，这是另一个问题。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就给他写信——这显然是避免不了的，——不过要直截了当地问他，莱茵，特别是杜塞尔多夫工人运动的情况究竟怎样；而信要写得使他不能拿出去宣扬，并迫使他不得不要么多少坦率地说明自己的看法，要么同你断绝通信关系。这封信把鲁普斯乐坏了，但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中断了。不过，我还要问问他，他怎么会把你的信交到警察

^① 指斐·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手里。

关于波斯完全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而报道更其厉害。上次邮件寄到以后，关于中国倒有点东西可以写，而且现在也还可以写，不过上次邮件到**现在**已过了十天，要写就太晚了。因此我等下次邮件一到就马上着手写，文章不是在星期五就是在下星期二寄到。你尽可能照此安排你的计划；我想邮件将在这个周末到达。

孩子们好吗？希望小燕妮又是好样的！

衷心问候她们和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5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从附上的文章^①，你当然又会看出它是在困难中写出来的。每当我给《论坛报》写文章的时候，潜伏在我身体内的全部毒液就好象故意涌现出来似的。这一次，我呆在家里用亚麻籽粥剂治左脸上的恶性脓肿；我被规定吃低脂食物，不喝啤酒，但幸好还准我喝一杯葡萄酒。据说，我大概是吃了过多的煎牛肉；无论如何我为我这张脸已不断地忙了四个星期：最初是牙痛，后来一个脸颊发

① 弗·恩格斯《波斯和中国》。——编者注

肿，后来又是牙痛，现在终于凸出了一个疖子，小黑克舍尔这样叫这个东西。此外，我还必须喝矿泉水，并在早晨七点出外散步——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现在，这里的人都成了艺术的爱好者，大谈展览会的图画。这件事至少在财政上多少是失败的。不过那里有很出色的画，但一二流画家的作品大部分只是次品。提香画的阿里欧斯托的优美的画像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现代德国和法国画派的作品很差，几乎完全没有展出。全部展览品中四分之三是英国的劣品。展出的西班牙人和佛来米人的作品最好，其次是意大利人的作品。如有可能，你还是应该同夫人在今年夏天什么时候来看看这个展览。在这方面不适于给《论坛报》写什么，而且我不知从何写起，而一般的闲扯，《论坛报》可在各报上找到。

鲁普斯搬了家，这我似乎已告诉过你，他又在同女房东作斗争。最倒霉的是，他迁居后一星期，新的女房东就分娩了。而邻居的一个小伙子不仅小提琴拉得很糟，而且法国号也吹得极不入调。这样，教育学的研究就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老头子到恰茨沃思去比平常更频繁了。

两三星期后，在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或后一个星期，我来伦敦。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 年 5 月 22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为了使你宽心，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原来的并且我想是遗传的肝病复发，已经有三个星期，并且直到今天我都泡在药水和丸药里头。我以最大的努力才能供应“市场”（我是指《论坛报》），其实我已完全不能工作。为了使时间不完全虚度过去，而又没有更适合的事做，我就学习丹麦语，而且打开了一个特大的痔疮：厄斯特德（前任大臣）的《我的一生和我的时代》。打开牡蛎还比这愉快得多。不过根据医生的许诺，我有希望在下星期重新成为人。目前我还黄得象个槁木，甚至更为可怕。

至于你的痛苦，我深信都是与病牙有关，病牙必须拔掉，归根结底它是你一切不良症状的根源。黑克舍尔自然会否定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来这里（对此我将非常高兴），与我同去真正高明的牙医那里作一次检查，决没有坏处。我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两年前我也受过完全相同的痛苦，而且弗罗恩德医生也说我吃肉过多；最后，在几个月以前，由于我坚决去看了牙医，找到了作怪的根源。自然，我也认为你的病痛主要的问题是周期性的牙痛。

我的妻子预计在本月底分娩，这一次客观情况是不利的。在

最好的情况下要过三个星期我才能以《论坛报》名义开期票，因为现在要等很久才能凑够一个开期票的数目。我曾在这里试图暂且以自己的名义开期票，但是完全失败了。直接的家务开支的债务我可以搁一搁，但是捐税拖欠的时间是有限的，此外，由于上述的情况，必须做一些准备，而这需要立即付钱。

你大概已经从报上知道，动产信用公司的第二个董事（第一个董事是普拉斯），即银行家图尔内桑因负债约三千至四千万法郎而垮台了。从这个出色的机关的最近一个报告书（4 月最后一天发表的 4 月 28 日的报告书）¹⁴⁷ 中可以看出，虽然它的纯利润还是达到百分之二十三，但与 1855 年比较，毕竟已降低了将近一半。贝列拉先生解释降低的原因是：（1）1856 年 3 月的《通报》上的命令。波拿巴以此命令禁止动产信用公司从法国当时存在的过度投机中捞取油水；（2）这个表现“最高智慧”的命令仅仅由于考虑不周只涉及了股份公司，从而使动产信用公司受到两合公司最猖狂的竞争；（3）1856 年最后三个月的危机，动产信用公司诚然企图利用这次危机进行某些金融投机勾当，但是在这种“爱国的”活动中，它受到法兰西银行和路特希尔德领导的巴黎银行业主公会狭隘的利己主义的阻挠；（4）波拿巴仍然不准他们按照章程发行他们自己发明的六亿纸币。这批纸币的发行，至今还是前景渺茫。看来，贝列拉在竭力催逼波拿巴。如果后者不贸然批准的话，大概就会拟定出一条中间路线，也就是通过新的法案从上面来使法兰西银行成为动产信用公司的助手。其次，从报告书中可以看出，动产信用公司的业务同它的资本极不相称，并且它向公众借来的资本完全用于鼓励交易所的投机活动。一方面，动产信用公司作为波拿巴的名义上的国家机关，宣称有责任维持国家有价证券、股票、债

券——总之，一切国家交易所证券——的行情，为此，它把向公众借来的货币贷与股份公司和某些证券投机商去经营交易所业务。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私人机关”，主要是利用交易所证券的涨和落进行投机。贝列拉用某种莫泽斯·赫斯能够称为“社会哲学”的东西¹⁴⁸去调和这种矛盾。

你的关于中国和波斯的文章^①我只是在某些地方删去了一点，并修改了一些用语。我全都同意，只是不认为驻在波斯的军队会这样快开往中国。条约上明确规定，波斯人不撤出赫拉特，他们就不撤出波斯。帕姆不会赐与他们有碍健康的季节。印度总督坎宁请求辞职，同时英国的将军和海军上将^②自杀，意味着帕姆在这方面又发了极其“莫名其妙的”指令。同时——正如**维也纳**报纸所报道的——主要目的已达到了。波斯已让与俄国两块领土。

米凯尔来了信。这几天我就把他的信寄给你。希望不久能听到你恢复健康的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波斯和中国》。——编者注

② 斯托克尔和埃瑟里季。——编者注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早晨收到德纳的信,现在附上。我不懂,这个美国佬在5月底才委托我们,他怎么能期望在7月初就在纽约接到为第一卷^①写好的条目。

请再考虑一下:除军事条目以外,还可提供哪些条目。哲学的东西稿酬的确过低,而且用英文写也很难。你可知道有没有什么关于著名实业家传记的德文或法文书?

我也同样不懂,怎么可能用一页篇幅来按黑格尔的观点“透彻地”阐明美学。

鲁普斯乐意承担点什么吗?

还附上米凯尔的一封信。的确,我不理解他的理论,他的理论不是以“生产过剩”而是以“缺乏生产上的支付手段”为出发点的,这也就是说,最可怜的通货学派¹¹⁴的最浅薄的谬论在德国已得到公民权。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5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德纳竟决定用一页篇幅来写《美学》，一定是发疯了。这个家伙对军事也一窍不通。附上我只是按照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和凭记忆拟就的条目单。但是由于我还要先把它与一部**英文**的军事辞典对照一下，这个单子不可能是最后确定的；谁能背出英文里«A»字母开头的所有技术术语来呢。顺便说说，有一个很蹩脚的多产文人（约·海·斯托克奎勒）编了这样一部辞典¹⁴⁹。你能否打听到它的价格、篇幅等情况？

更妙的是，他要求条目——写得详尽而又简短！——于7月1日以前寄到纽约。又是一点不假的美国佬。无论如何，这表明注重外表多于实际内容；两块美元一页的稿酬也说明了这点。

请给德纳寄去这里附上的条目单（**初步的**），并告诉他，既然是这样的报酬，不能不加考虑就干，他应该说明需要哪些条目。（正是那些最容易写的拼拼凑凑的条目才适合他提出的报酬）。«A»字母的**技术术语**的第二个条目单将随后在最近寄去。这个一办妥，看来就应该给他寄«D»、«E»或«G»字母的条目单，以便以后可以预先准备材料。

关于艾雷（将军）早期的履历我一无所知。请查看一下《军队指挥官名册》，这样，至少可以得到一个轮廓。

关于《西班牙舰队》我也一无所知，但这可以找到材料，关于《艾阿库裘》也是如此。

我还不能脱身，明天来不了，——打算星期六动身¹⁵⁰。能否从卡姆登车站(在那里交票)乘马车径直到你的住处？有多远？

米凯尔的信我将带来；我因生病，整整一星期没有见到鲁普斯。

余容面谈。你知道，我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

你的 弗·恩·

阿本斯堡〔Abensberg〕(1809 年的会战)	1/4 页
阿布基尔〔Abukir〕同上	1/4 页
车轴〔Axle〕(炮兵学)	1/8 页
阿克〔Acre〕(圣让得阿克 ^① ——围攻)	1/4—1/2 页
阿克提翁〔Actium〕(会战)	1/8—1/4 页
副官〔Adjutant〕	1/4—1/2 页
阿富汗〔Afghanistan〕(英国的入侵)	2 页
阿兰群岛〔Aland Isles〕见博马尔松德	
阿耳布埃拉〔Albuera〕(会战)	1/4 页
阿耳登霍文〔Aldenhoven〕1797 年的会战	1/4 页
亚历山大里亚〔Alessandria〕(要塞和几次围攻)	1/4 页
阿尔及利亚〔Algeria〕(法国的侵占和英国的轰击)	2—3 页
阿耳梅达〔Almeida〕(西班牙战争时期的围攻)	1/4 页
小炮〔Amulette〕(炮兵)	1/10 页
安格耳西〔Anglesey〕(侯爵)	1/2 页
攻击〔Attack〕(在会战和围攻中)	1/2 页
安特卫普〔Antwerp〕(要塞和几次围攻)	1 页
接近壕〔Approaches〕	满 1/2 页

(1) 阿卡。——编者注

阿尔贝雷 ^① 〔Arbela〕(会战)	1/4 页
明火枪〔Arquebusie〕	1/8 页
阿斯佩恩和埃斯林〔Aspern and Essling〕(1809 年 的会战)	3/4 页
奥热罗〔Augereau〕(元帅)	1/2 页
前卫〔Advanced guard〕.....	1/2 页

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 年 6 月 12 日]星期五晨[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真是注定了要再用热敷剂四天,而不能来你那里。我的脸又坏得厉害,病又回复到最初的情况。但这次我要彻底治愈。我去曼彻斯特的事自然因此就会无限期拖延下去。

如果病情迅速好转,那末也许星期一我就又可以出门。

如果在这期间你有什么新情况,请给我写两行,——反正你知道我的地址:坎柏威尔格罗夫小山 7 号¹⁵¹。

你不难想象到,这个病使我相当厌烦了,但有什么办法呢?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埃尔比勒。——编者注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 敦〕

1857年6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是在哭还是在笑，

是在睡觉还是醒着？

我们在这里为你非常焦急。你的健康情况如何，请来信。我希望已不再给你用热敷剂——这是一种**完全过时的**而且差不多是**被否定的**疗法。如果你仅用内服药，——这是合理的、现代的疗法，——那末我看不出，你为什么那样严格地闭门不出。

我的妻子非常痛苦，但她过早发出警报，现在还没有任何结果。

祝好。

你的 卡·马·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信中你可以看出，德纳希望最近就能收到稿件。¹⁵²

我应该怎样给他回信?我不能推说有病,因为我在继续给《论坛报》寄文章。事情非常复杂。

我的妻子还是保持原状。而且咳嗽很厉害,家务也很重。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施特芬昨天来过这里。

你的 卡·马·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 年]7 月 3 日星期五于 [伦敦]
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 格拉弗
顿坊 9 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明天再写信。今天只是告诉你,银行券的后半截到今晚还没有寄到。好些时候以来,恶运老是跟随着我,在这种倒霉的情况下,它大概也可能遗失。威廉斯那里我不能去,因为妻子的情况——大致从你离开以后起——不允许我离开她。

你的 卡·马·

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3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又写几句是为了推翻前一个便条。№ II 是正六点到的。过去从来没有一封信到得这么晚,所以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灾祸,我就写了便条。

祝好。

你的 卡·马·

6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6日于 [伦敦] 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威廉斯那里没有吕斯托夫的书^①。至于施特芬,他多疑,我不想写信给他提这件事,因为他自己正在把这本书译成英文。我看,关于古代世界你可以只作一些最一般的叙述,并且就在条目^②中

① 威·吕斯托夫《凯·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编者注

② 指恩格斯准备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条目《军队》。——编者注

直接说明，这些问题将在《希腊军队》和《罗马军队》中阐明。这样将赢得时间。而到那时不仅可以找到吕斯托夫的书，而且我还可以给你寄来大量其他详细资料，因为我经过长期的搜寻，在博物馆里找到了有关古代军事史的一套完备的资料。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快。你知道，我已照你的建议又给德纳寄去了第二个条目单；我将用什么理由对这个人解释呢？我不能推说有病，因为这样我就应该完全停止给《论坛报》寄通讯，而使我的本来就很微薄的收入全部化为乌有。德纳在不得已的时候可能请那位已经给他提供了一部分军事条目的先生帮忙。这样，我就会被排挤掉。为了避免这一着，我必须于星期五去信，困难的是我不知该写些什么。

你知道，对我来说，再没有比在你病中来逼你更糟糕的了；你离开这里时，我的确没有想到，你在这样的健康状况下马上又去办事处工作，而且还这样认真。

我本人的情况是：一切全决定于我能否在本星期内说服小班贝尔格尔给我自己名下的期票办理贴现。季度末已经到了，无论上帝还是魔鬼都已经开始猛攻了。

弗莱里格拉特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动产信用公司处于恐慌中，尽管丰收在望，但巴黎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连续下跌，引起了金融家的真正恐慌。

印度事件¹⁵³十分可喜。马志尼的暴动¹⁵⁴完全是按照旧的官方形式进行的。如果这头蠢驴至少不把热那亚牵扯进去，那该多好。祝好。

你的 卡·马·

有一部廉价的坎伯尔著的《军事学辞典》¹⁵⁵。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 年 7 月 8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妻子终于分娩了，可是孩子没有生存能力，当即死去了。这事本身并不算不幸。但是一方面，与这事直接关连的情况在我的幻觉里产生了可怕的印象；另一方面，招致这个后果的情况使我回忆起来极为痛苦。这在信中不能详谈。

祝好。请代我问候鲁普斯，并将这消息告诉他。

你的 卡·马·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短信今天早晨才由办事处送交给我。这里平日送信的店员发觉把信件在早晨而不是在头天晚上交给我对他较为方便。你来信的内容不管怎样神秘，但仍然使我非常震惊，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写，一定是心情非常沉重。对孩子的死你是能节哀忍痛的，可

是你夫人就未必能这样。她的健康怎样，你没有提到；由此我想情况是好的，不过还是应当让我**确切**知道，不然我对这点也不能完全放心；你的神秘的暗示在这方面留有各种猜测的余地。只要她的情况好，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终究还是不错的。

给德纳的稿件，今天我可以答应你在星期五**一定有**，即《阿尔马〔Alma〕》、《阿本斯堡〔Abensberg〕》、《副官〔Adjutant〕》、《弹药〔Ammunition〕》以及这一类的小条目，包括直到 Ap 和 Aq 的几乎全部«A»字头的单词（《阿尔及利亚〔Algeria〕》和《阿富汗〔Afghanistan〕》除外）。所有这方面的材料我都已收集，而且在我重新开始利用新鲜空气以后，我的病突然好转，大概就会痊愈，所以我一定能顺利工作。这转变是**昨天晚上**开始的，因为规定我要在城郊空气新鲜的地方散步，所以在星期四以前，我还不会上办事处。我一写完这头一批条目，便着手写《军队》（近代的——1300年至1850年）和《炮兵》；《军队》这一条目的开头部分我以后写，而你这时就应准备好«B»字头的条目单。《炮兵》可于下星期五寄上；《军队》也许同时寄上，一些小条目可能于明天给你寄出，以便赶上星期二的邮班。

鲁普斯在几天前动身去法国和瑞士。这里的法国副领事是个商人，没有任何留难就发给他一张护照。回来时（大约过三个星期），他也许会去看你。

现在我还不能上办事处，但是只要又能到那里去，就立即再给你寄钱。

代我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并表示我最真挚的同情。向女孩子们问好，并关切她们的健康。

你的 老弗·恩·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当前最重要的事自然是恢复你的健康。德纳那里我设法再拖延一下。你可不必为此操心。下星期我寄给你一些古代军事方面的东西。

我听说，**哈斯廷斯**是对你的病真正有好处的英国**唯一的**天然疗养地。所以上**那儿**去吧，因为你的病毕竟应该认真对待。不管黑克舍尔先生有什么看法，**应用铁剂**作为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措施无论如何是合理的。对此你还应当与第三个医生商量一下。应该认为，这些先生们每人仅仅知道一部分；因此以一个检查另一个是很好的。

我的妻子正在复原。可是她的情况还使我难于离开家。

动产信用公司的进展和波拿巴的整个财政情况表明，革命临近了。

殷切地希望你恢复健康。

你的 卡·马·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可以相信，不管我们如何不幸，我和我妻子（顺便告诉你，她的健康有了显著的进步）对你最近健康情况的消息比我们自己的事更为关切。我对你的病有好转感到非常高兴，可是想到你又要上办事处，而且就在这个星期，真是使人担忧。要知道，从你病的整个过程来看，你应该已经看出，你的身体需要巩固、休息和暂时摆脱办事处的一切杂务。你必须尽快地去海滨。如果在这紧要关头你这样孩子气，——怨我用这个字眼，——再把自己关在办事处里，旧病又会复发，同时你的身体对这病的抵抗力将愈益削弱。旧病复发，最终可能侵入肺部，那时一切救治的尝试都会无效。你一定不会去争取把自己牺牲在欧门—恩格斯办事处祭坛上的光荣吧？一个有你这样病痛的人不能去恢复自己的健康，而不得不忙于工作，只能令人惋惜。而你只要下定决心，就能做到医学所要求的一切。想一想你的病已拖延了多久，已复发过多少次，你就会认识到必须在一段时期内让欧门先生自己去照管自己，而你要借助海滨的空气和比较悠闲的生活来恢复自己的健康。希望你会严肃对待此事，放弃那种从药物到办事处和从办事处到药物的错误的老办法。如果你继续固执，那是不可原谅的。

关于使我懊恼了几天的我妻子分娩时的一些情况，我只能见

面时跟你谈。这些事我是无法写的。

你的条目我已收到¹⁵⁶，非常感谢。

印度起义的问题使我有为点为难。《论坛报》认为我是在军事方面有些素养的人；如果你能给我写几句一般的话，那末用我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我能很容易弄出一篇关于这一方面的可读的文章。德里起义者的状况和英军的运动是此刻必须唯一用一些军事术语的问题。其余都不过是事实的描写。

班贝尔格尔先生骗了我两个星期，约好了见面，但他一次也没有践约过。当然我现在要同这个年轻人断绝一切来往。

琼斯夫人于4月就已去世，琼斯自己看来还较健康。

今天接到伊曼特的来信，他可能得到一个薪金三百英镑的职位。他谈到德朗克，说他同一个女人同居，她已经怀孕了。不过这不是斯密斯小姐。

祝好。

你的 卡·马·

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已将吕斯托夫的书^①寄给你。请尽快归还，因为施特芬此刻正在用它。我是以自用为名向他借的。

^① 威·吕斯托夫《凯·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编者注

附上的笔记¹⁵⁷，也许除了一些引文以外，用处不大。虽然我浏览过《英国百科全书》，但是没有时间好好去读。所以恐怕这些笔记中对你说来未必有什么新的东西。这方面还可利用埃尔希和格鲁伯的《全书》¹⁵⁸、鲍利的《古典古代实用百科全书》(1844—1852年)。这些书正好现在我不能读。可惜我没有早些着手。《英国百科全书》差不多是逐字逐句从德文和法文著作中抄下的，所以，不读专门的著作本身，用它作根据是困难的。

我的妻子正在复原，但仍没有起床，而且情绪很坏，虽然这使我厌烦，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在内心里责怪她。

祝好。

你的 卡·马·

希望你恢复健康。

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7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百科全书》的稿件今天收到了¹⁵⁹。

如有可能，请给我寄一点钱来。星期一评价员²⁰（因捐税问题）和房东的来访正威胁着我。此外，最近两星期因为身无分文，使我无法遵医嘱让我的妻子过得稍微舒适一些，而她身体恢复得十分缓慢（相反地，日益衰弱了）。

这期间我不论拿期票贴现，或依照伦敦极流行的做法到贷款

社¹⁶⁰ 借贷，都毫无结果。借贷的手续必须有两名体面的保人，找这样的保人我完全失败了。

我在《论坛报》还未取用的款子很少，两星期以内我不能，也休想开它名下的期票。如果一方面以前我没有被迫透支过，另一方面我没有因家中忙乱而造成一些工作上的疏漏，那末这笔款子就要多一些。

在你病中用我的不幸来烦扰你，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难堪的了，可是我是这样孤单，没有别的办法。

希望你在海滨早日恢复健康。不要忘记立刻寄来你的地址。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给伊曼特的信已转寄。

7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7月30日（星期三）

于利物浦附近滑铁卢

亲爱的马克思：

我终于在前天晚上来到了这里的海滨¹⁶¹，不过是在默锡的北部，从新布莱顿再过去三英里。可惜，我来此就患重感冒，使腺病顿时恶化，引起剧痛，不得安眠。最坏的是在几天之内我几乎完全不能工作；每天给黑克舍尔写报告以及写一些必须的札记——这就是我能完成的一切。每到晚上我被疼痛和疲倦所困扰，至今还

不能看书。真见鬼，这种糟糕的事正好发生在现在！自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早晨以来，先因为心神不安，现在又因为病，我把全部时间都白白浪费了。我的样子的确可悲，弯腰曲背，一步一拐，软弱无力，例如现在我就又痛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已差人从曼彻斯特给你寄去一筐酒，波尔多酒六瓶，波尔图酒三瓶，赫雷斯酒三瓶，这对你夫人很适用。如果这件事办理得好，应当已经寄到。请告诉我，波尔图酒和赫雷斯酒的封印是什么颜色，以便我能监督我的酒商。赫雷斯酒应当是**黄的**，波尔图酒好象是绿的。波尔多酒有德图涅耳公司的标签，是我不久前邮购的。

一有可能，你就能收到军事稿件。可惜我不知道这里到伦敦的邮件是否能一天到达，这要过几天才能试出来。

希望海滨的空气使我不久就能够很好地进行工作，不然现在的状况真使我无聊到了极点。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五英镑你一定已经收到。

通信处：利物浦附近滑铁卢巴思街斯文伍德先生转交弗·恩·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利物浦附近滑铁卢

1857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我不能给你多写。只是殷切地希望你恢复健康。我对你

的健康感到不安,就象自己病了一样,也许要更甚。

“咳嗽”怎样了?从你的来信看,你至少已不为它所苦了。

象你这种情况我的医生曾见过很多,他说,如果病人的状况不允许去海里洗澡,完全可以用加热的(温热的)海水擦洗全身,并逐渐降低水温。

请告诉我,你是否服用铁剂?铁剂对你这样的病和许多其他的病都肯定是有效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利物浦附近滑铁卢

1857年8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不出所料,海对你起了良好的作用,这使我非常高兴。一当你的情况许可洗海水浴时,收效还会更快。

海本身自然是主要的药。但某些内服药仍然是需要的,一则为了预防疾病,二则为了直接治疗,给血液补充它所缺少的物质。我正在就你的病翻阅最新的法、英、德文献,根据这些文献,我对你在给我的妻子的信¹⁶²中谈到的看法提出下面这些不同的结论,你可以把它们交给任何一个单位的医生或化学家去验证:

1. 鱼肝油要三个月才发生疗效,而铁剂三个星期就能发生疗效。

2. 鱼肝油和铁剂在治疗上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

3. **血液中暂时缺少铁质**，这是你的病的基本特点，即使你的病的一切表面症候都已消失，仍然必须在海水浴外服用铁剂。

4. 鱼肝油中对你起治疗作用的成分是碘，其中的脂肪对你是无关重要的。然而**碘化铁**包含了你所需要的两种成分，你在鱼肝油中得到的是其中的一种。同时你用这种药，可避免服用鱼肝油时对胃的过多负担。

这就是我的论点，希望你认真对待，不致病愈后又复发，可能使你极不愉快。

据我看，德里的情况是，一当严重的雨季来临，英军就不得不撤退。我大胆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¹⁶³因为我曾不得不暂时代你在《论坛报》当军事通讯员。请注意，这里的前提是，目前为止的报告都是确实的。可能我会出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一些辩证法总会有所帮助。我当然是把我的论点说得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加尔各答政府在印度本地不断散布德里陷落的谣言，正如我从印度报纸所看到的，这是用来使马德拉斯管区和孟买管区保持平静的主要手段。附上德里的一张地图供你消磨时间，**但你必须归还我。**

从法兰西银行大多数的报告中已经可以看出，一个波拿巴分子^①已取代阿尔古掌权。他对贴现和银行券的发行是不太在乎。法国的金融崩溃一定会规模巨大，因为各方面都在极其疯狂地促成它。

① 日尔明尼。——编者注

伊曼特在这里很妨碍我的工作。本来，与这些巫师交往的唯一媒介是杯中物。

我和我的妻子殷切地希望你恢复健康。

你的 卡·马·

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8月21日于[利物浦附近]

滑铁卢

亲爱的摩尔：

文章^①你今晨大概已收到了。

你的论点我认为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说铁剂三个星期发生疗效而鱼肝油要三个月，大概不能从字面上来理解。关于三个星期治好，根本不可能是说这样的病，我认为这样说倒更好些：不论用不用铁剂，通常的情况是要治疗三年，而不是三个星期。

说血液缺乏铁质是瘰疬的**基本特点**，这的确使我感到新奇。但是不管所有文献怎样说，有一点是无疑的，即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把一切疾病都归之于血液缺乏铁质的时髦论调，这种论调已经开始产生反作用；对某些**最能准确**确定其基本特点为缺乏铁质的病，如贫血症，近来，有些法国人却断定说这与铁质毫无关系。瘰疬的**基本特点**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很不清楚的。

^① 看来是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编者注

碘也是鱼肝油中起作用的主要成分之一，这是无疑的。但它决不是唯一的主要成分。其他含碘的药物绝对没有这样的效果。此外，这里还有氯和溴，对病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效力，而胆汁成分和挥发性脂肪酸有多大效力，这还不能确定。我只知道带有胆汁苦味的挪威鱼肝油比没有这种苦味的纽芬兰或英国的鱼肝油对我的效力更大。

在曼彻斯特的整个时期（从伦敦回来后直到来滑铁卢之前）我在服用鱼肝油的同时，一直服用**碘化铁**，而炎症不断发展，并且终于变成慢性的。到这里以后，我再**没有**服用碘化铁，但是早已与黑^①商定，**在疗程结束以后**，碘化铁或奎内氏铁将与鱼肝油一起服用。

鱼肝油中的脂肪目前对我也绝不是无用的负担。从我体力开始恢复以来，脂肪又多起来了。当然在我的规定饮食中只准有少量炼制的动物油脂；因此，我必须多吃淀粉，实际上有时我吃面包真是狼吞虎咽，吃肉比平时多一倍，吃面包多三倍。在这样的饮食情况下，鱼肝油中的脂肪对我大有裨益，因为它是最无害处的形态服用的，并且不象牛油或多油的菜那样有刺激作用。

你看，我们丝毫没有忽视铁剂，即使服用了三星期多不见效果，甚至在目前的情况下也许已经引起恶化以后，仍然保留下来，以备在疗程结束后服用。关于铁剂我于上星期日与黑克舍尔谈过，他坚决反对在已经有了经验以后现在又来用铁剂，而我应该承认他是对的。以后当然可以服用。但是我要再说一遍，在我们对铁质在血液中的状态和它的正常量知道得不比现在更多的时候，

① 黑克舍尔。——编者注

不管文献中的一致看法如何，我对于把一切疾病都归之于缺乏铁质的说法非常怀疑。至少这次发病时**在我的血液**中铁质是足够的；当时见过我的医生都可以证明。对那些有明显的瘰疬性症状、面色苍白、皮肤透明等现象的人，我很愿意相信可能缺少铁质。

但是，即使承认这是病的基本特点，也决不能因此就说，可以不加分析，立即服用铁剂。铁质除了在普通食物中所含的少量外，很难被吸收进血液里。因此，假设我的病的特点是血液不能从食物中吸收铁质，那就更不能从药物中吸收了。海滨的空气和海水浴可增强体质，使血液重新具有这种能力，因而血液又开始吸收肉和面包中的铁质，而我现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铁质也就相应地吸收多了。所以，当这种能力恢复的时候，服用铁剂可能有益，虽然我认为十分之九的铁剂会经过体内而没有任何用处，而且按照铁剂治疗理论，也不认为在病的**每个**时期应用铁剂都是正确的。此外，还要注意各个病情和体质的特点。例如，我对任何金属看来都特别敏感，甚至为了限制发炎的局部扩大而用水银外敷时，我也很快就有反应，而当我的血液组织被破坏不能吸收碘化铁的时候服用碘化铁，也非常可能促进发炎。

不管怎样，即使赞同铁剂治疗理论，我也看不出你的论点^①在多大程度上驳倒了我前次信¹⁶²中的一些主要看法，而且在那封信里谈的只是不指出用什么样的铁剂而就马上服用铁剂的问题和停服鱼肝油的问题。

今天我第一次洗了海水浴，感到异常舒适，食量大增，目前我

① 见本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只能隔天洗一次。

现在已是邮班出发的时候。《军队》正在写。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8月25日于滑铁卢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上次的信因邮班要出发不得不突然中断。本来还想告诉你鲁普斯在法国的惊险故事。他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在伦敦逗留，因此他口袋里装着两先令经过伦敦直接来到曼彻斯特。从利尔起，法国警察就发现并跟踪他。他总是很走运，这次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正碰上选举和漂亮的暗害阴谋的高潮。他住进靠近路弗尔的一家小旅馆里，然后决定去凡尔赛一趟。在这次旅途中有两个警探紧跟着他，在往返的车上挤到他跟前，不停地盯着他。当他回到旅馆，在餐厅吃晚饭时，两个暗探（其中有一个是亚尔萨斯的犹太人）在餐桌边坐下，用德语、法语和蹩脚的英语对他评论起来。“这坏蛋还能够吃起来胃口很好，他的脑袋却不值一个分尼。”“这家伙吃起来胃口很好，他的脑袋却不值一个法寻^①。电报刚

^① 法寻是英国的铜辅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

到”等等。鲁普斯一声不响地忍受了这一切，——自然，他的邪恶的政治信仰使他不得不这样，因为不然他就会被扭送牢房，并且必须到警察局供认他是怎样一个狼^①——他由于苦恼而喝醉了，然后到二楼自己房间，躺在窗旁。这时他发现他的凡尔赛朋友们在大门口。这帮人越来越多，对着他叫喊，而他们的头目在同女主人谈判。然后，这些家伙占据了整个旅馆，喝酒胡闹到半夜，在鲁普斯左右两边的和头顶上的房间里住下来，你可以想象，他急得怎样直冒汗水，——而且天气热得要死。这些家伙大清早就把他吵醒。他们从左右两边的房间敲他的墙壁，在他房间的顶上把桌子和床等东西来回拖动，弄得他神经都要错乱了。最后，鲁普斯鼓足勇气去上厕所。楼梯上坐着那个犹太人和他的一个同伙，犹太人大声说：“这家伙现在去拉屎。”鲁普斯叫了早饭让人送到房间里，打听了去斯特拉斯堡的火车开车时间。这些家伙慢慢地一个个不见了，因为这天是重新选举的日子，而且他们已经达到了把鲁普斯撵出巴黎的目的。在火车里他又看见他的那个凡尔赛朋友，在同一个车厢里，跟了他四五站，然后由另一个人接替。这些家伙总是很嚣张地往已经很拥挤的车厢里挤，以致一个法国的小市民开玩笑说：“在我们中间，看来有个犯人？”他就这样被护送到里昂；在从索恩河岸夏龙开出的轮船上又出现了那个凡尔赛人。到了里昂，鲁普斯碰到第一家旅馆就进去了，但是他发现，侍者和所有的人都已有所准备，等他一来，他们就打信号和打电报给那些家伙。只要鲁普斯一从房间出来，侍者就吹起口哨，而账房的人就喊：“就是他！”然后，鲁普斯不得不从一批精干的警探中间穿

① 双关语：“狼”的德文是«Wolf»,和鲁普斯的姓«Wolff»同音。——编者注

过。在赛塞耳铁路线上仍有跟踪，直到与去普伦贝尔的支线交叉的一站为止，当时波拿巴先生正在那里。当他们确信鲁普斯不去普伦贝尔时，才让他得到安宁。在回来的路上连跟踪的影子也没有了。

由此可见，波拿巴先生用十二月十日会干的是些什么。这些流氓，一眼就可以看出，特别是由于他们聚众酗酒和采用可笑的手段来使可疑人物在巴黎无法逗留。如果鲁普斯不走，他们大概还会寻衅打架，找借口拖他去警察局。他们对他们不十分知道的鲁普斯尚且用一大群人去跟踪，可见干这差使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此外，还有作为帮手的旅馆老板、侍者、擦鞋的等等一伙人。

我刚才又洗了次澡，一般说，这很能使我健壮舒畅，不过起初好象发炎又厉害一些。这是预料中的事。现在我大体上感到很好，伤口痛得较少了。我的老头^①大概已在曼彻斯特。明天就会确切知道，那时马上去曼彻斯特，隔几天再到哪个比较好的海滨疗养地去，可能去曼岛。因此，信暂时寄曼彻斯特。一当我身体完全复原，不再需要经常洗海水浴时，我想作一次海上旅行，可能乘轮船经都柏林去朴次茅斯和威特岛，我们可以在那里一起开一次军事会议，但这还得看情况。

《军队》在进展中，古代部分已完，中世纪部分将写得简略些，然后是近代部分。单是古代部分就有六七页。看看是否还可删去一些，但要严格遵守德纳先生的规定是不可能的。因我的老头的打扰星期五不能交稿，但愿星期二能交。顺便问你，德纳难道一次没有因稿件或«B»字头的条目单的事来过信？这是怎么一回事，如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果他一点音信也没有，那倒是很奇怪。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8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施拉姆给你的便条。请你给他写几句话。我并不认为，他的情况还能有多大希望。

鲁普斯的惊险故事非常有趣。

为什么你不到以治疗你这类病闻名的哈斯廷斯去。这是英国唯一的这种特别的天然疗养地。至于曼岛，我有幸与你一起看到过——诚然只是一小部分，——则以恶臭著称。

德纳的事不太妙。我想在你患病的困难时期不宜让你知道此事的详情。德纳早已将附上的《B》字头条目单寄来（其中只有两条非军事条目：《勃鲁姆〔Blum〕》和《布里昂〔Bourrienne〕》）。同时他来信说，以后各卷的稿件去得愈快愈好；而我这方面，在文章送去之后立即可以得到稿酬。但是，《A》字头的东西还不可能送去，而且对这样殷切的要求，条件又对我这样有利，我若不加以利用必然要引起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怎样办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一段时期内绝对不给纽约写东西，然后稍写一点，譬如两星期一次，这样我才能在以后近乎情理地解释，说我因患病和家务的烦

恼根本不能写作，我很少给报纸写通讯也证明了这点。在这种情况下，把你«B»字头的条目单寄给德纳就很不合适，那会使我的情况变得更加虚假。同时，我也听说，里普利少校^①现在是《论坛报》的发行人之一，所以德纳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利用他为《百科全书》工作。

情况就是这样，7月24日，我已将你第一批稿件寄去。8月到了，你的情况似乎又开始恶化。8月11日又收到你的稿件^②。我本能地感到，纽约会有信来，它将使我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因为你有病不可能加速工作。所以，为了你自己留有一条退路，我把稿件寄给德纳，并给他写了一封信¹⁶⁴，首先通知他，大部分条目已于8月7日寄出（这样，他一定认为稿件遗失），同时向他解释因病拖延并耽误了，并说病还没有完全好。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样便照顾到了一切情况。如果德纳来信责问（大约在9月初），得看«A»字头的手稿是否写完了，如果写完了，得看写完的手稿是否对他还有用。如果有用，那就一无所失，如果没有用，看来得由邮局承担过错。如果根本没有完成，那就更需要玩一玩花招了。

附上的德纳的信我是于8月^③17日收到的。

至于«B»字头的条目，现在要考虑的决不是怎样给条目单增添条目，而只是怎样尽快地完成它。如果这点做不到，就得全部放弃。

结果是我的经济地位很不牢固，甚至我在《论坛报》的地位也摇摇欲坠了。

① 乔治·里普利。——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阿富汗》、《鹿砦》。——编者注

③ 原稿为：4月。——编者注

请费心将德里的地图寄还，并告诉我你对印度事件的看法。

你的 卡·马·

7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8日于威特岛赖德
圣灵降临节街凯尔斯顿别墅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我终于冒着可怕的倾盆大雨来到了我的新居，明天马上再着手写《军队》。昨天我在朴次茅斯参观了所有的军事设施，这样就只剩下目前已是可怜万状的舰队未见到了。健康情况一直很好，如果天气转好，可望很快痊愈。从朴次茅斯到这里有半小时的路程。这是个很贵族化的窝子，但是住房不象滑铁卢那样昂贵。食品的情况大概周末就会知道。但是旅馆等贵得不象话。

在朴次茅斯完全象是在我们的祖国。在城里看不到多少海军，相反地，到处都是尉官，到处都是虚伪的尊严，装模做样的审慎和带有某种腔调的英语，——军官和绅士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人们也几乎总是穿着制服。我看到第四十七团的演习，全是挂着奖章的刚从地中海来的克里木战争的老兵。比较简单的队形变换还过得去，可是英国的操典中很多的复杂的“理想的”演习就太差了。由斜向行进的展开纵队 // // // // 编成方阵根本失败，出现了极度的混乱。然而横队的正面行进和展开队形却很出色。军官指挥时非常镇静，但同我们那里一样在连队里受到咒骂。全部步法操

练是按照我们军队的步法进行的，大概只是步子稍大和稍快一些，而每个士兵的兴致又更低一些。普鲁士的尉官一定会说：“这些家伙没有劲儿。”跑步还很不令人满意，射击演习象在睡眠中进行一样。最后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操典很糟糕，部队比操典好些，在克里木从法国人那里暂且没有学到什么，所有现代的东西不是没有采用，就是执行得不好。

《军队》一写完，就立即寄给你。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10日星期四[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卞尼格先》和《巴克莱》^①。关于拿破仑的将领，我写得稍微详细一些，明后天寄上。《军队》即将完成。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卞尼格先》、《巴克莱-德-托利》。——编者注

78

恩格斯致马克思¹⁶⁵

伦 敦

[1857年9月11日或12日于赖德]

贝尔蒂埃只是一个遵命行事的人，没有什么思想，但是非常忠于职守和认真；1809年拿破仑派他到巴伐利亚，要他在拿破仑未去之前把部队先作整顿，贝尔蒂埃通过 *ordres et contrordres*^① 把军队分成三部分，派达武率领一半兵力驻累根斯堡，派马森纳率领另一半兵力驻奥格斯堡，而把巴伐利亚军队配置在他们之间的阿本斯堡，这样，卡尔大公只要推进得快，就能把这几股军队各个击破。只是由于拿破仑的到达和奥军行动的缓慢才拯救了法军。

贝尔纳多特在1813年时根本不是将军，而是一个外交官。他阻挠部下将领转入进攻，而当毕洛夫不顾他的命令，在大贝伦和登内维茨两次取得胜利时，贝尔纳多特制止追击。他同法军保持经常的联系；当布吕歇尔为了促使他最后采取行动而向易北河进军与他会合时，他始终抱着消极态度，直到查·斯图亚特爵士（他军团中的英国全权代表）向他宣称，如果他现在不采取行动，将不再给他一文钱。这起了作用；然而瑞典军开到莱比锡战场，只是 *honoris causa*^②，在整个战局期间因作战而伤亡的还不到二百人。贝尔纳多特于1798年曾任法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在战胜奥军的周

① 命令和反命令（暗指被认为是拿破仑第一的说法：*ordre, contrordre, desordre*——命令，反命令，混乱）。——编者注

② 直译是“为了名誉”；这里是“装装样子”。——编者注

年纪念日他悬挂三色旗,人们袭击他的宅邸,烧毁了旗子。他离开维也纳,但是拿破仑认为他做错了,并促使督政府把这件事压下。

你能否打听到,有桥墩的桥 (ponts à chevalets) 英文叫什么。最好有比拉戈式的奥地利浮桥船的记述和关于各国军队浮桥船质量的简短摘录——只要一个大概 (参看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军事桥梁》)。俄国人和普鲁士人还用帆布浮桥船吗? 我这里没有什么材料,而在曼彻斯特的材料已十分陈旧。关于英国的浮桥船我有一些材料。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请原谅我没有给你信,对收到各个来件也没有通知你。首先是由于有许多工作,其次是有许多绝不是“出于内心愿望”的耗费的奔走。尽管天气不好,希望你**逐渐恢复健康**,而我仍然没有放弃要你最后服用铁剂的主张。我只担心你写多了会有损健康。

盼望星期五有德纳的信来。今天把《巴克莱》、《贝尔蒂埃》、《勃鲁姆》、《布里昂》和你的文章寄给他了。¹⁶⁶ 下星期将«B»字头的第二批稿件寄出,这对我很重要。在最近修订关于法国将领的文章时要问你的几个问题,在下次信中寄给你。关于贝姆在波兰的业绩,我找到下面的材料:

“在伊加尼会战中,他以十二门轻炮和四门重炮与俄国的四十门大口径

火炮作战而立了功；以后又在沃斯特罗仑卡会战中立功。在这里，他率领炮队迅速赶到俄国轻步兵线，向正在渡那累夫河的部队用猛烈火力进行射击，顶住了八十门火炮的轰击，迫使敌人退却。这次战斗结束后，他升为上校，不久升为全国炮兵总司令，当波兰军队集中华沙时，又升为将军。9月5—6日，贝姆将他全部兵力投入战斗；他将野炮布置在第二线分散的永备工事之间，然后于6日用四十门火炮推进到已为俄军占领的沃利亚附近，但是得不到步兵和骑兵的支援，不得不退却。当波兰军队于7日夜间向普腊加退却时，他用四十门火炮占领了桥，但是8日早晨他得到与俄军签订协议的消息和马拉霍夫斯基要他率领炮兵开往莫德林^①的命令。参看1831年奥格斯堡《总汇报》刊载的他的一篇报告书，他在那里叙述了最后几次事件并攻击了克鲁科维茨基。”¹⁶⁷

对上述材料是否可靠，我十分怀疑，所以请你加以核对，最好立即将修改的地方简略地用英文写给我。

你要的摘录，明天我到博物馆去查。¹⁶⁸

你的 卡·马·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②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贝尔纳多特很难写。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从事著述的法国将军大部分是他绝对的拥护者；而现在在布斯特拉巴时代的作者大部分却是他绝对的反对者。下面是我请你核对的主要争论之点：

^① 诺沃格奥尔斯基也夫斯克。——编者注

^② 原稿为：4月。——编者注

1. 他参加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情况，他在会战前的部署。
2. 他在耶拿会战中和埃劳会战前的行动。
3. 他在瓦格拉姆会战中的行动。

他在维也纳当外交使节的情况完全不象你描写的那样^①。据证明（其中有施洛塞尔写的《评拿破仑》），巴黎的波拿巴报纸因贝尔纳多特没有悬挂法兰西国旗而攻击他为保皇党人。它们迫使他采取了这一个后来波拿巴否认的步骤。

总之，波拿巴觉察到，贝尔纳多特在他的将领中是个追求自己“个人计划”的“政治家”。波拿巴，特别是他的兄弟们用浅薄的可伶的阴谋反对贝尔纳多特，却为他建立了远比他自己所期望的更为显赫的地位。

拿破仑对所有他认为有“个人目的”嫌疑的人，总是采取卑鄙手段。

你的 卡·马·

关于**布吕歇尔**，你必须给我写：他参加的主要会战，对他在军事上的一般评价以及格里斯海姆十分强调的战术功绩¹⁶⁹。

关于**贝西埃尔、布律恩、布朗、毕若**，也是这样。

还有克里木战局中的**博斯凯**。

请把德纳的«B»字头的条目单寄来，因为我的一份遗失了。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18日星期五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来信是昨天下午收到的，太晚，来不及给«B»字头的条目再准备点什么；加之信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朴次茅斯，因此还失去了一些时间，不然我可以给你译出关于贝姆的摘录^①。你们那里似乎天气不好；这里一直晴朗，只是太热；上星期下过几场暴雨，但是雨停后天气始终是温暖而晴朗的。这里的气候的确好极了，这里的植物——凡是不需要十分强烈的阳光的——差不多都象在那不勒斯一样带有南方的特性。篱笆是月桂长成的。我的情况好多了，原有的疾病**已经痊愈**，任何腺体都不再发炎了，现在我只是让伤口愈合长好——这确是进展得很慢，——长满肌肉和脂肪。海水浴对我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我又能随意游泳了，这证明，我在治疗中获得了怎样的进步。我在博格诺尔访问了皮佩尔，——那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但是不能同赖德相比；我很想知道他能在那里呆上多久。他很走运，但是正因为这样他又恢复了自己是天才的念头；他把偶然的成功当作自己的功绩，而且已经把自己看作是博格诺尔的半个国王。星期日他将来此，施特芬可能也来。下星期我去布莱顿，再从那里乘船去泽稷，施拉姆来信说，他也打算去泽稷。

^① 见本卷第164—165页。——编者注

那时你大概也能去布莱顿了，然后，如果工作能安排好，就同我一起去泽稷，海上旅行对你也是有益的。你看怎样？无论如何在星期二以前我还在这里，可能还要呆久些，——这要看情况。

关于贝姆我只能写下面一些材料：

“在伊加尼会战中贝姆统率炮队，以作战艺术和坚毅精神与占优势的俄国炮队作战而出名。在沃斯特罗仑卡会战中他仍担任旧职^①，再次率领炮队作战；当波兰军队的进攻最后被渡过那累夫河的俄军击退时，贝姆勇敢地将他全部火炮往前推进，以掩护波军退却。在这以后，他升为上校，不久又升为将军并被任命为波兰炮兵总司令。当俄军进攻华沙工事并占领了沃利亚的时候，贝姆用四十门火炮推向这个整个防线的主要筑垒据点，但是与他对抗的俄国炮队以优势兵力制止了波兰步兵再举进攻，而且迫使贝姆退却。”¹⁷⁰

其余的是些极一般的事情。关于伊加尼我这里没有材料；这是一次不十分重要的战斗——保卫堤坝，这次保卫战也象平常一样，由于迂回而失败，关于四十门大口径火炮是不确实的，俄军在沃斯特罗仑卡撤退也不确实；这说的只能是猎兵和辅助人员或推进得过远的几个营。我上面所说的是贝姆的最顺利的情况，因为吉比奇不准追击。

非常感谢关于桥的资料。已完全够了。星期日或星期一将寄给你《会战〔Battle〕》、《Battery》以及我还能赶出的《B》字头的条目，其他的条目我一定努力去写。也就在这几天，我一看完缪弗林的著作¹⁷¹，就给你寄上关于布吕歇尔的材料。

^① 炮兵少校。——编者注

还有哪些法国将领和他们哪些功绩你认为需要详细论述的?请尽量多给我一些时间,因为我不能胜任连续两小时以上的工作。

你的 弗·恩·

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2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健康好转,这对我是最愉快的消息。

上星期五接到德纳一封冷淡而简短的信。我回信说,我立即向邮局追查。其次,我这里的《阿尔及利亚》和《弹药》^①已经完成,所以就寄给了他,说明我另外留了副本,并且告诉他,我还保留了《军队》的原稿,所以我让人重抄后立即寄去(我这样做,是因为你最近来信中曾不止一次说过,《军队》已接近完成);至于《炮兵》,大部分将写在《火炮史》里,我已经不再有手稿了。将要寄去的仅仅还有《A》字头的条目《军队〔Army〕》、《西班牙舰队〔Armada〕》、《艾阿库裘〔Ayacucho〕》——虽然现在可能太晚,——总之,碰碰运气吧。我指定了后两篇东西,是因为你可以写得非常简短,而在我寄给你的材料中,关于西班牙舰队和艾阿库裘(关于埃斯帕特

^① 弗·恩格斯《阿尔及利亚》、《弹药》。——编者注

罗)有某些独特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

明天还将寄出三篇传记^①。

我的情况不允许我去布莱顿,更不能陪你去泽稷。

关于«B»字头的将军的条目,经仔细审查以后,除了请你答复关于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的问题和提供关于布吕歇尔〔Blücher〕、毕若〔Bugeaud〕、博斯凯〔Bosquet〕(在克里木战争中)的最重要材料外,就不需要什么了。有关其他的法国人的材料我这里已够了。最后,还需要乔·布朗爵士的材料,我对他是一无所知。但关于他无需写很多。

你写的«B»和«C»字头的条目单我已寄给德纳。

祝好。

你的 卡·马·

8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21日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施特芬、皮佩尔和皮佩尔的一个朋友来过这里;后两人刚走,因此在邮局关门以前,几乎再没有时间看一遍附上的文章^②,并给你写关于贝尔纳多特的材料。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卜尼格先》;卡·马克思《勃鲁姆》、《布里昂》。——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会战》。——编者注

奥斯特利茨^①。贝尔纳多特被拿破仑派到伊赫劳^②，从那里监视在波希米亚的斐迪南大公；他及时接到拿破仑调他去布隆^③的命令，他去了。他的军队部署在苏尔特和朗恩之间(在中央)，协助击退了同盟国军右翼的迂回。我记不起贝尔纳多特在这次会战中还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行动，在若米尼的著作¹⁷²中也没有找到什么。

耶拿。这里可以肯定，贝尔纳多特确实接到拿破仑要他从瑙堡开往多恩堡的命令，而当时也在瑙堡的达武，则应向阿波耳达推进。在达武接到的命令里有这样的话：如果贝尔纳多特已经同他会合，那末他们可以**一同**开往阿波耳达。达武侦察了普军移动的方向，并确信在去多恩堡的途中贝尔纳多特不会遇到敌人之后，就力求照此执行。他甚至表示**愿意受贝尔纳多特的指挥**。可是贝尔纳多特表示反对，理由是，在给他的命令中没有提到关于阿波耳达的话，于是他开走了。结果他于14日行军整整一天，没有遇见一个敌人，而达武在奥埃尔施太特就不得不单独作战。如果贝尔纳多特在那里，或者就在14日听到炮声赶来，那末这次实质上意义不大的胜利就会成为象耶拿那样的决定性的胜利了。全亏奥埃尔施太特的普军与耶拿溃败下来的军队混在一起以及拿破仑为战斗进行了战略准备工作，这次会战从结果来看才仍然具有决定意义。**为什么**贝尔纳多特这样做，还不很清楚。若米尼称这是过于严谨的精确。大概，贝尔纳多特喜欢从字面上去执行命令而使拿破仑出丑，而拿破仑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是出于错误的设想。

① 捷克称作：斯拉夫科夫。——编者注

② 捷克称作：伊赫拉伐。——编者注

③ 捷克称作：布尔诺。——编者注

埃劳。当卞尼格先出发攻打向前推进得过远并驻在贝尔纳多特左后方的奈的部队时，拿破仑给他设下了陷阱：奈向南退却，贝尔纳多特向西南退却，而且得到要他将卞尼格先诱向维斯拉河的命令，这时拿破仑从波兰向北截断卞尼格先的交通线。携带书面命令给贝尔纳多特的传令官被哥萨克兵俘获，由此卞尼格先知道了这个就要碰上的危险，并使他幸免了这个危险。贝尔纳多特则由于这同一个偶然事件没有得到训令，因此落在作战线的后面。我看不出，在这种场合，有什么可以指责他的。

瓦格拉姆。会战的第一天，

“欧仁^①推进到瓦格拉姆附近，但是他在这里处于敌人后备军的中央，得不到贝尔纳多特的支援（他投入战斗太晚，又不太坚决），遭到正面和翼侧的攻击，被有力地击退到我的近卫军那里。”¹⁷³

在会战的第二天，我没有发现贝尔纳多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无论如何，贝尔纳多特先生并不是一个很伟大的将军，他从来没有真正出色的表现，即使作为一个政治家，加斯科尼人^②的气味在他身上也是非常浓厚的。想得真美——在拿破仑之后当皇帝！¹⁷⁴

关于贝西埃尔，除下面的情况外，我没有别的可说了：他大部分时间统率近卫军，主要是骑兵，——是个不需费脑筋的职位。他很勇敢，如此而已。

我要尽可能在本星期写完«B»字头的条目，至少要大有进展，那时再给你写关于布吕歇尔的必要材料。现在是邮局关门的时候了。

① 博阿尔奈。——编者注

② 在法国文学中喻作爱吹牛的人。——译者注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旅行的事怎样了？

看来，哈弗洛克在印度是个最能干的家伙；这样的气候一个星期走一百二十六英里，而且经过五六次会战——这是了不起的事。这一切必将因流行霍乱而告终，这是可以预见到的。

我在这里几乎读不到《泰晤士报》，不然印度的情况我就可以给你写得更详细些，这里要得到报纸实在太难了。

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22日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贝尔纳多特在瓦格拉姆会战的情况还有下面一段：7月5日，法军的攻击主要由于贝尔纳多特的行动缓慢而停止了，当时他占领了位于中央但稍稍突出在法军阵地前的阿德勒克拉村，6日晨，奥军集中兵力发动进攻时，贝尔纳多特没有设防固守这个村庄，把它控制在自己的正面上，却驻扎在阿德勒克拉村**前面**的开阔地上。当奥军逼近时，他认为这个阵地非常危险（在这前一天，由于他的行动缓慢，他的部队终于遭到很大损失），就退到阿德勒克拉村**后面**的台地，而**没有占领**这个村庄，村庄立即被贝尔加尔德的奥军夺取。

因此，法军中央处于危急状态，它的司令官马森纳派出了一个师到前面去，重新夺取村庄，但是这个师又被达斯普雷的掷弹兵从那里打出来。于是拿破仑亲自来了，把指挥权接过去，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这样才使奥军的行动遭到了失败。如果若米尼的描述有几分真实的话，那末贝尔纳多特在这里的失策是完全无可争辩的。

《军队》直到法国革命为止的历史部分，已写完。现在设法马上把近代部分和一般编制部分（以此作结束）写出来，如果可能的话，«B»字头的条目再写一些，以便你能陆续寄出，从而挽回德纳先生的好感。这时期我又得到一点钱，现附上五英镑的银行券。也许，你还可以抽身去布莱顿一两天；我在此还要逗留几天，去那里时，我会通知你的。

毕若。大部分已在《阿尔及利亚》^①条目中写了。这是一个很平庸的将军，他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胜利没有多大意义。他以十万人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在那里找到了能对付这个国家和敌人的战争方式，摧毁了，或更确切地说，压住了阿拉伯人（不是卡比尔人）的反抗，——我认为这些不是他的特殊功劳，因为我认为计划不是他制定的。他是一个有些卤莽的人，而在塔弗纳会战¹⁷⁵中他不仅表现出可被人收买，而且在困难情况下动摇不定。他由于有十万军队，又有象拉摩里西尔、尚加尔涅、卡芬雅克、奈格里埃、杜维维耶这些经过十年战争锻练的将领，所以不要多大才干也能有所建树，尤其因为法国的总参谋部**非常强**。而且他的活动大部分仅仅是布置军队（而这方面不知道参谋部**为他**做了什么），领导后备部队，因为在各个地区活动的只是个别的师和旅。

① 弗·恩格斯《阿尔及利亚》。——编者注

博斯凯。在阿尔马河会战¹⁷⁶中，他率领法军右翼向俄军左翼进行翼侧攻击，其行动之有力和迅速，连俄国人也是承认的，他甚至使炮队通过没有道路的而且被认为是无法通过的峡谷到达了台地。这次，如果他面临的敌人在人数上不是比他少得多的话，他是应该受到大大赞扬的。在巴拉克拉瓦会战¹⁷⁷时，他及时地赶去解救英军右翼，使英国轻骑兵的残部能够在他的部队的掩护下撤退，而俄军则失去了继续进攻的兴致。在因克尔芒会战³³中，他在清晨就已准备以三个步兵营和二炮兵连发动进攻；当这被拒绝后，他把三个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英军右翼后面（在陡峭的黑河河岸），上午十一时左右，将两个旅又从那里调往火线，在这以后，俄军开始退却。英军全部投入了战斗，而俄军还留有十六个步兵营，如果没有博斯凯，英军就会被歼灭。俄军十六个未动用的步兵营掩护退却，在这里追击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离战场三千步就是台地的尽头。博斯凯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常果断、机警、主动，总之，象个模范的军长，他在陡峭的黑河河岸指挥一个军执行掩护任务的整个期间也是如此。他是否适合当总司令，这点很难说；这方面他是具有某些条件的。象他这样在前卫战斗中是个出色将领的人，只要在**战略**方面再表现出有才能就行了，然而在**整个塞瓦斯托波尔战局**中却很少有机会。¹⁷⁸

布吕歇尔。在1794年普法尔茨战局中，他出色地表现了前卫将领和轻骑兵指挥官的才干。他的已公布的日志¹⁷⁹是最好的证明，这本日志虽然修辞欠佳，但至今仍不失为一部经典著作。他使法军处于经常不安的状态，向大本营提供关于敌人调动的最确切的情报，经常进行突然的进攻和袭击，多半得到成功。1806年在奥埃尔施太特会战中他用骑兵攻击敌人没有成功，他关于集中全部

兵力再次攻击的建议被拒绝（这是凭记忆）。他向卢卑克退却，在那里坚守到底，这是这段历史中有数的光辉事迹之一，尽管当时他的战略机动常是骠骑兵式的。至于他最后被俘，不能怪他，因为他也同所有的普军一样被切断后路，而且他还必须在后卫作最远的迂回。在到1813年的时期内，夏恩霍斯特和“道德协会”¹⁸⁰（大家知道，格奈泽瑙是这协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因此他终身受到国王的怀疑），象布林德及其同伙对待黑克尔的做法一样¹⁸¹，把布吕歇尔捧为英雄，认为他是唯一可能的和他们所需要的统帅，而他们的选择十分成功。正象缪弗林说的，布吕歇尔是个模范军人，同时他具有人民极端反对拿破仑和法国人的全部热情，具有平民的欲望、方言、谈吐方式和举止作风，具有使普通人景仰的巨大天才，而作为一个人，他有无比勇敢的精神，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地形的能力，能当机立断，遇到较简单的情况，他有足够的智慧，独自想出最正确的办法，遇到较复杂的情况，则依靠格奈泽瑙和缪弗林。而在战略上他是一窍不通的。

“对欧洲来说这不是秘密：这位在1815年已年逾七十的布吕歇尔公爵对军事行动的战略指导一无所知，或者知道得极少，以致将任何一个作战计划、甚至是极小的作战计划送呈他批准时，他都不能从中得出多少明确的概念和判断计划的好坏。”¹⁸²

他甚至不识地图，而且与拿破仑的几乎半数元帅分有这种战略上的无知。在这方面他有他无限信任的格奈泽瑙去担当。如果没有布吕歇尔，1813—1814年的战局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当时没有一个将领能够完成他所做的事：他通过胜利和认真的追击敌人（卡茨巴赫河^①会战）把最执拗的分子（兰热朗和约克曾公开反

^① 波兰称作：卡查瓦。——编者注

抗过他)建立成一支坚强的军队,这支军队可以担负一切任务,而且他可以自己负责率领这支军队冒险向瓦滕堡和萨利河进军,从军事观点来看这是极其冒失的,但从政治上来看由于贝尔纳多特的关系这是必要的;为此他不顾所有交通线的安危,甚至使行动迟缓的主力军团(他在德勒斯顿会战后把法军一直追击到包岑,从而解救了在西里西亚的主力军团,因此,拿破仑不得不来对付他)在莱比锡冒险作战。当时一般都有点按反叛的方式行事,于是布吕歇尔就与北方军团的四分之三(毕洛夫、陶恩青、文秦格罗迭)签订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如果贝尔纳多特不出动,他们同意自己负责与布吕歇尔一起行动。莱比锡会战以后,唯有布吕歇尔为追击敌人做了点事情,——虽然还不是必须做的全部事情,——但是君主们的驾临阻碍了他。1814年在蒙米赖地区因战略上的失策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应该归罪于格奈泽瑙和缪弗林,无论如何要向巴黎进军的决议决定了战局,而这是布吕歇尔的功劳;1815年在利尼会战以后向滑铁卢的进军是布吕歇尔的伟大功绩;¹⁸³在这方面他几乎是无人可比的,而且除布吕歇尔外,没有一个将领能使自己的士兵做出这样的努力,即在进军以后立即开始出色地一直追击到巴黎,这次追击只有从耶拿追击到施特廷^①的那个范例可与之媲美。至于布吕歇尔能博得优秀将领的敬佩,这可由他与兰热朗(有学问的法国流亡者,曾率领大军抗击土耳其人)和约克的关系来证明,虽然他们最初表现得很执拗,但不久之后不仅赞同他,而且甚至完全站在他一边,成了他最好的助手。实际上,布吕歇尔是骑兵将领;这是他的专业,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很出色的,因为这是纯粹战术的领域,不需要战略知识。他对自己的部队要求很多,但他们都

^① 兹杰辛。——编者注

执行，而且很乐意，所以我想，除了拿破仑和最近的拉德茨基，在十九世纪没有哪个将军能象布吕歇尔那样要求部队做出这么大的努力。还应该指出，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失去过镇静和勇气，他在防御中沉着顽强，在进攻中勇猛坚决，在危急中能当机立断。最后，在1813—1815年半起义战争中，他是非常称职的，而且他的参谋部对他做了很好的配合，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是个**很危险**的对手。¹⁸⁴

你的 弗·恩·

银行券 O/H 06012, 曼彻斯特, 1857年1月15日。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和附件。

当然，我很想在你离开以前与你见面。**只要有一点可能**，我就去布莱顿。困难的是，在季度末，整个夏季延搁下来的全部困难问题又都来了。主要和唯一可以拯救我的是给《百科全书》加紧工作。随着秋季的来临，也必须从当铺赎回些东西。

我打算到下星期将传记（全部）写完。¹⁸⁵（关于**乔治·布朗爵士**这头蠢驴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已开始在《论坛报》上写一组关于波拿巴政体的财政勋业及

其冒险行径的文章¹⁸⁶，我在得不到印度新闻的时候就写这些东西。至于印度问题，我想拿着地图和你当面谈谈。到目前为止，我总是本能地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不过现在很快就该对这件讨厌的事作点军事上的**概括**了。

前几天，我在去博物馆的路上蹶了一交，正好蹶着头，到现在前额的伤口还没有好。

希望你服用铁剂。前几天我与德国医院的利希顿堡医生交谈过，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说，在疗程结束后服用铁剂是必要的。

你的 卡·马·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9月24日于赖德

亲爱的马克思：

这上面印的城堡，¹⁸⁷克伦威尔曾在那里把查理一世监禁一个时期。星期天我要仔细参观它。

你希望讨论印度问题，我恰好也想，你大概会乐意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现在有机会拿着地图详细研究最近的邮件中的最主要情况，下面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恒河中游和上游地区的英军阵地是完全不同的，从军事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哈弗洛克的纵队和德里附近的纵队在尽可能多地带走被隔绝和封锁的当地守军后，尽可能在阿格拉会合；除阿格拉外，只应当坚守住恒河**以南**的邻近据点，特别是瓜廖尔（因

为中印度的王公们的缘故)；恒河下游的据点阿拉哈巴德、贝拿勒斯、第纳普尔交给在目前仍驻扎在那里的守军和加尔各答来的后备军防守；同时将妇女和非作战人员向下游遣送，使部队变得更加机动，并且依靠机动纵队控制周围地区和征集储备品。如果阿格拉守不住，那就应该向康波尔或阿拉哈巴德后退；后一个据点要**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卫**，因为这是通向恒河与朱木拿河中间地域的锁钥。

如果**阿格拉**可以守住，孟买军队也可以调遣，那末孟买军队和马德拉斯军队就应该占领从阿默达巴德到加尔各答一线以南的这个名副其实的半岛，并派出部队与北方建立联系：孟买军队经过印多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马德拉斯军队则经过萨加尔和瓜廖尔到阿格拉，又经过贾巴耳普尔到阿拉哈巴德。那时从旁遮普（如果它可以守住）和加尔各答经第纳普尔和阿拉哈巴德到阿格拉将建立另外的交通线；这样就可建立四条交通线，并且不计旁遮普在内，有三条撤退线去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因而，军队从南向阿格拉方向集中，同时可用以征服中印度的王公，平定进军线路上的起义地区。

如果阿格拉守不住，那末马德拉斯军队首先必须与阿拉哈巴德建立经常的联系，然后在孟买军队退向瓜廖尔的同时，与阿拉哈巴德军队一起撤向阿格拉。

马德拉斯军队征召的看来尽是流氓，因此它的可靠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在孟买，每个营有一百五十以上的印度斯坦人，这些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可以煽动其余的人也暴动。如果孟买军队暴动，我们就只好暂时放弃一切军事上的估计；不过那时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从克什米尔到科摩林角会发生大屠杀。如果孟买的情况是今后也不能用军队来对付起义者，那就至少必须加强现

在已经开过那格普尔的马德拉斯纵队，而且尽快地与阿拉哈巴德或贝拿勒斯建立联系。

英军因为完全没有真正的高级领导而现在的处境非常荒唐，这主要表现在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分散兵力，把自己封锁在一些彼此隔离很远的小据点上，第二，同时他们让唯一的机动纵队死守德里城下，它不仅不能有所作为，甚至在毁灭。那个下令向德里进军的英国将军就应该革职并处绞刑，因为他应该知道我们不久前才知道的事，即英军自己曾加固了各个旧的防御工事，这个城市至少需要一万五千至二万人正规的围攻才能攻下。如果防守得好，那就需要更多得多的兵力。现在，他们既然已经在那里，他们就不得不**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在那里**坚持下去**：撤退无异于失败，然而这一点未必能够避免。^①

哈弗洛克的部队有巨大的成就。在这样的气候和季节里一星期行军一百二十六英里，进行六次或八次的战斗，这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支部队已经疲惫了，所以，如果他在围绕康波尔的不断缩短的半径上多次出征而使自己的部队更加疲惫，他可能也不得不把自己封锁起来，否则就必须退回阿拉哈巴德。

重新征服的真正的作战线是沿着恒河流域走向上游的；孟加拉本身容易守住，因为这里的民族已很衰微；真正危险的地区是在第纳普尔开始的。因此第纳普尔、贝拿勒斯、米尔扎普尔，尤其是阿拉哈巴德的阵地非常重要；从阿拉哈巴德首先应该征服达普（在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和两河沿岸的城市，然后是奥德和其他城市。从马德拉斯和孟买到阿格拉和阿拉哈巴德只能作为两条次要

^① 在手稿中整个这一段马克思划了线，并在这里的黑体字下面加了着重号。——编者注

的作战线。

集中兵力总是重要的。沿恒河开向上游的增援部队被完全分散了，还没有一个人到达阿拉哈巴德。可能这对固守这些据点是必要的，但也可能没有必要。^①无论如何，应该坚守的据点数目必须缩减到最低限度，因为需要集中兵力进行野战。如果科·坎伯尔——我们暂且只知道他很勇敢——要表现他是一个将才，他必须不管德里失守与否，无论如何要建立一支机动部队。而在总共有二万五千至三万欧洲兵的地方，局势决不会这样令人绝望，以致哪怕凑五千人去打仗也凑不齐，他们的伤亡将从各据点抽调守军来补充。只有那时候坎伯尔才会看出他是处于怎样的境地、实际上面对着怎样的敌人。但一切迹象表明，他会象傻瓜一样集结在德里城下，看着他的士兵每天死去一百人，而且认为留在原地直到他们全部死光才是更加“英勇的”。英勇的愚蠢行动仍然象过去一样是屡见不鲜的。^②

在北方集中兵力进行野战，取得马德拉斯的有力支援，并且尽可能取得孟买的支援——这就是需要做的一切。即使纳巴达流域的马拉提王公们背叛的话，也无关紧要，这只能说明他们的部队已经在起义者方面。无论如何，能够做到的至多也就是支持到10月底欧洲第一批增援部队抵达为止。但是如果再有孟买的几个团起义，那末战术和战略就无济于事，一切由此来决定。¹⁸⁸

我最迟于星期二去布莱顿，而星期三晚上十点钟从那里去泽稷；但我还会更明确地告诉你，而且希望你来。明天就着手写《Battery》等条目¹⁸⁹。今天我绕岛走了一圈，因为昨天又苦干到三

① 在手稿中这一段的头三个句子马克思划了线。——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这一段的最后两个句子马克思划了线。——编者注

点,今天就想睡个够。

你的 弗·恩·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 德

1857年9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前天给你去信,告诉你五英镑已经收到,这信大概今天你已收到。我不懂为什么会迟到,因为信是我亲自及时投邮的。

你的《军队》一文写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使我吃惊,因为工作量这样大,一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一直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宁愿让这一切见鬼去。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 *peculium castrense*^① 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② 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如果

① 军营里的财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编者注

② 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

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你在叙述中疏忽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1）雇佣军以完备的形式一下子大规模地第一次出现在迦太基人当中（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将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写的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¹⁹⁰）；（2）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军队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战术方法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同时，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罗伦萨的历史中极其有趣地描写了雇佣兵队长的作战方式（我将摘要寄给你）。¹⁹¹（不过，如果我去布莱顿看你——但什么时候去¹⁹²？——我不如把马基雅弗利写的书带给你。佛罗伦萨的历史是一部杰作。）最后，（3）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我因写传记等东西自然必须看各种百科全书，其中也有德国的。于是我发现《劳动》、《阶级》、《生产》等等条目都是忠实地抄袭我们的东西，而且抄得很笨。但是又全都避免提到我们，甚至在整篇讲到埃德加尔·鲍威尔先生和这一类大人物时也是如此。这对我们倒更好。德国的百科全书中的传记是写给八岁以下的儿童看的。法国的百科全书虽然有偏见，但至少内容很丰富。英国的百科全书是老老实实地抄袭德国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的。从德国的百科全书看来，是同一些老爷以同一些废物供给了不同的出版商。埃尔希和格鲁伯只是后面几卷是好的，那里有许多科学材料。¹⁵⁸

你的 卡·马·

鲍利的《古代实用百科全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

8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0月6日于泽稷岛圣黑利厄尔
爱德华路3号

亲爱的马克思:

哈尼的问题是这样了结的:“高尚的人”^①昨天晚上去施拉姆那里,我也在场。乌黑的大胡子使得他样子古怪,有些象那个和我们一起从轮船乘小船上码头的肮脏的犹太人;无疑这是一种进步。他轻快地看待他在泽稷的政策¹⁹³,他对此感到很大的兴趣;他确实有的那些严肃的观点,大概稍后才会端出来。后来,我还同他喝了点酒,并且让他给我讲讲这里的情况等等;没有谈到过去的事。目前看来他很高兴离开伟大的政治而退居他那渺小的盲人国。作为独眼,他在这里成了反对派之王^②,他右有本城的头号杂货商,左有本城的头号蜡烛商。会战常在这里的皇家广场进行。杂货商在那里把名叫勒姆安的波拿巴的暗探、泽稷《公道报》的主编痛打了一顿。这件案子拖了整整一年,下星期一必须结案了。从巴黎发生金融危机和在这次危机期间,《公道报》停刊。在哈尼看来,泽稷的整个历史分为两个时期:希吉来¹⁹⁴以前和以后,即赶走癞蛤蟆⁷⁴以前和以后。这两个时期的特点是:两个时期都没有发生任

① 哈尼。——编者注

② 这里是套用一句法国谚语 «Au royaume des aveugles les borgnes sont rois» (“盲人国里独眼称王”)。——编者注

何事件。

施拉姆正为计划搬进新居而大忙，但是最后大概还是留在老地方。我总劝他住得靠南边一点的地方，但是他却象大多数与他同样情况的人一样，偏要坚持另一种意见，还说，这是钱的问题，他的亲属好象现在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据哈尼说，这里冬季刮东风时往往还相当冷，而施拉姆住在城里最顶西北风的地方。如果他——据他说，——已经有三年象现在这样不能走动，病当然还会拖一些时候；此外，这里也有人生肺结核而且因此死掉的，在我们的寓所就有例子：我的胖女房东的女儿就死于这个病。我不想再同他谈迁居南面的事，这要激怒他，他本来就非常容易动怒。在目前情况下，我还没有开始工作；还有一大堆信要写，——不过明天一定要工作了。

昨天我沿着岛的北岸散步——离这里有五六英里路；路修得很好，有些地方是美丽的林荫道，一片茂密的悬钩子丛林，沿岸有几处十分迷人的小港。岛是个台地，如果从高处看，就可以看到它慢慢高起，差不多一直到北岸，为不深的沟壑所截断。从北面可以望到法国的一条很长的地带（拉芒什省的西岸）和萨克岛。但我没有看到格恩济。

施拉姆的哥哥^①告诉他，他哥哥的一个名叫贝格尔的朋友，法学家（大概是普鲁士人），五十岁左右，几天以后将来这里过冬。你认识这个人吗？这家伙一定住在伦敦；对鲁道夫·施拉姆先生认识的人总不妨去了解点情况。我模糊地记得，什么时候在伦敦曾经有这么一个家伙在我们跟前转过。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我也偶然发现了在贝尔格区和马尔克区的施特芬小型战争的资料：霍累本的《一个普鲁士军官的军事考察》。这本书是他的主要权威著作，书中谈到马尔克区和克列维的一部分灌木丛生和沟渠纵横的地区很象万第，而且象是为人民战争而建立的。可惜对住在马尔克平原农业区的人们谈不上这一点。总的说来，这本书是好的，但写得好象故意要证实施特芬偏爱散兵战和小型战争——在这方面太过分了。

附上«C»字头的条目单和批上的意见。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0月19日于泽稷岛

[圣黑利厄尔]爱德华路3号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过去的疏忽罪的剩余部分和关于西班牙舰队的原稿摘录；有些人名我认不出来，必须由你填写。¹⁹⁵现在我着手写《火炮史》。

我看，施拉姆的健康有些恶化，不过他的情况天天在变。他哥哥^①派来的庸人贝格尔正在他那里，这人在同一所寓所租了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房间，施拉姆在教他英语；那是一头普鲁士的老脏猪；他大谈柏林宫廷中所有坏蛋的无聊的猥亵勾当，真该死！朋友哈尼我已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了。他蠢得可怕，而且对他在这里扮演市侩角色十分得意，尽管他在他的报纸^①上也显然处于报纸老板的监督之下。他自然希望英国工人早晚会有一天干出点什么名堂来，不过这决不会是什么宪章运动的东西了。这一切在他都不过是理论上的空谈，而如果打扰一下他在这里进行的拙劣的庸俗的宣传，他就会非常不乐意。他很忙，然而是无事忙。他的那位把法国暗探痛打了一顿的杂货商朋友被判罚金五英镑。

除《火炮史》外，我还要写些小篇东西，随时寄给你，好让德纳看到工作在进行。可是要把我写信提到的那一些笔记和《D》字头的军事条目单寄给我。《C》字头条目单的副本和后来寄的《军用桥》一文你都收到了吧？

很想两星期后就回曼彻斯特。那里的营业变得很坏，非常需要我回去。况且，健康情况良好；昨天我骑了七个钟头的马，而且我也已经把养病时的一套清规戒律抛弃了。

你的 弗·恩·

^① 《泽稷独立报》。——编者注

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泽稷岛圣黑利厄尔

1857 年 10 月 20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请原谅我好久没有写信给你。首先，从特利尔来看他叔叔的小伊曼特（十三岁）在我们这里呆了整整一星期，我不得不陪这个小家伙玩玩。其次是工作很多。

先谈谈你回曼彻斯特的打算。你最清楚你有无必要去那里。无论如何，这对你不会有好处，因为那里的天气非常恶劣。艾伦认为，你要对自己负责，应当尽可能在气候比曼彻斯特好的环境中多休养一些时候，因为只要病一复发，就会有生命危险。你还应当先同你的医生商量一下，然后做出决定。

美国危机妙极了（我们在 1850 年 11 月的述评^①中就已经预言过它一定会在纽约爆发）。它立即影响到法国工业，因为目前纽约出售的丝织品比里昂生产的更便宜。英国的金融评论员哀叫说，英国的商业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国外的顾主，这个说法是独出心裁，是可笑的。曼彻斯特的厂主们情况怎样？现在发现，格拉斯哥的厂主把许多商品运到国外委托出售。

你对在印度的英军有什么看法？这些家伙就是在失败的时候也走运。我现在有一张他们 6 月 18 日以来派遣部队的非常详细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三)从 5 月到 10 月》。——编者注

的单子，并附有政府估计应当到达的日期和开往的地点。摘要列表如下：

到达日期	总数	加尔各答	锡 兰	孟 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9 月 20 日	214	214	—	—	—	—
10 月 2 日	300	300	—	—	—	—
15 日	1 906	124	1 782	—	—	—
17 日	288	288	—	—	—	—
20 日	4 235	3 845	390	—	—	—
30 日	2 028	479	1 549	—	—	—
10 月份计	8 757	5 036	3 721	—	—	—
11 月 1 日	3 495	1 234	1 629	—	632	—
5 日	879	879	—	—	—	—
10 日	2 700	904	340	400	1 056	—
12 日	1 633	1 633	—	—	—	—
15 日	2 610	2 132	478	—	—	—
19 日	234	—	—	—	234	—
20 日	1 216	—	278	938	—	—
24 日	406	—	406	—	—	—
25 日	1 276	—	—	—	—	1 276
30 日	666	—	462	204	—	—
11 月份计	15 115	6 782	3 593	1 542	1 922	1 276
12 月 1 日	354	—	—	354	—	—
5 日	459	—	—	201	—	258
10 日	1 758	—	607	—	1 151	—
14 日	1 057	—	—	1 057	—	—
15 日	948	—	—	647	301	—
20 日	693	185	—	300	208	—
25 日	624	—	—	—	624	—
12 月份计	5 893	185	607	2 559	2 284	258

(续)

到达日期	总数	加尔各答	锡 兰	孟 买	卡拉奇	马德拉斯
1月1日	340	—	—	340	—	—
5日	220	—	—	—	—	220
15日	140	—	—	—	—	140
20日	220	—	—	—	—	220
1月份计	920	—	—	340	—	580
从9月至1月	30 899	12 217	7 921	4 431	4 206	2 114
由陆路派去的部队：						
10月2日	工兵235	117	—	—	118	—
12日	炮兵221	—	—	—	—	—
14日	工兵244	122	—	—	122	—
10月份计	700	460	—	—	240	—
30 899 人中有：						
步兵	24 739	炮兵10月份到达加尔各答的只有100人，				
炮兵	2 334	而大批到达是从11月15日开始的。第一批				
骑兵	3 826	骑兵队于11月10日到达。 ¹⁹⁶				

既然已用开了数字，不妨在这里再引一些关于波拿巴经济的数据。**长期**国债的数据是确实可靠的。1856年和1857年**短期**国债的数据是按平均计算的，其他年份是根据《通报》。(法国人断定短期国债为二十亿，这大致相近。)

长期国债

路易-菲力浦 (18 年)		波拿巴 (1852—1857 年, 6 年)	
年代	百万法郎	年 代	百万法郎
1831	162½	1852 年 4 月法令	100
1832	150	1853 年 3 月法令	250
1841	187½	1854 年 12 月法令	500
1844	325	1855 年 7 月法令	750
1847	87½	1855 年 8 月(超出认购的数字)	31¼
		1857 年(法兰西银行的铸币)	100
共计	912½	总计……………	1 731 250 000
18 年平均每年	5 000 万	6 年平均每年	3 亿法郎左右

短期国债

路易-菲力浦		波拿巴的增加数	
约	10 亿法郎		百万法郎
共和国到 1851 年		1852 年 ……………	50
年底还只有	7 亿法郎	1853 年 ……………	262¼
		1854 年 ……………	205¾
		1855 年 ……………	152¼
		1856 年 } ……………	335⅞
		1857 年 }	
		共计	1 005⅜
		加上共和国时期的国债	700
		总计	1 705

这里还应该加上市和省的金库——根据穆夫提^①的命令也是负债累累。

如果考虑到, 这个家伙登位时的长期国债是四十亿法郎左右,

① 穆夫提是向穆斯林讲解可兰经的人; 这里是讽喻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也就是说，从第一共和国的 Tiers consolidé^① 时算起，而在六年中他又增加了约二十七亿的长期国债和短期国债，这就不能不承认，他逗留在伦敦对他很有好处。加上他的短期国债的统计中还列进了**偿债基金**等等可笑的玩意，以致监察也大成问题了。但是这个家伙具有某种赌徒的幽默。他认为，1852年——帝国的千年王国的第一年——**绝对没有赤字和短期国债**。于是五千万法郎就被他算在1851年的账上（按可笑的法兰西方法，1851年的预算在1850年8月制定，而在1854年才结束），而另一部分则转到1853年的账上。他宣布了他的政府与路易-菲力浦的政府相反，**没有赤字**，接着在1853年又恬不知耻地立即宣称有一笔从1800年以来法国最大的短期国债。当财政部长帕西于1849年向他提议限制发行短期国债并将其改为长期国债的时候，他立即将他革职，而任用了阿希尔·富尔德。只要仔细了解一下，就知道他的财政制度与路易-菲力浦的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毫无顾忌，玩弄了老一套的戏法，而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一有空，就把《百科全书》所需的一切寄给你。

你的 卡·马·

谢谢你寄来的文章^②。你认不出的人名是柏里勋爵。

衷心问候施拉姆。

① 即1797年贬值到三分之一的法国国债。——译者注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西班牙舰队》一文的初稿。——编者注

9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0月29日于泽稷岛

[圣黑利厄尔] 爱德华路3号

亲爱的马克思：

再过一星期我就要回曼彻斯特了；还不知走哪一条路。按照你的来信，我又详细地向黑克舍尔问了有没有旧病复发的危险（因为要回去，我自然在这以前已同他商量过）；从他的答复可以作出结论：他认为只有在肺部受到伤害时才有危险，但他保证我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认为，我现在无论如何不再需要呆在泽稷，——或者结束休养，或者必须到更南的地方去。不管怎样，我必须去曼彻斯特，哪怕只是为了试验一下；我可以随时离开那里。现在只等钱来，钱一来就走。到那时，《火炮史》一定会写完，其余的不如到曼彻斯特再写，因为我的书在那里，——可能，一些小篇东西除外。我想早一点得到«D»字头的条目单，不然德纳先生又要走在我们前头了。高尚的人通常都写些什么？你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什么消息吗？

铁剂对我的血液起了这样可怕的作用，我的脉搏跳得十分剧烈，血液总是往头上涌；因此我象喝醉了酒，脑袋象在迷雾中；夜里非常兴奋，不能睡觉。所以我不得不又暂时停止服用铁剂。如果到曼彻斯特再开始服用的话，那也要严格限制服用量。

即将来临的季节对施拉姆的影响仍旧很不利。现在他自然不

大可能在户外活动，也难得进城，而进城很劳累。他的哥哥^①给他派来的那个老庸人^②是一个极下流的家伙，知道柏林的许多流言蜚语，而在其他方面则没有兴趣而且愚蠢。但是他可以为康拉德的利益而对这位兄长大人施加压力，而且他答应过我这样做。施拉姆叫人在他的卧室和起居室之间的壁上开了一个门；这样可以使卧室暖和一点，而且冬季可以不必通过过道。这把找房子的事也打消了。这个不幸的人未必能度过春天。

哈尼越变越蠢了。这里的封建事件¹⁹⁷的确可以使他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可是他丝毫也不理解这些事件，而且还损坏供给他材料、甚至现成文章的小律师的最出色的地方。总之，在这里，在遗留下来的封建经济中有许许多多幽默之处，而这些龌龊勾当是非常可笑的。现代律师当封建领主^③，而圣黑利厄尔的小店主们当臣仆——这样的化装跳舞非常可笑。这些家伙现在要开设封建法庭；一个木刻匠兼镀金匠是领主的首席法官，他不懂一句法语，虽然是二号主要人物，却毫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领主以没收房屋威胁他的占总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不顺从的臣仆，而臣仆们（布商和脂烛商）也以暴力对暴力相威胁。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你星期一给我来信（但要赶上邮班），那我在这里还来得及收到；星期四是否还在这里，现在不能确定。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② 布克。——编者注

③ 高弗莱。——编者注

西帕依¹⁵³对德里的工事一定没有很好防守；巷战是最激烈的时刻，大概土著部队当时也派上去了。所以真正的围攻是在 5 日至 14 日，以后发生的就已经不是围攻了。这时候足可以从三四百码的地方——英军于 5 日或 6 日已经在那里——用军舰的重炮把没有掩护的城墙打开缺口。城墙上的火炮看来没有很好发挥作用，不然，英军不会这样迅速接近。

美国的危机妙极了，而且远没有过去。应该预料到还会有大批进口公司破产；到目前为止，破产的看来还只是个别的。对英国的影响好象在利物浦市银行身上也表现出来了。这样更好。现在商业又要有三四年的不景气，目前是我们走运了。

我家里一张邮票也没有，而现在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泽稷岛圣黑利厄尔

[1857 年] 10 月 3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收到了德纳两封信。他说，第一，《军队》来得还及时。**第二**，由于商业危机，除了我和贝阿德·泰勒，所有欧洲通讯员都已辞退；不过我必须严守一星期一篇文章的限制。最近我试图打破这种限制；目前我只写关于印度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文章。

如果我能在星期五以前得到《火炮史》，那就太好了。下次印度的邮件一到，你应当较为详细地把德里的情况写给我，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写成文章，因为这一次文章必须是纯粹技术

性的。

我给这些先生们寄去了大约八个印张，标题是《布吕歇尔》，副标题是《各次战局中的西里西亚军团……》^①。因为我必须花费时间阅读克劳塞维茨和缪弗林等人的书¹⁹⁸，所以我应该为此得到一些补偿。

至于你去曼彻斯特的决定，依我看来——加上黑克舍尔的保留条件——是完全合理的。艾伦也说，只有肺部受到伤害，才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每个人在这样的病以后最初都必须注意。

铁剂的服量可能太大。但无论如何它以后对你的身体会起极好的作用。最近几天，这里的天气开始好转。

老朋友，我很想在你回曼彻斯特以前见到你。一种命运的嘲弄就在于，我自己因可诅咒的危机而困苦不堪。如果海因岑知道了这种情况，他该多么得意。

关于施拉姆的消息，虽然是预料中的事，但总是令人难受。你对卡芬雅克的死和我们国父的痴呆^②有什么看法！

全家衷心问候你。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吕歇尔》。——编者注

②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精神病。——编者注

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 年 11 月 13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上星期四¹⁹⁹，我在指定的两个地点从十一点等到三点——其中一个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后来我失望了。

我只能写上几行，因为写完文章^①后离邮局关门只差几分钟了。请你肯定地告诉我，什么时候我可以收到《火炮》。因为我这里在决定性的（对我来说）时刻要往美国送“货”。

目前关于印度我还没有写什么。我必须有一些这方面的确切的军事资料，因为一些事件曾经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和《论坛报》出了丑。

虽然我自己正遭到经济上的困难，但是从 1849 年以来，我还没有象在这次危机爆发时这样感到惬意。此外，你可以安慰鲁普斯说，现在全部材料都摆在我们面前，我在《论坛报》的一篇重要文章^①中只用一张 1848—1854 年的贴现率表就证明，在正常情况下，危机应该早两年出现。现在危机延迟也会找到如此合理的解释，以致连黑格尔也会十分满意地在“有限利益的世界的经验方面的分歧”中重新获得“概念”。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英国贸易的震荡》。——编者注

请你现在象以前开始做的那样，尽量多寄些曼彻斯特的报纸来。不只是为了《论坛报》，我打算还为祖国写关于危机的文章。

9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1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上星期一让你白等了，很感不安，——由于布莱顿的铁路公司工作很糟，过了六点我才到尤斯顿广场，当夜就去曼彻斯特。

身体很好；我恢复得这样好，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连黑克舍尔也如此。记忆力还差，还有些虚弱，而且以后不能再多喝酒了。最后一个伤口长得非常好。骑马以及办事处工作的减轻，必定会有助于健康的恢复；至于办事处的工作，我已同我们的工厂商妥，缩短了开工时间。

《火炮》你在这个星期五以前一定可以收到，不可能再早。大约有十个长页。其余的«C»字头的稿件随即可寄上；这大部分是些小东西，因为在这里我有书，一定能迅速完成。

一当我自己的财务理得稍有头绪（现在很乱），就寄钱给你。

这次危机的发展有些特点。法国和德国的股票投机几乎已有整整一年处于危机前状态；只是现在，股票投机才在这种投机的中心纽约急剧地低落下来，因而在一切地方，决定性的时刻都已到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佬虽然一向利用外国资本进行投机，这一次却特别利用大陆的资本进行投机。德国那些只要是美国的东西

就收购的官吏和食利者，一定要大吃苦头了。由于大陆的股票投机还处于危机前状态，同时，它与美国投机的直接接触少，因而美国的投机活动对大陆还没有立即产生破坏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久就会表现出来。

除股票以外，投机活动已涉及所有的原料和殖民地商品，因而也涉及所有那些价格受原料价格很大影响的工业品；同时，产品越接近于原料，这种原料越贵，投机活动涉及的程度也就越大。在纱方面涉及的程度比毛坯布方面大，毛坯布比染织品和色纱织品大，丝织品比棉织品大。在我们这里，丝纺织业从8月起就出现危机前状态：约有二十个厂主因负债而破产，债款总额依我估计不下二十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保住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的本钱。我们投进去六千英镑，其中有我的三百英镑!!!这就是说在破产清算以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要损失一百八十英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我的老头^①重新签订合同。这是顺便说说的。丝纺织业的危机还在扩展。本诺克—特温蒂曼—里格公司（布兰克公司的竞争者）的破产，使考文垂的五个丝带厂厂主也破了产，他们总共负债十万英镑，其中最大的厂负债四万英镑。最小的是六千英镑。此外，得比的特·斯·里德公司和一些相当大的缫丝厂、并纱厂和织布厂的厂主，继本诺克公司破产之后（并且也由于它的破产），马上也破产了。在格拉斯哥除了报纸上列举出的厂主，还有许多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提到的中小企业主垮了台。我不知道恩斯特·德朗克的公司是否也在此列。可能他不够聪明，不会利用这个机会体面地退出舞台。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你可以从附上的图表^①中看出今年棉花市场的情况，这是根据我们的经纪人正式公布的报告绘制的。水平黑线划在两个 $\frac{1}{8}$ 的中间，就意味着价格为介于其间的 $\frac{1}{16}$ ；例如，如果黑线在 $7\frac{3}{8}$ 便士和 $7\frac{1}{2}$ 便士之间，那就是说等于 $7\frac{7}{16}$ 便士。

至于工业生产本身，看来美国（主要在西部）已经积累了过多的存货；在东部的各个港口，根据我现有的全部资料来看，纺织品的存货很少。但是，市场上连这些存货也一点销售不出去，这由整批整批的货物从纽约运回利物浦可以得到证明。这里有四分之三的纺纱厂厂主是为储备而生产，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厂主还有一些未到期的合同。几乎到处都缩短了开工时间。这里的一家生意很好的棉纱经售公司，在三星期前还有四万五千英镑的合同，而现在总共只有三千英镑了，——尽管缩短了开工时间，纺纱厂厂主却能这么快地交货。

从马德拉斯和孟买来独特的（出售可以得到利润，这种情形从1847年起已不再有过），使同印度的贸易活跃起来。人们把一切东西尽量向那里抛去。与印度做生意的经理人斯·门德耳的庞大的商品仓库，直到晚上十点还灯火通明（这使其他的经纪人大为懊恼），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运往印度。无疑正有成百的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把货物运到那里委托出售。因此，如果这第一次的冲击不能冲掉那里积存的污垢，那就准备了后备危机。

上星期这里交易所的整个景象极其可笑。我的突然的异乎寻常的高兴，使当地的先生们非常生气。实际上，交易所是使我由现在的虚弱变得精力充沛的唯一场所。当然，这时我总是作令人不

^① 见本卷第205页。——编者注

愉快的预言；这就使蠢驴们加倍地生气。星期四的情况最为悲惨，星期五，这些先生们对于银行法暂停生效²⁰⁰而可能产生的影响绞尽了脑汁；而既然棉花价格又上涨了一便士，那末，在他们看来，这就意味着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昨天已经又出现了最令人高兴的沮丧；这就是说，全部的欢喜不过是建立在空谈的基础上，几乎没有购货者；所以这里的市场情况象以前一样恶劣。²⁰¹

在**第一次冲击**时就马上需要使银行法暂停生效，这正预示着这种危机将有辉煌的发展。因此，英格兰银行本身就直接卷入危机。而在1847年，还能够把1845年开始的这种过程拖延一个时期，只是在最后的和最严重的时刻才采取这种措施。

危机的蔓延和持久，也是肯定无疑的。单是使大批(使用手织机的)丝织工丢了饭碗的丝纺织业危机和缩短开工时间，就已经足以完全摧毁整个冬季的国内贸易，而在10月底以前，它本来还是很好的。美国的危机使巴门和爱北斐特的服饰用品厂厂主，爱北斐特、克雷弗尔德和里昂的丝纺织业厂主，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呢绒厂厂主都深深陷进这场混乱中去。巴门的服饰用品厂厂主还因受本诺克—特温蒂曼公司的影响而遭到特别大的损失。德莱柏—皮埃特罗尼公司把意大利、特别是米兰、诸公国^①、博洛尼亚等也拖进了危机。

如果棉花每磅的价格不降低到六便士，那末这里的棉纺织业的活跃，哪怕是短期的，也不可能。而现在棉花的价格还是7—7¹/₄便士。你由此可以看出，这里连转变的可能性都还远远没有。尽管如此，在春季短期的转变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不是

^① 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地那、鲁卡。——编者注

转为“营业良好”，但至少是使得可以重新进行营业，因而使商业机器继续运转，不致生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一次危机这样迅速地一下子停止，而当前的危机是在十年繁荣和投机之后出现的，就更不可能这样。同时，现在已不再有新的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来挽救局势了，而且中国约有二十年陷在泥坑里。但是这第一次打击的力量表明，事态发展到多么大的规模。在采金量大大增长和工业相应地大大扩展以后，也不可能有另一种情况。

但愿这种朝向慢性危机的“改善”，能够在决定性的主要的第二次打击到来以前出现。为了使居民群众振作起来，一段时期的慢性的压力是必要的。这样，无产阶级在进行打击时就能做得更好，更加熟练，更加协调；这正和骑兵的攻击一样，如果先让马小跑五百步，以便向敌人逼近到能让马飞驰的距离，就能取得好得多的战果。我不希望在整个欧洲完全被席卷以前，过早地发生事变，不然，斗争就会更艰难，更持久，更曲折。5月或6月，看来太早了：由于长时期的繁荣，群众不能不陷于可怕的昏睡状态。但是，应当考虑到，我们的朋友——金克尔和他的一伙——马上就要向我们提出支付革命期票；没有关系，我们一定可以十分迅速地支付给这些先生的。

你收集关于这次危机的材料，这很好。今天再寄上两天的《卫报》。你可以定期收到这个报纸，有时还可以收到《观察家时报》。凡我知道的，我也将尽可能经常告诉你，使我们积累起大量事实。

我的情况正同你一样。自从纽约的投机崩溃以来，我在泽稷再也不能安静，而在这普遍崩溃的情况下，我感到非常愉快。最近七年来，资产阶级的污秽毕竟多少沾了一些在我身上；现在，这些污秽被冲洗掉了，我又变成另一个人了。危机将象海水浴一样对

我的身体有好处，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1848年我们曾说过，现在我们的时代来了，并且从一定意义上讲确实是来了，而这一次它完全地来了，现在是生死的问题了。我对军事的研究因此就具有更加实际的意义；我将立即研究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法国军队的现有组织和基本战术，除此之外，就是骑马，即猎狐，这是一种真正的训练。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虽然穷困，——我日夜为此苦恼，而始终未能使你摆脱——我希望她们也精神愉快。

你的 弗·恩·

昨天在离此四英里的费耳斯沃思，工人们把一个厂主利德耳的模拟像吊起来，还由一个穿着牧师法衣的纺织工作了安魂祈祷。他宣读的不是“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而是“愿上帝诅咒你的灵魂”。现在琼斯的时机已经到来，就看他是否善于利用它了。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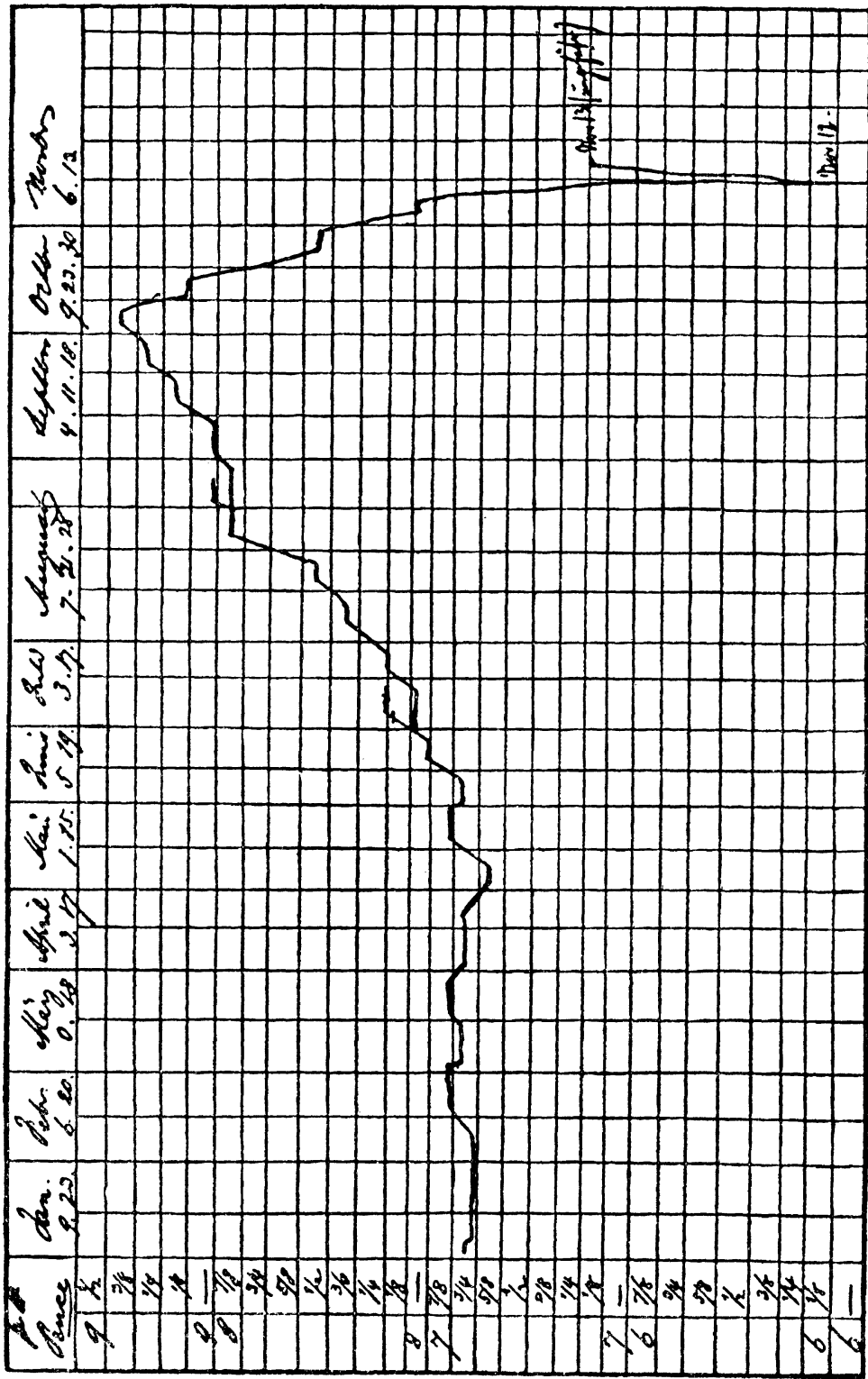
伦 敦

1857年11月16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昨天忘记的图表^①。我刚看到，今天的《卫报》上载有关

^① 见本卷第205页。——编者注



1857年1月1日以来奥尔良中等棉价格的变动

7月底以前每月两个日期,以后每月三个日期。11月12日突然跌价,因为苏格兰西区银行下令不计价格抛售其存货。11月13日棉价接近七便士,经纪人没有报价。

恩格斯的说明

于德里的全部消息。我现在回家(六点钟),尽可能把它看完,并且给你写篇文章^①,哪怕是篇短的;我打算在十二点钟以前完成,所以可以随第二次邮班寄走。这样的短文章,就不必讲究修辞和文体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否能于星期四以前将《火炮》²⁰²寄去,很成问题。一共只剩两个晚上,而我还不能每天晚上写,因为脑袋昏昏沉沉。所以这篇文章大概还得拖上一个星期左右。

你的 弗·恩·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怀疑,昨天文章^②是否还能及时寄到。我到邮局时,刚刚过十二点,邮箱已经关闭。所以我把它投到特别邮箱里;因此,它应该是在早晨九点十五分从此地发走,三点四十五分到伦敦,因而到你那里将在六点左右。

大约四星期前维也纳发生了股票危机,据说,在这个期间,那里有一百零五家公司破产,负债一千四百万弗罗伦,即一百四十万英镑。

^① 见下一封信。——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德里的攻占》。——编者注

今天我这里没有什么事情。明天你将收到一大包《卫报》，以及（希望如此）我寄去的一些钱。

你的 弗·恩·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钱、文章^①和几封来信收到后，都没有告诉你，你要原谅我。我很多时间在为家务奔忙，以致必要的工作时间都几乎没有了。

伦敦的金融恐慌近日来缓和了一些，但不久就会重新开始；富尔德也将促进这一点，他同法兰西银行的一个经理来到这里安排从英国运黄金到法国的事。自然，银行法的暂停生效本身所能起的作用，只是减轻了这个法律所引起的恐慌的人为的加剧。不然，银行部在第二天就得宣布没有支付能力，因为准备金总共只有四十至五十万英镑，然而公私存款却超过一千七百万。另一方面，这种危险只是法律本身造成的，因为发行部的贵金属储备量比发行的银行券的三分之一还稍少些。法律加速了金融恐慌的爆发，因而也许就使它不那么剧烈。但是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的以百分之十的利息为最高限度的贷款（用第一流的有价证券作抵押的）使得有可能做成一大批交易，而这些交易最终还是引向再度破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产。例如，目前谷物和糖等的价格还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上，因为它们的占有者把要他们承兑的以这些商品作抵押的期票拿去贴现，而不是把商品卖掉^①。这些商品的价格依我看来势必下跌，所以我认为这些先生只是为自己准备着严重的破产。在1847年5月，情况也正是这样。与历次危机不同，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在伦敦维持着所谓金融市场的，是一些实际上只是近十年来才得到发展的股份银行。这些银行付给小市民、小食利者等的利息，比英格兰银行的官方牌价低百分之一。百分之九的诱惑力太大了，无法真正加以抵制。因此在西蒂区活动的一帮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控制了小市民的小资本。如果现在这些银行中有一家破产，那就要普遍地闹起来。所以非常遗憾的是，英国皇家银行破产过早了。

在美国保护关税派将因危机而获胜，看来，几乎是无疑问了。这将持久而严重地影响英国的先生们。

不知道施特芬是否已经通知你他要离开英国。事情是这样的：他的一个姊妹因危机丧失了她那小小的财产（我不知道是怎样丧失的）。为了把她接来，共同勉强度日，他要动身去德国。我认为这一步是完全走错了。我根据可靠的来源知道，卢格夫人（她只会说萨克森的方言）在布莱顿是唯一的德语教员，而且需求大大超过供应，以致她现在已使她的女儿也投身于这一行。所以，如果施特芬善于同人们搞好关系，他的这个姊妹就可以在布莱顿找到个好位置。顺便谈谈卢格。这头老蠢驴在几个月前已经散发了关于重新出版过去的《德国年鉴》的广告。其主要使命应该是为反对自

^① 见本卷第212页。——编者注

然科学的和工业的唯物主义，以及为反对现在流行的比较语言学等等而斗争，总之，为反对需要精确知识而斗争。要实现这个计划，他需要有一千个订户（每户十塔勒）。两个月总共找到了四十个订户，可以说是四十个“精神自由”的崇拜者。因此，他在德国检阅他的信徒的结果，使他感到十分难堪。

关于德朗克先生，我只知道，几个月前他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要谋个从事空头期票活动的经纪人的位置（即贴现人）；他想同老瑙特一起从事这种活动。当然，弗莱里格拉特把他赶走了。在这以后不久，德朗克写信给他，虽然他的地位“很好”，他还是准备不论到哪儿当个有二百至二百五十英镑薪俸的职员。他说，弗莱里格拉特应该给他找个合适的位置。看来，这一切说明，他很快就要退出商业界了。

贝克尔^①出狱了；相反地，毕尔格尔斯却受到新的迫害。

你在一封信里说，工厂主只有在棉价六便士的时候才能继续生产^②。但是，生产的大大缩减不是必然很快就会使棉价降低到这个水平吗？

琼斯扮演了一个非常愚蠢的角色。你知道——他并没有其他确定的意图，而只是为在沉寂时期寻找进行鼓动的某种借口——他早在危机之前就已经订出了召开宪章派会议的日期，同时还打算邀请资产阶级激进派（不仅是布莱特，而且甚至象肯宁格姆这样的人物）参加会议。²⁰³ 总之，就是要和资产者进行这样的妥协：如果他们同意工人享有男子普选权，那就在无记名投票权方面迁就**他们**。这一建议引起了宪章派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又使琼斯更深

^①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02—203页。——编者注

地陷入了他的那一套计划之中。而现在，他不是利用危机，以真正的鼓动去代替进行鼓动的拙劣的借口，而是硬要坚持他那一套荒谬的东西，用跟资产者合作的说教来推开工人，而他也根本没有得到资产者一丝一毫的信任。一些激进派报纸赞扬他，是为了彻底把他毁灭掉。琼斯本人把弗罗斯特这头老蠢驴捧为英雄，并指派他为他的会议主席；而弗罗斯特这头老蠢驴却在自己的报纸^①上发表了一封非常粗鲁的反对他的信，在信中提到：如果他认为同资产阶级合作是必要的，**没有这种合作就什么事也做不了**，那他就应当采取诚恳的态度。是谁给他以**不经同盟者同意**，就起草会议纲领的权力呢？是谁授权给他，让他指派弗罗斯特为主席，而自己则扮演独裁者的角色等等呢？²⁰⁴ 这样，他就陷入了困境，第一次扮演了一个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模棱两可的角色**。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但是现在我想去看看他。我认为他是正直的，而且因为在英国一个**社会活动家**不论做了什么蠢事也不会失去声望，所以问题只在于他能尽快地摆脱为自己设置的圈套。这头蠢驴首先应当**成立**一个党，为此他必须去工厂区。到那时，激进资产者是会来同他妥协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人民报》。——编者注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危机连同价格的不断波动和不断堆积起来的存货，使我上星期做了许多抄抄写写的事，所以我只能寄给你一份《卫报》，而没有能够给你写信。

在你上次的信里^①有一个小误会。你说“目前谷物和糖等的价格还保持在原先的水平上，因为它们的占有者把要他们承兑的以这些商品作抵押的期票拿去贴现，而不是把商品卖掉”。他们作为**期票的承兑人**，是不能把期票拿去贴现的；他们只能承兑期票和按期支付，而不能对期票做别的什么事。商品占有者，只有以商品作抵押取得贷款，才能免于强制出售。而在目前情况下，这将是困难的，至少，这类贷款的数额在缩小，因为商品价格大大下跌（糖价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而且人们确信，只要有**几次**强制出售，商品价格就会跌得更多。所以，过去商品占有者得到相当于商品**较高的**价值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贷款，而现在，他们最多只得到相当于商品价值（而且是降低了的价值）的二分之一的贷款，即大约为以前可以得到的贷款的一半。这一定很快就引起爆发。但也可能明辛街和马克街^②的商业还要经过若干时候的缓慢的衰落，然后

① 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

② 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商业的中心。马克街是粮食交易所所在地。——编者注

才会发生一些大的破产。但是,这种破产必然会发生,就同利物浦和其他商港的破产一样,这是无疑问的。在糖、咖啡、棉花、原毛、皮革、染料、丝绸等方面损失巨大。假定 1857 年的棉花收获量是三百万包(收获量将达三百二十五万包),那末这全部的棉花在目前要比 9 月份少卖一千五百万英镑。这里的一家公司正在用船装运三万五千袋咖啡,每袋损失一英镑。东印度棉花也遭到很大损失——百分之三十三。随着以这些商品作抵押的期票的先后到期,破产一定也会逐渐发生。

一家美国大公司,不久前经过两天的谈判,从英格兰银行获得了一百万的贷款,因而得了救,这就是为七月四日纪念日举办盛大宴会的那位皮鲍迪先生²⁰⁵的公司。据说不久前连不可动摇的祖泽—济贝特公司也不得不求救于英格兰银行,而在 1847 年以后,除了弗吕林—古申公司,祖泽—济贝特公司的期票在东印度是唯一可以贴现而不要拿提货单作保证的。祖泽—济贝特公司是个最大的吝啬鬼,也很胆小怕事,只要有可能,他们宁愿放弃一切营业,但求不要冒险。

目前这里一切还和以前一样。八至十天以前,市场上突然出现了印度和列万特的购货者,他们以最低价格置备他们需要的商品,因而帮助某些受棉花、棉纱和布匹的存货的压迫的厂主摆脱了绝境。星期二^①以来,一切又归于平静。厂主的开支照常,煤和润滑油等等的耗费,在缩短开工时间的情况下和充分开工时完全一样,只有工资缩减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同时,任何货物也卖不出去,而我们大多数的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的流动资本是很少的,许多厂主的营业已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这几天已有八九家小公

^① 手稿中在“星期二”的后面马克思添写了:(11月4日?)。——编者注

司倒闭了，但这仅仅是这一阶层也受到危机侵袭的第一个征兆。今天我听说，牛津路一家大纺织厂（牛津路特威斯特公司）的厂主库克一家，已经把他们的猎马、猎犬、灵猫等等全都卖掉了，而且其中有一位还辞退了她的仆人，搬出他的宅邸，**以便把它出租**。他们还不是破产者，但是大概很快就要垮台。再有两个星期，这里就要真正热闹起来了。

塞威尔—尼克公司的破产严重地影响了挪威；到目前为止，挪威还没有受到过损伤。

汉堡的情况很妙。破产的乌尔贝格和克拉麦尔（瑞典人），负债一千二百万马克的银行券（其中要他们承兑的期票是七百万马克！），而其**资本不到三十万马克!!!**许多先生之所以倒了霉，只是因为他们得不到现款来支付任何一张到期的期票，而在他们的保险柜里却可能有数额大一百倍的当时已经贬值的期票。象汉堡现在这样普遍而典型的恐慌，还从来没有过。除了白银和黄金，**一切都贬值**，绝对地贬值。一家富有的老商行克利斯提安·马提阿斯·施勒德尔公司，在上星期也破产了。伦敦的约·亨·施勒德尔（他的兄弟）公司曾打电报来说，如果二百万马克的银行券足够的话，他就准备寄来这个数额的白银。回电说：三百万，否则分文不要。他不能寄去三百万，于是克利斯提安·马提阿斯就破产了。²⁰⁶我们在汉堡有债户，而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是安然无恙还是已经破了产。汉堡的整个事情都是由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签发空头期票的活动引起的。在汉堡、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之间，都曾疯狂地进行这种活动。美国的危机和价格的跌落，把这整个事情暴露出来了，目前汉堡在商业方面是毁灭了。德国的工业家，特别是柏林、萨克森、西里西亚的工业家又会因此大受损害。

中等棉价格现在到了 $6\frac{9}{16}$ 便士, 而且看来马上就要跌到六便士。但是这里的工厂只有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能充分开工, 即因充分开工而引起的生产的增加不致使价格立刻重新提高到六便士以上。现在可能马上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危机大大促使这里的市侩们酗酒。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着重重心事与家里人一起坐在家里; 俱乐部活跃起来, 酒类的消费大大增加。谁陷得越深, 谁就越要尽情地酗酒, 而到第二天早晨就成为精神颓丧、肉体疲惫的突出范例。

这星期我将重新着手写《百科全书》, 而且要尽可能把 «C» 字头的条目多写一些。目前我不能很多地和持久地工作, 但将尽可能地做。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鲁普斯也被危机触及到了, 但这是他的幸运。他的参孙破产了, 所以现在他上午的时间是空闲的。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 年 12 月 8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当我在楼上给你写上一封信^①的时候, 我妻子在楼下被一群

^① 见本卷第 208—211 页。——编者注

饿狼包围，他们借口“困难时期”逼她要钱，而她没有。（幸好，几天以后，从德国寄来了十五英镑，使灾难推后了一两星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写信就很不经心，不过还不那么严重，发信以后的当天晚上我就想起了信中的错误，还对我妻子说，如果我竟让债户们凭着应该由他们自己承兑的期票去拿钱，那你的脸该拉得多长。我一直在设想你会如何以最优美的方式向我详细解释这一切，并以此来逗她高兴（她因同各种坏蛋打“小型战争”而感到非常苦恼）。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却把我这个荒谬的错误称之为“小误会”。谢谢您这种宽大，先生！

至于谈到事实本身，根据“经济学家”来看，明辛街和马克街的先生们^①的确是用他们的产品作抵押又获得了贷款，不过大约从**上星期三**起，这种活动已经停止了。特别是谷物的价格，有几天甚至有点上涨的趋势，但是由于法国的允许自由输出谷物和面粉的法令，每二百八十磅又跌了三先令（这里说的是面粉）；由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谷物价格猛跌，昨天谷物价格也大大下跌。（注意：波拿巴的这个措施，在法国只有一时的效果，法国的价格略微上涨，但这种上涨立即使至今还没有投入法国市场的存货进一步增加。）这里有些粮商破产了，但暂时还只是一些小公司以及粮食交易所里一些签订了长期的谷物供货合同的投机商。春季，从美国将运来大量的货物。一当在英国压力变得更加严重，法国人就将以不计价格的谷物向英国轰击。依我看——如果按照老规矩，目前将一连有几次丰收，——取消谷物法的后果在英国**只是现在**才会影响大地主和农场主，而且很久以前的农业危机将以最好的形式重

① 见本卷第212—213页。——编者注

新出现。工业繁荣带来的国内贸易的良好情况和多年的歉收，使这种实验不可能在 1847—1857 年期间进行，而使废除谷物法¹²⁹变为一纸空文。²⁰⁷

《论坛报》使我感到相当满意。11 月 6 日我在给它写的一篇解释 1844 年英格兰银行法的文章中说，过不了几天就会演出使这个法律暂停生效的喜剧，但也不该认为这种金融恐慌有多么大的作用，因为问题实质在于当前的工业崩溃。^①《论坛报》以社论的形式刊登了这篇文章。《纽约时报》（它处于伦敦《泰晤士报》的附庸的地位）在三天后回答《论坛报》说，第一，银行法不会暂停生效，并象印刷大楼广场^②的金融评论员那样吹捧这个法律，它宣称，英国“工业崩溃”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的”。这是 24 日的事。而隔了一天，它就接到“大西洋”的电报说，银行法暂停生效，同时还有工业危机的消息。然而，妙的是，现在劳埃德-奥维尔斯顿发表演说，公开解释他狂热地忠于 1844 年法律的原由。他说，这项法律使“那些善于算计的人”从商业界榨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叫嚣反对“劳动权”的资本家们，现在到处请求政府给予“公家的帮助”，从而在汉堡、柏林、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和英国本国（以暂时取消银行法的形式）宣称，要牺牲公众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利润权”，这是很妙的。而下面这件事也很妙：汉堡的小市民拒绝今后再赈济资本家。

在这整个事情中，法国的情况和大部分英国报刊对此所作的评论，都是令人不快的。如果说在美国危机以后，人们曾拿从容不迫的、镇静的商人约翰牛来同乔纳森大哥作对比，那末现在则拿笨

① 卡·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编者注

② 伦敦的一个广场，是《泰晤士报》总编辑部的所在地。——编者注

伯雅克来同约翰牛作对比。在这方面，伦敦《经济学家》的巴黎通讯员十分天真地说：

“尽管情况表明确实会有恐慌出现，尽管法国人早就显示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因一点点小事情而陷于恐慌，然而却一点没有**恐慌的倾向**。”

尽管法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乐观的性格，然而它现在一想到恐慌就感受到恐慌，这当然最好地说明了，这一次法国的恐慌意味着什么。但是巴黎资产者的高尚的气质，不会比汉堡防止恐慌协会²⁰⁸的活动有更大的效果。

上星期日的《观察家报》报道说，由于关于动产信用公司的令人不快的流言到处传播，大家都奔向交易所，竭力要把自己的股票脱手。法国的资本——与贝列拉先生所发现的它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的天性相违背，——在商业本身中照旧是胆怯、吝啬和谨慎的。投机狂（它反过来的确又成为**稳固**的商业和工业的前提）其实只存在于国家直接或间接作为**真正的企业主**的那些部门。象法国政府这样的大资本家，即使成为自在的破产者（用一个黑格尔可能用的说法），它还是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多维持些日子，这是十分明显的。现在在法国实际上正竭力实行禁止贵金属输出的警察措施，而同时新收获的产品——谷物、丝、酒等等——却更厉害地不计价格地向外输出，这一切曾有几个星期制止了贵金属从法兰西银行外流。尽管如此，贵金属还是会外流，而且只要外流达到象1856年（10月）那样的规模，一切都会完蛋。同时，法国的厂主对待他们的工人是这样无礼，好象从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这样更好。另一方面，波拿巴先生正把法兰西银行变为工程陷于停顿的铁路的企业主。一当贵金属开始外流，立即采取的步骤大概就是发行阿西涅^①。如果

① 法国纸币。——译者注

这家伙没有失去勇气，而且目前还能够体面地给军队发饷，那我们不久还会看到精彩的序幕。

你关于曼彻斯特情况的叙述我很感兴趣，因为报纸把这些情况掩饰起来了。

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²⁰⁹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的**健康情况**如何？你已很久没有报告了。

因为鲁普斯对我们的**危机**预言作经常的记录，请你告诉他，——根据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的声明——1853年的最后几个月、1854年全年、1855年秋季和“1856年的突然转变”期间，欧洲只是勉强幸免于逼在眼前的危机。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急于向你再报告一些关于危机的详情。在汉堡，有一家很有名的老转账银行因过于苛求而使危机尖锐到了极点。那里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这里的顺克—苏歇公司向汉堡兑现期票。虽然期票是以商品等作抵押的，但为了**完全**有把握起见，这家公司把英格

兰银行七天以后就可以付款的期票寄给了期票承兑人。这些期票被当作废纸退回，并附来了拒付证书，而前一种期票更是完全正规地被拒付。据说，除了白银，什么东西都不值钱了！在上星期，顺克—苏歇公司和另两家同样殷实的公司所签发的为期两个月的期票，贴现率已经不能低于百分之十二点五。

注意，我对你提到的有关公司，自然只能是我们两人知道。如果这样随便引用秘密报告被发现，我就会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

利物浦和伦敦的各工商业公司马上就要垮台。利物浦的情况十分糟糕，那些先生身无分文，他们几乎没有力量宣布破产。上星期一到过那里的人告诉我，在那里的交易所里，人们的脸拉得比这里的人长两倍。不过，这里也是乌云密布，雷雨将至。纺织厂厂主用商品作抵押得来的钱，都花在工资和煤上面，只要钱一花完，他们就得破产。昨天的市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沉闷和阴郁。

有人告诉我，他知道有五六家印度公司**一定**也会因正在发生的事变而垮台。

这些先生现在才看到，金融投机在危机期间是最不足道的，而他们越是懂得这点，他们的脸色就越难看。

健康情况很好。明天或后天再详细写信。寄上一包《卫报》。你可以翻阅一下地方零讯，其中有很好的实际材料。

你的 弗·恩·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仍然忙于不可靠的债务和因跌价产生的事务。

生产过剩从来还没有象这次危机中这样普遍；它也十分明显地存在于殖民地商品和谷物方面。这是件大好事，它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后果。当生产过剩只限于工业时，这只是问题的一半，而当它波及到农业，并且把热带和温带都包括在内的时候，事情就大了。

或多或少地扩大信贷，一向是掩盖生产过剩的一种形式，但这一次，它却表现在开**空头期票**这种十分特殊的做法上。通过开发由银行业者或从事“期票业务”的公司承兑的汇票来弄钱，而且根据情况在到期之前承兑这些汇票或者完全不承兑，这种办法在大陆各国和大陆国家在英国开设的公司里已成为一种**常规**。这里所有的信托公司都是这样做的。这种办法在汉堡极其普遍，在那里流通的银行期票有一亿多马克。而且到处都有许许多多空头期票流通，济费金公司、西勒姆公司、卡尔—乔斯林公司、德莱柏—皮埃特罗尼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伦敦的公司，都因此倒闭。它们在这些活动中主要都是充当**期票承兑人**。在这里，在英国的工厂生产和国内贸易中，事情是这样做的：这些人不是每月付现款，而是愿意开由自己承兑的为期三个月的期票，并支付利息。随着丝价的上

涨,这种做法在丝纺织厂里也很普遍。总之,每个公司的活动都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即**营业活动过度扩大**。可是,虽然营业活动过度扩大不是生产过剩的同义语,但它们实质上是一回事。如果一些商业企业拥有二千万英镑的资本,它们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的实际能力就要以此为限。如果它们用这些资本通过空头期票搞起需有资本三千万英镑的营业,那末它们就把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由于生产增长,消费也增长起来,但远不如生产增长得那么多,譬如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过了一定时期,必然会形成商品的积存,这种积存**即使在繁荣时期**也要比实际的,也就是说平均的需要量多出百分之二十五。即使作为商业的测量仪的金融市场没有对危机作出预报,仅仅上述的情况已经足以使危机爆发了。一当危机来临,除了这百分之二十五以外,至少还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储存会成为市场上的滞销货。这种因扩大信贷和营业活动过度扩大而造成生产过剩的情形,在当前的危机中,可以仔细地加以研究。就实质而言,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目前这一切在进展中所具有的极其明显的形式却是新的。1847年和1837—1842年时,都远没有现在这样明显。

目前曼彻斯特和棉纺织工业的美妙处境是:价格很低,使得有可能进行市侩们所说的“正常的买卖”。但是只要生产稍有增长,棉花价格就要上涨,因为利物浦根本没有棉花。因此即使有订货,也必须继续在缩短开工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这里确实是有订货,然而**是来自还没有感到危机尖锐化的地方**。经纪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进货;否则他们只会遇到无穷的困难和不可靠的债务。

今天市场上价格又下跌。原价 $14-14\frac{1}{2}$ 便士的棉纱,现在标价 $11\frac{1}{4}$ 便士,而有人出 $10\frac{3}{4}$ 便士也能买到。印度人退出了市场。

希腊人在谷物方面处境十分困难；几乎所有希腊人都做谷物买卖，这是他们运回去（从加拉兹和敖德萨回去）的主要货物。德国人因上述原因不能进货。本地的公司也**不让**采购员买进任何货物。关于美国，就根本不必谈了。意大利为它的所有各种原料的跌价所苦。再过一个月，这里会闹得更厉害。现在小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每天都有破产的。

汉堡的梅尔克公司全靠政府一千五百万的贷款才维持下来，而这里的梅尔克公司已经有一天拒绝至少是向纺纱厂厂主支付到期的款子。汉堡梅尔克公司的头子是帝国的一个前任大臣恩斯特·梅尔克博士，他是法学家，也是公司的股东。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你谈到法国等等问题的信，我今天没有时间答复了；还需要好好考虑。

你的 弗·恩·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7年12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危机使我极度地紧张。价格一天天下跌。而且现在危机越来越逼近我们。这几天我的老头^①遭到困难；我们不得不借钱给他。但是我认为事情不会变得严重起来，不过，这在目前没有什么了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编者注

不起。

曼彻斯特的情况越来越困难，市场所受到的连续不断的压力，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谁也卖不出去东西。每天听到愈来愈低的议价；凡是多少讲点体面的人，都根本不再拍卖自己的商品了。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们陷于绝望的境地。除非有现金或有可靠的抵押品，没有一个棉纱商人肯把织布的棉纱卖给工厂。某些小企业主已经破产，但这还不算什么。

这里和汉堡的梅尔克公司尽管得到两次大笔的津贴，处境仍然极端困难。它们很快就会破产。只有意外的情况才能挽救它们。据说，汉堡一家资本为四百万至五百万马克银行券的公司，负债二千二百万马克（13 马克 = 1 英镑）。根据其他的资料，似乎危机已使这笔资本缩减到六十万马克了。

危机还会在以下四个不同的方面发生：（1）殖民地商品，（2）谷物，（3）纺纱厂和织布厂厂主，（4）国内贸易——这方面最早只能在春季发生。在各羊毛产区危机现在已经开始，而且十分可观。

你别忘掉把本诺克—特温蒂曼、得比的里德、门德斯·达·考斯塔、霍尔—巴克斯顿等公司记入破产者的名单。这些都是大有教益的。

你对法国的看法，后来几乎一字不差地由报纸证实了。那里将发生危机，这已经是肯定无疑的，而且首先会把德国中部和北部的投机商卷进去。

你是否注意到了麦克唐纳、蒙提思、斯提芬斯（伦敦兑换银行）的案件？伦敦兑换银行以借来的银行券作为保证金，——我从没有读到过比这更妙的东西。

德国北部——如果汉堡不算在内——一直几乎完全没有卷入

危机。而现在,那里危机也开始出现。爱北斐特的海曼达耳(捻丝厂厂主和商人),巴门的林德和特腊本堡(服饰用品厂厂主)都已破产。这两家都是殷实的公司。目前北德意志人一般还只是遭到一些亏损;他们那里同这里一样,目前金融市场的混乱还没有严重到商品长期卖不出去的程度。

维也纳也快要轮到了。

现在鲁普斯虚心承认我们是对的。

无产阶级也开始遭遇不幸。暂时还觉察不到许多革命的现象,长期的繁荣起了极大的败坏作用。目前失业者还踉跄街头,流浪行乞。抢劫和凶杀事件有所增加,不过还不十分厉害。

为了密切注视危机的进程,现在我必须在人们中间到处奔走,因此,留下给德纳写稿的时间也就十分有限了。不过,这个事也得办。他来信说些什么?稿酬的问题如何了?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三《卫报》都登载关于曼彻斯特市场情况的报道。今天寄上一包。今天的《卫报》上又有劳动统计。

向你祝贺关于银行法的预言^①。

^① 见本卷第217页。——编者注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在我匆忙地写这几句话给你。刚刚接到可恶的税务检查官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如果我在星期一以前不付款，星期一下午就派评价员²⁰来我家。所以，如有可能，请在星期一以前寄来几英镑。目前我的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账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是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外加我的收入很少，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给《论坛报》的文章不得超过一篇^①。以上谈的是些私事。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

（2）**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②，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三大本笔记簿——英国、德国、法国。至于美国，全部材料《论坛报》上都有。这些材料可以以后整理。此外，希望《卫报》尽可能**每天**寄来。一下子整理一星期或五六天

① 见本卷第111页。——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这个意图没有实现。——编者注

的报纸,往往事倍功半,而且会出差错。

在法国(在商业中),特别是在**哈佛尔**,“德国人”可能开始大吵大闹;总之,现在要注意他们。此外,——且不谈这个破产的国家的普遍腐化,——在**马赛**和**波尔多**,在外来者的加入和干预把卑鄙的**癞蛤蟆**^①身上那种卑鄙渺小的吝啬和胆怯打掉的地方,贸易方面的情况特别糟糕。的确,只有在这样一个呆滞不动的国家,才可能有和必须有一个动产信用公司。对“各国的救世主”越是了解,就越是不喜欢他。

你一有时间,就写信来,因为过后你会把这样必需的危机“丑闻”忘掉;我要把它们从你的信中摘出,分别记入几个主要的笔记本中。

祝好。衷心问候鲁普斯。使皮佩尔满意的是,他从前的东家**扎耳费耳德**(皮佩尔曾同他的妻子大闹过一场)破产了。

你的 卡·马·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胜利地把我从金钱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愿你的名字受到赞美——**哈利路亚**^②!

① 指法国庸人。——编者注

② 赞美上帝或感谢上帝的欢呼语。——译者注

附上伟大的拉萨尔的信(连同附信²¹⁰),他很肯定地告诉我,由于自己的成就,他实际上确实在柏林开始获得了声望。这种高尚的心灵的流露,一定会使你和鲁普斯大为开心。威武的拉萨尔开始搞起哲学,搞起赫拉克利特^①来了,就象搞哈茨费尔特的官司³⁶那样,而且,如果相信他的话,他的这场“官司”最终是打赢了。看来,老头儿们——语文学家和黑格尔派——确是因能再看到这过去时代遗下的花朵而感到惊奇。但我们总是要亲自看看这个东西,虽然这是匹赠送的马,也得仔细看一看它的牙口,——当然要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即赫拉克利特不发出大蒜的气味。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家伙怎样在柏林的大街上摇来摆去,“抬高自己的身价”,象孔雀那样翘起尾巴,迈一步,停一停,咬紧嘴唇,带着“一种政治的目光”,好象在说:“这就是写‘赫拉克利特’的人。”只要这家伙不怕自己正在经济学方面寻求的荣誉会因竞争而受到损失,从而使他的“官司”遭到失败,也许这家伙在为我们找找出版商方面还有些用处。我通过拉萨尔先生回复弗里德兰德说,我也是“反法的”,但同样也是“反英的”,决不能写什么东西来维护“帕姆勋爵”。这样,我就拒绝了他的建议。如果弗里德兰德寄给我《新闻报》,使我事先了解这报纸是谁的精神产物,又如果这些先生只是希望一星期从我那里得到一篇**金融论文**,——自然他们必须付稿酬,——那末,我当然也可以同意写稿。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什么政治了。

我给拉萨尔写的信简短而冷淡。我说,我确已收到了弗莱里格拉特转来的信,但是由于书面难于说明的原因,我没有回信。除此之外没说多少话。^②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26—528页。——编者注

施拉姆从泽稷给我妻子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有风趣。科斯莫斯·来丁受到了惩罚：他死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梅维森夫人）死于肺结核，一个儿子淹死在太平洋。

上星期六的《雷诺新闻》，尖锐地攻击了鼓吹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变节者。这是指琼斯。这家伙我已好久没有看见。看来，他在回避我，而这想必有他的“原由”。但是总有一天我会突然找上门去的。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1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7年1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因为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弄清楚法国的情况，所以我把所有关于法国商业、工业和危机的摘录重新看了一遍，得出了几点结论，想简略地告诉你：

（1）英国、北方各国和美国的危机，在法国**从没有直接**引起“法国的危机”，而只是发生**间接**的影响——慢性的灾难、生产的限制、商业的萧条以及普遍的不安。

原因：法国同美国、汉撒诸城市、英国、丹麦的贸易是出超的。它同瑞典、挪威的贸易是入超，但是这方面因同汉堡的贸易而得到抵偿，并且还有赢余。因此，这些危机决不会在法国引起**贵金属外**

流，从而也不会引起真正的所谓金融恐慌。如果说银行^①，就象它这次所做的那样，还是提高了利率，这只是为了防止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把钱投到上述那些国家去。但是，只要贵金属的输出还不是贸易平衡的必然后果，而仅仅是贪利者追求利润的结果，那就可以象现在波拿巴再次表现的那样，利用宪兵来有效地加以制止。如果一个贸易顺差的国家不提供长期贷款，也没有积存起向各个遭到危机的中心输出的产品，——这两者都是违背法国厂主和商人的那种只追求蝇头小利的本性的——那末这个国家会遭受损失等等，但不会遇到严重的危机。法国因此成功地逃脱了普遍危机的**第一阶段**，而这一现象曾经把路易-菲力浦也迷惑住。二月革命前夕，他在向议院作的御前演说中，就曾祝贺“美丽的法国”这样得天独厚。

（2）承认这一点，那就应当说，危机的第一阶段已经对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发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时候所发生的类似情况都要严重。

（3）危机在法国的第一个结果——这是符合癞蛤蟆^②的本性的——就是非常胆怯地缩小了开支和营业。因此，法兰西银行的货币随着它的贴现业务大大减少而积存起来。因此——由于这样一个情况，即危机总是在**秋季**来临，而且法国的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在清算账目时利率很高的话，每到年终就担心政治动荡——在12月份，利率降低了。1847年12月路易-菲力浦就曾命令法兰西银行把利率降低到百分之四。

（4）资本从商业和工业中腾出，同时使交易所更加活跃。这

① 法兰西银行。——编者注

② 指法国庸人。——编者注

种情况，在布斯特拉巴时代，比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更有发展，因为布斯特拉巴用1852年法令强迫法兰西银行以铁路有价证券、国家有价证券和土地信用公司的证券作抵押发放贷款，将**全国贴现局**已经贴现过的投机期票再行贴现，²¹¹这就等于以这个贴现局自己发放贷款时作抵押的那些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向它发放贷款。因此，例如尽管法国铁路的收入在英国危机开始后比英国铁路的收入减少得更加厉害，法国铁路的股票和债券的行市却提高了。举例来说，奥尔良铁路的收入从10月29日到11月26日减少百分之二十四，而且在这以后又进一步减少。但是，奥尔良铁路的股票在12月22日的行市为1355，而10月29日的行市为2985。从法兰西银行的12月的月报也可以看出，12月份的贴现业务比10月份缩减了九千四百二十三万六千五百二十法郎，比11月份缩减了四千九百九十五万五千五百法郎，与此同时，以铁路的有价证券作抵押的贷款却增加了。

（5）只有在荷兰、比利时、关税同盟^①、意大利（包括的里雅斯特）、列万特和俄国（敖德萨）的普遍危机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以后，法国才会爆发真正的危机，因为法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有相当大的**逆差**，因而直接从那里来的压力在法国会引起金融恐慌。但是一当这种情况在法国出现，它就会对这些国家发生非常惊人的反作用。法国同**瑞士**的关系，和美国同英国的关系是一样的。暂时的贸易结算总是对法国有利。但是法国既然**欠了瑞士**大笔的债，后者就始终有可能在危机期间要求还债。

（6）如果真正的危机在法国本国爆发，那末，证券市场和这种

① 指德意志的关税同盟。——编者注

市场的保障——国家，都会完蛋。（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英国，因为目前英国满不在乎地在玩弄外国的有价证券。）在汉堡、英国、美国，从事投机的是私人资本家，而在法国则是国家本身，而且法国所有的小店主都是交易所的赌徒。光是英美危机的回声，已使各个铁路公司陷于绝境。波拿巴先生做了些什么呢？强使法兰西银行成为事实上的铁路承包人，并且以债券作抵押向这些先生发放贷款，而他们是根据1856年11月30日的协定获得债券发行权的。1858年这种债券将近九百万英镑。到12月3日已完全陷于困境的动产信用公司准备与土地信用公司和全国贴现局合并。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后两者有权以他们的有价证券作抵押从法兰西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将它们已经贴现的期票再行贴现。这样，显然，按照布斯特拉巴的计划，法兰西银行不依靠自己的资本，而只依靠存放在它那里的资本——只要邻国一出现什么苗头，这些资本就会流掉——，将成为他一切投机活动的总管。这确实是把法兰西银行也毁掉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连波拿巴先生本人也不会想到去迫使法兰西银行**按照股东提出的要求**进行支付。根据1856年11月30日的协定，1858年仅就**法国**各铁路来说，这种要求的总额就在一千万英镑以上。就所有进行投机活动的康采恩来说，要支付的总额则至少有三千万英镑，这些康采恩包括：马德里工商业公司（路特希尔德家族）、法美航运公司、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铁路公司、厄尔谢朗施铁工厂公司、奥地利铁路公司、萨拉哥沙公司、法国—瑞士铁路公司、洛桑—弗里布尔铁路公司、拿骚公司、皮革厂总公司、炼焦公司、希梅—马里昂堡铁路公司、伦巴第一威尼斯铁路公司、南美轮船公司等等。什么样的魔鬼也无法使法国人有能力按照所有这些要求进行支付。此外，德国

人、荷兰人、瑞士人——法国有价证券的大持有者——不论在法国国内一出现严重恐慌，或者在他们本国市场受到压迫的时候，都会开始把这些证券不计价格地在巴黎交易所抛售。因此，布斯特拉巴未必能够顺利地度过1858年，除非他还能依靠戒严和发行纸币来维持一些时候。现在所有这些旧的丑恶东西都在完蛋，而在英国等地方的证券市场上直到现在还充满着的那种可笑的冒险劲头也一定会导致可怕的结局。²¹²

祝好。

你的 卡·马·

今天皮佩尔已经来访。

关于巴黎全国贴现局，还应该注意，这个由临时政府用来贴现只有两个背书的期票和其他小额的期票而设立的机构，在1851年政变的几天之后，曾由布斯特拉巴授权发放以法国无期证券、工业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为抵押的贷款。1854—1855年以这些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为九十四万英镑；1855—1856年为一百五十万英镑左右。此外，1851年这个局获得建立“铁路贴现分局”的权利，这个分局的唯一职能就是发放以铁路股票和债券为抵押的贷款。到1852年6月底，这个分局的贷款为五十二万英镑；到1852年年底为一百二十四万英镑；1852—1853年为三百六十万英镑；到1854年年底为四百五十六万英镑，即几乎为1851年贷款的九倍。这正是1846—1847年使**苏格兰各兑换银行**毁灭的一项美妙的营业。

博尔夏特医生还没有停止付款吗？

希望你在曼彻斯特动乱和节日期间不要饮酒过多，对自己的

健康要适当注意。衷心问候鲁普斯。

朋友查理的情况怎样？老希尔怎样？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无论如何，在星期五（1月1日）我必须写完勒克瑙—奥德战役。你能否在后天以前寄来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哪怕是很短的？这将是非常及时的。

新年好！

你的 卡·马·

附上的贺信，到新年那天再给鲁普斯。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7年12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为了搜寻刊登印度消息的报纸，我跑遍了全城；前天，我把我的几份刊登这些材料的《卫报》寄给你了。在《卫报》和《观察家时

报》的编辑部，我都未能得到这几份报纸，贝耳菲德那里也没有了。我想，这件事你在星期二大概已经结束。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写文章；这种情形尤其使我苦恼，因为四星期以来，只有今天我能够在下午写写文章，而不耽搁其他紧急的事务。以后，关于军事论文的计划，望能尽早告诉我；特别是在目前，每天的二十四小时对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详细的情况太少了，全部都是根据从康波尔发往加尔各答的电讯，以致对事件几乎无法作出评论。能够谈的只有下面几点：从康波尔到勒克瑙（阿朗巴格）是四十英里，而哈弗洛克的强行军证明，十五英里在印度的条件下已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大行军了。所以科林（他只需要进行两三次行军）无论如何应当在从康波尔出发以后的第三天天黑以前赶到阿朗巴格，这样才有可能立刻进攻。可以根据这点判断科林的进军；日期我记不得了。其次，他还有大约七千人（人们原来估计的要多得多；看来，加尔各答和康波尔之间的行军极其艰苦，死了许多人），如果说他以大约七千人的兵力（包括阿朗巴格和勒克瑙的驻军）击溃了奥德人，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们一向认为，在印度的开阔地，一支由五千至七千英国人组成的军队，是完全可以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同时也就说明了敌方的情况。同时应该注意到，奥德人——虽然是恒河盆地最强悍的一个民族——正是因为从未直接受过欧洲组织的熏陶，所以他们在纪律、联络、装备等方面远远不如西帕依。因此，打的主要是退却战，即在一系列的小战斗中，奥德人不断从一个据点被逼退到另一个据点。不错，英国的轻步兵和俄国的一样，在欧洲是最差的。但是它在克里木多少学到了点东西；无论如何它对奥德人来说，是具有

巨大的优越性的，即它的散兵线得到前哨和步兵的正常的和正规的支援，全军服从统一的指挥，指向一个确定的目标。而他们的敌人却按照亚洲的习惯，分成不规则的小队，每个小队都急于冲向前去，这样就给英国人提供了多倍的目标，而且没有正规的掩护或后备；每个小队由自己克兰的首领指挥，脱离其他克兰独立行动。因为必须重说一遍：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有任何一支印度起义军是在一个公认的首领的领导下正规地组织起来的。电讯中没有其他关于会战性质的说明，而且也没有地形的描写和使用军队的任何详情细节，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再多谈什么了（而且是凭记忆写的）。

关于法国，据我看，各方面你的看法都是对的。到目前为止，那里一切也都还正常。现在，这里的国内贸易已开始出了问题。伦敦的两家经售曼彻斯特商品的公司就属于这一类。但是这还只是开始；只有紧张情况延续八至十二个月，这一类企业才可能真被卷入。依我看来，目前的整个危机——如果撇开它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不谈——比别的任何一次危机更象 1837—1842 年的危机。目前，这里的公众都错误地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因为危机的第一阶段——金融危机及其直接后果——已经消逝。每个资产者在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他那个特殊**行业，特别是他个人的营业，完全是在健全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因为他们面前有象蒙提思、麦克唐纳等这样著名的标准投机者作比较，他们就觉得自己是非常厚道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特罗斯特先生在三万五千包咖啡上损失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财产得到补偿，也无法赔偿梅尔克议先生在运货和其他营业中遭到的损失，这些损失吞掉了他的二千二百万马克纸币的全部资本。近五年来在这里大大成长起来的蘑

菇、苏格兰人约翰·庞杜，以及另外五个人，有七千包丝还在海船上，他们在这批货物上亏损了三十万英镑。这一切到3月和4月才会真正感觉到，拚命抬高市场价格的作法总会随着货船的开到而遭失败。看来，现在天气严寒，刮着东风，所以一条船也开不来。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一两星期，那末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一定会上涨，然后，等西风一起，整队的船只开来时，价格又会更加猛烈地下跌。这就是危机时期的供应和需求。利物浦的棉花存货也开始堆积起来，根据现在的统计，有四十万包，远远超过了平均储备量。如果存货继续增加，到春季，棉花价格无疑还要下跌得更多；现在它的价格又提高了半便士，因为这里的一家几乎供应整个俄国市场的公司泽稷公司，在上星期得到消息说，它在美国的全部订货还来得及取消，于是它在利物浦购进了六千包左右棉花。这就活跃了市场，而那些握有货币的纺纱厂厂主都到那里买进了一些棉花，以便使自己得到低价的货物。这也使这里的某些公司感到不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鼓舞了它们，于是它们购进棉纱和布匹——也是为了不错过“价格最低的时机”。这种情况是不会持久的；首先我认为，在我们这里，价格也将稍有波动，而总的趋势是下跌，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上涨，——这在某个地方重新发生风暴以前是无法确切地断言的。单是由于需求不足和供应过多，纺织厂厂主就一定会碰上一个凶年。营业的长期停滞，这对这里的资产者是最大的危险。金融危机在这里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所有的贷款期限都很短（二至六个星期）。

星期六我去猎狐，骑了七个钟头的马。这样的活动往往使我有好几天非常兴奋。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体育娱乐。在整个打猎场上，我只看到两个人比我骑得好，不过他们的马也比较好。这

使我的健康完全恢复。至少有二十个人从马上摔下来，有两匹马报废了，打死了一只狐狸（我看着打死的）；此外没有发生什么事。根本没有真正的捕狐猎人；他们的骑术当然要比我好得多。给鲁普斯的贺信一定转去。

向你们全家祝贺新年，祝贺动乱的1858年。

你的 弗·恩·

1858年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既然今天你没有寄文章来，我也就**没有东西**寄往纽约，这样，下星期就要一次寄两篇去。现在希望你在星期二以前能写好一篇。特别是非常需要写关于印度的文章，因为《论坛报》在军事问题上，也和商业问题上完全一样，正跟纽约的《Times》〔《纽约时报》〕进行激烈的斗争。而这个《Times》是遵循伦敦的《Times》〔《泰晤士报》〕的方针的。

附上：

《星报》一份，《每日新闻》一份，《陆路邮报》一份（最近的一号还没有）。

这些大概够了吧。

你的 卡·马·

1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短信收到了。你没有提到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以及**附上的拉萨尔和弗里德兰德的信**；但愿这两封信不致丢失。

对于«C»字头的条目，我确实感到很为难：从11月27日以来就没有再给德纳寄东西²¹³，因为由我承担的那部分（即非军事的）我早已写完。如果曼彻斯特的**事务**使你在一个月里不能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那我就不得不了结这件事，找一个什么借口，告诉德纳，解除我们与《百科全书》的合同。我寄去了长长的新条目单，而旧的却没有完成，这最终必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这样，我的声誉就要受到影响。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根本不回信，也不预约新的稿件。而由于经常整月整月地中断，这项工作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入了。

我一直不想和你谈这件事，因为我无论如何不愿让你过度紧张，有害你的健康。不过有时我又觉得，如果你每隔两三天写一点，那也许可以防止你喝酒，根据我知道的曼彻斯特的情况来看，在目前的紧张时刻，喝酒恐怕是“在所难免”，但这无论如何对你没有好处。

目前我根本不可能来写军事部分——为此我必须花费许多时间在博物馆里，而且即使这样也还是写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

来，——因为，我无论如何必需完成其他的工作，哪怕是整个房子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也要完成；而这些工作却要占去**全部时间**！

总之，老兄，不管怎样，你总得有个决定才好。

热情问好。

你的 卡·马·

1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文章^①我想你一定及时收到了，因为我是在星期一**夜间十二点以前**投邮的，所以，它应该在第二天十二点和一点之间送到。

拉萨尔的信收到了，而且我还在一封信里告诉你，我和鲁普斯如何取笑这位写《赫拉克利特》^②的人。难道这封信遗失了吗？

在危机尖锐的时期，除了普遍崩溃，我根本无法想其他的事情。我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作；而且病后还很容易激动。后来是节日、猎狐和其他琐事，而现在这些也过去了，开始需要安定的生活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炎症也好了，«C»字头条目来得正好，我今晚就着手写。我想这些条目不会把我拴住很久；不管怎样我要尽量快地进行，这样你就可以每星期寄出点东西。其实，既然《军队》在10月份还赶上了第一卷，那末«C»字头的条目在1月份

① 弗·恩格斯《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还能及时赶上第三卷。由于危机，这些人是不会太急于刊印的，不然德纳早就来信了。不过，你如果听到他的什么消息，就告诉我。

此外，目前在危机中出现了沉寂和新的转折——至少就曼彻斯特和棉纺织业来说是如此。星期一有许多纱厂厂主去利物浦，买进了一万二千包，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充自己的储备，因为很多人的储备已经用完。这就抬高了棉花的价格；而在这个期间这里的市场上出现了希腊人，他们买进很多货，使这里的价格也相应上涨。这里和利物浦的棉价比最低的价格已上涨了 $\frac{3}{4}$ 便士（每磅）。现在购货人又畏缩起来，不过，如果东风继续不停，那末在二三月间货物大量运到之前，棉花和棉纱还会更少。在工厂缩短开工时间的时候，提高棉纱和棉花的价格，这种念头真是太妙了！其唯一的后果将是需求进一步减少，而目前需求的减少还没有影响到价格，这仅仅是因为生产在与需求一起增减。中等棉价格现在又是 $6\frac{1}{4}$ — $6\frac{3}{8}$ 便士，今天大概是 $6\frac{1}{2}$ 便士，不过我还没有看到最后的行情表。

由于储存货币困难，看来，这些先生暂时得以使产品的价格稍稍上涨，这情况将持续到刮西风的时候。

此外，市场上的过剩的资本简直多得惊人，这又证明了，1847年以来，一切都具有怎样大的规模。如果这些闲置资本的过剩在危机的以后几个阶段发展成熟以前，就重新引起股票投机，这丝毫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这些闲置资本的过剩无疑也部分地帮助了保持法国的投机狂，而这就使动产信用公司在经受恐慌之后，现在可以奢望充当世界上最稳固可靠的机构之一。

那封谈到拉萨尔的信，想必你已收到，请再查一下，那封信我是在收到拉萨尔的信以后的两三天写的。

前天寄出的文章附有鲁普斯给你夫人和女孩子们的一封信。衷心问候她们。

你的 弗·恩·

施拉姆今天写了一封短信来，说他的身体前一个时期曾经恶化，但是现在又好一些了。看来，现在他的诸位兄弟阁下是借口危机把他抛开不管了。他一再谈到要搬到克雷弗尔德或弗吉尼亚去住，因为他说不愿为糊口操心！我将寄给他五英镑。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C》字头的头几个条目²¹⁴。明天晚上我努力再写几篇。我发现只有两个条目的材料难以找到，也可能找不到满意的材料，这两个条目就是《雷管》²¹⁵和《野营》（古罗马的、古犹太的和古希腊的）。在我所做的吕斯托夫的著作^①的摘录中，关于凯撒的营地的材料几乎一点也没有，因为我订购的是吕斯托夫的这本著作，但是从书商那里得到的完全是另外一本书。对于写《雷管》来说，最需要的是过氧化亚氯酸钾的发明史、它的爆炸能力以及各国军队使用短铳燧发枪的日期。这些材料都希望能得到。如果你什么时

① 威·吕斯托夫《凯·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编者注

候到英国博物馆去，能给我找到这方面的材料，那这些条目也可以很快写完，不然就进行不下去，因为在我这里的图书中这方面的东西一点也没有。

此外，如果德纳先生对我们寄去的条目单不愿答复的话，那就只能让他责备自己了。他早就可以把《D》字头的条目单寄来，现在我将在这里自己编写一个。看来这家伙对待整个这件事过于轻率。但愿他已给你汇了钱，要不就该向他发出警报了。

查理现在荷兰，将去瑞士。幸好定货不多，使我能将目前的年度报告的大部分工作交给我们的小伙子们去办理，因此我就不用地工作。这倒是件好事。

从随信附上的今天的《卫报》中，你可以看到，这里缩短开工时间的情况还十分严重。到下星期，这种现象大概又会有所消除。目前，我只将那些载有商业方面值得注意的材料的《卫报》寄给你。

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对于是否应当使用军事学术或军事科学这一名称的问题，答案是：战争最象贸易。战争中的会战就等于贸易中的现金支付：尽管它实际上很少发生，但一切仍以它为目的，而且它最后必将发生，并起决定性作用。²¹⁶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1 月 7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文章^①我于星期二下午五点收到。文章十分有趣, 美国佬一定中意。不过印度的消息总的说来对英国先生们已经不完全是佳音了。可怜的哈弗洛克!

你那封关于拉萨尔的信我确实没有收到。^②这就是说, 它不是被卡在曼彻斯特, 就是在这里被截住了。

鲁普斯给我家里人(他们向你致以热诚的问候)的信, 引起很大的轰动。

圣诞节休假期间, 皮佩尔在这里; 他酒醉后来此, 比以前更庸俗, 更令人讨厌。这家伙年纪越大越糟糕。看来, 现在他有一种嗜好, 起床以后已不喝殖民地的饮料, 而是立刻来一品脱烈性黑啤酒, 使他整天都显出懒洋洋的样子。他身上的这种游手好闲同好为人师、夸夸其谈同拘泥细节的混合物, 实在是越来越令人难于领受了。此外, 象他这样的人, 往往是表面上假装快活, 背后却隐藏着苦恼、烦躁和沮丧的情绪。他奉送给孩子们两张拍下他那副尊容的相片, 这相片真是无价之宝, 可以题之为“形容毕露的皮佩尔”。两张照片都是他乘火车到达伦敦的那天早晨照的。第一张照片还

① 弗·恩格斯《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42 页。——编者注

处在昏昏沉沉的半醉状态，是一付思想上道德上堕落的极其丑恶的形象：嘴巴咧开，双颊下垂，面孔肿胀，眼神空虚。第二张，我们的朋友已经醒过来，想起了他是漂亮可爱的皮佩尔。这是妄自尊大的心理的觉醒和它对极端堕落的胜利。第一张照片是**真正的皮佩尔**；第二张则是他自己和大家所**看到的外表**。小燕妮说得对，如果我们还读过他的剧本《出了什么事？》，那我们对这个家伙就会完全了如指掌。

寄上你感兴趣的一个文件²¹⁷，这是乌尔卡尔特派以他们特有的从容不迫的纠缠办法从贸易部硬要来的。除了最近三年来英国在贸易平衡方面情况不好以外，从中你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俄国战争期间弄到了多少钱；其次可以看到我们的**汉撒诸城市**在对英贸易的各个**入超地区**中居于首位。

我看危机的暂时沉寂对我们的利益——我指的是党的利益——很有好处。甚至在1848年的英国，在第一次沉寂以后，经过两三次间断，还出现了很大的震动，而在当时，火山口从1847年4月已经开始活动了。

曾使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们操过不少心的“那不勒斯问题”⁹¹，现在因发生地震而以最惊人的方式解决了。至少《晨报》的小酒店的政客们是这样说的。

你不会忘掉寄《卫报》吧？

我首先要请你注意自己的健康。时代在好转，它将对你的身体提出很多要求。所以你要锻炼它，而不要损害它。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海因岑在他最近一期的《先驱者》中写道：在德国，两个诡

辩家曾经要受骗的德国工人相信,他们似乎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因为他们手里拿着**刨子**,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但目前,在整个美国的一切集会上,在工人中间都发出阶级的呼声,这就太荒谬了!海因岑叫嚷道,群众是愚昧的,他们不能理解明智的意见;他宣布“精神革命”,反对阶级的预言家而提出新的三执政:**歌德、若·圣伊雷尔和卡尔·海因岑!!!**

最近几星期,**动产信用公司**主要通过宣布股息为百分之二十五而抬高了自己股票的行市,这次股息无疑是从资本中支付的。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战局》等文章²¹⁴收到了。你说的东西,这几天我将去博物馆查阅。^①

印度的事态——英雄温德姆——又有了值得注意的转变。如果这个星期,譬如说,星期三以前,能收到更详细的报道,那我一定会寄点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给《论坛报》。

在制定政治经济学原理时,计算的错误大大地阻碍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来把代数迅速地温习一遍。算术我一向很差。不过间接地用代数方法,我很快又会计算正确的。

① 见本卷第243~244页。——编者注

你的健康报告太草率了，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些。例如，伤口是否都长好了？

下次写信再详谈。

你的 卡·马·

为了写布吕歇尔，我多少翻阅了一下克劳塞维茨的书¹⁹⁸。这个人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

1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14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①。我刚才发现，在这篇文章里，由于一种可笑的疏忽，我把**英格利斯**都写成了威尔逊；请代为改正，因为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改了。

星期二以前，我还要写几篇«C»字头的条目，写到《骑兵》为止。这应该是篇好文章，也应该稍长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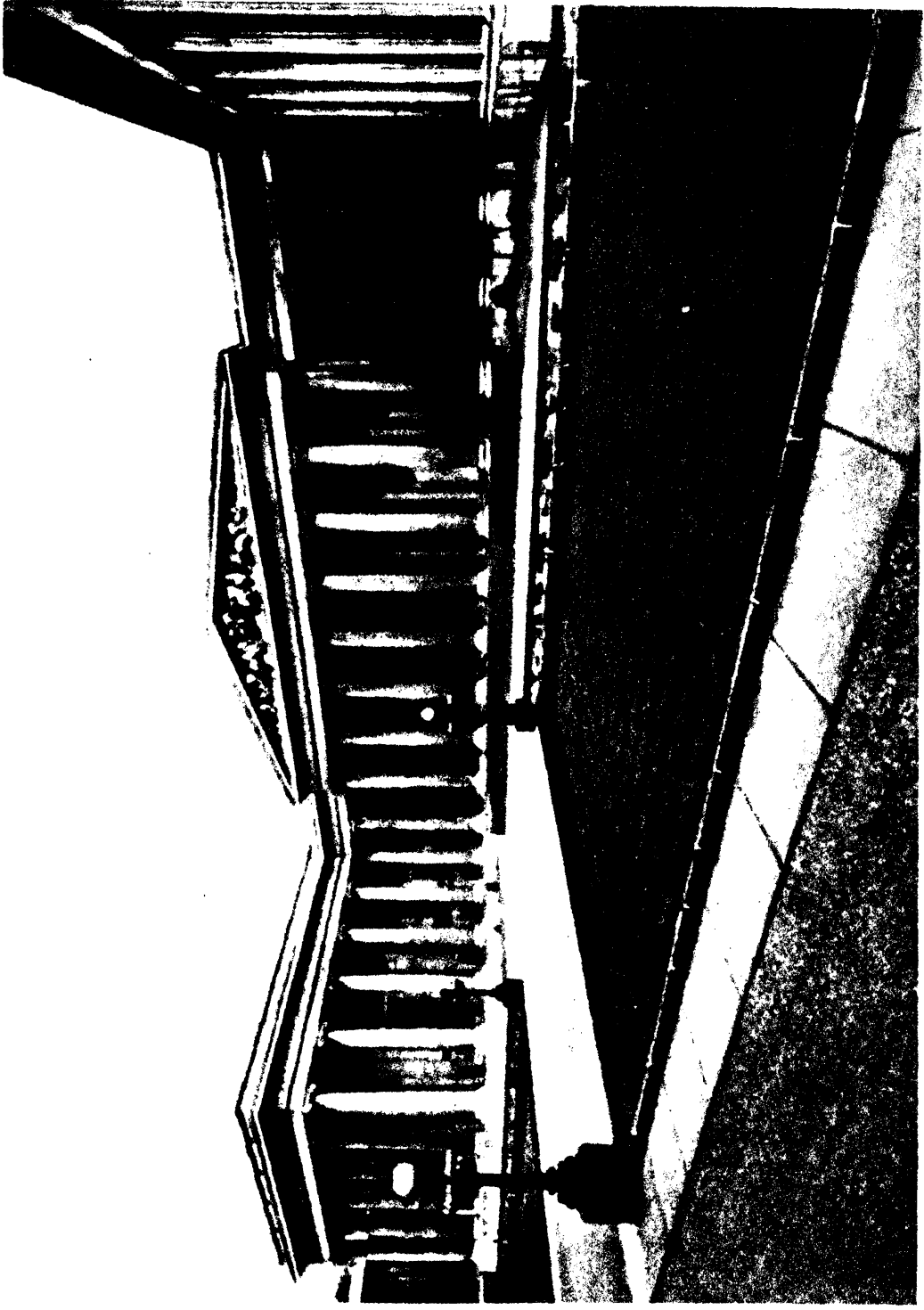
再者，关于库霍尔恩（男爵）的文章你写好了没有？没有写好的话，我这里有很好的资料。

注意。《弹射器》的资料，我这里**一点也没有**，——在埃尔希和格鲁伯的书¹⁵⁸中一定有。

^① 弗·恩格斯《勒克瑙的解救》。——编者注

伦敦英国博物馆

马克思曾在该馆阅览室从事写作



勒克瑙警备部队的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就表现在他们必须每天领受太太们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烧的“粗劣的牛肉”。想来一定烧得非常糟糕。关于温德姆的材料，虽然《每日新闻》有一点，但很不够。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身体很好。所有伤口六个星期前都已收口。黑克舍尔对病情十分满意，不过还要限制我的饮食，——不是在数量上，而是在种类上。

1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大概也接到了哈尼关于朋友施拉姆^①的信吧。没有希望好了。遗憾的是，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还为金钱所困，——这都是伦敦那个胖市侩^②的过错。

你的文章^③很出色，在风格和文体上都使人回想起《新莱茵报》的全盛时代。至于温德姆，他可能是个很蹩脚的将军，不过，

① 康拉德·施拉姆。——编者注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率领新兵在这一次是这个家伙的不幸，而在凸角堡会战时却是他的运气²¹⁸。总的来说，我认为英国奉献给印度人的这第二支军队——没有一人会生还的——远不如第一支军队勇敢、自信和坚强。而第一支军队看来几乎已全军复没。至于气候对军队的影响，我在各篇文章中——当我暂时负责军事“部”的时候——已用精确的计算证明，死亡率要比英国官方报告宣布的高得多。²¹⁹ 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

星期一我再去博物馆，那时将把最好的参考书中关于弹射器的资料与其他所要的东西一并寄上。《库霍尔恩》还没有写，因为搜寻合适的资料要占去我很多时间。

你的身体见好，使我非常高兴。我却又一连吃了三个星期的药，今天才停止。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不过，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在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中，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谐和》集庸俗之大成。只有癞蛤蟆才能搞出这种谐和的烂泥汤。

对朋友琼斯你有什么看法？我还不愿相信这家伙真的叛变了。也许，他1848年的经历还使他感到痛苦。由于十分自信，他甚至认为他有能力利用资产阶级，或者会想象，只要他厄内斯特·琼斯以某种办法进入议会，世界历史就一定会发生新的转折。

最妙的是，雷诺现在在他的报上^①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和任何妥协的姿态出现，这自然是故意同琼斯为难。同样的，布·奥勃莱恩现在也成了一个完全无法制服的宪章主义者。唯一可以用来为琼斯表白的理由就是，目前英国工人阶级普遍笼罩着一种萎靡不振的情绪。不管怎样，他在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愚弄，就是成为叛徒。过去，任何小问题他都要胆怯地同我商议，现在他则同样胆怯地回避我，这个事实说明他还有点良心。

附上劳拉和燕妮给鲁普斯的信。两个女孩子自然想象你会因鲁普斯优先收到信而生气。所以他们特地责成我通知你，下次就轮到你。

我现在再等三个星期，待情况更加尖锐一些，那时再写信告诉德纳，在每月仅以四篇文章为限的条件下，我不能继续为《论坛报》写作；至少应当有六篇。实际上我现在总是不得不将两篇文章的材料压缩为一篇文章，因此，我做的是加倍的工作，得到的是半价。这样是不行的。

那封遗失的关于拉萨尔的信^②里是否还附有拉萨尔和弗里德兰德的信？由于政治原因，希望这些信能保存下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2、245页。——编者注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根据附上的哈尼的信来看，施拉姆恐怕已经不在人世。我立刻给哈尼回了信。再听到什么新的情况，就马上告诉你。

你的 弗·恩·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收到了(1)几份《卫报》，(2)«C»字头的条目(《马枪〔Carabine〕》等等)²²⁰。一星期前寄给你一封信，其中附有给鲁普斯的信，你没有告诉我是否收到。

附上德纳的信，你必须把它寄还给我，因为我还没有给他回信。使我感到不愉快的是，我——根据这封信可以知道——欠了这些先生们相当多的债，因为我算错了我的稿酬，而在《火炮》一稿寄出后又开了期票。可是稿费一行字连一便士也不到。

至于德纳要求的«B»字头的新条目(对我来说，主要是尽快清

偿我在阿普耳顿那里透支的款项,因为不然我以后就不能向《论坛报》支钱,那样一来,我就会彻底搁浅),除一个例外,全部都是你编写的条目单里的。至于这一个例外——《孟加拉起义的历史》,我看可以不客气地向德纳拒绝这个题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到哪儿去找资料?既然文章“必须立即寄出”,而且必须“尽可能简短”,那末,工作和稿酬之间就太不协调了,而这只会妨碍其他文章的写作。你的意见如何?这里主要的是军事方面的,但是整个说来,军事和政治的都包括在内,我看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立即寄出”。

德纳所说的阿耳布埃拉会战^①中的错误,我记不起来了。

弗莱里格拉特写信告诉我说,伟大的恩斯特·德朗克从巴黎来到伦敦;他是由于谋刺事件²²¹而第一次离开该地。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寄给我的《曼彻斯特卫报》的巴黎通讯中有些有趣的东西。曼彻斯特的情况如何?似乎比预料的好些。

1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信都按时收到了。要在所要求的期限内写完《孟加拉起义》是

^① 指弗·恩格斯的《阿耳布埃拉》一文。——编者注

绝对不可能的。我建议你利用这次机会告诉德纳先生，如果他早一点同意我们的建议和寄去的条目单，那末所有这些文章他早就得到了。《孟加拉起义》他可以以《印度起义》或别的什么标题刊登。至于所谓错误^①，我现在不能查对，因为我没有时间，明天可以查一下。这段话摘自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因此想必不会有错。

拉萨尔的信还在我这里。

我这里准备好了《布伦海姆》、《博罗迪诺》以及其他许多文章的材料，如果印度来的邮讯不迫使我写文章的话（但根据电报看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星期五你会收到一批文章。关于《比达索阿》等文章，我需要先审阅一下。不过德纳说好象他以前就要过**这些文章**，是怎么回事？这我一点都不知道。

可怜的施拉姆于一星期前的星期五去世了，哈尼想必已写信告诉你。详细情况我还不知道。我写信给哈尼说，如果发现有你我写的什么东西，就拿走，交给我们处理，——让这种东西落在已成为十足的普鲁士人的鲁道夫^②先生手里，那是不行的。我没有预料到，在春季以前施拉姆的病会严重起来。当我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可怜的人刚强地与疾病作斗争，而且看来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我们的老卫士是怎样在这漫长的和平时期消逝的啊！

这里情况十分不稳定。每两星期棉价就试图抬高一次；这是利用某些纺纱厂主必须进货的时刻。棉价可以抬高三四天，以后又下跌。总的说来，目前的棉价比最低水平高八分之五便士。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只要价格在两星期的停滞之后大大下跌时，市场上就出现印度和列万特的顾客，因此又使一切回升；这时，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谁也不愿意再购货了，于是价格就重新逐渐下跌。所以说，眼下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纺纱厂主改为充分开工，不是因为这方面真需求，而是因为别人这样做，也是因为缩短开工时间已使他们感到十分厌倦。一般说来，由于籽棉和棉纱之间的差价减小，纺纱厂主的情况恶化了。德国人进货还很少。这里的情况还绝不能认为十分美妙——由于力图抬高价格，商业一直陷于停顿，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可以说市场情况有了好转。让这种好转见鬼去吧！

给鲁普斯的信使老头儿十分满意，非常高兴。他要我向写信人^①致以最热诚的问候。上星期我几乎根本没有看见他；我们两人在路上错过了，后来他就开始患脸神经痛。

多多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1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三篇«B»字头的条目^②。我本来想尽可能今天把关于温德姆的文章也写好，但是，第一，详细情况还很不清楚，为此必须等待官方的报告，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情况都被掩盖起来；其次，今

①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崖路〔Berme〕》、《布伦海姆〔Blindheim〕》、《博罗迪诺〔Borodino〕》。——编者注

天午后我没有时间——这三篇文章我勉强能够把它们重新检查了一下；而且我感冒很厉害，所以不能今天半夜冒险往城里去寄信。告诉德纳，材料还不完备。

我的《C》字头的条目单你已寄给德纳没有？如果没有，请马上寄去，以便他能及时写回信来。他的《C》字头条目单又是不完备到可笑的程度。

遗憾的是，《博罗迪诺》没有能够写得更简短些，因为直到现在，对这次战斗的描写都是完全不真实的。

你的 弗·恩·

1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这里严寒已经降临，**我们家里一点煤都没有**，这逼着我又来压榨你，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苦恼的事。我决定这样做，只是由于强大的“外来压力”。我的妻子竭力向我证明说，由于泽稷的汇款比通常汇来得早，所以你估计错了，因此没有我的特别提醒，这个月你什么也不会寄来；又说，她已把自己的披肩等等拿去典当，但还是一筹莫展。总而言之，我**不得不**写信给你，而且也在这样做。的确，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牵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

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我自己还能在埋头研究一般问题时忘却这种困苦，而我的妻子自然没有这样的避难所等等。

拉萨尔的书^①今天寄来了，花了两先令；这不是书价，而是邮费。这种情况使它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一共两册，每册有三十印张。现在我只是浏览了一下。这家伙在序言里欺骗公众说，从1846年起他就开始构思写这本书了。看样子这本书充满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在对某些字句进行解释和比较时，看来解释法律的习惯帮助了他。让我们看看再说吧，虽然这玩意儿太厚了，没有办法把它看完。

皮佩尔先生也来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一个有趣的秘密，说他在这里的时候，曾经为“小腹疼痛”所苦，因而“也许”显得很苦恼的样子。

奥尔西尼等人的密谋大概使普鲁士的大赦²²²取消了。前天，这里的警察半夜闯入奥尔西尼的住宅，把他的女仆骗往苏格兰场^②，理查·梅恩先生和法国的暗探对她进行了审讯。这种有损帕姆先生声誉的做法未获结果，尤其是，在奥尔西尼被捕以后所有给他寄到伦敦的信都在马丁·贝尔纳那里，而其余的信，奥尔西尼在他离伦敦之前都已烧掉。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② 伦敦警察局的侦缉处。——编者注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B»字头的三个条目收到了。^①你把《博罗迪诺》写得比较长，这很好。既然这些先生的栏这么大，稿酬却这么少，那末，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条目拉长。为了我能还清欠这些狗的债，希望你着手写《骑兵》的时候，尽量写得长一些。

法国的情况很妙。小店主们对谋刺事件所抱的冷淡态度，激怒了这家伙^②。小店主们的这种冷淡态度的秘密大概就在于，他们很多人暗中希望，能够发生什么突然的政治事件，好让他们摆脱困境。按照布斯特拉巴的命令，银行、贴现局等已经让这些先生中的多数人的期票延期兑付。不过延期并不意味着取消。有相当多的法国资产者已经看到商业崩溃不可避免，他们胆战心惊地等待着清算的日期到来。他们的处境与布斯特拉巴在政变**以前**的处境完全一样。所以，为了体面地摆脱困境，这些家伙——完全和十年前一样——极想抓住任何一种政治借口。布斯特拉巴看到了这点，而且现在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暴君”。让我们等着瞧吧。如果他信赖马尼扬、卡斯特朗等人，那末他就将被所有人抛弃。

我在经济学的写作中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从你那里得到一

① 见本卷第255页。——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些实际材料的解释，因为这在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资本的**周转**，周转在不同种类的企业里的差别，以及它对利润和价格的影响。在这方面如果你能告诉我一些什么东西，那就太好了。

拉萨尔先生在《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的序言里谈到：

“除了一小部分外，它〈这本著作〉在1846年初已经写好。可是，正当我想着手把它写完时，另一方面的兴趣突然把我引向实际斗争的海洋，这种斗争没有间断地继续了差不多十年之久，它使我抛开了完成这本著作的工作，因为索福克勒斯曾说过：

‘强大的东西虽然多，
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强大’。^①

这句话在**各个**方面都还是对的。”

索福克勒斯的诗句被拉萨尔式地德国化以后，应该是这样的意思：“没有一个比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更可怕的淫荡的人！”

祝好。

你的 卡·马·

1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早晨一下就收到你两封信，现寄上五英镑券一张。可惜

^①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场第一合唱歌。——编者注

我自己钱也很紧，而且施拉姆于1月初借去了五英镑，——在那种情况下是不能加以拒绝的，——因此我就更加没有钱了。《温德姆》星期二可以写完。

再者，请再抄一份德纳所要求的«B»字头的条目单给我，包括原来的和现在要我们补写的条目，我自己的那份遗失了。

《野营》、《弹射器》和《雷管》的材料怎么样了？

谋刺虽然丝毫没有伤及波拿巴，却击中了卡·海因岑。你大概记得，他在1848年曾吹嘘他一无所知的现代科学所发明的毁灭性武器，说有导致灾难性破坏的危险。科苏特是个伟人，但是他把雷酸银等等遗忘了。于是，在这次事件以后，我们不再听说雷酸银了。我当时就说过，根据受伤人数很多而死亡人数不多的情况判断，榴弹装药过量，因而爆炸成无数小碎片，而每个碎片的力量却不大。蠢驴们过于聪明了。其实，装普通火药的榴弹，效力要大得多。他们不用普通火药，而是尽量多地装进雷汞，于是就象下冰雹似的洒下了无数危害不大的小碎片。拉雷医生证实了我的意见。关于海因岑，就说到这里。

本月21日在布伦林苑又发生用手枪谋刺波拿巴的事，但是这人还没有来得及放枪就被捉住了，案件暗中了结。有关这事件的一号《卫报》我不用时，即可给你。

我订购了沙尔腊斯的《百日》²²³。我们能不能给美国写一篇书评？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想必很有意思，而且也不难。

多多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2 月 1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五英镑收到了。看来,两封信同时送到(一封信我是星期四发的,另一封信是星期五发的)这件事,说明邮局扣留流亡者的信,并加以检查等等。

新确定的«B»字头条目是:《比达索阿[Bidassoa]》(会战)、《布伦海姆[Blenheim]》(同上)、《缅甸[Burmah]》(战争)、《博马尔松德[Bomarsund]》(围攻)、《博罗迪诺[Borodino]》(会战)、《布里西亚[Brescia]》(强攻)、《桥头堡[Bridge-head]》、《毕洛夫[Bülow]》、《布达[Buda]》(围攻)、《贝雷斯福德[Beresford]》、《崖路[Berme]》。德纳说“其中大多数我以前已经向您要过”,这是弄错了。他把**你的**«B»字头条目单同他**自己的**混淆起来了。他自己只要求写下面的条目:

《炮座[Barbette]》、《棱堡[Bastion]》、《刺刀[Bayonet]》、《巴克莱-德-托利[Barclay de Tolly]》、《Battery》、《会战[Battle]》、《贝姆[Bem]》、《卞尼格先[Bennigsen]》、《贝尔蒂埃[Berthier]》、《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贝西埃尔[Bessières]》、《露营[Bivouac]》、《掩障[Blindage]》、《布吕歇尔[Blücher]》、《勃鲁姆[Blum]》、《玻利瓦尔[Bolivar]》、《爆炸弹[Bomb]》、《炮手[Bom-

bardier]》、《炮击[Bombardment]》、《两桅小炮艇，防弹工事，炮艇[Bomb-Ketch, Bomb-Proof, Bomb-Vessel]》、《垛墙[Bonnet]》、《博斯凯[Bosquet]》、《布里昂[Bourrienne]》、《桥[Bridge]》（浮桥）、《布朗[Brown]》（乔治爵士）、《布律恩[Brune]》、《毕若[Bugeaud]》。（所有这些，蠢驴都已经收到了。）

《弹射器》的材料（不多）我已给你准备好。《野营》的大部分也已经搞好了（不过，关于希腊的野营我还需查阅瓦克斯穆特写的《希腊古代》，关于犹太人的野营还需查阅德·韦特的著作²²⁴）。由于必须列举许多各种各样的枪闩等等，《雷管》的写作弄得很详细。如果中间不是德纳下了新的命令，那我已经把这篇糟糕东西搞完了。现将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寄上。此外，每逢我去博物馆，都需要查许多材料，以致一眨眼时间就到了（现在仅开馆到四点）。而且到那里还要走路。这样就浪费了许多时间。

明快的拉萨尔所写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赫拉克利特借以阐明肯定和否定的统一的许许多多形象，拉萨尔都一一提到了，并趁此机会给我们献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某些片断，而这个逻辑学未必能因此就博得好评；而且他总是唠唠叨叨地说一大套，就象一个小学生要在一次作业中证明，他已经把它的“本质”、“现象”以及“辩证过程”都掌握了。如果一个小学生作这样的抽象推理，那末就可以深信：他的思维过程只能准确地按照开好的方子、按照神圣化了的的形式进行。我们的拉萨尔也正是这样。看来这个家伙曾妄想通过赫拉克利特来阐明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且老是丝毫不知疲倦地一再开始这种过程。他竭力炫耀他的博学。但是每一个内行人都知道，只要有时间和金钱，并且象拉萨尔先生那样，能够随心所欲地叫人直接把波恩大学

图书馆的书送到家里去，这种引文展览是不值什么钱的。可以看出，这个家伙自以为戴上这种闪闪发光的语文学的装饰品就显得非常“伟大”，他的一举一动都完全象一个生平第一次穿上时髦衣服的人那样文静娴雅。因为大多数语文学家都不具备赫拉克利特常用的思辨概念，所以每个黑格尔分子都有无可争辩的特长——能理解语文学家所不理解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精通德国哲学，而因为他学习希腊语，就精通了希腊哲学，这倒是很奇怪的。）拉萨尔先生不是简单地把这一点看成不言而喻的事情，而是把这一切用冒牌的莱辛方式奉送给我们。这是以烦琐的法学家方式的黑格尔的解释去反对语文学家因缺乏专门知识而弄错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双重的享受：首先，给我们完整地复制了我们几乎已逐渐淡忘的辩证事物；其次，给我们拿出这种“思辨的遗产”，把它当做拉萨尔先生一种特别的语言学 and 法学方面的博学多才去反对非思辨的语文学家。可是，不管这个家伙怎样大言不惭，说什么赫拉克利特是迄今为止的一部深奥的著作，其实他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绝对没有加进一点新的东西**。他不过说得详细一点，而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印张自然就完全够了。这家伙更没有想到要说出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某些批判思想。如果把赫拉克利特的片断全部印在一起，也不见得有个印张。只有用可怕的“人”^①的钱印书的家伙，才能以这样的借口把六十印张的两卷书拿去问世。

《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他想用这句名言解释一切事物都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他说：“金变万物，万物变金。”拉萨

① 指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见本卷第259页。——编者注

尔说，黄金在这里就是货币（这是正确的），而货币就是价值。也就是说，是观念的东西，是一般，是一（价值），而物则是实在的东西，是特殊，是多。他利用这一惊人的论断，是为了在一个长长的注释中表明他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发现的重大意义。每句话都是错误，但都是用惊人的自负的口气说出来的。单是从这样的一个注释中我就看出，这个家伙竟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大作中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²²⁵。但是使他遗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正如我在接到他的第一封妄自尊大的信以后马上写给你的信中所说的，老年黑格尔派和语文学家们发现在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誉的青年人身上居然有这样古老的气质，实际上一定是感到高兴的。此外，他向各个方面阿谀奉承和鞠躬致敬，以期受人欢迎。这玩意儿我一浏览完，马上就寄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1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我身体有些不舒服；看来，原先的病还给我留下一些残

余，不过，它已无力严重侵害我，只是以各种小毛病来苦恼我，特别是皮肤刺激、伤口愈合不好、手指化脓以及诸如此类的讨厌毛病。幸好腺体已没有一点化脓的倾向，所以不用为此担心了。这些小毛病是感冒引起的，看来，在我去洗海水浴之前，它们还会经常来折磨我。无论如何我现在还必须小心。然而自我回来以后有几次发作得相当厉害的痔疮，倒成了我的诱导剂，每次都立刻见效，不过使我在几天之内除了骑马外，不能坐下。因此，上星期我没有写信，而且自星期一以来我都没有“交货”。大多数晚上我只能躺着。不过，感冒现在减轻了，昨天我又能够骑马走了二十八英里，所以明天又可以开始工作了。

看来，拉萨尔先生对待晦涩的赫拉克利特^①实在太轻率了。你对他的方法的描写，使鲁普斯大为开心；他听说这位先生对希腊的事情并不怎么渊博，使他感到满意。书一寄到，我就给他研究。

朋友贝耳菲德今天又提名自己为市参议会候选人，但是遭到了惨败：一百九十六票对他的一百四十三票。

我家里还有几号《卫报》，内有精彩的巴黎通讯；这几天就寄给你。

问候你们全家。到星期五我可以再给《百科全书》写好一些文章。

你的 弗·恩·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德纳这头蠢驴(在信里——信我以后寄给你,在这封信里他还没有决定是否支付我12月底所开的期票)向我提出,“在《炮兵》一文中谈到普鲁士军队的装备时,您用了 *seam-horses* 一词;这是什么?我在哪本辞典里都没有找到这个词。”请立即回信,以便我能在星期五告诉蠢驴。

我怀疑你身体还没有完全好。望多保重。在曼彻斯特的“狂飚时期”你奔走得太多了。下次详谈。

你的 卡·马·

可爱的哈尼是否也给你寄来了他那“独立的”荒谬东西^①?是谁在施拉姆的传记中这样胡说八道?哈尼把“有名的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恩格斯阁下与他并列,显得如此可笑——变为《新莱茵报评论》的出版人了。

^① 《泽稷独立报》。——编者注

1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德纳不会认字，——那里写的是 *team-horses*，即拉车的一套马，也就是被套在一起拉某种炮或军用车辆的几匹马。*team* 这个词在文章中常常可以遇到，如果他需要根据的话，让他查看《英国百科全书》中的《炮兵》一条好了。

可惜今天我不能寄出什么东西了。昨天被人怂恿去骑马会猎，大家用灵猓追捕兔子，我一共骑了七个小时的马。一般说来，这对我虽然好得很，但妨碍了工作，已经开始的几篇东西——《缅甸》等——我还写得很少，也休想今晚及时完成了。《缅甸》这篇东西非常讨厌，读了几大本，仍然弄不出有条理的东西来，因为文章必须写得简短。但是我将在《骑兵》上捞回本来。德纳将得到格里斯海姆的书^①中所有涉及这方面的东西。

看来，鲁普斯不想再坐酒馆了；我到 he 最喜欢去的恰茨沃思酒馆四次，只碰上他一次。因为我去那里就是为了找他，这对我来说是大大浪费了时间，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我也接到了那位可爱的哈尼寄来的荒谬东西^②。这一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归之于泽稷的哈罗·哈林（固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① 古·格里斯海姆《战术讲义》。——编者注

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对克雷弗尔德的描写极妙，完全象是以前的哈尼写的。因施拉姆的去世，他又作了一次传奇剧的大演出，而在其中扮演主角的当然是乔·朱·哈^①。整套的葬仪和所有其余的做法，写着“急速”、“立即”等字样的信件，以及要求我去泽稷也出入于癞蛤蟆们⁷⁴和瓦西拉普斯基之流²²⁶中间，——所有这些都使我讨厌。这是个可怜的小无赖，他在泽稷可谓得其所哉。此外，他因攻击泽稷的封建主弗·高弗莱，十分幸运地引起了一场文字诉讼。¹⁹⁷

看来琼斯的戏演得也很妙。他使胖子利维西成为他这次会议的主席，而这人是向迈奥尔宣誓的可怜的小资产者，在1842年当整个小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他就同斯特治一伙人一同分裂了出去，并提出完全选举权的口号。²²⁷

不过，没有关系！波拿巴先生在为我们工作。我们也不能希望有比他这种做法更好的了。埃斯潘纳斯当上了内务大臣；这是个真正好斗的公鸡。而且愚蠢，竟把奏折刊登出来。²²⁸

再者，为了使你对我的健康状况不致有所误解，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昨天我骑马跳过高五英尺多的土堤和围墙，这是我跳得最高的一次。要能轻松地做这样的操练没有十分健康的肢体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总之，将来我们重回德国的时候，是可以在骑术方面向普鲁士的骑兵表演些东西的。这些先生们要追赶我将感到困难，因为我现在练得很多，而且日有长进；我的声望也逐渐确立了。不过现在我才知道在地形险阻的地方骑马的真正困难；这是件极复杂的事。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到星期一一定寄上几篇文章。关于

^① 乔治·朱利安·哈尼。——编者注

印度,我想我们还是再等一班邮件,——除非我们得到非常有意义的详细情节。

你的 弗·恩·

这个“恩格斯阁下”看起来的确非常滑稽。我决不会饶恕哈尼,关于我,他能说出的最好的话,就只限于这**阁下**二字了。这个混蛋!

1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2 月 14 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答应给我寄《卫报》,所以我一直等到今天,因为法国是目前唯一的通讯题材,而对这些先生来说,一些流言蜚语和奇闻轶事要比任何一点思想更加可贵。我想,你所答应的报纸明天会寄到,不过,我坚决请求你今后都在星期四以前寄来,最迟星期五以前。在文章寄出**以后**,它们显然对我的通讯工作就毫无用处了。

在还不知道我的期票(大概是在开票以后几个星期才从这里寄出的)是否照付以前,我现在将有两三天如坐针毡。我与阿普耳顿的问题不解决,至少将不能再凭送去的文章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我对寄给他的“商品”的估价完全错了。此外,德纳对论述**玻利瓦尔**的那篇较长的文章^①表示怀疑,因为照他看来,这文章写

^① 卡·马克思《玻利瓦尔-伊-庞特》。——编者注

得有“倾向性”；他要求我告诉他资料来源。当然，资料来源我可以告诉他，虽然这种要求是很奇怪的。至于说到“倾向性”，我的确有点离开了百科全书的语调。不过，如果把这个最怯懦、最卑贱、最可怜的恶棍宣扬成拿破仑第一，那就太荒谬了。玻利瓦尔，这是一个道地的苏路克。

祝贺你骑马的成就。只是不要作过于危险的跳跃，因为不久将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冒生命的危险。看来，你过分沉醉于这种骑马的嗜好。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骑兵是你在德国最需要的一种专业。同时，我也有些怀疑，是否任何过分的紧张都会对你的健康有益。至少医生们曾肯定地告诉我，你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紧张的活动中还必须保持中庸。

波拿巴事件使拟议中的普鲁士大赦²²²也慌忙中止了。然而路易仅仅是在模仿他的假伯父²²⁹。他确实不仅是维克多·雨果所说的与大拿破仑相对而言的小拿破仑²³⁰，而且令人惊叹地体现着大拿破仑的所有细小的方面。我看了一下科贝特氏纪事年刊1802—1803年各卷，发现“杀人犯的巢穴”等等在当时的《通报》上也一字不差地全有。²³¹例如1802年8月9日的《通报》上就照登了这样一段话：

“要么是英国政府准许和容忍这类政治的和刑事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这种行为符合英国的宽宏、文明和荣誉；要么是英国政府无能防止这类罪行，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配称为政府，特别是它没有办法去制止谋杀和诽谤以及维持**社会秩序**。”

祝好。

你的 卡·马·

如果延误下来的几号《卫报》还没有寄出，就请安排一下，使我

能在星期一以前收到，以后的则希望能在星期五以前收到。

1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这个星期我每天都想给你写信，可是由于价格不断上涨而始终未能如愿。你记得我告诉过你^①：在奥尔良的中等棉价格方面，六便士是可以充分开工的最高价格。现在，当奥尔良中等棉价格为 $5\frac{3}{4}$ 便士的时候，八分之七的纺纱厂主都改为充分开工，而这种愚蠢做法的结果是，他们仅仅因为不能忍耐，在六个星期内竟把奥尔良的中等棉价格提高到 $7\frac{3}{4}$ 便士！当然，棉纱和布匹的价格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提高。对厂主来说，原料价格同他的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已使成品的价格低于生产费用。于是这些蠢驴现在又想做他们本来就不该放弃的事了，即重新缩短开工时间。

几号《卫报》今天与这封信同时寄出。

希望你的期票能照付。既然你本来已经预先告诉过他们，如果那里有意把它退回的话，那末他们早就该写信给你了。

又寄上一些给德纳的小玩意儿^②。如果这家伙还想拿他那两个臭钱耍手腕，那就该好好教训他一下。无论如何，他的要求不

① 见本卷第215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弹射器》、《野营》。——编者注

能超过我们给他的，——绝大多数是独创的作品，而不是象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种拙劣的东拼西凑的东西。告诉他应该多给些稿费，然后我们还要考虑考虑。关于巴达霍斯^①，可诅咒的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的确把我弄糊涂了。

《缅甸》是篇很费力的文章。你能否承担《毕洛夫》和《贝雷斯福德》？我这里没有作传记的年谱，关于军事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我倒可以告诉你。

关于骑马我下次写信告诉你。实际上，这是我所有军事科目的物质基础；你为什么不让我骑呢？在所有的癞蛤蟆的心目中，波拿巴这个无赖是位英雄，因为虽然他骑术平常，但姿势优美。其实这里很多人知道，他跳越障碍的本领不高明，他在您忠实的仆人可以不假思索地越过的障碍面前无能为力。此外，骑马是我至少已达到中等成绩的唯一的项目；而且在行猎追捕时的危险性恰恰很小（或然率是1:10 000），以致它具有不可克服的诱惑力。其实，请你放心：我将在另一种场合牺牲生命，而不会是从马上摔下来。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① 说的是对巴达霍斯要塞的围攻，在弗·恩格斯的《阿耳布埃拉》一文中叙述了这段历史。——编者注

1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萨尔的信，其中谈到鲁道夫·施拉姆的地方很有趣。这人关于我的“逻辑”所写的那些话，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他不~~愿~~理解我。你知道，我曾不客气地给他指出，我不给他写信，是因为问题已到了必须以口头说明来继续书面通信的地步。实际上，我是以十足的外交词令来谈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的。

自然，我给了他回信，为的是要他仔细打听一下柏林的出版商。我打算把稿件分册出版²⁰⁹，因为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来从容容地把它全部写完。分册出版也许有损于形式，但是至少有利于推广，而且便于找出版商。

至于可恶的美国佬，我当然极想给德纳和阿普耳顿两位先生写信，请他们俩对我…… 不过，情况简述如下：

我向阿普耳顿透支了据说是二十英镑，按我的计算，则最多透支了五英镑。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一些12月底到期的账必须偿还。好吧。现在那二十英镑——恰好我明天本来应该以《论坛报》的名义开一张这个数目的期票——暂时被德纳先生记入《论坛报》的往来账上了，因此在没有能够用寄给阿普耳顿的稿件偿清这笔臭账以前，我的所有一切收入来源都被断绝了。所以，在这以前我处于困境。一旦欠这位阿普耳顿的债用“商品”还清，因

而我又能打开通向《论坛报》的闸门时，我就赞成完全抛弃阿普耳顿，特别是如果维也纳的《新闻报》同意我的建议——一周寄一篇金融论文去的话。²¹⁰ 总之，我认为只要以停止供稿相威胁，就会使德纳和阿普耳顿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迫使他们同意付给较多的稿酬。但是这种手段只有在摆脱了目前的困境以后才能采取。如果这些坏蛋采用了《玻利瓦尔》，依我估计，那就还需要寄去三十至三十二栏。在这以前，我简直是悬在半空中。此外，这些狗知道，我现在是在他们的支配之下。因而现在应该竭力做到的是文章尽可能少压缩，只要不致平淡无味就行。

至于《毕洛夫》和《贝雷斯福德》，我可以写传记部分，但是**军事部分你要完全用英文**写，使它们不致与其他许多文章不同。此外，在这里，一些简单的指点对我没有用处，因为要阐述它们，我还是必须加以研究，而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B》字头的条目一写完，请你立即着手写《骑兵》，因为它可以清偿欠款。

我的朋友，情况就是这样。幸好外部世界现在发生了许多令人高兴的事。至于个人的生活，依我看，我是在过着所能想象到的最不幸的生活。这没什么！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

好样的《卫报》现在会说什么呢？米尔纳·基卜生和布莱特的报复确实很精彩。²³² 说句私话，我想帕姆解散自己的内阁是自有其“理由”的，而且导致这种结果的一切表面的错误，从他这方来看是预先估计到的。

从不久前《通报》公布的一个文件可以看出，在法国海关仓库里堆积的存货与1856年和1855年比较，是个巨大的数目，《经济学家》的通讯员直截了当地说，波拿巴促使法兰西银行以这些商品

作抵押发放贷款，因此货主就有可能保存这些商品。不过随着春季临近，这些商品必须抛到市场上去，那时在法国无疑就会发生崩溃，而比利时、荷兰、莱茵普鲁士等也将跟着发生崩溃。

意大利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除工业危机外，农业的情况也很坏。（按照法国农业会议的结论，那里的农业情况也非常糟。会议曾提到，在一百公升的小麦卖十七法郎的情况下，经营无法进行下去。）

就整个来说，危机象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样挖得好。

祝好。

你的 卡·马·

1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2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英镑券一张——可惜我昨天没有拿到手，不然你可以早二十四小时收到，——和《布里西亚〔Brescia〕》一文。现在《B》字头的条目应该送去的就只有《缅甸〔Burmah〕》（写了一半，最后一次战争的资料很难找到）、《博马尔松德〔Bomarsund〕》和两篇传记了。至于这两篇传记，我可以很快地找到关于贝雷斯福德〔Beresford〕的必要的材料，可是毕洛夫〔Bilow〕的材料有困难，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一本关于解放战争的好书。毕洛夫在大贝伦会战中表现的果断应该得到称颂（他违背贝尔纳多特的

意志击溃了法军），他在登内维茨会战中取得的胜利也是十分出色的：四万普军击溃了七万法军。不过还要再找些资料。把«B»字头的糟糕东西一搞完，我就着手写《骑兵》。

我认为现在还不能同阿普耳顿断绝关系，除非我们要转移到大陆去。为《百科全书》工作对我很有好处，而且最后，事情进行得很慢，如果钱方面的压力小一些，这项工作本来完全可以妥善地安排。但是，一旦条件许可，还是应该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而且我想，这样做会立即生效。

在这种情况下，伟大的拉萨尔可能很有用处。我希望他无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或者在维也纳《新闻报》方面都能把一切必要的事情做好。关于维也纳《新闻报》，大概他完全忘了，你不是以前就写信给他谈过写金融论文的事吗。既然你已经给他写了回信，我就把他的信暂且留下，给鲁普斯看看。

历史的讽刺是很妙的，它让基卜生和布莱特得以向帕姆先生宣布免去他的职务。《卫报》对这有什么看法，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因为今天我给你寄来了三天的报纸。不过帕姆看来想把自己重新上台的道路完全截断，因为对伦敦一个可怜的小印刷厂主^①的迫害、在北明翰小酒馆进行的搜捕（见前天的《太阳报》——这是一篇精彩的幽默作品）以及每天出现的、向波拿巴卑躬屈膝的其他种种例证，最后一定会把约翰牛激怒的。

意大利的情况不会那样坏，的确，人们在埋怨欠款归还过迟，但是一般说来那里并不比这里的国内贸易的情况坏。我们挂在意大利的未支付的账款并不比往常多多少。这些人十分活跃地又订

^① 特鲁拉夫。——编者注

新货。固然，我们的商品并不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尺度，但它还是可以说明一些情况。那里的情况当然还是**不好**，但并不是极端严重。不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目前，波拿巴分子看来是恐慌万状。在富尔德举办的化装舞会上，竟有七十五个穿多米诺^①的警察光临。请看《卫报》。

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1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2月24日（星期三）我寄给你一封挂号信，内有五英镑银行券一张（R/J 56641，曼彻斯特，1857年1月16日），想你已经收到；否则应立即向银行声明，以免兑付出去。今晚又寄上几份《卫报》，上星期三曾和信同时寄去一包报纸。在今天的报上你会看到关于奥尔西尼的一些趣闻。

帕姆在去职之前在这里进行了各种政治迫害，例如对贝尔纳、奥耳索普、现在又对可怜的出版商^②进行迫害，他的这种卑鄙行径实际上已经昭然若揭，可是并没有使约翰牛对他们的“真正英国大臣”¹²³失去信任，也许只是在那不勒斯某些地方，人们对这两

① 化装跳舞所披的带风帽的斗篷。——译者注

② 特鲁拉夫。——编者注

位 *cives Romani*²³³ 有一些怨言。的确, 这家伙走后留下了一股臭气。

从今天的《卫报》上你也可看到, 普雷斯顿等地方缩短开工时间还是一个当前的问题。它很快又将成为普遍现象。按照目前的价格, 织布厂厂主的大多数产品都要亏本; 纺纱厂厂主还可勉强维持; 少数商品的价格完全稳定。一当价格提高, 使需求减少(到目前为止, 担心价格**还会**更高的心理, 使需求暂时有所增长), 这种情况就会终止, 于是糟糕的状况就会重新开始。

你的 弗·恩·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收到了五英镑之后, 我**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你。信里除了一些政治议论, 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总共不超过二十行。然而, 使我非常气愤的是, 这里的邮局看来对我的通讯很感兴趣。前些时候, 我给尊敬的科勒特写的信遗失了, 抗议也没有用。现在我要注意邮局今后的干扰了。如果再发生第三次事件, 我一定要在伦敦各报上签名揭发这全部事情。我写的关于政治的东西, 这些流氓可以随便去看。但是我私人的事不能让邮局里任何一个德国暗探伸鼻子, ——据说, 经常有五十个来自不同国家的这种坏蛋在伦敦“暗检室”²³⁴ 当翻译员, 至少乌尔卡尔特派是这样说的。

不久前我曾写信告诉你关于意大利的贸易情况，特别是米兰的情况，这些我是从都灵的报纸上摘来的。报上登了许多这个地区的通讯。的确，把意大利奥属地区的情况尽量描写得黑暗，对都灵是有利的。但是米兰的来信所谈到的详情，看来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至于法国的贸易状况，请看今天《泰晤士报》关于这方面的巴黎通讯。虽然通讯员现在竭力把一切都归咎于奥尔西尼和法国的上校们，但这是可笑的。

给你寄上皮阿、塔朗迪埃之流的可怜的作品²³⁵。赖德律-洛兰、马志尼和贝尔纳的声名使这些家伙不能成寐，而法国政府看来却已完全把他们遗忘了。他们认为，革命即将到来，而当他们在伦敦进行了种种“活动”——塔朗迪埃曾经象以前伯恩施太德那样声嘶力竭地叫喊——以后，革命的欧洲的注意力，却因其他事件而从他们身上转移开了，这使这几位大人物非常非常伤心。正因为如此，恰恰在这个时刻，他们发表了信中附上的这篇荒唐东西。没有风格，没有思想，甚至也不是法语；完全是《喧声报》以前的撰稿人和短贺词的作者在模仿圣马丁门的妓女卖弄风骚²³⁶。为了让这篇作品达到目的，他们把这篇拙劣的东西分送给所有的报纸。培尔西尼—帕麦斯顿的詹金斯——《晨邮报》——立即落入圈套。这家报纸在社论中向尊敬的沃尔波尔先生告发了这些家伙及其小作品，而且为了更慎重起见，把小作品全部译成了拙劣的英文。不仅如此。得比在他的庄严的演说中向上院指出，已委托皇家律师研究，是否可以对他们提起诉讼。正是这样，公民塔朗迪埃、皮阿、贝森就用他们的愚蠢作品完全实现了他们的大吹大擂的计划，而且达到了他们几乎不能想象的程度。

至于贝尔纳，大概他还要被监禁一个时期。

帕姆在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首领以及把自己抬高到“对面的尊贵绅士”²³⁷方面所表现的卑鄙和无耻实在令人吃惊，然而他对他自己创立的下院自然还可以为所欲为。

再者，你能否告诉我，隔多长时间——例如在你们的工厂——更新一次机器设备？拜比吉断言，在曼彻斯特大多数机器设备平均每隔五年更新一次。²³⁸这个说法在我看来有点奇怪，不十分可信。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鲁普斯在做些什么？请代我问候他。

你的 卡·马·

今天又寄到一包《卫报》。上星期接到了《比达索阿》^①。

1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总之我们确实又受到“暗检室”的青睐。诚然，这一着我是预料到的；但是干脆把信件截走，这却太过火了。依我看，你最好让别人写地址，这样，他们大概就只能拆**寄给你的**信了。因为我正等着你的消息，每天都要特地去问我们的投递员是否有我的信，而每次

① 弗·恩格斯《比达索阿》。——编者注

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费里克斯·皮阿这头蠢驴还向全世界大书特书什么英国没有真正的政治警察。如此肮脏的作品，如此语言等等，我简直少见。仍然是对 1848 年宪法的旧的信仰；就好象出现了一群我们的帝国宪法蠢驴。而且是多么吓人的话呀！此外，这群猴子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也许还会获得廉价的殉道者的荣誉。得比这个蠢货这样轻易地让自己落入圈套，而且做了正好是这帮流氓所希望的事。

关于机器设备问题很难说出确切的数字，但无论如何拜比吉^①是十分错误的。最可靠的标准是每个厂主每年在自己机器设备的折旧和修理上扣除的百分率，这样，厂主在一定时期内就全部补偿了他的机器费用。这一百分率通常为百分之七点五，因此，机器设备的费用在十三年零四个月内就可以由每年收入中的扣除部分而得到补偿，这样，也可以没有亏损地使机器设备完全得到更新。例如，我有价值一万英镑的机器，一年以后我编平衡表时，

	从 10 000 英镑中
扣除 7.5% 的损耗·····	750 英镑
	9 250 英镑
修理费·····	100 英镑
	9 350 英镑
现在机器的价值为：·····	9 350 英镑
第二年底我从 10 000 英镑中扣除 7.5%	
和从 100 英镑中扣除 7.5% ·····	757 英镑 10 先令
	8 593 英镑 10 先令
修理费·····	306 英镑 10 先令
	8 900 英镑
现在全部机器价值为·····	8 900 英镑

^①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编者注

以此类推。的确，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个长时期；在这期间会有许多起破产事件和变化发生，人们急速转向其他生产部门，出售旧机器，进行革新；不过，如果这种计算总的说来是不正确的话，那末实践早就会加以修改。卖出去的旧机器也不是马上就成为废铁，它们有还要使用它们的小纺纱厂厂主这样的买主。我们这里使用的机器大概还有不下二十年的，如果到这里的衰败的旧企业去看一看，就可以在那里看到至少有三十年的非常陈旧的机器。大多数机器只有小部分被磨损，过五六年就必须更换，而如果机器的主要原理没有被新的发明所排挤，那末磨损部分甚至在十五年以后也是非常容易更换的（我这里专门讲纺纱机和粗纺机），因此对这种机器的寿命就难于指出精确的界限。而且近二十年来的纺纱机的革新几乎全部都是在现有的**机架**上进行的，大多数情况都是改进个别细小部分。（诚然，梳棉机的滚筒加大是梳理过程中的重要革新，这样，为了追求生产**优等棉纱**，就要排挤旧机器，但是旧机器对生产普通等级的棉纱在很长时期内还是完全适用的。）

拜比吉的断言是如此荒谬，如果它符合真实情况，那英国的工业资本就应该不断减少，而钱也白花了。一个工厂主在四年中把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五次，也就是在五年中周转 $6\frac{1}{4}$ 次，这样，除了百分之十的平均利润外，他每年还应当靠大约四分之三的资本（机器设备）赚百分之二十，以便有可能无亏损地补偿旧机器设备的损耗，即收回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全部商品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而且看来会比由于工资增长而提高得更多，那末，机器的好处在哪里呢？每年付出的工资也许是机器设备价格的三分之一（简单的纺织当然要少一些），而耗损应该是五分之一，——这是可笑的。无疑的，在英国大工业的一般企业中没有一个企业是每隔五年就

更换一次机器设备的。谁要是这样蠢，那在第一次更新时就必然遭到破产，因为旧机器设备即使非常不好，也比新的合算，并可以进行廉价得多的生产，因为市场不是依那些对每磅棉纱还要算上百分之十五的耗损的人定的，而是依那些满足于只加价百分之六（大约为百分之七点五的年损耗的五分之四）因而售价低廉的人定的。

十年到十二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大部分机器设备的性能，因而多多少少使它更新。在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自然会发生破产事件、修理费极贵的重要部件的损坏等等，这一类的偶然事件会使得这个期限缩短一些，但无论如何不会少于十年。

《缅甸》本来已经写完，后来又发现必须根据其他资料作某些补充。因此，这篇糟糕东西还是没有完成，必须拖到星期二。差不多有三页。《博马尔松德》的细节还要核对。这必须等待机会，因为图书馆的时间与办事时间相冲突，我不能常去图书馆。只要我把这件无聊的东西以及因同样原因而拖延下来的《毕洛夫》和《贝雷斯福德》搞完，我就又有了开阔地，也就能够精力充沛地着手写《骑兵》等文章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那封附上的信²³⁹——显然来迟了——请你和鲁普斯商量,你们认为怎样答复合适。这信不用寄回(但要保存好),因为目前这些东西在你那里比在我这里更为安全。伦敦现在是各国暗探的中心。其实,现在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对这些狗多多少少动用些私刑。

非常感谢你对机器设备的说明。十三年这个数字,就其必要性说来,与理论也相符,因为它为多少与大危机重现的周期相一致的工业再生产的周期规定了一个**计量单位**,而危机的过程从它们间断的时间来看,当然还是由绝然不同的另一些因素所决定的。在大工业直接的物质先决条件中找到一个决定再生产周期的因素对我是很重要的。在机器设备的再生产不同于流动资本的再生产这个问题上,使人不禁想起摩莱肖特派,他们象经济学家那样,也是非常不重视骨骼更新周期的长短,而满足于人体的整个更新周期的平均数。另一个问题我也只需要一个例证,哪怕是大概的,例如在你们工厂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般工厂的营业中流动资本在原料和工资上是如何分配的?你们平均有多大一部分流动资本存进银行?其次,你们在自己的簿记里是怎样**计算**周转的?理论上的规律在这里十分简单明了。不过,这一切在实践中是什么样

的，有一个概念还是好的。商人的计算方法比起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来，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是建立在更多的幻想上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以实践中的幻想纠正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上的幻想。你谈到百分之十的利润，我想你在这里没有把资本的利息估计进去，利息大概是同利润同时出现的。我在《工厂委员会的第一报告》中找到下列数据做为例证：

厂房和机器的投资……………10 000 英镑

流动资本…………… 7 000 英镑

500 英镑为 10 000 英镑固定资本的利息

350 英镑为流动资本的利息

150 英镑为租金，国家税和地方税

650 英镑为 6.5% 的固定资本损耗折旧基金

1 650 英镑

1 100 英镑为意外费用(？)、运输、煤、油

2 750 英镑

2 600 英镑为工资和薪金

5 350 英镑

10 000 英镑购买约 40 万磅籽棉(每磅价格 6 便士)

15 350 英镑

一万六千英镑购买三十六万三千磅的纺成纱。价值为一万六千。利润为六百五十，或为百分之四点二左右。这里的工资约为六分之一。

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利润——包括资本利息，——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但是为厂主的利益写作的西尼耳先生却指出曼彻斯特的平均利润为百分之十五(包括资本利息)。²⁴⁰很遗憾，在上

述材料中没有指出工人的人数；也没有所谓的薪金和真正意义的工资之间的比例数。

其实，就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甚至李嘉图本人一当走上通常资产阶级思维的道路，便陷于纯粹幼稚的妄谈。昨天我偶然看到李嘉图写的下面一段话，又使我非常注意。你记得，那位还在坚持极其陈腐的观点的亚当·斯密断言，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比较起来，对国家生产活动只有一半的推动力等等。李嘉图举了下面的例子来反驳这一点：

“我认为斯密的论据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斯密假设的是葡萄牙和英国两国的资本，——用在对外贸易的资本总要比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多一倍。假定苏格兰用一千英镑的资本生产亚麻布，用以交换英格兰的以同量资本生产的丝绸。在这两个地方花费了二千英镑和相当的劳动。如果英格兰发现，拿它从前输往苏格兰的丝绸可以从德国得到更多的亚麻布，而苏格兰发现，它可以用它的亚麻布从法国换取比它以前从英格兰得到的丝绸更多的话，那末，英格兰和苏格兰就会停止相互之间的直接贸易，而国内消费的贸易就让位于对外贸易。但是，即使这一贸易中增添了两笔资本，即德国的资本和法国的资本，难道苏格兰和英格兰就不再花费以前在国内贸易中所花费的那样多的资本，并以那样的规模投入工业生产了吗？”²⁴¹

在上述情况下，德国将不是向法国而是向英格兰买丝绸，而法国将不是向德国而是向苏格兰买亚麻布，这种假设对象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不相称的。

托马斯·图克老头死了，而英国的最后一个多少还有点出色的经济学家也随之一起消失了。

你是否注意到在你寄给我的一号《卫报》上有一篇简讯，把戴维·乌尔卡尔特当作一个杀婴犯？这个蠢货让自己的婴儿洗土耳其浴，使他在第十三个月上幸运地得了脑溢血而最终死掉。验尸

员对这一事件查验了三天。乌尔卡尔特差一点因非蓄意杀害判罪。这对帕姆来说是多大的胜利！

祝好。

你的 卡·马·

1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根据纳皮尔的著作²⁴²编写了关于贝雷斯福德的材料，现寄上。关于他在本世纪初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远征²⁴³，我一点材料也找不到，不过这次远征是光荣的，值得一写。他同所有的英军一起完全投降。

《毕洛夫》正在写。《骑兵》也在写。关于《博马尔松德》的某些专门资料还需要查对。关于印度事件又有文章可写，我将密切注意。

沙尔腊斯的《1815年战役》一书在布鲁塞尔已经无法再弄到了。据说是卖完了，也不知道是否再印。可见，波拿巴收买了出版商。如果你碰巧能在伦敦买到一本便宜的（不是太贵），我非常希望你告诉我，因为我正巧现在在研究这次战役。

我怀疑德纳这位朋友对我们的文章作了极大的删节，不然你不会算错这么多。有机会还是请你到特吕布纳那里查一查《百科全书》。

这里除了可怕的寒冬外，没有什么新闻；天气一天要变几次。身体很好。还服用铁剂。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今天寄出一包《卫报》。现在常常没有通讯。今天的报上又有失业人数的统计。^①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3 月 15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缅甸》、《贝雷斯福德》^② 和《曼彻斯特卫报》收到了。你没有告诉我，是否收到了我那封附有纽约来信^③的信以及其他情况。在邮局目前的情况下，知道这一点是重要的。所以请你写两行来。

下次详谈。

你的 卡·马·

① 手稿中最后一段是用铅笔添写的。——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缅甸》；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贝雷斯福德》。——编者注

③ 指弗·康姆的信(见本卷第 284 页)。——编者注

1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有纽约来信^①的信按时寄到了，上星期寄《贝雷斯福德》^②的时候十分匆忙，完全忘了告诉你信已收到。

我还没有能够就此事去找鲁普斯；此刻我的脑袋又被该死的生意经塞满了，几乎不能集中思想给阿普耳顿写文章。星期五我要写完《博马尔松德》，《毕洛夫》也尽可能写完，也就是尽可能在明天把《毕洛夫》寄出，这样你就有时间添写传记部分；不过我除了西博恩²⁴⁴和若米尼¹⁷²以外，没有任何资料。关于博马尔松德我还必须从报上搜集些材料，——在我所有的材料中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东西了。

接着我将集中精力写《骑兵》，遗憾的是，关于七年战争的资料我一点也没有弄到；这是骑兵的全盛时期。不过，再看看吧。

我恨我不能更快一点进行这些工作，但«B»字头条目的补充工作的确很困难，我肯定不能长期夜间工作而不引起几天失眠，最多能连续支持两个晚上，不过情况目前已经比开始的时候好一点。

《卫报》从星期六起**完全**没有巴黎的通讯。

你的 弗·恩·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贝雷斯福德》。——编者注

1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接到这封信和同时寄出的今天的《卫报》后，请让你夫人看看巴黎通讯。当你读到一个当官的波拿巴分子所叙述的关于圣安东郊区十万工人如何以“共和国万岁”的呼声来回答对奥尔西尼的处决时，确实会使你感到十分惊奇。可见，随意流放和逮捕，也象工人区和大规模的国家工场一样，没有什么效果；在大动乱临近的时刻令人欢欣鼓舞的是，看到那样的集合场面，听到十万人回答：**到！**使我感到遗憾的只是，奥尔西尼已经不能听到这种呼声了。

这里的一个不久前曾在巴黎的小市民带来消息说，在奥尔西尼之后又发生了两次谋杀布斯特拉巴先生的事件。第一次事件在英国的报纸上提到过，说那个家伙在布伦林苑用手枪瞄准的时候被抓住了；第二次事件对我来说还是新闻，说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里有一个什么人似乎要用枪打他或者拿匕首刺他，但是立即被在河岸台地下面的、1848年6月出名的走廊^①中的近卫军士兵打死。

为了败坏所有已经无能为力的著名爱国人士的名誉，只要发疯的老兰多尔今天把他的信寄到《泰晤士报》就行了。²⁴⁵现在就差

^① 指的是连接土伊勒里宫和塞纳河岸的地下走廊；1848年巴黎无产者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在起义失败后被投放到这里。——编者注

费奈迭还没有对奥尔西尼提出抗议。

但是，实际上布斯特拉巴的处境很妙，遗憾的是《立宪主义者报》所处的地位已经不能再说“政治视野黯淡了”。的确，想不出比下面更好的趣剧了，即《通报》自己谈到：夏龙的军官在用生命和官衔去为皇帝冒险之前，先跑到专区区长那里要求证实，巴黎是否真的宣布了共和国。同样明显的是，即使在军队里也只有上层的代表才是真正倾向波拿巴的，因为他们已经名誉扫地，而且被希望真正荣耀的奖赏所吸引。然而布斯特拉巴能给广大的下级军官什么呢？这个坏蛋大概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除了近卫军，他可以信赖的军队就很少了。可惜，近卫军是强大的，而且知道，它在任何其他政府之下，都会重新被变成常备军或被解散。近卫军包括步兵的四个掷弹兵团、二个猎兵团、一个宪兵团、一个朱阿夫团、一个猎兵营（共十七个步兵营）；还包括二个胸甲骑兵团、二个龙骑兵团、一个掷弹骑兵团、一个骠骑兵团、一个猎骑兵团（二十一个骑兵连）以及强大的炮兵。总共一万八千至二万人，有炮四十门或五十门，这是个十分巩固的核心，对在某种程度上动摇的常备军能起一定稳定的作用。同时，一切都为各省军队的迅速集中安排就绪（只要看看法国的铁路图），因此，对任何**预料中的**运动都一定有六万至八万人去对付。要取胜于这样大量的兵力，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在军队里组织秘密团体——人数必须众多，——或者资产阶级反波拿巴的行动象在2月里那样坚决。如果没有其中一个条件或者两个条件都没有，我认为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军队的下层受到红色分子的破坏，上层受到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破坏，这是肯定无疑的，同样，嫌疑犯处治法²⁴⁶和其他类似的惩罚措施使资产阶级不得安生，这也是肯定无疑的。布斯特拉巴的日益增多的困难使他

采取愈来愈无出路的冒险行径；他不敢冒险与普鲁士作战；他给自己堵塞了去意大利的道路；也没有人再相信布斯特拉巴的社会主义；阿尔及尔也不再给予他出征的理由。一切声东击西的作法都停止了，但镇压仍然有增无已，也就是直接把资产阶级推向革命。今后如果环境不允许奥尔良派或正统派有立即取得胜利的可能，那末，在他们看来，恢复由他们共同统治的立宪共和国现在就应当是最简便的出路。一旦发生起义——而今年一定会发生起义——他们就极有可能重复1848年2月的做法，然后把军队调到城郊。而那时我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对波拿巴的畏惧使军队大大动摇，以致起义**一定会**胜利，而他们对无产者的畏惧到那时将迫使他们重新去整顿军队，以镇压起义；但是，——太迟了！——急流将翻过他们的头顶，军队将目瞪口呆地望着，——那时我们会看到，自1848年最后一次巨大的海潮以来，洪水淹没了多少土地。

所幸的是，法国贸易目前的处境是，在慢性危机未导致政治革命之前它的情况**不能**得到改善。我认为，在布斯特拉巴当政的时候，法国贸易的情况不可能好转。说什么奥尔西尼、埃斯潘纳斯等人破坏了“信任”，这种话在危机时期也仍然是无用的饰词，如果引起危机的情况消失，那末在这种政体下这样的话就会成为真理。然而，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决不是投机的偶然产物，而是一个完全必然的机构，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莫尔尼的盗窃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这种迅速发财的希望，法国就不会有任何动产信用公司产生。在这种情况下，谁早一天垮台——布斯特拉巴还是动产信用公司——这是偶然的。期票延期支付必定产生巨大损失。这种克服危机的办法只有在工业中也**真正**恢复了业务时才能见效；不过松动的金融市场本身对没有

贷款的人并没有帮助，——我认为，法国现在不会发放新的贷款，而只有延长过去贷款的偿还日期。

依我看来，普鲁士的情况很坏。某些类似议会的机构大大地促进了那里的庸人们的普鲁士地方主义，而且我耽心，小市民对英国的婚事²⁴⁷也抱着希望，认为这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英国的宪法，只是要更加民主化一些。但愿这位军士^①尽快地暴露自己！我耽心，普鲁士要摆脱王室并不那么容易，除非无产阶级及时做出了巨大成就。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和小市民无论如何是变得更坏了。看来，即使在德意志的奥地利也不能抱多大希望。显然德国的米歇尔在1848年的艰巨奋斗之后，还没有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然而匈牙利和意大利分离以及斯拉夫人的起义将在奥地利发生影响。而且在大城市和工业区我们会看到目前从这里不能估计的危机的后果。总之，大动乱将开始。

但是，如果布斯特拉巴对第一次大暴动的尝试进行镇压，那会怎么样？我认为象这样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正是因为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致只有在发生极重大的事件时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布斯特拉巴镇压成功，那么他的地位就会加倍地巩固：佩利西埃将成为实际上的皇帝；必然暴露出软弱动摇迹象的常备军会被宣布受排斥；只有近卫军——在军队里制造阴谋的可靠工具——会受到更大的重视。于是布斯特拉巴对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定会严密注视，而梯也尔也不会在马扎斯只洗几天便壶就被放过²⁴⁸——这是彻底毁灭商业的可靠手段。如果布斯特拉巴胜利，那末他的毁灭就更加肯定。

① 威廉亲王。——编者注

我只希望，不要暗杀这个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想事情会象莫尔尼对他说过的那样发展：“我们先把所有的日罗姆派抛到窗外，然后千方百计地同奥尔良王朝达成协议。”在郊区居民还没有想好以前，莫尔尼就会发起他的宫廷革命。尽管这对下层发动的革命只会推迟很短的时间，但它的基础已经是另外的了。

现在回过来谈谈我们自己的私事，我在若米尼和卡瑟克特的著作²⁴⁹里几乎没有找到关于毕洛夫的一点东西，看看是否还能找到其他什么资料。《博马尔松德》我尽量在今晚写完。这两篇文章象沉重的石头压在我身上。

一当印度的邮件带来关于坎伯尔向勒克瑙进军的详情（大约一两星期内），请将你能收集的一切材料寄来，以便我能**立即**着手工作。我这里能买到《泰晤士报》，而其他的伦敦报纸**买不到**（不能零买）。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我很想再给你寄点钱，但先得切实查明这个月我还有哪些应付的款项；一经查清，就尽量寄来，请放心。

你的 弗·恩·

鲁普斯知道了纽约那件可庆祝的事^①。康姆不就是那位开妓院的金克尔式的“无产者”吗？弗·雅科比是闵斯德的一个可笑的见习法官，他在瑞士到处被人认为是傻瓜。

① 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1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3 月 19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写通讯^①今天我没有时间写信。只写这些。如果找材料过多耽搁你的时间,就把《毕洛夫》搁下,——写他**一般的传记**(短的),**我这里**有足够的材料,——最好继续写《骑兵》。拖延就有危险^②。其次,我把《星报》上有关意大利会议这个骗局²⁵⁰的一些出色的文件寄给你。

今天我写通讯利用了**你信**^③上的很多材料。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波拿巴目前的状况》。——编者注

② 这句话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 38 卷第 25 章。——编者注

③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1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3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寄上五英镑银行券一张，号码写在下面^①。《骑兵》正在写；在蒙森的《罗马史》中我又发现一些好材料（汉尼拔的骑兵）。可惜，关于七年战争很难找到什么材料。

昨天寄给你的《卫报》想必已收到了。这是唯一有巴黎通讯或者说总还有点意思的报纸。

匆匆草此，已七点半了，店员正等着关门。

你的 弗·恩·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3月29日于[伦敦]英国博物馆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五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

今天接到拉萨尔的信。敦克尔将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②，条件是：每隔两个月我提供三至六印张的一分册。（这是我自己提出的

① 该信原稿中银行券号码没有保留下来。——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99页。——编者注

建议。)他有权停止出版第三分册。总之,在第三分册以后我们才签订最后的合同。暂时他一印张付三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①。(拉萨尔来信说,柏林的教授只得两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第一分册(即手稿)必须在5月底写完。

我必须在**下一封信里**把第一分册的纲要写给你,好让你提意见。我又生重病,已经两个星期了,现在开始服治肝病的药。夜间不断工作和白天家庭经济状况引起的许多细小烦恼使得我最近经常发病。

希望你十分健康,请来信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接到哈尼的来信。令人高兴的是,他把我妻子给施拉姆的信^②寄回了。看来矮子因我不写信而生气了。他已不再称我为“亲爱的摩尔”,而是“摩尔博士”。随他去吧!也许我会写几行去安慰一下这个可怜虫。

在法国,斗争正以最好的方式继续进行。夏季也未必能安静地过去。你对五个帕沙辖区²⁵¹有什么看法?原先佩利西埃被任命为帕沙辖区的最高长官。可是波拿巴经过认真思考以后觉得,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等于是放弃权力。这样一来,措施还是不彻底的,而且在法国完全建立了西班牙式的镇守司令区²⁵²的机构。难道这不破坏中央集权并在实际上削弱军队的力量吗?我们将希望,法国的历史不要照西班牙那样发展,而这种分权制度只会削弱革命所遇到的阻力。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普鲁士的旧金币,一个弗里德里希斯多尔等于十五个德国马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31—634页。——编者注

你注意到没有，最近，法国大部分动产信用公司类型的公司都被刑事法庭传讯。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卫报》上的报道非常有趣。《每日电讯》的通讯员(直接在帕姆的庇护下)写道，在巴黎“聋子”是非常危险的。警察把所有“耳聋的英国人”都当作奥耳索普而加以迫害。他说，英国人成批地离开巴黎，一部分是由于警察找碴，一部分是由于怕爆发政变。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如果波拿巴分子获胜，约翰牛就担心他们会遭到疯狂的士兵的屠杀，而且通讯员自己就非常坦白地说，在这种形势下，他在任何地方都行，只是不要在巴黎。在目前商业萧条的情况下，约翰牛的逃亡使巴黎的小店主、房东、妓女等大伤脑筋。你注意到没有，现在他们已**公开承认**预算中的三亿法郎“不见”了，而且谁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对波拿巴财政将逐渐出现愈来愈多的揭露，《论坛报》的蠢驴们会看到，他们**不**刊登我在半年前寄给他们的多次推敲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¹⁸⁶是多么聪明。这是些地地道道的蠢驴：凡不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当日惊人消息”，他们就当作无趣的东西抛在一边，等以后这同一个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再就这个问题发表根据别人作品拼凑起来的最愚蠢的胡话。

注意，这里的军人俱乐部里传说在腊格伦留下的文件里发现了证据：(1)阿尔马河战役¹⁷⁶时**他**曾提出正确的建议，不是从海上而是从对面的翼侧攻击俄军，并把他们赶下海去；(2)在阿尔马河战役以后，他曾建议到辛费罗波尔；(3)在因克尔芒会战³³时，只是由于最坚决的请求和威胁他才迫使康罗贝尔下令博斯凯急速支援。同时还传说，如果拉芒什彼岸继续吹嘘，这些文件就会被公布出来，而且将证实，法国人一直都准备出卖他们亲爱的同盟者。德·雷希·伊文思在下院说的一些话也是影射这些。

我为胆病所苦，以致这星期既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读书写文章，总之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这些文章自然不能不写，因为我必须**尽快地**向这些狗支钱。但不健康总是不幸，因为在没有复元和能握笔以前，我不能着手为敦克尔准备手稿^①。

下面是第一部分的简单纲要。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个分册：1. 资本；2. 地产；3. 雇佣劳动；4. 国家；5. 国际贸易；6. 世界市场。

一、**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资本向地产的转化同时又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形式的地产是资本对封建地产和其他地产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转化不仅是辩证的转化，而且也是历史的转化，因为现代地产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动的普遍建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好吧(今天我感到写东西困难)，我们现在来谈 *corpus delicti*^①。

(一)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其次还假定：地产=0，就是说，地产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

1. 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使用价值(无论是主观上把它看做劳动的有用性，或者客观上把它看做产品的有用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价值的物质前提，这种前提暂时完全退出经济的形式规定。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首先由配第²⁵³大致指出，后来由李嘉图²⁴¹清楚地阐明的这种价值规定只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如印度等)；(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对价值的这个规定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不是以比较不发达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就是以下面这种混乱的思想为根据，即把比较具体的经济规定(价值是从这些规定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规定看做价值的进一步发展)拿来和这种抽象的不发展的形式中的价值相对立。由于经济学家先生们自己弄不清这种抽象同资产阶级财富的各种比较晚期、比较具体的形式有什么关系，这些反对

① 直译是：犯罪构成；这里的意思是：研究的主要对象。——编者注

意见就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合理的。

从价值的一般特点(这也是后来表现在货币中的那些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

2. 货币。

关于作为货币关系体现者的贵金属的几点说明。

(a) **作为尺度的货币**。对斯图亚特、阿特伍德和乌尔卡尔特的**观念的尺度的**几点评论;在劳动货币的鼓吹者(格雷、布雷等人,顺便给蒲鲁东主义者一些打击。)那里则以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表述出来。²⁵⁴ 转变为货币的商品价值,是商品的**价格**,这种价格暂时只是在同价值的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中表现出来。根据一般的价值规律,一定数量的货币只表现一定数量的物化劳动。货币只要是尺度,它自身的价值的变化就无关紧要。

(b) **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或简单的流通**。

这里要考察的只是这种流通的简单形式。给这种流通以进一步的规定的一切情况都和这种形式无关,因此留待以后再考察。(这一切情况都以比较发展的关系为前提。)如果我们用W表示商品,用G表示货币,那末,简单的流通就表现为以下两种循环过程或两种终结:W—G—G—W和G—W—W—G(后者构成了向c的转化),但是起点和终点绝不重合,或者只是偶然重合。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所谓规律,大多数不是在货币流通本身的范围内观察货币流通,而是把它看做从属于较高级的运动并由这种运动所规定的东西。这一切都应当撇开不谈。(一部分属于信用理论的范围,另一部分也应放到货币重新出现但却被进一步规定的那些地方去考察。)因此,货币在这里是流通手段(**铸币**),但同时也是价格

的实现 (不仅仅是一瞬间的实现)。商品, 在它真正同货币交换以前, 在规定价格时, 已经在想象中同货币交换了, 从这一简单的规定中自然地得出下面这个重要的经济规律: **流通媒介的数量由价格决定, 而不是相反。** (在这里, 提出有关这一点的争论经过中的一些东西。) 其次, 从这里还可以推论出: 流通速度可以代替货币数量; 但**一定的货币数量**对同时进行的交换行为是必要的, 只要这些行为本身不象正和负那样互相抵销, 但这种相互抵销在这里我只是预先提一下。我对这一篇不准备在这里进一步发挥。只是还要指出, 分解 $W-G$ 和 $G-W$, 这是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 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从阐明流通数量由价格决定这一规律中可以看出, 在这里设想了一些决不是一切社会形态下都存在的前提; 因此, 例如, 把货币从亚洲流入罗马而对那里的物价所起的作用简单地同现代的商业关系等量齐观, 那是荒谬的。这些极其抽象的规定, 在对它们作比较精确的考察时, 总是表明了更加具体的规定的历史基础。(这是当然的事情, 因为它们正是从这种基础中, 在这种规定性中抽象出来的。)

(c) **作为货币的货币。** 这是 $G-W-W-G$ 这一形式的发展。货币是不依赖于流通而独立的价值存在; 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既然货币不仅表现为流通手段, 而且还表现为实现着的价格, 这一点在流通中就显露出来了。对于特性(c)来说, (a)和(b)只表现为职能, 而在特性(c)中, 货币则是契约中的一般商品 (在这里, 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货币的价值的变化变得重要了), 是贮藏的对象。(这种职能目前在亚洲仍然是重要的, 而在古代和中世纪到处都是重要的。目前它只从属地存在于银行业务中。在危机时期, 这种形式的货币又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察这种形式的货币以及由它所产

生的世界历史上的错觉等等；货币的破坏性等等。）作为将表现为一切较高形式的价值的实现；一切价值关系得到外部完成所采取的确定的形式。但是，货币既然固定在这种形式中，就不再是经济关系，这种形式消失在货币的物质体现者金和银中间。另一方面，只要货币进入流通，而且又和商品交换，则最后的过程，即商品的消费也脱离经济关系。简单的货币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再生产的原理，因而要求超出其界限。货币——正如其规定发展所指明的那样——包含着这样一种要求，即要求进入流通、保持在流通中、同时还以这种流通为前提的价值，也就是要求**资本**。这种转化同时也是历史的转化。资本的太古形式是经常发展货币的商业资本。同时，真正的资本是从货币或占有生产的商业资本中产生出来的。

(d) 从这种简单流通本身（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这里掩盖了产生简单流通的各种较深刻的过程）来考察，除了形式上的和转瞬即逝的区别以外，它并不暴露各个交换主体之间的任何区别。这就是**自由、平等和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王国**。在这里以贮藏的形式出现的积累只是较大的节约等等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谐和论者、现代自由贸易派（巴师夏、凯里²⁵⁵ 等等）的庸俗伎俩：他们把这种最表面的和最抽象的关系当做**他们的真理**应用到较发展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对立中去。另一方面是蒲鲁东主义者以及类似的社会主义者的庸俗伎俩：他们把适应于这种等价交换（或被认为是等价交换）的平等观念等等拿来同这种交换所导致和所由产生的不平等等等相对立。通过劳动来占有，等价交换，在这一范围内就表现为占有规律，因为交换只是以另一种物质形式再现同样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里，一切都是“美妙的”，

但同时都会得到一种可怕的结果，而这正是等价规律的缘故。现在我们就来谈。

3. 资本。

实际上，这是这第一分册中最重要的部分，关于这部分我特别需要你的意见。但是我今天不能继续写下去了。讨厌的胆病使我难于执笔，一低头写字就感到头晕。因此下次再谈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1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因研究你写的分册的前半部分的纲要，十分忙碌。这个 abstract〔纲要〕的确非常 abstract〔抽象〕，这在简短的叙述中是难免的，我常常要费力地去寻找辩证转化，因为我对一切抽象的推理很不习惯。全部材料分为六本书，是再恰当没有了，我非常赞成，虽然我还没有弄清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辩证转化。货币问题也写得非常精细，这方面的细节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因为我常常必须先寻找历史根据。不过，我认为，如果我收到资本一般这一篇的结尾，我对思考的过程就会比较清楚些，而对这个问题也就可以给你写得详细一些。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这个纲要的抽象辩证的色彩自然就没有了。

昨天我又寄给你两号《卫报》。看来，自从报价降到一便士以来，这些先生们就努力减少通讯等等的一切费用。他们想创办一家第一流的地方报纸的企图，已经完全破产。因此，国外新闻缺乏，巴黎通讯也少见。昨天《卫报》刊登的富尔德事件还不错。但是棉花供应协会²⁵⁶的报告更精彩得多。妙的是，在自由贸易实施十年以后自由贸易派自己却出来斩钉截铁地否定它。这整个棉花供应协会不过是自由贸易派自己设立的一个机关，其目的——完全与自由贸易的一切原则相矛盾——是通过奖金、贷款、赠送种籽、出租机器等等办法促使世界上凡是土壤和气候多少有点适合的地方都培植棉花。如果国家采取某种类似的做法，那是坏事，但是如果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厂主（对于非洲的黑人和贝都英人等来说，这些人当然要比他们自己的国王更生疏得多）这样做，那是完全正确的。对 *laissez faire*²⁵⁷ 的一切说法，想不出比这个报告更妙的讽刺了。承认输入用美国棉花制成的英国货破坏了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植棉业，而现在应该用人办的办法重新加以恢复，这也是很妙的！这些不幸的英国人认为自己对棉纺织业的垄断是一种伟大而自然的事，谁也不能对此有任何异议，而同一个世界市场所引起的美国对植棉业的垄断则甚至必须用反自由贸易的措施去消除！这个机构应当叫做：“使单个的纺纱厂厂主能在最贵的市场上买到棉花，使联合起来的纺纱厂厂主付给棉花生产者市场价值和生产费用间的差额的协会”。自然，这应该只是到受津贴的植棉业能自立时为止，但是要知道主张保护关税的李斯特先生希望的正是这一点！所有这些都应当当作你写文章的材料，因为美国佬对这直接感到兴趣，而且《论坛报》是反对自由贸易的。

我曾预言，产品价格的涨落将完全决定于东西风向，而且在

奥尔良中等棉价格超过六便士时不能认为是营业正常和繁荣，这种预言得到了完全证实。^①关于棉花，从附上的至今天为止的奥尔良中等棉价格表（以前寄给你的价格表的续表^②）中可以看出，第一种预言是实现了。糖、咖啡和茶的情况也是这样，不同的只是，还有大量的存货，使价格不可能在目前有大幅度上涨，而对存货不多的棉花来说，这种上涨是有可能的。至于说第二种预言，则缩短开工时间、罢工以及因亏本而停止生产的事件仍然很多，既然棉花收获量是三百万包，而现在充分开工的生产至少需要三百五十万包（在其他棉纺织生产的国家有相应的增加），那末到今年年底即使抛开政治震荡不谈，每一种想复兴棉纺织工业的尝试都会遇到原料价格上涨的阻碍，这正象2月底和3月初的情况一样（见表）。一般说来，价格将会上涨，——虽然起初大概会有一些下跌，——但是价格上涨将引起生产的相应下降。这是在假定大陆上不发生什么震荡的情况之下而言的，不过震荡几乎是难免的。

从2月19日至26日这一整个星期中运到利物浦的各种棉花**总共六十二包！**而平常都是上千包地运来的。

听到有关承认丢失三亿法郎的什么消息吗？我只记得曾看到曼涅不是赢余四千万而是造成亏空的消息，不过确切的情况我不知道。这事件太好了。现在连“皇太子”^③也必须有他自己的宫廷侍从和津贴——现金定会奇缺！

希望你的胆病现在已好转。显然，这应归罪于危机所引起的

① 见本卷第202、203、215、237、242页。——编者注

② 以前寄的价格表见本卷第205页，续表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③ 拿破仑第三的儿子欧仁。——编者注

激动。因天气的缘故，现在每到晚上我就要牙痛几次，而这也是最坏的事。

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上星期我曾写信给你的夫人，^①并于第二天寄出一篇关于勒克瑙的文章^②和几号《卫报》（或剪报，记不太清楚了）。希望全都收到无误。今天又寄去《卫报》两号。根据《泰晤士报》星期二发表的罗素的通讯²⁵⁸写不出文章；不过我把文章留待下一班邮件到来时再写，那时定会带来勒克瑙战事结束的消息，这样，——也希望借助于坎伯尔的紧急报告——就可以一下子全部写完。同时，我又在赶写《骑兵》；历史部分中有些东西尚待解决，等找到有关资料再说，现在正继续写战术部分。这个条目大概要写满我的双面长稿纸十至十二页，也可能更多一些。

贝尔纳案件²⁵⁹会使波拿巴先生很不愉快，而使伦敦的癞蛤蟆⁷⁴流亡者多少会感到钦佩。不过，詹姆斯说得既无力，又不连贯，而老坎伯尔象往常一样对被告唠唠叨叨地控诉个没完。这头

① 见本卷第535—536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勒克瑙的攻占》。——编者注

老蠢驴对这个有意思的司法案件从他手上白白滑掉很生气，据说他在这个案件中担任十五个法官的主席。

卡富尔和拉·马尔摩拉暴露了他们同卡芬雅克的往来以及后者对奥地利的恐惧，²⁶⁰这对纯粹的共和派说来是很感兴趣的。《国民报》统治时期的材料暴露得愈多，这个时期就显得愈加可鄙。

你的 弗·恩·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 年 4 月 29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长久没有写信，可以用一句话向你解释，就是不能执笔。这不仅是就写作而言，而且是就这句话的本来意义而言的（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也是这样）。给《论坛报》一定要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我是向妻子口授的，但就是这一点，也只是在服用烈性兴奋剂之后才做到的。我的肝病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发作过，一度曾担心肝硬化。医生要我去旅行，但是，第一，经济情况不许可，第二，天天希望能够再坐下来工作。总是渴望着手工作而又不能做到，结果倒使得情况恶化了。不过一星期来已有好转，但还不能工作。要是坐上几个钟头，写写东西，过后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我焦急地盼望这种状况到下星期能够结束。这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显然是我在冬季夜里工作过度所致。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

London, 29 April 1858.

Dear Friedrich,

Die... Kampf... (rest of th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first paragraph)

Die... (rest of th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I
M

马克思 1858 年 4 月 29 日给恩格斯的信

原因^①。

你的信和《卫报》都已收到无误。

路易·勃朗的一本关于1848年革命的书²⁶¹已出版。这本书对“小矮个”——如他所说，工人这样称呼他——毫无掩饰地备加颂扬。其实，仔细读一下就会看出这本书是出了这家伙的丑，因为书中表明，每当决定性关头，工人们都不告诉他，也不顾他的意愿如何就行动起来，完全是用感情来报答他的“感情”，然而他们却因此认为，他们同卢森堡神托所²⁶²彻底清算了。

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我认为很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这个国家的一段国内历史的开端，这段历史能够挡住俄国传统对外政策的道路。赫尔岑自然又一次发现，“自由”已从巴黎转移到莫斯科去了。

班迪亚这位老兄看来已被塞弗尔-帕沙的儿子揭发私下同俄国将军菲力浦逊通信。这就是说，他已同他的一些匈牙利和波兰的同谋者一起被枪决了。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①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你如果需要旅行，那末至少可以来曼彻斯特，这非常容易办到。昨天寄给你的银行券很可能已经用完了吧，如已用完，请告诉我；现在你可以花二十一先令买到一张有效期八天的头等往返票，回程票自然就用不着买了。我在家里尽量给你安置好住处，这在几天之内**无论如何**是可以办到的。其余一切也会迎刃而解。你如果还剩有路费，就马上来吧；我们立即把你动用你夫人的那笔钱给她汇去，不过今天我没有工夫去办邮局汇票。今晚我给家里嘱咐一声；你就直接到牛津路**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来吧。如果你明天晚上不来（五点钟左右有一趟火车），那末请在星期一早晨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动身，我好去车站接你，但要说明是乘西北铁路还是乘北方大铁路的火车。

你要是想星期日来，请明天打个电报，二十个字花二先令六便士，姓名住址另算。电报发到我家里。

你的 弗·恩·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5 月 1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在星期四下午两点半乘北方大铁路的火车从伦敦出发，七点到达曼彻斯特。²⁶³

你的 卡·马·

从昨天起我又好多了，本来我打算从星期一就认真着手工作。但是，同医生一商量，他认为我还是需要休息一星期左右，所以我把一切事情都搁下了。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5 月 31 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头一星期我必须重新适应水土，加上突然停止骑马，最初也不大舒服。就这样勉强强拖到今天，终于觉得好过了，就象离开曼彻斯特那天那样。现在我已能工作，马上就着手整理[手稿]付印^①，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上一个星期我只给《论坛报》写了两篇文章^①。其余时间总是来回跑动，因为头昏和便秘使我耽心会旧病复发。

关于克路斯。这个年轻人在走以前又到沙佩尔那里去了一趟。壮汉子从我这里回去后，吃惊地发现自己从巴黎带回了某种东西，即下疳和各种恶性附带症状。他卧床不起，并向沙佩尔提出这一点，作为他退出文明世界的原因。

关于佩利西埃。我们在曼彻斯特曾开玩笑地推测，佩利西埃会马上勾结奥尔良王族，现在这却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成了伦敦大家都在谈论的话题。

你对波拿巴的没收的贪婪意图有什么看法？²⁶⁴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²⁶⁵；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但使我们吃惊的是，书价竟达九先令六便士，比我们整个“军费”金库所存还要多。因此我很希望你能把这笔钱用邮局汇票寄给我。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你不认为自己有足够材料，可以在星期五以前写出关于不列颠军队在印度的现状的一般看法和某些预测吗？这对我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我把自己的手稿^②从头到尾看一遍差不多就要花一个

① 卡·马克思《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编者注

② 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编者注

星期。困难的是，这些手稿（印出来有很厚一大本）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因此我得编一个目录，好很快地在某册某页上找到我工作中首先需要的东西。

我终于写信给拉萨尔了。^①请你宽恕，我不得不对《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加以赞扬。在顺便提出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意见中——因为赞扬只有在批评的衬托下才显得是认真的——我也稍稍暗示了一下著作中的真正缺点。

明后天就会收到有关班迪亚的新报纸，我将寄两份到曼彻斯特，一份给你，另一份给鲁普斯。顺便提一下：我从一份《论坛报》上看到，普尔斯基正竭力抢先把那些极其肮脏的内幕发表出来，他把班迪亚说成是**梅特涅**的间谍和施泰因将军的叛卖者。国家活动家布林德在此以后仍认为自己必须通过《晨报》给“匈牙利显赫的统治者”科苏特发一张赤贫证明书，直接要求科苏特进行“反驳”。科苏特自然是一言不发。

龚佩尔特练习高尚的骑术进步如何？糟糕的是，这种事总是在我刚好重新对它发生兴趣的时候就中断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见本卷第539—541页。——编者注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随信附上有关班迪亚的报纸²⁶⁶两份，一份给你，另一份给鲁普斯。

已收到你的：（1）来信及邮局汇票；（2）第二封来信；（3）给《论坛报》写的文章^①（而且是很有趣的一篇）。收到了这些东西以后，一直没有回信，因为天天都在等有关班迪亚的这两份报纸；此外，许多家务事占去了时间。

附上拉萨尔的信。真是一桩天大的怪事。在未得到你和鲁普斯的意见之前，我不能作答。因此我希望你们马上商量一下，并立即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我的意见是，拉萨尔不应该去同法布里策这头蠢驴决斗；即使从决斗的观点来看，“地方法院”的两位先生进行攻击这件事本身就已表明，根本谈不上什么决斗。我认为，议论决斗**本身**是否符合“原则”当然是可笑的，而一般说来我的看法是，在现在的形势下，在这种特殊的等等情况中，在当前历史时期，革命派可以用棍棒或拳脚去回答他们的私人仇敌，但不应该进行决斗。然而，如果一度表示如此坚决反对一切决斗的拉萨尔，竟让自己被十字军骑士的胡说八道所吓倒，那我认为是完全不正确的。

① 弗·恩格斯《英国军队在印度》。——编者注

昨天沙佩尔到我家来过。顺便谈到朋友科西迪耶尔，他在纽约有一次晚上喝醉了酒，跑到一条妓女出没的街上，看来是拿棍子打了一个人，经那人一喊，马上跑来六七个流氓，把科西迪耶尔打了个半死。这个又胖又笨的家伙到第二天清早被警察扶起时，仍旧不省人事，需要治疗六个星期，才能好转和下地走动。

载勒尔得了麻痹症；十个星期来生命一直处在危险中，但是莠草难除。据说海泽又病得很厉害。

祝好。

你的 卡·马·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6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现将拉萨尔的信附还。关于我们的小犹太布劳恩打架的事，博尔夏特已在星期六幸灾乐祸地告诉我了。因此知道这件事的详情是很有好处的。至于我们的意见，非常清楚，军需部长官和次官这两位先生由于进行卑鄙的袭击而完全站到匪徒的立场上，因此同这种好汉**可能**进行的唯一的决斗已经以殴打的形式**进行了**。如果两个家伙伺候某个第三者，并且**两人**一起袭击他，那我不认为世界上还有什么决斗规则会**允许**同这样的流氓进行决斗。如果法布里策先生想靠马鞭来强行挑起一场决斗，那末博尔曼先生在这种场合应该完全抱消极态度，作一个**证人**，或者根本不参与。但是，

如果两个人同时袭击一个人，那就是一帮坏蛋，同他们谈不上什么正直和诚实的行动，同时也证明，同他们不可能进行正大光明的对打，公正的决斗。那样做会有被暗害的危险。

如果把决斗规则当作法律根据，我和鲁普斯的意见就是如此。

但如果抛开这点不谈，我们和你一样认为：（1）现在决斗对于革命者来说，完全是过时了的，（2）拉萨尔既然“在原则上”极其坚决地表示反对决斗，如果现在竟要去决斗，那就会使自己名誉扫地。

因此，关于我们的意见，你可以放心写信给我们的智者埃夫拉伊姆^①，叫他不要去比剑，而应该重新安稳地坚持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心”，尽可能迅速地再到天上摘月亮，并且第一百次地去冒毁灭的危险。我发现，似乎他的虚荣心相当重，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好是默默地向他祝贺。

你看到富尔德的儿子的事件吗？他同吉姆纳兹剧场的瓦列丽小姐挟款一百六十万法郎逃往伦敦。老头子写信给佩利西埃，并请他在必要时使用权力。佩利西埃把这对小情人请去早餐，并对他们说：“祝福你们”，而给老头子则写信说：“您想要怎样呢？年轻人总归是年轻人！”整个巴黎都在嘲笑老富尔德。

你的 弗·恩·

^① 拉萨尔。——编者注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 年 7 月 2 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一大堆家事的打搅，迟迟没有告诉你《骑兵》²⁶⁷的情况。最小的孩子患百日咳已经好几个星期了，病很危险；而我妻子的身体也很不好。加上家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常常该死地中断我的工作。

你知道，我给我们的施拉姆弄了一个美国驻泽稷通讯员的位置。现在，他死后，他过去写的几篇文章的稿酬才寄来，约有六英镑，当然落入鲁道夫^①的腰包，作零用钱了。

这里别无其他新闻。龚佩尔特出版的伦敦德文小报看来已转向伟大的布林德领导的“联合民主派”方面，报名是《新世界》〔«Neue Welt»〕^②。

我想，你在《星报》上已经看到图尔先生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流亡者的说明。如果没有的话，我把《自由新闻》给你寄去。科苏特现在还是一个劲地沉默不言。我们所作的班迪亚事件摘要^③已在《论坛报》上登出。在纽约传开的这件丑闻会迫使科苏特

①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② 看来是《新时代》〔«Neue Zeit»〕。——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历史上有趣的一页》。——编者注

出来说话。或许我还要直接干预此事。普尔斯基老早就在《论坛报》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后路，他在报上说班迪亚是**梅特涅的（！）**老间谍。我在弗莱里格拉特那里见过一面的克拉普卡关于班迪亚只是冷冷地说：“事以结局为贵”。看来，他对科苏特已经厌烦了。目前他正从事土耳其股票投机事业。

附上纽约来信两封。^①

关于智者埃夫拉伊姆^②，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听到一点消息了。我当然深信他决不会慎重利用我的信，所以我在写信时很小心，使他极难滥用这封信。^③撇开这件事的特殊情节不谈，——在这方面我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你的意见——我只是从如下角度对决斗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即从等级特权的观点来看，决斗只是一帮老爷先生感兴趣的事，他们认为，他们对侮辱的报复**应该**与某个裁缝、鞋匠等人对侮辱的报复有所不同。我写道，对于这种愚蠢的要求和这些家伙，站在“平民观点”和“棍子原则”上就是革命。另一方面，我针对埃夫拉伊姆的拘泥迂腐说，决斗是属于亚里士多德视为可做可不做的“无所谓的”事物之列。据他说，这是前一发展阶段的残余，但“在**资产阶级**关系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情况下，个性有时只有通过封建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④，这当然是对的。

我希望下星期你无论如何寄一篇关于印度的文章来。给《论坛报》写一篇文章，材料总是够用的，否则，《泰晤士报》及其他报纸

① 见本卷第338页。 编者注

② 拉萨尔。 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41—543页。 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542页。 编者注

要转载。总之，主要是把文章发出去。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鲁普斯。

洪堡在《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给弗吕贝尔的十分“恭维的”信，后者曾全文发表了自己的美洲旅行记。²⁶⁸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7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们这里正忙着编制平衡表，所以我无暇详细写信给你。希望你的小杜西^①好些了。龚佩尔特对我说，百日咳在英国的气候条件下不大可怕；据他说，这种病通常是慢性的，但却是良性的。他们医院至今所见的一切病例，结果都很好。他送给我这个医院以前出版的两份很科学的报告（由马雷拟定）；遗憾的是，我在写我的书^②时还没有这种材料。我替你也搞到了两份，将给你寄去；有些地方也许你的雇佣劳动一章能用得上。这位马雷的宏伟计划和热情希望，会使你感到有些高兴。

关于图尔先生等人的说明，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这里很少

^①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

读《星报》。所以，把《自由新闻》寄来即可，——尽可能给鲁普斯也寄一份；他仍在博尔夏特叫他去的巴克斯顿；他在那里因为无聊，也许会跑得更厉害，而不管他的脚受得了受不了。

你上次信中提到的两封纽约来信，并没有附在信中。

顺便提一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从哲学观点来看非常重要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知道，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①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毫无疑问，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末论据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人们对最近三十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却一无所知。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的，首先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其次是最近二十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的成就还要重大。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约在1836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

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很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譬如经过摩擦）转化为热，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合力，化学亲合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

^① 黑格尔。——编者注

字^①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合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

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们在研究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蠕虫等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粘膜细胞,腺、肾等等分泌出来的细胞)一样。

如果可能,还请便中告诉我饮酒过量引起的消化不良是怎样一种疾病。这决不是恶意的玩笑,而是科学上采用的名称。

如果明天的《泰晤士报》载有关于印度的详细报道,我们就会知道可以为《论坛报》写点什么;否则不行。所以,你从明天的《泰晤士报》上可以多少看出一些你所能期待的是什么。

^① 焦耳。——编者注

热情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 弗·恩·

承兑手续已办妥。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7月15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
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请你对这封信的内容不要害怕，因为这绝不是向你那本来已经要求过多的钱柜求援。但是另一方面，必须同你商量一下，是否能从现时处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因为这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我完全不能工作，因为一方面为了筹钱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另一方面由于家务杂乱而且也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我的抽象思维能力衰退。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艾伦医生虽然也猜到症结所在，但自然不知道真实情况；他又一次——这次很坚决——对我说，如果不让她到海滨浴场住一个较长的时间，就不能担保她不得脑炎或类似的病症。但是我却知道，在目前情况下，日常的操劳和必然的灾难的结局的阴影折磨着她，即使能够去海滨浴场，对她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这种结局不会姗姗来迟，即使延迟几个星期，也不会中止为争取必需品而进行的难堪的日常斗争，总的情况依然是：一切必将毁灭。

伦敦有一些所谓贷款社¹⁶⁰，据说，**无需抵押**，只要有保就可以贷款五至二百英镑，我曾试过一次，提出弗莱里格拉特和一个杂货商作保人。结果白白花掉大约两英镑印花税。前天接到最后的否定答复。我不知道是否还应当试一次。

为了使你了解实情，我让妻子把你借给的二十英镑和我在 6 月 16 日向《论坛报》支取的二十四英镑（内有两英镑是透支）给我开了一个账单。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刚有这样一笔较大的款子进来，就马上分文不剩地全都花在最迫切的日常开支上了，根本谈不上什么享受；第二天又完全同样地开始这种讨厌的斗争，债主们只得到极其微小的满足，过不多久又同样地施加压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你还会看到，例如，我的妻子没有花过一法寻替自己添置衣物，而孩子们的夏季衣服比贫民还不如。我认为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些详情，否则不可能对情况有正确了解。

5 月 19 日 20 英镑的账单。计付		英镑	先令
税(水、煤气)	7	—	
当铺利息	3	—	
赎当	1	10	
工钱	2	—	
赊销商(赊购一套衣服每周必须付款一次)	0	18	
孩子们的鞋帽	1	10	
面包商	1	—	
肉商	1	10	
杂货商	1	—	
乳制品商	0	10	
煤	0	10	

6月16日从《论坛报》支取

的 24 英镑的账单:	英镑	先令
一季(2、3、4月)的学费·····	8	—
付还向沙佩尔借的四个星期的日常费用·····	3	—
从当铺赎回衬衣等·····	2	—
工钱·····	1	—
赊销商·····	1	4
肉商·····	2	—
杂货商·····	2	—
蔬菜商·····	1	—
孩子们的衬衫外衣等·····	2	—
面包商·····	2	—

所以,自6月17日以来,家中又无分文了;为了抵补必须用现金支付的四个星期的日常开支,我们向沙佩尔借了四英镑,但是其中约有二英镑因借债不成而白白浪费在印花税上。

现在把我目前在伦敦所负的全部债务列表如下;它会向你说明,其中大部分债都是欠那些已经不能再赊欠的小店主的。

	英镑	先令
6月25日到期的房租·····	9	—
8月2日到期的学费·····	6	—
报贩(全年的)·····	6	—
赊销商·····	3	9
肉商·····	7	14
面包商·····	6	—
杂货商·····	4	—
蔬菜商和煤·····	2	—
牛奶商·····	6	17
欠索荷区老牛奶商和面包商·····	9	—

欠艾伦医生 （从《论坛报》的上上次稿费中 付过7英镑）·····	10	—
丽娜·舍勒尔 ·····	9	—
沙佩尔 ·····	4	—
当铺 ·····	30	—

在这些债务中，只有欠艾伦医生、丽娜·舍勒尔、索荷区的旧债主及欠当铺的一部分债是不急的。

可见，整个情况总是这样：微薄的收入永不能作为来月的用途，常常是扣除房租、学费、税款和当铺费用等日常开支后，剩下的仅仅勉强够偿还一点债务，使全家不致被直接赶出大门。再过四五个星期，我可以从《论坛报》大约支取二十四英镑。单是房租一项马上就要付出十五英镑。如果说要抽出哪怕极少一部分还其他债务——肉商等是否愿意这样长期等下去，很成问题，——那末整个这一堆烂账在无论如何也得熬过去的这四个星期内又会有所增加。房东本人被债主们包围，因而象疯子似地逼我。如果不能从某个贷款社或人身保险会弄到一笔钱，我真不知怎么办。即使决定把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例如，让孩子们退学，搬进一个十足的贫民窟，辞退女仆，用马铃薯糊口，——那末，就是把家具拍卖，也满足不了哪怕是住在周围的债主们，也不能顺利地搬进某个贫民区。至今还维持住的表面尊严，是防止彻底垮台的唯一手段。对于我个人来说，只要能再得到哪怕一个钟头的安宁，使我有可能从事工作，就是住在怀特柴泊²⁶⁹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种意外的改变会给处于目前状况的我的妻子带来危险的后果，就是对于正在成长的女孩子们^①来说也不见得适宜。

①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现在我把全部情况坦白地说了，请你相信我曾经费了不小的力量来克制这样做。但我终究要向一个人倾诉。我知道你个人无法资助。我所要求的只是请你提出意见，应该怎么办？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所要的东西，当寄上。^①

1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7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做得很好，让我清楚地知道了你的困难。的确必须在这方面采取紧急措施。据我算来，马上需要的大约有五十至六十英镑，其余的还可以缓一缓。这笔款子中的三十英镑，靠发一张由我承兑的新期票可以马上得到，如果对方同意期票的**期限至少是四个月**的话，否则我无法弄到钱。如果他同意，还可以把期票开成一张二十英镑的，期限为四个月，另一张二十英镑的期限为六个月（利

^① 见本卷第324页。——编者注

息外加），这样我要到11月和1月付款，而你就可以马上有四十英镑现款到手。所以，你立刻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一趟，看看怎么办。自然绝对必要的是，**承兑的期票要留在贴现人手里，否则我要完蛋**。其次那个卑鄙家伙也不应比预定的百分之二十拿得更多，这本来就已经损失差不多五英镑了。

我认为，这样一来至少保证你在急需的情况下可以静待下次汇票到来。你的夫人现在的健康状况，的确需要更多的钱，但是很遗憾，我不能弄到更多的钱。甚至不能到这里的瓦茨那里去找他的保险会，因为我已经同这个家伙闹翻了。他在这里只有一个办事处分处，总办事处在伦敦，你可以在任何一本姓名地址簿上查到。这种东西叫做：国民人身保险会即生活公平储金会²⁷⁰。弗莱里格拉特会很容易给你弄到章程、条件等等，必要时甚至可以着手进行这件事，不过我对它抱怀疑态度。

在英国这里，不管你怎样努力，也想不出任何其他弄钱的办法。我认为，现在可以向你的老太太或那个荷兰人^①试探一下。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还清旧债，再重头开始；一切借贷都只能拖延时间，而最后使危机加重，更不用说花在印花税等等上面的许多钱和费在设法借贷上的时间了。此外，承兑期票提前把我本来可以逐渐少量寄给你的钱用掉；大宗款项虽然比不时零星地收到五英镑银行券对你更为重要，但经常的收入却因此而相应减少了。

你这次确实应该抛掉种种顾虑——如果有的话，同时下决心采取某种步骤。问题是还要弄到大约五十英镑，我看除了找你的亲戚，绝对想不出别的办法。

^① 指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及马克思的荷兰亲戚菲利浦斯家。——编者注

在此期间,我还要动几天脑子,考虑这件事,看能否想出其他办法。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这些**信件烧掉,使事情不致外扬。

你的 弗·恩·

万不得已时,我还可以承兑三个月为期的二十英镑和六个月为期的二十英镑,期限再短就不行了。利息另加,这样你可以净得四十英镑。

1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7月20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六收到你的来信后没有立刻回信,因为想在使用你给我的全权之前,先等一下新的“尝试”有什么回音。可是星期一我得到了否定的答复。这样,看来是不能再拖了。所以我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了一趟。今天他写信告诉我,按你提出的条件,事情可行,不过要到8月3日,再早,他的那个高利贷者办不到。所以,我将写信给他,让他到8月3日办此事。

星期六接到母亲^①一封长信。事情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夫人回德国时,我托她把最小的女儿^②的照片带给老太太,附带写了几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句，提了提我经常生病的事，其他情况没有谈。老太太来信说，过几个星期我们可能会面。如果这样，我也许能把事情弄停当。但在这方面我不能施加任何压力，否则她马上会改变主意不来了。

谢谢你给《论坛报》写的文章²⁷¹。明天再谈。

你的 卡·马·

1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7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可以看到，又有了新的困难。不过，“新的”条件对我来说，实际上要比旧的好，因为名义上的期限是三个月，实际上却要六个月以后才付款，而且少付百分之十。

不管怎样，请立即给我回信。事情紧迫。如果事情能这样办妥，我无论如何要立刻把妻子送到附近的海滨疗养地去住几个星期，那时再看怎样对待我的老太太^①，——自然，这一切只有在最紧迫的要求和缓之后才行。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8月8日^①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给你的信拖延下来是因为事情直到昨天才**明确地**、而且是肯定地解决。我曾经无数次坐下来要写信给你，但又接到西蒂区的来信，说事情没有成功，需要另找他人洽商。而我总希望无论如何能告诉你一点肯定的消息。弗莱里格拉特找过六个不同的高利贷者谈判，这些家伙每次都是到决定关头就违背自己的诺言而拒绝了。到最后，弗莱里格拉特作为第二保人签了字，才在他自己的裁缝那里办了期票贴现。他一开始就指明了**他自己的银行是支付期票的地点**。老头子为此事费力不小，甚至采取了某些与他的“业务”地位不完全相称的措施。因此，如果你有机会写信给他，稍微称赞他几句，对此他不是完全不受感动的。期票存在弗莱里格拉特本人那里。裁缝表示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重开一张期票。但他宁愿在11月拿二十英镑，以便只对其余的二十英镑开一张1月份到期的新期票。（收到你的信后，我立即通知弗莱里格拉特说，**只有在开新期票有保证**的条件下才行。）

从来信中知道，你又病了，真叫人心焦，在这种情况下还来麻

^① 原稿为：8月4日。——编者注

烦你，更使我心里难受。请**马上**亲自写信告诉我你的健康状况，或者请龚佩尔特大夫写。

拿到钱后我立即尽可能还了账，昨天还把妻子送到了兰兹格特，因为一天也不能等了。她的身体实在太坏了。如果兰兹格特费用不太贵，她能够享受几个星期的海水浴，我想一切会很快恢复正常。在这期间我再看看怎样向我母亲^①开口。必须非常慎重考虑，应当怎样回答老太太关于我与普鲁士的关系问题。如果她想到我的继承权受到当局的威胁，**可能**她会把钱掏出来。但也有**可能**她把遗嘱立给我而请荷兰人^②作监护人，这就完全不合我的心意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她来信说，她已经风烛残年了。然而我想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她也许是希望我能把她接来伦敦。本来我完全可以这样做，可是现在恰好我的时间非常宝贵。最近两个月来我几乎未能工作，而答应敦克尔的事又很紧迫^③。

最近给《论坛报》写了很多东西，好增加一些收入，但是材料非常少。印度不是我要写的部分。关于瑟堡²⁷²，倒是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政治趣闻，但我在军事方面很不内行，写不出有份量的文章来。我觉得瑟堡象布斯特拉巴所有的伟大行动一样，无非是一个骗局，纯粹是玩弄手法，——但这完全是主观判断，也许完全是成见。至少《通报》有一些不祥的暗示，指出军事权威们决不认为地点选择得恰当，他们对工事本身的构筑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反对意见。此外，所有这一切还远没有完成，从目前状况来看，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已经完成，还不如说是**应当完成**。唯一完工的是拿

①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② 菲利浦斯。——编者注

③ 指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准备付印。——编者注

破仑骑马的大雕像。我认为中印度事件可以说是由于瓜廖尔的失陷而结束了。印度报纸都十分仇视坎伯尔，并抨击他的“策略”。

附上拉萨尔的信。智者埃夫拉伊姆是个可笑的家伙。虽然他要求我严守秘密，并且把事情弄得无比神秘，但是整个这段肮脏故事基本上都在《科伦日报》上登出来了。在这个人的全部书信中都流露出一种令人发笑的吹牛狂。“于是我递上了……锋利而尖锐的报告”。“我促使伯克和洪堡行动起来”。洪堡写了一封“爆炸式的信”。“我自己直接向亲王呈递了一份措词极为尖锐的控诉书”。“对大臣的真正致命的控告”。“坚决的请求”。“绝密”。“我的最大的论据”。“毫无希望”。“最大的沉默和秘密”。“假如这不合臭虫们的脾胃的话……”。

我们的毕尔格尔斯现在马上就要出狱了。他念念不忘的似乎是想顶替丹尼尔斯的孩子们的父亲，为此首先得同丹尼尔斯夫人结婚。然而后者曾写信给丽娜^①，说不能把毕尔格尔斯同她的丈夫相比。

顺便提一件事，鲁普斯听到一定会感兴趣的：小燕妮获得了一年级第一名奖（英语奖也包括在内），小劳拉得了奖状。她们俩在班上都是最小的。此外小燕妮还得了法语奖。

祝好。希望得到关于你的健康状况的好消息。

你的 卡·马·

《电讯》（附上的）也必须保存。

^① 舍勒尔。——编者注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8月10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从昨天起我又在办事处了。其实我没有生病，只是动了外科手术而已；伤口还没有完全长好，但目的是达到了。在下星期之前，我无论如何无法替《论坛报》写文章。

阿普耳顿的事怎样？你有一次要寄给我两封从美国来的信，但你忘了；这两封信是否与这件事有关？两星期后我大概要到疗养地去，在那里可以为他写点东西。

埃夫拉伊姆^①的信确实太妙了。一个人怎么会这样蠢，白纸黑字，竟写出这种东西来！这简直等于永远给自己打上蠢汉的印记。

鲁普斯和我衷心祝贺两位小姑娘的成绩。老头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他的腿还没有好。显然是博尔夏特给他治坏了，而鲁普斯的勤奋过度和走路过多的确也伤了自己的身体。以后这事即使没有严重后果，也会有不良后果。他先在巴克斯顿，以后到戴文郡，在那里的下等旅店又吃了苦头——什么酒也没有给他喝，还大大地敲了他的竹杠。

① 拉萨尔。——编者注

希望你的夫人现在好些了。裁缝可以在10月份取到半数款子^①。

你的 弗·恩·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对你的健康的耽心是多余的。

本来要寄给你的两封信，一封是魏德迈（威斯康星州密尔窝基）写的，另一封是一个叫阿·康普（纽约）写的；两封信是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的。我把它们放在桌上（我的书桌），为的是好附在信里寄给你，但是忘了，以后就再也找不着了。一定是夹到桌上的许多笔记本中的一本里面了，翻一翻一定会发现的。

《百科全书》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在《论坛报》上看到了第二卷的广告。可见它继续在出版。假如你有空，可以继续写«C»字头的条目。只是有两点要估计到：（1）目前我不可能去博物馆；（2）对我直接有好处的是增加我在《论坛报》的收入。自从我的妻子离开后，我在《论坛报》已经造成小小的脱节，而且现在我自己根本不能为它写两次稿，因为我无法研究象印度、门的内哥罗、中国以及波拿巴军事制度（铁路的和瑟堡的）这样的题目。因此，

^① 见本卷第334页。——编者注

我非常希望你在最近一有时间(自然也不要妨碍你的身体)就更多地替《论坛报》写些东西,题目不限。

大海对我的妻子有很大好处;本星期初,她已让全家孩子和琳蕻^①都上她那儿去。眼下一切都好。唯一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不能让他们在那里再超过一星期。她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但身体(除神经健强之外)还没有恢复到应有的状况。在兰兹格特她认识了几个有教养的和——说来可怕——刁钻的英国妇女。她长期处在丑恶的社会中,或者说一点也没有社交活动,现在同一些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看来是合她心意的。

你看到《泰晤士报》上对格莱斯顿的论荷马一书的批评了吗?²⁷³其中(在批评中)有某些有趣的东西。其实象格莱斯顿的这种著作正说明英国人没有能力搞“语文学”。

曼彻斯特的营业似乎又上升了?最近几星期来,世界总的又显得异常乐观了。

皮阿先生仍然很苦恼,因为在最近几次政治迫害中他的名字都没有博得应有的地位,他又刊印了一封《信》²⁷⁴,说明自己的致议会的《信》,为“弑君”辩护。为了迫使政府对他进行迫害,他违犯警章,在刊印他的低劣信件时不注明印刷者的名字。但是政府无动于衷。皮阿不会成为殉道者,而且一次也不会被民事法官判处包括诉讼费在内的二先令六便士罚金。可怜的人!

衷心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①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1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8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有可能，请在星期五以前把关于印度或关于瑟堡的文章寄来。没有这道加菜，**我简直不能前进**。昨天（从兰兹格特——那篇东西^①是在那里抄的——回来的途中）我写了关于在古巴买卖奴隶的文章²⁷⁵，由此你可以看出，我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正是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的是：要把我的信用提高一点。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已经把金克尔关于湖上旅行的广告^②发表在《新时代》（伦敦出的德文小报）上了；这不是我直接办的，而是通过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又是通过别人进行的。事情已经引起了争吵。金克尔现在矢口抵赖。你把这方面的情况写给我十分重要。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44页。——编者注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9月2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好久没有写信，你一定会象通常那样宽宏大量地原谅我。我在离开曼彻斯特以前所患的病，拖了整整一个夏天，又转成慢性的了，因而不论写什么东西都要费很大劲，以致我的手稿^①直到现在（过了两星期）才寄出去，不过一次就寄去了两章。除了对已经写好的东西作修辞上的润色外，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写了，但是有时为了推敲几个句子，仍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过将近八天来我已经好多了，总之，凉爽的季节对我比较有利。此外，大有希望的是，靠我母亲^②的帮助，我完全可以把家务安排好，还要重新开始骑马。事情一安排就绪，第一桩事就是骑马。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按期地给《论坛报》写稿，因为我不想把钱送给这些家伙。

请向鲁普斯或者（直接地或通过某人）向博尔夏特打听一下，他们知不知道有一个住在布勒斯劳的冯·保拉（也许写作保拉夫）太太？那时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怪事。

关于班迪亚，我手头曾有过（但可惜只有过几个钟头）涉及到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他的君士但丁堡来信以及君士但丁堡报纸的剪报。按照《自由新闻》的摘录，情况不太清楚。又完全是重复“总司令”的故事。^①看来科苏特要被直接揭露出来。现在我在《论坛报》上叫他出来解释！^②

顺便谈一下，我在《论坛报》上引出了一个不坏的笑话。我给它寄去了几篇专谈银行问题、货币流通问题等等^③的文章，批评关于最近危机的《委员会的报告》，《论坛报》把这些文章作为社论登出来了。于是出来一位银行家，自称是“金条党人”，写信给《论坛报》说：（1）从来还没有写出过如此言简意赅地叙述整个问题的文章等等；（2）但是提出各种反对意见，请编辑部给他答复。于是，这些可怜虫不得不答复；而他们努力的结果，的确令人非常失望。但这样的事对我却是有利的。

我们的朋友琼斯^④肯定已卖身（而且是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投靠了布莱特集团。这头蠢驴在政治上毁灭了自己，在商业上也不能挽救自己。我将把《雷诺新闻》上关于他的材料剪下来寄给你。但是这种变节——小伙子鼓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他将《人民报》出卖给《晨星报》的先生们；自己在报上只占了两栏；不过由于钱的关系，已经同新的同盟者争吵起来了）——对他没有多大好处，你从下面一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前天他上弗莱里格拉特那儿去，把一封德文信交给弗莱里格拉特，信中向弗莱里格拉特要

① 见本卷第109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英国的贸易和金融》。——编者注

④ 厄内斯特·琼斯。——编者注

四英镑，否则他会被“送去坐牢”。弗莱里格拉特建议他去找“我们的朋友吉耳平”。这位吉耳平正好是瑞士银行和琼斯参加的那家报纸的经理。

如果你有时间，请在星期五之前写点东西。我昨天写了论中国条约一文²⁷⁶。

丽娜^①现住在我们家里，因为她又丢掉了位置。

祝好。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无论如何你应作好安排，以便在圣诞节或新年到这儿来住几天。

根据《经济学家》杂志的最近报告，法国贸易在最近几个月来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²⁷⁷（附件请转交鲁普斯）。

1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0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明天大概会就坎宁的紧急报告写点东西；²⁷⁸ 这个题目完全在我写作范围之外；最近我看报很不经常，工作忙得很，因为欧门已有两星期不在，全部事情都压在我的肩上。这里的营业非常好；六

^① 舍勒尔。——编者注

个星期以来，纱厂厂主在每磅粗纱或中等纱上比他们最近三年来多赚一便士到 $1\frac{1}{4}$ 便士，甚至还发生了前所未闻的事：在利物浦人能够在棉花上多拿到四分之一便士之前，这儿纱的市场价格已提高一便士。最近十至十二天内涨风稍疲，但所有纱厂厂主都有长期订货，而且需求量仍然很大，足以保持现有的价格。假如这种情况再延长一个时期，那末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就会开始。在法国，纺纱厂厂主一个时期来也比近几年赚钱多（这点是可信的；我是从一个亲自在那里呆过的棉花经纪人那儿听到的）；那里其他方面的生意怎样，我完全不知道，但交易所的状况表明大有好转。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极其乐观，但是，要不是考虑到印度和中国而进行相当的过度生产，鬼知道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印度目前的贸易一定异常兴旺：前一次从孟买来的邮件带来消息说，两周内卖出三十二万匹棉布；而最近一次邮件说又卖了十万匹。这些家伙已把他们刚刚得悉在曼彻斯特买进，甚至还没有装船的货全部预售出去（在一定期限内交货）。根据这里市俗的议论和市场状况来看，我觉得印度和中国是过度生产的直接导火线，如果冬季情况良好，那末无疑可以预料，在春季空头信贷和开空头期票的业务又会大大发展。

琼斯的事非常令人厌恶。他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讲了话。²⁷⁹根据这件事来看，几乎确实应该相信：采取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形式的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等不到发展成一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形式，就一定要彻底毁灭。而且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不过我觉得，琼斯的新动向，与过去建立这种同盟而多少获得成功的一些尝试联系起来看，的确是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

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但我还应当说，我一点也不明白，引起危机的大量过剩商品，是用什么办法吞掉的；在如此汹涌澎湃地涨潮之后，这样迅速地退潮，还从来没有过。

雷诺由于琼斯玩弄伎俩而成为显要人物了；他是唯一“有教养的人”（通俗的叫法是“学者”），他还俨然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实际上他恰好象现在的琼斯先生一样，也资产阶级化了，只不过耍了另一套花招。对他来说，这是难得的收获。请把你答应寄来的报纸^①剪页寄给我。

鲁普斯的腿仍不见好，还不能走快，走快了免不了要发生严重后果，可是总算可以勉强走路了。

去年夏天在《奥格斯堡》的报纸^②上描写自己同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奇遇的那个德国蹩脚小诗人，名叫伊萨克·列维，又名尤利乌斯·罗登堡，他是龚佩尔特的同学。

如果有可能，我一定在圣诞节前来。你打算同你的老太太^③商量解决钱的问题，这非常好。但愿已经谈成，或者至少有了保证？今天我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谈期票的事。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

你的 弗·恩·

① 《雷诺新闻》。——编者注

② 《总汇报》。——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手稿^① 寄出了吗？

163

马克思致恩格斯**曼 彻 斯 特**1858年10月8日^②星期五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你一次收到两包信件，因为在一封信里装不下全部东西。计有：

（1）从《雷诺新闻》上剪下的关于琼斯的材料。你自己可以看出，什么是雷诺的事实和有事实根据的判断，他在哪些地方进行了恶毒的诽谤。雷诺比起琼斯来更是个大无赖，不过他有钱而且善于投机。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宪章主义者这一个事实表明，这种立场想必仍然“有利可图”。琼斯在曼彻斯特的演说，我看过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以前在格林威治等地的演说，所以不会发觉，在这里他又有了转变，又在竭力使“同盟”更加符合自己过去的言论。

（2）皮阿最近写的《信》^③，里面有一两件有意思的事，其余的都是老一套。信边上画的杠杠是我的小家伙^④乱画的，对内容没有任何意义。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日期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339页。——编者注

④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3)马志尼先生的新宣言²⁸⁰。他确是一头老蠢驴。只是他现在这样仁慈,不再把 salariat^①看成绝对的和最终的形式了。没有比下面这种矛盾更可笑的了:一方面他说意大利的革命党是按他的精神建立的,另一方面他按“自己的方式”证明,不仅整个国家支持这个党,而且这个党取得胜利的所有外部条件也都有保证,可是到底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尽管有了“上帝和人民”,再加上马志尼,意大利却还是毫无动静。

(4)从《辛辛那提高地哨兵》剪下的一小页,其中有维利希“将军”的一封信。

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虽然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的银行积存巨额存款这一事实证明,事情还远未走上常轨),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把“名士”召集到彼得堡去,就是这一革命的开端。²⁸¹普鲁士也是这样,目前的情况比1847年还要糟,关于普鲁士亲王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可笑幻想将在愤怒中烟消云散。如果法国人看到,世界没有他们也在“运动”(如宾夕法尼亚人所说的),这对他们不会有害处。同时,在斯拉夫人中间,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正在发生不平常的运动,虽然这是反革命的运动,但毕竟给真正的运动提供了酵素。²⁸²1854—1855年的俄国战争虽然十分卑鄙,虽然结果对俄国人并没有多少损害(宁可说,只损害了土耳其),但是毕竟显然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唯一使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完全成了法国仆从的情况,就是俄国的态度。随着莫斯科公国内部运动的开始,这种恶劣的玩笑就要结束。一旦那里的情况发展得比较明显,我们就会

① 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制度。——编者注

获得证据，证明可敬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已经受了“官吏”和经过这些官吏训练的农民的愚弄。²⁸³

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象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至于特别谈到中国，那末，我在仔细分析了1836年以来的贸易动向之后，可以肯定地说：**首先**，1844—1846年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增长，在1847年就已经证明完全是假的，并且在后来的十年当中出口额平均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英国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大大地增长了；**其次**，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其他“贸易中心”就不用谈了。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第二个原因是国内的经济组织和小农业等等，摧毁这种小农业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的英中条约^①，我看是帕麦斯顿在彼得堡当局同意下制定出来，并在额尔金勋爵出发时交给他的；这个条约从头到尾都是侮辱。

不能告诉我关于俄军在中亚细亚推进的材料是从哪里弄到的

^① 指1858年的天津条约。——编者注

吗？无论如何，我要把这篇文章^①登在《自由新闻》上。

我母亲^②突然默不作声，真出乎我的意料，不可理解。我几乎认为，这里面不会没有第三者的干涉。不过，这会弄清楚的。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16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10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最近两星期来，各种各样的无聊琐事和我住处的喧闹，扰得我非常不安，因此必须搬家和处理与此有关的事；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新住所还没有找到，下周末以前也未必能摆脱这种忙乱状态。

非常感谢你告诉我关于琼斯、马志尼、皮阿以及“热忱的将军”^③的情况。这位将军看来完全沉湎于在美国的德国庸人的鄙俗幻梦中；随他去吧，让他在那里安眠。至于琼斯，《雷诺新闻》以及它上面登的“事实”还不够令人信服，需要对已发生的事情作更进一步的了解。既然琼斯先生在这样一个长时期里行为如此卑劣，这种最后的转变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竟把自己出卖得这样贱！邓

① 弗·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编者注

② 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③ 奥古斯特·维利希。——编者注

科布至少还迫使人家还清了自己的债，并保证给了他一个好位置。

皮阿和马志尼的确表现出惊人的无能，甚至还不如从前了。

鲁道夫·施拉姆先生的前途看来很不妙。军士^①仍旧继续没收报纸，根据电讯看来，好象昨天甚至没有对宪法宣誓。无论如何，普鲁士资产阶级所怀有的欢乐梦幻很快就要消逝。不过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事情并不因此就完结了。但是，我对事件的进程还不清楚。我觉得，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消除1848年和1849年的印象，没有足够的勇气同时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贵族政治和官僚制度，另一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运动。然而，也可能在法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无产阶级运动在一个时期里不会有太大威胁，以致引起多大的耽心；不过，这时无产阶级运动一定发展得非常缓慢。如果在法国什么事情也没有，——就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行市看，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那末在普鲁士完全可能产生一种与1846—1848年意大利运动相似的、具有无产阶级背景的运动，不过我耽心资产阶级又会在紧要关头变卦。

俄国的情况很好。目前那里的南方也在暴动。顺便问一下，能不能替我从特霍尔泽夫斯基或赫尔岑现在的代理人那儿弄几本他的最新的期刊？如赫尔岑的《俄罗斯之声》、《钟声》。在这些期刊上说不定可以找到材料，虽然未必能找到许多，但在通讯之类的东西中总还能找到一点。

关于中亚细亚问题的材料我是从布罗克豪斯公司新出的《我们的时代》²⁸⁴（它是从《普鲁士周刊》上抄下来的）和彼得曼的《地理研究所通报》上得来的。所有这些都取自俄国官方刊物。如果

^① 威廉亲王。——编者注

你需要，在星期二之前或大约这个时间，我可以写一篇关于俄中条约的文章^①（这个条约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是多么丢脸！）——自然，只要我的迁移^②不妨碍我就行。请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关于你所推测的额尔金的条约和帕姆之间的联系，也请给我一些指示。但也许你自己已经整理了这个材料？

印度现在完全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外。从军事观点来看，关于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写。甚至对一月来的事件写篇简评都无法办到，一切是这样的不连贯。总之使我感到困难的是，就什么题目给你写篇文章。

给敦克尔的手稿^③，情况怎样？现在对你正是时候。新内阁无疑即将上台，但一登台就没收一部科学著作，大概总会有些顾虑吧。希望稿子已经寄出。但还是告诉我这方面的确实情况，也好让鲁普斯安心。上星期日他在我这儿喝得烂醉，不过把他安全地送回家了。从此以后，他的腿又有些转坏，大概是碰伤了。

这里的商业发生停滞已经四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里，纱厂厂主因纱价下跌和棉花涨价，每磅损失了半便士的利润。然而他们的营业仍然不错，只要棉花的价格再跌一点（这完全有可能），那末需求量稍有增长就能使他们恢复原有的地位。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的迹象也已经在有些地方显露出来了。如果营业继续好转，那末这个运动就会发展得更强大。

同你老太太^④商量的事进行得怎样了？热情问候你的夫人和

① 弗·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指自己迁居新住所。——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④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0月22日]星期五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每分钟对我都十分宝贵；现在已经两点了，文章²⁸⁵还没有开头。只给你写这几行，好告诉你下个星期一定要寄点东西来。一星期写两篇文章，选材就耗费我极多的时间。请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此外还有另一个题材——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线膛炮的可笑文章。

皮佩尔和我长年不通信息，昨天接到他从**多尔斯顿医院**（伦敦）寄来的一封信。

我母亲写给我一封令人难堪的信。她把协商**推迟到我去“探望”她的时候**再进行。显然有第三者在里面插了一手。

手稿^①还没有寄走，不管鲁普斯的愿望怎样，几星期内是不可能寄出的。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1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1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蒙塔郎贝尔》^①一文正好用上。昨天我写了关于加西莫多的葡萄牙事件²⁸⁶。

附上伟大的布林德的作品，此人现在以“统一的人民之友”的身分活动。一百英镑也是由金克尔转给他的。请保存这个材料。你可看到，皮阿和马志尼毕竟比这位德国民主主义者在风格和其他方面要高。同时，布林德在这里又干起他在《曼海姆晚报》上学会的那一套手艺来了。他通过在汉堡的几个熟人，终于把信（他自己写的）寄给**英国报纸**，信中说他的匿名小册子²⁸⁷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此之后，他的朋友们又写信给德国报纸说，这些小册子在英国报纸上引起了怎样怎样的轰动等等。你看，这就叫做实干家。

我上医院去看了“不幸的”皮佩尔。他的额上患梅毒性溃疡，其余还是老样子。大概在12月底以前不会医好。以后他打算去汉诺威。

牙痛得厉害；所以今天不能再写了。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编者注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已经有十天了，我的牙痛得非常厉害，口腔全肿了，牙床全发炎了。所以情绪很坏，加上还有其他不愉快的事。

你的文章已于昨天寄出，**顶星期五**的稿子，因为星期五什么也没有寄去；我自己写了论普鲁士的新内阁的文章。^①现在已经寄给《论坛报》大约六篇关于普鲁士的文章^②，都注明寄自柏林。因此我想，下星期二以前，你不会有关于普鲁士的什么新材料了。有一个问题可以写，这就是最近十年内普鲁士工业发展的问题，但我怕我们的材料不够。然而到哪里去找“材料”呢？关于“日本”，我想美国佬比我们知道得多，虽然他们知道的往往是非常表面的东西。高等政客（例如《论坛报》的普尔斯基先生）胡扯什么在意大利可能发生以奥地利为一方和以波拿巴、皮蒙特为另一方的战争。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如果有可能在波拿巴对德意志的**军事部署**这方面说点有道理的话，那倒也不错。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题目，就请写别的好了，法国、俄国、或者你愿意写的其他什么题目。

我忘了把布林德的“小册子”寄给你。可惜我没有找到那篇最

① 弗·恩格斯《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卡·马克思《新内阁》。——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普鲁士的摄政》、《普鲁士状况》（两篇）、《新内阁》（两篇）。——编者注

愚蠢的《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呼吁》。不过最后还是找着了。另外，你还会收到从伦敦《新时代》上摘下的小丑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演说²⁸⁸。请把这些东西保存起来。

下星期我必须付给当铺一英镑多的利息。因为现在不可能马上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所以很盼望你能寄来这一英镑。

请详细写信告诉我你对埃·鲍威尔先生的《历史的哲学》的意见。

祝好。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16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我写了关于普鲁士的文章^①，所以你可以在星期五以前随便选写其余的整个世界。

寄来的一英镑收到了。眼下我又陷入“特殊的”困境，因为向报贩赊了一年多的报纸，现在不得不一下子付给他八英镑多。身边一文不名，遇上这样的气候，真不是滋味。这次在特利尔，看来是我的妹妹^②打破了我母亲的完全合理的计划，至少是把实现计划的日子拖得遥遥无期。

① 卡·马克思《普鲁士状况》。——编者注

② 艾米莉·马克思。——编者注

前天布林德同他的夫人^①一起到这里来。我有一年多不见他们夫妇俩了。从他们口里知道了各种各样的趣闻：

(1)金克尔夫人上星期一跳楼自杀，已经安葬了。哥特弗利德^②以他特有的崇高姿态参加了验尸，并在墓前发表了“演说”。弗莱里格拉特深受感动，至少会有两个星期避免同我这个“无礼的人”见面。

(2)弗吕贝尔在这里。娶了一个有钱的女人。要回美国去。照他看来，世界应由俄国和美国来瓜分。他还以此观点为荣，醉心于美国的“奢华”和绅士派头，看不起德国人，而且有事实向他们作证，就是他在中美洲经营贩卖德国奴隶的生意。真是妙事，这个鲁多尔施塔特的土包子，由于迷恋于美国所实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竟自认为比“欧洲的其余地方”“更先进”。这些狗一旦得到自己的一份面包和乳酪，就要找漂亮的借口，退出斗争。

(3)卢格这个畜生在普鲁茨那儿证明说，“莎士比亚不是戏剧诗人”，因为“他没有任何哲学体系”。而席勒，由于他是康德信徒，才是真正的“戏剧诗人”。²⁸⁹为此普鲁茨写了《恢复莎士比亚的名誉》！后来，卢格在美国报纸上把摩莱肖特称为“蠢驴”，因而被海因岑逐出《先驱者》；但这个老饶舌家现在把自己的蠢话全部登在伯恩施太因的《西方公报》上了。

(4)糊涂虫艾韦贝克在巴黎又住了两年，经常同布林德通信。他在李宾特罗普的怂恿下娶了他的女仆，后来发现李宾特罗普曾同这个女仆通奸，于是又离婚，上法院等等。他原来是巴黎一个图书馆的助理员，被牧师赶了出来。他写信说，手中只剩一千二百法

① 弗雷德里卡·布林德。——编者注

② 金克尔。——编者注

郎了，威胁说要到英国来，因为他从《总汇报》和其他报纸上得知“社会主义和无神论”在这个国家盛行。

(5) 据说弗罗恩德博士已经沦落到街头行乞。

(6) 朗道夫这个无赖又以乞丐的面貌出现在英国，由于布林德的介绍，布朗纳医生把他安插到布莱得弗德的一所德语学校任职。

祝好。

你的 卡·马·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文章^①收到了；非常好。关于波拿巴，我最近写了两件事情：葡萄牙事件²⁸⁶中英国虚假的挑衅，并且一般谈到这家伙如何只在“同英国联盟的界限内”用假示威来报滑铁卢之仇（因而实际上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事实上他是英国的奴仆。其次，关于他的粮食储备法令^②。这位“社会主义者”想通过这项法令牺牲面包商的利益，制造人为的需求，以避免因粮价低廉而引起破产以及使农民不满而造成危险。总之，靠政府指令提高粮食价格，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试验。粮价上涨在城市里使他的声誉受到的损害，比在

① 弗·恩格斯《一八五八年的欧洲》。——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编者注

农村可能给他带来的好处要大。

关于欧洲资产阶级的普遍上升我没有写。在写普鲁士的时候，自然暗示了这一点。至于俄国的农民运动，半年来大约写过两次^①。第二次只是为了证明我第一次的诊断是正确的。

关于英国的改革运动，最近我只提到布莱特在北明翰召开的大会，要点是：他的提纲把人民宪章的要求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²⁸⁵ 前些日子，大约八至十二个星期以前，（好象议会甚至就这个问题还开了会）我指出辉格党应当解散，同托利党合而组成一个贵族的政党。就写了这些。

我的妻子正在誊抄手稿^②，恐怕月底以前寄不出去。拖延的原因是：长时期身体不适，现在天气冷了才好了。家务和钱财上的麻烦事太多。最后，第一篇内容更充实了，因为头两章比原来计划的要写得更详细。其中**第一章《商品》**，在草稿^③里根本没有写，**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只有一个简单的轮廓。

祝好。

你的 卡·马·

埃德加尔·鲍威尔先生现在是伦敦《新时代》的真正编辑，而魏特林的信徒谢尔策尔先生这个大老粗是名义编辑。埃德加尔先生自然关于埃德加尔先生及其为工人办的讲座谈得很多，同时还亲自写有关埃德加尔先生的一切事情。这个小丑认为必须来一个革命的转变。他主持过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宴会。在最近一号

① 卡·马克思《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③ 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编者注

《新时代》的一篇文章中这个小丑揭露：现在普鲁士正在实施立宪“帝制”。这一号由于转载了司徒卢威的《社会共和国》上的一篇文章²⁹⁰，还不无趣味，然而这篇文章在这里是一个叫法伊贝耳的人写的。在同一号上，弗莱里格拉特利用在美国出版他的诗作的机会，竟让别人把他当成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英雄来祝贺。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能否在星期二以前写出一篇关于布莱特的大会的报道，并且要使人看出作者是在曼彻斯特？

附上关于金克尔的东西²⁹¹。看来弗莱里格拉特认为，由于金克尔夫人丧了命，金克尔先生就成了伟人，或者至少是成了高尚的人。金克尔把葬仪安排得象做戏一样——“双手发抖”，“桂冠”等等，以至于使得这位无论在党内“悲痛”事件（如丹尼尔斯之死）中或世上一般的“悲痛”事件（凯恩、奥尔西尼等等）中都未能用自己的七弦琴弹出一个哀伤音符的弗莱里格拉特，却突然歌唱起这件可怜的骗局来了。你从《每日电讯》的剪报中可以看出，这帮人在利用这个肮脏的“恶七点”^①（因为这是一个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而实质上却粗俗鄙陋的女人；她的卑鄙明显地表现在：例如她尽量勒

① 原文为 «bitterböse Sieben», 纸牌的一种玩法，规定七点这张牌是张倒霉牌，这里的意思是：“泼妇”。——编者注

索了施特罗特曼、冯·布吕宁克夫人的钱财，对他们毫不感激等等)的死，就象这个贱妇自己过去利用“金克尔的被打穿了的帽子”一样，她曾经从伦敦给德国写过这样的话：“你们是否明白，被视为全体流亡者的母亲意味着什么？”这个贱妇在她同哥特弗利德象乞丐一样跑遍西蒂区的所有犹太人那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写的。

在弗莱里格拉特给我的词藻华丽的信中还有一些使我不喜欢的东西。我应当把他反对大赦狂，即实际上反对鲁道夫·施拉姆的特异反应看成一种革命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几星期前已在英国**取得国籍了**，而如果在可爱的动产信用公司存在期间他留恋起在德国的一个报酬不高的职员职位来，那他真是个傻瓜了。我记得很清楚，当人们已经大谈其大赦而瑞士银行总行还没有在伦敦交易所占有一席地位的时候，弗莱里格拉特夫人就非常认真地竭力说服我，不要对接受大赦表示异议。

所有这些先生们都感到又有一种运动开始了，当然，他们都打着自由的旗帜挤上台去。

附上的诗和信，请保存。

我家里从来没有这样黯淡、凄凉。因为我的妻子甚至不能为孩子们办圣诞节的东西，反而受到各方债主的催逼，同时还要誊抄手稿^①，抽空到城里跑当铺，自然她的情绪很低。此外，我的妻子说得很对，在她不得不遭受一切艰难困苦之后，革命时期的情况还会更坏，而且那时她还会有幸看到，这里的一切健谈家将怎样再度欢庆胜利。女人就是这样。弗莱里格拉特夫妇等人以及其他熟人的女人行径，引起了她的公正的痛恨。她说，在战争中就得按战争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办事。但是并没有任何战争。全都是些庸俗寻常的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1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非常感激。你可以从附上的那封同时到达的信里看出，钱来得多么凑巧。我想，沙佩尔、我和数以百计的其他人对于在伦敦“进行争论”的意义，总要比聚在老贱妇^①墓前的那些“散处各地的人们”知道得更清楚些。黑克舍尔的事必须进一步调查。妙的是弗莱里格拉特已在德国发出了金克尔的复活的信号。为了给鲁普斯解闷，附上从《论坛报》上为他剪下的我写的几篇柏林杂谈^②，还有你的关于蒙塔郎贝尔的文章，德纳注明这篇文章寄自巴黎，因此在这^③一号《论坛报》上，我们一下子就代表了整个欧洲。

祝好。

你的 卡·马·

鲁普斯很快就会听到手稿^④寄出的消息，如果有另外一个人

① 约翰娜·金克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54页。——编者注

③ 指1858年11月24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弗·恩格斯的《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和卡·马克思的《新内阁》。——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也生这种讨厌的肝病,也处在我这样的条件下,而能这样快地完成这项工作,那才真是怪事哩。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两英镑已收到,谢谢。

布林德的这种货色(完全象他自己告诉我的那种黑克尔的制品),我是知道的,当然,一些令人发笑的详细情节我不清楚。第一,这份《晨电讯快报》由几个载勒尔类型的英国人编辑,它的所有电讯,至少大部分,都是从伦敦各晨报**转载来的**。我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布林德把一则假造的“**电讯**”(注明来自布鲁塞尔)偷偷投送了《晨报》。不言而喻,《晨电讯快报》马上就采用了。第二,布朗纳医生不是布林德的代理人之一,而是布林德的**唯一**代理人,[因为他]^①没有“任何第二个人”可以派遣。我还认为,布林德曾直接“命令”[送信]^①给鲁普斯,因为布朗纳[未经]^①主子的许可是不敢乱动一步的。**今天**你在《每日电讯》上也能看到柏林通讯:“那些住在布莱得弗德和利物浦的德国商人已向议会(霍尔施坦)递交了类似的请愿书。”这些在民主主义脓疮里孵化出来的巴登小跳蚤的辛勤活动实在令人惊异。早在古代,对于跳蚤的跳跃就发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表过各种各样富有教益的见解了。

我对《论坛报》有一点是满意的。这家讨厌的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恭维话。但是最后当中英条约的正式条文公布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中国人“现在使鸦片输入合法化而且还对鸦片征收进口税，最后大概还要允许在中国本土种植鸦片”，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迟早会给英国的鸦片贸易，特别是印度国库以致命的打击。^①好！德纳先生把这篇文章作为伦敦的一个“临时通讯员”写的东西刊登出来，而自己写了一篇空洞无物的社论，来反驳他的“临时”通讯员。而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星期一），菲兹吉拉德和斯坦利在下院代表内阁逐字逐句地证实了我的预言。因此，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分又写了一篇文章，对我的“反驳者”稍加嘲笑，语气自然是克制的。²⁹²

顺便谈一下，我的妹夫^②，一个善良的、高身材的和乏味的荷兰人，因商业事务到曼彻斯特，主要是为了弄清某些人的支付能力。请将你的私人地址寄来，因为他要来找你。但是不要和他谈及我的私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现在把哥特弗利德^③的各种各样的事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了。第一，哥特弗利德派格尔斯滕堡到西蒂区的

① 卡·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编者注

② 尤塔。——编者注

③ 金克尔。——编者注

各个行业的商人那里去。据说，让他们订阅《海尔曼》。其实是这个可怜虫要“过日子”和弥补由妻子的死而引起的“亏空”。第二，他告诉我，哥特弗利德在这个莫克尔死后马上就问过他：是否能利用她在科塔那里的遗产做一笔生意（是否会赚钱）？哥特弗利德说，“我是得到公众赏识的”。

可能布林德本人又欺骗《晨报》，通过自己的朋友许茨从布鲁塞尔送发假电讯。

克路斯同他在巴尔的摩的维斯博士家里认识的一个女人结了婚。

附带提一下：这个布朗纳经布林德介绍，将 grec^① 朗道夫安置在布莱得弗德当教师。

李卜克内西先生将埃德加尔·鲍威尔介绍到德意志工人协会^②。我要观察他的行动。

1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8年12月22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昨天写了关于布坎南的国情咨文的文章²⁹³，评论了英国报纸对此咨文的批评。非常希望你能在星期五以前寄来一篇文章，论坎伯尔的新进军或者其他什么题目。因为在年底以前，必须把

① 双关语：«grec»——“希腊人”，也是“骗子手”的意思。——编者注

② 看来是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手稿^①寄给敦克尔,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失去任何一点时间都是无法弥补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28日于伦敦

新年好!

并请代向鲁普斯祝贺新年。

塞尔维亚的情况²⁹⁴怎样?

祝好。

卡·马克思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霍季斯上校,已断定他是帕麦斯顿的班迪亚。这也充分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证明帕姆参与了塞尔维亚事件²⁹⁴。

目前这一段时期我又为《论坛报》写经济文章和关于普鲁士的文章，因此其余的整个世界由你选择。此外，今天我写了关于爱尔兰以及那里的阴谋和政府诡计的文章^①。如果我要写上面两个题目以外的什么东西，一定告诉你。

请将鲁普斯的住址寄给我。

祝好。再一次祝你新年好，这一次才是时候。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爱尔兰的惶恐》。——编者注

1859年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请把鲁普斯的地址寄给我。

如果你已写完关于塞尔维亚的文章，那末还有一个我必须写的新题目——普鲁士后备军中的变化（拟定的）。²⁹⁵ 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注明寄自维也纳的通讯，详细地叙述了塞尔维亚最近发生的动乱。²⁹⁶

埃德加尔·鲍威尔先生当了谢尔策尔手下的一名编辑，他甚至承认“阶级对立”，并使之柏林化了^①；同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在伦敦出版了《海尔曼》（恐怕不是凯鲁斯奇人，而是歌德笔下的蠢家伙）周报，他不可能放过机会而不利用“金克尔的复活”。²⁹⁷ 弗莱里格拉特，就他给我的短信来看，我觉得已对他所犯的过错后悔了。^② 如果你给他写信，就告诉他（但是，自然要十分

① 见本卷第358—359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60页。——编者注

有礼貌，否则他会埋怨你信中的粗暴的或卤莽的口吻)：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对**他**同金克尔的同盟议论很多；同时还可以把黑克舍尔的笑话告诉他，并引证一些材料。**目前对我们重要的是**，使弗莱里格拉特同这些恶棍决裂。

顺便说一下，维利希现在辛辛那提编体操小报^①。在那里“当选”为编辑。他在一份自吹自擂的呼吁书中谈到自己的职务(克路斯给他安排这个职务，很可能是为了摆脱他)时说：对他说来现在是领导宣传工作的时候了，因为人民暂时不需要军事领导。

祝好。

你的 卡·马·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月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弗莱里格拉特的信(我曾写信告诉他关于金克尔事件的一些情况)、《海尔曼》周报的广告²⁹⁸、维利希先生的信。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体操报》。——编者注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 年 1 月 13 日和 15 日之间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重要的是，如有可能，希望在星期二以前收到你一篇文章（**下星期五**的文章由我自己来写）；我想在星期三以前能把我的手稿^①寄给敦克尔，而这一点只有我星期二的时间不被占用才能办到。

手稿大约可排十二印张（三册），尽管它的标题——别被吓倒了——是《资本一般》，但这几册还**一点没有**谈到资本，它们一共只有两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你可以看到，已经仔细加工（5 月间我在你家里的时候）的那一部分还完全没有出来。这从两方面来看都是好的。如果事情顺利，那末第三章《资本》可以马上接着出版。²⁹⁹ 其次，根据书的性质，这些狗在对已出版的部分进行批评时，不能单纯地随意谩骂了，而且全书看起来都非常严肃、科学，因此我迫使这些坏蛋今后也要十分严肃地看待我对资本的见解。总之我认为，撇开各种实际的考虑不谈，论货币的一章会引起专家们的兴趣。

你的关于波拿巴和意大利的文章，我要稍加改动，^② 因为星期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欧洲的金融恐慌》。——编者注

二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同样主题**的文章^①。在推动波拿巴的那些势力中间,你忘了谈**俄国**。帕姆到巴黎去不是徒劳的,俄国人在意大利进行的阴谋诡计也不是没有作用的,而俄国自巴黎和约签订以来向波拿巴的献媚也是这样。³⁰⁰如果俄国能够通过波拿巴迫使奥地利撤换布奥尔的大臣职务,而代之以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代理人,那末仅仅这一点就使俄国受益不浅了。

作为柏林通讯员,我答应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请想办法在这几天内写出来。

卢格在美国报纸上狂热地为普鲁士亲王辩护。施拉姆^②已得到许可回普鲁士去(对他的逮捕令已撤回),并且不经审前羁押而重新受审。

你的 卡·马·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倒霉的手稿^③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所以我又不得不请你在星期一以前寄点钱来(邮局在托登楠

① 卡·马克思《欧洲战争前景》。——编者注

②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大院路的拐角上)。如果你能寄来两英镑,那就好了,因为我把几笔小额债务的付款日期推迟到星期一,到期绝不能再拖了。你也理解,恰好在现在,正当你把开在弗莱里格拉特名下的期票的款项刚刚付清或正要付款的时候,我又来逼你,我是多么难受呵。但这是万不得已。看下星期——因为我在**继续**写稿以前,先给自己放一星期假——我能不能找个弄钱的门路。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最好的关系。

如果事情在柏林能办成,也许我能摆脱全部困境。的确也是时候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如果事情在柏林能办成,那末或许能同伦敦的一个出版商就**英译本**的事签订合同,——可是这里的报酬和柏林完全不同。此外,这种事会使我们的敌人非常恼火。这些坏蛋以为我们两人都是死人,尤其是现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西蒂区到处都说,小丑“埃德加尔·鲍威尔”先生把我们从“工人中间”“排挤掉了”。让这些以自己出版的每一个字给自己填发死亡证的坏蛋去为我们保持了怎样的生活方式而惊奇好了。

我所迟疑不决的是:要不要提出“翻译权归作者所有”的问题(你一定知道普鲁士和英国之间的保护版权的协定)。我厌恶任何矫揉造作、任何虚荣和自负的表现,因此不想提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从我的利益来讲,又想提出来,因为正是关于货币这个臭东西,在英国几乎每星期都出现拙劣的作品。阁下以为如何?请立即告知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星期一无论如何要作出决定了。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 年 1 月 26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两英镑已收到无误；手稿^①已寄走；昨天为《论坛报》写了一篇经济评论³⁰¹。

明天我再多写一些，还要告诉你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你的 卡·马·

1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 年 1 月 27 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现在把巴黎的一些流言蜚语附上。

昨天已就金克尔的事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②。是这个好人自己引起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我曾因期票的事同他谈了一些关于世界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而这些看法竟使他兴奋得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在《海尔曼》之后无疑会再一次出现《最新莱茵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该信草稿见本卷第 548—549 页。——编者注

报》”。³⁰²我简直不能理解，他怎么把这同金克尔的卑鄙小报连在一起，也许他是要诱使我议论约翰·哥特弗利德^①，可是我已经议论过了。必须说，他企图把这家可恶的小报同我们连在一起的这种做法，使我非常生气。前天我曾经两次写信给他，但写得太粗暴，我太气愤了，所以一直搁到昨天。我对他态度非常温和，而对哥特弗利德先生则极不客气：我告诉他，金克尔利用了他的诗人的名誉，因为金克尔本人靠他妻子的行乞叫卖骗取来的文学声望靠不住；《海尔曼》只是更加强了我一贯对这个胸中无物而又爱卖弄的虚有其表的猴子所抱的蔑视态度，并且我还没有忘记这条“狗”在美国所干的反对你我但又胆怯而不敢承认的卑鄙勾当³⁰³。这封信长达三页；我已经说过，弗莱里格拉特不可能抱怨我对他的态度，但他毕竟会间接地从暗示中领悟许多东西。倒很想知道，他要怎么办。

又有一个乌培河谷的诗人、远亲^②来访。这个人在伦敦的时候自然去看过弗莱里格拉特。弗莱里格拉特写信告诉我：他看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回答说，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结实、健康、不虚荣和不做作的人——这些素质对当代德国诗人来说，能与卓绝的天才相媲美。弗莱里格拉特对这个小伙子说过，他领一千英镑薪金。

弗莱里格拉特竟在信中贩运《海尔曼》的私货，使我大为生气，但我可以拿脑袋来向你担保，他再也不会同我玩这种把戏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附上一篇给弗莱里格拉特写的未用的信稿，供你一笑。

^①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刺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② 卡尔·济贝耳。——编者注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使我昨天未能写信给你。今天又是写文章的日子³⁰⁴。所以只好等到明天了。但是附上“有趣的东西”。

今天我写的是克洛蒂尔达及其天使般的温柔³⁰⁵。希望你星期二以前寄一篇文章来。不能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的棉花情况、工业展望等等问题的文章吗？我在星期二写的一篇经济文章³⁰¹中故意没有涉及这个领域。

祝好。

你的 卡·马·

弗莱里格拉特把你给他的信转寄给我了。信写得绝妙。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2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立宪主义者报》的情况极妙，因为据《泰晤士报》讲，作者就是布斯特拉巴先生。³⁰⁶

今天收到拉萨尔来信(以后再寄给你),说手稿^①还没有寄到。现在要注意:手稿是星期二(25日)寄出的。1月30日我就接到这里邮局的回执:手稿已寄到柏林了。拉萨尔写信的日期是1月31日。可见政府把我的手稿至少扣留了三四天(如果敦克尔是在拉萨尔寄给我信之后收到手稿的话)。大概施梯伯先生在手稿里进行了搜索^②,或者是冯·帕托夫先生决定要迅速涉猎一些经济学知识。已立即写信给拉萨尔^③。你那里的庸人们也把你替我写的东西(星期二用的)截住了。文章没有寄到。我一直等到三点钟。后来仓卒地另外写了一篇。

祝好。

你的 卡·马·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将手稿^④寄往柏林,到今天已经两星期了;从那时起我给拉萨尔写过两封信^⑤,但至今还没有得到收件回执。而我要等到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原文中的文字游戏: Stieber (施梯伯)这个姓与动词 «durchstöbern» (搜索)的词根发音相近。——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555—556和556—560页。——编者注

这份“收件回执”来了之后才能寄**序言**。你了解，当什么事都这样不顺利的时候，人是会失去任何耐心的。我真烦恼得完全病倒了。

附上拉萨尔的信。看后**请寄还**。

今天我写了评波拿巴的卑鄙演说和抨击性小册子的文章³⁰⁷。祝好。

你的 卡·马·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2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终于接到敦克尔的来信。他在2月1日才收到手稿^①。本星期手稿还不付排，因为拉萨尔的一部著作即将印完，究竟是哪一部，我不知道。^②

附上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的信。从信上你可看到，可怜的埃卡留斯害了肺结核。这是我在伦敦所遇到的事情中最悲惨的一件。

已痊愈出院的皮佩尔，现在又从博格诺尔回到了德国医院。这次对他采取饥饿疗法，他正需要这种治疗！

附上的魏德迈和康普的信，本来早就要寄给你的；我终于给他们回信了。³⁰⁸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德朗克在波恩，他的一个兄弟在那里快死了。他得到弗洛特韦尔的许可，甚至在波恩参加了他的大学生协会的舞会。矮子^①给丁盖尔施泰特(富耳达人)写了信，请他帮忙排演他写的一个剧本。此外，矮子还给普鲁茨的《博物馆》^②杂志写《格拉斯哥来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庸人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听来的。

他昨天在我这儿(我因喉头不适而关在家里)，还告诉我，哥特弗利德，或者说海尔曼^③，同所有的女人交往时十分笨拙(这个小丑自以为现在只要他丢个眼色就行了)，因此大家都讨厌他。弗莱里格拉特终于也了解到，哥特弗利德在莫克尔死后觉得自己异常“轻松和自由”，最令人吃惊的是：**现在弄清楚**，庸人弗莱里格拉特夫妇还在**安葬之前**就发觉了“海尔曼兄弟”的无动于衷。

根据柏林的《国民报》的说法，《海尔曼》是在普鲁士政府的协助下推销的；正如哥特弗利德所说，《海尔曼》应当弥补因他妻子的死所造成的现金“损失”。

丹尼尔斯夫人无疑将会成为毕尔格尔斯夫人。她写信给丽娜^④说，“毕尔格尔斯**更加坚强和更加自信了**”。她为了证明这种“自信”写道：“**我们赞赏弗莱里格拉特为纪念金克尔夫人而创作的诗^⑤**，这首诗被‘阴险的’《科伦日报》丑化了。”

施特芬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向他要我们的地址，因为他把我们的地址遗失了。施特芬的地址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近郊**

① 德朗克。——编者注

② 《德国博物馆》。——编者注

③ 暗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出版的《海尔曼》周报。——编者注

④ 舍勒尔。——编者注

⑤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哈里逊广场，威·施特芬收。

祝好。

你的 卡·马·

1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2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埃卡留斯的遭遇十分令人震惊。他写给你的是一封多么充满英雄气概的信！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竟要如此悲惨地死去。在这个倒霉的和平时期，我们的优秀人物接连去世，而后起的一辈人材却很贫乏。

现将拉萨尔的信寄回。我很高兴，手稿^①已寄到。

弗莱里格拉特对我那封关于金克尔的信^②说了些什么？他给我来信说：“好，好”，而他却向你作了答复。所以你还应当把他的答复告诉我。

我现在要回家，在第二次邮班之前要写完关于奥德联军的文章^③。

你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该信草稿见本卷第548—549页。——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德国的兵力》。——编者注

1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2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忘了写信告诉你：可以在你的书^①上注明，翻译权归你所有。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哪个蠢驴或奸诈之徒糟塌你的书。况且，这是人人可以毫不客气地履行的一种纯法律手续。

国家活动家布林德在电报局有个朋友，时常供给外省报纸各种奇闻。关于此事，以后详谈。

你的 弗·恩·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

（1）我妹夫（开普敦人）^②的信，你从信里会知道，这个家伙明天要来伦敦。我身无分文（为了给埃卡留斯一些接济，我在星期六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尤塔。——编者注

已经把妻子最后一件“闲着的”衣服当了),但必须好好招待一下妹夫(因为他要去特利尔,对于我同母亲的商谈会有好处),所以我又不得不求你至少给我邮汇一英镑来。幸亏我患了所谓“流行性腮腺炎”,因此在家里招待他就行了,作为病人,可以不用陪他闲逛。

(2)埃卡留斯的信。我对他说过,他如果需要酒(他的身体似乎好了一些),尽可告诉我。因此,你务必寄一两瓶波尔图酒给他。

(3)《自由新闻》的两张剪报(它们是从《纽约先驱报》转载来的,所以尤其重要)将使你了解中国战争和帕麦斯顿先生的政策。³⁰⁹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我去他那里,恰巧正是他收到你的信^①那一天。他把信给我看了。他辩解说,如果说他的诗^②没有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那是因为他是“诗人”。其次,关于《海尔曼》本身,他在给你的信里只是“开开玩笑”^③。最后,他作了这些毫无意义的解释之后说,他要写信告诉你,他已经同我把问题完全解决了。不过,你的信使他非常“欣慰”。我对他说,你的信“写得很好”,他自然笑我在这种场合首先注意“形式”。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弗莱里格拉特确信,金克尔利用了他,甚至利用了他以后还对他有些横蛮无礼。(例如,弗莱里格拉特感到很不痛快的是,在《海尔曼》的新书广告中间印着一行大字:《**哥·特·弗·利·德·和·约·翰·娜·金·克·尔·文·集**》,而在这个标题之下印着几个小字:《**斐·弗·莱·里·格·拉·特·诗·集**》;这样一来,斐·弗莱里格拉特诗集似乎成了哥特弗利德和约翰娜

① 该信草稿见本卷第548—549页。——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③ 关于这一点见本卷第372—373页。——编者注

文集的附加部分。这使我们的这个蠢材非常恼火。)另一方面,弗莱里格拉特又很感激金克尔,因为,似乎完全出乎意料,金克尔帮助他重新**在政治上出头露面**,顺便说一下,如果我没有弄错,这一点博得了德国庸人们的喝采,甚至得到了他们的礼物。**注意**。丹尼尔斯夫人写信给丽娜^①(答复后者关于金克尔事件所讲的某些笑话)说:“我们〈即她和沉静的亨利希^②〉**赞赏并陶醉**于弗莱里格拉特的诗”,而这个“更加自信和更加坚强了”的绝顶聪明的亨利希,甚至发觉“阴险的”《科伦日报》删掉了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中那些只存在于亨利希的神仙头脑中的“最精彩的诗句”。

布林德的情况怎样?

顺便说一下。你和鲁普斯是否在报上(大约在四至六个星期以前)看到了班迪亚**夫人**在巴黎因卖淫坐牢六个月的新闻?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又把鲁普斯的通讯处丢了。是不是格林码头邦德里街59号?我按照这个通讯处至少给他寄过一封信。

沙佩尔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现在正在研究颅相学的老傻瓜发现,这个生下七天的婴儿具有多血质的、易怒的气质。

① 舍勒尔。——编者注

②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2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妹夫^①星期四去曼彻斯特，大概星期五会拜访你。不过你还是要确切地址寄给我。我通过和尤塔更加接近以后发现，他的身体很不[健康]^②。他患有很厉害的肝病，因此[必须]^③去卡尔斯巴德^④。我希望龚佩尔特给他检查一下，开一点止痛药，因为现在痛得更厉害了。不过，**如果他的病情严重，那龚佩尔特就不要告诉他。**

明天我要写评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文章³¹⁰，同时非常希望收到你的文章，因为我现在正在整理《资本》³¹¹。

你的 卡·马·

注意。我已写信给德纳，请他给我找一个美国人出版《政治经济学》^④的英文版。这样，如果事情**合算**，我就要去曼彻斯特呆几星期，和你一起准备英译本。

① 尤塔。——编注者

②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③ 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2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持信人是我妹夫尤塔，特此介绍。

你的 卡·马克思

埃卡留斯星期六已收到葡萄酒，并且**认为**已经感觉到这种酒的治病功效。也许酒能对他有所帮助。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波河与莱茵河》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应当马上付诸实现。³¹²你应当**立即动手**，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一切。今天我已经给拉萨尔写了信，相信这个小犹太布劳恩会把事情办妥。

小册子(有多少印张？请**立即答复**)应当先**匿名**出版，这样读者会以为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将军。在出**第二版**——这东西如能及时出版，这是不成问题的——时，你可以在六行来字的序言中说出

自己的姓名。这将是我们的一个胜利。我在《序言》^①中已经向你表示了一些敬意；如果你接着马上亲自出场，那就更好了。

民主派的狗和自由派的无赖将会看到，我们是在可恶的和平时期唯一没有变成糊涂虫的一批人。

你今后将按期收到《论坛报》。直到现在，军事文章一篇都还没有登。你很久以前写的第一篇，德纳先生没有登，但是现在大概要登了。他们对待我也一贯这样。这些蠢驴往往过三个月后才看到我们早已正确地向他们预言了事件，那时他们才登出有关的文章。

我的妹夫^②的地址是对的。只是他忘了加上西蒂区（靠近邮政总局）。但我想现在他本人会到曼彻斯特并会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1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由于时间紧迫，今晚又写一封信给你。我心里确信，**在我给拉**

^① 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编者注

^② 尤塔。——编者注

萨尔去信^①以后,敦克尔会接受小册子^②。的确,在我的手稿^③寄到以后,小犹太布劳恩^④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而且已经过了四个多星期。一方面,他一直忙于出版自己的不朽的“激动人心的”著作之一³¹³(不过,小犹太写的东西,甚至他的《赫拉克利特》,虽然写得很拙劣,也比民主派能够吹嘘的一切作品都要高明),然后,他也许要对拙作进行最后的校对。其次,我的货币分析间接给了他当头一棒,打得他显然是晕头转向了。于是,他给《赫拉克利特》写了下面这样一个附注——虽然这个附注极长,我还是逐字逐句转抄给你(但是你也应当把它看完):

“如果我们在上面说,赫拉克利特在那个残篇中指出了货币的真正的国民经济学的实质和职能(也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火变万物,万物变火,正如金换物,物换金一样”),那末,当然用不着说,我们并不因此把他算为国民经济学家,因而也远不认为,他似乎从这个残篇中得出了什么进一步的结论。但是,虽然这门科学当时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而也不是赫拉克利特的思维对象,下面的看法无论如何还是对的:正因为赫拉克利特从来不遵循反思的规定,而只是遵循思辨概念,所以他在这个残篇中从货币的实在的深度认识了货币的本质,并且比现代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得正确。考察一下,在**这一领域中的新发现**是怎样从上述思想的单纯的结论中**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这并不象乍一看来那样与论题无关。〈**注意**。拉萨尔对这些发现一无所知〉。

如果赫拉克利特把货币看做同一切参加交换的实在的产品**相对立**的交换手段,并且认为这种职能才是它的**真正的存在**(我把拉萨尔本人原来加的着重号加上),那就是说,货币本身甚至不是具有独立物质价值的产品,也不象其他商品一样是**商品**(萨伊学派直到现在还固执地把金属货币看做是商品)〈所谓存在着萨伊学派,这真是美妙的大陆幻想〉,而只是实在的流通着的产

① 见本卷第561—563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④ 拉萨尔。——编者注

品的观念上的**代表**，是它们的**价值符号**，这种符号只是**把它们表示出来**。这部分地是从残篇中得出的结果，部分地是赫拉克利特自己的隐含的思想。

如果**全部**货币只是全部实在的流通着的产品的观念的统一物，或价值的表现，**它只有在同时构成它的对立物的这些产品中才获得它的真正的存在**，那末从这种思想的单纯的结论中可以得出结论〈多么美妙的文笔：“从单纯的结论中可以得出结论”！〉：一国的价值总和，或财富，只能靠增加实在的产品而增加，决不能靠增加货币而增加，因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和价值的任何因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财富和价值**，而在这以前看到的是**价值总和，或财富**〉，它作为抽象的统一物，始终只是表现包含在产品〈“又是个美妙的地方”^①〉中并且只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实在**的价值。因此产生贸易差额制度的错误〈这可以和卢格媲美〉。其次，可以得出结论：**全部**货币在价值上总是同全部流通着的产品相等的，因为只有货币才把它们联合成为观念的价值统一物，从而表现**它们**的价值；因此现有的货币额的增减决不影响货币总额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始终同流通着的产品的总和相等；严格地说，全部货币的**价值**决不能同全部流通着的产品的**价值**相比较，因为在进行这种比较时，货币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就会被人看成是**两种**各自独立的价值，而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价值，它具体地实现在物质的产品中并表现在作为抽象的价值统一物的货币中，或者更正确些说，**价值**本身无非是从现实的东西里抽象出来的统一物——**价值作为价值来说**，并不存在于现实的东西里；而货币是价值的特别表现。因此，全部货币的价值不是简单地**同全部产品的价值相等**，正确些说，全部货币只是〈这个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全部流通着的产品的**价值**。所以由此得出结论：在铸币数量增加时，由于总额的价值不变，单个铸币的价值总是下降的，而在铸币数量减少时，单个铸币的价值又必定上升。其次，可以得出结论：因为货币**同实在的产品**和物质**相对立**，只是价值的不实在的、思维的抽象，所以货币本身不需要含有任何**实在性**，就是说，不需要由任何有实在价值的物质构成，而作为纸币它可以有同样的功效，而且恰好在这种情况下才最符合货币的概念。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只是从**李嘉图**的研究以来才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得出而且还远没有得到公认的结论，可以从赫拉克利特所认识

① 德国谚语，在提克的童话喜剧《靴子里的猫》和海涅的一些作品（《坦霍塞》、《过去的巡夜人》和《耶稣升天节》）中都用过。——编者注

的思辨概念中作为单纯的结论而得出”。³¹⁴

我对这种学究式的智慧自然根本没有注意，但是对李嘉图却由于他的货币理论而给予了严厉的斥责——顺便说一下，这个货币理论的创始人并不是他，而是休谟和孟德斯鸠。于是，拉萨尔感觉到这个地方触动了他本人。其实这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自己在驳斥蒲鲁东的著作^①中就采用过李嘉图的理论。但是小犹太布劳恩还在很早以前就给我来过一封极可笑的信，说他“对我的著作很快就要出版感到兴趣，**虽然**他自己现在正在从事大部头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这部著作他“打算花上两年功夫”。但是如果我“先于他搞出很多新东西，那末他可能要抛弃整个这一工作”。后来我回信说，用不着害怕竞争，因为在这门“新的”科学中足以容纳他和我，再加上一打其他人。^②他现在从我对货币问题的论述中应当懂得，要么是我对此完全无知，而这样的话，所有以前的货币理论和我都犯了罪，要么他自己是头蠢驴，他竟敢用几句如象“抽象的统一物”等的抽象的话来评论那些还需要经过更长时期的研究才有权评论的经验的事物。因此目前他内心可能对我不很乐意。但是，——这一点我想特别加以强调——首先，拉萨尔的确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其次，他是地道的“智者埃夫拉伊姆”，他会不惜任何代价同我们站在一起，由于他同杜塞尔多夫人的争吵，他特别有必要这样做。^③同时他在柏林的逗留已使他确信，象他这样能干的人物对资产阶级政党也无能为力。³¹⁵

因此，无论他要出什么“激动人心的”花样，无论他怎样用最长

①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46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27—29和32—33页。——编者注

的注解来惩罚表达思想最简洁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只要巧妙地对付他，这个人是可以属于我们的。根据同样的理由，我**确信**，他在必要的时候会**迫使**敦克尔接受你的小册子。另外，我把给他的信写得使他可以拿给敦克尔看。这封信实际上是给敦克尔写的，而不是给拉萨尔写的，虽然这一点埃夫拉伊姆(尽管他智慧过人)未必能觉察出来。

因此，我认为敦克尔接受小册子是**肯定无疑**的，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你要**立刻**着手写这本小册子，因为这和报纸文章是一样的。不能耽误时间。根据同样的理由，为了能够立即取得效果，我认为你不要超过四五个印张(如果这样的篇幅是必要的话)。所以，在这东西完成以前，我认为你应当完全摆脱给《论坛报》写稿的工作(除非在你的小册子写完以前发生什么战事，而这是不太可能的)。**最好**你佯称突然患病，不去办事处，以便把这东西一口气写完。

吾爱老恩格斯，吾爱欧门(哥特弗利德!)，吾尤爱知识^①，

“啊，当知识没有用处的时候，知识是多么可怕!”^②

你的老头^③也许会象铁列西阿斯对奥狄浦斯王那样对你说上面这句话，但是你应当回答他说，

“料事如瞎子，见钱就眼开”。^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这里是套用据说是亚里士多德说过的关于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吾爱柏拉图，吾尤爱真理”。——编者注

② 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编者注

③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 年 3 月 3 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拉萨尔的信³¹⁶中可以看出，我很了解自己的人，并懂得如何对待他们。

现就这信本身谈如下几点意见：

(1) 你确实应当听从我的劝告，**完全丢开办事处几天**。当然，我是向他这样说的：我已经看过你的手稿^①。早两天或迟两天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只是晚上写作，那你是不能**及时**写完的。

(2) 以你的地位来说，你不能同意菲薄的稿酬，即使只是为了名誉，也应当选择纯利润的半数。

(3) 我认为，拉萨尔提出让你把**标题**（因此，手稿上就不必写标题）、序言（一般说来，我是不主张写的）和目录寄给他本人（柏林波茨坦街 131 号斐·拉萨尔）是个好主意。因为邮局要拆包裹，而标题是不应当让政府知道的，否则它会获悉全部秘密。

我将从这里象寄我自己的手稿^②那样（用保险的办法）把手稿寄给柳德米拉·阿辛格小姐转交敦克尔。不过，寄件人我写的是**普芬德**。

(4) 你确实可以在小册子里加上一些民族的和反波拿巴的东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西,但要写得小心谨慎、光明磊落。你尽可以使小册子具有这种色彩,因为你的小册子的倾向,比起1848年国民议会(拉多维茨—明乔)³¹⁷来,对马志尼来说实际上是个大胜利。这样,你第一次使德国人可以问心无愧地关心意大利的解放。

好吧,再见,老朋友。

你的 卡·马·

哥特弗利德先生在他的最近一号《哥特弗利德》上向典型商人祖泽—济贝特以及写过一本拙劣的美国书目的卑鄙书商特吕布纳大拍马屁。³¹⁸小伙子,你的英勇应受赞美!①

19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3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小犹太布劳恩^②很会办事,我同意纯利润的半数³¹⁹。工作进展得相当快;象我寄给你的为《论坛报》写文章用的那种双面长稿纸已经写了九张;再写两三张,波河即可结束,然后就写莱茵河,而它不会这么长了。全部加在一起恐怕不到三个印张。今晚、星期六和星期日必须完成主要部分;如果一切都顺利,到星期三就可以把这东西寄给你。但是必须提防,整个官方军事著作界都会反对我,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点岔子,当然是不会放过的。因此,

①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9卷。——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写得宁可太短,不可太长;援引历史的例证可以简略一些。总的说来,如果手稿能在下星期末以前寄到柏林,那还算是早的,好在战争还没有打起来³²⁰。所以在时间问题上可以放心。我现在**决不能**几天不去货栈。这既没有必要,也无济于事。耽误时间的是望着地图冥思苦想,这种事**只能**间断地进行,不然脑子就不好使。

还缺序言,但不写了。

你的 弗·恩·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3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小册子^①已收到。按照一般小册子的印法,大概有四个印张,也许更多一些。我已读了一遍;妙极了;就连政治问题也阐述得非常出色,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小册子必将大受欢迎。

我只删去了唯一的一句关于罗伊斯-施莱茨的话;不是在谈这个国家“自然疆界”的地方^②,而是在开头的地方,这句话在这里是不必要的重复,并且只能冲淡印象。

建议删去《军事研究》这个副标题,因为它也只能冲淡印象。

如果你明天写信给拉萨尔先生,请你以自己的名义说一说我自己不便说的话。事情是这样:星期一(3月7日)终于从柏林寄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93—294页。——编者注

来一些东西。你猜这是什么？是**第一印张的校样**^①，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寄来第二印张。可见，同**敦克尔先生的那封明确的信相反**，我的手稿已被搁置了六个星期，而现在，看来一个星期将付排一印张。你的手稿寄到后，可能又将中断，因此还要拖上好几个月。我认为这很糟糕，你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拉萨尔稍微谈一谈这个情况。莫非这些先生是想把我的著作拖到战争终于爆发，从而肯定使它毁掉，并使敦克尔先生有口实拒绝付排后面的部分？

此外，这样的拖延，使我本来就很困苦的处境更不堪忍受了，因为我还一直指望用这笔钱。弗莱里格拉特（他正在想方设法为自己恢复名誉）^②这一次表现不错，竭力在伦敦这里为我搞期票。但这事情没有成功。

关于《论坛报》。该报已经六个星期没有登过你我一篇文章。总统竞选活动业已开始。我根据经验认为，不登文章是一种预备措施，为的是以后可以告诉我，他们暂时每星期只需要一篇文章。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深信战争必定发生。外交插曲之所以需要，一来是由于德国的喧嚷，二来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的叫嚣，最后是由于英国议会，也还可能是为了使俄国在这同时能够从奥地利那里索取种种让步。俄国人已经达到了一个主要目的。当1846年奥地利的财政第一次没有赤字的时候，俄国通过克拉科夫事件³²¹使奥地利又陷入极可怕的财政困难之中。当奥地利人1858年看来在某种程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359—360、367页。——编者注

度上整顿了自己的财政并宣布银行恢复现金结算时，波拿巴立即被推上舞台，于是奥地利的财政又陷入和1848年同样的境地。³²²英国议会解散，英国政府一个时期不断换班，然后是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³²³，这也是俄国为进行战争所必需的几着棋。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3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五英镑已收到。谢谢。

昨天收到第二印张的校样^①。如果照这样下去，需要三个月。大概只有一个排字工人在排版，决不可能再多。

我不知道星期五应当写点什么？你能不能写点东西，哪怕写一篇关于阿姆斯特朗火炮的文章也好。

听说，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写了一本支持俄国和法国对抗奥地利和英国的“时事问题”小册子。他现在是曼托伊费尔的同盟者，最近在《时代》^②上撰文支持曼托伊费尔。

寄上小丑埃德加尔·鲍威尔的这张报纸。这个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代表的人，同他的小报都快完蛋了。第一篇文章《争论》，是直接攻击我的。说什么我应当不声不响地归顺埃德加尔先生并摆脱我的“好鸣不平”和“多疑”的孤立状态。这个小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新时代》。——编者注

丑成了地道的道德鼓吹家。他不敢触犯《海尔曼》，因为他怕这些家伙揭他的老底。

金克尔的报纸经营得不坏。他自己现在出于谨慎根本不写东西。经费一部分来自一个叫尤赫的博士，另一部分来自葡萄牙籍犹太人卡斯特洛（葡萄牙的一家老银号），他是被伟大的格尔斯滕堡拉进来的。

卡·马·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3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埃卡留斯的信。可惜他不得不回到地狱般的裁缝铺去，我觉得，他还没有恢复到可以回去的程度。

我今天写了一篇关于改革法案的文章³²⁴；你应当（如果你的眼睛象我所希望那样已经完全好了的话，否则，当然不用考虑）写关于战争可能性的文章。为了使《论坛报》那些狗不去抄袭³²⁵，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柏林方面没有任何消息。八个星期以来，总共只收到三个印张校样^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3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觉得你误解了拉萨尔的信。

他只是说：

“我很想知道小册子的**内容**。马克思的著作不久**也将出版**”等等。他这是说，他**没有看过**你的小册子^①。就是这么回事。他对我的手稿^②也是那样，装出一副**没有看过的**样子。今天早晨收到他的信，这封信以后寄给你。如果你的手稿没有寄到，他无论如何会告诉我的。

你的手稿在到达伦敦的**当天**就寄出。回执在普芬德手里。总之，手稿肯定**寄到了**。这个敦克尔是个**懒鬼**。直到今天(已经八个星期)我总共才收到三个印张校样。

你的 卡·马·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4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拉萨尔的信。另附上德纳的信，这信请寄还。等你来信后，我再给他回信。³²⁶

我写了关于改革法案和内阁的文章³²⁴。下星期我的文章是：**印度财政状况**^①。因此，其余的一切领域对你都是开放的。

可见，帕麦斯顿象在贡比臬(而背后是彼得堡)决定的那样，又将进入内阁，至于担任什么职务，无关紧要。没有他，俄国是不会同意进行战争的。布莱特和罗素现在象在1852年和1855年一样为他火中取栗。³²⁷

总的说来，议会的辩论很滑稽。辉格党人和激进派主要是把托利党人当作革命者加以攻击。布莱特和基卜生在这个场合扮演了极可怜的角色(后者甚至不切实际地对选区表示不满)。³²⁸而另一方面，正在表演一出闹剧：托利党人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辉格党人和资产阶级则以工人阶级的名义，为维护自己的肮脏东西而互相攻击。这表明英国有了很大进步。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编者注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 年 4 月 9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已写信告诉德纳，他只有付较高的稿酬才能得到文章。

皮佩尔终于（在恶性的复发之后）痊愈，已经出院去不来梅。他额上留下一块讨厌的烧灼的斑痕。

你是否已经看到帕麦斯顿在意大利问题（1848年）上丢丑的消息^①？

安斯提从香港回来，对帕麦斯顿以报复相威胁。安斯提是他的危险的敌人，至少比乌尔卡尔特危险。³²⁹

印度的财政混乱应看做是印度起义的实际的结果³³⁰。看来，印度财政的总崩溃是不可避免的，除非向那些直到现在一直是英国的最可靠的拥护者的阶级征税。但即使这样做，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约翰牛现在必须每年在印度支付四百至五百万英镑现金，以保持这架机器的转动，并通过这个美好的迂回途径，使自己的国债重新相应累进地增加。毫无疑问，为了给曼彻斯特棉织品保住印度市场，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根据军事委员会的报告，在印度必须长年保持八万欧洲军队和二十至二十六万土著军

① 见本卷第 409—410 页。——编者注

队。这需要大约二千万英镑，而全部纯收入总共不过二千五百万英镑。此外，由于起义而增加了五千万英镑长期债务，或者，根据威尔逊的计算，每年增加了三百万英镑固定赤字。其次，国家在铁路方面要保证每年支付二百万英镑，直到铁路筑成为止，而如果将来它的纯收入达不到百分之五，还得长期支付一笔少于二百万英镑的钱。直到今天，印度（一小段已竣工的铁路除外）除了有幸给英国资本家的资本支付百分之五的利息以外，没有从这方面得到任何东西。但是约翰牛欺骗了自己，或者确切些说，受了他的资本家的欺骗。印度只在名义上支付，而约翰牛却在实际上支付。例如斯坦利公债³³¹的大部分就只是用于向英国资本家支付甚至还没有动工的铁路的百分之五利息。最后，由于同中国缔结条约³³²，现在每年达四百万英镑的鸦片收入也受到很大的威胁。垄断必定会被打破，不久之后，鸦片的种植在中国本土也将发展起来。鸦片的收入正是由于它是走私品才获得的。据我看来，现在的印度财政浩劫比过去的印度战争更为严重。

你认为敦克尔如何？你喜欢这个懒鬼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2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4月11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一篇供**星期五**用的关于战争的文章^①。看来，奥军仍然力图掌握主动权。十分明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已经把作战方案寄给了《论坛报》^②；奥军发动进攻，首先是为了击溃皮蒙特军，然后把越过蒙塞尼山口、蒙热涅夫尔山口、田达山口和博凯塔的法军各个击破——是不是这样？我已记不清了。这将是一件有趣的事。

柏林的这些人是一些多么自作聪明的懒鬼！他们连一本小册子^③都印不出来！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简直能使人发疯。

目前是，战争万岁！可以希望，他们十天后将在亚历山大里亚或卡萨勒碰上，谁知道下个季度我会打到什么样的狐狸！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4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关于你的小册子^①，昨天拉萨尔来信说：

“恩格斯的小册子三天前已经出版了。今天我要按印刷品给他寄去两本，我将这样连续寄六天。这是我们所能想得出〈！〉的唯一方法，这样既可省去大笔邮费，又可**使某些人猜不出小册子的作者是谁**。请写信告诉他这个情况。”

你见过这种愚蠢的举动吗？为了**不引起对你的注意**，他们将当做印刷品给你“连续寄六天”！

关于这东西本身，拉萨尔写道：

“小册子所发挥的战略认识的尖锐性和严整性确实令人钦佩。”

（“认识的尖锐性”应当看做是笔误。）

关于我的事情^②，拉萨尔写道：

“敦克尔告诉我，分册到5月中旬将全部印好〈这就是说，又延期一个月〉。他保证竭尽全力赶印。无论如何，你怀疑他故意拖延，那是**完全错误**的。他干什么事情都是慢吞吞的。”

无论如何，我知道，我又有十天没有收到一印张校样。

顺便说说：《新时代》就要完蛋了。最后甚至把自己文集中的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一篇小说³³³拿来点缀这家报纸的埃德加尔先生，因为看来世人根本不理睬他的天才，于一星期前退出了编辑部。该报在星期六^①只出了半张，而在这个星期之内就要收场。据传，《海尔曼》也快要寿终正寝了。这些狗拚命抓住机会，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卑劣面目摆在世人面前，这好得很。金克尔亲手戳穿了这个金克尔骗局。另一方面，小丑^②深信，在共产主义的文坛中取代我们的地位是非常“容易”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你在《论坛报》上论述的奥军的进攻计划^③，和你来信所说的一样。

“不要过于勤奋！”^④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 4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想必你的牙痛已经好了。牙痛是很

① 4月10日。——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编者注

④ 据说是达来朗所说的话。——编者注

讨厌的事。

在这期间，我采取了措施，使我的收入将很快增加一倍，从而将结束我的根深蒂固的困苦。拉萨尔的表弟弗里德兰德（从前曾和埃尔斯纳一伙人编辑《新奥得报》）现在是维也纳《新闻报》编辑（顺便提一下，该报有二万四千订户），他曾于1858年1月约我为该报撰写通讯稿²¹⁰。我当时回绝了，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能抨击帕麦斯顿，而只能抨击波拿巴。现在他又约我，这一次**没有提任何条件**。这倒不是主要的，因为一星期**定期**只寄一篇文章（二十法郎）。但同时我将给该报寄电讯稿（用法文写），每篇电讯稿十法郎，虽然这将占去很多时间，但收入很可观。

唯一还需要磋商的事情是，通过伦敦的某家银行把钱汇给我，因为发电讯稿需要大笔费用。在达成协议之前，谈判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星期。昨天接到维也纳的来信，我才作了确定的答复。因而要过八至十天才能开始工作。

可是，我家传的银器和钟表等物的典当利息星期二就要到期。我的妻子通过同当铺老板的私人洽商，已经把期限延缓了三个星期，但是星期二是最后的期限。因此请你寄几英镑给我，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今后不再向你征税。

希望寄给我一本^①。如果你还有多余的，应当给弗莱里格拉特和普芬德也各寄一本。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1)五英镑已收到。十分感谢。

(2)《论坛报》我将在这个星期找齐并寄给你。

(3)今天收到的《论坛报》(4月5日)上载有攻击你的文章，特附上(也许出于匈牙利的某一头蠢驴的手笔)，你应当**在星期五就**予以答复，我手头没有这头蠢驴引用的“本月14日”的“答复”。不过你从他自己的重复中可以知道他在“他的简短答复”中所说的一切。³³⁴

(4)奥格斯堡《总汇报》对你在《论坛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说了些什么？³³⁵

(5)昨天我在《汉堡记者》上看到敦克尔登的《波河与莱茵河》的广告。

(6)到现在为止，我自己已经收到八个印张校样^①。看来这东西快印完了，但是敦克尔恐怕又会两个星期左右不寄东西来。

(7)关于拉萨尔，明天我要写信和你详谈。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 年 4 月 22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根据最新的消息，对你的文章作了修改^①。

我相信你没有把时间花费在钻研星期一的议会辩论上（我已被迫这样做了）。辩论的要点如下³³⁶：

（1）英国在整个谈判期间受了骗。

（2）英国决定站在奥地利一边。

关于第一点。英国的大臣们曾一度宣布，一切都解决了。这是所有报纸都刊载从罗马撤出军队³³⁷的消息的时候。从上院的公告中可以看出：教皇^②确实要求把军队从他的辖区撤走。法国曾经常向英国诉苦，说它在罗马的处境很尴尬。它倒是想撤走，但它受到阻碍，一方面由于教皇的顾虑，另一方面奥地利拒绝同时撤走。这甚至是布斯特拉巴在英国面前为 1 月 1 日同奥地利公使演出的那场戏³³⁸作辩护的**官方**借口。妙极了！教皇戳穿了这个借口。奥地利**实际上**从博洛尼亚撤走了两个营，并下令准备撤出其余部队。那时，波拿巴找到了**不**撤走的借口，结果一切都被打乱了。这使得比先生极不痛快，波拿巴为了安抚他，同考莱勋爵就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编者注

② 庇护九世。——编者注

“意大利问题”作了开诚布公的谈话，考莱给伦敦发出电报，认为他的要求“是令人满意的”。在这之后，考莱带着为**英国**所接受的波拿巴的要求去维也纳。（这个考莱就是1848—1849年在维也纳策划阴谋反对德国革命的那个恶棍。）这是2月底的情形。奥地利本来就是不得已才决定作战的，当时它的军备还远远没有达到3月中旬的水平，因而**接受了一切条件**。当考莱返巴黎途中经过伦敦的时候，据得比本人说，“他”和“内阁”完全确信一切都解决了；由于向议会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新的声明而又出了丑。总之，考莱兴高采烈地前去巴黎。他在这里得知，他受了愚弄，布斯特拉巴同意**按照俄国的建议**召开大会，并且这个会议还要**按照俄国的建议**只许五个大国出席，因而撒丁被排斥了。得比直截了当地说，只有**俄国的干涉**（虽然取得法国的同意，但**波拿巴**当然不能拒绝英国以他的名义向奥地利提出的条件）才是和平解决未能实现的唯一原因。同一天帕麦斯顿在下院说，他不谴责俄国（当然！）。说什么如果英国的调停成功，那末俄国就不能起会议上所必定起的和在欧洲事务上所应该起的作用。得比虽然很不乐意，还是在某些条件下接受了俄国的建议，这些条件中主要的一点是，1815年维也纳条约有关领土的各项规定原封不动。奥地利本来以为一切都解决了，这时认清，战争已**肯定**要打，大家只是想愚弄它。因此它对英国的新建议报以无耻的要求，即以撒丁必须裁军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于是得比建议波拿巴促使撒丁接受这个屈辱的条件，而由英国和法国用共同的条约来担保它在会议期间不受奥地利的进攻。波拿巴这头蠢驴拒绝了这个建议。如果他接受建议，那末他就可以随意通过他的代理人在奥地利和皮蒙特边界上挑起各种骚乱，这样，英国就会同法国和撒丁缔结军事条约对付奥

地利，而帕麦斯顿就会迫使托利党人履行自己的诺言。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对于英国在一定条件下如此轻易地准备订立军事同盟来反对他们，感到吃惊。因此，他们立即表示赞同英国的建议，把撒丁裁军问题变为普遍裁军问题。于是开始就下列问题争吵起来：应当象奥地利要求的那样，在会议召开以前裁军，还是象波拿巴要求的那样，在会议召开以后裁军；其次，是否应当让撒丁出席会议等等。总而言之，一切新的困难都来自波拿巴，因为（1）他在裁军问题上进行诡辩；（2）**他和俄国建议**不让撒丁出席会议。得比星期一极为气愤，据说，他简直狂叫起来，宣布英国现在还要提出**最后**一个建议，说他对这种毫无作用的斡旋已经厌倦，如果这个建议遭到失败，他再也不当调停人了等等。

关于第二点。波拿巴会接受这些最后的建议，因为在奥地利在军备方面超过他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只对奥地利**不利**。他**肯定会**接受这些建议，以使得比没有直接责难他的理由。而奥地利如果不愿丧失一切优势等等，就必须拒绝这些建议。指望得比垮台和帕麦斯顿上台的波拿巴陷于极为不妙的境地，因为得比和迪斯累里在演说中直截了当指出，他们被波拿巴和俄国哄骗得厌烦了，此外，他们直接站在奥地利一边。马姆兹伯里说，他不明白波拿巴**用什么借口**干涉意大利的纷乱。得比说，英国起初将保持武装中立，然后将反对以“虚伪的借口”挑起战争的那个大国。得比说，英国在亚得利亚海的利益不允许它袖手旁观；据他说，他认为对的里雅斯特的进攻几乎就是宣战的理由。迪斯累里说，奥地利表现了“应有的节制”，而撒丁却是“暧昧、不安，甚至怀有野心”。最后，他们都说，1815年的条约必须保持，而关于调整意大利领土问题，他们不止一次强调指出，这些条约“旨在制止法国的侵略野心”。

十分肯定的是：由于意外的情况，即得比没有辞职，而是让议会见鬼去，这样就把帕麦斯顿暂时禁锢在家庭生活中，俄法的勾当便面临着严重的抉择。

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奥地利被来自伦敦和柏林的恐吓电报吓住了，撤回居莱给皮蒙特的最后通牒³³⁹。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哪一个上帝也帮不了波拿巴的忙。那时他将不得不实际上**裁军**，军队将象对待苏路克那样对待他。巴黎的工人本来就对卑鄙地流放布朗基去凯恩³⁴⁰感到愤慨。或者是奥地利厌烦了外交把戏，向都灵进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奥地利必将首先宣战，因此波拿巴先生将获得外交胜利，但是他要为这种外交胜利付出可耻的军事失败作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担保，他的皇冠和宝座能保持哪怕四个月。

明天寄给你几号《论坛报》。

顺便说一下。伟大的帝国的福格特³⁴¹写信通知弗莱里格拉特说，这个帝国帮要在苏黎世（或是伯尔尼，我忘了）出版一种新的报纸。³⁴²他约请弗莱里格拉特为该报的小品文专栏撰稿，并请求他找深谋远虑的布赫尔当政治问题的通讯员。

帝国的福格特想据以建立新“党”的纲领，如他自己所说，是亚·赫尔岑所欣然接受的，这个纲领的内容是：德国放弃它的非德国的领地。不支持奥地利。法国的专制制度是暂时的，而奥地利的专制制度是不变的。让这两个专制者去厮杀。（甚至可以觉察到有些倾向于波拿巴。）德国采取武装中立。关于德国的革命运动，正如福格特“根据最好的消息得知”，在我们这一代是不用想了。因此，只要奥地利被波拿巴消灭，在祖国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帝国摄政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民族的发展，而福格特也许还会成

为普鲁士的宫廷小丑。从福格特的信中可以知道，他以为弗莱里格拉特似乎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是多么不了解与他有来往的人：布赫尔这个乌尔卡尔特分子是**奥地利的支持者**。

另一方面，伟大的布林德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或者他作为德国人反对波拿巴，或者作为√罗泰克反对奥地利，他目前正在召开“德国议会”，关于这一点，电报很快就会向曼彻斯特报告。³⁴³

祝好。

你的 卡·马·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5月6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文章³⁴⁴收到了。可能你已经从电讯中知道了海斯反对居莱的计划(也许把它称作**没有计划**更正确些)³⁴⁵。从我们的，即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最初奥地利或者遭失败，或者再撤回伦巴第(这在士气上是相同的)，都不是什么违反愿望的事。事态将因此有很大的发展，同时将为巴黎的事件成熟提供必要的时间。总之，情况是这样：无论哪一方面失算，都必定对我们有利。如果奥地利一开始就击溃皮蒙特军队，占领都灵，在阿尔卑斯山山口打退法军，那末俄国也许立刻就会转过身来反对波拿巴(无论如何俄国还没有在事实上承担反对德国的义务)³⁴⁶，而我们卑鄙的普鲁士政府就会

摆脱已经陷入的而且必将置它于死地的绝境。其次，这种致命的失败一开始就会引起反波拿巴的法国兵变和巴黎革命。以后会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刻，其结果必定是，神圣同盟会全副武装地胜利镇压巴黎可能成立的革命政府，当然，这不是我们所指望的。拉德茨基本人胸中燃起了1848年革命的火焰。但是我认为，从奥地利和法国双方来说，战争目前将以反动的有节制的方式进行。

你应当至少再寄来两本小册子^①：一本给普芬德，他曾以自己的名义寄发了你的手稿，另一本给弗莱里格拉特。最好也给彼·伊曼特（丹第市丹第师范学校）寄一本。你应当更多地注意党的联系和保持人们的情绪。

顺便说一下。在你的上星期五的文章^②中，我删去了整个导言。第一，因为我对奥地利人抱有疑虑；第二，因为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同当前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情等同起来。

我认为，可敬的帕麦斯顿不久又会以外交大臣或陆军大臣的身分掌握政权。这些托利党的蠢材实际上为他的活动帮了大忙。这些家伙起初以卑鄙的调停的幌子破坏奥地利人的活动。后来，当法俄条约为人所共知的时候，他们就竭力否认有这个条约，以证明他们没有张惶失措。这给《泰晤士报》提供了讥笑他们的把柄，并使它采取反对俄国的爱国立场。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泰晤士报》和一切其他的帕麦斯顿报纸（虽然这些报纸按照所分配的角色，对各有关的大国采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一样，指出必须重新让“真正英国大臣”¹²³掌握政权（以一般人民为对象的《晨报》和《每日电讯》公然这么说）。卑鄙的托利党本应当不这样做，而应当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战争的前景》。——编者注

“相信”俄法条约并趁此机会攻击帕姆。他们曾经有很好的机会这样做。首先，在制订这整个计划的时候，帕姆在贡比臬³⁰⁰。其次，怀特塞德先生以内阁的名义已经告诉愚蠢的约翰牛说（关于这一点，蓝皮书早已透露）³⁴⁷，奥地利于1848年向帕麦斯顿表示，如果他愿意调停，它准备**完全放弃伦巴第**，并在威尼斯建立以奥地利大公为首的意大利政府。同时皮蒙特和法国也向他这样表示过。帕姆怎么样呢？他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必须完全放弃威尼斯（这是借口）。这个答复是他在沉默了三个星期以后作出的。当拉德茨基取得了胜利的时候，帕麦斯顿要求奥军执行曾经告诉他的计划。在匈牙利问题上，他也耍了同样的花招（这一次是关于绝望的匈牙利人已经愿意降服的那些条件）。这个家伙重返内阁是一种真正的危险。但是，在德国人们开始认清他的面目，汉堡出版的符尔姆教授的书（东方战争史）³⁴⁸和另一个德国人（记不得他的姓名了）写的关于尼古拉的书，干脆攻击帕姆是俄国的代理人。

关于交易的问题^①。弗里德兰德这头蠢驴4月12日给我来信了，但是把主要的事情，即指定某一家银行汇钱给我的问题忘掉了。他不谈这个，而谈“垫付”问题。这是胡扯。每星期的电讯费要花八至十英镑，常常达十五英镑，我已经写信把这一点告诉了这头蠢驴。至今尚无回信，虽然他经常给我寄来维也纳《新闻报》（我在该报上看到，它现在有二万六千家订户）。昨天我给拉萨尔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②。我在《新闻报》上看到，拉萨尔开始十分热心地（虽然没有什么才能）给该报写通讯稿和发电讯稿。但是，他只是在得到我的书面“允许”之后才接受这个工作的，因为他（如他来

① 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9—580页。——编者注

信所说) 没有我的同意不愿在政治上冒险。如果整个谈判的结果仅仅是拉萨尔本人在那里得到了一个职位, 这岂不是笑话? 但是, 这种拖延可能是由于弗里德兰德在当前动乱的情况下在维也纳解决钱的问题有困难。我已等得不耐烦了, 现在只得做做代数。

祝好。

鲁普斯在曼彻斯特吗?

你的 卡·马·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拉萨尔的信(这信我必须**立即**收回)中可以看出, 维也纳交易的事发展得多快。我当即给弗里德兰德写了信^①。拉萨尔自然不知道, 我每天都收到《新闻报》(我寄给你一些它的剪报), 而我清楚地知道他在我的信^②之前就一直在写通讯稿, 但是该报已停止登载他从柏林发的电讯稿, 因为它们太冗长; 此外, 他的通讯稿不仅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而且对**任何**报纸都有妨碍。可能整个事情不会成功, 但也可能维也纳的商业恐慌(只有汉堡的商业恐慌可以同它相比)³⁴⁹ 迄今阻碍了这些先生们同我最后达成协议。等着瞧吧。

① 见本卷第580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67—570页。——编者注

下次再多写,而且要写些很可笑的事。今天只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前发行人科尔夫因伪造期票而在新奥尔良被判处十二年苦役。

前帝国摄政福格特投靠了拿破仑。³⁵⁰

祝好。

你的 卡·马·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5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拉萨尔的信里有几点我要严加驳斥。首先,这个小子谈到他“必须为我做”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事,只是要他(因为整个这件事是他提出来的,而且我一直在《新闻报》上看到他的通讯)给我解释维也纳的令人迷惑的沉默。这是**他**分内的事情。其次,他装模作样,似乎他是经过一再推辞之后,由于“我的”坚持才给《新闻报》写通讯稿的。但是他在这一封信中的一个地方承认,还在我表示意见**以前**他已经开始给维也纳写通讯稿了。但他随后把“事情的关系”颠倒了。当他写信告诉我弗里德兰德的建议时,他用两页的篇幅大谈他应不应当给维也纳写通讯稿,并且说这取决于我的决定。首先,不言而喻,如果我认为自己可以给《新闻报》撰稿,那末我就不会认为拉萨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另外,我从他的信里看出,他多么渴望得到我的“同意”。那末现在这样彻底

粉饰自己而颠倒因果关系是为了什么呢？拉萨尔关于“倾向”（他来信说，他为此“严厉斥责了”弗里德兰德）所说的话全是无稽之谈。维也纳《新闻报》是在现存的条件下编得巧妙而十分高明的奥地利报纸，它的编辑手法比拉萨尔所能表现的要策略得多。最后，我没有请这个小子教训我，什么对我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向我作暗示未免太狂妄了。如果弗里德兰德能够解决钱的问题，那我将坚持自己的决定，决不会由于拉萨尔的通讯稿似乎不合弗里德兰德的口味而作罢。我从最近几号《新闻报》上获悉，它的订户增加到二万七千户。

拉萨尔的小册子³⁵¹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你的“匿名”小册子^①的出版使他睡不着觉。目前德国革命党的地位的确非常困难，但在对情况进行某种批判性的分析后，它也是清楚的。至于“各邦政府”，那末显而易见，从一切观点来看，即使为德国的**生存**着想，也应当要求它们**不保持中立**，而象你所正确地说的**那样**，要保持**爱国的立场**。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革命的尖锐性**，完全是由于对抗**俄国**将被强调得比对抗布斯特拉巴更要厉害些。拉萨尔本来会这样做以对抗《新普鲁士报》的反法叫嚣。同时，恰好是**这一点**会在战争过程中实际上使德国各邦政府背叛帝国，那时它们将被人揪住衣领。总之，如果拉萨尔竟然敢于以党的名义讲话，那末他将来或者是必须准备我们公开驳斥他，因为情况十分严重，不能讲客气，或者是必须预先同持有其他观点的人达成协议，抛弃火和逻辑交织的灵感³⁵²。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思想混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首先是从巴黎领取现金的背叛帝国的“帝国摄政”。梅因先生在汉堡的《自由射手》上大肆吹捧福格特的小册子³⁵³。有一种庸俗民主派（他们当中一些正直的人认为，奥地利的失败，再加上匈牙利和加里西亚等地的革命，会引起德国的革命；可是这些笨蛋忘了，**现在**德国的革命，即瓦解它的军队，并不对革命者有利，而对俄国和布斯特拉巴有利），对这些人来说，能够同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匈牙利人（全是班迪亚之流）、波兰人（采什科夫斯基先生前几天在普鲁士议院中把尼古拉称为波兰人的“伟大的斯拉夫盟友”）和意大利人一个鼻孔出气，自然是一种欢乐。另一帮希望把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例如布林德，由于既要求同奥地利**一起**对布斯特拉巴作战又要求召开帝国议会，而使自己大出其丑（包括老乌朗特在内）。首先，这些蠢驴没有看到缺乏实现这种卑鄙愿望的任何条件。其次，他们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不知道：在德国唯一具有决定作用的部分——**普鲁士**，资产者以他们的议会两院自豪，而两院的权力必将随着政府的困难的增加而扩大；这些资产者有充分的理由（正如最近的议院辩论表明）根本不愿在“议会”的幌子下听从巴登人和维尔腾堡人的指使，这正如普鲁士政府不愿在“联邦议会”的幌子下受奥地利的统治一样；这些资产者从1848年以来就知道，议会同他们的议会两院并存，会消除两院的权力，而议会本身也要成为纯粹的幻影。实际上，从普鲁士议会两院（它们表决预算，并在某些情况下得到一部分军队和柏林平民的支持）人们可以得到的革命支持，要比从称之为“帝国议会”的辩论俱乐部得到的多得多。巴登人、维尔腾堡人和其他的平庸之徒由于意识到本身的重要性而持有相反的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自己的党内朋友和其他正直的革命

者中间充满着真正的恐怖，他们以为同布斯特拉巴作战就会回到1813—1815年的时期。最后，动产信用公司⁴⁷在德国的代表们（《科伦日报》和富尔德—奥本海姆等）自然赞同民主派的顾虑并利用墨守成规和目光短浅的普鲁士王朝的背信弃义（巴塞尔和约³⁵⁴等）进行投机。另一方面，民主的和革命的党的一部分人认为必须从爱国主义出发象扬—阿伦特那样表明态度。鉴于这种混乱情况和（据我看来）目前正处在解决德国命运的关头，我认为，我们两人有必要共同发表一个党的宣言³⁵⁵。如果维也纳的事情办妥，那你应当为此在圣灵降临节到这里来，否则，我将去曼彻斯特。

这些一般性问题就谈到这里，现在来谈谈伦敦的（德国）各党派的情况，在这里我必须谈谈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它们还没有完结以前，我认为告诉你是很乏味的。

首先，你记得，正当我同小丑埃·鲍威尔公开决裂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却把他引进了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协会^①，而且小丑担任了《新时代》的编辑工作，这个不学无术的笨蛋在报上夸大从谢尔策尔那里拿来的一些共产主义的语句，使我们的党遭到耻笑。我对此事极为不快，这不是由于伦敦的几个大老粗，而是由于民主派那伙人的幸灾乐祸，由于被巧妙地寄到德国和美国去的一些肮脏小报在那里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由于小丑知道了党的可怜的状况，最后，由于他同这里的国际委员会³⁵⁶建立了联系。当小丑在国际委员会里发表演讲和编辑《新时代》的时候，李卜克内西先生始终在该协会里；此外，李卜克内西还胡说八道，说什么他不得不在那些工人（即大老粗）对我极端仇视的情况下为我辩护

① 见本卷第364页。——编者注

等等。当《新时代》由于缺乏资金，只出半张（我给你寄过）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担任了为挽救该报而举行的、邀请各个社团参加的会议的主席。³⁵⁷ 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在这场戏之后，我召集了一些人（人数不多：普芬德、罗赫纳等以及几个新人，自从我迁出城³⁵⁸以后，李卜克内西把他们看作是他旧时的私人俱乐部的人），趁这个机会严词谴责了李卜克内西（这不会使他好受），直到他宣布自己是后悔了的罪人为止。他说，曾经有人试图重新出版《新时代》，但由于他极力干预没有成功。所以，几天以后，当我收到以《人民报》³⁵⁹为名的、似乎是《新时代》续刊的刊物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但事情被可笑地解释成这样（还可参看附上的信）：

小丑先生最后写信给比斯康普（你那里有比斯康普给他的信）说，金克尔用阴谋手段毁灭了《新时代》；他装作渴望报仇的样子等等。很好。比斯康普到了伦敦，他首先惊奇地发现，在他自己原为《新时代》撰写的文章中，有一篇被抹去了棱角发表在《海尔曼》上。他跑去找小丑。可是小丑看来对他的光临极不欢迎，佯称患病，装出一副厌世的样子，最后对他说，这一切都是肮脏的勾当，他（比斯康普）不应当陷入这个泥坑，金克尔的势力太强大等等。但是，比斯康普注意到，金克尔放弃了自己旧的印刷所而在《新时代》的印刷所里出版自己的《海尔曼》，而且金克尔在印他的手稿，便跑到印刷所去找希尔什菲尔德，在那里发现了埃德加尔·鲍威尔亲笔加了批注的一份校样。总而言之，埃德加尔先生利用了《新时代》，以便卖身投靠金克尔，同时——为证明一个人的多产——把比斯康普的手稿冒充自己的著作出版。金克尔这个笨蛋！为了毁灭《新时代》，他收买小丑（这个小丑在担任编辑期间一直躲避任何论战），而不给他钱，也不让他继续担任《新时代》的编辑。但是

哥特弗利德决定要永远消除任何竞争，哪怕是这种微不足道的竞争。关于这个哥特弗利德的活动还要说一句。这里出版了第三家德文报纸，最初叫做《伦敦德意志报》，后来叫做《日耳曼尼亚》。它的编辑是一个叫埃尔曼尼的人，报纸具有奥地利倾向。哥特弗利德发现编辑犯了某种刑事罪，便通过尤赫博士对他进行威胁，用极少的钱买下了他的报纸和印刷所（是用革命的基金还是用普鲁士大使馆的钱，不得而知），据说，他将以别的名称在尤赫的领导下继续出版这个报纸。金克尔的报纸有一千七百家订户，成为摇钱树，所以这个家伙想使它免于任何竞争和论战。

小丑背叛以后，比斯康普等人创办了《人民报》，当时他和另外一些大老粗先通过李卜克内西同我接洽。后来比斯康普亲自来找我。

我说，**我们不能直接给一个小报撰稿，而且根本不能给不是由我们自己编辑的一个党报撰稿。**而要自己编辑，现在还没有任何条件。至于**李卜克内西先生**，就让他去协助比斯康普吧。无论如何，我赞成不把活动的地盘让给哥特弗利德，让他的肮脏打算破产。我告诉他们，我所能答应的一切不外是：有时供给他们《论坛报》上“登载过的”文章，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文章；劝说自己的熟人订阅这个小报；最后，**口头**报告我所掌握的简讯，同时就各种问题给他们提出“意见”。另一方面，我说，比斯康普必须立即（这在最近一号上将会做到）确凿地叙述鲍威尔和金克尔的卑鄙勾当³⁶⁰。（这样一来，即使报纸停刊，我也是一举两得。）我说，必须把小丑从客观立场的台座上打下去，应当在各方面发动进攻和进行论战，同时尽可能使用最轻松的语调。

因此，请你叫鲁普斯、龚佩尔特和你们能拉到的一切人同你都

来订阅《人民报》(不过只说明这东西是反金克尔的,但不是我们的)。营业处:索荷区利奇菲耳德街3号(三个月的订费是三先令六便士,免费寄送)。龚佩尔特和比斯康普两个人都是库尔黑森人,而且如果前者突然脑子开窍,他会把报纸转寄给他的同乡的。最后,请告诉我曼彻斯特有没有能推销《人民报》的书商。(还要写信告诉布莱得弗德人^①。)

我把《人民报》看作类似我们的《布鲁塞尔报》或《巴黎报》³⁶¹那样的流亡者的报纸。但是我们可以不公开参与其中而借助这家报纸把哥特弗利德等人气死。**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十分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比斯康普的工作是不取报酬的,尤其值得赞助。

最妙的是,小丑在《海尔曼》第十八号上写了一篇极端愚蠢而拙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证明”,“英国的中立”使现在的战争变为“角隅之战”。“决定性的”事件在不幸的大陆上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因此**可敬的英国仍然保持“中立”。布林德从充满愤怒的民主的爱国主义观点出发,而布赫尔从乌尔卡尔特派的观点出发,在第十九号上谴责了小丑,这样一来,小丑在遭到各党派的痛击以后,甚至可能很快被迫离开《海尔曼》。³⁶²

这些大老粗先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老魏特林派的蠢驴谢尔策尔以为,他能委派党的代表。在**我**同这些大老粗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我拒绝参加任何协会,而李卜克内西担任了其中一个协会的主席,拉普人^②担任了另外一个协会的主席)³⁶³,我直截了

① 施特龙。——编者注

② 安德斯。——编者注

当地对他们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你可以想象，这些笨蛋是多么手足无措。

如果你没有多余的《波河与莱茵河》，那就订购一些。还要几本给施特芬、魏德迈和这里的一些杂志。

可怜的埃卡留斯又在地狱般的裁缝铺里受折磨，你也许能再给他寄些波尔图酒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收到魏德迈和康普的信。日内将寄给你。通过他们的介绍，已经为美国方面向敦克尔订购了我的《经济学》一百册。³⁶⁴

请告诉鲁普斯：《您好！》的编辑贝塔（贝特齐希）一开始就同时是哥特弗利德的编辑部里的一名真正的助手。

2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宣言^①的事，完全同意。我们怎样印它呢？显然必须在伦敦付

^① 见本卷第415页。——编者注

印，请打听一下费用和其他细节，以便我们一写好就能立即发表。

《人民小报》^①的事情很有趣，使人十分满意，而且可能非常有用。关于在这里推销的问题，必须看到：虽然我在这里能够很容易找到英国“书商”，但是我认为，哪怕是一个偶然的订户他也难征求到。为了能征求到订户，应当拉在这里经售外文书籍的书商公主街的丹尼尔和帕麦尔以及公主街的弗兰茨·提姆来干。鲁普斯将在丹尼尔和帕麦尔那里订阅，龚佩尔特和我将在提姆那里订阅（我们经常在他那里买书）。《海尔曼》在曼彻斯特的销路显然下降，这里堆积了大批过期的《海尔曼》，这里的提姆的经理对金克尔似乎不很满意，他对我说，订户数量每周都在下降。因此最初几号，特别是有关金克尔的丑事³⁶⁰的那一号，要寄给提姆十二份，寄给丹尼尔和帕麦尔约六份。一旦它们寄到这里，我就去把饶舌鬼黑克舍尔动员起来，他一定会象 $2 \times 2 = 4$ 那样准确无误地把这件事四处传播。但是给提姆的报纸应当直接寄给这里的提姆，伦敦的家伙会把这些肮脏东西压下。一旦提姆在这里有了几个订户，这里的推销员就会对这东西更加感到兴趣了。

我将于星期五写完卡斯泰卓会战：这事极不重要，不值得写两次，而且电讯太空洞，谈不出什么有条理的东西来。³⁶⁵ 你的旧的伦巴第地图现在对我非常有用。地图的比例尺约为 1:160 000，所以已经是相当大的了。可惜，地形画得很糟糕。

祝好。

你的 弗·恩·

^① 指《人民报》。——编者注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5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能给我寄些“铜板”来，将**非常**感激。我本来是指望敦克尔的，这个卑鄙的家伙看来打算无限期地拖下去了。十一天中，这个畜生又什么也没有寄来。你知道谁在跟我捣鬼？不是别人，正是拉萨尔。最初，由于他的《济金根》，我的书^①被搁置了四个星期。现在，当这东西快要印完的时候，这个蠢货必定又把他的“匿名”小册子^②插了进去。他写那本小册子，只是因为你的“匿名”小册子^③使他睡不着觉。即使单从礼貌出发，也应当先出版我的东西，难道这条狗不明白这一点吗？我再等几天，然后将给柏林写一封很不客气的信。

我已经为曼彻斯特预订了。如果时间许可，请你明天用德文给我写二十、三十、四十行关于战事的文章。我不把你的手稿交给懦夫李卜克内西，而是口授给他。不能失去时机，因为《人民报》只有一个排字工人，而在星期五早晨以前，一切都必须搞好。

不要忽视这一点。有了独具风格的关于战事的文章，就能够在伦敦至少多获得五十家订户。我将设法使你和我最初并不直接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承担责任。

哥特弗利德^①的伎俩，你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牧师在东头以半个便士的价钱向怀特柴泊的群众抛售他的《海尔曼》，只是为了阻挠《人民报》的销路。他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沙佩尔对我说，**维利希**曾来这里。显然，这些家伙把钱瓜分了，并且扔了几根骨头给海因岑这条戴着锁链的狗，因为这条狗已经不再吠叫了。我们以后还会搞清楚这一点。

至于怎样发表我们的宣言^②，我要打听一下。

祝好。

你的 卡·马·

伊曼特同他女房东的女儿（一个苏格兰女人）结婚了。“又是个美妙的地方”^③。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5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就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大概不能离开伦敦，无论如何下星期初不能离开。

① 金克尔。——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15和419页。——编者注

③ 德国谚语，在提克的童话喜剧《靴子里的猫》和海涅的一些作品（《坦霍塞》、《过去的巡夜人》和《耶稣升天节》）中都用过。——编者注

按我日记本上的记录看来,从我把**最后三个印张校样**(即九至十一印张)寄给敦克尔这条狗到今天,已经整整两个星期了。东西^①可见已经**完成了**,这个家伙只剩下把**最后三个印张**的清样寄来**编勘误表**,就无事可作了。但是今天我收到的不是这个,你想是什么?竟是拉萨尔的小册子^②,因为我们家里分文不剩,而一切可以典当的东西差不多都当光了,所以我不得不把最后一件稍微象样的上衣送进当铺,因为必须为这个臭作品支付二先令(它在柏林也许只值八便士)。但我真正想说的是:

现在十分清楚,把我的东西再一次扣压两个星期,是为了给拉萨尔先生腾出地方。我的书充其量还需要三小时的工作。但是这个该死的沽名钓誉的笨蛋故意加以扣压,以使读者的注意力不致分散。敦克尔这个恶棍喜出望外,认为有了新的借口来拖延向我支付稿酬。小犹太的这一着我是不会忘记的。急于付印他的脏玩意儿表明,他对拖延付排我们的东西要负主要的责任。同时这个畜生非常醉心于他那费尽心血的作品,自以为我简直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的“匿名作品”**,而且相当“客观”地把扼杀我的书看做是合乎常理的事。

维也纳那个该死的犹太人^③也不来信。

鲁普斯如果认为李卜克内西这个傻瓜能够亲笔写出象《帝国摄政》这样的东西,那是完全看错了。这是比斯康普写的(我给他提供了事实),而且**什么东西**都要由比斯康普来写。李卜克内西只是写了署名为«π»的《政治评论。——伦敦》,而且就连这个也不全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③ 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是他自己写的。³⁶⁶ 李卜克内西在写作方面不中用，正象他自己不牢靠和性格软弱一样，关于这方面，我还要更详细地告诉你。如果不是迫于某些情况，还要暂时利用他当稻草人，本星期就应当把这个家伙一脚踢开。

由于个人的一些情况，并且要等敦克尔寄东西来，所以我不能在下星期前往曼彻斯特。况且我一离开，流亡的民主派、坎柏威尔的商人和魏特林派等，就会到处进行肆无忌惮的阴谋活动，而在这里应当代表我们的人却极其软弱无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把一切搞得一团糟。顺便说说，昨天我通过普芬德向懒汉沙佩尔断然宣布，如果他不立即重新参加工人协会（所谓共产主义协会）^①并负起领导它的责任，就同他断绝一切“关系”。这是我们能够利用这只河马的唯一领域，而这个蠢货却认为这对他是太屈才了。我们等着瞧吧。我们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糟糕的“参谋部”。皮佩尔本来在现在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他在不来梅，甚至信都不写一封。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5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收到了。

你的军事文章应写得更生动一些，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的，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根据《泰晤士报》的通讯等等，稍微多写些叙述性的和具有特色的东西，是容易做到的。这一点我不能作补充，因为这样会造成文风上的不协调。否则德纳会任意在我们的文章里添一些极其无聊的东西。

今天我寄给你两号（最新的）《新闻报》，让你看看这个报纸你能否加以利用。

自从整个印刷所由于李卜克内西先生长期不在（这头蠢驴总是从事各种活动）——正如比斯康普告诉我的——而搞得乱七八糟之后，昨晚七点钟他来了，并带来了给《人民报》写的六行短文。我对这个畜生明确指出，你的小册子^①中的哪些东西还必须转载。他不愿这样做，却想根据这小册子写一篇社论，而他自然写不出来。这是毕尔格尔斯的复活，不过比毕尔格尔斯糟糕得多，因为毕尔格尔斯至少还可以在社团里被用来进攻。

我看，加里波第是被故意派到他必遭复没的阵地上去的。

科苏特和克拉普卡都已经“承认”“康斯坦丁”为匈牙利的俄罗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斯国王，而马志尼(在意大利的爱国主义问题上，大概是比拉萨尔先生更大的权威)和科苏特不同，表现得很不坏。我在竭力设法弄到他的最近出版的最后一期《思想和行动》。³⁶⁷ 请把你的《波河与莱茵河》寄给我一本，送**马志尼**。我将写几句题辞，或者**最好由你自己写**。

祝好。

你的 卡·马·

今天柏林方面又什么也没有寄来。这样一来，校正最后三个印张校样^①的刊误就花了十六天。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5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收到了德纳的信，现附上。该怎样回答呢？

顺便提一下，现在我从比斯康普(他是从小丑^②本人那里听来的)那里知道，布鲁诺·鲍威尔确实接受过俄国的钱。他从俄国大使冯·布德堡那里拿到三百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小丑是同谋者。布鲁诺已经断绝了这种关系，因为布德堡对他不够“尊重”，让他在前室等候。他来英国的目的是，兄弟俩，——高贵的兄弟俩^③——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者注

③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2册第3首。——编者注

试图同英国政府进行交易。当然，他们碰了一鼻子灰。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祝好。

你的 卡·马·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6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新闻报》一份，其中有些东西也许是你感到兴趣的。弗里德兰德这家伙当然不会回信。现在我对情况是这样想的：拉萨尔自然不仅以自己的名义，而且以我的名义在“倾向”^①问题上把弗里德兰德训斥了一顿。弗里德兰德认为，我同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②是一条心。所以他当然想不到，我在目前情况下会给维也纳报纸撰稿。维也纳的《新闻报》上每天都在隐蔽地进行反对柏林这个自作聪明的无耻之徒的论战。例如，5月29日的社论说：

“但是人们要求这样一些思辨家拿出民族气节来：这些人把拿破仑第三看做历史的惩治铁腕，而且在他的所谓解放各族人民的天才中满意地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分辨范畴的理性是笨拙、迂腐和无能的。”

拉萨尔坚决请求我不要再给他的表弟^③写信，这表明，这个

① 见本卷第413页。——编者注

② 暗指拉萨尔的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③ 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家伙也盗用我的名义进行撞骗。结果这个畜生使我夏季的如意打算落了个空。此外,我最好能在维也纳《新闻报》里插一手,以防万一。

如果你再要写关于加里波第的文章,那末无论他的命运如何,你尽管嘲笑只有“伯父的侄子”^①才可能碰到的那种变化:这个志愿军的领导人与他并列为英雄。你想想老拿破仑时代的某些情况吧!但是,《泰晤士报》的巴黎通讯员今天写道,波拿巴分子对加里波第的“荣誉”满腹牢骚,“一些经过挑选的警探”打入了他的部队,把他的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加里波第完全按照马志尼的指示行事,在他的宣言³⁶⁸里没有提到波拿巴。一般说来,马志尼最近的东西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好。^②以前我只是粗略地看了看摘要。他对社会主义抱有宿怨。我们不能同他直接打交道。但是可以有效地利用他作为对抗科苏特等人的权威。附带说一句,从他的最近一期杂志^③(我将于本星期末把它寄给你)中,你会重新认识卡尔·布林德先生的重要性。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布林德退出了《海尔曼》,但是,他如果指望加入《人民报》,那就错了。尽管这个小报力量薄弱,但是使得这里所有的流亡者(包括科苏特一波拿巴为了在伦敦制造德国的“舆论”而收买的陶森瑙及其同伙)暴跳如雷和惊慌不安。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26页。——编者注

③ 《思想和行动》。——编者注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6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现在才给你写信，而且只有寥寥几行，请原谅。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和为私事与党务奔走上面了。

首先，使我十分高兴的是，第一分册^①中了你的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你的意见对我是重要的。我曾有点不安地等待你的评判，使我的妻子感到很好笑。

关于《人民报》。经营情况确实很糟糕，因为只有一个排字工人，没有投递员等等；其次，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令人信赖的”发行人，首先是没有钱。然而最近几号却几乎销售一空，如果能弄到资金，雇一个多少可靠的发行人，那末报纸就能办下去。而且这个“小报”使所有民主派惊慌失措，尽管我们只是间接给它指示。不仅在这里，而且在瑞士也是这样。福格特一金克尔在瑞士《商业信使报》上刊登了一篇你很熟悉的那种混帐文章来反对我，我让最近一号转载它³⁶⁹。

我将同比斯康普商谈曼彻斯特的事情。可是**他**昨天反而要求我写信告诉你，曼彻斯特方面**一份**报纸也没有订。我觉得**霍林格尔**(印刷所老板)似乎已被金克尔收买。我们瞧着吧。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金克尔自从会见了科苏特和得了福格特的钱以后，便投奔了贩卖帝国的阵营。布赫尔和布林德“气愤地”离开了他。金克尔那里的撰稿人现在有：班贝尔格尔、埃德·鲍威尔、贝塔（《您好！》小报）和波尔恩^①（我们以前的波尔恩^②的兄弟）。绝妙的一伙人。此外还有一两个老娼妇。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在我们之间说，这是个无耻之徒。现在，他看到情况在发生革命的转变（你没有听到柏林工人的暴动吗？），金克尔的名声在变坏，便大骂金克尔。但是他在美国出版的全集（其中四分之三是种种乌七八糟的东西的译文）第六卷，即最后一卷（他刚刚收到它，就寄给了我），以关于约翰娜·莫克尔的诗^③为结尾，而把**反对**金克尔的诗^④压下了。这真是卑鄙，我以十分怀疑的神情倾听了他对这件事所表白的全部理由。让这些诗人见鬼去吧！

关于福格特。他在《人民报》（柏林）上把自己交给普鲁士“支配”。

关于敦克尔。敦克尔这个畜生由于拖延而被我臭骂了一顿，现在他在信中公开承认，最近三个星期的拖延（在这之前除了勘误表之外，一切都搞好了^⑤）是由于出版由“汗、火和逻辑”³⁵²构成的“匿名作品”^⑥的缘故。我故意向各家报纸泄露，你是《波河与莱茵

① 戴维·波尔恩。——编者注

② 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

③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④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编者注

⑤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⑥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河》的作者，因为我有理由怀疑，“匿名作品”的作者暗地里把自己和你“混淆在一起”。我认为，拉萨尔先生任意扣压我的东西，未免有些狂妄。这东西本星期将在柏林出版，我指的是第一分册。

只要钱一凑到，我就要来曼彻斯特呆几天，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来。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讨论。

祝好。

你的 卡·马·

问候鲁普鲁姆^①。

明天我将寄给你几号《新闻报》（“匿名作品”的作者在那里把我的事情全毁了）。

请你相信，这里这个讨厌的“参谋部”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比斯康普至少写得快，并时刻准备战斗。而李卜克内西非常碍事。只是由于他的自作聪明的卑鄙伎俩，金克尔—鲍威尔事件才这样轻描淡写地小报上登了一下。³⁷⁰

你的文章^②在到达的当天就刊载在《人民报》上。最近一号上刊载了拙作的序言^③，不过象比斯康普先生一贯喜欢的那样做了一些删节。

① 即鲁普斯——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发表于1859年6月4日《人民报》第5号上）。——编者注

2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收到两份手稿。一份**非常出色**，就是你的关于筑城的文章^①，但同时我的确感到内疚，因为我占去了你本来就很少的时间。另外一份**荒唐可笑**，即拉萨尔向我和你所作的关于他的《济金根》的答辩^②。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一大叠。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面前，一个人不仅自己有工夫来写这种东西，而且还想叫我们花费时间来看它，实在不可理解。

关于《人民报》。如果你们的书商真的供应这个小报（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那末你和鲁普斯对在明天出版的一号上发表关于我们和其他人“打算”撰稿的消息³⁷¹将会感到惊奇。促使我采取这一步骤的外交理由，以后面谈。

敦克尔：我什么也没有收到，不论钱还是书^③。请把后一点告诉鲁普斯，不然他本来可以收到一册了。

关于施拉姆^④。这个大人物在柏林失败了。因此，他妻子的亲属会议做出了决定：他必须在克雷弗尔德的商业界找个小差事。

① 弗·恩格斯《筑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1—575、581—587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④ 鲁道夫·施拉姆。——编者注

后来,这个“倒霉鬼”给柏林的大臣们写了一封长信说,他认为同可恨的大臣曼托伊费尔斗争到底是他的政治义务;但现在他已经履行了这一义务,他要求脱离国籍,因为普鲁士配不上他的身分。达到目的以后,他就同其他一伙人来到伦敦。现在他将象威胁霍亨索伦王朝内阁那样在英国“入籍”。这是普鲁士自从耶拿会战以来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关于拉萨尔。对于他的大作(同时他顺便谈到“匿名作品”^①,说他是“以党的名义”写的),我(今天)给他去信作了答复,该信约为此信的三分之一。^②关于他的小册子,我只指出:“决不是我们的观点。在这里谈它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将 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意见”。

祝好。

你的 卡·马·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对我长久的沉默,一定会感到惊奇,但是说来原因很简单。头一个星期³⁷²,为了多少整顿一下《人民报》,我发疯似地四处奔跑,而这一个星期是忙于私事。

^①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90—591页。——编者注

事情就是这样。当我回到这里的时候,《人民报》的情况如下:金克尔已经被我们最近的一些辛辣文章击溃了。(我从那时起继续搞《报刊述评》。这一号上的这一部分将由我一人来编,除非发生什么新的事件使比斯康普有机会塞进一些笑话。)373但同时《人民报》完全处于瓦解状态,能否继续出版已经成为问题。当我不在的时候,借了六英镑多的债,因为“代理人”、印刷所老板①、上帝和魔鬼都知道,我一回来,这种胡闹就将终止。比斯康普情绪非常低沉。《科伦日报》把他解雇了(由于竞争者的告密);他不愿意领施佩克的情,于是在“公园”里过了几夜。最后,“一些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也是社会主义者,然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一切私人政治的敌人”(布林德?)来到印刷所老板那里,他们想掌握《人民报》并给以必要的津贴。这就是我来到伦敦时的一般情况。我首先给了比斯康普三英镑,同时劝他在埃德蒙顿担任学校教师的职务;因为他不住校,不必监督学生,只教四小时课,所以他**将来还是能够象以往一样给报纸撰稿**。否则,困苦和动荡的生活很快就会使他解除武装。他8月1日到那里去。这样,他离伦敦实际上并不比我远。另一方面,他**本人将不在这里**,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想,我无论如何必须更多地亲自插手小报的工作。我只替报纸(还债)付了一英镑五先令,并迫使加尔特、施佩克和几个大老粗凑了三英镑十五先令,偿还了欠霍林格尔的一部分债款。此外,我偿还了李卜克内西先生十六先令,这笔钱是我不在时他付给霍林格尔的。这样一来,还在着手“日常的”工作以前就已花了五英镑一先令。剩下的这笔钱,又付给卡斯滕斯②十五先令,付发行部的房租五先令,付邮资

① 霍林格尔。——编者注

② 列斯纳。——编者注

四先令，付霍林格尔先生两个半先令作为第九号的订金。你看，没有开始工作，就已把钱用光了。但是完全有希望：只要我们再维持几个星期，《海尔曼》就会垮台，并给我们完全让出地盘。此外，报纸有了新的发行部，就不会赔钱了。我坚信，虽然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还不得不使报纸处于这样低的水平，但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将给它指出一个重大的方向。如果《海尔曼》垮台，我们就能把希尔什菲尔德的印刷所拿过来。（价格比较便宜，允许较多的赊欠，而且工作效率高。）但是现在来自曼彻斯特的某些津贴是绝对必需的。

拿破仑和约³⁷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昨天在伦敦的一帮法国革命者全都欣喜若狂，路易·勃朗疯狂地四处奔跑，而意大利人则咬牙切齿。甚至马志尼，虽然他在战争结束前的六星期曾预言过战争的结局，后来也幻想，波拿巴至少将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我看了一个在巴黎和巴杜亚公爵夫人姘居的爱尔兰人写的信（私人信）。这个家伙写道，条约的秘密条款是：两个土耳其省给奥地利；普鲁士的莱茵省同比利时联合成为一个“天主教”国家，或者更正确些说，建立这个“新的帝国”，是为以后自己吞掉这块肥肉制造借口。

受到拉萨尔等人支持的普鲁士的自作聪明的卑鄙行径，使德国（和普鲁士）陷入困境，除了激烈的革命以外，**没有其他拯救的办法。**

请注意我寄给你的《自由新闻》上的第一篇文章³⁷⁵。

祝好。

你的 卡·马·

21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7月14日星期五[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本来要给《人民报》写点关于和约的东西，但是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也毫无所闻，因此我希望你自己能写这个问题，否则我的文章就会成为不必要的重复。

除了继续进行战争，再也没有比**这个**和约更合乎我们心愿的了。普鲁士丢了脸，奥地利丢了脸，波拿巴丢了脸，撒丁和意大利的庸俗自由主义丢了脸，英国丢了脸，科苏特完蛋了，福格特及其同伙丢了脸，除了俄国和革命者以外，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小犹太布劳恩^①会把这称之为“纯粹的革命形势”³⁷⁶。但是智者埃夫拉伊姆^①阁下自己尤其丢了脸。

你的 弗·恩·

^① 拉萨尔。——编者注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 年 7 月 18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因为最近几号《人民报》内容十分贫乏，所以我想在这个星期写点关于俄国的东西。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同时登载你的文章。能否写点关于这次战役的军事总结，或者以别的什么方式嘲笑一下这整个事件？³⁷⁷ 但是稿子最好能在星期四以前寄到这里。如果小报星期五不能出版，就会对收入发生很大的影响，而由于**经理人员全班人马**突然更换，收入本来就已经大大下降；顺便说说，还必须赶走谢尔策尔。小丑埃德加尔·鲍威尔(拿破仑的崇拜者)大肆恫吓，说要在下一号《海尔曼》上攻击我们…… 我们瞧着吧……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关于我的书^① 出版的广告吗？

祝好。

你的 卡·马·

小燕妮得了头等奖，劳拉得了两个单项奖。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2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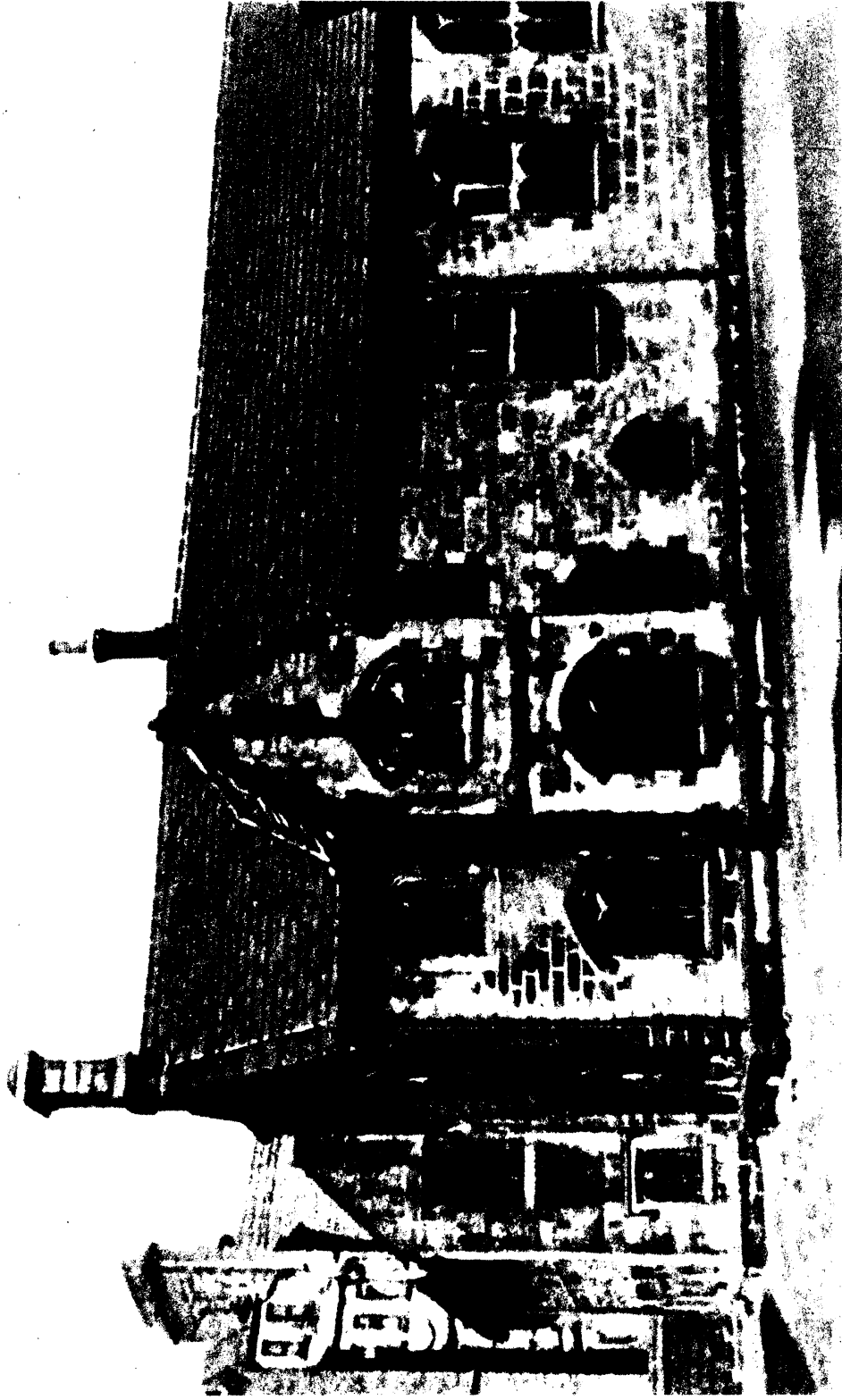
1859年7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应给《人民报》的钱还剩下五英镑，明天或后天就寄给你。今天已经晚了，另外，“矮子”，即德朗克在我这里，他带着一副讨好的神气到交易所来找我。看样子，这个小个子生意做得不坏。除了日常的闲谈杂议——他在这里表现为一个政治空谈家——以外，他似乎不愿谈政治问题，尤其是不愿谈过去。而我支持他这种态度，因为我毕竟把他当作局外人看待。但是他的知识并没有长进，他的政治水平只达到这样的深度，即认为意大利人“**现在应该干起来，否则一文不值**”。

撇开这个矮子，再来谈谈《人民报》。我们必须马上商量一下怎么办。如果你带走的七英镑这样快就用完了，还额外用了大老粗们的三英镑十五先令，那末存在我手里的那三英镑也用不了多久。怎么办？不知施特龙是否已经回来，没有一点消息。博尔夏特现在没有多少油水。鲁普斯一回来——可是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让他去侦察一番。而在这之前，我是不愿意自己去找博尔夏特的。况且我再也没有遇上他，虽然有几次在牛津路上差一点把他找着了。

你务必把报纸改组以后的财政状况确切地告诉我，使我能够回答可能提出的问题。现在销多少份？是否已经把送报人等的报



曼彻斯特古老的切特姆图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代和恩格斯在五、六十年代曾在这里从事写作

酬减到每份半个便士？一个星期的支出和收入多少？结果亏空多少？

我们把提姆先生完全说服了。现在《人民报》在他的橱窗里摆在显著位置上，比摆在它两旁的《海尔曼》和《钟声》突出得多。再来几篇《报刊述评》，就可能使这两个刊物彻底完蛋。金克尔突然逃跑是很滑稽的。³⁷⁸

下星期用的关于和约的社论应该由你来写。既然我们这样巧妙地搞到了条约的秘密条款^①，我认为好好利用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对你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你反正要给《论坛报》写这方面的文章。这一点能够赋予《人民报》以非同小可的意义并使它在报界**获得**一定的地位。请你斟酌一下。

你还得**马上**写信告诉我，你们本星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文章，我星期三晚上就写出来。

我已经搞到《公文集》¹³¹并正在研究这些文件和其他俄国文件以及一切关于帕麦斯顿的材料；我还要尽量设法多弄到些过期的《自由新闻》。我现在必须研究这堆肮脏东西，因为目前这事情变得太重要了。你能否告诉我，关于俄国政策的俄国报告书是从哪里来的，是哪次普鲁士内阁危机使它公诸于世的？³⁷⁹ 对我说来，内部的证据和典型的文笔自然是足够了，但是为了同庸人们争论，我必须了解这些事实。乌尔卡尔特在没有必要保密的地方保密，这是愚蠢的。

能够从布林德的嘴里挤出些关于福格特的情况吗？³⁵⁰ “矮子”自然不相信这件事，因为他问：“为什么**我们**当时没有想办法把文

^① 见本卷第435页。——编者注

件印出来？”

一般说来，《公文集》第一卷刊登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文件，可是其中毕竟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波茨措-迪-博尔哥的文件和给德国各邦政府的备忘录。³⁸⁰真是一群蠢驴，俄国人该怎样耻笑他们啊！

《自由新闻》上刊登的《报告书》的确是典型的，甚至其中外交家先生们把暗杀沙皇说成既是自我牺牲又是共和主义美德这种近于滑稽的手法，也是如此。但是，尼古拉^①竟这样教他儿子^②怎样暗杀自己的父亲，这毕竟值得怀疑；我看《报告书》中这个地方改动过了。³⁸¹

不能搞到这个文件的全文吗？德朗克说，格拉斯哥有一个叫做拉甫的书商（在圣以诺广场）在卖《海尔曼》，也完全能够卖《人民报》。最好给他写封信并寄几份报去。

你们往美国寄过没有？是时候了。可以寄给魏德迈、施特芬和在纽约的那个曾给你来信报告种种共产主义活动的家伙。³⁸²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①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2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7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和约的文章，我本来很愿意写，因为我只要把我在星期五和今天给《论坛报》写的文章^①的内容叙述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个理由是——愤怒出诗人^②——我的文章写得好。但由于比斯康普已开始写这个文章，而且已经**声明**他将发表他的文章的第三部分³⁸³，由于他事实上或者至少名义上领导一切，所以在**礼节上**不允许这样插手。可是只要他一到埃德蒙顿去，那时既然他远在别处，社论在这样的关键性时刻就可以从他手里拿过来而不致伤害他的自尊心，因为这对他说来完全是自尊心的问题。

然而我们两人所**能够**做的，是从两边给他以支持，以便把下一号搞得内容更充实。借评论乌尔卡尔特的文件的机会，我将简单地论述一下俄国在这个悲喜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把波拿巴收拾一顿。³⁸⁴你也应该借写军事总结方面的文章的机会（顺便打击一下普鲁士）狠狠抨击波拿巴等等。依我看，在**精神**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不让那种相信波拿巴伟大的心理在德国人中间**滋长起来**。至于奥地利，既定的路线——把一切归咎于国父——就够了。

关于文件。它是在摄政危机期间，当曼托伊费尔突然被解职

① 卡·马克思《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尤维纳利斯的第一首讽刺诗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的时候落到“普鲁士亲王”^①手里的。³⁸⁵从乌尔卡尔特派那些蠢驴手里不可能弄到更多的东西。个别的地方**被窜改了**，因为他们没有搞到文件的全文。正是一切俄国的，甚至“秘密的”文件都具有的那种文笔，证明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通过这些文件，人们互相交换某种传统的约定好的谎言。连波茨措-迪-博尔哥也是这种笔法。只有在不直接在俄国政府供职的俄国代理人偶然发表的文件中，例如在泰耳斯（荷兰人）和帕特库尔的回忆录和书信（1796年在柏林出版）中，才能弄清俄国的阴谋诡计的真相。

《公文集》¹³¹。我要给你（也给自己）弄到在巴黎出版的文件全集。《公文集》只能刊载其中帕麦斯顿所允许的东西。

《人民报》。送报人的报酬已减到每份半个便士。开支大的原因是：必须维持比斯康普本人的生活；当我不在的期间，由于全体工作人员不和，经营搞得一塌糊涂；最后，我回来以后，全部工作人员都换了。到这个周末，我将开出一张**总账单**。按迄今为止的情况看来，这需要花很大的工夫。这个星期内还得征到能收四五英镑的广告，以便向霍林格尔偿还第九号和第十号的债务。

比斯康普想写一篇关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短评等等。我劝阻了，因为他对此一窍不通。可是既然他（在《人民报》上）已经许愿要谈一谈这部著作，所以我请你（如果不在本星期，就在下星期）替他写一写。³⁸⁶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你同时可以借此给这里的通讯员定一个基调并反击拉萨尔要扼杀我的计划。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威廉亲王。——编者注

2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7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文章一篇^①。如果太长，你就在随便哪个地方把它截断，并把**未刊登**的部分寄还给我，我好继续写。

其次附上供《人民报》用的三英镑邮局汇票，上面写着你的名字。

矮子^②明天要溜了。他买了1859年出的全部《自由新闻》，我也买了，还有1858年的。让短笛^③在这上头啃掉牙齿吧，——那里有许多东西他弄不懂。我问他是否能在格拉斯哥为《人民小报》^④筹点钱；他认为**不行**，我是有意顺便提出这个问题的。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么办合适的话，那我会写信给他。因为他刚刚又有些受宠，所以可能弄到点东西。而且他自己也可能拿出几英镑。但是，未同你商量，我不敢这样做。谁知道这个矮家伙口袋里有这么一封信会吹嘘些什么。另外，弗莱里格拉特老爷子也应当破费一张五英镑的银行券。如果说那些大老粗都出钱，那他也不妨出。既然我们党暂时不得不由自己出钱来维持报纸，那就让这个肥胖的庸

①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回顾——一》。——编者注

② 德朗克。——编者注

③ 原文是《Piccolo》，这里是指“矮子”。——译者注

④ 指《人民报》。——编者注

人也参加一份。

向你们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2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7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三英镑收到了。马上就付给了霍林格尔二英镑，列斯纳十五先令。外埠的订户正在增加（现在已有六十家），但他们的钱要在季度末才能收到，暂时每星期还要支付邮资。我现在确信：（1）大约有七英镑的债务，在我去曼彻斯特之前，没有告诉过我；（2）广告（收入约二十先令，而不是五英镑）和伦敦的订户——纯粹是谢尔策尔先生的欺骗，我把他赶走了。如果正确经营（现在这种经营刚开始，几个星期后才能看出结果），只靠广告就可以维持这家小报。因为马上需要更多的钱，请你写信给德朗克。如果你告诉这个矮子，目前报纸仅靠党的捐助维持，所以我们要求**所有**党员作出牺牲，那末，他如果愿意，可能会把这封信刊印出来。我确信，再过六个星期，事情就有保证了。现在当加格恩之流，一句话，1848年那一帮人重新登上舞台的时候，谈不到放弃报纸的问题。提姆请求我们在报纸上指明他是曼彻斯特的发行人。本星期我不能实现自己的打算，因为天气炎热，患了一种类似霍乱的疾病。从早到晚呕吐。今天又能写作了；依据弗兰茨-约瑟夫的宣言和波拿巴的宣

言，给《论坛报》写了一篇东西^①，指出你的军事文章^②的论点如何绝妙地被证实了。这家报纸十分惶恐，有一个时候竟把你的一切文章压下不登。布林德曾趁我不在时施展阴谋，想把《人民报》攫取过去。我给他写了一封最不客气的信，后来还同他谈过话。但是在这以后，暂时还不能向这个人要钱。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直到**现在连一次都没有付过报费**，尽管已经催过他**两次**。他不付钱，却在尤赫博士面前耸耸肩膀，表示《人民报》的调子“不足取”，虽然在我们跟前他对《人民报》表示**赞赏**。迟早我们要对这些耍手腕的家伙进行报复的。

你忘了告诉我，你是否同意写一篇关于我的书^③的短评。在这里，这些家伙兴高采烈。他们满以为这部著作失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敦克尔直到现在一次也没有登过关于这部著作的广告。如果你要写的话，别忘记说：（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李卜克内西先生对比斯康普说，“从来没有一本书使他这样**失望过**”；而比斯康普自己也对我说，他不明白“有什么用处”。鲁普斯回来了吗？

在你的关于战争的第二篇文章^④里，你自然不会忘记指出波拿巴获胜后追击不力和他的可怜的呻吟；他终于达到这样的地步，欧洲已不再象过去那样由于害怕革命而允许他在一定的范围内**扮演老拿破仑的角色**了。同时追述一下1796—1797年的战争是很

① 卡·马克思《被证实了的真理》。——编者注

② 看来指弗·恩格斯的《历史的公断》一文。——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④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二》。——编者注

重要的。当时法国没有条件用一切手段从从容容地准备“局部战争”，不得不在财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既在莱茵河彼岸又在明乔河和艾契河彼岸作战。波拿巴确实抱怨，他再也不能“靠名声而得到成功”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从黑克舍尔那里能不能挤出点东西？

你给敦克尔写信了吗？

请德朗克也写点东西。

2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7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给敦克尔写信了。也谈到迄今为止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科伦日报》上还完全不见关于你的书^①的广告。这星期我无论如何不能写关于这本书的文章；这是一项工作，而要做它，我应该事先有一些了解。此外，我已开始写军事文章^②，而且希望快点把它搞完。但是我保证下星期内一定写好这篇文章。

在我的上一篇文章^③中添进了一些荒唐的东西。我说，第五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编者注

③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一》。——编者注

军由帕维亚出发，3日和4日^①这样加紧行军，即使不失去由于停顿而耽误的那四个半小时，也仍然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军也不会提前多少时间赶到战场。而刊登出来的文章却说，只是停顿才使这个军可能这样加紧行军，这既颠倒了事实，又荒唐可笑。首先，3日早晨六点钟，部队根本不疲劳，因为他们刚刚出发，因此停顿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其次，停顿使他们失去了凉爽的清晨，迫使他们在最炎热的中午行军。登出来的那种句子，对任何一个军人来说都是非常丢脸的。总而言之，如果由于刊误把一些最无稽的东西加进我的文章，例如把 Stoß〔打击〕印成 Rest〔其余〕(!) 等等，那末这一切文字上的修饰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我的文章特别显眼的地方就是这种无稽的东西，其余的地方还改得过得去。

你怎么能让海尔维格的蹩脚诗³⁸⁷ 登出来呢！

至于钱，德朗克过两个星期又要到这里来（就是说从**现在起**再过十来天）；因此我不得不把一切都推到那个时候。关于鲁普斯也没有听到一点消息。眼下从哪里能搞到钱，还很难说。我可以去黑克舍尔那里试一试，但是我现在**事情一大堆**，加之关于你那本书的文章也要占去很多时间。要是施特龙在这里多好！龚佩尔特卧病在家，——他患喉炎，不能说话。不过我要想办法；只要有一点可能，黑克舍尔就会在本星期维持报纸的生存。但是，还应该迫使弗莱里格拉特这个吝啬鬼也掏掏腰包。

你在李卜克内西先生那里也博得如此美妙的评语，实在可笑。这些也算是真正的人！这些先生们如此习惯于要我们替他们想到，他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要求，不仅把一切东西给他们和

① 1859年6月3日和4日。——编者注

盘托出，而且要嚼烂嚼碎，不仅把精华，而且把一切细节用最少的分量适口地给他们烹调出来。必须创造奇迹，既不多也不少！这头蠢驴究竟要求什么呢？似乎他从序言的头三行中还弄不明白，继这个第一分册之后，至少还要再出十五个分册，那时他才能做出最后结论。当然，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解决微妙的货币问题等等，纯粹是胡闹，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但是，起码应当要求这个笨蛋至少注意到可能与他的微小利益有关的各点。不过，这个蠢货能知道什么！

俄国文件不应该这么一小段一小段地刊登，因为这样谁都看不出联系来。彼得逊先生的作业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枯燥。³⁸⁸ 不过，你们在上星期的确是处境困难。

波拿巴先生的讲话越来越滑稽。而对外交使团的讲话简直就太可笑了³⁸⁹。同时这个家伙还老是握着剑！但是，看来，这个蠢材现在十分认真地想在全世界面前模仿“老家伙”^①，甚至在外表上。

科苏特散布说，他去过卢辛-皮科洛！

祝好。

你的 弗·恩·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2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8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告诉你，二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你的文章^①这次是我亲自校对的。如果还有刊误，那完全是印刷工人的过错。海尔维格的臭诗是未经我的同意刊登出来的。因此我迫使比斯康普在上一号报纸上就此事登了一个声明，此外还登了一首《后备军士兵之歌》（作为海尔维格的适当的续篇）。³⁹⁰

比斯康普不去埃德蒙顿了，而是（看来）将在西头正中心的比布腊（饭店老板）那里当家庭教师，这对于我是十分伤脑筋的事。如果这事属实，我将坚持同这位先生签订书面合同。因为他和所有的职业幽默家一样，象个脾气古怪、歇斯底里的妇人，而我们也根本不打算从泥泞中救出车子，然后让别人去乘坐。应当确保自己的所有权。

丽娜^②已从科伦回到这里。毕尔格尔斯自获释以来变得非常“高贵”。他指责《人民报》“重新”出现了“利用拙劣的俏皮话”来分裂“党”的老手法。看来，他所理解的“党”是所有“不”担任官职的人，特别是福格特和金克尔。当然，他只是出于对“我”的亲切关怀，才做出这些“暗示”的。贝尔姆巴赫在科伦收到了我送给十二

① 弗·恩格斯《意大利战争。——二》。——编者注

② 舍勒尔。——编者注

位党内朋友的“一册”书^①。当然，毕尔格尔斯没有看，也不会去看它，“但是”，他“为我着想”表示了愤怒，因为这部作品又是“零碎地”出版，而不是一下子出六十个印张。另外，他在某个“商人”家里当家庭教师，只是上午教几个钟头课。他此外还在一处教课。他总共收入七百塔勒。全部“工作”仅限于午前的时间。午餐以后，他就开始“休息”以恢复半天劳动的疲劳，一连几个钟头躺在丹尼尔斯夫人家里聊天，不过在那里克莱因大夫是他可恼的竞争者。而晚上他就赶到勒耳兴那里去，十分神气地在那里主持“科伦辩论”直到深夜。他“钦佩”拉萨尔的活动，虽然拉萨尔的任何作品，甚至连《弗兰茨·冯·济金根》，他也没有“读过”。他现在为自己的懒惰成性找到一个方便的毫无理由的借口，仿佛他由于坐牢而患了严重的肺病。此外，这个“高贵的人”还到音乐团体去闲逛。关于科伦案件，他甚至在丽娜面前也决不是无意地重复了一些卑鄙的谎言。例如，他说什么是**我们**，而不是**他**和科伦的其他蠢驴，派诺特荣克这头蠢驴当德国的特派员³⁹¹。据她说，他比从前“更漂亮了”。**顺便说说**：格奥尔格·荣克成了一个赌鬼，而且，据说，已把相当一部分财产挥霍掉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最近几个星期又迁居柏林。

你如果有空，能着手写《步兵》^②那就好了。我的金钱问题与此有密切关系。我很想送妻子到海滨去度几个星期。但这只有从美国得到额外的收入时才能设想。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步兵》。——编者注

22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8月3日于曼彻斯特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你的书的文章的开头部分^①。请仔细看一看，如果它完全不合你的心意，那就把它撕掉并把意见告诉我。我因缺乏练习，写这类文章很不在行，你的夫人一定会笑我笨拙。如果你能把它修改好，那就请你修改一下。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某些令人信服的例子来代替二月革命的那些缺乏说服力的例子是适当的。

我一完成这桩事，就马上着手写《步兵》，但是它需要我花费很多劳动和时间，尽管有吕斯托夫，而对他还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³⁹²

7月27日《自由新闻》刊载克罗谢的信提供了有关俄国文件的情况，对此，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详情？“德国人”不就是布赫尔先生吗？哪一家德国报纸可能登载过这篇东西？³⁹³

你同布林德见面时谈到福格特的事件吗？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³⁹⁴

温顺的亨利希^②的新角色扮演得不坏。他总是那么忧郁，但是更懒散了，他在以发泄自己的英勇机智的牢骚来拯救世界。

①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编者注

② 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鲁普斯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个牧师拿错了他的手提箱。但是由于在留下的手提箱里放着这个牧师第二天要喃喃诵念的第一次讲道稿，这件事情的惊人的严重性才得以缓和。这使事情具有了某些幽默的味道。否则，鲁普斯又要大叫：“这个国家骗子这么多，但不是出在工人阶级，而是出在资产阶级”。

你的 弗·恩·

2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这一次接连呕吐了两天，身体很弱，所以只能给你写几行字。

能不能在**星期三早晨**以前给《人民报》筹集一些钱？

上星期一（每逢星期一结账，因此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全部亏空**总共约两英镑。（第十三号今天才算账，当然没有包括在内，至于第十四号就更不用说了，这笔费用要一星期后才支付。各号总是在出版以后的周末算账。）可见情况是好的。但是今天必须支付一笔新的开支。此外，通常还需要一英镑（十五先令给列斯纳，五先令给报纸的营业所）。我自己的境况很窘迫，现在**一文钱**也拿不出来，而且这整个事情占去的时间比应当花的时间还多。至于庸人弗莱里格拉特，他认为，只要在我们和《海尔曼》之间保持“中立”，就足以表现出自己忠实于“信念”。

赖德律和路易·勃朗已经联合起来，出版《共和联盟》。它将于下月在印《人民报》的同一个印刷所里开始出版，它会给《人民报》带来好处，因为霍林格尔那时将用机器印刷，而不再象以前那样，用手工印刷。同时，《人民报》的继续出版现在特别重要。

关于这一点，我以后（等我身体再稍微好一些）将写信告诉德国。是不是也要写信告诉博尔夏特？

为了使这事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尽快获利，还需要一些开支：除列斯纳以外，须增添一些投递员等。

施特龙还没有回来吗？

敦克尔这个恶棍还没有回信吗？

问候鲁普斯和龚佩尔特。

祝好。

你的 卡·马·

2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8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现在由于要偿还在新的商业年度开始以前所积累的私人债务，而深深陷入困境，所以在最近几个星期只有在万分需要的情况下我才能再为《人民报》出钱。关于施特龙，我毫无所知，也毫无所闻；但是，如果他又在布莱得弗德，那我立刻就会知道。如果情况非常困难，那你还是应当写信给博尔夏特；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这

样做。如果那样，你可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如果需要的话，鲁普斯可以顺便去拜访他一下。关于博尔夏特，我毫无所知，也毫无所闻。

昨天晚上，我正打算写关于你的书的文章的第二部分^①，就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根本不能继续工作。今天我又不能补上，尽管我十分恼火，这篇文章还是只好拖延到下个星期。

从星期六到星期一我到城外去了，星期一晚上我才在家里发现附上的敦克尔的信³⁹⁵。你凭附上的便条可以领到六本《波河与莱茵河》；请把你不需要的寄给我。**弗莱里格拉特已经得到了一本**。顺便说一下，最后应当迫使这个笨蛋采取比较明确的立场，或者至少要**拿钱出来**。

敦克尔存心想欺骗我。拉萨尔来信说二千册，而现在敦克尔硬说，一共只印了一千册。济贝耳又到这里来了，他说，据他亲自看到的这本书所受欢迎的情况来判断，这一定是撒谎。怎么办呢？

对于没有给你的书登广告的那个漂亮借口，你有什么看法？

马志尼终于在《泰晤士报》上用可怕的饶舌发表了他的外交发现。但是事实很重要，而且证实了我们的消息和结论。乌尔卡尔特现在一定不相信马志尼是“俄国人”了。³⁹⁶

祝好。

你的 弗·恩·

^①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编者注

22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的便条^①，我是在星期四下午收到的。我急忙赶到城里。向加尔特借了四英镑（**必须归还**），才把事情解决了。星期一我要写信给博尔夏特。我认为，让报纸现在垮台是荒谬的，理由如下：（1）这样会使快要完蛋的《哥特弗利德》^②能够维持下去；（2）普鲁士国王^③一死，德国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时**我们必须**有报纸；（3）订户正在增加（虽然在金钱方面**暂时**只会带来损失，因为每周要花费更多邮资，而报费要到**季度末**才能收到）。《人民报》在美国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我的书的序言^④在《人民报》发表后，从新英格兰到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德文报纸都转载了，并加上种种按语。

你的文章^⑤这一次完全不受“时间”的限制，那末你能不能于星期三把它寄到这里？

能不能通过你表弟济贝耳在曼彻斯特的德籍店员中筹一

① 便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出版的《海尔曼》周报。——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编者注

⑤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二》。——编者注

些钱？

我一定能从柏林和纽约弄到钱。但是最近的六至八个星期必须设法应付过去。

至于弗莱里格拉特，你自己到这里来试一试，看你能不能从他身上榨出哪怕一个先令！

总之，我们私下里说说，如果每次不是由于新的盗窃行为而出现新的亏空，那我们是能够改善我们的金钱情况的。而这些盗窃全是老的经理人员干的。我把**所有出过丑**的人，从谢尔策尔起，都赶跑了。留下这种渣滓反正毫无用处，即使这些恶棍到今天还老老实实，他们也会由于招摇撞骗而**被撵走**。上星期我终于撵走了**最后一个**，即朗格先生。创办完全新的报纸，比象比斯康普和李卜克内西那样把一个腐败透顶的东西**接着办下去**（虽然只是名义上）要容易得多。^①

附上德纳的信。

你的亲戚济贝耳（虽然我对他的诗作并不很欣赏）能不能为《人民报》写些短诗？但是不要伤感的。为了嘲弄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找一个诗人，哪怕我们必须自己替他写诗。

祝好。

你的 卡·马·

那几册《波河与莱茵河》下星期再说。

^① 见本卷第415—418页。——编者注

2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人民报》垮台了。你在上周末寄来二英镑，可是我早就给霍林格尔付了这笔钱了，因为不然的话，上星期五（一星期以前）那一号就出不了。所以我把这二英镑付给了自己。此外，我欠加尔特四英镑（为报纸欠的），还欠列斯纳大约二英镑，**总共六英镑**。其次，在霍林格尔那里积下了亏空，当然，这和我们并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再增加了。只有订户的钱到手之后，才能结清。**法文报**因为大赦的缘故不出版了。³⁹⁷

博尔夏特这个吹牛家来信说，在曼彻斯特搞不出什么名堂。首先是由于和约，其次是由于大赦。而主要的是因为《人民报》是谩骂的报纸，而对这一点他自己也反驳不了（这个庸人简直是一头蠢驴！）。换句话说，《人民报》对施泰因塔耳之流和其他败类来说不够温柔。相反，我同时收到的鲁普斯的信则非常称赞《人民报》。但全部问题在于：随着报纸的改进，亏损增加了，而读者减少了。此外，比斯康普这头蠢驴受各方面影响，似乎由于自己在报纸里的作用越来越小而感到不快。

归根到底（因为报纸虽然在大老粗中间销路不好，但是在伦敦的德国上层外交人士中间却很畅销），由于李卜克内西的无能和比斯康普的懦弱，越来越需要我亲自从事编辑工作。由于这里距离

较远，这件事本来就已占去我过多的时间，而我个人的事情又这样令人失望，使我不能不去操心。

德朗克这个坏蛋，连一个订户也没有征求到。至于你的表弟济贝耳，你可以从附件中看到，他是贝塔任编辑时的《海尔曼》的一位诗人。³⁹⁸

祝好。

你的 卡·马·

2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9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能不能在星期五以前寄给我一点关于中国的军事方面的东西？今天（上星期五因为有人对我作很讨厌的访问而报销了）我写完了关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文章^①。纯粹的政治材料已经用完，在议会开幕以前不会有新的东西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23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9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很遗憾，文章今天不能交出来。现在已经七点钟，我至少还要在办事处里工作半小时，又还得再过半小时才能回到家里；而且我还根本没有见到《泰晤士报》，恐怕今晚无论什么地方也借不到。我至迟必须在十一点半将一切搞好，才能把这个东西寄出；显然，这是决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电讯里有些地名弄错了，必须对着地图花很长时间去查对。不过我一定把这个材料弄出来供星期二用，如果《加尔各答邮讯》于星期一前到达，我就根据它加以修改。³⁹⁹

你的 弗·恩·

2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9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来信和附件都收到了。此外，我的家庭经济又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危机，而且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因为我看不出有

什么应急的办法。向我妹夫^①求援，毫无结果。弗莱里格拉特的营业所正在结束营业。瑞士人1860年是否在伦敦建立新的办事处和他们是否让他担任这个职务，还是个疑问。因此，他现在比从前更有借口拒绝任何期票交易。我已经接到德纳关于“透支”的警告。因此我完全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除了一些小的危险(例如，受到在这个星期停止向我供应煤气和水的威胁)，还积累了一些数目较大的欠款，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再也不能拖延了。例如房租、学费等等。

因为这几天我必须给敦克尔写信交涉第二分册的事，所以请你告诉我，他在报上登过第一分册的广告没有。我觉得，他想完全摆脱这件事。⁴⁰⁰

糟糕的是，我在伦敦再也没有班贝尔格尔了，否则我一定能开几张通融票据，然后用美国寄来的款子偿付。在目前情况下，每一次都只能设法延期。

请原谅，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告诉你。我在这里连哪怕能够说句知心话的人都没有。

象我已经写信告诉鲁普斯那样，过几天我要告诉你们可笑的政治丑事。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尤塔。——编者注

2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9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鲁普斯刚才把你的信带给了我。我和我的两位老人^①前天晚上才从苏格兰旅行回来，现在把他们打发回家了。

在我的老头到达这里的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件非常倒霉的事。在一群醉汉中，一个不相识的英国人侮辱了我；我手里正拿着一把伞，就用伞打了他一下，伞尖碰着他的眼睛。这家伙立即找他的律师办理这件事；我也采取了必要的对策，因为他的眼睛伤势并不重，而且已完全好了，所以起初看来能调解了事，当然我还是要花费些钱。但是这个恶棍现在突然变了主意，威胁要向法院起诉，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那末这件事就要花费二百多英镑，而且还会招致公开出丑和同我的老头争吵（因为他要出钱）。我到底还是希望摆脱那些讼棍；但是即使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这场酒鬼的吵闹也要花费我四十或五十英镑。最糟糕的是，我完全握在这个恶棍和他的律师的手心里，毫无办法，而且为了不致出丑，不得不忍受一切，否则花钱只会更多。这些该死的英国人当然不愿意放过揪住一个“可恶的外国人”取乐的好机会。

因此，这一次真是祸不单行。在还没有稍微弄清这一事件将

①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母亲爱利莎·恩格斯。——编者注

怎样发展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一些英国朋友表现得很不错，立刻着手办这件事情，但是我得被迫出钱，那是毫无疑问的，而谁知道要出多少。

但无论如何，星期六或星期一前我一定给你寄一张五英镑券，以补救你的极端的不幸；我可以暂时把它列在10月份的账上。请你相信，我一定尽力而为，但你也可以看到，目前我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怎么样。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9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消息很坏。我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摆脱这里的绝境。面临着**最棘手的**困难。

你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且不谈出丑不出丑的问题**：如果这个家伙的眼睛已经好了，如果能证明，你先遭到侮辱，而且他接受过你提出的和解等，那末我不信，根据英国法律他能得到多大好处。在伦敦最多只能判你二至五英镑的罚金。这整个事件看来是**诈骗金钱**。

为了使这里的情况**不再恶化**，十分重要的是，我能在大约八至

十天之内把《步兵》^①寄给德纳。虽然他提出的期限是9月15日，但那时肯定为时还不晚，无论如何他一定会看到对他怀着最良好的愿望。这里重要的不在于文章写得深刻，而在于写得长。

如果你回到曼彻斯特，打听了那个“英国人”的消息以后，立刻又去别的地方，哪怕是伦敦，而让第三者告诉这个恶棍，说你已到大陆去了，那你就能达成任何协议。也许这一着现在还不晚，因为我从艾伦和其他一些人那里感到，所有英国人现在都确信，大陆将颁布大赦，因此他们耽心他们的债务人离开这个国家。（不过，普鲁士的大赦显然将于10月15日颁布）对付这种家伙，采取任何军事上的计谋都是容许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23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9月23日和27日之间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英镑券一张(B/B 95281 曼彻斯特, 1859年1月1日)。

其他事情下次再谈。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请尽快答复：

(1) 给直接交了报费但还没有寄足报纸的《人民报》订户退

^① 弗·恩格斯《步兵》。——编者注

款，共需多少？

（2）你同提姆及其同伙对这一点是怎样商定的？对于没有寄足的报纸，书商们扣钱了吗？怎样扣法？还是他们根本没有付钱？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立即**得到对这件事的解释，我要尽可能凑钱（数目不会很大），以便了结同直接交了报费的订户的麻烦。这里的庸人们疯狂地叫嚷，说什么他们受了骗，而鲁普斯和我不得受气。因此请你立刻回答我。鲁普斯前天因这件事发生了一场纠纷，我必须尽快去看看“第三者”。

《步兵》正在写，尽可能在这个星期写完。

至于我在这里的事件，你放心，我有足够的常识，我也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律师并听取了他的意见。问题不在于法官的无关紧要的裁判，而在于这是赔偿损害的诉讼，单是诉讼**费用**就可能达到二百英镑。你可以相信，我是不会这样简单受骗的。至于跑掉，以我的情况来说，即使离开两个星期，也根本不可能。我这个人，在曼彻斯特是人所共知的，在这里谁也不会相信，为了躲避这样一场官司，我竟会丢下工作和其他事情不管。

这里关键在于有了一个方便的借口，使律师有可能采取一切手段激起对没有使用拳头等等的“可恶的外国人”的义愤，从而去影响“不列颠陪审法庭”。而判“外国人”的罪，这将象 $2 \times 2 = 4$ 一样是肯定无疑的，另外，还要迫使他支付费用。但是我除了绝对必须出的以外，决不会多付一文钱，这一点你不必怀疑。事情还没有任何进展，但是我希望不久就能得到解决，这样我至少将弄明白，在这里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度过危机。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2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9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来信和附件都已收到。

我把信刚一寄出，就明白了，给你的事情出的一些主意是荒唐的。

我自己因《人民报》的事情将在郡的法庭受审。至于曼彻斯特的“直接”订户，只有两个，即鲁普斯和一个“鞋匠”，后者还在报纸停刊以前就不订了。

提姆**还没有**付钱，而且也只要求他付已收到的报纸的钱。既然曼彻斯特的庸人们还没有付过**一文钱**，我们怎么会使他们受到损失呢？

请把提出要求的家伙的名字通知这边。告诉提姆（以比斯康普的名义），叫他在再收到信以前不要向这里寄一文钱。可以委托他付款给曼彻斯特那些提出“正当”要求的人。

比斯康普现在由我出钱在汉普斯泰特租了房子。这个不幸的人在德国医院里动胸膜手术，住院一个半星期，但没有一个钱。总的说来，情况很妙。

今天是写文章的日子。所以就此搁笔。

祝好。

你的 卡·马·

2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9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列斯纳昨晚也来了，他是我派人请来谈《人民报》的曼彻斯特订户的事的。

他象比斯康普一样向我保证，《人民报》没有一个直接订户（除了鲁普斯以外）。而且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向伦敦寄过一文钱。

在《人民报》停刊以后，提姆写信叫列斯纳算账。列斯纳回答说，他只能把他（列斯纳）当发行人期间的账结清给他寄去。于是他按号给他结了账。直到昨天提姆还没有作任何回答。

因此我想知道，是哪些家伙在曼彻斯特大叫大嚷，借口是什么？

我们这里（尤其我），因《人民报》的事情已经够烦恼的了。

《自由新闻》上的《科苏特的详情》一文是我写的。（我把这个东西给《论坛报》改写成了两篇文章，且看它是否刊登。）⁴⁰¹ 这些详细情况，一部分我是从瑟美列的口里知道的，一部分是通过他的书信知道的。瑟美列几个星期前曾来过这里。

祝好。

代我向鲁普斯问好。

你的 卡·马·

比斯康普能否摆脱困境，还是问题。这个不幸的人情况很糟

糕。一切倒霉事似乎都落到我们头上了。

23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0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听了你谈到《人民报》的情况，非常高兴。原来那个大叫大嚷的庸人是在提姆那里订了报。

你在郡的法庭的案件是怎么回事？

《步兵》一文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左眼发炎，妨害我在煤气灯下长久写作（其他方面毫无问题），此外还有种种别的事情打扰。但是你在星期五以前一定能收到这篇文章。

我的出丑事件还没有了结，还会讨厌地拖延下去。但是那条狗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受我摆布，看来我可以相当放心；但是无论如何钱我是要花的，这是最恼火的事情，此外，面对着这里的高明的法律，任何人都没有绝对把握。但无论如何，现在的情况已大大好转。

直到前天，这里还没有收到《自由新闻》，我要马上再查问一下。乌尔卡尔特在柏林设立了什么分支机构？

现在发现，俄国的《报告书》曾发表在《普鲁士周刊》上！（我现在才看到《自由新闻》8月号。）⁴⁰²除了《自由新闻》刊载的以外，你还有关于“大人物”的丑闻吗？⁴⁰³

你的 弗·恩·

让人给提姆尽快开一份总账单（即包括列斯纳以前的时期在内）；这个家伙似乎企图侵吞这笔钱。请你寄给我一份在提姆那里订报的人的确切的名单，以便我好监督把钱退给他们，并分别通知他们可以向提姆索取退款。

济贝耳那些拙劣不堪的诗^①，是由德国的一个家伙背着 he 投寄《海尔曼》的，他曾在一封信里把这些诗寄给了这个家伙。他立刻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只是从编辑部的答复里他自己才知道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2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0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这里现在很混乱（施佩克破了产，人也不见了；而出纳员加尔特现在在布莱顿），而《人民报》过去一直就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关于列斯纳以前时期外埠订户的精确账目。比斯康普肯定说，除了最初的几号之外，给提姆一直是寄十二份。

霍林格尔为了《人民报》的十二英镑几先令欠款，包括没有出版的最后一号的付排费，对我提出诉讼。这个恶棍突然要把我变成报纸的“所有者”，虽然这整个废物之所以以亏空告终（我不愿说是毁灭，因为同这里的庸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正是因为我**不是**所有者，不论花了多少时间，也一直未能把这个烂摊子整顿

^① 见本卷第458页。——编者注

好。同样，我从来没有向这个家伙作过任何法律上的保证。我认为账目是不确实的，因为这个家伙，除了其他的进款不算，**单是由于最后一号的前三号**（他的账目上只有后两号）就从我手里收到七英镑（给列斯纳的十五先令没有经他的手，是我直接付的）。但是我决不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辩论，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会立刻承认他有权对我提出诉讼。这个恶棍将发誓并逼迫他的一个排字工人发誓，说我曾经向他作过保证。（即使是这样，他也应当先对比斯康普提出诉讼。）我将找比斯康普等人当反证人。我手中如果有钱，就立刻付钱，以避免任何的**公开审理**，不过不是付给霍林格尔本人，而是要收买一个叫利斯耳的人——霍林格尔的房东和印刷所的**所有者**，让他向霍林格尔要债。霍林格尔欠这个人六十英镑，直到现在一文钱也没有还。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完全谈不到。

如果我想不出一条妙计，——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我在这里的地位是**完全**无法维持的。弗莱里格拉特又搞了一次期票贴现业务。但是昨晚接到他的信，说完全失败了，同时还接到房东的恐吓信等等。附上的拉萨尔的信，我认为是个好消息，我即刻写了回信^①。尽管存在沉默的阴谋，这东西看来正在出售。不然敦克尔不会提出这个**间接**的要求。但是在不惜任何代价把这一切极其讨厌的生活琐事的污垢清除干净之前，我决不可能继续写这个东西⁴⁰⁰。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德文报纸都转载了你的关于我的东西的文章^②（通过小小的《人民报》，就可以掌握美

① 见本卷第597—599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两篇文章登在《人民报》上）。——编者注

国的所有德文报刊)。附上维也纳《新闻报》刊登的广告的剪报,作为德国出版的废物的例子。看看目录就够了。(顺便说一下,我正在给**经过挑选**的一批大老粗讲第一分册。看来他们很有兴趣。)

最后,我来谈谈两个“大人物”的情况。

关于鲁·施拉姆。这个可怜的畜生不久前在奥斯坦德,并且从那里给《海尔曼》发了一篇通讯。我没有看到这篇废物,是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的。鲁·施拉姆在这篇通讯中报道说,细听一下德国人在海滨的谈话,就足以明了他们堕落到何等地步。例如,他说,他听到两位女士操着道地的乌培河谷方言闲谈,而其中的一位称另一位为“恩格斯太太”。⁴⁰⁴这就是这个小人的报复!但是,这个畜生得到了惩罚,他在不久前(据弗莱里格拉特证明)损失了二千英镑。因为这个蠢货作起了“宝石生意”。这也使他在伦敦办自己的德文报纸(本来应当在这个月出版)的计划流产了。我已经通过比斯康普把这些事实——报纸不出版、宝石生意、赔钱——交给《威塞尔报》发表,作为对他的幼稚的恶作剧的答复;使得这个家伙大伤脑筋。

关于卡·布林德。对于这位“国家活动家”,我必须多讲几句。

我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后,大约过了两星期,比斯康普告诉我,布林德通过霍林格尔向他提出,要他(即《人民报》)同布林德及其同伙联合起来,但是我和所有的共产主义分子都必须走开。由合理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正象你知道的,当时除了几篇打趣的短文^①之外,我在《人民报》上什么也没有写。但是我马上给布林德写了一个不是信,而是大约十行字的便条,在那里除了说别的以

^① 卡·马克思《报刊述评》。——编者注

外,还称他为“国家活动家”和“重要人物”,并谈到他的忠实的“菲德利奥”(即霍林格尔)⁴⁰⁵。第二天,李卜克内西来了,对我说,布林德和霍林格尔坐在拐角一家酒馆里。前者在等我。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那里去了。布林德发誓说,没有这么一回事。恶棍霍林格尔也是这样。所以我不得不相信。但是,这次会晤提供了顺便谈到布林德的其他欺诈行为的机会。其中谈到了福格特。布林德发誓说(这点他过去也对弗莱里格拉特谈过,只是没有发誓),起草和散发匿名传单《警告》³⁹⁴的不是他。我说,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它的内容完全是他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对我亲口讲的东西³⁵⁰。我提醒他,他当时曾保证说,他手头有证据,他知道福格特要奉送三万或四万古尔登的那个人的名字,但“可惜”他不能告诉我等等。布林德这时已经不敢否认这一点,相反地,当着李卜克内西和霍林格尔的面,明白无误地一再确认了这一点。

好吧!几个星期以前,奥格斯堡《总汇报》给李卜克内西写来一封信,因为李卜克内西给该报寄去了《警告》。李卜克内西来找我。⁴⁰⁶我让他去找布林德,而我将到“布林德拐角的酒馆”等着“国家活动家”。布林德已经到疗养地去了,我想是圣莱昂纳兹。李卜克内西给他写了信;一次,两次。终于接到“国家活动家”的回信。他以最冷漠的和“最外交的”措辞表示遗憾说,“我”白白地跑了路去找他。他说,李卜克内西必须明白,他(布林德)不想干预对他“完全陌生的报纸”的事务和对他完全陌生的事务。至于李卜克内西对“私下谈话”中所谈的“意见”的暗示,那“完全”是出于误解。“国家活动家”以为这么一来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我带着李卜克内西去找科勒特。我记得5月27日《自由新闻》(《康斯坦丁大公……》,第五十三页)³⁶⁷上有一段话,我当

时就认为它是出自布林德的手笔,它同布林德对李卜克内西、霍林格尔和我亲口确认的事情在一起,就构成匿名传单的全部内容,另外,这还证明,布林德不只是在“私下谈话”中顺便涉及到对他“完全陌生的事务”。这样,我才去找科勒特,他立即说布林德是作者。他还保存着布林德的一封信,布林德在信中附了自己的名片,但要求别说出名字。这就是罪证。

我施用种种手法——在这里说它们,太啰嗦了——搞到了附上的一切(你必须马上寄还;我还给弗莱里格拉特看过)。你看,这个蠢材的“誓言”(!)值几个钱。

上星期六,李卜克内西给“国家活动家”写了一封信(按照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写的,我在那里对这事叙述措词相当尖锐^①)。回信一到,你就会得到比较详细的消息。

祝好。

你的 卡·马·

2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0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星期六收到的钱真是“救命钱”,因为一部分无赖债主那天发起了总攻击。非常感谢。另外,谢谢你的手稿^②。

^① 见本卷第592—595页。——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步兵》。——编者注

附上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关于科苏特的文章^①。把它给鲁普斯也看一看。然后寄还给我。有一件大丑事将发生，因为普尔斯基是《论坛报》的伦敦通讯员。所引用的关于“同情奥地利”，“反拿破仑狂”等语是从《论坛报》发表的普尔斯基的一封信中摘出的，他在这封信中竭力为科苏特及其党羽辩护。⁴⁰⁷《论坛报》在这种情况下，不顾它一般对科苏特的偏爱，竟然刊登了这篇文章，我的确感到惊异；诚然，我在随文章附去的德文便条上给德纳打了气。

科勒特寄给科苏特五份最新的《自由新闻》。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个东西。⁴⁰⁸《威塞尔报》也转载了。

昨天科勒特到我这里来了。“国家活动家”布林德曾经去找他，非常抱怨他(科勒特)向我泄露了编辑部的秘密。说什么他(科勒特)应当找我，不让我今后再惹事生非。他说，奥格斯堡《总汇报》是“俄国的(!)喉舌”。因此，他(布林德)不想帮助它。科勒特对我说：“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国家活动家”布林德这个高尚的人没有答复李卜克内西，而他打算通过科勒特来麻痹我。蠢货！同时，他还想从科勒特那里打听出是谁在《自由新闻》上写关于科苏特的文章。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2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0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相信你没有害病，也没有遭到什么不幸，但无论如何请你立即给我写几行，因为你的长久的沉默使我不安。

我随“前函”附上的《论坛报》剪报，请寄还给我。

敦克尔明确表示同意出版第二分册⁴⁰⁰。拉萨尔把他的“意大利”策略说成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东西，并迫使我作出解释，同时表示一种小小的希望，即我也许已放弃了“我的”观点。⁴⁰⁹

弗莱里格拉特“作为德国诗人”，不能不参加这里的金克尔或席勒纪念活动（它会有极坏的结局），虽然我警告过他，说他只会成为哥特弗利德的装饰品。⁴¹⁰

在《人民报》的事情上，我避免了郡的法庭的诉讼，办法是牺牲了大约五英镑，另一方面，让霍林格尔在收据上承认比斯康普是**所有者**，这样他（比斯康普）要负责偿还余下的债款，但是由于他没有任何财产，他也就没有任何责任。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采取这个极不愉快的步骤，因为金克尔一伙人正是期待用这件事来制造一场公开的丑事，而且团结在该报周围的全体人员也不适宜于在法庭上出现。

应《奥格斯堡报》^①的请求（包括在两封苦苦央求的信中），我

① 《总汇报》。——编者注

把有关布林德的文件寄给了它。⁴¹¹ 这个家伙罪有应得，尤其是因为他跑到科勒特那里，（1）打算利用他来搞阴谋，（2）告诉科勒特说李卜克内西“属于共产党”，并且为了最后置他于死地，（3）把奥格斯堡《总汇报》说成是“俄国的”喉舌。

请催一下提姆把这里的债还清。

祝好。

你的 卡·马·

243

恩格斯致马克思^①

伦 敦

1859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布林德的事情非常有趣；看到耍外交手腕的小聪明落到自己设的圈套里，总是很愉快的。这个家伙现在会大丢其脸。他对你所发的“誓言”^②自然只能“从外交意义上”来理解，正象“从议会意义上”可以说某人是恶棍，而不算侮辱人一样。布林德在这里对语言的丰富，是应当得到承认的。不过，如果布林德先生的“证据”确实只是建筑在夸口的基础上，那就再好不过了，而我认为，对这个阴暗的祖国救世主说来，这是完全可能的。

鲁普斯对苦啤酒质量变坏感到失望。因此只好改喝黑啤酒和二合酒。在其他方面，他觉得都挺好，仍旧住在老地方恰茨沃思。

① 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70—472页。——编者注

不久前济贝耳接到一个可笑的德国作家^①的来信。这个人由于需要钱而打算把自己卖给革命并请求济贝耳在这项交易中充当中间人，而我必须收买。同时他威胁说，如果革命不想买他，他就要投入耶稣会教徒的怀抱。但是他们不出钱也不会要他，因为，你自己也知道，这个家伙是个大笨蛋。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1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列斯纳没有寄去《人民报》的那些人的名单。他只知道他定期寄给提姆的份数(十二份)。

比斯康普断言，他在提姆那里订购书籍不是由他出钱，而是由当时雇他当家庭教师的那个牧师出钱。他说，提姆从来没有向他提起这件事。他将写信和他谈谈这件事，并且还要谈谈潘策尔的占有欲。几天前比斯康普在《威塞尔报》找到了工作，月薪五十塔勒。

我的工作进展很慢⁴⁰⁰。过多的家庭琐事和乱七八糟的东西拖我的后腿。这里的“伟大的”席勒纪念活动，你自然已有所闻。弗

^① 厄耳伯曼。——编者注

莱里格拉特和金克尔，或正确地说，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将成为英雄。因为这里的事情全是金克尔一伙人策划的，甚至关于成立委员会的邀请信也是哥特弗利德的心腹可怜的贝塔写的，所以几个星期以前我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希望他不要参加金克尔的吹嘘活动。这个肥胖的庸人给我写了一封十分含糊其词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即使金克尔抢去庆祝会演说这个布理丝，阿基里斯也没有理由赌气返回自己的营幕。”

可见，金克尔是亚加米农，弗莱里格拉特是阿基里斯⁴¹²！此外，据他说，纪念活动“还”具有“另外的意义”（什么意义，马上就可以见分晓）。最后，他说，他应邀为波士顿（美国）写了一首纪念席勒的诗^①。

后来我从《海尔曼》上看到⁴¹³，弗莱里格拉特是以委员会委员的身分进行活动，所说的是他为纪念席勒而写的一首赞美诗（鲍尔作曲）^②；原来，这个庸人对我隐瞒了某些事情。后来我又接到他的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说，看来还是我正确，但是，他的参加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哥特弗利德的计划。

最近见面时，这个家伙非常激动地向我讲述了这件事的全部经过。金克尔的代理人贝塔和尤赫从美国方面得知弗莱里格拉特给波士顿写了纪念席勒的诗。哥特弗利德不仅打算把演说，而且还打算把纪念赞美诗由自己包下来。不过，因为他明白，不能同样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美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年11月10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编者注

的东西来两回，弗莱里格拉特参加而不让他，或更确切地说，不十分期望他写诗（虽然指望他拒绝这种表示），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贝塔和尤赫以金克尔委员会的名义请弗莱里格拉特参加委员会并写赞美诗。弗莱里格拉特对他们说，他已经给波士顿写了一首赞美诗，但是他说得很不肯定，并且答应给予委员会以协助。委员会把这当成纯粹的形式，再也没有重提这个请求。而弗莱里格拉特却满腔热情地（叫他为《人民报》哪怕写上三行都办不到的那些困难，全都不见了！）干起来了，写了赞美诗（采用了席勒的《酒神颂》的韵律；他念给我听过——华而不实，很不入耳），跑去找鲍尔，请求为它谱曲，并且通过自己的朋友、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催促金克尔及其同伙再一次请他。然后他把这篇肮脏东西寄去并告诉他们，“由于搞错了日期”，它已经大功告成，不仅写好，而且谱成了曲子，而他在信的末尾还把自己比作“仆人”，这个“仆人”没有得到“主人”（金克尔先生、贝塔先生、尤赫先生及其同伙）吩咐，就侍候在旁了！（这一切都是庸人自己对我说的。）

他同哥特弗利德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就此告终。弗莱里格拉特到委员会去，受到金克尔的冷遇。原来，弗莱里格拉特——据他说，“完全偶然地”——在自己的赞美诗里写了一段话，当朗诵到这里时“一定”要给席勒的半身像揭幕。而哥特弗利德也“偶然地”把自己的说教的精彩地方安排在“揭幕的时刻”。争执了相当长的时间，庸人弗莱里格拉特始终一言不发地坐着，却让他的朋友（形形色色的败类）讲话，后来终于决定，由弗莱里格拉特“揭幕”；于是，哥特弗利德唉声叹气说，他只好始终对着“被覆盖着的雕像”进行说教。这时，弗莱里格拉特的一个同伴站起来说，如果金克尔在赞美诗之后发表演说，这问题就解决了。哥特弗利德对此表示坚决反

对，并怒气冲冲地叫喊说：“他在这件事上已经作了许多牺牲，但是这一点绝对做不到。”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所以说教将最先进行。

这全部肮脏事弗莱里格拉特是很严肃和认真地讲给我听的；同时，他认为，他在委员会里对金克尔一伙人竟敢理所当然地不请他（弗莱里格拉特）的所谓“党内朋友”参加委员会，从而把这一切变成金克尔的吹嘘活动这一点默不作声，是十分自然的。他知道，我肯定不会参加，但是他不应当允许在他自己出席的委员会里发生这种“陶片放逐”^①。布林德自然在场。

弗莱里格拉特自从写了追悼莫克尔的诗^②之后，“只是秘密地”把我们当作自己的朋友，而公开地同我们的敌人打得火热。等着瞧吧。

关于布林德。这个无耻的家伙不久前曾到过霍林格尔那里。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写信告诉他，如果他继续保持沉默，就要毫不留情地当众揭露他。该报通知说，它掌握了不利于他的文件。⁴¹¹布林德指责霍林格尔向我们出卖了他。霍林格尔以充分的理由指出，没有这回事，并反过来问他为什么总是不肯承认。他回答说，原稿固然是他的笔迹，但作者却是他的一个朋友。实际情况是：布林德既是执笔者，又是作者，而主要的揭露材料是从戈克那里得到的。蠢材戈克现在“可说是”福格特的朋友，并且应当是这样，因为法济通过瑞士银行买了他的镜子工厂的二万五千法郎的股票，简直成了他的银行家。因此，戈克只能暗地里表示他对“背叛祖国”

① 亦译“贝壳放逐”。在古雅典，人们用投票的方法将危害国家的人逐出国外，投票是用陶片进行的。——译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的愤慨。这些“正经的共和主义者”就是这样。

你能否给我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中的新变化的文章。

问候鲁普斯。

祝好。

你的 卡·马·

24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1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弗莱里格拉特确实应该好好教训一下，我希望在席勒的无聊事（或它的余波）结束之前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种诗人的沽名钓誉和文人的纠缠不休，再加上奴颜婢膝，实在令人厌恶，虽然如此，《奥格斯堡报》^①却硬说他有政治上的美德！

你想必已经看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第二九七号和以后几号上关于福格特诉讼的消息。事情经过很顺利，但是比斯康普的信可耻透了。这个家伙完全可以把他的私事另外写信附上，不然，一个《人民报》编辑这样推崇奥格斯堡《总汇报》并央求一个通讯员的职位，而且这一切全都刊登出来，真是太令人恶心了。⁴¹⁴福格特会把这一点大肆宣扬。我们周围竟总是有这样不懂事的蠢驴！

然而，布林德大出其丑。你在你的信^②中所作的说明和已有

① 《总汇报》。——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的文件不允许正直的外交家再一声不响，除非他想再进一步出丑。他吹嘘他有证据，如果他再不说话，那就表明他只是一个撒谎者。

福格特也碰了一鼻子灰。他的诉讼因为找错了法院而被拒绝，他被判支付一切费用，让他去找陪审法庭，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有到某一个巴伐利亚陪审法庭去告奥格斯堡《总汇报》（这样他就预先注定要完蛋），或者告《人民报》（这样布林德将被传出庭），或者告布林德本人。不管怎么办，都没有他的好处，我看除了更加出丑之外，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一切非常令人欣慰。

加里波第似乎在扮演一个相当暧昧的角色。这对这样一个将军来说是不相称的。他迫不得已向魔鬼伸出了小手指，而如今魔鬼似乎已经抓住了他的整个手。对维克多-艾曼努尔来说，真正用意自然在于：首先利用加里波第，然后毁灭他。这是说明抱“实践态度”在革命中可能落到什么地步的又一个例子。这个家伙毕竟很可惜。另一方面，揭穿了所谓皮蒙特是意大利统一的代表的谎言，又是件大好事⁴¹⁵。

一旦德国军事改革有了某些进展，我就给你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不仅在普鲁士，而且在其他地方，在奥地利等地，军事制度上都隐约出现骇人听闻的变动。到处都采用法国军服等等，在许多方面甚至出现大倒退。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一切还不十分明朗，只要我能把事情看得稍微清楚一些，就立刻给你写文章⁴¹⁶。

我也希望不久在中国和整个东亚又有可供我报道的东西。对摩洛哥也是如此。不过这一切还不成熟。下星期也许写摩洛哥。⁴¹⁷

你是不是已经写了这个问题？或者也许你有关于帕姆^①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某些政治消息可以告诉我，使我对情况有所了解？

我现在完全陷进了乌尔菲拉⁴¹⁸；总有一天要把该死的哥特语搞通，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断断续续研究过。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发现我懂得的比我过去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我再弄到一部工具书，我想两个星期就可以把它搞完。那时我再去研究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这两种语言我也始终没有牢固地掌握。到目前为止，我工作一直没有辞典或任何工具书；我只有哥特语读本和格林的书，但是这个老家伙的确了不起。⁴¹⁹

为此，我很需要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¹⁴²，你能否再把它寄给我？

我想今天晚上能看到鲁普斯。

这里也有席勒纪念活动（附上程序表）。我自然同这一切毫无关系。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先生将寄来开场白，济贝耳写闭幕词——自然是一首平淡无味的朗诵诗，但具有适当的形式。此外，这个闲人还领导《华伦斯坦的阵营》^②的演出；我看了两次彩排；如果这些家伙鼓起勇气干，可能还过得去。委员会全由一些蠢驴组成，无一例外；博尔夏特在公众面前演反对派角色；他坚持消极观点非常嚣张，正象其他人那样坚持积极观点一样，只是他的消极观点和其他人的积极观点基础相同，所以他承认他实际上是属于他们一伙的。

祝好。

你的 弗·恩·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

② 席勒的剧本。——编者注

智者埃夫拉伊姆^①那里有没有什么消息?

2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格林的书^②将寄给你。

关于摩洛哥,我还没有写什么,也没有写高加索⁴²⁰,也没有写关于亚洲的军事文章。我没有任何关于摩洛哥的外交详情。因此必须由你再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简直不可能继续写第二分册。我认为这个分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⁴⁰⁰实际上,这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

比斯康普的信无耻透顶;他的处境可以解释这件事,但是不能作为为它辩护的理由。整个庸俗民主派在德国报刊上竭力掩饰布林德的事情并猖狂攻击我。《自由射手》的现任编辑梅因先生就是这样。我刚刚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和汉堡《改革报》寄去了一篇措词强硬的声明⁴²¹。我要把福格特和布林德弄到一块儿,尽管我必须用粗绳子牵着这两个家伙。

这位不幸的普尔斯基在《论坛报》用几行话把我的信打发过去了,说什么这封信是出自“发了疯的”乌尔卡尔特的阵营。⁴²²这些家伙不敢张嘴。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手中掌握有什么证据。这就

① 拉萨尔。——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482页。——编者注

是，正如瑟美列来信告诉我的，科苏特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之后，没有向克拉普卡和其他军官作任何交代，就秘密逃走了。他害怕被引渡给奥地利人。⁴²³ 因此，匈牙利营垒里对他特别仇恨。我要好好地训斥一下这位普尔斯基。

你的 卡·马·

2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希望星期五将能登你的一篇关于摩洛哥的文章。且不谈其他一切，现在是总统选举时期，我自然耽心他们又要压缩文章的篇数。如果我在目前缺乏材料的情况下不给这些家伙写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个命运会降临得更快。

你还应当给我写一点关于曼彻斯特的席勒滑稽戏的东西，自然是私人性质的，不是给《论坛报》发表的。我在下一封信将给你谈谈这里的金克尔纪念活动。弗莱里格拉特现在对哥特弗利德^①恨之入骨。你先阅读最近一号《海尔曼》，你会亲眼看到，“最可爱的牧师”怎样丑态百出。⁴²⁴

我觉得，奥格斯堡《总汇报》没有刊登我的声明，是因为在布林德寄去声明之后它认为我的声明是多余的。我现在已经把对这个巴登狡徒的信的答复寄给该报，并且**坚决**要求——同时提到它给

^① 金克尔。——编者注

我的信^①——刊登我的答复⁴²⁵。

祝好。

你的 卡·马·

2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在明天来不及把关于摩洛哥的文章写完，还可以拖到**星期六**（即取道科克^②）。我今天在写（因为星期二没有写）苏伊士问题。摩洛哥的事必须写，不然他们不得不从《泰晤士报》转载。⁴²⁶
祝好。

你的 卡·马·

2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1月1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本来有一个俄国人正在紧缠着我，今天又来了一个日内瓦人，而这个欧门把**最繁重的**代表公司的担子越来越往我身上推。尽管

① 见本卷第474—475页。——编者注

② 爱尔兰的一港口。——编者注

如此，我今天早晨还是希望能抽出时间来写文章，但是完全没有可能。无论如何，下星期二以前你**一定会**收到一篇关于摩洛哥的文章。将尽快地再接着寄上关于志愿兵猎兵运动⁴²⁷、普鲁士军队的改革以及其他问题的文章。

殴打事件了结了。赔偿损害三十英镑，费用二十五英镑，均已付清——一部分是借的。这个案子是在伦敦起诉的，除了这里出丑之外，可能被金克尔及其党羽当成宝贝：他们可能把这件事从《泰晤士报》转登到德国报纸上去。

席勒纪念活动。附上程序表以及诗作原稿，你会看到，它们包括：

迈斯纳的开场白，
扎梅耳松的节目，
济贝耳的闭幕词。

开场白和闭幕词只是由于节目的对照而得到补救。

第一部分遭到明显的失败。马尔库斯博士先生（破产的羊毛商人和薪金六十六塔勒二十银格罗申的厄兰根^①的博士）哭丧着脸宣读委员会的报告，济贝耳朗诵开场白还过得去，但不太清楚，泰奥多雷斯讲的是漂亮的蠢话，根本听不清楚，只听到：Rrrrrrr。合唱很精彩。莫雷耳讲的是英国的老生常谈，但是洪亮而又流畅。《伊毕库斯的仙鹤》^②使全体听众昏昏欲睡。幸而时间已经很晚了，若是完全按程序表进行，要拖到深夜一点。所以扎梅耳松的韵诗被勾掉了。一个叫林克的人朗诵《**西班牙舰队**》^③很精彩，然后

① 厄兰根是巴伐利亚的大学城。——编者注

② 席勒的叙事诗。——编者注

③ 弗·席勒《无敌的西班牙舰队》。——编者注

是演剧^①。舞台很壮观，但是音响不好。群众场面很出色；背景很生动，甚至也许太生动了。总的来说，小伙子们演得不坏，但是由于他们嘴巴上挂着大胡子，而且因为他们说话不完全对着观众，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卡普勤教士^②演得好（扮演者是《德国大学生史》一书⁴²⁸的作者、老学生会会员、蠢驴和笨蛋多耳希）。济贝耳的闭幕词由林克宣读，清晰而又有节奏，效果很好。简单说来，第二部分挽救了整个演出。在第二部分里和第一部分被删去的一个节目里，年轻人占主导地位（我的“潜在的影响”间接地起了不小的作用；例如，《华伦斯坦的阵营》序曲是依照我的意思写的，而且写得很好），在第一部分里自作聪明的无耻之徒以及善于钻营的庸人和教师占主导地位。

他们现在还打算用余款成立席勒协会⁴²⁹，但是这笔余款是一百五十英镑的亏空！

星期六举行大会餐，我没有参加。祝酒很多，未能宣读的祝词都宣读了。

星期五晚上还有歌唱家和演员狂饮到四点钟——很是快活。

你的 弗·恩·

水晶宫里吵架的情况怎么样？⁴³⁰

① 弗·席勒《华伦斯坦的阵营》。——编者注

② 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的阵营》中的人物。 编者注

2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1月19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会收到我寄上的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1）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给我的信，（2）奥尔格斯（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给比斯基康普的信，（3）在莱比锡出版的《凉亭》一期（第四十三期），（4）伊曼特给我的信，附有特利尔《人民报》的剪报。⁴³¹最后，我劝你买一份今天的《海尔曼》，因为它载有贝塔先生所写的关于这里席勒纪念活动的纪事，对我们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的所作所为作了奇怪的说明。⁴³²

在谈这些事情之前，我先告诉你（以免忘了），匈牙利人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地举行了集会，决定写一封信给科苏特，要求对我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①加以澄清。否则，他们就要与他决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向你说过瑟美列最近告诉我的消息^②。首先，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科苏特没有向军官们，包括克拉普卡，作任何交代，就逃出意大利。科苏特害怕波拿巴把他引渡给弗兰茨-约瑟夫⁴²³。正如瑟美列现在所写的，这个蠢材**起初**并没有参加波拿巴主义的事件。克拉普卡、基什和泰列基

①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84页。——编者注

由自己负责同普隆-普隆商定在匈牙利掀起革命。但是科苏特听到风声,便从伦敦进行**威胁**,如不让他参加这个协定,就要在英国报刊上**揭露**他们。这些好汉就是这样。

我很羡慕你住在曼彻斯特,能够置身于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①以外。我不得不过问这全部肮脏东西,而且现在的情况本来就要占去我不少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而另一方面,我仍然感到高兴的是,你在间接地体验这全部肮脏东西。

上星期四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现附上。为了使你明白他的极端卑鄙下流,告诉你这样一个情况:正当布林德对我们采取背信弃义的态度时,他同弗莱里格拉特过从甚密。在席勒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中,在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的大冲突中,布林德曾经充当他的代理人。而在纪念活动中,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两家人亲密无间地坐在一起看表演。第二天早晨^②《晨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在中等水平以上”。过去,批判的嗅觉(实际上,要撕下大学生布林德的匿名面具,并不需要很灵敏的嗅觉)曾经告诉我,是布林德,并且只有布林德才能写出《自由新闻》上那段反对福格特的话^③;而这次同一种批判的嗅觉又告诉我,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我感到惊异的只是,这个拍马成性的下流家伙竟敢这样冷淡地谈论弗莱里格拉特。我把剪报寄给了弗莱里格拉特。我从他那里收到了附上的信,从信中多少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我**造了假,把一些反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话偷偷塞进了大学生布

① 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荷马的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编者注

② 1859年11月11日。——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71—472页。——编者注

林德的作业。我星期六到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去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了声明（即说他决不是告发福格特的人，并且从来没有在《人民报》上写过一行东西）。⁴³³他也不敢对我说起这件事。我立刻对他说，如果布林德发觉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在中等水平以上”，我认为布林德并没有犯罪；这是审美性质的判断；而他如果受布林德的蒙骗，以为我通过某个神秘人物篡改了布林德的作业并塞进了一些反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话，那才真是发了疯呢。庸人十分狼狈，立刻承认他把我的信拿给布林德看过，并且把布林德的两封信拿出来给我看。大学生布林德在第一封信中描述了那个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的群众大会³⁵⁰上几乎始终可以看到同我在一起，而在水晶宫（11月10日）总是围着布林德打转转的人⁴³⁰。在第二封信中（弗莱里格拉特竟低三下四地写信对布林德说，他不能相信我会添上反对他的话），布林德表示他也不愿意直接说出这一点。于是，我对这个庸人说，唯一的两个德国人，而且5月9日在台上几次纠缠我的人，就是布林德和孚赫，再也没有别人。而布林德原来认识孚赫。他是在席勒委员会经别人介绍认识孚赫的，他曾代表弗莱里格拉特感谢孚赫支持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反对“演说”^①。这个巴登狡徒这里又不提孚赫的名字。（我曾把这件事立即告诉了后者。）因为孚赫认识《晨报》的编辑格兰特，如果他要求后者亲自说明他（孚赫）是否曾让他（格兰特）往布林德的文章里添加东西，就能够促使布林德被赶出专利的小酒店主的报纸⁴³⁴；因此，大学生布林德能够记得5月9日孚赫的相貌怎样。他也记得同样的相貌11月10日在水晶

① 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

宫曾围着他打转转。但是他记不得这个他如此熟悉的人是同一个孚赫。

整个这件事是如此卑鄙,如此混乱,对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这两个蠢货如此具有代表性,使我不由得这么详细地叙述了这全部肮脏东西。对蠢货弗莱里格拉特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他并不认为他有义务**向我**说明他同金克尔及其党羽一起公开活动、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声明、向《海尔曼》献媚以及当他已经知道布林德这个无赖的“誓言”^①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还同布林德交往等等行为。他只是念念不忘,有人竟敢说他的诗(附上)“在中等水平以上”,而不赞美它是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东西的化身。

我对他说,我对**这件事**根本不在意,但是在我和布林德之间存在着严重得多的问题等等。

至于金克尔等人对他的“阴谋”,我说,他只能怪自己。他为什么要和这些家伙鬼混?

最后,我表示希望了解一下《凉亭》第四十三期的内容。于是发现,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同贝塔先生交往甚密,他在自己的家中殷勤款待贝塔,并“容忍”贝塔写他的传记对他本人大肆吹捧以及对他的家庭大加颂扬。他感到十分恼火的只是,贝塔在结尾的地方(当然是受了金克尔的怂恿)说,弗莱里格拉特的诗和他的性格——**由于我**——同时被毁灭了。在独创方面从来不是很有成就的弗莱里格拉特先生,许多年来放弃了诗的创作而从事于银行业务,我对此是有过失的。弗莱里格拉特先生堕落到同路易·德鲁克尔的《您好!》的前副编辑无赖贝塔为伍,在我面前竟不以为耻。他也

① 见本卷第470—472页。——编者注

不以这个下流家伙的卑鄙的献媚为耻。他感到恼火的只是，他在公众看来是一个“受我影响”的人。他甚至想过是否应当对此发表声明。只是因为害怕我的反声明，他才没有走这一着。只要他放个屁，别人就高呼万岁；他一方面是贪鬼，另一方面又是“诗神的祭司”；他的实际上的意志薄弱在理论上被吹捧为“政治上的美德”——这个家伙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人非常敏感，受不得一点点刺激。他把他同哥特弗利德^①在幕后进行的一次喜剧般的小口角看作是重要的阴谋。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合乎常情的，即我的家庭对于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著作（如关于货币的分册^②）不仅得不到承认，甚至**不被人注意**的状况应当采取忍受的态度，我的家庭由于我在政治上的毫不妥协不得不忍受种种不幸，并在实际上过着郁郁寡欢的生活。这个人认为，我的妻子应当满怀感激地领受别人当众对我采取的**卑鄙行径**，要意识到弗莱里格拉特夫人是享有盛名的和受人称赞的，甚至他的小凯蒂^③这个一句德国话不懂的傻瓜也被介绍给德国庸人。这个人没有一点朋友的情谊。否则，他会看到我的妻子是怎样受苦，而他和他的妻子又给她增添了多少痛苦。无论从党和私人观点来说，这个人的行为是多么虚伪和暧昧。

但是我不能，也不应当同这个家伙公开决裂。他办理《论坛报》的期票，我应当始终把这事看作是帮我的忙（虽然他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我**而因此从比朔夫斯海姆处得到一笔贷款）。不然，我又要象以前一样为如何从《论坛报》拿到钱而伤脑筋。另一方

① 金克尔。——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③ 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凯蒂。——编者注

面，金克尔及其同伙——整个庸俗民主派（也包括弗莱里格拉特夫人）——所最希望的，莫过于发生这种争吵。仅仅因为这一点，这事在**目前**还不应当发生。固然，默默地忍受这一切卑鄙行为对我来说将是困难的。

关于水晶宫和后来席勒委员会中发生的事情，下封信再谈。
祝好。

你的 卡·马·

布林德先生在最近一号可恶的《海尔曼》上如何自荐为“预言家”，也可以看一看。⁴³⁵

《海尔曼》上从柏林对施梯伯进行的全部揭露的“总结”是，老警察敦克尔正在竭力重新**取代**他的（从1848年起）敌人和竞争者施梯伯。柏林通讯员在上上一号《海尔曼》上声称，警务顾问敦克尔的复职是现代世界史的真正目标⁴³⁶。

2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1月2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寄给你一封关于这里的纠纷的长信。星期二寄给你《凉亭》和贝塔的文章。⁴³⁷现在我天天盼望你的来信，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你的信**才能使我的妻子的沮丧情绪振作起来。如果在

其他方面过得去的话，所有这些肮脏东西简直令人好笑。但是就我目前的处境来说，这一切象沉重的包袱压着我的家庭。

你今天会收到：

（1）**拉萨尔给我的信**⁴³⁸。我寄给《人民报》的声明，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第三二五号发表的是同一个东西^①。（另一篇，有两栏篇幅，谈我对庸俗民主派的态度等等，载于汉堡《改革报》第一三九号^②。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到你是《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这是这些庸俗民主派坚决保持沉默的。）你从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无论如何不想让柏林公众知道我反对福格特和他的宣传。

你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他终于决定写他的《国民经济学》²²⁵，但是他很聪明，要再等三个月，直到把我的第二分册⁴⁰⁰等到手。现在非常清楚，这个“友好的”方面千方百计使沉默的阴谋⁴³⁹不被打破，是出于什么考虑。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拉萨尔简要地谈了我对意大利事件的看法^③，同时指出：今后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谁要想代表党讲话，只能在下面两者中择其一：要么他事先同别人商量，要么别人（一种婉转的说法，指你和我）就有权撇开他而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2）李卜克内西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你想必已经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看到，第一，弗莱里格拉特声称，他“违反自己的意愿并且事先自己都不知道”，就被当成了告发福格特的人；第二，“他从来没有在《人民报》上写过一行东西”（他根本就不写）。科尔布先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14—616页。——编者注

生**错误地**解释了李卜克内西给他的私人信并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这个声明**之后**受到科塔的非难,自然要把李卜克内西当作替罪羊。⁴⁴⁰而愤慨的弗莱里格拉特(法济的下属)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很不礼貌的信。附上的是李卜克内西对他的复信。

在弗莱里格拉特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手里只有**一封**福格特的信,日期是 1859 年 4 月 1 日。马克思上星期六就已**同意**(着重号是我加的),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我怎么能够想到要证明他有收买的企图呢?”

虽然一方面我**非常需要**弗莱里格拉特给我开纽约的期票,另一方面我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想同他决裂,最后,尽管他有种种缺点,从个人来说,我还喜欢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这几行字向他提出**正式的抗议**——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谁能向我担保他不会给福格特写同样的话,而福格特不会发表它呢?

他所曲解的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和他会面时——当时谈的是布林德,而不是福格特,^①我对他讲(谈不上**辩论**,更谈不上象“马克思**同意**”这句话可能使人得出的结论那样,他曾经要求我说明),他**自己**曾经认为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因为布林德把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也对他说了;我在 5 月 9 日和布林德会面**以前**,除了福格特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⁴⁴¹之外,对福格特的活动一无所知,——**他**能够记得起来,我从这封信中看到的不是收买的事情,而勿宁说是我早已熟悉的浅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谈。这和他说我“**同意**,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完全是两回事。我把这一切向他作了说

① 见本卷第 490 页。——编者注

明,并当即表示惊讶:既然布林德在《自由新闻》上把类似的信件⁴⁴² (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也包括在内) 看作是物证,为什么他不要求布林德作出交代呢?我至今还没有接到他的回信,虽然他平时总是马上回信的。他很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断绝那旧的、在他看来早已成为累赘的党的关系,而这将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不管怎样,这样谈论问题我是必须提出抗议的。

这种臭事就谈到这里。

昨天一位托利党记者对我说,下星期**他**将在一家托利党的周报(我想是《每周邮报》)上证实,加里波第在当商船海员漂泊在南美洲的时候就接受了波拿巴的钱。等着瞧吧。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我昨天在给《论坛报》的文章^①中说,下次将写这里的志愿兵猎兵运动。所以,如果你能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⁴²⁷,我将很高兴。

2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亲爱的摩尔:

我上星期没有写信,原因是:我把全部材料都给了鲁普斯,过

① 卡·马克思《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编者注

了好几天才要回来的，因为怎么也遇不见他。鲁普斯也和我一样，认为弗莱里格拉特的行为几乎不允许再同他保持党的关系，但是，撇开你个人的情况不谈，单从党的角度考虑，你在目前尽可能避免同他决裂，是完全正确的——不然这将是金克尔及其同伙的胜利，他们会大肆宣扬并从中渔利。但是，这头意志薄弱的蠢驴将忘不了这一点。弗莱里格拉特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的声明——如果由于他和法济的关系使他不得不发表某种声明的话，——他本来是应当同你商量的；无论如何，本来不致于出现象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那篇愚蠢的东西⁴³³。看来，他十分渴望得到赦免，因此他否认曾经参加《人民报》的任何工作。他同贝特齐希先生建立了私人关系，并且在家中款待他，想当年鲁普斯为了《您好！》的事情，曾经和弗莱里格拉特一起去找过贝特齐希⁴⁴³，鲁普斯决不会原谅他这种行为的。这也实在是太卑鄙无耻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能否长久地保持同弗莱里格拉特不公开决裂，还是个大问题。他那文人的野心越来越强烈，夫人^①将日日夜夜地劝诫他，说贝塔先生、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至少总在公开场合赞扬他，而从我们这里，即使在私下里他也只能得到一点点称许，永远别想指望我们会使他“扬名天下”。不过弗莱里格拉特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说金克尔及其同伙在和平时期对他有用的话，那末在战争时期他没有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了，因此他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同某些人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因为这样他就要冒种种不愉快的风险。我相信他很谨慎，害怕走得太远，最终一切将取决于我们的忍耐。

你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②将使布林德先生处

① 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伊达。——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于非常狼狈的地位。我不知道他如何能够摆脱这个尴尬处境而不丢脸。

你的夫人看到这些无赖行为，必定会很苦恼。但是这种肮脏事情将会过去，而且我想很快就要过去。过几个星期，又可以不理睬弗莱里格拉特，让他去从事他的造谣诽谤。再见，现在我要回家并赶晚邮班把关于志愿兵猎兵运动的文章寄出。这样的文章至少会有几篇。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小姐们。

你的 弗·恩·

2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文章^①已收到。希望你的身体好转。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事，这封信后面要谈到。你想必在一星期前的《海尔曼》上看到了《席勒委员会⁴¹⁰的上上次会议》一文。纠集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周围的一帮流氓无产阶级恶棍在文章中把自己描绘了一番。写这篇文章的是可敬的贝塔。⁴⁴⁴

拉萨尔突然把他写《国民经济学》的事情告诉了我^②，你对此

① 弗·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94页。——编者注

有什么看法？第一，为什么这样拖延我的著作^①的出版，第二，为什么广告登得这样糟糕，现在不是完全清楚了吗？柏林的费舍告诉我，拉萨尔**现在住在敦克尔家里**。（费舍曾来英国住了几天；他是柏林（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的编辑。第一、二期刊载了我的关于波兰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的反帕麦斯顿的抨击文的摘要⁴⁴⁵）。他（拉萨尔）由于爱虚荣似乎在柏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痛打他的那根手杖^②是**他自己的**——这是在巴黎买的宝贵遗物，即**罗伯斯比尔的手杖**，上面写着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我早已写信给拉萨尔，看他能不能给我弄点钱（用期票的形式，以后我再以自己的名义开一张期票还他）。^③ 他回信说，他自己在 7 月以前要靠借钱过日子并占用了敦克尔的全部“闲置的现金”。后来，他要我以他（拉萨尔）的名义开一张期票，在这里贴现，并且在到交付期限以前把钱寄给他。可是，拉萨尔的名字在这里自然不值百分之一法寻。近来，一些微不足道的家伙，象牛奶商等，到郡的法庭告我。半年来，危机有增无减，我的确看不出有战胜这个危机的可能性。诚然，有一些额外开支，如讨厌的《人民报》诉讼案花去大约五英镑，以及三个月来供养比斯康普先生（目前还摆脱不了他）等等，使困难略有增加。但是，这实际上算不了什么。最伤脑筋的事情是，我在伦敦再没有班贝尔格尔了，因为，不然的话现在可以通过期票贴现业务解决许多问题。如果肥胖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愿意的话，他也能够给我借到一笔钱；而且庸人是十分有把握的。但是，这个家伙以为（至少以此吹嘘），如果在我把《论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18—319、319—320 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608 和 609 页。——编者注

坛报》的期票拿去贴现以前一个星期，他借给我两英镑用一个星期，那就了不起了。不过，我还想了另外的办法去找高利贷者。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知道，由于最近的一场官司^①，你自己现在也处境困难，我所以把情况告诉你，只是因为我要向一个人发泄一下。我希望我家庭的惨状不致妨碍你**来这里呆几天**。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

现在来谈谈弗莱里格拉特。

这个庸人等了一个星期之后给我写来如下的一封信：

“亲爱的马克思：

你本月〈11月〉23日的信^②和李卜克内西同日的信都已收到，为了简便起见，特一并向你作答。

至于李卜克内西的信，它的傲慢和粗鲁的口吻以及它的内容——完全是一种想嫁祸于人的拙劣手法——并不使我感到惊异！的确妙极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伦敦通讯员可以随便把我的名字交给科尔布去摆布，甚至不事先通知我；而我要是对这种胡作非为提出抗议，还得首先出来认罪！！李卜克内西为了替这种美妙的说法辩护而提出的论据实在幼稚，用不着我来进行严肃的反驳。我对此只简单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不论出于什么动机，不论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党的角度考虑，我都不能容许对我这样为所欲为。

关于李卜克内西和要给他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谈一谈你的信：

你对我给李卜克内西的信（11月21日）中用的‘同意’的说法提出的抗议，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无关紧要的。它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我同样可以采用‘指出’和‘表示’的说法。所以，关于‘同意’这个说法，我可以完全**同意**你。如果一开始我们就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更好了！〈这个狡徒没有察觉他因此**同意了我**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看法。〉

① 见本卷第461—462、464、467和486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16—619页。——编者注

至于你打算发表反对贝塔的声明，你自然应当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不过我认为，你的最初的想法——不理睬这件事——会更好些，对你更合适些！不管怎样，既然四十八小时的考虑时间早已过去，我想你已经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到底什么决定，这对我是完全无所谓！

你‘象朋友之间所应该的那样’，愿意事先把你打算发表反对贝塔的声明的事告诉我，我非常感谢。不过据我了解，你的声明应当是针对**贝塔**的，而不是针对**我的**，因此这种事先通知就未必有必要了。

无论如何，我也认为有必要告诉你，我可能还要发表一项声明，再次重申永远不许把我的名字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

你的 斐·弗莱里格拉特”

对这封用这么多惊叹号装饰起来的并且要装作“凶狠”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只能用很温和的语调来答复。所以我马上写了回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既不是李卜克内西的文书，也不是他的律师。但是我将把你的信中有他的部分抄下来转交给他。

我将放弃曾一度打算发表的声明，因为我想起：‘小民可憎，须加防范’^①。

声明自然是**针对**贝塔的，但正是因此，你可以从它的梗概中看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你。仅就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事先告诉你，至于贝塔的短文提到你的家眷和贝塔的家眷的那种亲密情形，更不用说了。

你不喜欢你的名字被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我对福格特和他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无耻的谎言³⁶⁹并不在乎，但是我不希

① 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1首颂歌。——编者注

望我的名字成为民主派狡徒们的面具。你知道，如果有人迫不得已被传去当证人，那末没有人能够‘不许’他被传去作证人。按照古老的英国司法惯例，拒绝提供证词的证人，甚至可以——说来可怕——被处死。

最后，至于谈到从党的角度考虑，那末为了整个党我被报刊横加污蔑，以及由于从党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个人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我也习惯于不指望别人照顾我个人的利益。

祝好。

你的 卡·马·”^①

弗莱里格拉特没有回信，我简直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2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五英镑邮局汇票，可到卡姆登镇取款。这个贝塔是我前

^① 见本卷第619—620页。——编者注

所未见的最大的恶棍。他的卑鄙的文章⁴³¹使我极为愤慨。可惜这个家伙已经残废得不象样子，根本不堪一击了。但是对这条狗必须再一次亲自进行报复。不过，一想到心灵美丽的金克尔不得不找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总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需要有多少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达到了高度适应以粪为生的环境并选择粪作为自己的生存要素的残废的田鼠，才会出来一个独一无二的贝特齐希啊！卑鄙无耻的谎言和力不从心的凶狠——这就是惯于撒谎的牧师金克尔的黑心肝赖以图存的补助手段。但是，只要我们有机会再和这些家伙碰面，你就会看到，这群无赖会有什么下场。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⁴⁴⁶，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2月13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已收到，十分感谢。你可以想象，这笔钱来得多么及

时，因为我的妻子日内必须到郡的法庭给一个家伙付一笔款子。昨天我做了“压榨双亲”的最后尝试，可能会成功。这样又可以稍微松一口气。

在俄国，运动发展得比欧洲其余各地都快。一方面是贵族反对沙皇的立宪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亚历山大终于也发现，波兰人连听都不愿意听到他们将被斯拉夫-俄罗斯民族所灭绝的事，于是他大发雷霆。可见，十五年来，特别是1849年以来，俄国外交的不寻常的成就是得不偿失的。⁴⁴⁷ 下一次革命，俄国将会欣然参加。

波拿巴在给地方行政长官的一个惶恐不安的文件中要求把所有稍微知名的奥尔良分子、正统主义者、共和派分子、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可靠的”波拿巴主义者，给他开出一张准确的名单。这个文件想必你已经看到了？

你从附上的便条中可以看到，《海尔曼》的所有者，可恶的尤赫由于施梯伯事件现在可能向我求援⁴⁴⁸。这些可恶的狗在《海尔曼》上把艾希霍夫揭露施梯伯的文章中一切有关我们的诉讼案的地方都删掉了，只是**顺便**提到“无足轻重的小党”。我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无赖，但是我自然要尽我一切的力量打击施梯伯这条狗。不过，在所有这些揭露施梯伯的活动中，艾希霍夫只不过是工具。事情是出自前柏林警察敦克尔。这个人在1848年主要是被施梯伯用他在民主主义兵营里的狂吠赶下了台。从那时起，敦克尔就通过自己的私人警探步步监视施梯伯，直到他最后确定伸腿绊倒施梯伯的适当时机已来到为止。艾希霍夫这头驴也够蠢的了，他在《海尔曼》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柏林通讯中没有能把驴耳朵藏起来，而用——你想用什么？——要求让善良的警务顾问敦克尔完

全复职来结束了他对施梯伯的揭露。

这些家伙全都不过是蠢驴和恶棍，而弗莱里格拉特在他们“随便摆布他的名字”的时候并不见怪。^①

我希望你无论如何来这里小住几天。

问候鲁普斯。

祝好。

你的 卡·马·

小燕妮决定把她摹画的拉斐尔的圣母像送给你，把两个法国伤兵送给亲爱的鲁普斯。

25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苦干了一整天，想腾出午后的时间来写文章，但是我一点上煤气灯，就发现灯光十分昏暗，整个办事处不得不停止工作。我的寓所一星期来情况更坏，由于长时间的寒冷和下雾，白天也要点着煤气灯，以致晚间压力十分不足，灯也不亮。这使我今天无法把文章写好。此外，因为每天都可能开始从休达向泰图安进军⁴⁴⁹，所以这篇文章推迟到后天或星期四也许会更好一些。对你来说，这当

^① 见本卷第500页。 - 编者注

然是伤脑筋的事，因为你明天必须苦干，而你本来是指望我的。

济贝耳曾去过汉堡，在那里听到无所事事的文人们说，“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决裂了”。你可以看到，金克尔先生就是在莫克尔^①死后还在继续干他那写通讯、登广告、造谣诽谤的勾当。看来，在汉堡《自由射手》工作的施特罗特曼先生也又成了约翰·哥特弗利德^②的忠实的追随者。

眼睛不适，就此搁笔。衷心地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圣诞节我不能来。哥·欧门又在办事处搞种种新花样，使我不能恰恰在年底一身轻地离开这里。复活节或圣灵降临节，我一定来。

你的 弗·恩·

2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9年1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看来，你没有看到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大概是12月8、9、10或11日的附刊）发表的声明⁴⁵⁰。因此，即使金克尔不参与，“弗莱里格拉特同马克思决裂了”的谣言也会传播开来。

我为了柏林的施梯伯案件曾同尤赫见过一面⁴⁴⁸。（对艾希霍

① 约翰娜·金克尔。 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夫的控告只涉及他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言论，所以这整个案件将第二次在柏林公开审理（22日开庭）。我把我的小册子^①寄给了艾希霍夫。如果施奈德尔、毕尔格尔斯等人不是懦夫的话，他们现在可以进行一次绝好的报复。）尤赫也向我问到这个布林德—弗莱里格拉特同盟，而我当时还毫无所闻。可惜我暂时还不得不（由于物质上的，“也许”是政治上的原因）尊重这个家伙。

大学生布林德在最近一号《海尔曼》上通过波克罕宣布，他（布林德）是南德意志的金克尔。⁴⁵¹

现在我必须动手写文章，还不知道写什么。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其他人的信

1856年1月—1859年12月

1856年

1

恩格斯致威廉·施特芬 布莱顿

1856年4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施特芬：

你能否给我找一幅好的、军事上适用而又不太贵的德国地图，比例为1:100 000，如有1:80 000或1:60 000等的就更好；此外，还请找一幅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专图（比例为1:60 000—1:40 000就够了），不过也要好而不太贵的。我以为，普鲁士总参谋部所制的地图贵得惊人，而且还没有出全。就德国地图而论，也许比例为1:150 000—200 000就够了，不过对我来说，比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地图要好而且真正有用。要是它能介绍如耶拿会战或奥斯特利茨会战等等战场的概况而不另加附图，我就满意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地图最好能象英国炮兵用图那样，比例是一英寸代表一英里的（约为1:60 000）。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目前鲁普斯必须赶紧工作；对他来说糟糕的时刻——学校的假期也即将来临了。夏天你不准备到我们这

里来吗？

你的 弗·恩格斯

地址照旧：

欧门—恩格斯公司转

2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特利尔⁴⁵²

1856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你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如何，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象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这样的崇拜；你这张照片即使不是阴郁的，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的、迷人的、“甜蜜的”、好象专供亲吻的面庞。但是我把阳光晒坏的地方还原了，并且发现，我的眼睛虽然为灯光和烟草烟所损坏，但仍能不仅在梦中，甚至不在梦中也在描绘形象。你好象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①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

^① 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编者注

斯的摩尔人^①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罗嗦和优柔寡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

^① 莎士比亚《奥赛罗》。——编者注

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事实上，我甚至能写下诗篇并把奥维狄乌斯的《哀歌》重新以韵文写成德文的《哀书》。奥维狄乌斯只是被迫离开了皇帝奥古斯都。我却被迫和你远离，这是奥维狄乌斯所无法理解的。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①，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最后，告诉你几件事。今天，我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寄去了一组文章⁶⁰中的第一章，并附去（即附在该急件中）我亲笔写的便条，而且是用我自己的英语写的。^②在这篇东西寄走以前，弗里德里希^③读它时不言不语地皱着眉，颇有批评之意，这自然使我不十分愉快。不过他在第一次读时，感到非常惊奇，并高呼这一重要的著作应该用另一种形式出版，首先用德文出版。我将把第一份寄给你和在德国的老历史学家施洛塞尔^④。

顺便告诉你，在《奥格斯堡报》^⑤（它直接引用了科伦共产党人

① 指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尔的死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17—518页。——编者注

③ 恩格斯。——编者注

④ 双关语：Schlosser（施洛塞尔）是姓，也有“钳工”的意思。——编者注

⑤ 指《总汇报》。——编者注

案件77中的我们的通告^①)上我读到,“似乎”从同一个来源,即从伦敦又发出了一个新的通告⁴⁵³。这是一种捏造,是施梯伯先生按我们的作品搞出来的可怜的改编;这位先生由于近来在普鲁士不大吃香,想在汉诺威装作一个汉诺威的大人物。我和恩格斯将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加以驳斥⁴⁵⁴。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3

马克思致艾萨克·埃恩赛德

设菲尔德

[草稿]

[1856年6月21日]于曼彻斯特
格林码头巴特勒街34号

阁下:

您6月14日的来信我今天上午才收到,因为它必须给我转到曼彻斯特这里来,我在这里将要耽搁几个星期。

我仔细地考虑了您的提议并且基本上同意它⁴⁵⁵。对于这种事情,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一切细节,约定字体大小等等,而我也不认为,由于这些方面或由于有关“使用材料”的条件而可能发生某些困难,因为我相信,您不会由于成见或出于党派的考虑而对历史真相保持缄默。因此,我将为半月后星期六出版的一号及时寄上整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

整两栏的材料，并保证以后每周寄给你同样多的材料。如能在每一号出版后收到汇款，对我则最为合适（如果您处允许这样做的话）。

至于文章在您出版的丛书中转载，我并不反对，不过，我当然保留今后以我认为适当的方式运用这些材料的权利。^①

关于最后一点，如果删节了我确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我将认为必须停止出版，我想，您一定会认为这是正当的。

承蒙您寄来那套丛书，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您未能把《帕麦斯顿勋爵传》的校样转寄给我，使我不能不感到遗憾。措词、历史事实和帕麦斯顿的演说引文，都因刊误而被歪曲得很厉害，按我的意见，这本书照目前的样子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显然有害。

关于整本著作的计划，只要简短的几句话就够了。我将不按惯例开头先作一番通论，而相反地直接从叙述事实开始。

我将和历史学作家通常的做法相反，不先写通论，而先写事实。第一章将由十八世纪各个时期的要件所构成，以揭露这一世纪中英国外交的俄罗斯精神。^②

我希望，我不必告诉您，我不是“经商的”作家而且不……^③

① 以上部分是恩格斯用铅笔写的，马克思用钢笔改过，其余部分是马克思的手笔。——编者注

② 在手稿中接着删掉了下面的话：“接着是几本关于彼得一世时代的英国小册子……读者由此可以知道：（1）英国外交的卑鄙；（2）抗议……从一份要件中，您可以看到英国和俄国阴谋勾结来粉碎……这些要件是一篇更有说服力的导言……”——编者注

③ 句子没有写完。——编者注

4

马克思致威廉·赛普尔斯

设菲尔德^①

1856年7月22日[于伦敦]

阁下：

我再亲笔写信给您，以表示我对您没有丝毫的敌意，实际上也没有对您怀敌意的任何理由。您7月19日来信说：“您和我们都不会感到满意”等等。至于讲到满意与否，请您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至于说埃恩赛德先生是否“满意”，那就让我给您援引他的“便笺”上的一段原话。他告诉您第一篇文章对他已经是“一剂过于强烈的药”之后，继续写道：

“它们〈马克思博士的文章〉会葬送本报。这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尽快同它们一刀两断。您不要刊登多于两剂——本星期和下星期。您最好马上根据这个意思写一封信给他”。

我绝对不会给艾萨克·埃恩赛德先生再开一剂“药”，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报纸里，而使自己背上杀人的罪名。

您的忠实的 卡·马·博士

① 见本卷第61—62页。 编者注

5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特利尔

1856年8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我唯一亲爱的：

在收到你的来信的同时，今天早上我还收到弗里德里希^①的一纸便函和给琳蕻^②的十五塔勒。**望告知已经收到**，因为他在这些事情上**是一丝不苟的**。明天再给你写得详细些；“不朽的科勒特”今天在我这里，我使他很窘，因为“我要给马克思夫人写上几句”。

纯白的山第**真正地**完了，而不是**假想地**。

无论我怎样怀念你和孩子们（而这是**决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我仍然希望你们**再在特利尔住一星期**。这对你和孩子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其他的明天再谈。

你的 卡·马·

又及：乌尔卡尔特之流死乞白赖地纠缠着我。从经济上来说，这倒是好事。但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千万遍地吻你，我的钟情挚爱的。

又及：丽娜^③获得一个极好的位置。只要再过**几个星期就开**

① 恩格斯。 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 编者注

③ 舍勒尔。 编者注

始工作了。

我目前不得不在李卜克内西夫妇面前装成花花公子的样子，真是可怕。见鬼！而且，和我睡在一起的是皮佩尔，而不是你。荒唐极了！至少在这个房间里是如此。恩格斯下星期来。⁴⁵⁶那时我就得救了。这三星期来把我忧郁死了。

6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

1856年8月1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阁下：

本月8日您来信关于“各章”标题以及正文⁶⁰篇末注释编号的建议，我当然同意。至于如何将各章断开，您自然可以根据版面等情况自己决定。第二章中一些必须改正的地方将在本周内寄上。

谨致敬礼

卡·马·

致查·多·科勒特先生

7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①

1856年10月23日[于伦敦]

阁下：

由于上月我离开了伦敦，并在您的报上读到关于篇幅不够的声明，我把我的文章的续篇搁到了今天。随函附上新手稿一份，我认为，由于新旧《自由新闻》¹³⁵的篇幅不同，最好就我的文章在您的报上刊载的条件订立一个新的合同。

在答复您上次来信时，我必须指出，您在转载旧的小册子时用大号或小号字体，我无所谓，但是对于那些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文件，我认为如用小号字体排印，那就是把事情弄糟了。至于您希望我自己的评论不要用注释的形式，您可以看到，只是在真正合适的地方才这样做的，而且这些注释已经以各章引言的形式在正文中出现过了。最后，您希望我把所考察的时代和现代作对比，在您发表的那几章中，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这样做了。经常地和更多地进行这种对比，就会改变我的计划，而我的计划并不在于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而是在于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我想，满足读者这方面的要求，倒是编辑的责任。

① 此信草稿是威·皮佩尔的笔迹，日期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1857年

8

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伦 敦

[草稿]

1857年3月25日[于伦敦]

阁下：

附上论外交关系的第五章⁶⁰。望将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的稿酬寄来，为感。如果时间允许，您能在星期五以外的任何一天来看我一次，我将非常感谢。我要告诉您几件极其重要的^①消息。

由于马克思夫人患病，我不能前来安普顿街拜访您。

忠实于您的

致多·科勒特先生

① 原稿上这里删掉了“关于切尔克西亚的”几个字(见本卷第113页)。——编者注

9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①

伦 敦

[1857年4月16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随函附上一篇文章^②和四号《卫报》。我现在终于在一张新的伦敦平面图上找到了你们的格拉弗顿坊。原来，你们完全在乡村，在汉普斯泰特小山脚下，如果地图上的标高可信的话，那是在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地方。而如果除了体弱多病、牙痛、面部浮肿、消化不良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结果，那末乡村的空气和浪漫主义就相当不中用了。无论如何，我希望您和摩尔在这期间健康都大有好转。

鲁普斯认为，摩尔关于 *farina* 的语源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梵文 *vārinās* 毋宁说是瓦里纳斯烟草的词根。摩尔大约在等待这一问题的答复，因此必须告诉他。老头子^③又开始了他的生活中新的一章。别吃惊，这不是结婚。正好相反，是离婚，就是说，他离开了相处三年的女房东，迁到更靠近我的地方。这位老头子目前在伙德国店员中极受欢迎，这些人时常上恰茨沃思来，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他就成为他们的极有威望的主席。他们没有鲁普斯就

① 这是对1857年4月12日燕妮·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629—630页）的回信。

——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俄国军队的改革》。——编者注

③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简直与同一个酒店中的英国庸人一样。

这里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胖子波特尔，等着看他在议会中如何发表演说；这将是很妙的。

再一次祝健康好转。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城外的空气对她们一定有好处。她们一定都长高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0

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⁴⁵⁷

泽稷岛圣黑利厄尔

[1857年]12月8日于伦敦汉普斯泰特
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施拉姆：

请尽速告诉我们，泽稷给你的印象怎样。恩格斯在归途中经过伦敦时，我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告诉我去车站见面的时间错了^①。蠢驴雷芬特洛夫回答你了吗？我之所以问起这一点，并不是认为这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美国人目前反正是没有支付能力的，而只是由于这位巨人勇士的行为使我感到兴趣。还有那位孚赫先生，他最终付了钱没有？这个发了疯的柏林人越来越愚蠢了。用 *lucus a non lucendo*⁴⁵⁸ 的类比法为自己命名的《晨星报》的国外新闻栏就是证明。整个英国报界的确越来越糟了，即使没有德国

① 见本卷第198页。——编者注

人的帮助。姑且不谈应该使每一个有识之士感到高兴的普遍危机的灾难性作用，在这里，不用再天天听英国人自我吹嘘“他们英国人在印度”的“英勇”，也就确实使人得救了。一个在家里悠闲自得和对任何一种哪怕有最小可能给他带来军事荣誉的东西都异常厌恶的英国家长和廉价文人，却拚命利用别人的勇敢进行投机，这实在令人气愤。

除了家庭圈子，目前在这里我几乎是完全与世隔绝的。熟人不多，很少见面，一般说来这并不会带来什么损失。甚至你在泽稷也未必能有这样安静的生活。我耽心你呆在那里慢慢会感到厌倦。或许你已结交了一些朋友？诚然，哈尼是个相当善于交游的小伙子，但是总不能 *toujours perdrix*^①。如果你不再更往南去，希望到春天能够再看到你。无论如何，写几行信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1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7年12月2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提到的那些信，我只收到弗莱里格拉特转交的那一封。我

^① 直译是：“老是鹧鸪”；这里的意思是：“老是那一个”。——编者注

没有答复,或者毋宁说,等候答复的机会没有等到,那是由于有一些不便函告的原因。我只是顺便指出,是你**首先**中断通信的,你长时期没有回答我从曼彻斯特发出的那封信^①。

谢谢你的《赫拉克利特》^②。我对这位哲学家一向很感兴趣,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他仅次于亚里士多德。[较晚的]^③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③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③兴趣。我向你[表示]^③谢意,同时[告诉你,]^③我**还没有**收到这本书。

[纳特]^③当然会立即给我寄来这本书,只要他……^③

写……^③内阁。你知道我对帕麦斯顿的看法,这些看法并没有改变。此外,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报纸⁴⁵⁹,因为这里连一份奥地利的期刊都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它的总的倾向。无论如何,我很想读到几号这个报纸。

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孤寂,因为除了弗莱里格拉特,我的所有朋友都离开伦敦了。不过,我也不希望有什么交往。弗莱里格拉特生活得还算不错,他在瑞士银行担任经理的职务。他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一个可爱可亲的人。鲁普斯和恩格斯仍然住在曼彻斯特。对于维尔特的去世,我们至今还感到悲痛。

目前的商业危机促使我认真着手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原理²⁰⁹,并且搞一些关于当前危机的东西。我不得不为了挣钱的工作而消耗……^③白天。我[只]^③剩下夜晚来做**真正**的工作,而且还

① 指马克思1855年11月8日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

——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③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有病痛来[打扰]①。[我]①还没有找到出版商，因为根据经验，我知道……① 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新闻，因为我象隐士一样过日子。去年冬天和夏天，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不过现在稍微好一些了。

如果你知道埃尔斯纳博士的地址，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老蠢驴卢格企图使他的《德国年鉴》复活。但是历史是不会倒退的，要使它们重新复活是不可能了。

你的 卡·马·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1858年

1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8年2月2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纳特现在已经把《赫拉克利特》^①寄给我。一俟读完，就把意见告诉你。但是，你得耐心地等一些时候，因为恰好目前我的空闲时间特别少。对于斯多葛派，我个人没有研究过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对赫拉克利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学科上就象小学生那样地认真。相反地，对伊壁鸠鲁则可以详细地指出：虽然他是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都把问题要点颠倒过来。未必应该责难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没有理解这一点，因为象培尔，甚至象黑格尔本人这样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不过，对黑格尔这样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是不能要求他在细节上不犯错误的。

^①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你大概已经从报上看到，帕麦斯顿垮台了。最了解这个老骗子手的人最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他近来**故意犯**一些严重错误，为的是暂时退出舞台。他们说，他整个一生的最终目的就是引起英法之间的战争，他目前以为已达到了这一点，先要用别人的手来实现**他的**计划，而当一切陷入相当混乱的时候，国家是会被迫重新召他回来的。这种想法或许太狡猾了，但是帕姆的退职决**不违背他的意志**，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你的表弟^①，有一点我可以同意，不过我仍然认为《新闻报》不会同意。那就是，我所能承担的，是每星期**一篇文章**，谈谈英、法、美三国的贸易、金融等，根据兴趣而定。这也是进攻波拿巴的**最可能的**形式。其次，这种形式使我也可以在政治上和《新闻报》绝对没有共同之处。我认为，目前特别是对**法国的**金融情况以及法国的总的经济情况，普遍都是一无所知。试问，《新闻报》，或者更正确地说，它的读者，是否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当然他们自己最清楚。每星期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希望能得到一英镑。此外，还必须先给我寄来几号《新闻报》，以便我能确定我的信念是否允许给该报撰稿。无论如何，承蒙你的表弟在这件事情上想到我，请代我向他表示谢意。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²⁰⁹进行的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

① 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这样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因为他在这上面只要投入少量流动资本就行了。能不能在柏林找到一个出版商，如果你能打听一下，我当然非常感谢。我所指的“分册”，就是象费舍的《美学》那样陆续出版的东西。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末，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而以这种分册的形式（也许更便于读者理解，但无疑会损害形式）陆续出版，必然会使这部著作写得长一些。**请注意：**一旦你打听清楚能不能在柏林办这件事，就请写信告诉我，因为如果那里不成，我想在汉堡试一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承办这件事的出版商必须**付钱**给我——这可能使全部事情在柏林告吹。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当然，我有时不能不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批判，特别是不能不反驳李嘉图，因为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但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说来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

天, 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 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 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 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

对鲁道夫·施拉姆的议论^①使我很开心。可惜, 那个较好的施拉姆, 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 康拉德·施拉姆, 上面谈到的那位施拉姆的弟弟, 大约一个月以前在泽稷因肺结核去世了。最近这几年维尔特、施拉姆和丹尼尔斯博士的去世引起了他们的友人无限的悲痛, 我也很有幸列入他们友人之列。

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 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 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 而且, 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 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 以致“小民可憎, 须加防范”^②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 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

你的 卡·马·

近来法国所发生的事件^③和商业危机之间的联系, 大概清楚的人不多。然而, 这种联系会变得很明显, 如果(1)考察一下因最近的一次危机而在法国造成的真实经济情况; (2)提出一个问题并加以认真的回答, 即为什么谋刺引起了这样的后果, 而这些后果显然与据说是引起它们的原因不相符, 甚至毫无必然联系。

① 见本卷第273页。 编者注

② 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1首颂歌。 编者注

③ 指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事件。 编者注

1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3月1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在卧病中收到你的来信……^①回信晚了。现在，我已恢复健康。首先，不管你谈判结局……^①如何——成功与否，我都必须对你的不辞辛苦表示最热诚的谢意，由于你在病中，这种不辞辛苦的价值就更要增加百分之一百。希望你已经恢复健康。根据友人凯特勒⁴⁶⁰的计算，柏林是继彼得堡和马德里之后的欧洲最有害健康的都城，我自己在柏林住过五年，拿它和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相比，可以证明他的话不错。

至于所谈的事，请允许我按颠倒的次序回答，从给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谈起。

1. 出版商可以有权**从第二分册起就停止出版**。不过他必须预先通知我。如果他同意不只出版一分册，让他从第三分册起同我签订一个完整的合同。

2. 至于稿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同意对第一卷可以到最低限度，一文不取；当然，我不能写整本著作而不取报酬，但我更不愿因钱的问题而影响这一著作的出版。我完全不了解德国出版界付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稿酬的情况,不过如果你认为三十塔勒一个印张并不过高,就请要求这个数。如果你以为这个数过高,请代为降低。只要事情有所进展,就能看出在什么条件下出版商能够并且愿意继续出版。

3. 每分册最少四个印张,最多六个印张。当然,最好每一分册都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但是各个章节不会是完全一样长短的。

第一分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而由于它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所以未必能少于五至六个印张。这一点我在最后加工时就能看清。这一分册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²⁰⁹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你自己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发现,李嘉图阐述利润问题的同时却与自己(正确的)价值定义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的学派完全放弃了基础,并成为最讨厌的折衷主义。我认为,我已经搞清楚了这一问题。(无论如何,经济学家们在进一步观察时将会发现,总起来说,这是个难题。)

4. 至于总共有多少印张,老实说,我还很不清楚,因为本书的材料在我的笔记本^①中只是一种专题研究的形式,常常过于详尽,在最后综合时就不会这样了。整个著作将分成六分册,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我想,整个著作不会少于三十至四十个印张。

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① 卡·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手稿》。——编者注

再者，如果出版商同意这件事，他大约到5月底能收到第一分册。

14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4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希望摩尔最终恢复健康，并能很快重新精力充沛地投身政治经济学的工作。上星期我也为牙痛所苦，到星期天已经不痛了，但今天晚上，正当我想就勒克瑙的陷落为《论坛报》写一些东西时，又痛起来了，而且比以前痛得更厉害。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否能写成，还很成问题。无论如何，今天晚上我要努力钻研一下，尽可能明天白天在办事处写出点东西，哪怕写得不多。如果摩尔任何时候都有一个备用的题目，在万不得已时可以给这些先生寄些东西去，那就好了。

夜间工作愈来愈使我感到非常疲劳，如果长时间工作或者连续两个晚上工作，就会极度兴奋和失眠，特别是如果一天不得不写很多东西的话。而且每到晚上我总是非常迟钝和萎靡不振，必须强打起精神，才能集中注意力。我的记忆力总的说来已好些，但是每天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我把几天前做过或听到过的事根本忘掉了，就象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只有在想起个别细节的时候，才重新记起一切来。不过，体力上我倒又结实健康了，能经受住任何气候的袭击——只是受不了牙痛。

鲁普斯还是瘸得很厉害，因而一星期花的马车费就不得不比平时一年花的还要多。不过，现在他已经显然好些了，也许一星期后他又能稍微走一走了。他衷心问候你们大家。

你看贝尔纳案件²⁵⁹该怎么说呢？法国密探和他们的可敬的同行罗杰斯先生看来都不坏。昨天的《晨邮报》对审判的性质有动人的描写。骑士埃田被描绘得很好。

今天亲爱的哈尼又给我寄来了三号《独立报》，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死敌领主高弗莱又对他开始了第二次文字诉讼¹⁹⁷。这个人很快就要自以为象“伟大的”拉萨尔那样“伟大”了。

“我们忠实的盟友”^①现在象梦魇一样缠着英国商业。谁也不愿意投机或买非必要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庸人都在等待法国爆发战争、革命或更凶猛的东西。

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和摩尔。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15

恩格斯致鲁道夫·施拉姆

伦 敦

[草稿]

1858年5月6日于曼彻斯特

伦敦 鲁·施拉姆先生

我刚收到您本月3日的来信。

在我的朋友康拉德·施拉姆去世以后，我委托哈尼先生把施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拉姆的信件中的马克思和我的信退还给**我们**，而不是给您，因为这些信并不是为您写的。这一点已经办到了。

那些仅仅与我和我的亡友以及党内同志有关的情况，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要同您讨论。当康拉德还在世的时候，您本人的朋友们对于您对他的经济困难所表现的冷漠态度曾经深表惊异。

我认为在关于如何处理康拉德遗产问题上所必需说的话，我在告诉他的唯一可能的遗嘱执行人哈尼先生时已经都说了。

对我的“公正”(这与本问题毫无关系)，也许，您有朝一日会在德国认识到。

谨致敬礼。

弗·恩·

1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5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摩尔今天骑了两个小时马，感到非常良好，以致开始有骑马瘾了。他已经从城里回家，并托我就傻瓜克路斯的事情^①给您写封短信，他认为，您最好能到普芬德那里去一趟，此人一定会从克路斯那里探听到一些消息。但是主要的是，让克路斯先生**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必须知道该怎样对待他：或者是他必须作出令人满意的

^① 见本卷第551、636页。——编者注

解释，或者是我们跟他绝交。这头动摇的蠢驴起初诚心诚意地到您那里去，坐了三个小时，似乎没有别的目的，只是要恢复旧的关系，而后来却突然变了卦，给了您一封既无礼又笨拙的信。这种人对我们能够有什么用处。我们感到遗憾的只是，您正好在这种绝对不轻松的时刻还要受这种蠢货的气。

只要有可能，请您尽力把这位先生打发到这里来，使我们至少能够最后对他开诚布公地谈谈我们的意见。

希望摩尔专心骑马，这样，一个星期后他大概又能写作了。鲁普斯的脚好多了。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17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

伦 敦

1858年5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燕妮和劳拉：

我在给你们的妈妈寄这封短信的时候，不能不谢谢你们让摩尔带给我两张可爱的照片。它们暂时还放在壁炉上的镜子前面，不过过几天就会在墙上得到一个最好的地方。

我希望施莱登先生不致使你们讨厌；这个人比你们要严肃得多，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仿效他这一点。

我从照片上高兴地看到你们两人都长高了许多，虽然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姑娘了，但还是那样天真烂漫；你们可以相信，对你们

来说,我还是那个老样子。

恩格斯

1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5月3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经过种种不幸,终于又起死回生了。从我的妻子给你写信^①以来,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已几个星期完全不能动笔(不仅就写作而言,而且就这个字的本来意义而言),而制服疾病的努力并无效果,后来我又大量服药,但仍然没有一点用处,于是,我的大夫坚决表示,我应当:改换一下气候,第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脑力劳动,最后,以骑马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我的病(肝肿大)本身并不危险,但是这一次并发了特别讨厌的症状,另外,这种病在我的家里印象极坏,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得这种病死的。好吧。最后我无可奈何地向医生和家里人的主张让了步,到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去骑马和进行其他体育锻炼²⁶³,过了四个星期,终于完全恢复了健康,从那里回到了伦敦。这次病——以我的情况来说,完全是一种代价极高的奢侈——尤其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已经着手准备付印第一分册^②。

① 见本卷第635—636页。——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编者注

我现在要加紧干。期望得到你友谊的帮助，也就是说请你向出版商^①详细说明这种种意外的不幸。如果你想一想，这种肝病本身就会引起忧郁的心情，再加上家里的种种情况，以及出版的耽搁，使我对生活失去了乐趣，那末你就不难想象我在这次病中的心情。现在我又恢复了平素的情绪。

我在病中细读了你的《赫拉克利特》^②，并且发现，根据保存下来的零星残篇而恢复起来的体系作得很高明；而机智的论战也使我感到不小兴趣。我现在要提出的，主要地只是一些形式上的不足之处。我认为，可以在不损害内容的条件下写得更紧凑一些。其次，我很想在这本书中找到你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批判**态度的证明。既然这种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那末，另一方面，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最后，在某些细节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例如，在理解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方面。但是这一切都是次要问题。你在写作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尤其清楚，因为十八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进行过类似的工作，^③也就是说，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信这个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象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此外，我不理解，你在百忙之中怎

① 敦克尔。——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编者注

么能有工夫把希腊语文学掌握到这样的程度。

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

祝好。

你的 卡·马·

1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6月10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本来可以马上收到回信，但是我认为把这件事告诉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和鲁普斯，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是适当的，这不是为了要形成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因为“三人才能凑成一个会”。由于他们的看法^①和我自己的看法在所有各点上都是一致的，所以你可以把下述意见看作是我们共同的意见。

1. **从决斗的观点来看**。十分明显，军需部长官和次官这两位先生由于在街上进行卑鄙的袭击而完全站到匪徒的立场上，因此同这种好汉**可能**进行的唯一的决斗**已经以殴打的形式进行了**。如果两个家伙伺候某个第三者，并且**两人一起**袭击他，那我们不认为

^① 见本卷第319—320页。——编者注

世界上还有什么决斗规则会**允许**同这样的流氓进行决斗。如果法布里策先生想靠马鞭来强行挑起一场决斗，那末博尔曼先生在这种场合应该完全抱消极态度，作一个**证人**，或者根本不参与。但是，如果两个人同时袭击**一个人**，而且其中的一个人还在牺牲者的背后（从后面）行动，那就是一帮坏蛋，同时也证明，同他们不可能进行公正的决斗、正大光明的对打。

2. **决斗的原则**。总的说来，我们不认为，象决斗这样的相对的事物可以列入**好或坏**的范畴。决斗本身是不合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前一个文化阶段的残余，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相对立，个人权利有时以封建的形式被巩固下来。在美国，公民决斗权最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个人之间能够发生不可忍受的冲突，以致他们认为决斗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老实说，对待一些无所谓家伙，例如军需部长官，或次官，或尉官，就谈不上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在这方面理应有深刻的个人关系。否则，决斗完全是滑稽剧。如果由于顾及所谓的“社会舆论”而去决斗，那决斗始终是滑稽剧。

3. 因此我们进行决斗要根据情况而定，就是说，决斗作为一种例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但是，目前一切情况都表明要坚决反对决斗，即使街上的袭击没有把决斗的问题完全排除。

4. 首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是，你不仅在原则上反对一切决斗，而且你还发表过这个原则，并且是当着法布里策的面说的。因此，如果你现在终究因为害怕“社会舆论”而要去决斗，那就会使自己的名誉扫地。

5. 目前，除了履行某些特权阶层所承认的某种**约定俗成的仪**

式之外，决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党必须坚决反对这些等级制的礼节并以无礼的嘲笑来回答那种强求服从这些礼节的无耻要求。现在是一个严重的时期，不能采取这种幼稚的行动。如果你由于法布里策是“军需部长官”并且属于有权决斗的集团就同他决斗，而对于一个譬如说，在街上袭击了你的裁缝或鞋匠，就直接把他告到法院去，而不怕有损自己的“体面”，那完全是一种幼稚的行为。目前，如果你不是要和法布里策（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一个人的），而是要和“军需部长官”决斗，这是十分荒谬的。一般说来，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都要求一定得通过作为他们的**特权**的决斗——而一切时髦的决斗都是基于这种观点——来解决同他们的冲突，对这种要求，必须予以无情的嘲笑。承认这种要求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我现在已经把我们的意见简要地告诉你。我们很想从你那里听到这件事的发展情况。

祝好。

你的 卡·马·

20

马克思致《新时代》编辑^①

伦 敦

[不迟于 1858 年 7 月 12 日，于伦敦]

一位德国的“民主主义者”和“诗人”多么善于把愉快的事和有

^① 见本卷第 340 页。——编者注

益的事结合在一起。

一个月以前,金克尔博士竟然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Tour through the English Lakes. Reading German Litterature.
A professor of German at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educational establishments in this country will read to a party composed of ladies and gentlemen: Schiller's Gedichte, Don Carlos, Auerbach's Dorfgeschichten, and Hauff's Bettlerin vom Pont des Arts. This party being a select one, care will be taken to keep it so, and to connect by these means sociable and pleasant intercourse with instructive and entertaining reading. The party to start from Kendall, Monday, July 5th. Early applications will oblige, as none will be received after June 19th. Address to the publisher of this paper for Dr. K.»

为了使那些不甚懂得英语的德国读者领受教益,特附上这篇在修辞学上已是罕见的作品的译文。

“英国湖上旅行。德国文学朗诵会。英国一所最著名的教育机构的一位德语教师将向旅行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朗诵席勒的叙事诗《唐·卡洛斯》、奥艾尔巴赫的《乡村的故事》和豪弗的《来自艺术桥的女乞丐》。因为这个旅行团将经过选择〈多么共和主义和多么通达文理!〉,所以将负责使它保持原样,并以这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把友好愉快的关系同有益有趣的朗读结合起来。旅行团于7月5日星期一从肯德耳车站出发。敬请尽早提出申请,6月19日以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申请书请寄本报编辑转金博士。”

附上这段广告原文的剪报供查阅。

骗局的反对者

2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8年11月1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真是历经艰险！由于可恶的牙痛，耽搁了对你最近来信的答复。你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信，我没有复信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通讯处。

总之，首先：不被人用科斯特尔的眼睛看，而自己用科斯特尔的眼睛看的“人才是幸福的”^①。我和弗莱里格拉特曾详细地对科斯特尔本人讲过，由于肝病严重，我几乎整个夏天不能工作。至于我的“光辉的处境”，弗莱里格拉特和我都认为，用最光辉的图画去迷惑这个平凡的德国资产者而把一切阴暗面遮掩起来的做法，是适当的，因为我们俩都认为，哪怕这类比较好的资产者，如果了解到“亡命之徒”的真实生活条件，也一定会幸灾乐祸。以上说的是科斯特尔。

至于手稿^②寄迟一事，起初是病耽搁了，后来我为了稿酬必须赶写其他著作。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

①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2首第1节。——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1. 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2. 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我在患病的这几个月中至少在这个题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在这期间不得不写文章,而且还写了至少两大本关于各种各样事情的英文社论。我想,即使是不如你机灵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敦克尔先生,他也只会同意我的作法;要知道,对于他这个出版商,我的这种作法,简单说来,是我给他头等商品,他给我钱。

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但是,只要稿件一寄到,你就会就此情况提出问题):第一篇《**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两分册**,因为我在定稿过程中发现,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两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

顺便提一下。你从法兰克福写来的信,根本没有向我提起你的经济学著作²²⁵。至于谈到我们的竞争,我不认为德国读者是苦于这方面的东西过于丰富了。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为此不仅需要我们两个人,而且需要一大批人。我希望,我这本书的成就至少应当表现在它会吸引一定数量的优秀思想家来参加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如果你能不时来信谈谈普鲁士的情况并寄来有关这一方面的剪报,我将非常感激。

我的妻子要我转达对你的问候，并忧心科斯特尔对“她的美丽”估计错了，就象对她的丈夫的健康估计错了一样。

弗莱里格拉特也向你问好。他正埋头于自己的银行业务。因此，对他的沉默你不应当从坏的方面去解释。

祝好。

你的 卡·马·

1859年

22

恩格斯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草稿]

1859年1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可恶的小伙子本来昨天应当去邮局领取汇款的，结果把时间闲逛过去了，所以我今天才收到二十二先令。给你添了麻烦，蒙你支付了款项，我非常感谢。

至于《最新莱茵报》^①，这里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也不必为此事着急。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什么也没有忘记⁴⁶¹，而且我们比别人更可以这样说。你称为《莱茵报》的施洗约翰的《海尔曼》（显然是印错了，应该是《哥特弗利德》^②，否则这个名称毫无意义）的例子，恰好最能使你深信这一点。我好久没有看到伪装高尚的升天的《小金虫》⁴⁶²的这类最新产品了，它庸俗肉麻，对各方面都阿谀奉承，渴求和解和宽恕，文笔非常糟糕，在风格

① 见本卷第372—373页。——编者注

② 暗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周报《海尔曼》。——编者注

和内容上只以坎柏威尔的小市民和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为对象，完全迎合他们口味。这个人甚至把他在1848年所得到的一点点东西也忘掉了，如今成了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可恶的叫化子。既然你让我谈起这个现在到处兜售自己“悲痛”的“乐观者”^①，那末我不瞒你说，最近许多庸人问我，你怎么能够和金克尔先生结成这样友好的同盟。你知道，虽然这一切是被夸大了，但是我还是有些难为情。当然，我把许多事情都归咎于金克尔及其党羽所采取的无耻的夸大手法，他们在所有的报纸上把同你的一般会晤宣扬成为反对我们的攻守同盟，我断然否认这个事实；谈到你同这个蠢材的私人交往，我使用拙劣的玩笑加以搪塞：譬如，我说诗人们生活在自己独特的世界里，说金克尔只有当他能够提起与你的来往的时候才会被大家看成是诗人等等。总之，我虽然是个蹩脚的外交家，但还是成功地充分捍卫了党的立场。同时，最后还传出这样的事：当温和的哥特弗利德最近逗留这里的时候，那些庇护过他的犹太人中的一个，似乎说过如下一段话：“让金克尔这个恶棍再到曼彻斯特来试一试——他在伦敦勾引上了一个规矩人家的姑娘，把她当作情妇，而他的妻子因此……”^②

① 见本卷第551—552页。——编者注

②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23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密尔窝基

1859年2月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魏维:

你1858年2月28日的来信寄到这里(至少寄到我手里)是5月底,而我回信是在1859年2月。原因很简单。春夏两季我一直害肝病,只是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抽出时间做些必要的工作。因此谈不上写信,除非绝对必需。而最近几个月,工作又忙得不可开交。

首先,让我代表我的全家以及恩格斯、鲁普斯和弗莱里格拉特向你和你的家眷致以衷心的问候。特别向你可爱的夫人致意。

恩格斯一直住在曼彻斯特。鲁普斯也在那里,他在教书,生活还过得去。弗莱里格拉特在伦敦,当瑞士动产信用公司分公司⁴⁷的经理。德朗克在格拉斯哥当经纪人。伊曼特(不知你是否认识他)在丹第当教员。我们亲爱的朋友维尔特不幸在海地去世——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近两年来,我的情况不是好了,而是坏了。一方面,可尊敬的《论坛报》由于危机把我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尽管它在繁荣时期从来没有给我增加一个分尼;另一方面,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下面再详谈),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

造金钱的机器。

克路斯先生去年5月曾经来过这里。当时我正好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克路斯拜访了我的妻子并答应改天再来，但是并没有来。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了]^①伦敦，再也没有露面。不仅如此，“由于感到狼狈”，他还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封相当“不礼貌的”信。他也没有去曼彻斯特。后来我们听说，他同维利希先生订立了同盟。这就是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地中断通信的原因。如果我们是有虚荣心的人，一听说维利希这样的傻瓜甚至在克路斯这样聪明的人的心目中也战胜了我们，一定会感到自己受到了相当大的惩罚。但是，这整个插曲是如此滑稽，以致消除了一切的不快。

我已经同厄内斯特·琼斯决裂了。⁴⁶³ 尽管我一再提出警告，并对他准确地预先谈到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将毁灭自己并搞垮宪章派，他仍然走上了试图同激进资产者达成协议的道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危害却非常大。当然，错误将会被纠正，但是大好的行动时机却错过了。你可以想象，一支军队，在会战前夕它的将领投到敌人方面去了，会是什么状况。

你大概已经听说，由于金克尔夫人跳楼丧命，金克尔先生又成为著名的人物了。这个“乐观者”——他从来没有感到象莫克尔老太婆死后这样痛快，——决定立刻去兜售他的“悲痛”。弗莱里格拉特被哥特弗利德表演的感伤场面所迷惑，写了一首悼念约翰娜的诗^②，现在他已经后悔了。因为，第一，他确信哥特弗利德非常高

①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
——编者注

兴，第二，这个人利用这首诗在全世界散布谣言，说什么弗莱里格拉特和他联合了，而同我们决裂了。哥特弗利德决定立刻利用由他妻子的死而引起的“金克尔的复活”²⁹⁷，一星期后就开始在伦敦出版以《海尔曼》为名的周报。如果不是指雪恩奈希写诗讴歌和哥特谢德高度赞扬的那个**海尔曼**⁴⁶⁴，那末名称就应当是《**哥特弗利德**》。要知道，第一，这个小报鼓吹同上帝的和平和同世界的和平^①，第二，它纯粹是哥特弗利德先生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中间的广告。从来还没有过比它更无聊的刊物，我们只能祝贺自己：十年的流亡彻头彻尾地暴露了我们的民主派朋友的空虚。与此相比，《科伦日报》是机智勇敢的。

在金克尔利用他妻子的死一事中，最可笑的是，这个有心脏病的女人被气疯了，因为可爱的牧师勾引上一个姓**海尔茨**^②的犹太女人，而对她十分“冷淡”。曼彻斯特的那些犹太女人发誓说，这就是已故的约翰娜·莫克尔跳楼的原因。无论如何，这说明，哥特弗利德不论在其他方面怎样愚蠢，但是在利用社会的轻信方面却不乏机智。关于这个骗子手，就写到这里。

欧洲大陆上刮起的革命之风自然把所有的“大人物”⁴⁰³从冬眠中唤醒了。

与此信同时，还寄出了另一封信——给康普的第一封信。我拒绝（**有组织的**）联系。我认为，他们会败坏德国朋友的声誉。而**在这里**——自从那些让金克尔、维利希和其他骗子手利用自己作为反对我的工具的木偶们对我搞了一些卑鄙活动之后，——我自

① 文字游戏：哥特弗利德（«Gottfried»）是金克尔的名字；«Gott»是“上帝”的意思，«Friede»是“和平”的意思。——编者注

② 双关语：“海尔茨”的原文«Herz»，也有“心脏”的意思。——编者注

科伦案件⁷⁷以来完全钻进了我的工作室。我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不能把它浪费在徒劳的努力和无谓的吵架上面。

现在来谈谈主要的事情。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由弗兰茨·敦克尔(贝塞尔出版社)在柏林分册出版(第一分册过八至十天即可出版)。多亏拉萨尔的异常的热心和雄辩的口才,才说服了敦克尔同意这样做。但是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合同的最后的签订要取决于第一分册的销路。**

我把全部政治经济学分为六册:

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第一册:资本,共分四篇。

第一篇:资本一般,共分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第一章和第二章(大约十印张)构成最先出版的一个分册的主要内容。至于第三章《资本》,我要等到重新有了坚实的基础时再出版,我这样做的**政治**动机,你是了解的。

目前要出版的一册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商品。

(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威廉·配第(查理二世时代的英国人);布阿吉尔贝尔(路易十四时代);本·富兰克林(第一部青年时代的著作,1729年)⁴⁶⁵;重农学派;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

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

(1)**价值尺度。**

(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十七世纪末——洛克和朗兹,贝克莱主教(1750年)⁴⁶⁶;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卡斯尔里勋爵;托马斯·阿特伍德;约翰·格雷;蒲鲁东派)。

(2) 流通手段。

(a) 商品的形态变化。

(b) 货币的流通。

(c) 铸币。价值符号。

(3) 货币。

(a) 货币贮藏。

(b) 支付手段。

(c) 世界货币 (money of the world)。

(4) 贵金属。

(C) 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 { 货币主义; 《旁观者》⁴⁶⁷, 孟德斯鸠, 大卫·休谟; 詹姆士·斯图亚特爵士; 亚·斯密, 让·巴·萨伊; 金条委员会⁴⁶⁸, 李嘉图, 詹姆士·穆勒; 奥维尔斯顿勋爵及其学派; 托马斯·图克 (詹姆士·威尔逊, 约翰·富拉顿) }。

同时, 在这两章里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 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 它要商品, 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①。但是, 撇开一切论战的目标不谈, 你知道, 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 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

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但是党本身现在应当表明, 它是否有那么多的成员来购买足够数量的书以安慰出版商的“良心的不安”。第一分册的销路决定着整个事情的以后的命运。只要我签订了最后的合同, 一切就没有问题了。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① 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6节。——编者注

2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手稿^①1月26日从这里寄出，1月31日**这里**已经收到柏林方面的回执：手稿已寄到。包裹公司是从它的代办所那里接到这个回执的。另一方面，你1月31日的来信却说没有收到手稿。可见，普鲁士政府——可能是朋友施梯伯——**至少**在手稿里**搜索**^②了三天。据我所知，按照法律，他们只能搜查包裹里有没有布鲁塞尔的花边，其余一切则与他们无关。谁能担保哪一个小官吏不会为了开开心而抽出一两页来点烟斗。

我想，普鲁士政府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不致于对我的手稿采取不正确的做法。否则，我就在伦敦的报纸（《泰晤士报》等等）上掀起一场恶魔似的风暴。

明后天我将写给你**一封真正的信**。这只是业务便笺，需要赶快写好赶上邮班。

顺便说一下，我非常喜欢你的来信。

我的妻子衷心问候你。她认为，在她亲爱的哥哥辞职⁴⁶⁹以后，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原文中的文字游戏：《Stieber》（“施梯伯”）这个姓和动词《durchstöbern》（“搜索”）的词根发音相近。——编者注

至少往柏林寄手稿会是安全的。

祝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我可能马上就能搞好第一分册的**英文版**。敦克尔必须在扉页上注明：“**翻译权归作者所有**”。

25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至今没有接到敦克尔先生收到的收件回执，我还不能肯定，手稿^①是否已经脱离**当局**之手。你从信中附去的收据可以看出，它是在1月26日由伦敦寄出的。

关于战争的问题：这里**一致**认为，战争在意大利是不可避免的³²⁰。毫无疑问：艾曼努尔先生^②真心想打，而波拿巴先生也曾真心想打。决定后者行动的是：（1）**害怕意大利的匕首**。自从奥尔西尼死后，他就不断暗地里对烧炭党人进行欺诈，“克洛蒂尔达”的丈夫**普隆-普隆**则充当中间人。⁴⁷⁰（2）**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在“和平时期”再继续供养法国军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伦巴第是块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编者注

肥肉。此外,战争一爆发,也就又有可能发行“战时公债”了。其他任何公债都是“不可能”发行的。(3)最近两年来,波拿巴在法国各政党中已日益失去威信,他的外交活动也同样是一连串的失败。因此,必须做点什么事来挽回他的声望。甚至在农村里,也由于粮价惨跌而怨声载道,波拿巴先生企图通过他的关于粮食库存的法令来人为地提高小麦价格,但是徒劳无功。⁴⁷¹(4)俄国推动了土伊勒里宫的暴发户。借助于波希米亚^①、莫拉维亚、加里西亚以及匈牙利南部、北部、东部和伊利里亚等地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借助于在意大利的一次战争,俄国就几乎肯定能摧毁奥地利还在不断地对它进行的反抗。(俄国惊恐地面临着一次国内土地革命,而对外战争,单就转移视线这一点来说,也许就会受到政府的欢迎,更不用说一切外交目的了。)(5)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②的儿子普隆-普隆先生及其党羽(以日拉丹为首的一帮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的形形色色的冒牌革命家)尽一切努力来使事情有个结局。(6)在意大利进行的对奥战争,是不能直接出面拥护教皇等人和反对所谓自由的英国将在其中保持中立的唯一的战争,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假如普鲁士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想进行干预的话(但是我相信不会这样),它会受到俄国的威胁。

另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先生对真正的严重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害怕得要命的。(1)这个人总是疑虑重重,并且象所有的赌徒一样,不可能果断。他经常爬到卢比康河边,然而总是必须靠站在他背后的人把他推下去。在布伦附近、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在1851年12月,每次他都是最后被迫认真地执行了他的计划。⁴¹(2)在法

① 捷克。——编者注

② 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

国,人们对他的计划采取极端冷淡的态度,这当然不是使他感到鼓舞的事情。群众表示无所谓。但是大金融资本家、工业家、商人、僧侣的党派,以及高级将领(例如佩利西埃和康罗贝尔)都直接而严肃地提出反对。事实上,军事方面的前景并不是光明的。即使把《立宪主义者报》上的吹牛当做实话看待,情况也还是如此。³⁰⁶ 如果法国总共能凑足七十万人,那末其中适合服兵役的最多不过五十八万人。这些人当中还要减去驻阿尔及利亚的五万人,宪兵等等四万九千人,防守法国的城市(巴黎等地)和要塞的十万人(最低限度),驻扎在靠近瑞士、德国、比利时的边界上的监视军至少十八万一千人。剩下的只有二十万人,即使把皮蒙特的那一点点军队加进去,对于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设有坚固阵地的奥地利人来说,这也决不能算是优势力量。

无论如何,如果波拿巴先生现在退却,那末他就会在法国士兵群众当中彻底垮台;这可能就是使他终于向前挺进的原因。

你似乎认为匈牙利会在这样一种战争中起义。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奥地利当然会派遣一支监视军到加里西亚—匈牙利边界上去对付俄国,而这同时也会使匈牙利受到威胁。匈牙利的团队(只要它们不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分散在它们的敌人,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当中),将会被派往德意志人居住的省份去。

战争自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最后肯定会引起革命的后果。但是,在最初,它将在法国保持波拿巴主义,在英国和俄国削弱国内的运动,在德国重新唤起极端狭隘的民族热情,等等,因此,据我看来,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将起反革命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对这里的流亡者不抱任何希望。除了至少是个

狂信者的马志尼之外,他们全都是十足的冒险家,他们的全部野心就是骗取英国人的钱。科苏特先生完全堕落了,变成了一个巡回讲演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区散布同一套谬论,把它奉献给一批一批的新听众。

这些狗已经成为十足的保守派,实际上应当得到赦免。例如,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在这里出版名叫《海尔曼》的周报,就连《科伦日报》同它相比,都算得上是勇敢机智的报纸。(据说,这位可爱的善于做戏的牧师由于向富于美感的犹太女人献殷勤使他妻子跳楼丧命。在悲痛万状的表演的感动下,弗莱里格拉特出于慈悲心肠竟然写了一首悼念死去的约翰娜·莫克尔的诗^①,但是过了几天,他确信,悲痛是假的,哥特弗利德先生从来没有感到象他妻子死后这样“轻松和自由”。)这个家伙鼓吹催眠的、献媚的和软绵绵的“**乐观主义**”。这家报纸应当叫《哥特弗利德》。至于我,我宁愿在“曼托伊费尔”^②的束缚下写东西,也不愿意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庸人的束缚下写东西。而对金克尔来说,这种束缚倒更觉轻松和惬意,因为从性格和观点来说,他同这些庸人毫无区别。“列伐尔特”(又叫“施塔尔”)关于已故的莫克尔夫人的废话使后者在这里更加名声扫地。⁴⁷²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② 文字游戏:哥特弗利德(«Gottfried»)是金克尔的名字(«Gott»——“上帝”,«Friede»——“和平”),曼托伊费尔(«Manteufel»)是反动大臣的姓(«Mann»——“人”,«Teufel»——“鬼”)。——编者注

如果你能在**布勒斯劳**^①打听到一个叫(所谓)冯·保拉-克雷歇尔的女人(她过去住在那里,而**现在在此地**)的底细并**尽快地**告诉我就好了,这对我非常重要。

2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今天我把序言^②给敦克尔寄去了。请费心帮一下忙, **让手稿一付印**, 就把稿酬寄给我。这一点要不是由于意外的情况而成为紧迫的问题, 我自然不会写信同你谈起。

望你不久能来信告诉一些“祖国的情况”, 尽管你对这些情况毫不在意, 或者至少谈一些对评价这些情况有重大意义的议论。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波兰称作: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编者注

27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2月23日于伦敦

阁下:

随函寄上《序言》^①。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2月25日于伦敦
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Iterum Crispinus^②。

恩格斯打算发表(先用匿名)一本名叫《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

主要内容:从军事上,即从军事科学上证明,用以论证奥地利人必须占领明乔河一线以保卫德国的一切理由,完全适于论证法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编者注

② *Ecce iterum Crispinus*——又是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4篇的开头),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编者注

国必须以莱茵河为疆界以保卫自己；其次，虽然明乔河一线对奥地利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但是对作为统一的大国的德国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意大利在军事上受德国的统治将一直继续到整个瑞士不再是法国的属地的的时候为止。小册子主要是针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战略家们的，而总的说来，自然是充满了民族精神，反对波拿巴先生。

我可以以我的整个“判断力批判”⁴⁷³担保，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因为只有几个印张，在目前出版它简直是出版社的一桩（真正的）**投机生意**。

恩格斯在参加巴登战役⁴⁷⁴以后，对军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写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

但是出版商必须为作者保守秘密，直到作者本人揭开这个秘密为止。你可以相信，人们将会怀疑作者是普鲁士的大军事作家。

这是一个当前的急迫问题，只有目前出版这本小册子才有意义。因此必须赶快进行。你认为敦克尔肯干吗？这一定会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如果写的是纯科学问题，人们决不可能知道，庸人购买的情况如何，他们会不会买，但是，写的是这种当前的急迫问题，那就可以有几乎是数学般准确的把握。

如果敦克尔肯干，那末恩格斯授权你以他的名义根据你认为必需的条件签订一项合同。如果他不肯干，那你是否有别的出路？我在汉堡认识一个出版商，他可能愿意干。但是，因为这个人始终是《新莱茵报》的私敌，——他曾公开向我的朋友海涅承认过这一点，——所以，他哪怕从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那里收到一行字，我都会感到非常不快。另外，他对我们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和不可多得的朋友维尔特采取了非常无耻的态度。

请尽快回信，请不要为我占去你这么多时间和常常求你帮忙而生我的气。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党的共同利益。

你的 卡·马·

2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3月14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街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您在同敦克尔交涉中所给予的帮助。您的帮助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果并使我有可能会将近十年来第一次又出现在德国读者面前。上星期三我已把手稿寄给马克思，星期四他可能寄出。标题很简单：《波河与莱茵河》，柏林，出版社等等。马克思和我都认为，小册子由于它的专门的性质，最好先匿名出版，因为非军人作者的名字对军事著作最初只会带来损害。如果小册子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将取得成就，那末再说出名字来也永远不算迟。各章不需要标题，只标上数字。我也没有写任何序言。

马克思估计将有四个印张，我表示怀疑，不过这当然取决于印刷情况。

至于条件，我决定同意拿纯利润的半数；同时当然要规定通常的赠书册数，其中自然有您一本。这些书可以通过书商转寄到这里，但是我很希望立刻给我邮寄一本（或样本）来。也许我会用英文发表这个东西。译成法文，内容不太合适，而且很难找到出版的

地方。不过，看看再说。

马克思的手稿^①的付排工作进行得怎样？到现在为止，我只知道印出了一个印张，而稿件在柏林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认为太慢了。在莱比锡博览会⁴⁷⁵以前，至少应当印出一两本，时间已经不多了。

马克思虽然多次答应，但是始终没有把您的《赫拉克利特》^②寄给我；我很想读一读，虽然我对希腊语和思辨概念已经相当生疏了。我还想读一读您的剧本^③，我已看到它的广告。尽管您多才多艺，但是我没料想到您会搞这一行。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我主要是在研究军事问题，有时埋头搞我的老爱好——比较语文学。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都从事高尚的商业，那在语文学这样内容非常浩繁的科学方面，他不可能超出不折不扣的一知半解，如果说我曾经有过研究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大胆想法，那末我现在早已放弃了这种想法，特别是在米克洛希奇以如此光辉的成就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⁴⁷⁶。

最后，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编者注

③ 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3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3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的最新著作^①和所附的来信还没有寄到，而且也不会很快寄到。托书商转寄，这同你经彼得堡、堪察加和北美把书寄给我差不多。

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请关照一下，在我最近寄给你的手稿^②上印上“翻译权归作者所有”。不然，这里的一些德国小丑会糟蹋这本书。

由于某些情况（今天没有机会详谈，在给你写这封信的同时，我还正口授一篇英国通讯稿^③），我现在手头拮据。你能不能在柏林替我做一次期限为几个星期的期票交易，而后你可以从敦克尔那里拿到稿酬来支付。

昨天一个从巴黎来的人来看我，我很重视这个人的看法。他谈到了战争³²⁰，说：“在巴黎只有一种意见——战争一定要打起来。”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波拿巴退让，他就要垮台，甚至军队会倒戈，就象苏路克皇帝遭遇的那样。就连巴黎资产者，尽管他们

① 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普鲁士的战争前景》。——编者注

渴望和平，也开始抱怨说，这个人还不如路易-菲力浦勇敢。

还有一个你不应当忽视的因素：俄国正在对整个这件事情进行煽动，它的同盟者帕麦斯顿（你哪怕看一看《泰晤士报》）施展一切手段迫使波拿巴打仗。况且，这里很快就要更换内阁，那时帕麦斯顿就能够亲自主持这件事情。³²³ 这里为波埃利奥等人举办的一些活动完全是他搞的。他让他的女婿舍夫茨别利伯爵作为“责任编辑”来领导这些活动。⁴⁷⁷

归根到底，我现在仍然认为，战争可能也会给我们提供某些机会。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别忘了，你来信告诉我“某些情况”^①会对极广大的读者有好处，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德国人。《论坛报》大约有二十万固定订户。

3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3月17日[于伦敦]

阁下：

我现用信件寄回校样^②，因为本地邮局通知我，校样可从柏林迳寄伦敦，而从伦敦到柏林则应按信件寄递。

① 即德国的情况（见本卷第560页）。——编者注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编者注

第三十二页：我忘记把最后几行“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经济学之间的一个更深刻的**经济对立**”一句话改为“一个更深刻的**原则对立**……”⁴⁷⁸。

也许**我记错了**，好象正文以及第一条注释里的前几句都从第三十三页错误地移到第三十二页上去了。

忠实于您的 卡·马·

3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3月2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关于经济困难。首先我感谢你的热心。目前我先另找出路，写信给我的母亲，问她是否同意把钱借给我用两个星期。试试看吧。在伦敦这里期票交易只有通过格尔斯滕堡才能进行。但是，他是金克尔的保护人，是一个小器的、傲慢的傻瓜，我不会请求他给予哪怕是纯形式的帮助而使他感到愉快。

关于敦克尔。到这个星期三(后天)，手稿^①在他那里便将近有九个星期了。我只收到**三个印张校样**。老实说，我觉得他对揽下这件事感到后悔。所以他用这种维茨拉尔官厅的拖拉作风⁴⁷⁹来办这件事。如果继续这样拖下去，这本书就是到复活节也不能出版。对我来说，由此产生了另一个困难。我正在同一个英国人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交涉出版第一分册的英文版,这当然要取决于德文版的出版,因为在伦敦一切事情都是开足马力在干,所以这个英国人开始有所怀疑。德国人办事的方式对英国人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你将看到,第一篇还不包括主要的一章,即第三章——**资本**。从**政治上**考虑,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因为真正的战斗正是从第三章开始,我认为一开始就使人感到害怕是不明智的。

关于发电讯稿^①。我接受建议。事情并不象你想的那样简单。得到消息并不困难,但要花**很多时间**。我将把办事处设在交易所的附近(那里还有几家拍发消息的电报公司的营业处)。但是你的表弟^②必须告诉我:(1)他希望通过哪一条路线得到电讯稿?有三家公司:一家经过法国转递电讯稿,另一家经过奥斯坦德,第三家经过安特卫普。依我看,只有那些不怕法国检查的东西才应经过法国转递。然而这是最短的路线。(2)他希望得到**什么消息**?各家报纸对什么是重要消息持有不同看法。(3)他需要几天发一次电讯稿?(4)除了英国的新闻之外,他是否还需要美洲的新闻,简而言之,非欧洲的新闻?他必须明确指明这一切,因为发电讯稿首先需要避免一切多余的东西。(5)最后,我必须知道,《新闻报》认为几点钟收消息比较适宜(至少,在英国各家报纸收消息的时间不同,这是由于出版的时间不同)。当然,发生非常事件时是不能预先规定时间的,但对通常的电讯稿来说这是可能的。由于弗莱里格拉特,我将有一个得到交易所消息的绝好来源。

关于《新闻报》^③。我也接受这个建议。**第一**,因为与上一次

① 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

② 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02页。——编者注

不同，没有向我提出关于对待个别政治活动家的态度的条件。绝不同意任何**条件**，这是我的一个绝对的原则。另一方面，每家报纸都可以要求通讯员掌握分寸。**第二**，因为时期不同了，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你说弗里德兰德给我寄来了几号《新闻报》，我没有收到，大概是通讯处弄错了。但是必须立刻给我寄来。需要根据这家报纸本身来确定的，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什么，而是**怎样写**。

关于你给《新闻报》撰稿的问题。我绝对相信，你应当写通讯稿。当然，对你这个普鲁士人来说，现在给奥地利报纸写稿也许“有失体面”。但是，我们原则上应当，按照路德关于上帝的说法，“用坏蛋打坏蛋”^①，并利用一切机会制造恐慌和促进总崩溃。在目前的混乱出现以前，我自己不会给《新闻报》写东西，也不主张你写。然而发酵的过程已经开始，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尽力工作。哪里有需要，就应当向哪里投毒。如果我们只限于给基本上同情我们观点的报纸撰稿，那末我们就必定会把各种报刊工作完全搁置起来。难道应当容许所谓的“社会舆论”都充满反革命材料吗？

关于《论坛报》。如果你以为我要求你考虑《论坛报》的订户，那你自然是误解了我的意思。问题是：我给《论坛报》工作，可以任选题目写社论。而且是英国占首位，法国占第二位。很大一部分社论是谈经济问题的。但是在普鲁士发生变动⁴⁸⁰以后，我有时也乐于写《寄自柏林》的通讯，同时与霍亨索伦祖国的“内在”联系使

① 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编者注

我有可能十分有把握地判断那里的情况。《论坛报》的订户中有许多德国人。此外，有数不清的美国的德文报纸转载这些文章。因此，赋予那些我例外写的《寄自柏林》的文章以地方色彩，使我同普鲁士国家的论战在新大陆继续下去，是重要的。这种地方色彩是必定缺不了一些闲谈杂议的。况且目前普鲁士的历史主要是由丑闻构成的。**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①你最近的来信在这面对我很有帮助。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我刚刚收到西蒂区的书商纳特的来信，通知说你寄的东西已经寄到了。今天我就去取。

恩格斯的小册子^②怎样了？3月10日我已经把它寄出。我想这样的小册子五天就能出版。

3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4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为筹款进行的一切尝试都告失败。连家里也不借给我，你知道，老人们牢牢地抓住“尘世的东西”不放。尽管我不愿意向你

^①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②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求援，——本来你自己的钱袋也空了，——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门路。如果二十弗里德里希斯多尔对你来说数目过大，那就请少寄一点。钱以后从敦克尔那里扣除。

恩格斯的小册子^①出版了吗？

下星期我一定从这里给你写信（这个星期我一点时间也没有）。剧本^②和附来的信均已收到，谢谢。

祝好。

你的 卡·马·

3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③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已经写信给我^④。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② 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③ 尤塔。——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402和568—569页。——编者注

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①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

^① 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人物。——编者注

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①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 and 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 1830 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⁴⁸¹。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

① 歌德《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

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来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

(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刊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⁴⁸²。

35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59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我终于抽出了时间来比较安稳地给你写信。你的两封亲切的来信都已经收到了;你们大家生活得很好,布兰克的孩子们麻疹出得很顺利,这使我非常高兴。我的身体很好。固然我的臼齿已经逐渐脱落,但没有特殊的痛苦,总的说来,我十分健康。胃口和消

化都很好，老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小德利乌斯不向你们表现自己的布莱得弗德本性终究是不行的。我本来以为他会检点一些，但是，由于他似乎已经开始干一些小坏事，所以我只有向你说：在布莱得弗德撒谎成风，而且一个布莱得弗德人根本不可能经常说真话。因为这个小家伙同天下最大的撒谎者威廉·库特尔住在一起，所以他看来也慢慢染上了同样的美德。假如布莱得弗德人告诉我二乘二得四，那我马上会怀疑乘法表的正确性。我事先告诉你这一点，是让你对这个小家伙不要过于严厉，——所有的布莱得弗德人都是这样：他们撒谎撒得象真的一样。马的事情是这样来的：我只是对马主说，如果他决定以低于一百二十英镑的价钱出卖，那就**通知**我，再没说别的。这离成交还差得很远。假如他现在让我花一百二十英镑买下这匹马，那我还要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只出一百英镑；这匹马对我来说有些轻，而我花这些钱可以买到一匹很好的壮实的猎马。至于会闯进铺子的问题，这并不那样可怕。任何一匹烈马，只要一个星期完全不骑或很少骑，中等骑手骑上它，它必定要耍种种惊险动作，而在这种情况下连人带马是不是会同归于尽，这只能取决于偶然因素。但是如果是我骑马，我不想让它闯进铺子，就没有一匹马能那么容易地闯进去。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放心。

另一件事情——关于卡尔·济贝耳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他的生活根本不放荡，而且相反，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几乎哪里也不去，几乎不同任何人交往。我想，在曼彻斯特还找不出二十个象他那样年龄的年轻人过着这样规矩的生活。固然，在最初一些日子里，他有几次多喝了一杯，出过青年人所惯于出的种种洋相，但是，因为他常同我和一些朋友在一起，并看到我们

认为这些幼稚的举动毫无意思，所以他就不再干了。总的说来，他还是半个孩子，非常不成熟，对最简单的事情都束手无策。这一点逐渐会改变的。看来，我们巴门人全都成熟得很晚。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或许也是这样一个人。不管怎样，当他的双亲不能制服他的时候，他们必定对他采取很不寻常的态度，——要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他毫不固执，相反地，容易接受劝说。使我对他抱有好感的是，尽管他的诗篇受到无数的赞许，但是他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些很不成熟的、粗糙的和肤浅的作品；当我相当幽默地和完全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这一点时，这个好小伙子很感激我。在他把他全部不朽的作品赠送给我之后，我曾直率地对他说，虽然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出天才，但是非常怠惰的天才；他的全部东西作为艺术作品是一文不值的。这个小伙子在柏林可能真的很怠惰，并且有完全堕落为一个极平庸的美文学作家的危险。因此，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经常斥责他这一点，并告诉他应当暂时放弃蹩脚诗的创作，认真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诗人，以便从头开始培养鉴赏力——现在他的鉴赏力很差——和学会他还没有掌握的德语。如果他这样做，他还可能成为一个十分象样的人。至少，他的双亲应当有足够的理性，同他建立适当的、他能够接受的关系，或者关心他，使他逐渐找到方法和机会，以保证自己在这里或任何地方能够靠从事商业活动来独立生活。小伙子知道，他永远可以靠自己的写作为生，如果他的亲爱的父亲缺乏足够的智慧和策略来象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他，结果使小伙子终于对这一切感到厌恶，完全埋头于写作，并势必**彻底毁掉**，那他的父亲就只能怪自己了。老济贝耳可能以为我教给他儿子各种各样的狂妄行为，但是他可以放心，我正在运用我对他的一

切影响，使他不致于过分迷恋写作（因为这个小伙子还没有成熟到进行写作的程度）并使他明白没有比靠美文学写作收入生活更可悲的了。我劝导他越快掌握资产阶级的散文技巧越好（因为他根本不爱学习，而不学习，他就不会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就会完全给毁掉）。如果他这样做，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并且不再这样束手无策，那末我不怀疑，他将会成为一个十分象样的人，在文学方面也会创作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我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心地十分善良，毫不自负，很诚恳和坦率。我通常一星期同他会面两次。

我不知道艾·布兰克在伦敦。我希望他这几天能来这里，好几个月以前他就答应要来。不管打仗不打仗，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拒绝今年夏季到这里来。我非常盼望你来。你知道我们夏天将去苏格兰，而你可以在此期间再看一看你手头的瓦尔特·司各脱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地方。

该搁笔了，现在已经七点钟了，我还要写几封业务方面的信件。我本来还想给父亲写几句，但是根本办不到了，何况我还必须为他准备一些摘录。那末，一有可能，在最近两三天里我就会给他写信。

代我向父亲、兄弟姐妹及其家属衷心问好。

真诚爱你的，你的儿子 **弗里德里希**

当然，请不要把我在信中谈到的关于卡尔的一切详细情况告诉济贝耳夫人。

衷心地祝贺你的生日并希望还将很多很多次地祝贺你的生日。

3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5月5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从附上的4月12日的信⁴⁸³（请寄还给我）中可以看到，你的表弟弗里德兰德向我提出的条件和你起初告诉我的条件之间有很大的差别^①。但是我**立刻**接受了这些条件并通知了他。我仅仅指出：

（1）我不能支付电讯费，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你的信中已经有言在先。

（2）如果取得协议，我希望（但是我不曾把这一点作为必要的条件）象同《论坛报》进行结算那样，寄去的文章等等的稿费，能够凭期票从这里的一个银行家那里取得。

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对此我感到十分诧异。如果编辑部改变了主意，那末从礼节来说应当告诉我。你知道，我自己决没有强求过这件事。在我承担了这件事之后，我在英国报纸等等上采取了某些准备措施，我不愿意在这些人以及其他的我从业务上考虑曾告诉过这件事的熟人面前丢脸。如果我这方面还没有寄出一篇文章，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还没达成最后的协议。

① 见本卷第402、568—569和571页。——编者注

遗憾的是，这里进行的选举对托利党人来说，是不够顺利的。在最近的情况下，这里很快会开始革命运动。帕麦斯顿耍了一些花招之后，现在必定会重返外交部，这样一来，俄国又将直接操纵英国的政策。³²³

祝好。

你的 卡·马·

37

马克思致麦克斯·弗里德兰德⁴⁸⁴

维也纳

1859年5月1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阁下：

我定期收到维也纳《新闻报》，您把它寄来，使我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了解到奥地利的情况，尤其令我感激。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寄给您一封信，至今没有回音。如果维也纳金融市场的混乱⁴⁸⁵使已达成的协议难以实现，请您立刻通知我，因为我为了发电讯稿的事已同这里的几家报纸达成了协议，我必须为此花钱，在这种情况下我将立刻废除这个协议。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38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①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是这正是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的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迟钝到了这样的地步(虽然惭愧,我还是不得不说):有时甚

① 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

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①——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当我说任何一个现代的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知道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我们文学中非常突出的，因而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末，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耳），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在戏剧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工作；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叫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做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不讲话的配角尽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

① 忒伦底乌斯·摩尔《论贺雷西的用词、音节和韵律》。——编者注

毫不怀疑，您在为这个剧本上演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⁴⁸⁶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曾经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的雄辩才能⁴⁸⁷）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济金根》是能够变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绝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而已。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末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的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诸侯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承认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的确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您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是有很多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现在又回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都是描写得非常清楚的，因此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象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

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这个问题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

关的麻烦问题,而且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比较有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⁴⁸⁸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末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此外,世界局势似乎要向一个十分令人喜悦的方向发展。未必能够设想,还有什么比法俄同盟能为彻底的德国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们德国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时,才会全都发起条顿狂来;

这一次淹死的危险似乎十分逼近了。这倒更好些。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复灭，从《十字报》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从莱希堡伯爵到“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⁴⁸⁹。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条件，只是在那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清除一切旧的垃圾，即内部的分裂以及波兰和意大利附属于奥地利的情况。我们不能放弃普鲁士波兰的一寸土地，而且……^①

39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5月21日于伦敦

阁下：

从我收到的北美来信^②里看出，我的党内朋友订购第一册约一百本。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收到这批订单了。同时他们告诉我，就是在这个范围内，一旦知道了书价，还可望超过一百本。因此我请您**立即**把定价通知我。当然，将来还必须在北美对其他读者登出书广告。

我认为，此事进展缓慢对您不利。当然，也对我不利。

① 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② 魏德迈和康普的来信。——编者注

请您把我收到的清样中的刊误在**勘误表**中增补如下……①

40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5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我曾去信请您告知书价②，您认为不可能恰当地回答；而去美国的邮班每星期只有两次，那末我也就不能答复我的朋友们了。

从您收到我的手稿到我见到收据，中间过了两个星期，这张收据曾说明，印刷应于一星期以后开始。一个星期变成了三个多星期。大约两个月以前拉萨尔写信给我说，一切工作将在5月中旬结束。我收到校样的最后三个印张已经是三个多星期以前的事了。必须做的修改在一天内就能从从容容地做到。相反，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虽然印刷是**结束了**，但工作看来是完全中断了。现在向您声明，我讨厌这种**一贯的有计划的拖延**，坚决要求停止这种手法，我认为其目的是极其令人怀疑的。我在英国的所有的熟人都赞同我的观点，并坚持要我采取这一最后的步骤。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① 这封信的结尾部分没有收集到。——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41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6月2日于伦敦

阁下：

十分抱歉，我给您写了一封不礼貌的信^①。因此请允许我扼要说明足以减轻过错的情况。首先，我确实在德国国外住得太久，对伦敦的条件太习惯了，因此不能正确估价德国的业务动态。可是，正如大约两个月以前我曾通知拉萨尔的那样^②，我正同一位伦敦的书商就第一册的英文版问题进行谈判。我总是根据不正确的推测把经常传来的不可靠的出书消息告诉这个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使我在这个约翰牛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子。我的朋友们接二连三地迫不及待地询问，最后还有**这里的**柏林集团竭力散布流言——其原因我不清楚——说什么这一著作好象根本就没有出版，这就使我失掉了最后的一点耐心。

最后我愿表示，希望您在注意到这些原因的时候，把我的信只看作是由于种种情况而引起激怒的一种表现，并请相信，我绝没有要用什么方式侮辱您一番的意思。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①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67—568页。——编者注

4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6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在没有给你写信这段时间里，我必须为正在纽约出版的英美百科全书准备好十五个印张的材料。在我还要写其他著作的情况下，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今天是我给《论坛报》写稿的日子，因此根本没有时间。我写信只是为了通知你，你的来信和小册子^①已收到了。

现在只谈如下几件事：

关于《济金根》：只要有时间，我就会读它并随后作一答复⁴⁹⁰。

关于小册子：绝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在英国的我的党内朋友观点。不过，我们可能在报刊上发表我们的观点。

关于敦克尔：我已经写信给他说，如果信对他有所冒犯，很对不起。这样拖延毕竟是前所未有的。最近一个印张的校样^②我在五个星期以前就收到了。你不能要求我在**订立了合同以后**同出版商保持这样的关系并容许他这样对待我，好象他出版书是对我的“恩赐”。目前他已经给我的好处，就是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丧失了**英国出版商**^③。

①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67—568页。——编者注

关于福格特（帝国的福格特）³⁴¹：我们手里有证据证明，这个人从波拿巴那里领取津贴不仅为了自己，而且为了收买德国人进行法俄宣传。³⁵⁰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只是在政治上的否定的大人物——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方面取得了成功。

关于蒲鲁东：据说，他已经疯了，被送进了布鲁塞尔的疯人院。祝好。

你的 卡·马·

43

马克思致弗兰茨·敦克尔

柏 林

[1859年]6月22日于曼彻斯特

阁下：

我请您**立即**把应付给我的书^①的稿酬余额寄往伦敦我妻子处。

您5月底来信说，书将“**于下周**”问世，稿酬也将付清。可是，今天已是6月22日，两者都没有实现。可见，您的原则是“严肃的科学著作”出版不能太迟，而应该等到战争³²⁰的到处漫延使“严肃的科学”兴趣浓厚起来的时候。

那些促使您再度延期的情况或许也能说明出书改到1860年有道理。因为您曾写信给我说，在德国书商中间流行一种做法：**如果关于科学著作的发行日期没有签订合同**，那末，一旦他们为了发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行为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的著作而感到必要时，就会把他们手中正出版的科学著作冻结起来。

既然在我看来不能私下答复就这种拖延现象向我提出的质问，再等几天以后我将以**公开声明**⁴⁹¹作答。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博士

4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伦 敦

1859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你转来的布林德9月8日的信^①，如果不是其中有些地方使我**必须**从我这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定犯罪构成，我早就奉还了。

布林德在信中硬说，他与“**这件事**”（即当众揭露福格特一事）没有“**任何关系**”。另外，他硬说，他“**在私下谈话中**”（可见，他只是“**私下**”谈到福格特）所说的“**意见……被完全错误地理解了**”。³⁵⁰这个所谓错误理解的指责是**对我**而言的。我“**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布林德“**在私下谈话中**”所说的“**意见**”，因而“**完全错误地**”把它告诉了你和比斯康普。这里不是**有意识的、蓄意的**歪曲，而是这样的歪曲，它或者是由于布林德天生低能，不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引起的，或者是因为我的理解力差和我天生喜欢曲解所造成。

① 见本卷第471页。——编者注

对此，我指出下面几点：

（1）福格特成了波拿巴收买德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国外的革命者的工具。其次，福格特曾经表示要给在德国的某个自由主义作家三万古尔登，以引诱他参加波拿巴主义的宣传。这两个消息是布林德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第一次群众大会那一天以最认真的口吻告诉我的。他曾经把这两个消息告诉过弗莱里格拉特。他告诉过其他人。他曾经当着你的面，当着霍林格尔的面，当着我的面，在我们同他一起谈话的那一天重复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再次确认了这两个消息。^①可见，在这两点上谈不上理解错误或正确的问题。它们被承认了。它们能够得到证人的证实。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布林德的讲话是事实。

（2）至于布林德的“理解”，除了作为波拿巴的行贿代理人的福格特的名字和三万古尔登一事之外，它包括在5月27日伦敦《自由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里，文章标题是：《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布林德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他在文章中说，“他〈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曾经同一位议员谈过这个题目”，他“知道一位瑞士议员的姓名”，而且甚至知道普隆-普隆对这个瑞士议员讲了什么；他布林德还知道“……企图为俄国一拿破仑计划争取一些被驱逐出境的德国民主主义者以及在德国国内的有威望的自由主义者”；他还知道“大量金钱用来收买他们”，最后他说，他“很高兴”，“这种提议遭到了愤怒的拒绝”。这个“理解”被刊印出来了，可见，不只是“在私下谈话中说的”。由此可以看出，布林德不仅与“这件事”有“关系”，而且是作为首倡者“参与了”

^① 见本卷第471页。——编者注

这件事。

（3）把一、布林德讲的，后来又被他证实的**事实**，和二、布林德刊印出来的（这在法律上可以得到证明）“理解”，合而为一，结果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匿名传单《警告》³⁹⁴，不过删去了一些无足轻重的话。因此，布林德是不是这份传单的作者**完全无关紧要**。他是构成这份传单的那些成分的**发行负责人**。

他“在私下谈话中”谈过福格特的**姓名**和三万古尔登的事情。不仅同我，而且同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一些人谈过。而且不是作为“**秘密的**”私事，而是作为政治的揭露来谈的。他自己已经把对这两点的“理解”印行于世了。

至于他是不是后来印发的传单的作者，这尤其无关紧要！它不过是把口头的和刊印的布林德合而为一；这是合而为一的布林德。因此，不仅**我**，而且弗莱里格拉特也认为他是这份传单的作者。他还向他详细地打听过这件事。

可见，他是不是传单的作者，这**完全**改变不了这件事。他仍旧是**责任首倡者**。

你记得，他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面时曾经**发誓说**，他不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创作**和**抄写**确实是两回事情。但是，现在我掌握着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据**（它们归你支配），证明传单是在菲·霍林格尔那里印刷的，它是布林德交给他的，上面是布林德的**笔迹**，菲·霍林格尔把它看作是布林德创作的成果。⁴¹¹

因此，**我的**不仅“错误的”，而且“完全错误的理解”依然保留下来。

至于说奥格斯堡《总汇报》，我同它之间过去始终存在、直到今天还存在某种程度的**敌对**关系。但是，在10月28日将在奥格斯

堡公开进行的诉讼中⁴⁹²，问题并不牵涉到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福格特之间的争吵，而是牵涉到对前德意志帝国摄政福格特³⁴¹和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之间的关系做出**法律判决**。因此，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每一个**德国革命者来说，即使他不属于“祖国之友协会”⁴⁹³，这并不是“与他完全格格不入的一家报纸的事情”，而是**他切身**的事情。但这是口味问题。De gustibus etc.^①

祝好。

你的 卡·马·

45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⁴⁹⁴

巴 黎

1859年9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

在答复您9月23日的来信时，请允许我告知实际情况：（1）我在伦敦收到载有普尔斯基声明——他没有敢于在上面署自己的名字⁴⁰⁷——的那一号《纽约论坛报》以后，曾给《纽约论坛报》寄去两封信，详尽地说明了情况。同时我给编辑寄去**一封私人信件**，坚决主张揭露这个爱吹牛的骗子手^②的手法和阴谋。**我们不久就可以确定，《纽约论坛报》是否发表了我的信⁴⁹⁵。**

至于伦敦各家大日报，谈不上让它们发表彻底揭露科苏特的材料。第一，这个声明可能**酿成一场诽谤官司**，编辑们考虑到为这

①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各有所好。——编者注

② 科苏特。——编者注

种对受贿所进行的控告提供根据和向英国法庭提供证人有困难，因而害怕或者假装害怕打官司。第二，科苏特是个坏透了的骗子手，不会不博得一伙出卖灵魂的伦敦报人的暗中同情。尽管如此，我还是给《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出版)写了一篇短文^①。我已授权他们，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可按照自己的口味“拌凉菜”，我相信，我估计这个“东西”本星期就将见报是不会错的。到时候我将寄一份给您。虽然《自由新闻》读者的范围很小，但是欧洲的所有内阁和首都都能看到。它在君士坦丁堡很著名。另外，只要这个东西一登在《自由新闻》上，那些同德国报刊有联系的和多少受我影响的伦敦通讯员中就会有人轻而易举地把它移到条顿土壤上去。

附上阿什博特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声明⁴⁹⁶。科苏特的行为是这样被论述的：似乎“著名的”爱国者只是企图防止“匈牙利的为时过早的起义”，似乎英明的“国家活动家”在这个“困难的”事业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前些时候，乌尔卡尔特把他同科苏特的来往书信⁴⁹⁷译成意大利文并在整个意大利广泛散发。关于这个书信，如果您能记起的话，我向您提过。

(2)有关酒的事情，在您离开伦敦之后不久，我得知，我的妹夫^②10月以前不返回阿姆斯特丹。因此，我暂时没有写信向他谈这件事情。

对英国来说，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两个人之间作出选择，这两个人各自都完全适合做这件事。一个是德国人，他没有资本，但

^① 见本卷第466页。——编者注

^② 尤塔。——编者注

是很肯干、坚定和机智。另一个是英国人,正在经营法国酒和德国酒,这个人虽然不是大商人,但却是“有威望的”商人。无论如何,他在酒生意方面是十分在行的,在短短的六七年当中就从小本生意达到了相当大的交易额。第一个候选者能够完全投身于这件事,但是第二个候选者也有长处,他有较大的资本,他的企业在开业,他有现成的关系。如果在最近几天弄清楚这个德国人还不打算干这件事(而我有根据认为这是可能的),那末我就去找那个英国人,向他讲一讲条件。到那时,将把他的条件通知您,由您自己来决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①

又及:刚才我收到您的第二封信。我认为,我写的这封信已包含了对它的答复。

9月27日。收到《自由新闻》上的那篇“东西”的校样。

4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0月2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你不管种种似乎对我不利的情况,又首先执笔写信,而且谈的是一件涉及我的利益的事情,这从你那方面说来是很好的。

^①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至于我不写信，那末简略说来有下述原因：

第一，你的两封信我都是在它们寄出好几个星期之后，即在我从苏格兰回到伦敦之后才收到的，——我为了一件事取道曼彻斯特去苏格兰作了一次旅行³⁷²。在这段时间里，事情一桩紧接着一桩发生，可以说使我们的争论的迫切性减弱了。因为争论在实质上不是，而且在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是关于民族的问题，——争论的是关于德国革命者对本国政府和外国应当实行的最合理的政策。但是，若不是由于新的情况耽搁下来，即使晚了，我也要给你复信的。你在一封信中要求关于福格特的证据。这些证据都在卡尔·布林德手里。⁴⁹⁸ 这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很喜欢在暗地里装腔作势地表示义愤，挑起争端，但是，不管你如何要求，他都不肯公开露面。因此，我跟他决裂了（他甚至否认他是在伦敦匿名印发，并经奥格斯堡的报纸^①转载的反对福格特的传单《警告》的作者。³⁹⁴ 但是，我在这方面弄到了驳斥他（布林德）的书面证据⁴⁹⁹，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场合”来谈谈它们。）这一切成了我继续不写信的新的原因。因为“坏事之可诅咒，还在于它必然继续产生坏事”^②，所以不写信本身就成了打破这种状况的障碍。另外，——请你不要认为这是辩词，——还有许多日常生活上的烦恼事，这些事到现在还远没有平息，它们的确使我没有任何心情写信。关于不写信的原因，我能够说的就是这些。我不写信没有任何恶意，虽然从外表上看来似乎不是这样。

至于敦克尔，我回到伦敦后看到他的一封信，在这之后，我认为我不可能再直接同这个人交涉出版续篇的问题⁴⁰⁰，另一方面，

① 《总汇报》。——编者注

② 弗·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五幕第一场。——编者注

因为好久没有给你写信，我不能突然为了我的私事开始通信。因此，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暗自盘算，如果到了一定的日期收不到敦克尔的任何东西，那我就只好另找出版者。

看过你以前的一封信，老实说，我认为敦克尔已答应出版两个分册，即整个第一篇（《资本一般》）。但是，另一方面，第一分册^①的篇幅要比原定计划预计的大得多，而且我也根本不愿意使他成为“被迫的出版者”。无论如何，最好至少前两个分册由同一个出版者出版，因为这两个分册是一个整体。

我现在应当全部重新加以修改，因为第二分册的手稿是一年前写的²⁹⁹。但是目前情况不允许我在这上面花许多时间，所以我不相信我在12月底以前能够完成。而这是**最后的期限**。

我正在进行第一分册**英文版**的准备工作，这个工作也同样被日常的风暴所打断。我在英国至少可以指望得到比在德国好一些的待遇，据我所知，在德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提到这部著作。但是，我想至少把这**第一篇**完全献给德国读者。如果德国读者仍旧对这部著作毫不关心，那末后面的各部分我打算直接用英文写，不再对德国的蠢材们抱任何希望。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47

马克思致贝尔塔兰·瑟美列

巴 黎

1859年10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

来信收到，从来信可以看出，您似乎以为到现在为止没有针对科苏特做什么事。这完全是错误的。

（1）星期四（9月29日）我寄给您一份9月28日的伦敦《自由新闻》，那上面登有一篇报道，标题是：《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⁴⁰¹。这一号《自由新闻》在出版的当天就送到了伦敦所有报纸的编辑部。《泰晤士报》只是在从《自由新闻》那里弄清楚了科苏特和《泰晤士报》的下流作者一样是可收买的家伙以后，才发表自己的文章来为科苏特辩护。⁵⁰⁰

为了防止寄给您的那一号《自由新闻》万一被法国邮局扣压，我把上述那篇文章随信附上。

（2）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方报纸都转载了《自由新闻》的报道。我的朋友们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和不来梅《威塞尔报》上刊登了逐字逐句的译文。另一篇德译文似乎发表在柏林《国民报》上。

（3）今天在收到您的来信的同时，也收到9月24日的《纽约论坛报》。该报在显著地位以《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为题刊登了

我的详细文章，占两栏半篇幅。因为《论坛报》向来对科苏特抱有好感，普尔斯基是该报的伦敦通讯员，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真正的胜利，尤其是，这篇文章点了普尔斯基的名字并嘲笑了他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一些为科苏特辩护的地方⁴⁰⁷。有一百多家用英文出版的美国小报从《论坛报》那里接受“口令”，因此将转载这篇文章。而从纽约到旧金山的美国德文报刊一定已经把它译成了条顿语言。

此外，不应当忘记，纽约是在美国的匈牙利侨民的中心。

如果您弄不到9月24日的《论坛报》，我将把这篇文章寄给您，**但有一个条件：您必须归还**，因为我再没有第二份了，如果普尔斯基答复的话，我可能还要用它。

(4)《泰晤士报》社论提到的科苏特给麦克亚当的信，成了伦敦各家报纸的大笑柄，以致科苏特迫使麦克亚当在该报上声明说，这是一封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私人信件。⁵⁰¹附上伦敦《每日电讯》的社论，作为科苏特的信被如何评论的一个实例。

(5)如果您能告诉我关于科苏特在匈牙利的宣言和阴谋的任何详情细节，那正是时候，并且一定会见报。

(6)我的书商无法弄到您要的那几号《泰晤士报》。要在出版几天之后弄到几号伦敦的日报通常是很难的。

(7)《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提到**佩尔采尔**是根据他本人的公开声明。为了使科苏特的追随者们在消息来源方面晕头转向，我认为这样提是适当的。⁵⁰²

(8)从附上的便条中您可以看到，英国商人经过考虑之后拒绝做酒的生意。而我说过的那个德国人回大陆了。这样一来，我认为不可能在英国办妥这件事。

至于我的妹夫^①，我已经给他写了信，但还没有接到回信。

忠实于您的 威廉斯^②

48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③

伦 敦

1859年11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我非常抱歉，竟这样健忘，以致摩尔终于不得不叫您来向我索取提到的文章^④。我并不知道，它除了对付普尔斯基先生可能干出的丑事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用处，所以根本不急于寄还。^⑤但是，这一次我一定寄去。

肥胖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径的确太无耻，应当受到严正的惩罚，希望不久会有这种机会。同时，围绕着由谁念赞美诗，由谁发表纪念演说，是不是赞美诗在前，纪念演说在后这个重要问题的这场特洛伊战争^⑥，也很令人开心。这里的庸人们对我和鲁普斯不参与整个这一次席勒纪念活动大为不满。昨天晚上我还同三个热诚的席勒分子进行了一番战斗。这些先生们根本不能理解，有这种给自己作宣传的绝好机会，怎么能不拚命挤进去。他们打算

① 尤塔。——编者注

②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③ 对燕妮·马克思1859年11月4日的信（见本卷第639页）的复信。——编者注

④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⑤ 见本卷第473页。——编者注

⑥ 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

在这里成立“席勒协会”⁴²⁹，即德国俱乐部，在那里将可以看书、吃饭、饮酒、演讲、做操、演戏、弹琴，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博尔夏特是个十足的傻瓜，竟去参加预备会议并发言表示反对（他曾经怂恿我去，而我正是因此没有去），而当投票表决的时候，同他一起投票的只有一个瘸子画家霍约耳和另外一个人，结果博尔夏特自然遭到惨败。后来，他给这个协会捐了四英镑十先令，这使他在三年中成为它的会员。

然而您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一次有些什么样的德国才子抛头露面。什么格策博士、马尔库斯博士、多耳希博士、扎梅耳松博士，所有这些家伙在这以前谁也没有听说过。正是他们和一些唯美主义的犹太人把持着一切事情，而才子们又在犹太人那里当了家庭教师，只有扎梅耳松除外；他是医生，四年来始终是“刚刚在曼彻斯特开业”。尽是宣传和诽谤，谁还能参加！

您看，我自己也开始讲人家的坏话——因此最好就此搁笔。衷心问候女孩子们，别忘了问候摩尔。

您的 弗·恩格斯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要不是许多伤脑筋的家庭琐事占去了我的全部空闲时间，你早就收到我的回信了。

(1)感谢你在敦克尔那里奔走张罗⁵⁰³。但是,如果你以为,我期望得到德国报刊的赞扬或者我认为这种赞扬有任何意义的话,你就错了。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完全不理也会大大影响销路。要知道,这些人在各种场合骂我的共产主义可卖劲了。所以可以期望他们会挖空心思地反对它的理论根据。在德国也有专门的经济学杂志。

在美国,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德文报刊对第一分册^①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我只怕它对当地的工人读者来说写得太带理论性了。

(2)关于福格特。

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福格特诉讼⁴⁰⁶的报道和我在那里处于多么奇怪的一伙人之中,想必使你感到惊奇。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

这里除了《海尔曼》之外,有一家最近由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辑的所谓工人报纸《新时代》。给该报撰稿的有在乡下当教师的比斯康普。这家报纸同《海尔曼》有所谓原则性的对立。埃德加尔·鲍威尔认为**把自己装扮成共产主义者**是适时的。我自然同这件事毫不相干。鲍威尔写信给比斯康普这样说,为了摆脱竞争者,金克尔把自己的报纸交给了承印《新时代》的印刷所老板^②印刷(《新时代》是依靠这位印刷所老板的贷款,并且完全受他操纵的)。比斯康普收到这封信后,马上赶到伦敦,他不仅发现金克尔以出版自己的报纸挤垮了《新时代》,而且发现所谓的“工人报纸”的编辑埃德加尔也参加了《海尔曼》的编辑部,投到金克尔那边去了。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霍林格尔。——编者注

这位比斯康普的情况大致如下：他曾经是《大胡蜂》报的发行人之一，并且同杜朗和卢格一起编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在瑞士他曾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⁵⁰⁴。由于他跟卢格有联系，我们在他逗留伦敦期间没有同他会过一次面。我根本不注意他，但是他却偶尔对我提出论战性的批评。这个人高尚的本能、软弱的天性（和身体）、禁欲主义和游手好闲、康德的道德意识和不通人情的任性的奇怪混合体。当他神经质地暴怒时，他能够“从原则出发”牺牲任何立场，突然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消极地和克制地忍受一个时候，然后又突然作出一些近乎无耻的蠢事。当然，我当时对这个人的了解并不象我在这里向你描绘的这样。我现在是按照我跟比斯康普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印象来描绘他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上面的事情。比斯康普马上放弃了教师的职位，并且为了进行“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即反对金克尔的斗争），创办了《人民报》，但除了一个工人协会给予的津贴之外，没有任何经费，等等。当这种情况还继续的时候，他当然一直在挨饿。而他的新职务一为人所知，他就失去了在此以前所得到的给几家德国报纸写通讯稿的机会。过去，搞点私人授课曾使他得以勉强维持名士派的生活。

我还必须预先指出，从1851年起，我没有跟**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协会，包括跟所谓的共产主义协会^①发生过任何联系。我会见的唯一的一批工人是经过挑选的二三十个人，我**私下**向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不过，李卜克内西是资助比斯康普创办《人民报》的那个工人协会的主席。

①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编者注

这个报纸创办后几天，比斯康普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到我家，请我给它撰稿。我当时断然谢绝了这个请求，一则因为没有时间，再则因为我曾打算长期离开伦敦。我只是答应通过在英国朋友搞些钱，而且已经这样做了。那一天我对他们俩讲了布林德在前一天义愤填膺地告诉我的关于福格特的情况，同时告诉了他们我的消息的来源。我后来看到，比斯康普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³⁶⁶。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人民报》上转载了承印《人民报》的同一个印刷所印的布林德的匿名传单。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把传单的副本寄到奥格斯堡《总汇报》⁴⁰⁶，他一直供给这家报纸关于英国的文章。（关于后面这个情况，应当指出，这里的流亡者一视同仁地给所有的报纸写文章。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唯一的例外，因为我不给任何一家德国报纸写东西。不过，我要指出，帕麦斯顿曾经企图通过也曾利用英国书商威廉斯作为自己工具的普鲁士大使馆，借口李卜克内西有“反政府倾向”而把他撵出奥格斯堡《总汇报》。）

我回到伦敦以后³⁷²，《人民报》收到我和恩格斯的几篇与福格特案件毫无关系的文章。除了几篇抨击施莱尼茨的外交通告⁵⁰⁵的文章^①之外，我只寄去一些揶揄的评论，从文法观点分析了金克尔在《海尔曼》上的漂亮的说教^②。在伦敦这里生活十分枯燥，八年来这样的消遣只有这么一次。

这家报纸突然停刊了，主要是缺钱。比斯康普生活毫无着落，而且患有重病，应当到德国医院就医。如果我不帮助他，他出院后的确会饿死。当时，他向几家德国报纸要求给它们写通讯，但是没

① 卡·马克思《Quid pro Quo》。——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报刊述评》。——编者注

有成功。最后，他收到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的信，而且寄去了一封非常丢脸的回信，这一点当然是瞒着他的朋友干的。^①自然，他当时以为，他写的是私人信件。现在这头蠢驴沮丧到了极点，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样。我把这一切这样详细地讲给你听，是为了说明这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替它辩护。如果他是象此地大多数“民主主义者”那样出卖灵魂的人，那末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无法忍受的境地。

至于我给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声明^②，事情的经过如下：

你知道，布林德发表了揭露福格特的文章。与此同时，伦敦《自由新闻》（乌尔卡尔特的报纸）发表了他的内容大体相同的匿名文章（随信附上），不过文章中并没有提到福格特的名字，也没有某些细节。³⁶⁷当福格特向法院控告了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该报找到李卜克内西的时候，对奥格斯堡《总汇报》负责的李卜克内西自然也就找到我，而我又自然找到布林德。但是布林德不愿对自己的声明负责。他说一切都出于误会。整个案件与他无关。他甚至还发誓说，他同匿名传单毫无关系。一再要求都没有什么结果。这种行为尤其无耻的是，这个蠢材知道，福格特在伦敦私下地、而在瑞士公开地指出我是揭露材料的来源，并把整个案件说成是共产党人对“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前帝国摄政”³⁴¹嫉妒和仇视的结果。因此，我首先找科勒特，他毫不含糊地声明，《自由新闻》上的文章是布林德写的。后来我搞到了排过传单的排字工人的证词⁴¹¹。布林德的背信弃义行为应当受到惩罚。我根本不打算为这个“共和主义者”火中取栗。此外，弄清真相的唯一可能就是迫使他和福格

① 见本卷第480和483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给〈总汇报〉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特相互攻击。最后，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就象对刊载过这种揭露文章的其他报纸一样，应当讲清事情的全部情况。

德国的整个庸俗民主派现在都攻击我，所以比斯康普的蠢举将会帮他们的忙。当然，我并不打算在一些小报上同所有这些狗崽子对骂，但是我仍然认为应当教训一下《自由射手》的爱德华·梅因先生，使其他人不敢再动⁴²¹。我要寄一份给奥格斯堡《总汇报》，寄一份给汉堡《改革报》。^①如果我寄给你的一份能够在随便哪一家柏林报纸上发表，那就太好了。

叙述我对意大利战争的看法，——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我必须推迟到下一封信(不久之后就寄出)^②。

祝好。

你的 卡·马·

又及：关于下面这一点我很难开口，我的经济状况这样危急，以致几乎没有时间给《论坛报》写文章，更没有时间写《政治经济学》⁴⁰⁰。不错，八至十个星期后我将得到四十多英镑，但是对我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期限以前要使用这笔钱。你能否为此帮我办一次小额期票贴现业务？八个星期，至多十个星期以后，我可以支付五十英镑。

^① 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14—616页。——编者注

50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14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抓紧时间给你写这几行回信。

不是说要**你**弄到钱，而是说开期票。你是否允许我以你的名义开一张三个月的期票？**如果允许**，你能在期票到期之前得到**偿付它的钱**（这一点不仅我，**而且恩格斯也可以保证**）。可见，这是说的通融票据，或者不客气地说，票据诡计。当然，我在这里**能否办妥**这种期票贴现，还大有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某种**希望**是有的。如果恩格斯手头所有的闲钱不花在打伤一个英国人的案件上面，^①他会弄到必要的款子。这件事花了他一百多英镑，而通融票据只有在商人之间才可能从伦敦转到曼彻斯特。

我认为，现在寄驳斥梅因的声明^②已经太迟了。如果《改革报》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接受它，它寄到柏林^③是太迟了。如果它们不接受它，那末对伟大的梅因的那篇陈旧文章作答复，就会是完全过时了。

关于福格特，对我们党来说——与庸俗民主派相反，——问题

① 见本卷第461—462页。——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③ 即寄到《人民报》编辑部。——编者注

是要迫使他同布林德斗起来。看来,这两位先生都同样胆怯地尽量彼此离得远一些。福格特很狡猾,第一,他把我说成是揭露材料的来源;第二,他不攻击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而攻击奥格斯堡《总汇报》。既然涉及到我,他就可以把整个事情说成是想要进行报复,哪怕是出于过去《新莱茵报》对他的仇恨。(你大概知道,鲁普斯在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时候,曾经反对乌朗特给帝国摄政王约翰的感谢词。福格特借此机会大放毒素。他作了骂街式的发言,一般地反对《新莱茵报》,具体地反对鲁普斯。⁵⁰⁶此后,鲁普斯要求同他决斗。但是福格特声称,他的性命祖国太需要,不能让它遭受这样的危险。鲁普斯则威胁要在大街上当众给以耳光。从此,福格特除非一边由他的姐妹,一边由他的姐妹的女友陪着,他就哪儿也不露面。鲁普斯当时太讲礼貌了……)此外,福格特先生知道,德国庸俗民主派把我看做是他们的 *bête noire*^①。其次,如果他向法院控告的不是《总汇报》,而是《人民报》,那末布林德和其他一些人就不得不出庭作证,事情就**必然**会水落石出。最后,同革命报纸作斗争和同反动的《总汇报》作斗争完全是两回事。看看“高尚的”福格特(他的辩护人称他为“圆胖的”福格特,这个称呼对他比较合适)如何在他的俾尔《商业信使报》上攻击我,是很有趣的。⁵⁰⁷他说什么我“同警察”有联系,靠牺牲工人过活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

至于科苏特,瑟美列(前匈牙利总理,现住巴黎)把他同波拿巴勾结的全部详情都告诉了我。⁵⁰⁸我已把我在《论坛报》上发表 的揭露科苏特的文章^②寄给他,一俟他从巴黎把这份剪报寄还,我就把它寄给你。其中最有趣的是,科苏特的代理人普尔斯基是《论坛

① 可怕的东西,令人恐怖和憎恨的东西;直译是:黑色的野兽。——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报》的伦敦通讯员。

在这里，席勒纪念活动成了金克尔纪念活动。⁴¹⁰ 弗莱里格拉特曾不顾我的警告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现在他亲自看到，哥特弗利德纯粹利用他当工具。他告诉我，金克尔的矫揉造作的报告真正是猢猻作态，没有看到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把在事情发展到公开演出以前金克尔和弗莱里格拉特之间在后台发生的事情^①告诉你，你会捧腹大笑。在《新莱茵报》时代，哥特弗利德在报刊上出现时总是带着一种标记——行囊，稍后是火枪，后来是竖琴，最后是纺车。现在这个牧师则手不离黑红黄三色旗。⁵⁰⁹ 他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些所谓“工人”属于这样一些行会，它们的章程第一条规定：“按照章程，本会的辩论不得涉及任何政治”。在1848年以前，这些家伙是受本生庇护的。

扯得够多了，我本来只打算在这里谈钱的问题。

祝好。

你的 卡·马·

5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能否把附在下面的一篇对布林德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三一

^① 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

三号上发表的声明的答复^①刊登在《人民报》上?如能刊登,请寄来两份。另外,希望你注意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在最近一号《海尔曼》上在伦敦德国人的普遍欢呼下为自己唱的赞美歌。⁴²⁴

匆匆。

你的 卡·马·

52

恩格斯致艾米尔·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59年11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我们的工作程序和机器构造大致如下:卸掉辊,放上纱,然后再装上,同时用螺丝(机器的每一端都有一个螺丝)把上辊提高,使纱拉紧。

1. 辊是铁制的,两端装着四角轴颈,插入(轴上的)四角小孔。但是这些只是由机器转动的下辊才有,而上辊则安装在普通的基座上,靠下辊的转动而运转。

2. 如上所述,螺丝装在上辊的两端,由机器拉住,而不是用手。

3. 毛刷罗拉的轴有固定的支撑点,只要纱一装上和拉紧,它就占据正确的位置。如果不是支数太细,我们现在总是在同一个罗拉上轮流装毛刷和木杆,和纱相摩擦。

4. 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把放好的辊同转动的部分连

^① 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结起来，——我不理解，但我认为第一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不能给你画出机器的草图，因为我记不得所有的齿轮。但是这样的草图你们自己可以很容易画出来，因为，据我所知，机器的所有重要部件同你们的机器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生产支数粗的和细的纱都是用同一部机器，只在万不得已时换一换滑轮以减低转速。通常毛刷的滑轮直径为二十英寸，辊的滑轮直径为十四英寸，而辊的转速为每分钟163.90转。在生产支数**很细**的纱时，我们把辊的滑轮直径加大到十八英寸。螺杆由“直的和交叉的皮带”带动。

我们的机器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一部分是伦—霍普金森公司制造的；你们只有向哥·欧门交涉，才能从这里得到整部机器或机器的某些部件。

请告诉父亲，我将替林肯巴赫找工作，但是他不亲自来，希望是不大的。年轻人带着好的介绍信(给各个公司的这种介绍信，他应当**尽可能多带**一些)到这里来，通常很快就找到工作，但是呆在家里谁也找不到。不过，到这里来碰运气，当然是冒险的。

代我向小绿蒂^①、父亲和母亲、爱利莎^②、阿道夫^③和两家人，以及所有躲避霍乱的人(如果你们仍然让他们在你们那里栖身的话)衷心问好。我新买的马跑得很出色。

你的 弗里德里希

① 夏绿蒂·布累特。——编者注

② 爱利莎·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③ 阿道夫·冯·格里斯海姆。——编者注

5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11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一方面，今天是往美国寄邮件的日子³⁰⁴；另一方面，我吃了许多药。所以无论写什么都有困难。因此将很简短。

（1）谢谢你上上次的来信。但是，很可能我能够在伦敦这里**以我自己的名义**开期票，用高利息借到一笔钱。

（2）在《改革报》已经刊载了我的声明^①之后，你驳斥福格特的声明最好不要发表。对我特别重要的是迫使福格特先生在伦敦继续这个案件^②。

（3）我已告诉弗莱里格拉特，你称赞他的关于席勒的诗，你对他对待你的态度感到不满。⁵¹⁰现在他会给你写信。请看一看第四十三期《凉亭》，金克尔的奴仆贝塔先生（以前是**路易·德鲁克尔**在这里出版的《您好！》的编辑，而现在是《海尔曼》的主要头目，而这个杂志的编辑完全是从文化流氓无产阶级中搜罗的）在那里造出一个发现，说弗莱里格拉特自从“感到我的呼吸”之后就“很少歌唱”⁴³¹。最近几年，弗莱里格拉特过分地巴结有权势的人物，因为他渴望成名。在这方面，他的妻子对他的影响似乎不是很好的。我不想多谈这个问题，只是指出，我们党内某些很有才能的人

① 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09—610页。——编者注

正确地感到，我对待我个人的和党内的老朋友过于宽容了。

（4）**关于波拿巴**。据我看，意大利战争曾一度巩固了波拿巴在法国的地位；它把意大利革命交到皮蒙特空谈家及其同谋者的手中；它使普鲁士因其豪格维茨式的政策而在自由派平民眼中得到特别的声望；它加强了**俄国**在德国的影响；最后，它助长了前所未闻的道德败坏，即波拿巴主义与民族空谈的最可耻的结合。我简直不能理解，我们党里的人怎样能够辩证地支持自由派市侩们的这种令人恶心的反革命幻想。从迪斯累里公开承认波拿巴和俄国之间存在同盟时起，尤其是从俄国向德意志各邦宫廷发出无耻的周知照会时起⁵¹¹，在我看来，就应当对**俄法同盟**³⁴⁶宣战。所有一切在表面上看来与反对法国有关的反自由主义的东西，由于同俄国的对抗而立刻被消除了。

我仔细研究过施莱尼茨的紧急指示⁵⁰⁵，这些紧急指示以及这里的大臣一部分是直接发表在议会发表的，一部分是在报刊发表的声明，向我表明，**普鲁士**在德国边境受到侵犯以前并不曾打算进行干涉。波拿巴受俄英两国的保护，当时得到许可进行“局部”战争以巩固他在法国的地位。普鲁士连指头也不敢动一下，如果它动了，就会爆发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这是一切事件中最理想的。但是实际上问题并不在这里，因为普鲁士**永远**不会有采取这种步骤的勇气。相反地，问题在于，一方面，要使普鲁士政府的全部可怜弱点暴露出来，另一方面，——这是首要的——要揭穿波拿巴的骗局。这场戏并不难演，因为革命派的全部代表——从马志尼到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甚至蒲鲁东——都可能参加。这样一来，揭露波拿巴骗局的论战就不会带有敌对意大利或法国的性质。

我在这里自然没有透彻地分析这个问题，而只是指出几点。

但是请允许我提出一点意见。形势可能不久又要临近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应当在两者之中择其一：要么任何人不同别人商量，均不得代表党讲话；要么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管其他人。然而，最好是不采取后一种方法，因为在人数这样少的党内进行公开辩论（而应当希望党通过它的努力来弥补其数量上的不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利的。我只能说，在我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旅行（夏天）³⁷²期间，——我们的党内的老朋友都在这里，——我没有碰到一个人不希望你许多问题上修改自己的小册子^①。我认为，这完全是因为在英国和在大陆对国外政策的看法完全不同的缘故。

祝好。

你的 卡·马·

54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伦 敦

1859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刚才收到你给李卜克内西的信的副本，其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手里只有一封福格特的信，日期是1859年4月1日。马克思上星期六就已同意，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②

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必须确切，所以我不能不对这段话表示正

^① 斐·拉萨尔《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94—495页。——编者注

式的抗议。⁵¹²

第一，我没有同意过任何东西。同意（concedere）必须先有争论，在争论中放弃自己原来的见解并接受对方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的情况。我是主动方面。我对你说明过，但根本没有同意过什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提醒说，你自己问过布林德先生，他是不是匿名小册子的作者，因为他口头讲的在语气和内容上与传单完全吻合。³⁹⁴ 我强调说，在5月9日乌尔卡尔特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见到布林德先生³⁵⁰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福格特在意大利纠纷方面的活动，除了他给你的信⁴⁴¹之外，完全一无所知。我提醒说，在你给我看这封信的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想到根据这封信做出福格特进行收买的结论等等。我在他的信中看到的只是我早已熟悉的浅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谈。我强调这一切是为了——有功者就应该受奖——丝毫不贬低布林德先生在揭发福格特“背叛祖国”方面的功绩。

第二，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要说，“福格特的信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我只是说过，我在读完信后没有想到做这样的结论。但是，这封信最初给我的主观印象同关于信的内容，尤其是关于根据它可能提出的设想的**客观论断**是完全不同的。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机会为做出这种客观论断，对这封信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分析。例如，布林德先生对福格特给你的信，给他的信等等作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点你现在知道，而且早先也是知道的。在他在《自由新闻》（5月27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³⁶⁷中，**这些信**就被明确地提出来作为物证，虽然没有指明任何人的名字。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声明⁵¹³也是如此。

现在从福格特先生转过来谈贝塔先生，他的第四十三期我在

收到你的信后买到了。⁴³¹读了这个作品，我决定采取十年来一直采取的办法，即不理睬这种胡说。但是，今天我的两位挚友（他们不住在伦敦）坚决地要求我为了党的利益发表一项声明。我首先要花两昼夜的工夫仔细考虑一下利弊。如果我考虑成熟后决定发表声明⁵¹⁴，那末这个声明的基本内容如下：

（1）如果有人打算**无中生有地硬说**我对你有某些影响，这除非是在《新莱茵报》那个短暂的时期内，当时你写过很漂亮的、无疑是你的最受欢迎的诗。

（2）**交代几句贝特齐希先生，别名汉斯·贝塔的简历**，从他在柏林出版骗钱的戏剧小报开始，到出版小酒店主和小丑路易·德鲁克尔的《您好！》（还要提一提我曾拜访过《您好！》的巢穴）⁴⁴³为止，然后谈谈他后来在莱比锡的所作所为，他在《凉亭》上诽谤我，重复《您好！》上的无耻谰言，同时把我的揭露帕麦斯顿的小册子^①据为己有，直谈到现在他成为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帮手为止。让德国读者看看现在在德国报刊的臭泥塘里叫得最响亮的这一群流氓无产阶级恶棍是些什么货色，也许会有好处。

（3）海涅给我写的两封信。读者根据它们可以在海涅的权威和贝塔的权威之间作出选择。

（4）最后，在《新莱茵报》时期约翰·金克尔^②和约翰娜·金克尔给我的几封信。借助这几封信，我可以把这个善于做戏的牧师从高头大马上摔下来。这位布赖牧师^③（用你所采用的歌德的读

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②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③ 歌德的剧本《谢肉节的戏，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师》中的人物。——编者注

法)骑着高头大马在对他最合适不过的《凉亭》角斗场上奔跑,向我进行冲击。

我把这一切告诉你,是为了当我一旦决定发表声明时,你象朋友之间应该的那样预先得到了通知。

至于李卜克内西,显然,科尔布竭力在科塔面前为自己辩解,根据你的信使李卜克内西成为对混乱负责的替罪羊,而这种混乱并不是由李卜克内西,而是由他自己造成的。⁴⁴⁰ 格言:国王作孽,亚该亚人遭殃^①——永远是正确的。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我同时把这封信中有关福格特问题的地方摘录下来寄给李卜克内西。

你的 卡·马·

55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②

伦 敦

[1859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既不是李卜克内西的文书,也不是他的律师。但是我将把你的信中有关他的部分抄下来转交给他。

我将放弃曾一度打算发表的声明,因为我想起:“小民可憎,须

① 套用贺雷西《书信集》第1册第2封信中的一句话:“不管暴戾的国王做了什么事,亚该亚人总是遭殃”。——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01—502页。——编者注

加防范”^①。

声明自然是**针对**贝塔的，但正是因此，你可以从它的梗概中看到，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你。仅就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事先告诉你，至于贝塔的短文提到你的家眷和贝塔的家眷的那种亲密情形，更不用说了。

你不喜欢你的名字被牵涉到福格特事件中去。我对福格特和他在俾尔《商业信使报》上的无耻的谎言³⁶⁹并不在乎，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名字成为民主派狡徒们的面具。你知道，如果有人迫不得已被传去当证人，那末没有人能够“不许”他被传去作证人。按照古老的英国司法惯例，拒绝提供证词的证人，甚至可以——说来可怕——被处死。

最后，至于谈到从党的角度考虑，那末为了整个党我被报刊横加污蔑，以及由于从党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个人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对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我也习惯于不指望别人照顾我个人的利益。

祝好。

你的 卡·马·

^① 贺雷西《颂歌》第3册第1首颂歌。——编者注

5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伦 敦

1859年12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今天晚上有空，才能够给你们寄去十二瓶酒作为节日的礼物。希望这些酒能为你们所喜欢并为你们全家助兴。

香槟酒和波尔多酒（阿尔森堡酒）马上就可以喝，而波尔图酒应当稍放一放，到新年时才适于饮用。

我恨透了弗莱里格拉特之流。这群下流文人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在报纸上奉承他们，不停地向读者提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写的最蹩脚的诗对他们来说比世界上最大的事件还重要。因为这一切没有阴谋组织就办不到，所以十分自然，这种组织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不幸的共产党人对此完全不适用，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透这全部欺诈骗勾当，嘲笑这种功名组织，并对成名感到一种几乎是犯罪似的厌恶。如果这样的诗人正是因此在这样的党里感到不自在，那末这只能说明他的极端的狭隘性，因为在这里他绝对不会遇到他在别的地方必定遇到的竞争。而如果他投到金克尔的竞争早已同他相对抗的地方去，他就表现出更大的狭隘性。但是您想要什么呢？诗人为了生存需要奉承，大大的奉承，——而诗人的妻子需要得更多。不管有无竞争，诗人的妻子总是梦想人们天天把她的高尚的天才的斐迪南、她自己、她的有趣的后裔、她的猫、狗、兔子、金丝雀和其他

寄生虫奉献给读者,并且这一切还要蒙上五彩焰火的光辉、温情和浪漫的谎言。而诗人的妻子想要的,诗人先生也一定想要,何况夫人对他说的正是他心灵深处的东西。其实,《人民报》算什么!《凉亭》才是完全不同的报纸,而油滑的贝特齐希才是与这些共产党人完全不同的人。⁴³¹在《凉亭》上我们还被看作诗人的一家,每星期都谈论我们,而瘸子贝特齐希抓住一切机会恭维我们或给我们登广告。诚然,金克尔的诗比我们的糟糕得多,却得到比我们更多的赞许,关于他的趣闻轶事谈的更多,但要知道,他是贝特齐希的兄弟。没有关系,到时候就一切都会好了。后来还有席勒纪念活动!这些共产党人轻视和嘲笑席勒,——怎么能够同他们一起举办席勒纪念活动呢?而席勒纪念活动比世界上所有一切事件都更重要!难道席勒在一百年前降生不是为了让我们现在来为他编赞美诗吗?^①

还应当补充一下,高尚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已经有许多年相当枯竭了,他能够从他的脑壳里挤出的那一点点东西也糟糕得很。他不得不要各种花招,例如编编全集等等,但是这也不能天天搞。于是,为了不致最后被遗忘,广告一天天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实际上,从1849年到1858年有谁提到过弗莱里格拉特呢?没有一个人。只有贝特齐希才重新发现了这个大文豪。原来这位大文豪已经被人完全遗忘,他只被用作圣诞节和生日的礼物,只在文学史里,而不是在文学里出现。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呼吸”。但是,只要斐·弗莱里格拉特一受到《凉亭》的奉承,——就会看到,他又会立刻喷出什么样的诗来!

^① 见本卷第477—479页。——编者注

这些诗人的活动是多么渺小、无耻和卑鄙！因此，我还是要赞赏济贝耳：虽然他是个蹩脚的诗人，但是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他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并且只要求人们让他把广告业当作目前必需的工作去干，因为不然他就什么也不是。

您只是不要过于认真看待这一切争吵。弗莱里格拉特这个“人物”^①一定会暴露出大毛病，在必要时可以抓住他。但是暂时尽可能不要决裂。

很遗憾，星期五不能到你们那里去；我们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例如昨天不得不一直苦干到晚上九点三刻，所以根本谈不上外出。

最后，请代我向摩尔和小姐们^②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① 引自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第24章中“不是天才，而是人物”一句。

——编者注

②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附 录

1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3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想知道，复活节您是否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大家都盼望您来。您要是来，他就不寄蓝皮书了。请写几行关于您来的事。那时，我们可能在星期一通过托运公司寄一包东西。您的文章⁵¹⁵刚刚寄走。恰理^①非常忙于研究卡尔斯的文件并且向懒透了的皮佩尔进行口授。^②您对柏林那些爱闹事的家伙有什么意见？您看过今天《泰晤士报》上柏林通讯员的报道吗？《十字报》的几篇发牢骚的社论现在可以看清楚了。

关于我的一小份遗产的事，目前还需要同内务大臣^③算账。您大概还记得，在我的伯父^④的遗物中，有祖父^⑤——不伦瑞克公

① 马克思的绰号，因小孩子念他的英文名字“查理”时发音不清楚而起的。——编者注

② 卡·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编者注

③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④ 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⑤ 克利斯提安·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爵的陆军大臣——的大量书信和手稿。关于这批包括七年战争的战争史料的书信和手稿，普鲁士国家曾通过冯·夏恩霍斯特先生同我父亲^①进行过谈判，打算把它们**买走**。但是现在是我的哥哥出面了，而且在遗产事务的最后清理中，发现了下列奇怪的情况：关于被发现的一些书，这位大臣先生出于“孝敬”花十塔勒把它们买下了。其中较差的一部分，他竟让别人在不伦瑞克以十一塔勒拍卖了，而且又出于孝敬把他估价为十塔勒的比较有价值的那一部分擅自接受了，并要我负担这部分书从不伦瑞克到柏林的**运费**。真是出奇的孝敬！但是真正的 *casus belli*^② 还在下面。接着他通过自己的秘书弗洛伦库尔写信来说：

“除了书以外，还发现不少手稿，其中有一些是已故郡长冯·威斯特华伦的手稿，——有一部分的内容是战争史。然而这部分手稿往往有很多遗漏，并且残缺不全，它们不可能具有真正文献的意义。”

这样，他们不寄给我可信的清单，也无意给所有这些文稿估价，满以为一下子就能把它们攫为己有。我很怀疑我哥哥会出于他的爱国热忱而干脆把这些手稿奉送给国家，尤其是我的母亲^③曾来信告诉我，她已写信把这些文稿的价值告诉他们，并且问他们打算怎么处理。沉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会象我的其他几个恭顺的姊妹一样，立即向他这位威风凛凛的“家长”让步。但是他在这里弄错了。

暂时我只是“温和地问一下”，以便以后逐步提出我的“财产”要求。

①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宣战的理由；这里的意思是：争吵的借口。——编者注

③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我渴望您的回信。现在,正当柏林群情激昂的时候,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闹一场。但是,因为考虑到我的母亲,我们决定在开始时还是温和一些。

我们希望下星期在这里见到您。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2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①

曼 彻 斯 特

[1857年4月1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遵照穆夫提^②的命令,一个残废者替另一个残废者写信。恰理^③的半个脑袋痛。牙痛得很厉害,耳朵、脑袋、眼睛、喉咙都痛,天知道还有什么痛。无论阿片酊或者杂酚油都不管用。要拔掉一颗牙,可是他又不愿意。所以现在要请您帮忙,在星期五以前写一篇随便什么文章来。题材无所谓,例如可以写派遣军队和船只到中国去,也可以写俄国军队编制的变化;或者写波拿巴,写瑞士;或者写奇闻轶事等等。写一栏就够了。这自然要以您自己的眼病好了为前提。如有可能,请写封短信告诉我,您能否写文章。

① 见本卷第524—525页。——编者注

② 穆夫提是向穆斯林讲解可兰经的人,这里开玩笑地暗指马克思。——编者注

③ 马克思的绰号,因小孩子念他的英文名字“查理”时发音不清楚而起的。——编者注

眼药水对您有点帮助吗?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3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⁵¹⁶

滑铁卢

[1857年8月11日和13日之间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您又好一些了, 感到自己强健一些了。但是摩尔仍坚持说, 真正医治您的病的办法是比较长期地使用铁剂。他一心一意地在博物馆里进行了医疗上的研究; 所有现代医生都采用铁剂, 并把它看得比鱼肝油还重要, 这一点同英国医生看法完全一致, 而英国医生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才形成这种看法的。不过摩尔**坚决**请求您: 不要因为给德纳撰稿而使精神过分紧张。散散步, 睡睡觉, 不干什么事——这同使用铁剂一样, 也是必要的。

他寄到曼彻斯特去的两封信^①, 您也许已经收到了。一封信中有关于军队的笔记, 另一封中有关于西班牙舰队的笔记。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 小丑埃德加尔·鲍威尔曾来过我们这儿; 此人确实没有一点鱼肝油而变成一条干鳕^②了, 同时还自以为**俏皮**, 他的努力很可怕, 差点儿把我吓晕, 而卡尔则真的作呕了(不是打比喻)。

① 见本卷第147—148、148—149页。——编者注

② 双关语: «Stockfisch»——“干鳕”, 转义是“傻瓜”、“蠢货”。——编者注

琼斯失去了妻子，现在成了一个快活的人；他把所有印度人都变成科苏特的拥护者，他赞扬印度爱国者。他的对手、道德高尚的理查·哈特，是一个受雇的乌尔卡尔特分子，现在在科尔霍尔当律师。卡尔曾在那里听过他的辩护词。

希望您的下一封信再带来好消息；我们总是惦记着您。

酒对我非常有效。赫雷斯酒很好。波尔图酒似乎差一点，但我特别喜欢它的甜味。它会再一次使我恢复健康。

衷心问好。

燕妮·马克思

4

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

泽稷岛

[1857年]12月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施拉姆先生：

我们好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了，大家都迫切地等候您的音信。我们常常谈起您，最使我们遗憾的是：不能使您的漫长而寂寞的冬季时日哪怕是缩短一点，使您稍微快活一些。

如果不使您过于烦累，请给我们一些生活的信息吧！譬如说，您对普遍的恐慌怎样看？人们对旧的丑恶事物的普遍崩溃和普遍震荡确实会感到高兴，不对吗！希望您的亲属不致借口危机而把您弃之不顾，希望您实际上还不象所有的人那样受苦。尽管我们已强烈地感到美国的危机对我们钱包的影响（因为现在卡尔给《论

坛报》不是每星期写两篇文章，而是至多只写一篇文章，这家报纸现在除了贝阿德·泰勒和卡尔以外，已经不收一切欧洲通讯员的稿子了），但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这是自从我们遭到很大不幸——失去了我们可爱的孩子^①（这使我一直悲恸不已）以后，几年来所没有的。卡尔白天为糊口而工作，夜里则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工作。目前，当这一著作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一种必需品时，大概我们能找到一个可怜的出版商。除了我们，还有鲁普斯和施特芬也直接遭到危机的灾殃。鲁普斯丢掉了他的主要工作，因为公司破产了。施特芬由于印度事件^②已不能再在布莱顿呆下去，因为印度军校学员的训练突然停止了。此外，他的姐妹也因某个银行家破产而丧失了一小笔财产。矮子德朗克冒着风险在格拉斯哥开始了营业。我想，格拉斯哥报纸上为反对“没有什么资本就开始营业的那些不诚实的人”而进行的全部论战，都同这个矮子有关。弗莱里格拉特目前在他的动产信用公司分公司中的位置还是牢靠的。然而，巴黎的动产信用公司越来越深地陷入困境，如果关于它的阴暗传闻得到了证实，那末弗莱里格拉特也一定很快会栽筋斗，不得不放弃经理的职位。危机对我们那位纯正的、可敬的朋友李卜克内西似乎还没有产生什么深刻的影响，至少还没有损害他的身体健康；他还完全保持了大家都知道的那种天生的神话般的大胃口以及不减当年的对火腿肉片的爱好。

①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② 指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编者注

昨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来信^①说:在那里的庸人中间,危机对酒类的消费有强烈的影响,谁也不能怀着心事而单独同家里人呆在家里;俱乐部活跃起来,甜酒消费量大大增加。谁陷入危机越深,谁就越要使劲地寻欢作乐,第二天早晨他就成了酒后身心交困的最明显的榜样。在曼彻斯特,这几天已有八九个工厂主破产了。但是,任何地方看来都不象汉堡那样突出。从来还没有过如此全面和典型的恐慌。乌尔贝格—克拉麦尔公司破产了,负债一千二百万马克(其中期票七百万),而它的资本总共不过三十万马克!!!现在,那里除了白银和黄金以外,一切东西都不值钱,根本不值钱。上星期,克利斯提安·马提阿斯·施勒德尔也破产了。伦敦的约·亨·施勒德尔公司曾拍来电报说:如果二百万马克够了的话,那末公司可以寄出这个数目的白银。回电说:三百万,否则一文不要。公司无法拿出三百万,克利斯提安·马提阿斯也就完蛋了。美国一家大公司不久前经过两天谈判从英格兰银行得到了一百万贷款,才免于破产,这就是乔治·皮鲍迪公司。谈到这位每年7月4日举行宴会²⁰⁵的人,我想起了蠢货海因岑。虽然他的《先驱者》(尽管有最伟大的革命的国家活动家、大学生卡尔·布林德为其撰稿)正是由于危机而削减了一半,但是这个蠢材仍然声称“危机不过是马克思的臆造和幻想”。谈到这个共产党人的死对头,我又想起现已获得自由的红色贝克尔^②。这样一来,亲爱的施拉姆先生,不管您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同我一起大步跳过大洋,从欧洲到美国,又从美国到欧洲。因为我们同红色贝克尔又到了这个象紫罗兰一样温存的亲爱的祖国(这一次也不免遭到些损害),

① 见本卷第212—215页。——编者注

② 海耳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

甚至还到了可爱的科伦，所以我不得不再跟您谈一点有关我们的老朋友梅维森和他一家的情况。这个不幸的老人不久以前永远失去了两个孩子（都死于肺结核），后来梅维森夫人也死了；他的儿子在太平洋淹死了。

您可以想象到，现在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停止高谈阔论，并把自己伪装起来了。自从非常可恶的吃饭问题重新出现之后，自从不能把一切都只归罪于帝王和暴君之后，陈腐的政治巫医和政治饶舌家也该完蛋了。

同您扯了这么久，该讲再见了。请接受我和女孩子们的衷心问候，她们长得很可爱，很温柔，很漂亮。

您的 燕妮·马克思

又及：我们这里有弗莱里格拉特和恩格斯的照片。假如您不嫌麻烦的话，请您也拍一张照片送给我们。卡尔很希望身边有他的挚友们的照片。

5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卡尔已经有一个星期病得根本不能动笔。他以为，您大概已从他上次写得很笨拙的信^①中看出，他的胆病和肝病又犯了。但

^① 见本卷第298—306页。——编者注

愿药物最终能见效。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我正打算给柏林的小犹太^①也写封信，他这一次办事办得很精明。孩子们都健康。遗憾的是，他们在复活节不得不呆在家里。天气非常恶劣，绵绵阴雨使我们这里的粘土泥泞难行，好象脚底上挂着整个伯克堡。载有两篇关于法国的非常有趣的文章的那几号《卫报》，我们今天收到了。我们由此推测出，您也呆在曼彻斯特，没有去冒复活节旅行的风险。但是，大概去打狐狸了吧？

我们全家衷心问候您。

您的 燕妮·马克思

6

燕妮·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⁵¹⁷

柏 林

1858年^②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先生：

卡尔自从上次给您写信^③之后，他的肝病——那时他已害这个病了，而且遗憾的是，每年春季都要复发，——又加重了，以致不得不经常吃药，而且今天他觉得不能动笔，所以委托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您对他的友好帮忙。我也不能不对您顺利地签订

① 拉萨尔。——编者注

② 原稿为：1885年。——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33—535页。——编者注

了合同一事表示高兴；我由此看出，您还没有光埋头于理论工作，您除了钻研赫拉克利特(我也在研究他)，同时还保持了您办实际事务的才能，仍然象英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位精明的办事能手”。卡尔本来早就要给您写信，比较详细地谈谈您的著作，但是不论写什么东西他都感到很困难。由于不能很快把他的著作一气呵成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自然大大地加重了他的病情；为了“糊口”而进行的不能拖延的繁重工作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希望他能够按时交出手稿^①。只要卡尔感到稍好一些，他就会给您写信，暂且就写这几行，请接受我的衷心问候。

燕妮·马克思

7

燕妮·马克思致马克思

曼 彻 斯 特

[1858年5月9日以前于伦敦]

我心爱的卡尔：

遗憾的是，我不能把比……^②科勒尔的信^③更好的信附给你；昨天我还压着它，但是，还是有必要寄给你看一看。

希望你同弗里德兰德说定；从一家德国报纸那里决不能挣许多钱，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向他提出比一篇文章一英镑半这样一个大数目还要高的要求，尤其是，在商业问题方面，他们已经有一

^①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② 手稿中字迹不清。——编者注

^③ 克路斯(见本卷第551页)。——编者注

个通讯员了。他们肯定不需要一个以上的“装饰品”。从《新闻报》那里可能拿到的平均最高额顶多是二英镑；你不要在这方面抱任何幻想。恩格斯有把握地说：“你在那里一个星期至少能够拿到十英镑”；这种自欺自慰目前非常令人高兴，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普鲁士的革命进程，特别是烧酒亲王斯密斯在他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所发表的博得了热烈掌声的“船、帆、桅和[浪]①”的演说，使我感到非常可笑。何况还有《科伦日报》对海特男爵的赞赏，以及《新闻报》甚至对柏林民主派报刊的果断行为和坚定立场所表示的钦佩呢??!!

女孩子们本来早该给你写信了，但是小燕妮说，她痛恨对普通的私人信件也要检查三次，所以她不写。

心爱的卡尔，我很害怕在你万分痛苦的时候再使你焦虑，但是，因为复活节即将来临，这些家伙狂怒了。你能不能想点办法，主要把威塞斯家应付过去？他们最坏……其他人稍微好一些，还能缓一缓。昨天我到摩尔顿小姐那里去了，向她说明了情况。

祝你健康。

你的 燕妮

① 手稿中字迹不清。——编者注

8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8月13日以后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摩尔刚才到博物馆去了，他让我对您这样快就寄来五英镑表示感谢。除了种种不幸，又加上一个郡的法庭。这件事尤其使我懊恼的是：我只晚到了五分钟，不然法官自然也会象第一次那样承认我有权按月付欠款。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想象不到，卡尔和我老是这样麻烦您，每一封信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您不幸的消息，央求您的友谊和善意，这使我们感到多么苦恼。

六本《波河与莱茵河》卡尔早已收到了^①。他忘了告诉您。他已把其中三本送给熟人(伊曼特、尤塔和卡范纳)。余下的，我将在下星期寄给您。

女孩子们正在练习二部合唱，唱得确实很动人。她们衷心地问候您，我也致以良好的祝愿。

您的 燕妮·马克思

^① 弗·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编者注

9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瑟美列一直不让摩尔安宁，因为摩尔曾答应给他一篇《论坛报》上的文章^①。今天早晨又来了一封简直可以说是催逼的信。卡尔忙于写星期五用的文章³⁰⁴，让我请您尽快把那篇关于科苏特的文章寄给他。

女孩子们和我向您衷心问好。

您的 燕妮·马·

10

燕妮·马克思致恩格斯^②

曼彻斯特

[1859年12月23日或24日于伦敦]

我的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最衷心地感谢您送给我们的圣诞节礼物。香槟酒会使我们很

①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② 对恩格斯1859年12月22日的信(见本卷第621—623页)的复信。——编者注

好地度过通常并不愉快的节日,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愉快的圣诞夜。当香槟酒冒出泡沫时,可爱的孩子们不会因为今年没有圣诞树而郁郁不乐,他们会“不管这一切的一切”^①,高兴而愉快。

我对那个大腹便便的庸人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那威斯特伐里亚的坦率 and 美德感到很恼火;但是,您那封关于胖子和瘦子的信^②,使我今天非常开心,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把这个恶棍的行为老是放在心上。要是我们今年“比较宽裕”,那我对这堆废物的领会会更加幽默一些;但是,如果经常都要同极其麻烦的穷困作斗争(这种穷困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使我感到沉重,因为现在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子们不得不同我们一起遭受穷困的痛苦),那末,幽默也化为乌有了。加上还有这么一种情况: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③,我长期以来暗中对卡尔的书^④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而这种沉默的阴谋由于报纸副刊登载了几篇只涉及书的序言而没有涉及书的内容的最可怜的美文学的小品文,才被中断。也许,第二分册会使这些瞌睡虫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到那时,他们将攻击这部著作的倾向,而且会比现在对这部著作的科学性保持沉默更为热衷。走着瞧吧。首先,我也紧张地注视着,怕死的小埃夫拉伊姆^④会孵出什么东西来。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也不是非

① 这是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一句,该诗是仿照罗伯特·彭斯的题材写成的。——编者注

②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见本卷第621—623页)。——编者注

③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④ 文字游戏:《gescheit》(“怕死的”)和《gescheit》(“有智慧的”)发音相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常称拉萨尔为智者埃夫拉伊姆。——编者注

常清楚；当然，目前还应当多多宽恕普鲁士蓝和纯粹的斐迪南^①，而同后者的正式决裂还要推迟。纯粹的斐迪南所以同布林德这样亲密，只因为布林德是他在伟大的金克尔事件中的一个跑腿的小厮，而且在人人都喝得烂醉的席勒委员会里代表他行使权利。布林德帮过他的忙，使复盖席勒半身像的幕在演唱他写的赞美诗的时候启开来（绿色的羽纱幕怎样也不愿启开；当时四个小伙子只好硬扯硬拉），而不是在鄙俗的丑角^②做打电报的手势时启开的^③——因此，他现在必须公开地站在这个老奸巨猾的撒谎者一边，用自己政治上的忠诚和纯洁来掩盖他的虚伪和胆怯。法济的这个可怜奴才！然而，关于这些人谈得够多了。我附带托查普林给您捎去我哥哥的一本书⁵¹⁸。也许，这本书会引起您的兴趣，并给您提供批判的材料。老实说，我的亲爱的哥哥直接盗窃了我们的遗产，好几年以前，他写信给我，说什么只找到了一些彼此毫无联系的、残缺不全的、毫无用处的纸头，根据这些纸头甚至什么名堂也弄不出来，又说什么这些东西实在没有“交换价值”，这肯定是一种谎话。^④我本来可以好好地同他闹一场，在他现在政治地位不稳的时候，狠狠地损害他的名誉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施莱尼茨之流和敦克尔之流会很乐意地听到这件事。不过，问题在于，上星期我未经卡尔同意曾向他要钱。因为卡尔想筹款的种种尝试全失败

① 指拉萨尔和弗莱里格拉特。——编者注

② 金克尔。——编者注

③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同金克尔在席勒委员会里的争吵，见本卷第476—479页。
——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627—629页。——编者注

了,于是我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这种不愉快的步骤,这种步骤我过去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是避免的。虽然斐迪南拒绝“资助”我,说是“因为他自己也只靠自己的年金过日子”,但我现在毕竟由于这封信而使自己在对他的关系上处于令人怀疑的境地,把自己的手脚捆了起来。我暂时只限于谴责他在序言中以奇怪的方式来描绘我的父亲^①。他甚至把我父亲的那个疯癫的自私自利的哥哥^②,——他使我父亲的生活苦恼,他还每年从我母亲^③的区区的寡妇抚恤金中勒索利息,一直勒索到她死的那年,——描绘得比我们那位仁慈、真正高尚、宽宏大量的父亲还要好、还要受人尊敬、还要细微。当然,我父亲只是“精通莎士比亚,而不是精通圣经”——这是虔诚的儿子甚至在他入土之后都不能原谅他的一种罪过。还有一点也十分奇怪,既然他普遍地谈到了家庭关系,却只字不提我父亲第二次结婚一事,也不提起他的第二个母亲的名字,她是我父亲一生的幸福,而且她以那样的忠忱、爱和牺牲精神抚爱和照料不是她亲生的子女,这种感情连亲生子女也往往未必能享受到。他那样狡猾地不提及对他有妨碍的我的弟弟埃德加尔和我。但是这种情况对我是无所谓的,而且根本不会使我伤心,只要他不那样对待父亲和母亲,不那样缄口不谈他们,——为此他必将自食其恶果。我很想知道,您对于他这本书的军事方面有什么看法。小燕妮今天代我抄写文章⁵¹⁹。我想,我的女儿们很快就要使

①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② 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③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我退休了，那时我就将列入“享受赡养权的人”的名单了。可惜，我多年的秘书工作并没有可能得到年金。今天就扯到这里吧。全家和我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好。

您的 燕妮·马克思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马克思指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但编辑部没有发表的关于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论及了瑞典的历史，看来与1855年11月21日以瑞典、挪威王国为一方和以英国、法国为另一方签订的针对俄国的防御性条约有关。

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扩张、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家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其中许多文章不署作者的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发表。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见马克思1856年10月30日和1857年2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许多文章，该报编辑部根本不发表。编辑部的这些做法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该报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写稿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5页。

- 2 指科布顿的抨击性小册子《今后怎样？》1856年伦敦版（《What Next and Next?》. London, 1856）。科布顿在这本小册子里猛烈地抨击了

英国政府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对外政策,而且也谴责了对俄和约草案。作者认为,和约草案的条件没有保障持久和平。——第5页。

- 3 1856年1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该报驻维也纳通讯员的一篇电讯,电讯报道,俄国已“无条件接受”奥地利代表同盟国于1855年12月中旬向它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见注14)的和解建议。《泰晤士报》在1月18日社论中谈到前一天收到的关于俄国“无条件接受”的报道时,用十分好战的口吻要求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强调英国应当加强军事准备,以迫使俄国不敢拒绝向它提出的要求。——第5页。
- 4 福克夏尼会议从1772年7月27日至8月28日在福克夏尼小城(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举行,其目的是停止土耳其于1768年发动的俄土战争。法国和奥地利支持土耳其,以期削弱俄国和抵制它在中欧的影响的增长。除了其他条件之外,俄国政府还打算通过这场战争使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的独立能够得到承认(这两个公国曾经受土耳其保护,但是在战争中被俄军占领)。但是,由于俄国考虑到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可能达成协议的危险性,便竭力靠近奥地利,而且由于奥地利的坚持,俄国在会议进程中同意放弃宣布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独立的要求,但是保留它向土耳其提出的其余的一切媾和条件。由于法国和奥地利暗中破坏,福克夏尼的和谈毫无结果。——第5页。
- 5 恩·海尔曼《俄罗斯国家的历史》1843年莱比锡版(E. Herrman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ussischen Reiches». Leipzig, 1843)。——第6页。
- 6 俄国沙皇安娜·伊万诺夫娜在1735至1739年对土耳其发动的克里木远征中,曾试图攻占克里木,但没有成功。——第6页。
- 7 指爱·穆腊耳特《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供研究没落帝国编年史特别是395年至1057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1855年圣彼得堡版(E. Muralt, «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 pour servir à l'examen des annales du Bas-Empire et particulièrement des chronographes slaves de 395 à 1057». St.-Petersbourg, 1855)。法耳梅赖耶尔

对穆腊耳特的这本书的评论载于1856年1月11日和12日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6页。

- 8 马克思暗指德国政论家和浪漫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亚当·弥勒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所表述的经济观点。这些著作中主要的有：《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1—3卷（«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Theile I—III, Berlin, 1809）和《试论新货币理论（主要以大不列颠为例）》1816年莱比锡和阿尔坦堡版（«Versuche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Geldes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Grossbritannien», Leipzig und Altenburg, 1816）。——第6页。

- 9 复类福音作者在宗教史的著述中是指前三篇福音的作者。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布·鲍威尔的著作：《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d. 1—2, Leipzig, 1841; Bd. 3, Braunschweig, 1842）。——第6页。

- 10 指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1856年1月19日第15号。这一号报纸以《宪章运动通讯》为题发表了有关1839年至1841年期间宪章派活动的文件，其中包括戴·乌尔卡尔特同当时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勋爵、内务大臣诺曼比勋爵和其他官员来往的信件。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乌尔卡尔特辜负了宪章派的信任，象政府的暗探那样监视他们，把宪章派领袖们的计划和意图详尽地报告给英国政府。

马克思曾经在一定条件下把他抨击英国统治集团，特别是辉格党首领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著作发表在《自由新闻》和乌尔卡特的其他刊物上，但同时坚决同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主义观点划清界线。马克思在他的许多文章、通讯和书信中尖锐地批评乌尔卡尔特是反动分子、死硬派和革命运动的死对头。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明确地表示过他对乌尔卡尔特的态度。他说：“……我不愿与这位先生为伍，我们只是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同他有共同之处；其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经清楚了。”——第7页。

- 11 指恩格斯在 1856 年 1 月至 4 月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但是该报编辑部没有予以发表。文章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第 8、79 页。
- 12 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法国波拿巴政变时篡位者采取的镇压措施。——第 9 页。
- 13 恩格斯指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和当时交战国准备媾和谈判的活动。谈判于 1856 年 2 月 25 日在巴黎举行，1856 年 3 月 30 日结束，签订了结束克里木战争的巴黎和约。——第 9 页。
- 14 奥地利代表同盟国于 1855 年 12 月中旬向俄国提出的作为和谈条件的五项条款。这些条件是 1854 年 8 月 8 日向俄国提出而被沙皇政府拒绝了先决条件的具体化。新的条件内容如下：取消俄国对多瑙河两公国的保护权，改由各缔约国共同保护，俄国同意修改贝萨拉比亚的疆界，即让出靠近多瑙河的一片领土；允许在多瑙河及其河口自由通航；使黑海中立化，禁止军舰通过海峡，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规定数量的小型舰船除外）；各大国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第五项条款规定，各参战国保留在和谈过程中除上述四项外再向俄国提出新条件的权利。以最后通牒形式提出的这五项条款，为沙皇政府所接受，并成为以后的巴黎和谈的基础。——第 9 页。
- 15 外侨管理法案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对行动的危害而随时采用的法律；实际上，这个法案是针对作为政治流亡者侨居英国的国际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代表人物的。

在这里恩格斯暗指的是，1856 年 2 月 1 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对于向他提出的英国政府是否打算把新外侨管理法案提交议会的质问，作了否定的答复。由于 1855 年 10 月 10 日法国流亡者的报纸《人》发表了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费里克斯·皮阿就 1855 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访问法国一事写给女王的一封公开信，这项法案的提出已是意料中事。这封冒险的和挑衅性的公开信的发表只能导致英国政府把许多法国流亡者（其中包括维克多·雨果）撵出泽稷岛（《人》出版的地方）。——第 10 页。

- 16 大概指作曲家瓦格纳·理查的作品。他称自己的音乐为“未来的音乐”。——第 11 页。
- 17 指俄国驻法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同俄国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之间往来的外交信件；马克思是从下面资料看到这些往来信件的：1835—1837 年在伦敦出版的戴·乌尔卡尔特主编的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和 1854 年在巴黎出版的《有关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Recueil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 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 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 Paris, 1854）。——第 12 页。
- 18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拜罗伊特边区侯爵夫人弗雷德里卡·索菲娅·威尔海明娜的 1706—1742 年的亲笔回忆录》（《Mémoires de Frédérique Sophie Wilhelmine, Margrave de Bareith, sœur de Frédéric le Grand, depuis l'année 1706 jusqu'à 1742, écrits de sa main》）第 1 版共两卷，1810 年在不伦瑞克出版。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引用的是《回忆录》第 1 卷第 41 和 44 页。——第 14 页。
- 19 女王座法院监狱（Queen's Bench Prison）是伦敦的债务监狱。——第 16 页。
- 20 评价员是英国的官吏，他有权估价或变卖因欠债而被查封的家产。——第 17、148、226 页。
- 21 约·哥·海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92 年卡尔斯卢厄版第 4 部（J. G.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Theil 4. Carlsruhe, 1792）。——第 19 页。
- 22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手抄文献》1774—1775 年布拉格版第 1 卷，1776—1783 年版第 2 卷（《Acta litteraria Bohemiae et Moraviae》. Praha, I. 1774—1775; II. 1776—1783）是一部文学和历史文集，捷克历史学家和启蒙运动者阿道克特·沃伊格特刊印。——第 20 页。

- 23 马克思指多勃罗夫斯基的《斯拉夫学》(«Slavin»)一书第 261 页上的引证,即施略策尔对语言学研究者所作的关于研究斯拉夫文和编纂斯拉夫语辞典的方法的指导。施略策尔在他的《北方通史》(«Allgemeine Nordische Geschichte»)第 330 页里阐述了这一指导。——第 20 页。
- 24 《对提高普通教育有益的讲话》1851—1856 年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版第 1—27 册 («Unterhaltende Belehrungen zur Förderung allgemeiner Bildung». 1—27 Bändchen. Leipzig, Brockhaus, 1851—1856)。——第 21 页。
- 25 伊·德普勒《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伊利里亚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的现代史》1850 年巴黎版第 1—2 卷 (H. Desprez. «Les peuples de l'Autriche et de la Turquie; 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s Illyriens, des Magyars, des Roumains et des Polonais». Tomes 1—2. Paris, 1850)。
西·罗伯尔《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的资源、意向和政治进展。(1844 年版本,附有新写的关于 1849—1851 年各该民族起义时期和起义后的情况的前言)》1852 年巴黎版第 1—2 卷 (C. Robert. «Les slaves de Turquie: serbes, monténégrins, bosniaques, albanais et bulgares; leurs ressources, leurs tendances et leurs progrès politiques. Édition de 1844 précédée d'une introduction nouvelle sur la situation de ces peuples pendant et depuis leurs insurrections de 1849 à 1851». Tomes I—II. Paris, 1852)。——第 22 页。
- 26 马克思指摩·威·赫弗特尔《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发生、发展和后果》1847 年汉堡和哥达版 (M. W. Heffter. «Der Weltkampf der Deutschen und Slaven seit dem Ende des fünften Jahrhunderts nach christlichen Zeitrechnung, nach seinem Ursprunge, Verlaufe und nach seinen Folgen dargestellt». Hamburg und Gotha, 1847)。——第 23 页。
- 27 巴·约·沙法里克《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1826 年欧芬版

(P. J. Schaffarik. «Geschichte der slaw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nach allen Mundarten». Ofen, 1826)。——第 23 页。

- 28 马克思引证的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里的话,这篇史诗的法译文载于:弗·古·艾希霍夫《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1839年巴黎版第309页(F. G. Eichhoff.«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Russes, Serbes, Bohèmes, Polonais et Letton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 origine indienne, leurs anciens monuments, et leur état présent». Paris, 1839, p. 309)。——第 23 页。

- 29 指齐·卡佩尔《南方斯拉夫之行》(S. Kapper. «Südslavische Wanderungen»),该书第1版1851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4 页。

- 30 “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马克思在这里用法国的“无双议院”比喻普鲁士议会的众议院,暗示普鲁士容克地主这时由于1850年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已在众议院里确立了独占的统治地位。容克地主的极端反动的政策在众议院里引起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公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政府和国王本人的严重不安,他们担心国内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普鲁士》一文中谈得比较详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713—718页)。——第 25 页。

- 31 “疯狂年”(«Das tolle Jahr»)是约·亨·法尔肯施泰因的历史小说《绍林吉亚和爱尔福特纪事》最先使用的术语。它是指1509年,这一年以爱尔福特市民多次风潮而著称。

后来,资产阶级的历史文献普遍使用这一术语来称革命的1848年。——第 25 页。

- 32 马克思指1850年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指出宗教改革的反封建性质,同时得出结论:

阶级斗争是十六世纪的一切宗教战争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的基础，尽管各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宗教的外形。——第 25 页。

- 33 俄国军队与英法军队在克里木进行的因克尔芒会战发生在 1854 年 11 月 5 日（见弗·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594—599 页）。——第 26、175、299 页。

- 34 指汉·桑德威思《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六个月抵抗的记述；以及关于阿尔明尼亚和拉济斯坦的旅行和奇遇的记述；兼述土耳其现状》1856 年伦敦版（H. Sandwith. «A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Kars and of the six months' resistance by the Turkish garrison under General Williams to the Russian Army: together with a narrative of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Armenia and Lazistan; with Remark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urkey». London, 1856）。——第 26、32、41 页。

- 35 马克思在下面详细地告诉恩格斯关于古斯达夫·勒维（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1856 年 2 月底来伦敦访问他的情况。这是 1848—1849 年革命后勒维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第二次访问马克思。第一次访问是在 1853 年 12 月下半月。勒维的这两次访问充分证明，1852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莱茵省的德国工人仍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是自己的领袖并设法同他们取得联系。在第一次访问时，勒维就企图说服马克思必须在德国举行起义和在莱茵省工厂工人中准备举行起义。马克思当时向勒维证明，起义同勒维提出的在德国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的建议一样，是不合时宜的。

马克思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当时残酷的政治反动势力统治着德国，英法两国还没有革命高潮，经济形势对资产阶级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什么在德国举行胜利的起义和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第 27 页。

- 36 指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拉萨尔自 1846 至 1854 年为她进行了这项诉讼。1851 年 7 月宣判离婚。根据以后达成的对财

产的调解,伯爵夫人取得三十万塔勒。——第 27、228 页。

- 37 恩格斯指德国语文学家和东方学家尤·克拉普罗特的一系列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807 年和 1808 年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之行》1812—1814 年哈雷版(«Reise in den Kaukasus und nach Georgien unternommen in den Jahren 1807 und 1808». Halle, 1812—1814);《亚洲文学、历史和语言学文库》1810 年圣彼得堡版(«Archiv für die asiatische Litteratur, Geschichte und Sprachkunde». St.-Petersbourg, 1810);《西伯利亚的若干古代文物》1823 年巴黎版(«Sur quelques antiquités de la Sibirie». Paris, 1823);《多语言的亚洲》1823 年巴黎版(«Asia polyglotta». Paris, 1823);《亚洲的历史绘图》1823 年巴黎版(«Tableaux historiques de l'Asie». Paris, 1823)。——第 31 页。
- 38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著塞尔维亚简明语法,德文译者雅科布·格林并序》1824 年莱比锡和柏林版第 19 页(«Wuk's Stephanowitsch kleine Serbische Grammatik verdeutscht und mit einer Vorrede von Jacob Grimm». Leipzig und Berlin, 1824, S. XIX)。——第 31 页。
- 39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
- 这里指蓝皮书:《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 年伦敦版(«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 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 London, 1856)。马克思在下面引证了该蓝皮书的第 217、221、223、226、234、235 页。——第 33、44 页。
- 40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附件二”的手稿保存下来了。这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对她同土鲁特上校谈话的记录。土鲁特曾把拉萨尔的活动和私生活中的许多丢人的事实告诉了她。土鲁特指出,拉萨尔在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家中过阔绰的生活、用她的钱在交易所搞投机、傲视工人、极端自信和独断独行,引起了杜塞尔多夫工人的极大的气愤。土

鲁特所说的事实证实了杜塞尔多夫工人的使者古斯塔夫·勒维告诉马克思的关于拉萨尔的消息(见本卷第 27—29 页)。——第 37 页。

- 41** 政治流放犯人塔西利埃在法国民主派报纸《人》上发表的信,是马克思写《小波拿巴法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65—671 页)的材料来源。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揭露了法国政治犯在流放地凯恩(在南美法属圭亚那)的生活条件。这个流放地,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造成大量死亡,被称为“不流血的断头台”。

这封信的译文由马克思寄给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于 1856 年 4 月 12 日在该报发表。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1836 年 10 月 30 日)和布伦(1840 年 8 月 6 日)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乱,也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的巴黎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的专政。——第 37、557 页。

- 42** 指《纽约每日论坛报》1856 年 4 月 8 日发表的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一文。这篇文章的材料是马克思后来在《人民报》上以这个题目发表的四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73—712 页)的基础。——第 37 页。

- 43** 马克思在这里是暗示他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在这个著作中,马克思把普鲁士暗探——施梯伯、弗略里等人——为反对科伦共产党人(见注 77)而伪造的假文件同真文件加以对比,并且把普鲁士警察当局假造的日期和事件同真的日期和事件加以对比,揭露了案件的直接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资产阶级-容克的司法机关的别有用心。马克思在写《卡尔斯的陷落》一文时曾运用了这种对比文件的方法。——第 38 页。

- 44** 马克思指 1856 年 1 月 19 日《自由新闻》发表所谓《宪章运动通讯》(见注 10)后在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之间更加尖锐起来的斗争。

乌尔卡尔特和乌尔卡尔特派(对帕麦斯顿政策有反对情绪的英国政论家中一小撮拥护乌尔卡尔特的人)刻骨地仇恨英国工人阶级和宪

章派，诬蔑宪章派是俄国沙皇制度的蛊惑家和代理人。而宪章派也揭露乌尔卡尔特派是反动派的帮凶和过时的中世纪秩序的拥护者。

宪章派和乌尔卡尔特派斗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对英国议会的截然不同的立场。宪章派认为必须根据民主原则改组议会，然后利用议会在国内进行革命的社会改造，而乌尔卡尔特派则主张取消议会和一切代议制，要求恢复旧的宗法制政体（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98—302页）。——第38、52页。

- 45 1856年2—3月，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试图改组1840年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他在《人民报》上建议不要召开宪章派代表会议和定期选举宪章派组织的领导机构，并坚决要求承认他本人和詹姆斯·芬伦是宪章派组织执行委员会唯一的常任委员。琼斯认为，领导的更加集中以及使组织的活动具有不那么公开的性质，会使组织更有成效，并使1848年以后趋于低落的争取人民宪章的群众运动在英国重新高涨起来。

宪章派全国协会的多数成员讨论并同意了琼斯的建议。实现这些建议的结果，只是使组织成员暂时有某些增加（到1856年3月初，改组以后的宪章派协会有会员二千人左右），并使地方的宪章派宣传工作有了一定程度的活跃。但是，琼斯独揽宪章运动领导权的倾向引起了曼彻斯特宪章派的严重不满。他们认为他提出的措施同民主原则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革命的宪章派保持密切联系，批评琼斯企图用人为的办法使宪章运动复活，并预见到，这种做法不可能保证持久的成效，不可能使英国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在现有历史环境下重新高涨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在英国工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坚持不懈的耐心的工作，以便为在英国建立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第38页。

- 46 科贝斯第一是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雅科布·费奈迭的绰号。费奈迭的这个绰号由海涅的讽刺诗《科贝斯第一》而来。诗中嘲笑费奈迭是庸夫俗子的典型。科贝斯在科伦的方言中就是雅科布（雅科布·费奈迭）。

迭生于科伦)。

海涅在他的政论作品《路德维希·白尔尼》(1840年出版)中描述了德国诗人路德维希·白尔尼和让娜特·沃耳-施特劳斯之间的关系。——第39页。

- 47 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 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 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 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 1852 年 11 月 18 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该银行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 并受它的保护。1867 年, 该银行破产, 1871 年停业。动产信用公司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 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动时期的特点所引起的, 在这个时期里, 交易所买空卖空, 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仿照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第 41、415、550 页。
- 48 恩格斯指马克思寄给他的燕妮·马克思同土鲁特上校谈话的记录(见注 40)。——第 43 页。
- 49 “玛丽安娜”(«Marianne») 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团体的名称, 产生于 1850 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仑第三。——第 44 页。
- 50 指费里克斯·皮阿写给英国女王的公开信, 见注 15。——第 44 页。
- 51 《人民报》编辑部于 1856 年 4 月 19 日发表了马克思的演说记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5 页)。——第 47 页。
- 52 马克思指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集团的首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前委员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的分裂活动。这一集团是 1850 年 9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在同盟的队伍中出现的。分裂的原因是,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当中, 随着反动时期的到来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纠集了少数分裂派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得到了共

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的支持(这个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人于1840年2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同盟的支部在协会里起领导作用)。由于协会的多数会员支持维利希—沙佩尔集团,1847年和1849—1850年曾经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协会,直到五十年代末才恢复同协会的联系。

五十年代,协会会址设在索荷区磨坊街。——第47页。

- 53** 美因兹俱乐部派——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兹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样子成立了自由和平等之友协会(美因兹俱乐部)。该会要求取消封建负担和建立共和国。1793年2月进行了选举并召开了法国莱茵地区国民议会。国民议会颁布了废除为数众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并宣布美因兹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

1793年3月,国民议会宣布美因兹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兹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说他们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兹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必要支持。虽然法国国民议会发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但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缴纳捐款。这一点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和不平的重要原因。

1793年7月普军占领美因兹,美因兹共和国遂告解体。美因兹俱乐部的成员被逮捕入狱并遭到残酷的虐待。——第47页。

- 54** 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翰·米凯尔(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和普鲁士大臣)在1856年4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谈一谈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在行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中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看法。

米凯尔的信证明,他当时已经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米凯尔叙述他自己对这个他感到兴趣的问题的看法时,实质上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的:他忽视了关于在行将来临的革命后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个纯政治的目标——建立统一的集中的德意志

- 国家。米凯尔还认为，在革命的关头，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同小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巩固的联盟。在米凯尔看来，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奉行“革命的灵活性”的策略，应当在长时期内不采取那些可能把资产阶级吓跑的革命措施。——第 49 页。
- 55 马克思指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 1856 年 4 月 8 日在巴黎和会的全体会议上的演说。瓦列夫斯基指出，鉴于希腊国内存在“不正常”的形势，英国和法国还不能立刻停止对该国的占领（当时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展起来了），但是它们正在寻求办法，以“结束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状态”。他对法奥军队占领教皇国的问题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瓦列夫斯基还提请和会参加者注意比利时报刊对法皇拿破仑第三进行的在他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攻击，因为比利时报刊公开支持法国秘密的共和团体——“玛丽安娜”（见注 49），并号召他所谓的“暴动和行凶”。瓦列夫斯基指出，必须停止似乎威胁着一切欧洲大国利益的比利时滥用报刊的行为。——第 49 页。
- 56 外交事务委员会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s) 是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英国许多城市建立的社会团体，其目的主要是与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第 52 页。
- 57 马克思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他的一组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页）的单行本。以《帕麦斯顿勋爵传》为标题的小册子是作为《〈自由新闻〉小丛书》（《〈Free Press Serials〉》）第五期在设菲尔德出版的。这个小册子包括马克思论帕麦斯顿的八篇文章并署了作者的名字。——第 52 页。
- 58 指海涅于 1851 年 11 月 17 日向公证人杜克鲁瓦口授的第三篇遗嘱。——第 53 页。
- 59 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东方战争纪事》1856 年巴黎版第 1—2 卷 (Bazancourt. «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 Chroniques de la guerre d'Orient». Tomes I—II. Paris, 1856)。——第 53、57 页。
- 60 指马克思曾经打算要写但未完成的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

著作。马克思只写了这一著作的引言五章。引言主要是由马克思从不大出名的旧外交小册子和未发表的手稿中抄录的实际材料构成的，引言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北方战争(1700—1721年)。引言最初刊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它是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从1851年到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后来刊载于乌尔卡尔特的伦敦《自由新闻》(1856年6月—1857年8月)，标题为《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第53、64、77、80、92、109、120、516、521、523页。

- 61 1856年5月中旬，恩格斯同他的夫人玛丽·白恩士到爱尔兰旅行。——第55页。
- 62 恩格斯指1845—1847年爱尔兰各地马铃薯普遍歉收造成的大饥荒。因为受英国地主奴役和处于贫困状态的爱尔兰农民以马铃薯为主要食物，所以，尽管这几年爱尔兰谷物丰收，但是马铃薯的歉收仍使大批居民死于饥荒。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危机对1847—184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56页。
- 63 指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英国地主把爱尔兰佃户大批地强行赶出家园。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下列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和《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69—576和616—623页)。——第56页。
- 64 债务法庭(Encumbered Estates Court)是为了加速和方便低价出售负债的地产而根据1849年法律成立的英国的皇家专门委员会。实行这一措施的原因是：四十年代中爱尔兰各地普遍歉收，使许多困于债务和无法从事有收益的经营的爱尔兰土地所有者破产。法庭有权根据地产所有者或他的任何一个债权人的请求，不必事先审查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权利，便可着手拍卖地产，用卖地所得的钱来满足债权人。法庭的活动使土地从土地贵族和被盘剥的小佃农的手中转到资产阶级高利贷分子、大地主等的手中。

作为临时措施而制定的 1849 年法律被 1852 年、1853 年、1854 年和 1855 年的法律延长和补充，并且在 1858 年被另一项法律代替。根据该项法律，成立地产法庭(Landed Estates Court)以代替债务法庭。——第 57 页。

65 恩格斯指他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的一篇（见注 11）。——第 57 页。

66 《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是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荷马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 57 页。

67 1856 年 6 月 7 日，马克思同威廉·皮佩尔一起去赫尔，然后赴曼彻斯特去恩格斯那里，而皮佩尔返回伦敦，并且在马克思回来以前作为秘书在伦敦执行委托他的某些任务。

从保存下来的威·皮佩尔和其他人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大约是在 1856 年 7 月 20 日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的。——第 60 页。

68 互助会 (Friendly Societies) 是英国的工人团体。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救济患病的会员，保障会员的晚年生活，支付丧葬费用等。互助会救济会员的来源是由每个会员缴纳的固定会费构成的基金。——第 61 页。

69 指《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下面是马克思引证的威·皮佩尔 1856 年 7 月 17 日给赛普尔斯的信的全部译文：

“先生：

我受马克思博士的委托通知您，他不能祝贺您对预定星期六发表的手稿所做的您认为必须做的修改。那些为了节省篇幅删掉也无损于事的叙述都被关切地保留下来，而那些分析彼得一世的政策的最重要的地方却被删掉了。因此，马克思博士加了几行对读者理解文章十分必要的话，但考虑到您在给他的信中提到篇幅有限，便在另一个地方去掉同样行数的话。”

皮佩尔提到的马克思加的话是加在《内幕》中一章的校样上的。这一章同时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第 61 页。

70 马克思指 1854—1856 年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他的文章《西班牙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41—53 页)中详尽地阐述了这次革命。——第 62 页。

71 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则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

在这里是讽刺乌尔卡尔特的。——第 63 页。

72 指路·西蒙《流亡纪事》1855 年吉森版第 1—2 卷(L. Simon. «Aus dem Exil». Bd. 1—2. Giessen, 1855)。——第 65 页。

73 《评论》(«Revue»)是马克思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的简称。马克思在这里引的话是从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61—162 页)中套用来的。该文抨击了司徒卢威之流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瑞士的共和制度理想化。——第 65 页。

74 癞蛤蟆(*Crapauds*, 原意是“池塘里的癞蛤蟆”)是坐在国民公会会议大厅的最低的地方并经常投票拥护政府的一些法国国民公会成员的讽刺性绰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信件中常常把这个用语作为“庸人”的意思来称呼法国的小市民和市侩,以及在伦敦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

这里指 1848 年革命失败和法国 1851 年政变后居住在英国泽稷岛上的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第 67、185、268、309 页。

75 指 1856 年 7 月 26 日《人民报》发表的皮佩尔的文章《西班牙的政变》。恩格斯提到的这篇文章的“原稿”是指马克思写于 7 月 25 日和发表于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西班牙的革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41—47 页)。

恩格斯的话证明,皮佩尔的文章是经过马克思校订的。——第 67 页。

- 76 看来指 1857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埃德加尔·鲍威尔的《英国的自由》(«Englische Freiheit»)一书。——第 69 页。
- 77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 年)的十一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在受审的人当中也有卡尔·奥托,他于 1856 年 10 月 15 日被提前释放。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七名被告三至六年要塞监禁。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457—536 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 69、517、553 页。
- 78 指阿·迈斯纳《亨利希·海涅。回忆录》1856 年汉堡版(A. Meißner, «Heinrich Heine. Erinnerungen». Hamburg, 1856)。——第 70 页。
- 79 pawningshop 来源于英语的 pawnshop,原意为“当铺”。看来,马克思在这里用它来讽刺法兰西银行。——第 72 页。
- 80 针线街的老太太是对伦敦针线街的英格兰银行的讽刺性称呼。1797 年 2—3 月,由于金融困难,英国政府暂时禁止该银行用黄金承兑银行券并规定一英镑银行券的强制性牌价。因此,1797 年吉耳雷给英格兰银行画了一幅讽刺画。讽刺画的题词是:“处于危急中的针线街的老太太”。从此,这个称呼便在英国广为流传。
- 巴黎的康采恩是马克思对法兰西银行的称呼。——第 73 页。
- 81 马克思暗指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追随圣西门主义者的法国银行家伊萨克·贝列拉和艾米尔·贝列拉(贝列尔)。贝列拉兄弟借口实现圣西门主义关于一切阶级矛盾都必定在一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所能达到的普遍幸福的面前消失的思想,1852 年创立了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见注 47),并且蛊惑人心地把它吹捧为实现圣西门主义这一思想

的手段。

贝列拉兄弟所发明的这种新的信贷制度受到拿破仑第三的热烈支持，马克思讽刺地称它为“拿破仑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信贷制度的实行只能引起在法国的交易所的投机猖獗，以及贪污和舞弊成风。——第 73 页。

82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 1851 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建造的。——第 73 页。

83 这封信中引用的关于欧洲金融市场状况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关于 1857—1858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一组文章的头三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4—69 页）中使用过。——第 73 页。

84 路·梅洛斯拉夫斯基《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 年巴黎版(L. Mieroslawski.«De la nationalité polonaise dans l'équilibre européen». Paris, 1856)。——第 76 页。

85 停止现金支付——法兰西银行现金外流极其严重，使得银行的储备大为减少。于是存在着储备完全枯竭的危险，而这将会导致停止现金支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4—76 页卡·马克思《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第 77 页。

86 指阿尔诺德·卢格《猎人和动物的故事（儿童读物）》1856 年伦敦版（«Jagden und Tiergeschichte für Kinder». London, 1856）。

卢格的第二本著作是否出版，无法确定。——第 78 页。

87 指恩格斯根据巴赞库尔的书（见注 59）为美国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撰写的一篇文章《圣阿尔诺》；这篇文章没有发表。——第 78、92、99、123 页。

88 骑士等级——在波兰，那些能够为自己搞到一匹马并置办全套骑士装备的农民，被纳入骑兵中服役。服役之后，他们就上升为贵族阶层。——第 78 页。

89 看来，马克思指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以«X»为通讯员代号的反

波拿巴文章。——第 79 页。

90 1847 年 11 月,瑞士发生了由经济落后的七个天主教州的反动的单独联盟——宗得崩德挑起的国内战争。法国基佐政府为了保持它在瑞士的影响,害怕瑞士自由派的胜利会加强革命运动,便在奥地利和俄国政府的支持下出来保卫宗得崩德和天主教教会。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力图削弱法国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止法国干涉瑞士的内部事务并保证英国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中间人。帕麦斯顿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但是法国政府为了对付他的诡计,开始寻求同俄国接近的道路。11 月 23 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由于这次胜利和 1848 年通过的新宪法,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第 79 页。

91 1856 年 10 月,由于在 1856 年的巴黎会议上提出的所谓那不勒斯问题,英法政府曾准备派遣英法海军向那不勒斯王国(双西西里王国)海岸共同进行远征。英国和法国担心,在那不勒斯王国所厉行的极端的反动和恐怖会引起革命的爆发,要求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执行比较灵活的政策。斐迪南二世自恃有奥地利的支持,断然拒绝实行对他提出的要求,随后,英法政府向自己的舰队——法国在土伦的舰队和英国在马尔他群岛的舰队——下令做好战斗准备。但是,英国政府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拿破仑第三企图在那不勒斯王国复辟波拿巴王朝,所以那不勒斯的远征没有实行。

马克思说在土耳其问题上帕麦斯顿联合奥地利反对拿破仑第三,是指 1856 年秋天英国政府的多瑙河两公国——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合并为一个国家的问题上所采取的不妥协立场。这个问题是法国代表指望波拿巴王朝的代表能够成为两个公国的首脑而在 1856 年巴黎和会上提出来的。但是,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的合并问题当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严重的后果。到 1856 年秋天,由于两公国居民争取合并的斗争加强,关于合并的问题又具有了全欧的性质。英国和奥地利政府担心沙皇俄国加强对两公国的影响,因此它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支持土耳其政府和反动的贵族集团,坚决阻挠日益增长的合并两公国的愿望。但是,不管怎样阻挠,奥地利政府还是被迫在 1857

年春天从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撤军。两公国以后的命运问题成了1858年专门在巴黎召开的外交会议讨论的主题。这次会议制定了一项削弱两公国对土耳其的依附和促进它们合并的公约。1862年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终于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名叫罗马尼亚。——第79、246页。

- 92 1856年秋天爆发经济危机,造成失业增加,住房和食品缺乏,税收增加和日用必需品涨价。因此,巴黎和法国其他城市的工人越来越经常地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公开表示不满,对此,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罪名是被捕者在巴黎街头到处张贴对私有者、房东、高利贷者以至于皇帝拿破仑第三本人进行威胁的宣传画。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通报》上的一篇文章是1856年10月24日发表的。它反对英国报刊对法国政府和拿破仑第三周围的某些人的攻击。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英国的反应,并且成为英国报纸和杂志广泛议论的主题。——第81页。

- 93 这封信里和恩格斯寄去的1856年11月17日的《曼彻斯特卫报》里的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文章《欧洲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87—89页)中曾使用过。——第81页。

- 94 恩格斯指法国和西班牙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起在整个十八世纪对英国进行的各次战争。——第82页。

- 95 指列列韦尔《波兰史》1844年巴黎—利尔版第1—2卷(《Histoire de Pologne》,Tomes I—II, Paris—Lille, 1844)的一部分。它的标题是:《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politique de l'ancienne Pologne et sur l'histoire de son peuple》)。——第83页。

- 96 公安委员会是1793年4月建立的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委员会在与国内外反革命的斗争中,在依靠下层阶级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第84页。

- 97 指 1856 年秋天普鲁士和瑞士之间发生的所谓纽沙特尔冲突。1707 年到 1806 年, 纽沙特尔公国及其领地瓦兰壬(德国称作: 诺恩堡和瓦连迪斯)是普鲁士所属的一个小邦。1806 年,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 纽沙特尔并入法国。1815 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 纽沙特尔并入瑞士联邦, 成为瑞士联邦的第二十一州, 但同时继续保持它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1848 年 2 月 19 日, 纽沙特尔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最终结束了普鲁士的统治, 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根据英法俄 1852 年 5 月 24 日签订的协定, 普鲁士国王对纽沙特尔的权利重新得到承认。1856 年 9 月, 公国爆发了保皇派的暴乱, 参加者被瑞士政府逮捕。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而瑞士则要求普鲁士国王放弃对纽沙特尔的权利。冲突一直继续到 1857 年春, 最后在法国政府倡议召开的 1857 年 3 月 5 日的欧洲国家关于纽沙特尔的会议上才得到解决。——第 84 页。
- 98 马克思看来暗示的事实是: 根据 1815 年维也纳条约, 普鲁士得到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所谓瑞典的波美拉尼亚, 但是被迫放弃它对 1813 年莱比锡会战后由普鲁士总督管辖的南萨克森的要求。——第 84 页。
- 99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04—111 页)中发挥了他在这封信中表达的他研究普鲁士历史后所产生的思想。——第 85 页。
- 100 1849 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帝国宪法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9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是 1848—1849 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宪法遭到了多数德意志邦的否决。1849 年 5 月, 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维护宪法的起义。但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1849 年 7 月, 运动完全被镇压下去了。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91—104 页)这两部著作中评述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 88 页。
- 101 指比·约·蒲鲁东《交易所投机者手册》1857 年巴黎版(P.J.Proudhon, «Manuel du spéculateur a la bourse». Paris, 1857)。——第 88 页。

- 102 指布鲁诺·鲍威尔在克里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写的小册子：《俄国和德国人》1853年沙洛顿堡版（《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Charlottenburg, 1853）；《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年沙洛顿堡版（《Ruß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Zweite Abtheilung. Die deutsch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Charlottenburg, 1853）；《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沙洛顿堡版（《Die jetzige Stellung Rußlands》，Charlottenburg, 1854）；《德国和俄国人》1854年沙洛顿堡版（《Deutschland und das Russenthum》，Charlottenburg, 1854）；《俄国和英国》1854年沙洛顿堡版（《Rußland und England》，Charlottenburg, 1854）。这些小册子中的最后一本还出版过法文本：《俄国和英国》，译自德文，1854年沙洛顿堡版（《La Russie et l'Angleterre. Traduit de l'Allemand》，Charlottenburg, 1854）。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的这些册子中的某几本的提纲初稿曾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1928年第6期上。——第89页。
- 103 马克思提到的布鲁诺·鲍威尔关于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的著作，1874年第一次在柏林发表，标题是：《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早期基督教》（《Philo, Strauß und Renan und das Urchristenthum》）。——第89页。
- 104 指布·鲍威尔《福音书的批判和它产生的历史》1850—1852年柏林版第1—4卷（B. Bauer. «Kritik der Evangelien und Geschichte ihres Ursprungs». Bd. I—IV. Berlin, 1850—1852）。——第89页。
- 105 1856年春天罗尼河和卢瓦尔河谷地水灾期间，拿破仑第三为了追求声望，曾到受灾的省份，乘坐小船经过一些被淹的城市和乡村，并且对灾害的损失给以资助。当时拿破仑第三在给公共工程大臣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各种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能够阻止类似的自然灾害再次发生。——第91页。
- 106 第恩街在伦敦的索荷区。这里向来是最贫困的政治流亡者居住的地方。——第92页。

- 107 马克思指当时因纽沙特尔公国而同普鲁士发生冲突（见注 97）的瑞士政府在拿破仑第三的压力下所做的让步。
- 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的保皇派，被拒绝后，便以战争威胁瑞士。最初，瑞士政府断然拒绝实行普鲁士的这一要求，并且还正式宣布：如果普军入侵，它决心接受挑战并予以最坚决的抵抗。但是，尽管瑞士政府作了这样的声明，它还是根据不希望在法国边境发生战争的拿破仑第三的要求，在 1857 年 1 月 16 日决定释放被捕的保皇派。普鲁士国王则因此撤销了关于动员军队和向瑞士边境进军的命令。这样，普鲁士和瑞士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被防止了。——第 93 页。
- 108 看来，马克思指 1857 年 1 月 1 日《新普鲁士报》发表的瑞士政府向瑞士联邦代表会议所作的正式报告；这篇报告详尽地分析了普鲁士和瑞士在纽沙特尔和瓦兰壬问题上的冲突（见注 97）的原因和欧洲列强对待这一冲突的立场。特别是瑞士政府断言，尽管法国政府作了保证，普鲁士国王并没有向法国皇帝承担任何放弃他对纽沙特尔和瓦兰壬的要求的义务。——第 93 页。
- 109 指恩格斯关于山地战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第 94 页。
- 110 马克思指美国《普特南氏月刊》出版公司的代表奥姆斯特德告诉他关于波兰政论家、泛斯拉夫主义者古罗夫斯基伯爵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消息。这个奥姆斯特德是马克思通过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他告诉马克思，古罗夫斯基对《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理·德纳有影响。马克思断定，该报编辑部退回马克思关于多瑙河各公国的文章和恩格斯批判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见本卷第 79、99—101 页）以及迟迟不发表马克思的其他文章，都与上述情况有关。——第 96 页。
- 111 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写了《英国—波斯战争的前景》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33—139 页）。——第 97 页。
- 112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第 97 页。

- 113 指 1856—1857 年的英国—波斯战争。这次战争是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在亚洲实行侵略性的殖民政策的一个阶段。——第 98 页。
- 114 流通理论或“通货学派”是主张货币数量论的学派的变种之一。它的代表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纸币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纸币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通货学派”理论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十分流行。但是英国政府以这种理论作根据的种种尝试(皮尔的英格兰银行法——见注 200)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只是证明它在科学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毫不中用的。——第 101、126、135 页。
- 115 指 1856 年 10 月英帝国主义借口“亚罗号”事件，在广州对中国进行的挑衅。这次挑衅引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 从 1857 年 2 月 26 日到 3 月 3 日，英国议会就英国政府的侵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下院以 16 票的多数(263 票对 247 票)通过了对帕麦斯顿政府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利用这个情况，解散了议会。议会的新的选举给他保证了拥护他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的多数。马克思在他的文章《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和《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48—165、169—174、181—185 页)中详尽地叙述了议会中有关英国侵华政策的派系斗争。——第 103、108 页。
- 116 欧德曼(Alderman)是英国市议会或郡议会中的一部分议员。他们从市议会或郡议会的全体议员中定期选举产生，通常占市议会议员的四分之一和郡议会议员的三分之一。——第 103 页。
- 117 马克思在他的文章《时代的表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436—440 页)中揭露了股份公司“拿破仑造船厂”的投机骗局和拿破仑政府对被牵连到这个骗局中的著名法国律师的儿子小贝利耶的伪

- 善行为。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说的是 1857 年 3 月 10 日的《泰晤士报》。——第 104 页。
- 118 指英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它对中国的挑衅。这次挑衅引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104 页。
- 119 关于列列韦尔的书, 见注 95。
这部书的第一卷的副标题是:《叔父讲给侄儿们听的波兰史》。——第 106 页。
- 120 十二月十日会(Société du dix Décembre)是 1849 年成立的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它的成员多半是游民、政治冒险分子、军人的代表等。他们帮助路易·波拿巴于 1848 年 12 月 10 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这个团体由此而得名)。后来,十二月十日会会员是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173—177 页)。——第 106 页。
- 121 指英国、法国和奥地利 1856 年 4 月 15 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保障土耳其国境和它的独立不受侵犯的秘密条约。——第 106 页。
- 122 关于远征那不勒斯, 见注 91。
从 1806 年到 1808 年, 那不勒斯王国国王是拿破仑第一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 从 1808 年到 1815 年是拿破仑第一的元帅约阿希姆·缪拉特。——第 106 页。
- 123 真正英国大臣是罗素勋爵在 1850 年 6 月 25 日下院会议上对帕麦斯顿的称呼。帕麦斯顿在这次会议上在发言中引用了一句很傲慢的话:«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罗马公民”), 受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帕麦斯顿认为派英国海军去希腊保护一个原籍葡萄牙的英国臣民——商人唐·帕西菲科(他在雅典的住宅被焚毁)是正当的。帕麦斯顿宣称, 正如罗马公民的公式«civis Romanus sum»保证了古罗马公民的威信和尊严一样, 英国国籍也应当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英国臣民安全无恙。——第 106、115、277、409 页。

- 124 阿伯丁的联合内阁(1852—1855年)是由一部分辉格党的寡头政治家、皮尔分子、激进派和爱尔兰议员团的某些代表组成。这个内阁自称为“群贤内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46—49页卡·马克思《被推翻的内阁》)。——第107页。
- 125 曼彻斯特的“小型屠杀”——马克思说的是1819年8月16日英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大会参加者实行的血腥镇压。这次争取选举改革和反对谷物法的群众大会是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的。当时的人们仿照滑铁卢会战的叫法把这一事件叫做彼得卢大屠杀。
六项“禁口法”(6 gagging acts)是英国议会1819年在彼得卢大屠杀后通过的反动法案。以托利党内阁——帕麦斯顿是它的成员——的名义提出的“禁口法”废除了人身不可侵犯,取消了出版和集会自由。——第107页。
- 126 指乌尔卡尔特分子塔克尔于1853—1854年在伦敦出版并于1855年再版的《塔克尔政治评论集》(《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它共有十二篇抨击性文章,主要是揭露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这组文章的头两篇是:《帕麦斯顿与俄国》和《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这两篇文章转述了马克思1853年发表于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人民报》上的关于帕麦斯顿的八篇文章中的第三、四、五篇的内容。塔克尔的这组文章的其他几篇是评论帕麦斯顿的,基本上由戴·乌尔卡尔特所写。——第109、110、115页。
- 127 揭露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的抨击文《英国的背叛》(《Betrayal of England》),由威廉·肯宁格姆编辑,于1848年在伦敦出版单行本。该文转述了安斯提1848年2月8、14、23日和3月1日在下院辩论时发表的抨击帕麦斯顿的演说,以及帕麦斯顿答复安斯提对他的指责的主要内容。1857年4月29日,《英国的背叛》一文发表在《自由新闻》的专号上。——第110页。
- 128 华·威尔克斯《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事实和言论的比较》1854年伦敦版(W. Wilks.《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 a Comparis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 London, 1854)。——第110页。

- 129 反谷物法同盟于 1838 年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所创立。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1815 年通过，它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税)，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 1846 年谷物法废除后，同盟即宣告解散，但是它的分会实际上还继续存在了好几年。——第 112、217 页。
- 130 “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是莱茵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大卫·汉泽曼 1847 年 6 月 8 日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会议上对普鲁士国王讲的一句话。——第 113 页。
- 131 公文集是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丛刊在 1835—1837 年出版；新的丛刊是以《公文集。外交评论》为标题，在 1843—1845 年发行的。——第 115、439、442 页。
- 132 恩格斯指自由贸易派。他们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即经济思想中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派。领导自由贸易派运动的是 1838 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见注 129)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
- 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第 115 页。
- 133 和平派 或和平协会是战栗教派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的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在工业上的优势进而达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第 115 页。
- 134 纽奥尔大厦是曼彻斯特的一所大厦，从 1838 年起反谷物法同盟在那里开会。——第 116 页。
- 135 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自由新闻》(«Free Press»)是戴维·乌尔卡尔特及其支持者从 1855 年 10 月到 1865 年 12 月在伦敦出版的报纸。从 1856 年 8 月 16 日起，该报的结构和选题均有改变。报纸的篇幅由四版增加到八版，选题广泛了，而且内容更丰富了。因此马

- 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书信中根据它的这个新的形式把该报称为“新《自由新闻》”。——第 116、522 页。
- 136 爵士 (Knight) 是英国的低于从男爵的贵族称号；这种贵族的个人封号是 Sir(爵士)。——第 117 页。
- 137 恩格斯在这封信以及 3 月 11 日、20 日，特别是 31 日的信中叙述的与曼彻斯特的选举运动有关的事实和评价罗伯特·娄、乔治·波特和其他议员候选人的一些材料，马克思在他的文章《科布顿、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81—185 页)中曾利用过。——第 118 页。
- 138 康拉德·施拉姆的死讯是讹传。——第 119 页。
- 139 弗·提尔施《希腊现状及其复兴之道》1833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Fr. Thiersch. «De l'état actuel de la Grèce et des moyens d'arriver à sa restauration». Volumes 1—2. Leipzig, 1833)。毛伦布勒歇尔的书的书名无法确定。——第 119 页。
- 140 马克思指蓝皮书：《1839—1841 年间关于东方事件和埃土冲突的通信》共四册 («Correspondence 1839—1841,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Egypt and Turkey». 4 Parts)。——第 120 页。
- 141 看来，马克思指恩格斯 1856 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但该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中的一篇。——第 120 页。
- 142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J. Grimm.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第一版共两卷, 1848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120、482 页。
- 143 指 1857 年 4 月 6 日德纳请马克思给《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信。
- 《美国新百科全书》(«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是一部科学参考书, 它是由《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一些美国资产阶级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出版的。《百科全书》的编辑是查理·德纳、里普利和其他一些人。《百科全书》由纽约的出版公司“丹·阿普耳顿公司”于 1858—1863 年出版, 共 16 卷, 1868—1869 年按原版重印。美国

和欧洲的许多知名学者都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就它包罗的各门知识的广博和参考资料的丰富来说，这是当时最好的书籍之一。虽然《百科全书》的编辑们带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部书也和其他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一样具有折衷主义色彩，但是《美国新百科全书》仍然收进了许多反映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士的观点的条目。在《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条目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不顾编辑部向作者提出的不得阐明党派观点的条件，而站在革命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写了这些条目。

恩格斯为了给马克思创造条件去完成经济研究工作，而把大部分条目的编写工作承担了起来。马克思主要负责编写许多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传略，恩格斯在这方面也帮助马克思阐明军事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的工作从1857年7月继续到1860年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20页。

- 144** 1805年12月2日俄奥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的奥斯特利茨（莫拉维亚）会战以拿破仑第一的胜利而告终。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同盟并同拿破仑缔结普勒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于1806年组成新的即第四次反拿破仑法国的同盟。

公元前331年在阿尔贝雷（埃尔比勒）进行过一次古代规模极大的会战。在这次会战中，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队击溃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的军队。马其顿军队在阿尔贝雷取得了胜利，并夺取了波斯兵营及其全部辎重和钱财，这对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起了决定性作用。——第122页。

- 145** 1857年2月26日科布顿在下院就英国政府在对中国的挑衅（见注115）中的违反法律一事发表演说，提出谴责英国对华军事行动的决议案。科布顿的提案经长时间的辩论以后由议会通过，并且成为通过对帕麦斯顿政府不信任案的正式根据。——第127页。

- 146** 指泰·蒙森的《罗马史》1854—1856年莱比锡—柏林版第1—3卷（Th. Mommsen, «Römische Geschichte». Bd. 1—3. Leipzig—Berlin, 1854—1856）。——第127页。

- 147 马克思对这封信中所提到的发表于1857年4月30日《通报》上的动产信用公司的报告书，在他的论文《Crédit Mobilier》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18—227页）。——第133页。
- 148 莫泽斯·赫斯在他四十年代的著作中称巴贝夫、圣西门和傅立叶所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为“社会哲学”，而且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列入这一类。——第134页。
- 149 约·海·斯托克奎勒《军事百科全书——技术、传记……》1853年伦敦版（J. H. Stocqueler. «The Military Encyclopaedia. Technical, Biographical...». London, 1853）。——第136页。
- 150 恩格斯是1857年6月初到伦敦的，在那里大约住到6月底。——第137页。
- 151 恩格斯提醒马克思记住的地址是他当时住在伦敦的妹妹玛丽亚·布兰克处的住址；看来，恩格斯在1857年6月到伦敦以后就住在她那里。——第138页。
- 152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是写在德纳1857年5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上的。德纳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说他把《普特南氏月刊》没有接受的《圣阿尔诺》（见注87）一文的手稿退给马克思，并建议不要写《军舰进攻要塞》一文。德纳还表示希望能很快得到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大量”稿件。——第139页。
- 153 指1857—1859年的印度起义，即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统治而举行的一次最大的起义。在这次起义以前已经发生过一连串武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事件。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所有各阶层居民普遍痛恨残酷的殖民剥削方法。起义是1857年春季在所谓西帕依部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并由英国军官指挥的雇佣兵）中爆发的（从1856年年中起就已开始准备）。驻扎在印度北部的孟加拉军的西帕依部队成了起义的军事核心。总的说来反映着印度农民（普通西帕依都是从印度农民中招募来的）和城市贫穷手工业者不满的

- 人民起义，规模巨大，席卷印度北部、中部的最大地区。1857—1859年震撼了全印度的起义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残酷镇压，印度的封建主在殖民当局答应保护他们的领地不受侵犯以后出卖了起义，并积极帮助英国殖民者。——第142、196页。
- 154** 1857年6月底至7月初，一小批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者遵循马志尼的指示，夺取了一艘从热那亚开往突尼斯的意大利轮船，并且在那不勒斯湾的海岸登陆，企图在意大利发动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远征的参加者几乎全部被捕。——第142页。
- 155** E. S. N. 坎伯尔《军事学辞典》(E. S. N. Campbell. «A Dictionary of the Military Science»), 第一版1830年在伦敦出版。——第142页。
- 156** 指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A»字头的第一批军事条目。——第147页。
- 157** 看来，指马克思因恩格斯写《军队》条目而为他写的关于军队的笔记。——第148页。
- 158** 指1818年德国学者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在莱比锡开始出版的《科艺全书》(«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 und Kunst»)。《全书》1890年出全，共一百六十七卷。——第148、184、248页。
- 159** 指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A»字头的军事条目。1857年7月24日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中注明，“给《百科全书》的第一批条目”寄纽约。条目中有：《副官[Adjutant]》、《阿耳布埃拉[Albuera]》、《阿尔马[Alma]》、《明火枪[Arquebuse]》、《艾雷[Airey]》、《阿斯佩恩[Aspern]》、《攻击[Attack]》(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页)。——第148页。
- 160** 贷款社(loan societies)是英国所谓互助会(见注68)的变种。贷款社由1835年特别法令批准，其基金与互助会一样，来自会员会费，其宗旨是在低利息和分期归还的条件下贷款给工人。贷款一般不得超过会员

- 缴付的人身保险费的一半。非会员也可贷款,但要有两个可靠的保人。——第 149、327 页。
- 161 1857 年 7 月 28 日—11 月 8 日恩格斯在海滨疗养地治病:先在利物浦附近的滑铁卢(到 9 月 8 日),后在威特岛的赖德(大概到 10 月初)和泽稷岛(到 11 月 8 日),从泽稷岛回曼彻斯特。——第 149 页。
- 162 指 1857 年 8 月 11 日恩格斯从滑铁卢寄给燕妮·马克思的信,这是对马克思 8 月 9 日的信的复信,现在没有找到。——第 151、155 页。
- 163 马克思在《印度起义的现状》和《印度起义》两篇文章中作过英军可能从德里撤退的推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273—276、283—286 页)。——第 152 页。
- 164 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给德纳的信,看来是 1857 年 8 月 11 日即寄稿件给《美国新百科全书》的那一天写的,这封信现在没有找到。——第 160 页。
- 165 信的开头和结尾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写《贝尔蒂埃》和《贝尔纳多特》两个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95—98、157—167 页)时使用了这段材料。——第 163 页。
- 166 根据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来看,马克思在 9 月 15 日将他与恩格斯合写的条目《巴克莱-德-托利》和他的《贝尔蒂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92—98 页)以及恩格斯的《炮座》、《棱堡》、《刺刀》等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87—91 页)寄往纽约。——第 164 页。
- 167 马克思所做的贝姆传记摘录,是用来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贝姆》这一条目的,摘录所依据的史料不明,其中一部分与 1849 年莱比锡出版的施特格编辑的《百科辞典续编》第 4 卷(«Ergänzungs-Conversationslexikon», Bd. 4. Leipzig, 1849)关于贝姆的记载相符。——第 165 页。
- 168 这封信附有马克思应恩格斯的请求所做的关于军事桥梁的摘录(见本卷第 164 页)。——第 165 页。

- 169 古·格里斯海姆《战术讲义》1855年柏林版（G. Griesheim. «Vorlesungen über die Taktik», Berlin, 1855）。——第166页。
- 170 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条目《贝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2—135页）中使用了恩格斯用英文写的关于贝姆的这个材料。——第168页。
- 171 缪弗林《我的生活中的事件以及1813年和1814年战局回忆》1853年伦敦版（Müffling. «Passages from my Life; together with Memoirs of the Campaign of 1813 and 1814». London, 1853）。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来看，他们使用的是缪弗林著作的上述英译本。该书德文第一版于1851年在柏林出版。——第168页。
- 172 昂·若米尼《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的自述》1827年巴黎版第1—4卷（H. Jomini. «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racontée par lui-même, au tribunal de César, d'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 Tomes 1—4. Paris, 1827）。——第171、289页。
- 173 恩格斯引证的是若米尼的著作（见注172）第3卷第266页。——第172页。
- 174 关于贝尔纳多特的材料，恩格斯引自若米尼的著作（见注172）；马克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用了这个材料来写他的《贝尔纳多特》这一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57—167页）。——第172页。
- 175 指1837年5月30日毕若和阿布德-艾尔-喀德在塔弗纳河地区签订的塔弗纳条约。马克思在他的《毕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21—224页）这一条目中写道，通过签订这一条约，毕若“使自己的军队……处于危急状态。”“没有列入条约正文的秘密条款规定偿付毕若将军三万布若（约一万二千美元）”。——第174页。
- 176 1854年9月20日，俄军与英法联军在阿尔马河进行了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的第一次大会战。在军事技术和人数上占优势的英法军

- 队取得了会战的胜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60—565页弗·恩格斯《阿尔马河会战》和第14卷第55—59页弗·恩格斯《阿尔马》)。——第175、299页。
- 177 1854年10月25日,俄军与英、土、法联军在克里木的巴拉克拉瓦进行会战。英军尽管占了有利阵地,但由于指挥不当而遭到重大损失,英军很大一部分轻骑兵被歼灭。恩格斯在他的《巴拉克拉瓦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6—593页)一文中,对这次会战作了详细描述。——第175页。
- 178 马克思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条目《博斯凯》的后半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8—139页)使用了这些关于博斯凯参加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资料。——第175页。
- 179 格·勒·布吕歇尔《1793年和1794年战局日志》1796年柏林版(G. L. Blücher. «Kampagne-Journal der Jahre 1793 und 1794». Berlin, 1796)。——第175页。
- 180 “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团体之一,于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它联合了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思想,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年,对协会活动十分担心的普鲁士国王应拿破仑的要求取缔了协会。然而协会继续秘密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第176页。
- 181 指1848—1849年巴登的革命运动。德国的新闻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林德是这次运动的参加者,而德国的共和主义者黑克尔是1848年巴登起义的军事领导人之一。——第176页。
- 182 恩格斯引证的是缪弗林的著作(见注171)第225页。——第176页。
- 183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国和荷兰军队以及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打败。这次会战对1815年的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奠定了反拿破仑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最后胜利,并导致拿破仑的垮

- 台。同盟国军在滑铁卢会战中取得的胜利，特别是因为英国步兵顽强作战，经受住了拿破仑军队的很多次攻击，同时还因为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队及时赶到，解救了英国和荷兰的军队。——第 177 页。
- 184 恩格斯在这里收集的有关布吕歇尔的传记材料以及对他作为一个军事活动家的总的评论和对他在他曾参加的主要战局中的行动的评价，主要来源于缪弗林的著作（见注 171）。对布吕歇尔的这个评论，经马克思主要用同一来源的事实材料和对布吕歇尔作为军事长官的活动的更详尽的分析作了补充以后，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条目《布吕歇尔》的基本要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74—192 页）。——第 178 页。
- 185 到预定日期马克思赶写完并寄到纽约的条目只有他和恩格斯合写的《贝姆》和《博斯凯》以及他自己写的《贝西埃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32—139 页）。——第 178 页。
- 186 马克思指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关于波拿巴的财政政策的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没有发表。——第 179、298 页。
- 187 恩格斯的信写在印有城堡废墟和注明 Carisbrooke castle, Isle of Wight（威特岛卡里斯布鲁克城堡）字样的信纸上。——第 179 页。
- 188 马克思在他 1857 年 9 月 29 日和 10 月 6 日写的《印度起义》两篇文章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23—332 页）利用了恩格斯这封信的内容。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对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统治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目的作了政治评价，并用这一点补充了恩格斯提供的关于英国殖民军队各种可能的调动的纯军事评述。——第 182 页。
- 189 恩格斯指他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条目《Battery》、《露营》、《掩障》、《垛墙》、《爆炸弹》、《炮手》、《炮击》、《两桅小炮艇》、《炮艇》、《防弹工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25—131、144—151 页）。——第 182 页。
- 190 显然指威·伯提歇尔的著作《迦太基史》1827 年柏林版（W.Bötticher.

- «Geschichte der Carthager». Berlin, 1827), 该书主要讲迦太基的军事史。——第 184 页。
- 191 尼·马基雅弗利《佛罗伦萨史》(N. Machiavelli. «Le Istorie Fiorentine».)。该书第一版 1532 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
雇佣兵队长是十四至十五世纪意大利雇佣兵部队的首领。——第 184 页。
- 192 马克思在布莱顿和恩格斯见面,看来是在 1857 年 9 月 30 日左右。——第 184 页。
- 193 恩格斯指革命宪章运动前领袖哈尼当时在泽稷岛从事的口头的和报刊的宣传。他在这些宣传中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立场出发批评地方当局的活动和地方现行制度。在五十年代的前半期,哈尼因受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普遍低落的影响,又因处于国内政治反动强化和工人阶级中改良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背离了宪章运动,并转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1855 年秋季,由于英国当局做出关于把维·雨果和其他法国流亡者撵出泽稷岛的决定(见注 15),哈尼来到该岛的主要城市圣黑利厄尔,以乌尔卡尔特派的新堡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名义递交给维·雨果一封表示声援的信。哈尼在泽稷住下以后,从 1856 年年中起成为在这里出版的《泽稷独立报》的编辑,并且在周围小市民阶层的影响下,差不多把报纸的篇幅全部用于刊登狭隘的地方性问题,同时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加以评论。——第 185 页。
- 194 希吉来指穆罕默德由麦加逃奔麦地那,是年被定为伊斯兰教历纪元的开始。这里暗指把法国政治流亡者撵出泽稷一事(见注 15)。——第 185 页。
- 195 指马克思关于西班牙舰队的加有评注的摘录,恩格斯根据它写成他们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合写的条目《西班牙舰队》的初稿,并随信寄给了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68—171 页)。在恩格斯寄出的为《百科全书》写的稿件中,可能还有他们合写的条目《艾阿库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72—173 页)。马克思于 10 月 23 日将它和《西班牙舰队》这个条目一起寄往纽约。——

第 187 页。

- 196 马克思编的这个综合表与他的《印度起义》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33—338 页）同时发表于 1857 年 11 月 1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曾作过个别的删节。——第 191 页。
- 197 指资产阶级激进派为反对泽稷岛行政制度和土地关系领域中所保存的旧封建制度而进行的斗争。当地的大地主（领主）、律师和银行家控制了整个行政机构和皇家法庭。地方行政当局和法院在解决继承和出让地产问题上的恣意横行特别厉害地影响到土地承租者的利益，这就引起了他们的严重不满。哈尼领导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组织——改革同盟（1856 年 9 月由他创立，其成员是地方商人，小船主和银行职员）以及他主编的《泽稷独立报》，当时同该岛封建制度的残余和一小撮当地大地主对政权的垄断，进行了斗争。哈尼把圣黑利厄尔的头号律师、大地主兼银行家弗朗斯瓦·高弗莱选作他攻击的主要对象，因为后者的恣意横行特别使泽稷的土地承租者遭殃。——第 195、268、536 页。
- 198 马克思利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以下著作：《俄国 1812 年战局，法国 1813 年休战前的战局和 1814 年战局》1835 年柏林版（《Der Feldzug von 1812 in Russland, der Feldzug von 1813 bis zum Waffenstillstand und der Feldzug von 1814 in Frankreich》. Berlin, 1835），《法国 1815 年战局》1836 年柏林版（《Der Feldzug von 1815 in Frankreich》. Berlin, 1836）。这两本著作是 1832—1837 年在柏林出版的卡·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K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的第 7、8 两卷。
关于缪弗林的著作，见注 171。——第 197、248 页。
- 199 这里的“星期四”大概是指 11 月 9 日“星期一”，这可以从恩格斯 11 月 15 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 199 页）中看出。——第 198 页。
- 200 指 1844 年的英格兰银行法。1844 年英国政府力图防止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

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一千四百万英镑。但是，尽管实行了1844年的银行法，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对货币需要特别感到尖锐，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

1845年罗·皮尔政府在苏格兰也实行了类似的银行法。——第202页。

- 201 马克思在他的《欧洲的金融危机》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66—371页）中利用了恩格斯这封信中的材料。——第202页。
- 202 从德纳1858年1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炮兵〔Artillery〕》这个条目是马克思以《火炮（Cannon）》作为标题寄到纽约去的，但是却以《炮兵》为标题被列入《美国新百科全书》«A»字头的一卷。——第207页。
- 203 马克思说的是宪章派的领导人所筹划的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建议，是厄内斯特·琼斯早在1857年4月提出的。参加会议的除宪章派组织的代表外，还打算让资产阶级激进派也出席。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订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中的若干点，向资产阶级激进派作出了重大的政治让步；宪章包括六点（普选权，议会每年选举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琼斯只保留了其中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琼斯这种背离革命立场的做法引起了宪章派普通成员的不满，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起来反对自己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宪章派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会议一再延期以后，于1858年2月8日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滚到了改良主义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过了几年，在琼斯重新开始以革命无产阶级精神出现以后才得以恢复。——第210页。
- 204 马克思叙述了约翰·弗罗斯特给诺定昂宪章派组织的秘书瓦尔迪的信

- 的基本内容。这封信发表于 1857 年 11 月 14 日的《人民报》。——第 211 页。
- 205 从 1851 年起美国大金融资本家乔·皮鲍迪每年在伦敦举行宴会招待英国贵族的上层人物和美国客人，庆祝美国独立日(1776 年 7 月 4 日)。——第 213、633 页。
- 206 马克思在他的《欧洲的危机》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72—374 页)中利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列举的在汉堡发生的破产事实。——第 214 页。
- 207 马克思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关于欧洲大陆的危机的某些思想，在他的《欧洲的金融危机》一文中有了更详尽的发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66—371 页)。——第 217 页。
- 208 马克思指保证贴现公司。这个公司是 1857 年 11 月 21 日因汉堡货币危机而建立的，目的是使盖有该公司图章的期票和银行券易于流通。——第 218 页。
- 209 马克思指他的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这些手稿是马克思为了写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进行的经济研究的材料。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他给恩格斯和其他的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 299—306、531、534、553—554 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733—762 页)中都曾提出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1857—1858 年手稿好象是这两部著作的草稿。手稿由编者于 1939 年用原文第一次发表，编者加的标题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第 219、273、527、530、534 页。
- 210 拉萨尔 1857 年 12 月 17 日给马克思的信，附有他的表弟麦克斯·弗里德兰德建议马克思为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撰稿的信。弗里德

兰德早先出版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新奥得报》，马克思在 1855 年期间曾为该报撰稿。从 1856 年起，弗里德兰德成为《新闻报》的编辑之一。但是马克思不了解这时《新闻报》的政治倾向，认为不给该报撰稿是适宜的，并且只是在 1861 年 10 月该报表示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伪宪制派政府时才最后同意撰稿。——第 228、274、402 页。

- 211** 土地信用公司(Crédit foncier)是法国的一家股份银行。它是 1852 年在前巴黎土地银行的基础上建立的。土地信用公司发放以不动产作抵押并支付一定利息的短期和长期贷款(期限为五十年);它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贴。

巴黎全国贴现局(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成立于 1848 年;起初它贴现有两个背书的期票并发放以存放在公共仓库中的商品作抵押的贷款。在拿破仑第三时代成了股份公司(从 1853 年起)并取得发放以法国无期证券、工业股份公司或信用股份公司的股票或债券作抵押的贷款的特权。——第 231 页。

- 212** 马克思在该信中所表达的关于法国经济危机进程的看法是他的《法国的危机》一文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75—380 页)。——第 233 页。

- 213** 根据马克思 1857 年的《笔记本》看来,他于 11 月 27 日寄往纽约的有两个条目——恩格斯的《炮兵》和他自己的《毕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93—224 页)。——第 240 页。

- 214** 恩格斯指的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C»字头的头几个条目,其中有《战局[Campaign]》和《Captain》(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42—245 页)。——第 243、247 页。

- 215**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条目《雷管》没有被发表。——第 243 页。

- 216**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论战争》(«Vom Kriege»)一书的第 1 卷第 2 册第 3 章中阐述了这一思想。该书第一版 1832 年在柏林出版。——第 244 页。

- 217 马克思指克里木战争时期(1853—1856年)关于英国的贸易平衡及其进出口价值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以曼彻斯特委员会(见注 56)报告的形式在《自由新闻》上发表之前,曾由该报编辑部寄给马克思。这个文件在 1858 年 1 月 13 日发表于《自由新闻》。马克思在他的《英国的贸易》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88—397 页)中利用了报告内的数据。——第 246 页。
- 218 凸角堡 即大凸角堡,是塞瓦斯托波尔阵地的第三号棱堡。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期间,英国人曾在 1855 年 9 月 8 日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总攻中进攻该堡,但没有奏效。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将军们的报告。——英国的法庭。——来自法国的消息》和弗·恩格斯《战争的决定性事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10—623 页)。关于温德姆在攻击凸角堡中所起的作用,见弗·恩格斯《温德姆的失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411—416 页)。——第 250 页。
- 219 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系列关于印度起义的文章中提到这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259—260、270、275—276、297—303、323—324、329—330 页)。——第 250 页。
- 220 从马克思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出,这里是指恩格斯写的条目《马枪〔Carabine〕》、《卡伦炮〔Carronade〕》、《霰弹〔Case Shot〕》、《燃烧弹〔Carcass〕》、《药筒〔Cartridge〕》(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46—254 页)。——第 252 页。
- 221 指 1858 年 1 月 14 日意大利革命者费利切·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事件。——第 253 页。
- 222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对政治流亡者和 1848—1849 年革命参加者的大赦于 1861 年初才由普鲁士政府宣布。恩格斯也列入大赦的名单。——第 257、270 页。
- 223 指让·巴·阿·沙尔腊斯的著作《1815 年滑铁卢战役史》1857 年布鲁塞尔版(J. B. A. Charra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Bruxelles, 1857)。——第 260 页。

224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德·韦特的著作《古犹太考古学教科书, 附古犹太史简述》(W. M. L. De Wette. «Lehrbuch der hebräisch-judischen Archäologie, nebst einem Grundrisse der hebräisch-judischen Geschichte»), 该书第一版 1814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262 页。

225 指拉萨尔打算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后来该书第一版于 1864 年在柏林出版, 书名是《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 经济的尤利安, 或者: 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ökonomische Julian, oder: Kapital und Arbeit»)。——第 264、494、546 页。

226 瓦西拉普斯基是海涅《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 一个流浪的小贵族。这里恩格斯讽刺地把居住在泽稷岛的波兰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称为瓦西拉普斯基之流。——第 268 页。

227 关于在琼斯倡议下于 1858 年 2 月召开的宪章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会议, 见注 203。

1842 年资产阶级激进派看到英国工人阶级把自己的革命思想灌输到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 于是就离开宪章运动, 并多次企图将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以便利用它来进行废除谷物法和资产阶级改革的鼓动。他们提出了含糊不清的、可以有各种解释的所谓“完全选举权”的要求, 其目的是诱使工人们离开争取实现宪章派的社会和政治纲领的斗争。约瑟夫·斯特治、迈奥尔、利维西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激进派, 依靠宪章派的某些具有妥协情绪的领袖(洛维特等人), 于 1842 年在北明翰召开了两次资产阶级和宪章派的代表会议, 在两次会议上提出了共同鼓动选举改革的问题。但是以新的“权利法案”和“完全选举权”的要求代替人民宪章的提案, 被会议的宪章派大多数坚决否决了。以前的宪章派分裂为两派, 他们的政治原则变为完全不同和互不相容的。人民宪章从这时起完全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第 268 页。

228 1858 年 1 月 14 日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 拿破仑接到法国贵族和军阀的代表们大量的表示忠诚的奏折。刊登在《通报》上的法国校官和将军们的奏折更是渗透着黩武的沙文主义精神。他们公开指责英国

- 参与阴谋，按他们的说法，英国是各种凶手和罪犯的避难所；而且坚决要求就在奥尔西尼这类恐怖分子的“巢穴”追捕这些人。英国的社会人士认为这些奏折的公布是法国的间接威胁，而且是 1858 年两国关系显著尖锐化的原因。——第 268 页。
- 229** 马克思暗指关于拿破仑第三非婚生的传闻。1806—1810 年占居荷兰王位的、拿破仑第一的弟弟路易·波拿巴正式被认为是拿破仑第三的父亲。——第 270 页。
- 230** 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 1851 年法国立法议会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 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 270 页。
- 231** 马克思指刊登在《科贝特氏纪事年刊》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谈到，在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住在英国的法国政治流亡者的报刊发表了反拿破仑的言论，英法关系因而紧张起来。马克思把这篇文章和 1802 年 8 月 9 日《通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材料都用在他写的《伦敦的法国人审判案》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456—463 页）中。——第 270 页。
- 232** 在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于 1858 年 1 月 20 日向英国政府发出紧急照会，以强硬的口吻代表法国政府对英国准许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一事表示不满。瓦列夫斯基的照会成了帕麦斯顿于 1858 年 2 月 8 日向下院提出取缔阴谋活动法案（又称外侨管理法案）的口实。根据这一法案，凡居住在联合王国境内者，无论是英国人或外国侨民，如组织或参予旨在刺杀英国人或其他国家任何人的密谋活动，均应交由英国法庭审判并予严惩。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米尔纳·基卜生和布莱特（在拥护帕麦斯顿的辉格党当政时，他们在 1857 年 3 月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但在同年秋季重被选入议会）的“报复”，是指米尔纳·基卜生在 1858 年 2 月 19 日二读取取缔阴谋活动法案时提出的修正案；修正案得到约翰·布莱特的支持，它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强硬照会不予应有的回答。修正案

实际上成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修正案后，否决了取缔阴谋活动法案，并迫使帕麦斯顿政府辞职。——第 274 页。

- 233 *Cives romani* (罗马公民)是从帕麦斯顿勋爵说的 «*civis Romanus sum*» (“我是罗马公民”)这句话套用来的。这句话是他在 1850 年 6 月 25 日下院会议上所作的侵略性发言中用的(见注 123)。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两位罗马公民”，是讽刺地暗指路易·波拿巴和帕麦斯顿。他们于 1856 年底在削弱那不勒斯王国的反动制度的借口下打算把英、法舰队派往那不勒斯海岸(见注 91)，1858 年初，在意大利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见注 221)失败后，他们在本国对民主主义分子进行了公开的迫害和大规模的逮捕。——第 278 页。

- 234 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 278 页。

- 235 指皮阿、贝森和塔朗迪埃于 1858 年 2 月 24 日写给英国议会和新闻界的信(1858 年 4 月在伦敦用英语单行本出版，标题是《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Letter to the Parliament and the Press»〕)。信中证明说，象拿破仑第三那样的戴王冠的人物——政权的篡夺者应遭横死；对法国皇帝的谋刺，作为他对法国人民和宪法犯下的一切罪行的惩罚，是完全合理的历史行动。这封信轰动了英国的统治集团和新闻界。马克思无情地指责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这种冒险行动，认为在反动势力统治着欧洲的情况下，这种行动只能引起对政治流亡者的警察迫害。——第 279 页。

- 236 圣马丁门 (Porte-Saint-Martin) 是巴黎的一个剧院和该剧院所在的一条林荫道的名称。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暗指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为法国讽刺性报纸《喧声报》撰稿并为这个剧院写过许多剧本的费里克斯·皮阿。——第 279 页。

- 237 对面的尊贵绅士 (The honourable gentleman opposite) 是对代表反对党的英国议会议员的称呼。它是议员发言时使用的传统公式。起源

- 于久已形成的传统,按照这种传统,在英国议会里执政党的政府(内阁)成员坐在议长(下院议长)右边的席位上,而当时的反对党的前内阁阁员则坐在对面,即议长左边的席位上。——第 280 页。
- 238** 马克思指查·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1832 年伦敦版第 285 页 (Ch. Babbage.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 p. 285)。——第 280 页。
- 239** 指旅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弗里德里希·康姆 1857 年 12 月 19 日给马克思的信。康姆在信中说,他和他的朋友在纽约组成了一个三十人的共产主义者协会;因此他请马克思寄给他一些理论著作和过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正式文件,并请在新建协会的工作安排上出些主意。——第 284 页。
- 240** 马克思指纳·威·西尼耳的小册子《就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问题给可尊敬的商业大臣的信。附有莱·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和艾·艾释华特先生、汤姆生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 年伦敦版第 12、13 页 (N. W. Senior.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 Ashworth, Mr. Thom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 p. 12, 13)。——第 285 页。
- 241** 马克思引用了 1821 年伦敦出版的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 420 页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1821, p. 420),并把引文译成德文。——第 286、300 页。
- 242** 指威·弗·帕·纳皮尔的著作《1807 年至 1814 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 年伦敦版第 1—6 卷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 I—VI, London, 1828—1840)。——第 287 页。
- 243** 1806 年,英国人在贝雷斯福德将军的指挥下进行一次远征,企图占领

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属于拿破仑法国当时的同盟者西班牙。贝雷斯福德的一支军队在没有遇到西班牙殖民军认真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他们受到阿根廷人爱国军的包围并被迫投降。——第 287 页。

244 恩格斯利用了英国军事学家威廉·西博恩的著作《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1815 年》1848 年伦敦版(«War in France and Belgium. 1815». London, 1848)。——第 289 页。

245 指发表在 1858 年 3 月 17 日《泰晤士报》上的英国诗人瓦尔特·兰多尔的信。在这封信里兰多尔试图证明自己无罪,他对某些人说他参与奥尔西尼的谋刺事件(见注 221)的证词加以驳斥,对“卑鄙地谋刺”法国皇帝的企图表示愤慨,并且公开卑躬屈膝地吹捧拿破仑第三是什么卓越的国家活动家,要社会舆论相信他对拿破仑第三是有好感的,而且强调他对“民主主义的憎恨”。——第 290 页。

246 指一项称为嫌疑犯处治法(*loi des suspects*)的社会治安法律。该法律于 1858 年 2 月 19 日由立法团通过。它授予政府和皇帝以无限权力,可以把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法国领土。——第 291 页。

247 恩格斯暗指普鲁士摄政王(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太子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公主于 1858 年 1 月 25 日在伦敦举行的婚礼。——第 293 页。

248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作为保皇“秩序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的阿道夫·梯也尔支持路易·波拿巴为总统候选人,打算依靠他来恢复奥尔良王朝的王位。1851 年 12 月 2 日政变期间梯也尔被捕,并被送往马扎斯监狱(巴黎),在短时间的拘留后被逐出国境。但在 1852 年 8 月又获准返回法国。——第 293 页。

249 关于若米尼的著作,见注 172。

乔·卡瑟克特《简评 1812 年和 1813 年俄国和德国的战争》1850 年伦敦版 (G. Cathcart. «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 London, 1850)。——第 294 页。
- 250 指 1858 年 3 月初在伦敦召开的所谓意大利全国立宪同盟的代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集团的代表)会议。在进行了几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宣言性的反映同盟的斗争纲领的决议:建立一个有统一中央政权的意大利联邦国家,制定宪法,确立保存国王的议会政体,争取言论、出版和人身的自由,建立公开的陪审法庭。在会议所通过的特别决议中,代表们指责他们的同胞意大利的革命者费·奥尔西尼对拿破仑第三的谋刺行为(见注 221)。——第 295 页。
- 251 马克思暗指拿破仑第三 1858 年 1 月 27 日的法令。按此法令法国的全部领土分为五个大军区,分别由驻在巴黎、南锡、里昂、土鲁斯、图尔的法国元帅管理。——第 297 页。
- 252 十九世纪时,西班牙和它的殖民地共分为十七个由镇守司令(镇守司令区的名称由此而来)统管的军区。镇守司令是国王的全权代表,在他统管的军区内握有民政和军事上的全部最高统治权。——第 297 页。
- 253 威·配第《赋税论》1667 年伦敦版(W. Petty.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第 300 页。
- 254 马克思指所提到的作者的以下著作: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1767 年伦敦版(J. Steuart.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London, 1767),马克思使用的是 1770 年都柏林版;托·阿特伍德《通货问题,两人书简》1844 年伦敦版(Th. Attwood. «The Currency Question, the Gemini Letters». London, 1844);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 年伦敦版(D. Urquhart. «Familiar Words». London, 1855);约·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 年爱丁堡版(J. Gray. «The Social System. 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Edinburgh, 1831)和《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 年爱丁堡版(«Lectures on the Nature and Use of Money». Edinburgh, 1848);约·布雷《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 年里子版(Ch. Bray. «Labours

-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第 303 页。
- 255 马克思指所提到的作者的以下著作：弗·巴师夏《经济的谐和》1850 年巴黎版 (Fr. Bastiat. «Harmonies économiques». Paris, 1850)；凯里《工资水平概要和对全世界劳动居民生活状况差别的原因分析》1835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 (H. Ch. Carey.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 1835)。——第 305 页。
- 256 棉花供应协会 (Cotton Supply Association) 是为了促进棉花的种植和增加从印度、非洲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棉花输入量而于 1857 年在曼彻斯特建立的自由贸易派的组织。——第 307 页。
- 257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听之任之”) 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经济领域内的事务。——第 307 页。
- 258 指《泰晤士报》驻印度特派军事记者威·霍·罗素写的一篇文章，1858 年 4 月 20 日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标题是《勒克瑙的攻占》。——第 309 页。
- 259 指对侨居英国的法国医生西蒙·贝尔纳的审判案，他被控告参与奥尔西尼对路易·波拿巴的谋刺。审判案在伦敦进行了六天，于 1858 年 4 月 18 日结束，宣判贝尔纳无罪。——第 309、536 页。
- 260 指皮蒙特王国众议院就反对密谋的法律草案进行的辩论，该法律草案是根据法国政府的要求于 1858 年 4 月提交议院审查的。在 4 月 16 日和 17 日的辩论中，首相卡富尔和拉·马尔摩拉将军在谈到 1848 年事件时暴露了当时的卡芬雅克将军的法国政府的叛卖政策，当时卡芬雅克拒绝支持革命的意大利进行反奥地利军队的斗争。——第 310 页。
- 261 路易·勃朗《1848 年。历史真相。献给诺曼比勋爵》1858 年伦敦版 (L. Blanc. «1848. Historical Revelations: inscribed to Lord Normanby». London, 1858)。——第 313 页。

- 262** 马克思暗指法国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成立并在巴黎卢森堡宫开会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资产阶级为了引诱工人群众放弃革命而成立的这个所谓卢森堡委员会没有经费，也不掌握任何权力。这个由路易·勃朗领导的委员会的实际活动只是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进行调停。在 1848 年 5 月 15 日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后，政府取消了这个委员会。——第 313 页。
- 263** 马克思大约从 5 月 6 日至 24 日在曼彻斯特住在恩格斯那里。在此期间，马克思为了恢复健康，进行体育锻炼和骑马，同时还写《资本》这一章。——第 315、539 页。
- 264** 马克思指的是拿破仑第三向国务会议提出的关于没收法国慈善机关的地产的提案。
 这个问题马克思在他写的《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20—522 页)中作了详细阐述。——第 316 页。
- 265** 指詹·阿·麦克拉伦的著作《通货简史》1858 年伦敦版(J.A.Maclaren,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London, 1858)。——第 316 页。
- 266** 看来，马克思给恩格斯寄了两份乌尔卡尔特派的报纸《自由新闻》1858 年 5 月 12 日第 16 号(第 6 卷)，该号发表了揭露班迪亚在切尔克西亚的活动的材料。——第 318 页。
- 267** 马克思指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骑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98—326 页)。这一条目马克思大约于 6 月 21 日从曼彻斯特收到并于 6 月 22 日寄往纽约。——第 321 页。
- 268** 指尤·弗吕贝尔《美洲杂记。见闻、游记和考察》1857—1858 年莱比锡版第 1—2 卷(J. Fröbel. «Aus Amerika. Erfahrungen, Reisen und Studien». Bd.1—2. Leipzig, 1857—1858)。马克思所提到的洪堡就此书写给弗吕贝尔的信曾发表在 1858 年 5 月 27 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第 323 页。

- 269 怀特柴泊 是伦敦东部的一个区，即东头，这里集中了大量住贫民窟的工人居民。——第 329 页。
- 270 国民人身保险会 (People's Provident Assurance Society) 是英国小资产阶级改革者约翰·瓦茨于 1853 年在伦敦创办的慈善机构。1857 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分会。——第 331 页。
- 271 看来是指 1858 年 8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恩格斯的标题为《印度战争组织不善》一文；文章被报纸编辑大加篡改，因此未收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应的卷次中。——第 333 页。
- 272 马克思指法国政府为新建瑟堡军港(法国西北海岸)并给瑟堡接通铁路线而举行的隆重开放典礼。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应法国政府的邀请进行了正式访问，于 1858 年 8 月 4 日出席了港口开放典礼。根据拿破仑第三的意图，对他们的接待本来应当缓和在奥尔西尼谋刺事件（见注 221）之后英法关系上产生的紧张气氛。然而法国海军在瑟堡的显示，被看成是对英国海军的一种挑战，使英国人对法国皇帝的意图产生新的顾虑。为此拿破仑第三不得不在 1858 年 8 月 7 日的一份专门的照会中声明，法国举行瑟堡开放典礼，对英国不抱有任何敌对目的。——第 335 页。
- 273 威·尤·格莱斯顿《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1858 年牛津版第 1—3 卷 (W. E. Gladstone. «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Vol. I—III. Oxford, 1858)。对格莱斯顿的这部书的评论发表在 1858 年 8 月 12 日和 13 日两天的《泰晤士报》上。——第 339 页。
- 274 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弗里克斯·皮阿的信，写于 1858 年 7 月 14 日，以单行本发表，题为《给陪审法庭的信。为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辩护》 («Lettre au jury. Défense de la lettre au parlement et a la presse»)。它是皮阿、贝森和塔朗迪埃在 1858 年 2 月 24 日写的一封信（见注 235）的补充。——第 339 页。
- 275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关于在古巴买卖奴隶的论文，没

有发表。——第 340 页。

276 马克思于 1858 年 9 月 20 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关于中国条约的论文，没有发表。——第 343 页。

277 马克思引证的是《关于 1858 年七个月内英国贸易和通航的报告》，这个报告以《经济学家》杂志附录的形式于 1858 年 8 月 28 日发表。根据这个报告，英法之间的贸易 1858 年 1 月至 7 月比 1857 年同时期大大削减了。——第 343 页。

278 恩格斯指印度总督坎宁勋爵于 1858 年 6 月 17 日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秘密委员会所作的官方紧急报告，这个报告载于 1858 年 10 月 6 日《泰晤士报》。

在这份报告中坎宁为自己在奥德王国的土地关系调整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这些观点他早在 1858 年 3 月 3 日的公告中就已经表述过了，但遭到了督察委员会主席埃伦伯勒勋爵的批评（详见卡·马克思的《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16—519 页）。

关于 1858 年 6 月 17 日坎宁的报告，马克思没有写文章。——第 343 页。

279 恩格斯显然指的是 1858 年 10 月 4 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群众大会，厄·琼斯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

关于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同盟的问题，见注 203。——第 344 页。

280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一份 1858 年 9 月 14 日在伦敦出版的意大利文报纸《思想和行动》，上面刊载了马志尼起草的宣言。马克思在《马志尼的新宣言》一文中对这个宣言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16—620 页）。——第 347 页。

281 马克思在谈到俄国已开始的革命时，指的是俄国这个时期因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而产生的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关系的危机。这一危机的明显表现是农民运动自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失

败以后特别加强了。克里木战争揭示了专制农奴制的腐朽性和反动性。1856—185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农民运动，采取了人民对农奴制的各种抗议形式。农民拒服徭役，拒缴代役租，从地主庄园大批逃亡，烧毁庄园和杀死地主；农民同派驻庄园的军队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也成为越来越经常的事了。

农民运动以及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国内)和亚·伊·赫尔岑(在国外)为首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专制农奴制的揭露，对俄国社会生活的整个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亚历山大二世政府非常害怕农民风潮的高涨和革命的民主主义运动，同时又考虑到已产生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要求，不得不走上准备废除农奴制的道路。为此目的，在1857年1月建立了由沙皇任主席的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1858年起公开，并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1858年7月中旬，总委员会分设了四人委员会。这个四人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在各地农奴制改革方案拟出以后派遣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去圣彼得堡，让他们参加各省方案的讨论和最后批准的工作。亚历山大二世在1858年8—9月巡视俄国中部各省途中，在许多城市里举行了贵族接见会，从他向贵族们发表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沙皇政府的这个决定。

这里马克思把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各省委员会贵族代表大会称为“名士的召集”，这是借用封建专制法国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对名士的召集；圣彼得堡的代表大会于1859年8月才召开。——第347页。

- 282 马克思指斯拉夫国家在1848年革命以后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民族运动的高涨。在五十年代捷克资产阶级经济阵地的巩固，促进了捷克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因下面这一点而大大延缓了：在捷克加入奥地利帝国后，它的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因此，捷克资产阶级为反对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德国势力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五十年代下半期，反对奥地利政府的专制集权政策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开始在民族运动中起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捷克工人阶级还未成熟，未能把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领导运动的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所谓民族党。捷克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城乡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想使无产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因而鼓吹“阶级利益调和”的思想，企图不用国家民主化的方法，而依靠维也纳专制政府的支持，来取得自己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保障；他们主张同哈布斯堡王朝达成协议，坚决镇压国内革命运动，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要求捷克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实行自治的基础上。

捷克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民族问题是这一时期的关于消灭封建农奴制残余和把 1848—1849 年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总问题的一个部分。——第 347 页。

- 283** 指四十年代游历了俄国的普鲁士官吏和作家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的著作《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汉诺威—柏林版第 1—3 册(«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sslands». Theile 1—3. Hannover—Berlin, 1847—1852)。

在这本书中，哈克斯特豪森描绘了虚假的俄国农村居民物质福利的状况，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公社，企图证明，公社制度是使俄国摆脱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哈克斯特豪森断言，俄国的农奴制只应当逐步废除，因为这个国家似乎还没有条件来实行自由雇佣劳动的制度。——第 348 页。

- 284** 《我们的时代。百科辞典年鉴》1858 年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版第 2 卷 («Unsere Zeit. Jahrbuch zum Conversations-Lexikon». Zweiter Band.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58)。——第 350 页。

- 285** 看来是指马克思的一篇题为《布莱特的演说》的论文，该文载于 1858 年 11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该文原稿被编辑部作了很大的修改，大大改变了它的意思；因此这篇论文未收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应的卷次中。——第 352、358 页。

- 286** 指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外交冲突，这次冲突的起因是：1857 年 11 月 29 日葡萄牙当局在莫三鼻给没收了运送一批东非黑人去留尼汪岛的法

国商船“沙尔和若尔日号”。经过长期的外交争吵，拿破仑第三（马克思在这里用维·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加西莫多来讽刺他）政府在1858年10月13日给葡萄牙政府的照会中，坚决要求归还被没收的船只并释放船长。葡萄牙政府满足了法国的要求，冲突由此才得到了解决。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马克思就这个题目写的文章加以歪曲后，于1858年12月1日发表；因此这篇文章未收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应的卷次中。——第353、357页。

- 287 看来是指卡·布林德在1858年匿名出版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总标题为《英国“德意志统一和自由”协会宣传册》（《Flugblätter des Vereins «Deutsche Einheit und Freiheit» in England》）。——第353页。
- 288 马克思指埃德加尔·鲍威尔1858年11月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的关于宗教改革时期以来欧洲强国政治史的第一篇演讲。讲稿发表在1858年11月6日的《新时代》报上。——第355页。
- 289 1858年阿·卢格为1859年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写了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发挥了自己对莎士比亚和席勒的创作的看法。他的这些文章于1858年4—5月发表在罗伯特·普鲁茨的文学周刊《德国博物馆》上，总标题为《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im Reich des Ideals》）。——第356页。
- 290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是司徒卢威的论文《教育给予自由！》（《Bildung macht frei!》），原载《社会共和国》，1858年11月27日《新时代》予以转载，没有署名。——第359页。
- 291 指弗莱里格拉特1858年12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他因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死和安葬而写的一首诗《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Nach Johanna Kinkel Begräbnis》）。这首诗刊载于1858年12月11日的《新时代》。——第359页。
- 292 马克思指他写的论中英条约一文，《纽约每日论坛报》没有登载这篇文章。——第363页。

293 指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于1858年12月6日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他评论了1858年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政策，还提出了1859年外交和内政措施的计划。这份国情咨文反映了美国对中美和南美国家（哥斯达黎加、巴西、巴拉圭等国）的明显的侵略意图，以及美国对取得美洲大陆的霸权的渴望。在国内政策方面，总统吁请在1859年预算中增加邮电部门和海军的费用，同时提议铺设太平洋铁路。

马克思的论布坎南的国情咨文一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登载。——第364页。

294 指当时在塞尔维亚公国发生的事件。在1858年11月底召开的老安德列议会上，代表年轻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利益的塞尔维亚自由派同奥布廉诺维奇派（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维护者）联合起来，在仇视现存制度的农民的支持下，推翻了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的塞尔维亚王位，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议会为常设机构，拥有全部立法权力，并废除了绝大多数由大地主即有名的护宪派组成的寡头会议。在这以后护宪派接着就想发动反革命政变，但由于人民群众的行动，粉碎了他们的计划。

老安德列议会废除了执政二十年的护宪派的寡头制度，但并没有消除这一制度的社会基础，而且一点也没有改变劳动群众的状况。——第365、366页。

295 恩格斯是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关于塞尔维亚事件（见注294）和普鲁士后备军中的变化的文章，没有查明。——第367页。

296 马克思指1859年1月6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署名“本报通讯员”的简讯，题为《塞尔维亚的革命》。——第367页。

297 马克思把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企图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抬高自己声望的活动讽称为“金克尔的复活”；为此目的金克尔甚至利用了自己的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死（见本卷第367、552页）。

《海尔曼》周报是金克尔以凯鲁斯奇人部落的领袖阿尔米纽斯（海尔曼）的名字命名的，后者在一世纪领导了日耳曼人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马克思谈到歌德笔下的蠢家伙，指的是歌德的史诗《海尔曼与窦绿

苔》的主人公海尔曼——一个力图置身于生活风暴之外的庸人形象。——第 367、552 页。

298 马克思寄给恩格斯的《海尔曼》周报的广告，是一份预告这家周报即将出版的宣传性质的说明书，上面的日期是 1858 年 12 月 24 日，并有金克尔的签名。——第 368 页。

299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经济学手稿(见注 209)中称为《资本》的一章。这一部分手稿是在 1857 年 11 月到 1858 年 5 月这个时期里写成的。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K.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939 年莫斯科德文版第 1 册第 149—762 页(196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 分册)。

从 1858 年 5 月 6 日到 5 月 24 日左右，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第 369、599 页。

300 1858 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是反对得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辉格党反对派的领袖)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到贡比臬去阐明他对即将爆发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拿破仑第三想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的意图。

关于俄国对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影响，见马克思的《法国的战争前景》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05—310 页)。——第 370、410 页。

301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第 372、374 页。

302 弗莱里格拉特在给恩格斯的信里，显然谈到要新出版一家应当继承《新莱茵报》的革命报纸。《新莱茵报》从 1848 年 6 月 1 日到 1849 年 5 月 19 日在科伦出版，由马克思主编，它是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德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弗莱里格拉特在这里错误地把未来要出版的报纸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自 185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出版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的《海尔曼》周报相提并论。——第 373 页。

303 指 1851 年 9 月—1852 年 3 月金克尔到美国去的那次旅行，其目的是

要在德国流亡者和美籍的德国人中间筹办所谓“德美革命公债”，公债拟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在这次旅行期间，金克尔进行了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卑鄙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辛辣地嘲笑了金克尔这种已经落空的想法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的、无成果的尝试。——第 373 页。

- 304**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每星期寄两次文章，即星期二和星期五。——第 374、614、639 页。
- 305**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路易-拿破仑的处境》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95—199 页），其中谈到路易-拿破仑的堂弟日罗姆·波拿巴亲王同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克洛蒂尔达公主结婚的政治目的。马克思说克洛蒂尔达“天使般的温柔”，显然是讽刺，因为他在文章中写道，据传，“克洛蒂尔达公主虽然年轻，但却性格坚强……”。——第 374 页。
- 306** 指 1859 年 1 月 30 日《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的、由法国记者路·博尼法斯署名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可以向国外派出五十万军队。1 月 31 日恩格斯写了《法国军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00—206 页），作出自己的估计并指出，法国在战时派到意大利与奥地利作战的军队将只有二十万人。恩格斯在文章中援引了巴黎的消息，指出，《立宪主义者报》上的材料和它所依据的数字都来自路易-拿破仑。因此，马克思于 2 月 1 日把恩格斯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后，认为有必要把 2 月 2 日《泰晤士报》上的材料告诉恩格斯：《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就是路易-拿破仑本人。——第 374、558 页。
- 307** 马克思指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内容谈的是拿破仑第三在 1859 年 2 月 7 日立法议会开幕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以及在他的示意下于 1859 年初在巴黎匿名出版的拉·格隆尼埃尔的抨击性小册子《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L'Empereur Napoléon III et l'Italie》）。《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刊登马克思的这篇文章。

——第 376 页。

308 马克思指魏德迈 1858 年 2 月 28 日给他的信(他在 1859 年 2 月 1 日已作了答复,见本卷第 550—554 页),以及康普 1858 年 6 月 15 日给他的信。见本卷第 322 和 338 页。——第 376 页。

309 马克思指 1858 年 12 月 22 日《自由新闻》第 24 号发表的文章《一个俄国人揭露对华战争和条约的目的》,这篇文章原载于 1858 年 9 月 14 日《纽约先驱报》。

关于同中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帕麦斯顿政府所签订的结束这一战争的中英条约,见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21—626 页)。——第 380 页。

310 马克思的两篇同一标题的文章《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是对工厂视察员的半年报告的评论,它们是马克思稍后,于 1859 年 2 月 25 日和 3 月 4 日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21—228、240—245 页)。——第 382 页。

311 马克思指付排自己的《资本》这一章的准备工作,他计划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出版(见注 299)。——第 382 页。

312 这里指 1859 年 2 月恩格斯打算以《波河与莱茵河》为题写一部著作,从战略观点阐述即将发生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曾在他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叙述过,这封信没有找到。恩格斯在 1859 年 3 月 9 日以前写成了这部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页)。——第 383 页。

313 当时敦克尔出版社在排印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关于这一剧本,拉萨尔在 1857 年 4 月 26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将是激动人心的”。关于拉萨尔的这封信,见本卷第 127 和 129 页。——第 385 页。

314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拉萨尔的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 年柏林版(《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Berlin, 1858) 第 1 卷第 224 页上的附注。——第

387 页。

- 315** 马克思指拉萨尔同聚集在柏林《人民报》周围的一批具有反对派倾向的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密切关系。拉萨尔在 1859 年 1 月 31 日给马克思的信里对这些活动家表示失望，向马克思抱怨说，他们胆小，不坚定。——第 387 页。
- 316** 马克思指拉萨尔给他的信（写于 1859 年 2 月底）。拉萨尔在信里告诉马克思说，关于出版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一事已同敦克尔谈妥，要恩格斯在敦克尔向他提出的小册子稿酬支付方式中选定一种。——第 389 页。
- 317** 指拉多维茨将军于 1848 年 8 月 12 日在法兰克福德国国民议会的发言。拉多维茨断言，奥地利在明乔河的疆界（换言之，保卫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权）是德国抵抗法国入侵的必要的保障。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小册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74 页及以下各页）中和马克思在《普鲁士的战争前景》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4—315 页）中揭穿了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第 390 页。
- 318** 马克思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出版的《海尔曼》周报。这家周报在 1859 年 2 月 19 日第 7 号上颂扬伦敦的德国祖泽—济贝特大公司出版的《商业消息报》（《Handelsberichte》），在同一号上还发表简评，吹捧 1859 年在伦敦新出版的特吕布纳的《美国图书索引》（《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第 390 页。
- 319** 指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的出版条件（见注 316）。——第 390 页。
- 320** 指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在这个时期已经迫近战争。这次战争（1859 年 4 月 29 日至 7 月 8 日）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

- 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起来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单独和奥地利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归并于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391、556、565、591页。
- 321** 1846年2月在波兰土地上准备进行一次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叛卖行为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所逮捕，总起义遭到了破坏，只是发生了个别的革命爆发。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获得了胜利，成立了国民政府，颁布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条约，把克拉科夫归并于奥地利帝国。——第392页。
- 322** 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思想在他前一天写的《法国的战争前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05—310页)一文中加以发挥。——第393页。
- 323** 正如事件进一步的发展所表明，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得到了证实。果然，英国议会于1859年4月被解散，经过新的选举以后，以过去的反对派帕麦斯顿为首的政府于1859年6月上台。——第393、566、580页。
- 324** 马克思在1859年3月22日和后来在4月1日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他在1859年3月1日写的《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35—239页)一文的继续。《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登载这两篇文章。——第394、396页。
- 325** 马克思指《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转载伦敦《泰晤士报》的通讯。——第394页。
- 326** 指德纳1859年3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德纳在信中通知说，在美国不

- 可能找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英文本的出版人，并且请求马克思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筑城》和《步兵》两个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327—353和354—381页）。——第396页。
- 327** 马克思大概是指：1852年托利党的得比政府由于遭到布莱特领导的自由贸易派的反对而垮台，结果帕麦斯顿在新的阿伯丁联合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1855年阿伯丁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而垮台，当时罗素被解除外交大臣的职务，而帕麦斯顿领导了新的辉格党政府。在第二届得比内阁期间（1858—1859年），由于布莱特和罗素反对，政府垮台，帕麦斯顿再次组阁。——第396页。
- 328** 得比—迪斯累里的托利党政府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于1859年3月31日在下院二读时被否决，结果招致政府垮台。马克思在这里对投票表决前的辩论作的评论，看来是向恩格斯叙述他在4月1日写的文章（见注324）的基本思想。布莱特和基卜生于3月24日在下院发言，表示反对这一法案，同时基卜生引用了布莱特过去的发言中的一句话：“糟糕的法案是最革命的法案”。基卜生在发言中反对政府提出的重新划分选区的提案，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已过时的“衰败城镇”制度的残余。——第396页。
- 329** 指1854—1858年任香港首席检察官的托马斯·契泽姆·安斯提返回英国。安斯提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暴虐和贪污，被政府解职。1859年4月9日，即在马克思写这封信的当天，《泰晤士报》上报道了下院议员詹姆斯的声明：他要发表同安斯提退职有关的文件。安斯提在任议员期间（1847—1852年），曾同乌尔卡尔特一起批评过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第397页。
- 330** 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思想曾在1859年4月8日和12日写的《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25—333页）一文中加以发挥。
关于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起义，见注153。——第397页。
- 331** 指印度事务大臣斯坦利于1859年2月14日向英国下院提出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授权政府在英国发行七百万英镑的公债，以弥补在印度

- 的英国行政机关 1859 年的非常开支。——第 398 页。
- 332** 指的是 1858 年签订的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附件。——第 398 页。
- 333** 指埃德加尔·鲍威尔的小说《修道院》，载于《新时代》（《Neue Zeit》）周刊 1859 年 3 月 19 日、26 日和 4 月 2 日、10 日、16 日第 38—42 号。——第 401 页。
- 334** 1859 年 4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登载了亚历山大·阿什博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抨击这个报纸 1859 年 3 月 17 日作为社论发表的恩格斯写的《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29—234 页）。阿什博特在信中引用了这个报纸似乎在“本月 14 日”发表的他的信，他在这封信中批评了 1859 年 3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恩格斯的未署名的文章《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13—220 页）。实际上，阿什博特的第一封信是 1859 年 3 月 11 日发表的。——第 403 页。
- 335** 大概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奥格斯堡《总汇报》（1859 年 4 月 12 日第 102 号附刊）登载了一篇纽约通讯。这篇通讯转述了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的内容。它们是：《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和《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13—220、229—234 页）。——第 403 页。
- 336** 马克思在这里根据 1859 年 4 月 19 日《泰晤士报》叙述了 1859 年 4 月 18 日英国议会辩论的内容。信中所阐述的这一时期欧洲外交活动的事件的进程也反映在马克思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和他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38—342 页和第 343—346 页）中。——第 404 页。
- 337** 指早在 1849 年镇压罗马共和国时进入罗马的法国军队。——第 404 页。
- 338** 1859 年 1 月 1 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接见外交使团时，向奥地利

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说法奥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友好了”。这个谈话引起了拿破仑第三与奥地利的外交冲突。而关于对奥发动战争的问题早在这以前很久就已决定了:1858年7月法国和皮蒙特在普伦贝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法国将参加即将发生的对奥战争,为此,皮蒙特答应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第404页。

339 指奥地利将军居莱给皮蒙特政府的最后通牒。它要求立即解除意大利志愿军的武装并解散他们。这个最后通牒是1859年意大利战争开始的信号(见注320)。——第407页。

340 布朗基由于参加1848—1849年革命被判处十年徒刑,服刑期满后,于1859年4月被拿破仑第三政府流放到凯恩(南美的法属圭亚那)。布朗基在1859年8月19日的大赦以后回到巴黎。——第407页。

341 暗指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由于有被解散的危险而在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的。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

此外,福格特这个姓氏与中世纪一种官吏(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全权代表叫做“福格特”)的名称相同,马克思使用“帝国的福格特”这个说法时,利用了“福格特”的这两重意思。——第407、591、595、607页。

342 福格特及其拥护者曾经打算在日内瓦出版《新瑞士》周报(«Die Neue Schweiz»),后来没有出版这个周报,而出版了《新瑞士报》(«Neue Schweizer Zeitung»)。

关于福格特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和随信附去的福格特《纲领》,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6页)。——第407页。

343 指1859年4月16日《海尔曼》第15号发表的卡尔·布林德的《解放者拿破仑》一文。布林德在这篇文章中既反对拿破仑第三,又反对奥地利,并指出,他认为摆脱已经形成的“混乱局面”的唯一办法是联合德国

的“一切人民政党的领袖”。——第 408 页。

- 344** 恩格斯的这篇看来是论述 1859 年意大利战争的开端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第 408 页。
- 345** 关于 1859 年 4 月底开始的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进程，见恩格斯的《意大利战争。回顾》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77—490 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对奥军总司令居莱所制订并受到海斯将军严厉批评的作战计划所作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78—479 页）同马克思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第 408 页。
- 346** 马克思在这里是说，1859 年 3 月 3 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如果法国和撒丁同奥地利之间发生战争时实行中立和合作的秘密条约在形式上把俄国和法国结合在一起。报刊披露了关于这个秘密条约的消息，于是马克思在他 1859 年 4 月 29 日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金融恐慌》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52 页）中报道了这个条约。——第 408、615 页。
- 347** 马克思指 1859 年 3 月 26 日《泰晤士报》发表的首席检察官怀特塞德 1859 年 3 月 25 日在下院的发言。
关于《蓝皮书》，见注 39。马克思在这里援引的是蓝皮书《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通信》（《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1849 年伦敦版第 2 篇 1849 年 7 月第 377、478 号（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30 页）。——第 410 页。
- 348** 克·弗·符尔姆《东方问题的外交史》1858 年莱比锡版（Ch. F. Wurm. «Diplomatische Geschichte der Orientalischen Frage». Leipzig, 1858）。——第 410 页。
- 349** 马克思用 1859 年 5 月 5 日在维也纳以阿恩施坦—埃斯克勒斯大公司的破产开始的商业恐慌同世界经济危机时期 1857 年秋天在汉堡发生的商业恐慌相比。见马克思的文章《欧洲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66—371页)和《维也纳要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71—377页)。——第411页。

- 350 1859年5月9日,马克思出席乌尔卡尔特就意大利战争问题召开的群众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在开会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告诉马克思,福格特从法国政府领取进行波拿巴主义宣传的经费并企图收买一些政论家支持拿破仑第三。——第412、439、471、490、591、592、617页。
- 351 拉萨尔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于1859年5月初在柏林匿名出版。拉萨尔在小册子里维护德意志各邦在意大利战争中采取的普鲁士一波拿巴主义的中立立场,实际上,为拿破仑第三的“解放”政策辩护,并且主张让奥地利失败,认为普鲁士必须利用这个失败来从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第413页。
- 352 马克思取笑拉萨尔1859年5月中旬给他的信中的话。关于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拉萨尔在信中说,他“日日夜夜地工作,试图用逻辑和火编制一件东西,使它对人民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付诸流水”。——第413、430页。
- 353 马克思指爱德华·梅因吹捧卡尔·福格特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的小册子《欧洲现状研究》(《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的书评。福格特在这个小册子中竭力在思想上制造欧洲舆论,特别是德国舆论,便于拿破仑第三实行他的对外政策的冒险。梅因以《奥地利和德国》为题的书评载于他出版的报纸《自由射手》1859年5月7日和10日第55号和第56号。——第414页。
- 354 巴塞尔和约是参加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在1795年4月5日同法国单独缔结的。这一和约的缔结,不仅是法军胜利的结果,而且是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首先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分歧的结果。——第415页。

- 355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发表这个宣言。——第 415 页。
- 356 指 1855 年根据厄内斯特·琼斯的倡议成立的和 1856 年 5 月改名为国际协会的所谓国际委员会。最初参加这个组织的有以琼斯为首的宪章派和在伦敦的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它的宗旨是加强民主力量的国际合作。这个协会于 1859 年宣告解散。——第 415 页。
- 357 《新时代》周报的最后两号——1859 年 4 月 10 日第 41 号和 4 月 16 日第 42 号——不象通常那样出四版，而是出两版。马克思把其中的一号也寄给了恩格斯。
-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会议是 1859 年 5 月 1 日根据威·李卜克内西的倡议在“日耳曼尼亚”旅社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伦敦各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决定“出版新的、以民主主义和社会原则为基础并代表旅英的德国工人的利益和观点的周报《人民报》”。——第 416 页。
- 358 1856 年 10 月初，马克思全家迁到伦敦郊区，地址是：汉普斯泰特路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 9 号。——第 416 页。
- 359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 1859 年 5 月 7 日至 8 月 20 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其他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 1 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编辑出版。从第 2 号起，马克思就积极地参加了该报的出版工作，他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经常提出建议和帮助，为该报审稿，组织对该报的物质援助等等。在 6 月 11 日的第 6 号上，该报编辑部正式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为该报撰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3 页）。从 7 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是该报的编辑，该报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机关报。
-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理论问题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研究在《人民报》上得到了反映，他们在该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对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 1859 年意大利战争（见注 320）的

各个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揭露了英国、普鲁士、法国、俄国和其他反动国家的对外政策，对波拿巴主义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拥护者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人民报》上刊载了马克思为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马克思的五篇文章（其中包括一组未完成的文章《Quid pro Quo》）、恩格斯的九篇文章、恩格斯给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评论、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成并发表在“报刊述评”栏的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海尔曼》的评论。此外，许多文章和政治评论都带有马克思直接参加编辑工作的痕迹。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号。1859年8月20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第416页。

360 比斯康普的短评揭露了金克尔反对《新时代》报的阴谋和埃德加尔·鲍威尔投靠金克尔的行为。这篇短评发表在1859年5月28日《人民报》第4号“社会新闻”栏里。——第417、420页。

361 马克思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前进报》。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他力图调和民主激进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前进报》（《*Vorwärts!*》）是一家德文报纸，该报于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1844年夏天起开始直接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1845年1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工作人员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第418页。

- 362 指 1859 年 5 月 7 日《海尔曼》周报第 18 号发表的《英国的中立》一文（未署名）和 1859 年 5 月 14 日第 19 号“政治”栏里发表的署名卡尔·布林德的短评《局部战争和德国人民党》和署名洛·布（洛塔尔·布赫尔）的短评《路易-拿破仑的飞黄腾达》。——第 418 页。
- 363 大概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 52）和 1858 年 11 月在伦敦东头成立的在方针上同它相近的协会。——第 418 页。
- 364 指阿·康普 1859 年 4 月 24 日给马克思的信，信中说，他和魏德迈正在征求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订购者，并且已经征求到大约一百个订购者。——第 419 页。
- 365 关于卡斯泰卓会战，恩格斯写了两篇文章《会战终于发生了！》和《蒙特贝洛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83—388、389—391 页）。但是，可能恩格斯本来是作为一篇文章写的，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把它分成两篇。——第 420 页。
- 366 指 1859 年 5 月 14 日《人民报》第 2 号发表的比斯康普写的抨击福格特的文章《帝国摄政》。他在文章中未经马克思的同意透露了马克思在 1859 年 5 月 9 日开群众大会时从布林德那里得到并告诉了他的关于福格特成为波拿巴的代理人的消息。
- 李卜克内西的短评《政治评论。——伦敦》载于 1859 年 5 月 21 日《人民报》第 3 号。——第 424、606 页。
- 367 1859 年 5 月 27 日，即写这封信的一天，《自由新闻》（第 5 号）匿名发表卡尔·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后来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4—515 页）中引用了这篇文章。该文揭露了日罗姆·拿破仑亲王扶植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当匈牙利国王的计划。在同一号报纸上，刊载了一封将科苏特和马志尼的立场加以对比的私人信的片断。这个材料看来是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向恩格斯报道所根据的来源之一。
- 1859 年 5 月 16 日出版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一期刊载了马志尼的宣言《战争》。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它的译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06—412 页）。——第

426、471、607、617 页。

- 368** 指的是加里波第在 1859 年 5 月在他的志愿军进入伦巴第领土时所发表的告伦巴第居民书。马克思在给《马志尼宣言》加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06 页)中提到这个宣言。——第 428 页。
- 369** 马克思指福格特的注明 5 月 23 日的文章《警告》，载于 1859 年 6 月 2 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 150 号附刊。这篇文章对马克思和他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恶毒的诽谤性的攻击。按照马克思的指示，1859 年 6 月 11 日《人民报》第 6 号转载了这篇文章并附有报纸编辑部的讽刺性的评论。——第 429、501、620 页。
- 370** 指比斯康普的短评(见注 360)。——第 431 页。
- 371** 指 1859 年 6 月 11 日《人民报》第 6 号发表的《人民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3 页)。声明指出，卡·马克思、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威·沃尔弗、亨·海泽参加该报的撰稿工作。——第 432 页。
- 372** 1859 年 6 月下半月，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处。他们讨论了有关出版《人民报》的一些问题，马克思同时还到苏格兰去拜访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伊曼特和海泽，并就筹划出版《人民报》的经费问题同他们进行了商谈。马克思大约在 7 月 2 日回到伦敦。——第 433、598、606、616 页。
- 373** 《人民报》在“报刊述评”栏系统地发表评论，反对金克尔的周报《海尔曼》。除了马克思以外，埃拉尔特·比斯康普也参加了这些评论的写作工作。在评论中，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政治上的无原则性和幻想、他们的小市民趣味和不学无术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马克思以他对金克尔的抨击迫使金克尔退出了《海尔曼》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4—695 页)。——第 434 页。
- 374** 指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结束。1859 年 7 月 8 日在维拉弗兰卡城举行了法奥两国皇帝在没有皮蒙特国王参加下的单独会晤。这

- 次会晤是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建议举行的，因为他害怕战争拖下去会加强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这次会晤中签订了停战协定。7月11日法奥双方签署了初步和约，根据和约，伦巴第（曼都亚和培斯克拉两要塞除外）转归法国（但是拿破仑第三后来为了换取萨瓦和尼斯，把伦巴第让给了撒丁），威尼斯仍然受奥地利统治，在战时由于人民起义而被赶走的托斯卡纳公爵和摩地那公爵应该复位。和约规定建立以教皇为首脑的意大利联邦。尽管初步和约中的某些条文没有实行（例如，建立意大利联邦、两位公爵——他们的领土于1860年并入皮蒙特——在托斯卡纳和摩地那复位等条）或者有了改变，但整个说来和约的条件为1859年11月10日在苏黎世签订的最后和约打下了基础。——第435页。
- 375** 马克思指1859年7月13日乌尔卡尔特的报纸《自由新闻》第7号发表的1837年草拟的《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这个报告书中拟定了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马克思后来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这个文件的某些地方，并且指出1855年《普鲁士周刊》曾经转载过这个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36页）。——第435页。
- 376** 大概暗指拉萨尔1859年5月27日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在信中断言，一切革命都在重演“革命形势本身的悲剧冲突”。——第436页。
- 377** 应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给《人民报》写了一组文章，标题是《意大利战争。回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77—490页）。——第437页。
- 378** 指金克尔在1859年7月2日《海尔曼》周报第26号上发表声明说，他“由于健康的关系”，从这一号起，辞去周报编辑的职务。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作用的是《人民报》在“报刊述评”栏所发表的评论（见注373）。——第439页。
- 379** 《自由新闻》编辑部在发表《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375）时说，这个文件是在“普鲁士内阁危机”（见本卷第441—442页和注385）时期发

现的。——第 439 页。

- 380** 在《公文集》(见注 17) 第一卷里发表的文件中有《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1826 年 12 月 22 日于巴黎》、《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的绝密紧急报告的副本。1828 年 11 月 28 日于巴黎》和《公文集》编辑部认为写于 1833 年的《关于德国的处境和前景的备忘录。驻圣彼得堡公使主持编写并密交德国各邦政府》。——第 440 页。
- 381** 《自由新闻》刊登的《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 375) 说, 阿列克塞王子被他的父亲彼得一世杀害和霍尔施坦公爵彼得(报告书中称彼得三世)的被杀是俄国的利益所要求的。——第 440 页。
- 382** 指马克思曾接到弗里德里希·康姆的信(见注 239)。——第 440 页。
- 383** 指 1859 年 7 月 16 日《人民报》第 11 号作为社论发表的比斯康普的《维拉弗兰卡和约》一文。比斯康普在文章的末尾声明该文待续。1859 年 7 月 23 日的第 12 号上果然发表了比斯康普的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第 441 页。
- 384** 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恩格斯, 他打算写一组文章《Quid pro 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03—523 页)。由于《人民报》停刊, 文章没有写完。在刊登出来的部分里没有提到马克思在这里称之为“乌尔卡尔特的文件”的《报告书》(见注 375)。——第 441 页。
- 385** 指 1858 年 10 月, 当由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疯癫症, 其弟普鲁士亲王(后来的国王威廉一世)被任命为摄政王的时候, 在普鲁士发生的事件。为了向自由资产阶级讨好, 摄政王撤换了反动的曼托伊费尔政府。——第 442 页。
- 386** 马克思指 1859 年 6 月 4 日《人民报》第 5 号发表马克思为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编辑部在按语中答应在仔细研究该书之后将写关于该书的专论。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要求, 对他的书写了书评。书评的前两部分发表在 1859 年 8 月 6 日和 20 日《人民报》第 14 号和 16 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24—535 页)。恩格

- 斯打算在第三部分里分析该书的经济内容。由于报纸停刊，这一部分没有见报，手稿亦未找到。——第 442 页。
- 387** 1859 年 7 月 23 日《人民报》第 12 号发表了海尔维格为苏黎世射手协会会员的节日而写的一首假爱国主义的诗。——第 447 页。
- 388** “俄国文件”指《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 375); 1859 年 7 月 23 日和 30 日、8 月 6 日、13 日和 20 日《人民报》第 12—16 号从《自由新闻》上转载了这个报告书。
- 1859 年 6 月 25 日、7 月 2、9、23 日、8 月 20 日《人民报》第 8、9、10、12、16 号，在“工人之声”栏里刊载了一组题为《一个工人的业余作品》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建立所谓“国民学校”的主张，并号召工人不要听从资产阶级散布的幻想，不要相信资产阶级“爱自己的敌人吧”的规劝等等。这些文章开始刊载时没有署名，而最后三篇文章则注有一个“彼”。这组文章的作者是彼得逊。——第 448 页。
- 389** 恩格斯指拿破仑第三于 1859 年 7 月 24 日对外交使团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宣称，他同奥地利签订的和约(见注 374)“满足了法国的荣誉和利益”。——第 448 页。
- 390** 1859 年 7 月 30 日《人民报》第 13 号刊载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后备军士兵的诗。这个“诗人”在诗里叙述了关于针发枪构造的军事教令。《人民报》在这首诗的讽刺性评语之后刊载了编辑部的一篇声明(它很可能是马克思写的)。声明说：“我们刊载格·海尔维格的诗(见注 387)，只是为了表明，当一度受到赞赏的政治诗的朗诵成为瑞士共和制度的牺牲品的时候，这种朗诵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由于疏忽，编辑部的有关评语没有刊登出来。”——第 449 页。
- 391** 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77。1851 年 5 月，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诺特荣克当德国的特派员。1851 年 5 月 10 日，他在莱比锡被警察局逮捕。逮捕时从他那里搜出的文件，使警察当局有可能弄清在德国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情况，于是又发生几起逮捕。——第 450 页。
- 392** 指威·吕斯托夫《步兵史》1857—1858 年哥达版第 1—2 卷(W. Rüstow.

-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Bd. I—II, Gotha, 1857—1858)。——第 451 页。
- 393** 指《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 375)。《自由新闻》(1859 年 7 月 27 日第 8 号)以《1837 年俄国报告书》为题发表的克罗谢的信中说,有一家德国报纸在 1855 年发表过这个文件。克罗谢的这封信还说,“一个德国人”认为这个文件“是了解错综复杂的欧洲政治的指南”并把它翻译出来刊登在《自由新闻》上。这个“德国人”是谁,无法确定。——第 451 页。
- 394** 1859 年 7 月中前后,马克思就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警告》一事,同布林德、李卜克内西以及承印《人民报》的印刷所老板霍林格尔交谈,这份传单全文发表在 6 月 18 日《人民报》和 6 月 22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传单揭露了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的代理人。由于李卜克内西 6 月中在霍林格尔印刷所发现并由他寄给了《总汇报》编辑部的传单校样上有布林德的笔迹,马克思认为传单是布林德写的。但是,布林德由于不愿意公开反对福格特,否认他是传单的作者。——第 451、471、594、598、617 页。
- 395** 指出版商敦克尔 1859 年 8 月 3 日给恩格斯的信。它是对恩格斯 7 月 25 日写的一封没有保存下来的信的复信。敦克尔在他的信中通知说: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六册已经寄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广告,将在该书出版几个星期后才能在各家德国报纸上刊登,他认为,这样做必定会使这本书的销路更好。——第 454 页。
- 396** 恩格斯指 1859 年 8 月 10 日《泰晤士报》发表的马志尼的文章《欧洲政变》(«The European coup d'état»)。文章揭露了法、俄、奥三帝国之间存在反对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秘密勾结。恩格斯谈到乌尔卡尔特对马志尼的态度,可能是暗指乌尔卡尔特出版的报纸《自由新闻》1859 年 5 月 27 日(第 5 号)发表的短评《科苏特和马志尼》。这篇短评推测马志尼是“俄国的奸细”。——第 454 页。
- 397** 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 **法文报** 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打算出版的《共和联盟》(«Union Républicaine»)(见本卷第 453 页)。

- 政治犯大赦令是拿破仑第三在 1859 年 8 月 16 日宣布的，其目的是要保证他的政府得到自由派人士的支持。——第 457 页。
- 398 1859 年 8 月 20 日《海尔曼》周报第 33 号刊载了卡尔·济贝耳的诗《格言》，诗上标明“为《海尔曼》作”。——第 458 页。
- 399 恩格斯可能指《泰晤士报》的“加尔各答和中国邮讯”一栏。这一栏刊载邮寄到伦敦的通讯。——第 459 页。
- 400 1859 年 6 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77 页）出版后，根据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签订的初步合同，马克思计划出版《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然后再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其余部分（见注 209 和 299）。但是紧迫的党的事务使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只是在 1861 年 8 月马克思才又重新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这时他已经放弃以分册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计划。——第 460、469、474、476、483、494、598、608 页。
- 401 指马克思写的、载于 1859 年 9 月 28 日《自由新闻》第 10 号的未署名的短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马克思在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同一题材的文章中重述了这篇短评中所列举的事实。这家报纸发表了马克思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0—567 页）。信中提到的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可能被报纸编辑部合成了一篇。——第 466、600 页。
- 402 载于 1859 年 8 月 31 日《自由新闻》第 9 号的《新公文集》（《The New Portfolio》）一文报道说，即将在柏林出版一部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它同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那部汇编（见注 17）相符。这部由费舍编辑的汇编于 1859—1860 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书名为：《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自由新闻》上的这篇报道指出，《关于俄国的报告书》（见注 375）第一次发表于《普鲁士周刊》。——第 467 页。
- 403 “大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

的讽刺性称呼。这些人把政治活动变成升官发财、制造纠纷和策划阴谋的场所，并从事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对这些人作了最透彻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9—380页）。——第467、552页。

- 404** 马克思指1859年9月10日《海尔曼》周报第36号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短评，上面注明：“8月31日于奥斯坦德”。——第470页。
- 405** 马克思讽刺地把印刷所老板菲德利奥·霍林格尔称为“忠实的菲德利奥”，他借用的是贝多芬的歌剧《菲德利奥》的主人公的名字。歌剧的主人公列奥诺莱女扮男装，化名为菲德利奥，大胆地潜入监狱，将丈夫从死亡中救出。这个歌剧出现以后（十九世纪初），“菲德利奥”这个名字成为忠实和忠诚的象征。——第471页。
- 406** 由于《总汇报》转载了传单《警告》，福格特于1859年7月对该报提出诉讼，控告它诽谤。1859年8月初《总汇报》编辑部请求李卜克内西告知传单《警告》中对福格特的指责的证据之后，李卜克内西请求马克思帮助他设法让布林德承认他是这个匿名传单的作者。马克思认为必须迫使布林德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因为福格特宣称传单的作者是马克思本人，还无中生有地指责马克思使布林德成为自己的党的替罪羊。对马克思来说，通过批判布林德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不敢同波拿巴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公开斗争的怯懦立场，也是重要的。布林德拒绝承认是传单的作者，实际上起了福格特帮凶的作用，因为他使《总汇报》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对该报引用的事实的证明。尽管《总汇报》反对波拿巴主义是站在与马克思及其战友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同利益给该报以支持是必要的。——第471、604、606页。
- 407** 马克思指1859年8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为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作交易辩护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署名，只是注明：“本报通讯员”。马克思在《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中提到的那些“伙同科苏特，侵吞波拿巴那笔钱的”人物中有该报这位伦敦通讯员的名

字——普尔斯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7页）。——第473、595、601页。

408 指1859年9月28日《自由新闻》第10号刊载的马克思的短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1859年10月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76号附刊转载了这篇短评。——第473页。

409 指拉萨尔1859年10月写给马克思的信。在信中，他再一次竭力为自己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见注320）时期的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路线辩护。对拉萨尔的错误策略的批评，见本卷第615—616页。——第474页。

410 指1859年11月10日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以追求自我宣扬目的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成的委员会，把在伦敦的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都抓在自己的手里。——第474、498、611页。

411 由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马克思于1859年10月19日给该报编辑部寄去排字工人奥·费格勒1859年9月17日写的书面声明。这个声明指出，传单《警告》（见注394）是在霍林格尔的印刷所排版的，手稿是布林德的笔迹，霍林格尔说布林德是这个传单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4—517、755页）。

这里提到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两封信见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附录《10.奥尔格斯先生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41—742页）。——第475、479、594、607页。

412 指荷马的《伊利亚特》（第1章）的情节；希腊首领亚加米农和阿基里斯为了女俘布理丝而发生内讧。自从亚加米农夺去了阿基里斯的布理丝之后，阿基里斯虽然没有离开包围了特洛伊的希腊人的营幕，但是拒绝参加对特洛伊人的战斗。——第477页。

413 马克思指1859年10月29日《海尔曼》周报第43号发表的文章《席勒委员会会议》。——第477页。

414 关于福格特对刊载过传单《警告》的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见注406）和关于1859年10月27日这家报纸第300号发表的比斯康普给

- 该报编辑部的信，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7—520页）。——第480页。
- 415** 1859年秋天，在帕尔马、摩地那、托斯卡纳和罗曼尼亚，争取意大利国家重新统一的斗争出现新的浪潮。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战争期间（见注320），在这些国家成立的临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军队，并打算把它们置于加里波第的统一指挥之下。但是，由于皮蒙特政府首脑卡富尔害怕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从中破坏，加里波第被解除军队的领导职务，只掌握了一个师的指挥权。——第481页。
- 416** 1860年1月底—2月初，恩格斯写了《德国的军事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0—25页）。——第481页。
- 417** 指在这个时期准备并于1859年11月开始的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西班牙军队在奥当奈尔将军的指挥下侵入摩洛哥。1860年初，恩格斯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论述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殖民战争的文章：《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一篇和《对摩尔人的战争》两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09—615、616—621、627—632页）。这封信里提到的这篇关于摩洛哥的文章，恩格斯是否写了，无法确定。——第481页。
- 418**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研究了圣经的哥特语译本。西哥特主教乌尔菲拉译的这个译本是哥特语的主要文献。保存下来的乌尔菲拉圣经片断由德国研究工作者出版了各种版本。——第482页。
- 419** 指雅·格林《德语语法》1819—1837年哥丁根版第1—4部（J. Grimm, «Deutsche Grammatik». Theile I—IV. Göttingen, 1819—1837）。——第482页。
- 420** 指沙米尔领导的达格斯坦和彻岑的山地居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沙米尔的主力部队被歼灭和他本人被俘（1859年8月）之后，俄国军队压服了他的战友们的各个队伍的反抗。——第483页。
- 421** 1859年11月3日《自由射手》第12号发表（未署名）一篇攻击马克思的短评《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为了答复它，马

- 克思给几家德国报纸寄去一篇声明(见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6—759页)。马克思在声明中用事实说明,布林德正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394)。——第483、608页。
- 422** 马克思指1859年10月2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署名为“本报通讯员”的短评,上面注明:“1859年10月11日于伦敦”。这篇短评的作者,该报伦敦通讯员普尔斯基是科苏特的亲密朋友之一。他竭力矢口否认马克思在《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60—567页)中所披露的事实。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曾载于1859年9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83页。
- 423** 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科苏特在意大利。经他倡议在意大利组成匈牙利军团,以便站在皮蒙特和波拿巴法国方面参加对奥地利的战争。科苏特企图依靠法国为匈牙利取得独立。——第484、488页。
- 424** 马克思指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周报第45号。它报道了1859年11月10日伦敦的席勒纪念活动,同时竭力吹捧主持仪式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第484、612页。
- 425** 1859年11月15日,马克思写了一篇对布林德在1859年11月9日《总汇报》第313号上发表的声明的答复。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394)。马克思的这篇答复载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第325号附刊(见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第485页。
- 426** 马克思关于苏伊士问题,即关于与苏伊士运河的建设——这个时期英法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很尖锐——有关的事件的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没有发表。
关于恩格斯论述摩洛哥事件的文章,见注417。——第485页。
- 427** 《纽约每日论坛报》未发表恩格斯关于英国志愿兵运动的文章。后来,恩格斯为在曼彻斯特出版的周刊《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 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写了一系列有关这个运动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86、496页。

428 指奥·多耳希《德国大学生史》1858年莱比锡版(O. Dolch.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hums». Leipzig, 1858)。——第487页。

429 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没有参加协会。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第487、603页。

430 1859年11月10日在水晶宫(见注82)举行了席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纪念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金克尔为首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第487、490页。

431 1859年《凉亭》画报第43期以“贝”的署名发表了贝特齐希的短文《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这篇短文无中生有地硬说诗人的诗作不成功是由于受了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寄的《人民报》剪报是1859年11月7日刊载的一篇关于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的报道。该报的这篇报道对马克思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第488、503、614、618、622页。

432 马克思指1859年11月19日《海尔曼》周报第46号发表的一篇没有署名的短评《我们的席勒纪念活动纪事》。——第488页。

433 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载于1859年11月15日《总汇报》第319号附刊。

由于福格特对《总汇报》提出诉讼(见注406),弗莱里格拉特对马克思采取了不光彩的立场。弗莱里格拉特拒绝帮助马克思迫使布林德承认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虽然弗莱里格拉特能够证实布林德告诉

- 过他的关于福格特的材料同匿名传单中提到的是一样的。弗莱里格拉特的行动对揭露波拿巴的代理人福格特诽谤马克思和以他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行，客观上起了阻碍的作用。——第 490、497 页。
- 434** 关于《晨报》——“专利的小酒店主互助会”的财产，见马克思的文章《啤酒店主和礼拜日例假。——克兰里卡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0 卷第 658—660 页）。——第 490 页。
- 435** 马克思指 1859 年 11 月 19 日《海尔曼》周报第 46 号发表的短评《意大利战争开始前不久写的对战争的可能进程的预测》。短评硬说什么卡尔·布林德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正确地预言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第 493 页。
- 436** 《海尔曼》周报从第 36 号（1859 年 9 月 10 日）到第 43 号（1859 年 10 月 29 日）断续地刊载了以《施梯伯》为题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揭露了曾经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77）的组织者之一和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的活动。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柏林通讯员的短评是这些揭露文章的作者艾希霍夫写的，曾载于 1859 年 11 月 12 日《海尔曼》周报第 45 号。——第 493 页。
- 437** 马克思提到的第一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他在这里提到的第二封信可能是 1859 年 11 月 19 日的信，虽然这一天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二。——第 493 页。
- 438** 马克思指拉萨尔 1859 年 11 月 20 日左右写的对马克思 1859 年 11 月 15 日的信（见本卷第 611—612 页）的回信。拉萨尔在他的信中竭力劝阻马克思不要在《人民报》上发表反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760—761 页）。——第 494 页。
- 439** 沉默的阴谋 是资产阶级报刊围绕着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策划的。——第 494、640 页。
- 440** 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科尔布为该报 1859 年 11 月 15 日刊载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见本卷第 490 页）加了编者按语。科尔布在按语中断言，李卜克内西在给该报的信中把弗莱里格拉特列为可能告发福格

特的人之一。其实,李卜克内西只是指出,弗莱里格拉特能够同马克思一起证实,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 394)。

科塔曾是《总汇报》的出版者。——第 495、619 页。

- 441** 1859 年 4 月初,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纲领》寄发给弗莱里格拉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国家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保持中立。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把福格特给他的信和《纲领》拿给马克思看过。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06 页)。——第 495、617 页。
- 442** 指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见注 367)。——第 496 页。
- 443** 1851 年 8 月,马克思在斐·弗莱里格拉特和威·沃尔弗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的德国报纸《您好!》编辑部,要求出版者敦克尔和编辑贝特齐希道歉,因为该报发表的一篇短评卑鄙地攻击马克思利用他同马克思夫人的异母哥哥普鲁士内政大臣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亲戚关系。——第 497、618 页。
- 444** 提到的这篇文章载于 1859 年 12 月 3 日《海尔曼》周报第 48 号。——第 498 页。
- 445** 指马克思的抨击文《帕麦斯顿勋爵》(见注 57)的摘要,载于 1859 年—1860 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第 1、2 两册(«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 Hefte I und II. Berlin, 1859—1860)。——第 499 页。
- 446** 恩格斯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e of Species»)一书。该书在恩格斯写这封信前几天,即 1859 年 11 月 24 日在伦敦出版。——第 503 页。
- 447**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后来反映在恩格斯 1860 年 2 月写的文章《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79—680 页)

- 中。——第 504 页。
- 448** 指伦敦书商阿尔伯特·佩奇 1859 年 12 月 11 日给马克思的信。他在信中传达了尤赫对马克思的请求，请马克思约定会面的地点和时间。尤赫提出这个请求是由于他希望从马克思那里了解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 77）的情况，因为在这个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向柏林法院控告了发表揭露施梯伯的文章（见注 436）的《海尔曼》周报柏林通讯员艾希霍夫。1860 年 5 月，艾希霍夫被柏林法院判处十四个月徒刑。——第 504、506 页。
- 449** 指摩洛哥事件（见注 417）。——第 505 页。
- 450** 弗莱里格拉特和布林德的声明载于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附刊。他们两人在声明中都证明自己与福格特事件毫不相干。关于弗莱里格拉特的立场，见注 433。关于布林德的声明，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517—519 页）。——第 506 页。
- 451** 马克思指 1859 年 12 月 17 日《海尔曼》周报第 50 号发表的致《海尔曼》编辑部的信，信上的署名是：“西·路·波克罕”。这封信竭力吹捧卡尔·布林德，说什么“他的名字的政治声誉在曼海姆、海得尔堡和斯图加特并不亚于金克尔的名字在科伦、柏林和施特廷”。——第 507 页。
- 452**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同她的三个女儿从 1856 年 5 月 22 日到 9 月 10 日左右住在特利尔。她去特利尔的目的是探望有病的母亲，后者于 7 月 23 日去世。马克思本人 1856 年 6—7 月间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见注 67）。——第 512 页。
- 453**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通告》曾经转载在 1856 年 6 月 16 日《总汇报》发表的汉诺威通讯中。——第 517 页。
- 454** 驳斥的文章并没有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第 517 页。
- 455** 指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见注 60）。在下一段中马克思谈到埃恩赛德打算把这一著作收入

- 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小丛书》中。——第 517 页。
- 456 8 月下半月，恩格斯为了同暂时到英国的母亲见面而住在伦敦。——第 521 页。
- 457 这封信是马克思附在燕妮·马克思 1857 年 12 月 8 日给康拉德·施拉姆的信(见本卷第 631—634 页)里的。——第 525 页。
- 458 *Lucus a non lucendo*——直译是：小树林，因为那里不亮。一种不是用相似的东西而是用相反的东西对比的方法。——第 525 页。
- 459 指弗里德兰德建议马克思为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撰稿(见注 210)。——第 527 页。
- 460 指阿·凯特勒的著作《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 年巴黎版第 1—2 卷(A. Quetelet.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omes I—II. Paris, 1835)。马克思使用了 1842 年爱丁堡出版的这部书的英译本。——第 533 页。
- 461 恩格斯套用曾经广泛流行的一句话“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这句话是法国元帅德·帕纳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写的一封信中说的。有时人们认为这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不能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说的。——第 548 页。
- 462 暗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和约翰娜·莫克尔 1840 年在波恩创办的手抄周刊《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Maikäfer, eine Zeitschrift für Nicht-Philister»)。他们同时还建立了“小金虫协会”。1848 年德国革命爆发后，杂志和协会便都不存在了。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79—280 页)。——第 548 页。
- 463 关于马克思和厄内斯特·琼斯的决裂，见注 203。——第 551 页。
- 464 指雪恩奈希歌颂日耳曼部落的领袖阿尔米纽斯(海尔曼)的叙事诗《海

- 尔曼,或解放了的德意志》。1751年,德国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哥特谢德出版了这部叙事诗并写了推崇的序言。1752年,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根据哥特谢德的推荐给雪恩奈希戴上了“诗人的桂冠”。——第552页。
- 465 指本·富兰克林1729年所写而在1731年付印的著作《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5页)。——第553页。
- 466 指贝克莱的著作《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 («The Querist», London, 1750)。——第553页。
- 467 从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可以看出,指1711年10月19日的那一期《旁观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50页)。——第554页。
- 468 关于金条委员会的报告(1810年),见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0页)。——第554页。
- 469 指1858年10月所谓摄政危机(见注385)时期普鲁士内务大臣、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辞职。——第555页。
- 470 谋刺路易-拿破仑的奥尔西尼被处死后,路易-拿破仑对发誓要杀死他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报复提心吊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谈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以及卡·马克思的文章《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弗·恩格斯的文章《法国军队》阐述了这封信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4、195—199、200—206页)。并见注305。——第556页。
- 471 路易-拿破仑规定调整粮食价格和为此目的建立公共仓库保管粮食的法令,见马克思的文章《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85—689页)。——第557页。
- 472 从马克思1860年3月3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这里指的

- 是伦敦报纸《每日电讯》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出自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按夫姓是施塔尔)的手笔。——第 559 页。
- 473** 暗指康德的著作的名称《判断力批判》(«*Critik der Urtheilskraft*»)。这本书 1790 年在柏林和里巴瓦出版。——第 562 页。
- 474** 1849 年 6—7 月, 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的革命战斗。恩格斯作为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 和他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并指挥完成了特别复杂和危险的战斗任务。他亲自参加了四次会战, 其中包括拉施塔特大会战。——第 562 页。
- 475** 恩格斯指每年在莱比锡举办的春季书籍博览会。全德国各出版社都派代表参加。——第 564 页。
- 476** 指米克洛希奇的多卷著作《斯拉夫语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Slawischen Sprachen*»)。当时只出版了第一卷:《斯拉夫语比较语音学》1852 年维也纳版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r Slawischen Sprachen*». Wien, 1852) 和第三卷:《斯拉夫语比较形态学》1856 年维也纳版 («*Vergleichende Formenlehre der Slawischen Sprachen*». Wien, 1856)。——第 564 页。
- 477** 指 1859 年 3 月初曾经参加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意大利自由主义者卡洛·波埃利奥及其同伙到达英国。他们是从奥地利监狱被押送流放美洲去的, 但是船长把他们释放了。1859 年 3 月 12 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舍夫茨别利伯爵给该报编辑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称波埃利奥及其同伙为“正直的和英勇的人”。随后, 为了组织欢迎波埃利奥的活动, 在伦敦成立了委员会。帕麦斯顿、舍夫茨别利等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第 566 页。
- 47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4 页。——第 567 页。
- 479** 从 1693 年到 1806 年, 帝国最高法院——德意志帝国法庭设在维茨拉尔。它审理各邦之间的争执、税收方面的诉讼等等, 同时它也是处理经

所谓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各邦和城市的法院审理过的各种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帝国最高法院的诉讼程序以极端的混乱和拖拉作风而著称。——第 567 页。

480 见注 385。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中。——第 569 页。

481 指 1830 年 11 月开始的 1830—1831 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没有农民的支持注定了起义的失败，这次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演说《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537—541 页）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波兰贵族在这次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同德国贵族在济金根和胡登所领导的 1522 年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相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438—439 页）。——第 573 页。

482 马克思的这个勘误表没有收入本卷。——第 575 页。

483 指维也纳《新闻报》编辑弗里德兰德 1859 年 4 月 12 日给马克思的信。——第 579 页。

484 当时马克思正同《新闻报》编辑弗里德兰德商谈为该报撰稿的问题（见本卷第 402 页）。这一次没有达成最后的协议（见注 210）。——第 580 页。

485 指维也纳的商业恐慌（见注 349）。——第 580 页。

486 在这里和以后恩格斯谈到舞台剧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同拉萨尔进行论战。——第 583 页。

487 恩格斯指 1849 年 5 月 3—4 日对拉萨尔的审判。当时他被控的罪名是 1848 年 11 月 22 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的演说中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拉萨尔发表演说后当天被捕并被审

前羁押。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16—321、531—533、543—548、553—558页）。恩格斯也可能指1848年9月18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伦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书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95—596页）。——第583页。

488 “鞋会”和“穷康拉德”都是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23—435页）中阐述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第586页。

489 指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南德意志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中提到他们的首领。这首歌曲的副歌是：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就是以这首歌曲的副歌开始的。这部著作批评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时期的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9页）。——第587页。

490 指拉萨尔1859年5月27日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拉萨尔在信中表示不同意他们对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批评。——第590页。

491 马克思发表公开声明的打算由于1859年6月11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出版而未实现。——第592页。

492 见注406。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是1859年10月24日开始审理的。——第595页。

493 “祖国之友协会”是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存在的由伦敦德国流亡者成立的共和主义团体；卡·布林德、斐·弗莱里格拉特和菲·霍林格尔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第595页。

- 494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 1859 年 9 月 26 日和 10 月 8 日给匈牙利革命政府前总理瑟美列的两封信证明，马克思打算巩固同匈牙利流亡者的革命民主主义集团的联系。马克思在这两封信中严厉地批评了科苏特在他流亡期间的不正确行动。当时科苏特同拿破仑第三相勾结，认为可以把拿破仑第三当作匈牙利解放斗争中的同盟者。——第 595 页。
- 495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发表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见注 401）。——第 595 页。
- 496 马克思指 1859 年 8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亚·阿什博特于 1859 年 8 月 25 日写的一篇文章《维拉弗兰卡和约和匈牙利人的事业》。——第 596 页。
- 497 乌尔卡尔特和科苏特之间的来往书信是用英文于 1858 年 5 月 12 日在乌尔卡尔特派报纸《自由新闻》第 16 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在他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中提到他们的来往书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1 页）。——第 596 页。
- 498 指那些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人的事实（见注 350）。——第 598 页。
- 499 指排字工人奥·费格勒的证词（见注 411）。——第 598 页。
- 500 马克思指 1859 年 10 月 4 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这篇社论有专门的一节评论科苏特。——第 600 页。
- 501 1859 年 10 月 4 日《泰晤士报》的社论中提到同一号报纸刊登的科苏特给一个叫麦克亚当的人写的一封信。科苏特在这封信中说他签订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 374）感到失望。麦克亚当关于科苏特的信是“私人”信件声明刊登在 1859 年 10 月 7 日的《泰晤士报》上。——第 601 页。
- 502 《自由新闻》上发表的马克思的短评《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指出，佩尔采尔“一了解到这场交易的实质，就摆脱了科苏特并谴责了俄法阴谋”。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马克思写的一篇比

- 较详细的文章《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也指出,佩尔采尔的言论是揭露科苏特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来源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7 页)。——第 601 页。
- 503** 马克思指拉萨尔同敦克尔交涉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事(见注 400)。——第 604 页。
- 504**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从 1847 年起存在到 1852 年。见弗·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1 卷第 241—261 页)。——第 605 页。
- 505** 马克思指普鲁士政府 1859 年 7 月在《新普鲁士报》上发表的关于 1859 年意大利战争的外交文件。后来在 7 月 30—31 日,奥格斯堡《总汇报》转载了这些文件。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文章《Quid pro Quo》(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03—523 页)中详尽地分析了这一批发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施莱尼茨的一系列紧急指示。——第 606、615 页。
- 506** 1849 年 5 月 26 日,威廉·沃尔弗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发言反对通过由诗人乌朗特代表温和民主派起草的《告德国人民书》,并提议宣布帝国摄政王——奥地利大公约翰及其大臣们为人民的叛徒。沃尔弗的发言引起了资产阶级代表的激烈攻击。福格特起来作了反对沃尔弗的恶毒发言。关于这一点,见卡·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96—500 页)和弗·恩格斯的文章《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01—103 页)。——第 610 页。
- 507** 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福格特控告《总汇报》的案件(见注 406)中代表福格特利益的海尔曼律师的用语。这位律师称福格特为《abgerundete Natur》(“智力成熟的人物”)。但是这个词还有另一种意思:“身体圆胖的人物”、“胖子”。所以,马克思后来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用福格特的律师的话来嘲笑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404 页)。

关于福格特在《商业信使报》上发表的文章，见注 369。——第 610 页。

- 508 关于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作交易的消息，是从巴黎来伦敦的瑟美列在 1859 年 9 月 1 日拜访马克思时告诉他的。这些消息是马克思《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0—567 页）的基础。——第 610 页。

- 50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嘲笑了信中所说的金克尔的特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290—291、293—295 页）。

黑、红、黄三色是德国统一的象征；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统一的口号解释为号召在德国建立象瑞士联邦那样的自治州联邦。——第 611 页。

- 510 马克思指拉萨尔 1859 年 11 月中给他的信。拉萨尔在信中赞扬弗莱里格拉特的赞美诗《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 年 11 月 10 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并且抱怨弗莱里格拉特收到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以后不作任何回答。——第 614 页。

- 511 俄国的周知照会是指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 1859 年 5 月 21 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指示。这个紧急指示全文刊载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并于 1859 年 6 月 16 日在奥格斯堡《总汇报》第 167 号上转载。

马克思在他的《Quid pro Quo》一文中关于这个紧急指示写道：“哥尔查科夫照会德国各小邦，以鞭子相威胁，责成它们严守中立。这个照会上报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13 页）。——第 615 页。

- 512 关于弗莱里格拉特在福格特案件中的立场，见注 433。——第 617 页。

- 513 马克思指布林德在 1859 年 11 月 9 日《总汇报》第 313 号上发表的一篇声明。布林德在声明中否认他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 425）。马克思对布林德声明的答复刊登在 1859 年 11 月 21 日《总汇报》第 325 号

- 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第617页。
- 514 马克思没有发表这个声明。——第618页。
- 515 看来,指的是恩格斯的论泛斯拉夫主义的文章之一（见注11）。——第627页。
- 516 燕妮·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恩格斯1857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答复,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收集到。——第630页。
- 517 燕妮·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拉萨尔1858年3月26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答复。拉萨尔在这封信中通知马克思: 他已同柏林的敦克尔出版社就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事达成了协议。——第635页。
- 518 指《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一书,该书于1859年在柏林出版。这本书是根据燕妮·马克思的祖父、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的幕僚克利斯提安·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的手稿由燕妮·马克思的异母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出版并写了序言。——第641页。
- 519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没有找到。——第642页。

人名索引*

A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1841—1846)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第 107 页。

阿尔古伯爵, 安都昂·莫里斯·阿波利奈尔 (Argout, Antoine-Maurice-Appolinaire, comte d' 1782—1858) ——法国国家活动家, 1830—1834 年历任内阁大臣, 曾任法兰西银行董事长 (1834—1857)。——第 152 页。

阿基米得 (Archimedes 公元前 287 左右—212) ——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机械学家。——第 76 页。

阿克顿 (Acton)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 123 页。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大的诗人, 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第 131 页。

阿伦特, 恩斯特·摩里茨 (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 ——德国作家, 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 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参加者; 未摆脱

民族主义的束缚。——第 415 页。

阿姆斯特朗, 威廉·乔治 (Armstrong, William George 1810—1900) ——英国发明家和厂主, 以发明特别的线膛炮而出名。——第 393 页。

阿普耳顿, 威廉·亨利 (Appleton, William Henry 1814—1899) ——美国出版商, 1848 年起为出版公司的经理, 该公司于 1857 年出版了《美国新百科全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书撰稿。——第 253、269、273、274、276、289、337 页。

阿什博特, 亚历山大 (山道尔) (Asbóth, Alexander (Sándor) 1811—1868) ——匈牙利上校,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起侨居美国; 美国内战时 (1861—1864) 为北军将军, 1866—1868 年为驻巴西大使。——第 596 页。

阿特伍德, 托马斯 (Attwood, Thomas 1783—1856) ——英国银行家, 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 303、553 页。

阿辛格, 柳德米拉 (Assing, Ludmilla 1821—1880) ——德国自由派女作家, 著名的德国作家万哈根·冯·恩赛日记的出版者, 拉萨尔的女友和马克思的熟人。——第 389 页。

* 本卷中凡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者用星花标出。

- *埃恩赛德,艾萨克(Ironside, Isaac)——英国新闻记者,乌尔卡尔特分子,《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编辑和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编辑之一。——第52、61—64、516—519页。
- 埃尔曼尼(Ermani)——1859年4—5月在伦敦出版的德国流亡者报纸《日耳曼尼亚》的主编。——第417页。
-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西里西亚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翼;五十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之一,马克思曾为该报撰稿。——第402、528页。
- 埃尔希,约翰·赛米尔(Ersch, Johann Samuel 1766—1828)——德国图书学家,哈雷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教授。——第148、184、248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曾支持马克思,1872年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第376、378—380、383、394、419页。
- 埃里希(Erich)——美国商人。——第90、91、94页。
-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 Edward Law, Earl of 1790—1871)——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第107页。
- 埃瑟里季(Etheridge 死于1857年)——英国海军上将,1856—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中曾指挥英国海军;后自杀。——第134页。
-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进步党领袖,西班牙摄政(1841—1843),政府首脑(1854—1856)。——第62、169页。
- 埃斯潘纳斯,沙尔·玛丽·埃斯普里(Espinasse, Charles-Marie-Esprit 1815—1859)——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在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以后曾任内务大臣五个月,1859年意大利战争时期任师长。——第9、268、292页。
- 艾雷,理查德(Airey, Richard 1803—1881)——英国将军,1854—1855年任克里木英军军需长,后为英军兵站总监(1855—1865)。——第136页。
- 艾伦(Allen)——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第189、197、326、329、463页。
- 艾曼努尔——见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文学家,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者,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脱盟。——第75、356页。
- 艾希霍夫,弗雷德里克·古斯达夫(Eichhoff, Frédéric-Gustave 1799—1875)——法语文学家。——第23、31页。
-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社会党人,五十年代末因在刊物上揭露施梯

- 伯的密探活动而受法庭审讯；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第 504、506—507 页。
- 安德斯 (Anders) (拉普人) ——德国政论家，侨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8 年底起为伦敦东头区德意志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之一。——第 418 页。
- 安格耳西侯爵，亨利·威廉·佩吉特 (Anglesey, Henry William Paget, Marquis of 1768—1854) ——英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1846 年起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曾任爱尔兰总督 (1828—1829、1830—1833)，军械总长 (1827—1828、1846—1852)。——第 137 页。
- 安娜·伊万诺夫娜 (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3—1740) ——俄国女皇 (1730—1740)。——第 6 页。
- 安斯提，托马斯·契泽姆 (Anstey, Thomas Chisholm 1816—1873) ——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7—1852 年为议会议员，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 (1854—1859)。——第 110、115、116、119、397 页。
- 奥艾尔巴赫，倍尔托特 (Auerbach, Berthold 1812—1882) ——德国作家，在他的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把德国小农阶级理想化了。——第 544 页。
- 奥本海姆，亨利希·伯恩哈特 (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 ——德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之一，1849 年至 1861 年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99、105、415 页。
- 奥勃莱恩，詹姆斯 (O'Brien, James 1802—1864) (笔名布朗特爾 Bronterre) ——英国政论家，著名的宪章运动活动家，三十年代为《贫民卫报》(《The Poor Man's Guardian》) 编辑，许多社会改革草案的起草人；1848—1849 年革命后脱离群众性的宪章运动，1849 年创立全国改革同盟。——第 251 页。
- 奥耳索普，托马斯 (Allsop, Thomas 1795—1880) ——英国交易所经纪人，政论家，接近宪章派；1858 年被怀疑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同谋而被警察局逮捕。——第 277、298 页。
- 奥尔格斯，海尔曼 (Orges, Hermann 1821—1874) ——德国新闻工作者，1854 年至 1864 年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编辑之一。——第 488 页。
- 奥尔良王朝 (Orléans) ——法国王朝 (1830—1848)。——第 294、316 页。
- 奥尔西尼，费利切 (Orsini, Felice 1819—1858) ——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一；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第 257、277、279、290—292、359 页。
- 奥古斯都 (Augustus 公元前 63—公元前 14) ——罗马皇帝 (公元前 27—公元前 14)。——第 516 页。
- 奥伦治的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尼德兰总督 (1672—1702)，英国国王 (1689—1702)。——第 11 页。
- 奥美尔-帕沙 (米哈伊尔·拉塔斯) (Omer Pasha (Michail Latas) 1806—1871) ——土耳其将军，克罗地亚人，克里木战争中任土耳其军队总司令。——第 36 页。

奥姆斯特德, 弗雷德里克·罗(Olmsted, Frederick Law 1822—1903) ——美国公园建筑设计师, 写有关于英国和北美方面的著作,《普特南氏月刊》的撰稿人; 1856年曾到欧洲各国了解公园的设计情况。——第69、72、79、96、98、99、101、102、104、105、123页。

奥热罗, 比埃尔·弗朗斯瓦·沙尔(Augereau, Pierre-François-Charles 1757—1816) ——法国将军, 1804年起为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138页。

奥斯渥特, 欧根(Oswald, Eugen 1826—1912) ——德国新闻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22页。

奥托, 卡尔·乌尼巴特(Otto, Karl Wunibald 生于1810年) ——德国化学家, 1848—1849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第69、77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43—约公元17) ——古罗马诗人, 公元前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第516页。

奥维尔斯顿男爵, 赛米尔·琼斯·劳埃德(Overstone, Samuel Jones Loyd, Baron 1796—1883) ——英国银行家, 辉格党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 罗伯特·皮尔的财政政策, 特别是皮尔的1844年英格兰银行法的鼓吹者。——第217、554页。

B

巴杜亚公爵夫人 —— 第435页。

巴尔塔扎尔 —— 见斯勒尔, 巴尔塔扎尔。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在海牙代表大会(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第250页。

巴克莱-德-托利, 米哈伊尔·波格丹诺维奇(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и, Михаил Богданович 1761—1818) ——著名的俄国统帅和军事活动家, 1814年起为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在1808—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中为俄军指挥官, 曾任陆军大臣(1810—1812), 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为俄军指挥官之一, 1813—1814年任俄军和俄普军队指挥官。——第162、164、261页。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第250、305页。

巴赞库尔, 塞扎尔(Bazancourt, César 1810—1865) ——男爵, 法国军事著作家, 波拿巴主义者。——第53、54、57、58、72、75、78、92、123、126、128页。

白尔尼, 卡尔·路德维希(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 ——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 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写有向德国人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 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第39页。

柏里 —— 见塞西耳, 威廉, 柏里男爵。

- 拜比吉, 查理 (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和机械学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280、281、282 页。
- 拜伦, 乔治 (Byron, George 1788—1824)——杰出的英国诗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 39 页。
- 班贝尔格尔, 路易 (Bamberger, Louis)——德国政论家, 五十年代侨居伦敦, 经营银行业务。——第 142、147、430、460、499 页。
- 班迪亚, 亚诺什 (Bangya, János 1817—1868)——匈牙利新闻记者和军官,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成为科苏特的国外密使, 同时也是秘密警探; 后来改名穆罕默德-贝伊到土耳其军队中供职, 在切尔克斯人反俄战争时期作为土耳其间谍在高加索进行活动 (1855—1858)。——第 107—109、113、313、317、318、321、322、341、365、414 页。
- 保拉-克雷歇尔 (Paula-Krecher) (保拉夫 Paulaw)——第 341、560 页。
- 保罗, 约翰·迪恩 (Paul, John Dean 1802—1868)——英国银行家, 于 1855 年 6 月破产; 由于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 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第 73 页。
- 鲍尔, 恩斯特 (Pauer, Ernst 1826—1905)——奥地利作曲家和钢琴家, 1851 年起住在伦敦, 任皇家音乐学院音乐教授和德国歌咏协会主席; 1859 年他将斐·弗莱里格拉特纪念弗·席勒的颂诗谱成乐曲。——第 477、478 页。
- 鲍利,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Pauly, August Friedrich 1796—1845)——德国语文学家, 1830 年起任斯图加特文科中学教授, 《古典古代实用百科全书》的出版者和编辑。——第 148、184 页。
- 鲍威尔, 埃德加尔 (Bauer, 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1859 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 1861 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 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第 15、69、89、105、121、127、184、355、358、364、367、371、393、401、415—418、426、430、431、437、604、630 页。
- 鲍威尔, 埃格伯特 (Bauer, Egbert)——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的弟弟, 沙洛顿堡的出版商。——第 89 页。
- 鲍威尔, 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第 6、10、15、69、89、127、393、426 页。
- 贝茨, 罗伯特·梅金 (Bates, Robert Makin 约生于 1791 年)——英国银行家, 于 1855 年 6 月破产; 由于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 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第 73 页。
- 贝多, 玛丽·阿尔丰斯 (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法国。——第 88 页。
- 贝耳菲德, 詹姆斯 (Belfield, James)——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朋友之一。——第 8、235、265 页。

贝耳蒙太, 路易 (Belmontet, Louis 1799—1879) ——法国诗人和政论家, 狂热的波拿巴分子; 曾写瑰丽的颂诗纪念拿破仑第三。——第 50 页。

贝尔蒂埃, 路易·亚历山大 (Berthier, Louis-Alexandre 1753—1815) ——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拿破仑第一的陆军总参谋长。——第 163、164、261 页。

贝尔加尔德,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 (Bellegarde, Friedrich Heinrich 1756—1845) ——伯爵, 奥地利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73 页。

贝尔姆巴赫, 阿道夫 (Bermbach, Adolph 1822—1875) ——科伦的法学家, 民主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证人, 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 后来成为自由派。——第 449 页。

贝尔纳, 马丁 (Bernard, Martin 1808—1883) ——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为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由于参加 1849 年六月十三日事件而被流放, 五十年代初从流放地逃往英国; 1859 年大赦后返回祖国。——第 257 页。

贝尔纳, 西蒙·弗朗斯瓦 (Bernard, Simon-François 1817—1862) ——法国政治活动家, 共和派; 1848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1858 年被法国政府控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的同谋犯, 但被英国中央刑事法庭宣布无罪。——第 277、279、309、536 页。

贝尔纳多特, 让·巴蒂斯特·茹尔 (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

1844) ——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 1810 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 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 1813 年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 瑞典和挪威的国王, 称查理十四·约翰 (1818—1844)。——第 90、163、165、166、170—174、177、261、275 页。

贝格尔——见布克, 海尔曼。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 ——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10、633 页。

贝克莱, 乔治 (Berkeley, George 1685—1753) ——英国的反动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教, 在政治经济学上他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 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 货币名目论的代表人物。——第 553 页。

贝雷斯福德, 威廉·卡尔 (Beresford, William Carr 1768—1854) ——子爵, 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许多次殖民远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1808—1814 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 葡萄牙军总司令 (1809—1823); 英国军械总长 (1828—1830)。——第 261、272、274、275、283、287、288、289 页。

贝利耶, 阿尔图尔 (Berryer, Arthur) ——法国政府在“拿破仑造船厂”股份公司的全权代表, 著名的法国律师比·安·贝利耶的儿子; 1857 年 3 月由于参加该公司经理们的投机活动被判处两年徒刑。——第 104 页。

- 贝列拉或贝列尔, 伊萨克(Péireir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 二十至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议员, 1852年与其兄艾米尔·贝列尔创办了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第 89、119、133、134、218 页。
- 贝姆, 约瑟夫(Bem, Józef 1795—1850)——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 匈牙利革命军领导者之一; 后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第 164、165、167、168、261 页。
- 贝塞尔(Besser)——柏林出版商。——第 553 页。
- 贝森, 亚历山大(Besson, Alexandre)——在伦敦的法国侨民, 职业是钳工,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8), 比利时通讯书记, 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领导人之一, 加入费里克斯·皮阿集团。——第 279 页。
- 贝塔, 亨利希(Beta, Heinrich)(贝特齐希 Bettziech 的笔名)——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419、430、458、477、478、488、491、493、497、498、501—503、614、617、618、620、622 页。
- 贝西埃尔, 让·巴蒂斯特(Bessières, Jean-Baptiste 1768—1813)——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66、172、261 页。
- 本诺克—特温蒂曼—里格公司(Bennoch, Twentyman & Rigg)——英国出售生丝的公司, 在伦敦和曼彻斯特设有分公司; 1857年11月因负债257 000英镑而破产。——第 200、202、224 页。
- 本生, 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Bun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男爵, 普鲁士外交家, 政论家和神学家; 曾任驻伦敦大使(1842—1854)。——第 611 页。
- 彼得曼, 奥古斯特(Petermann, August 1822—1878)——德国地理学家和制图学家, 1855年起为哥达定期刊物《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通报》的编辑。——第 350 页。
- 彼得逊, 尼古拉(Petersen, Nikolai 1814—1894)——丹麦工人运动活动家, 魏特林分子; 流亡者, 1859年为《人民报》撰稿, 后为丹麦社会民主党左翼的领袖之一。——第 448 页。
- 彼得一世(Петр I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 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第 11、12、14、15、90、120、518 页。
- 比布腊(Bibra, L.)——伦敦德国旅馆老板。——第 449 页。
- 比拉戈, 卡尔(Birago, Karl 1792—1845)——奥地利军事工程师, 曾研究出一种舟桥体系, 十九世纪中叶被许多欧洲国家采用来装备军队。——第 164 页。
- 比朔夫斯海姆, 路易(Bischoffsheim, Louis 1800—1873)——法国银行家, 股份银行的经理, 在伦敦设有分行。——第 492 页。
- 比斯康普, 埃拉尔特(Biskamp, Elard)——德国民主主义者, 新闻工作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曾参加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办的刊物《人民报》编辑部, 该报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第 416—418、423、425、426、429、431、434、441、442、445、449、456—457、465、466、468、469、470、474、476、480、483、488、499、

- 592、604—606、608 页。
- 比特桑, 威廉·弗格森 (Beatson, William Ferguson)——英国将军; 1854 年任多瑙河土军骑兵指挥官, 后任克里木土军骑兵指挥官 (至 1855 年 9 月)。——第 34—36 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 (1846—1878)。——第 404 页。
-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公元前约 571—497)——古希腊数学家, 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 宣传所谓人的灵魂的转移 (转生) 的宗教信条。——第 516 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莱茵报》撰稿人 (1842—1843), 1848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成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因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被判处六年徒刑; 六十至七十年代为进步党人。——第 33、210、336、377、381、425、449—451、507 页。
- 毕洛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 登内维茨伯爵 (Bülow,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Dennewitz 1755—1816)——普鲁士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6、163、177、261、272、274、275、276、283、287、289、294、295 页。
- 毕若·德·拉·比贡利, 托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 (1843 年起), 奥尔良党人;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 指挥军队镇压 1834 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 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战争组织者之一; 写有许多军事著作。——第 166、170、174、262 页。
- 卞尼格先, 列文·奥古斯特·泰奥菲尔 (列昂节·列昂节也维奇) (Bennigsen, Levin August Theophil (Леонтий Леонтьевич) 1745—1826)——在俄国当将军, 汉诺威人, 谋杀保罗一世的参加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1807 年为总司令, 在 1812 年卫国战争中为俄军总参谋长。——第 162、172、261 页。
- 玻利瓦尔-伊-庞特, 西蒙 (Bolívar y Ponte, Simon 1783—1830)——著名的南美政治活动家,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1819—1830)。——第 261、269、270 页。
- 波埃利奥, 卡洛 (Poerio, Carlo 1803—186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1848 年任那不勒斯的警务长官和教育大臣, 1849—1859 年在意大利被监禁; 赦免后于 1859 年被流放到南美, 但在途中逃到英国, 在那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第 566 页。
- 波茨措-迪-博尔哥, 卡尔·奥西波维奇 (Поццо-ди-Борго, 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 1764—1842)——伯爵, 俄国外交家, 科西嘉人, 1814—1821 年任驻巴黎公使, 1821—1835 年为大使, 后任驻伦敦大使 (1835—1839)。——第 12、440、442 页。
- 波尔恩, 戴维 (Born, David)——斯蒂凡·波尔恩的兄弟。——第 430 页。
- 波尔恩, 斯蒂凡 (Born, Stephan 1824—1898) (真名西蒙·布特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德国排字工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改

- 良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革命后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430 页。
- 波克罕，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 ——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 年起是伦敦商人。——第 507 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 波拿巴，欧仁·路易·让·约瑟夫 (Bonaparte, Eugène-Louis-Jean-Joseph 1856—1879) ——拿破仑第三的儿子，出生时得到“帝国亲王”的封号。——第 308 页。
- 波拿巴，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 ——拿破仑第一的弟弟；威斯特伐里亚国王(1807—1813)，1850 年起为元帅。——第 294、557 页。
- 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1822—1891) ——日罗姆·波拿巴之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其长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54 年任克里木法军师长，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任军长；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 489、556、557、593 页。
- 波特尔，托马斯 (Potter, Thomas 1773—1845) ——英国商人和政治活动家，曼彻斯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办人之一，曾两次任曼彻斯特市长；约翰·波特尔的父亲。——第 117 页。
- 波特尔，约翰 (Potter, John) ——英国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三度任曼彻斯特市长。——第 103、112、115、117、525 页。
-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 65、313、435、453、615 页。
- 勃鲁姆，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 年 10 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反革命军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第 159、164、261、358、587 页。
- 博阿尔奈，欧仁 (Beauharnais, Eugène 1781—1824) ——亲王，法国将军，拿破仑第一的妻子前夫所生之子，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05—1814 年为意大利总督。——第 172 页。
- 博尔曼 (Bormann) ——柏林军需部次官；1858 年 5 月参加法布里策殴打拉萨尔的活动，因此受军事法庭审讯。——第 319、542 页。
- 博尔夏特，路易 (Borchardt, Louis) ——德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一。——第 233、319、324、337、341、438、453—455、457、482、603 页。
- 波斯凯，比埃尔·约瑟夫·弗朗斯瓦 (Bosquet, Pierre-Joseph-François 1810—1861) ——法国将军，1856 年起为元帅，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五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在克里木战争时期任师长(1854)，后任军长(1854—1855)。——第 166、170、175、262、299 页。
-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 (Bornstedt,

- Adalbert 1808—1851) ——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3月被开除出同盟,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的组织者之一,后来知道他与警察局有联系。——第279页。
- 伯恩施太因,亨利希(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 ——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前进报》编辑(1844),德国军团领导人之一(1848);五十年代为美国报纸《西方公报》的出版者。——第356页。
- 伯克,奥古斯特(Böckh, August 1785—1867) ——著名的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1811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写有许多古希腊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第336页。
- 伯利欣根,葛兹·冯(Berlichingen, Götz von 1480—1562) ——德国骑士,曾企图利用1525年农民起义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被选为华美农军首领,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歌德的同名剧本和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葛兹·冯·伯利欣根就是他。——第573页。
-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Braunschwei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Herzog von 1735—1806)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统率奥普军队,进攻革命的法国。——第627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第553页。
- 布奥尔-绍恩施坦,卡尔·斐迪南(Buol-
- Schauenstein, Karl Ferdinand 1797—1865) ——伯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驻彼得堡公使(1848—1850),后为驻伦敦公使(1851—1852),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52—1859)。——第370页。
- 布德堡,安得列·费多罗维奇(Будберг, Андрей Федорович 1817—1881) ——男爵,沙皇俄国外交官,1848年1月起为驻法兰克福代办,后为驻柏林公使(1852—1856和1858—1862),维也纳公使(1856—1858)和巴黎公使(1862—1868)。——第426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 ——普鲁士官员,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为民族自由党人,俾斯麦的拥护者;五十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外交观点。——第7、23、64、77、407、408、418、430、451页。
- 布坎南,詹姆斯(Buchanan, James 1791—1868) ——美国国家活动家,属于民主党;曾任国务卿(1845—1849),驻伦敦公使(1853—1856),美国总统(1857—1861);实行有利于奴隶主的政策。——第364页。
- 布克,海尔曼(Buck, Hermann) ——普鲁士官吏和企业主,鲁道夫·施拉姆的朋友。——第186、187、195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 ——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六十年代初起为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103、110、112、115、116、126、210、274、276、342、358、359、396页。
- 布兰克(Blank) ——伦敦贸易公司。——

- 第 200 页。
- 布兰克, 卡尔·艾米尔 (Blank, 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 四十至五十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 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第 66、575、578 页。
- 布朗, 乔治 (Brown, George 1790—1865)——英国将军,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1808—1814) 和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1854 年任师长。——第 166、170、178、262 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著名的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曾多次被判处徒刑。——第 65、407 页。
- 布朗纳, 爱德华 (Bronner, Eduard)——德国医生,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制宪议会议员, 后侨居英国。——第 357、362、364 页。
- 布劳恩——见拉萨尔, 斐迪南。
- 布雷, 约翰·弗兰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 他发展了“劳动货币”论。——第 303 页。
- 布累特, 夏绿蒂 (Bredt, Charlotte 1833—1912)——恩格斯的弟弟艾米尔·恩格斯的妻子。——第 613 页。
- 布里昂, 路易·安都昂·福韦勒·德 (Bourrienne, 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1769—1834)——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拿破仑·波拿巴的同学和私人秘书 (1797—1802), 驻汉堡代办 (1804—1813), 后投归波旁王朝。——第 159、164、262 页。
- 布林德, 弗雷德里卡 (Blind, Friederike)——卡尔·布林德的妻子。——第 356 页。
- 布林德, 卡尔 (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 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 65、78、176、317、321、353、354、356、357、362、364、379、381、408、414、418、428、430、434、439、445、451、470—473、475、479—481、483、484、489—491、493、495—498、500、506、507、592—594、598、606、607、610、611、617、633、641 页。
- 布伦克尔, 路德维希 (路易) (Blenker, Ludwig (Louis) 1812—1863)——退伍的德国军官,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587 页。
- 布罗克豪斯——莱比锡德国出版和图书发行公司, 1814 年以该公司的创建人弗·阿·布罗克豪斯的名字命名; “布罗克豪斯”这个词经常用来表示该公司出版的各种德国百科全书。——第 21、122、123、136、254、272、350 页。
- 布吕宁克男爵夫人 (Bruningk 死于 1853 年)——德国贵族阿·布吕宁克男爵的妻子, 伦敦和巴黎政治沙龙的女主人——俄国达·赫·利文公爵夫人的侄女, 1850 年曾协助哥·金克尔逃出监狱; 1851 年起住在伦敦, 与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代表人物保持联系。——第 360 页。
- 布吕歇尔, 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 ——普鲁士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 163、166、168、170、172、175—178、197、248、261 页。

布律恩，吉约姆·玛丽·安 (Brune, Guillaume-Marie-Anne 1763—1815) ——法国元帅，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右派雅各宾党人—丹东分子，后为波拿巴的拥护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66、262 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C

采什科夫斯基，奥古斯特 (Cieszkowski, August 1814—1894) ——伯爵，波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黑格尔分子，1847 年起为普鲁士波兹南区的庄园主，1852 年起为普鲁士议会议员。——第 414 页。

查理——见勒兹根，查理。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英国国王 (1625—1649)，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179 页。

查理二世 (Charles II 1630—1685) ——英国国王 (1660—1685)。——第 553 页。

查理五世 (Karl V 1500—1558)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519—1556) 和西班牙国王 (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查理五世就是他。——第 574、575、584 页。

查理十二 (Charles XII 1682—1718) ——瑞典国王 (1697—1718)。——第 11、14、90 页。

查普林 (Chaplin) ——第 641 页。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 ——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进化生物学的奠基人。——第 503 页。

达哥贝尔特一世 (Dagobert I) ——法兰克国王 (629—639)。——第 24 页。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 (Darimon, Louis-Alfred 1819—1902) ——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他赞同并宣扬蒲鲁东的观点。——第 89 页。

达斯普雷，康斯坦丁 (D'Aspre, Constantin 1761—1809) ——男爵，奥地利将军，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74 页。

达武，路易·尼古拉 (Davout, Louis-Nicolas 1770—1823) ——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密友之一，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63、171 页。

戴维逊—柯尔公司 (Davidson, Cole & Co.) ——英国的一家银行。——第 73 页。

丹尼尔和帕麦尔 (Dunnill and Palmer) ——曼彻斯特图书发行公司。——第 420 页。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 (Daniels, Amalie 1820—1895) ——罗兰特·丹尼尔斯的妻子。——第 336、377、381、450 页。

丹尼尔斯，罗兰特 (Daniels, Roland 1819—1855) ——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336、359、532 页。

- 道格拉斯, 霍华德 (Douglas, Howard 1776—186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著有炮兵、筑城学和军事桥梁方面的著作。——第 164 页。
-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 后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曾任内阁首相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8)。——第 279、281、404—407 页。
- 德·韦特, 威廉·马丁·勒勃莱希特 (De Wette, 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1780—1849)——德国神学家, 唯理论者; 写有许多所谓圣经考古学方面的著作。——第 262 页。
- 德莱柏—皮埃特罗尼公司 (Draper, Pietroni & Co.)——伦敦贸易公司, 该公司与意大利和俄国有贸易关系; 1857 年 11 月因负债 30 万英镑而破产。——第 202、221 页。
- 德朗克, 恩斯特 (矮子) (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第 82、103、113、147、200、210、253、377、438、440、443、444、446、447、458、550、632 页。
- 德利乌斯 (Delius)——恩格斯在布莱得弗德的熟人之一。——第 576 页。
- 德鲁安·德·路易斯, 爱德华 (Drouyn de Lhuys, Édouard 1805—1881)——法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在四十年代是温和的奥尔良保皇派, 1851 年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外交部长 (1848—1849、1851、1852—1855、1862—1866)。——第 8 页。
- 德鲁克尔, 路易 (Drucker, Louis)——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者。——第 491、614、618 页。
-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370)——伟大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第 529、540 页。
- 德穆特, 海伦 (Demuth, Helene 1823—1890)——马克思主义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第 339、520 页。
- *德纳, 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之一。——第 69、79、80、91、96、101、113、118、120—126、128、135、136、139、142、144、145、158—160、164、166、169、174、188、194、196、225、240、242、244、251—254、256、260—262、266、267、269、271、273、274、287、361、363、382、384、396、397、425、426、456、460、463、473、630 页。
- 德普勒, 伊波利特 (Desprez, Hippolyte)——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第 22、24 页。
- 德斯特里耳 (Destrilhes)——《土耳其内幕》(1855)一书的作者。——第 37、44 页。
- 德图涅耳——法国葡萄酒公司。——第 150 页。
- 邓科布, 托马斯·斯令斯比 (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 四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
——第 349—350 页。
-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内阁首相(1868 和 1874—1880)。——第 106、406、615 页。
- 丁盖尔施泰特，弗兰茨 (Dingelstedt, Franz 1814—1881) ——男爵，德国诗人和作家，最初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歌作品的代表人物，四十年代中为宫廷剧作家；保皇党人。——第 377 页。
- 杜朗，鲁道夫 (Dulon, Rudolph 1807—1870) ——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1849 年至 1851 年任《不来梅每日纪事》主编；1853 年流亡美国。——第 605 页。
- 杜普雷·德·圣莫尔，让·比埃尔·艾米尔 (Dupré de Saint-Maur, Jean-Pierre-Émile 1772—1854) ——法国作家和官吏，曾多次去俄国旅行。——第 19 页。
- 杜维维耶，弗兰西阿德·弗略吕斯 (Duvivier, Franciade-Fleurus 1794—1848) ——法国将军，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以及镇压 1848 年六月起义。——第 174 页。
- 敦克尔 (Dunker) ——柏林警务顾问。——第 493、504、641 页。
- 敦克尔，弗兰茨 (Duncker, Franz 1822—1888)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出版商。——第 296、297、299、335、351、365、369、375、376、385、388、389、392、395、398、400、403、419、421、423、424、430、432、445、446、453、454、460、469、474、499、540、546、553、556、560—563、565、567、571、590、598、599、604 页。
- 多比金 (Dowbiggin) ——英国军官，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潘缪尔勋爵的侄子。——第 26 页。
- 多勃罗夫斯基，约瑟夫 (Dobrowski, Josef 1753—1829) ——杰出的捷克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斯拉夫语言的科学语文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对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捷克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第 19、20 页。
- 多布涅尔，约布·费里克斯 (Dobner, Job Felix 1719—1790) (格拉西乌斯神父 Pater Gelasius) ——捷克历史学家，教士，写有许多捷克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21 页。
- 多耳希，奥斯卡尔 (Dolch, Ockar) ——1859 年 11 月曼彻斯特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第 487、603 页。
- 多里沙尔，罗仑兹 (Dolleschall, Laurenz 生于 1790 年) ——科伦警官 (1819—1847)；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第 10、25 页。

E

-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普鲁斯 (Elgin, James Bruce, Earl of 1811—1863) ——英国外交家，1857—1858 和 1860—1861 年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曾任印度总督 (1862—1863)。——第 348、351 页。
- 厄耳伯曼，胡果 (Oelberman, Hugo) ——德国作家。——第 476 页。
- 厄斯金 (Erskine) ——苏格兰医生，彼得一世的御医，马尔伯爵的堂兄弟。——第 12 页。
- 厄斯特德，安德斯·桑戴 (Ørsted, An-

- ders Sandøe 1778—1860) ——丹麦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1853—1854 年为首相。——第 132 页。
- 恩格尔, 约翰·克利斯提安(Engel, Johann Christian 1770—1814) ——匈牙利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匈牙利和斯拉夫国家历史的著作。——第 19 页。
- *恩格斯,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Engels, Elisabeth Franziska 1797—1873) ——恩格斯的母亲。——第 461、575—578、613 页。
- *恩格斯, 艾米尔(Engels, Emil 1828—1884) ——恩格斯的弟弟, 恩格耳斯基尔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第 612、613 页。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 ——恩格斯的父亲。——第 8、66、74、95、102、158、200、223、461、578、613 页。

F

- 法布里策(Fabrice) ——柏林军需部长官, 1858年5月在博尔曼参与下殴打拉萨尔, 因此受军事法庭审讯。——第 318、319、541—543 页。
- 法耳梅赖耶尔, 雅科布·菲利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 ——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第 6 页。
- 法济, 让·雅克(詹姆斯)(Fazy, Jean Jacques (James) 1794—1878) ——瑞士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激进派, 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1846—1853和1855—1861), 瑞士国家银行的创办人, 实行亲波拿巴的政策。——第 479、495、497、641 页。
- 法里纳, 卓万尼·马利阿(Farina, Gio-

- vanni Maria 1686—1766) ——意大利商业家, 科伦第一个花露水工厂的创建人。——第 120 页。
- 法伊贝耳, 亨利希(Feibel, Heinrich) ——德国政论家, 四十年代为维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主席; 1851年9月被捕, 1852年7月被维斯巴登王家法庭判处服苦役一年, 此后逃往英国。——第 359 页。
- 菲奥兰蒂诺, 比埃尔·安吉洛(Fiorentino, Pier Angelo 1809—1864) ——意大利作家, 新闻记者和批评家, 1835年起住在巴黎, 五十至六十年代曾积极地为波拿巴派报刊撰稿。——第 9 页。
- 菲利浦斯, 莱昂(Philips, Lion 死于 1866年) ——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表舅。——第 335 页。
- 菲利浦斯家 ——马克思的母系的荷兰亲戚。——第 331、335 页。
- 菲利浦逊, 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Филипсон, 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9—1883) ——俄国将军, 参加过征服高加索。——第 313 页。
- 菲兹吉拉德, 约翰·戴维(Fitzgerald, John David 1816—1889) ——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 会议员; 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的高级司法官。——第 363 页。
- 斐迪南·冯·艾斯泰大公(Ferdinand von Este, Erzherzog 1781—1830) ——奥地利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71 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 515 页。
- 费兰(Féline) ——第 119 页。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党人。——第39、291页。

费舍, 爱德华 (Fischel, Eduard 1826—1863)——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进步党人, 1858年起任柏林市法庭陪审员, 1859—1860年是柏林乌尔卡尔特派的杂志《公文集》的编辑, 曾激烈批评了帕麦斯顿和拿破仑第三的对外政策。——第499页。

费舍,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Vischer, Friedrich Theodor 1807—1888)——德国哲学家, 黑格尔分子, 写有多卷美学著作。——第531页。

芬伦, 詹姆斯 (Finlen, James)——宪章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52—1858年为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38页。

孚赫, 茹尔(尤利乌斯) (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贸易自由的拥护者, 1850—1861年侨居英国, 《晨星报》的撰稿人, 1861年回到德国, 进步党人。——第22、90、126、127、490、491、525页。

符尔姆, 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 (Wurm, Christian Friedrich 1803—185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汉堡的教授。——第410页。

福格特, 卡尔 (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的唯物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逃离德国, 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 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

参加者之一; 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第407、408、412、414、429、430、436、439、449、451、471、479—481、483、489、490、494—495、500、501、591—595、598、604、606、607、609、610、614、616、617、619、620页。

福克斯—汉德逊公司 (Fox Henderson & Co.)——英国建筑公司, 1856年10月因负债32万英镑而破产。——第104页。
福克斯, 威廉·约翰逊 (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 传教士和政论家, 自由贸易论者, 后来属于自由党, 议会议员。——第115页。

福伊格特, 约翰奈斯 (Voigt, Johannes 1786—1863)——德国历史学家, 写有多卷关于普鲁士历史的著作。——第20页。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 (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 初期为浪漫主义者, 后来成为革命诗人,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五十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第29、53、62、69、71、72、85、86、96、99、101、103、113、125、142、210、228、250、253、266、322、327、331—334、342、343、345、356、359—361、363、367、368、371—374、377、378、380、381、392、402、407—409、430、443、445、447、452、454、456、460、469—472、474、477—480、484、488—502、505—507、526、527、545、547、548、550、551、559、568、593、594、602、611、614、616—623、632、634、640、641页。

弗莱里格拉特, 凯蒂 (小凯蒂) (Freiligrath, Käthe (Käthchen) 1845—

- 1904)——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女儿。——第 492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伊达 (Freiligrath, Ida 1817—1899)——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妻子。——第 360、377、492、497、614 页。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第 441、444、488 页。
- 弗兰克, 古斯塔夫 (Franck, Gustav 死于 1860 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侨居伦敦。——第 22 页。
-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 (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工作 (五十至六十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 斐迪南·拉萨尔的表弟。——第 228、240、251、402、410—413、423、427、530、568、569、571、579、580、636 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740—1786)。——第 85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Friedrich-Wilhelm I 1688—1740)——普鲁士国王 (1713—1740)。——第 15 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 25、43、88、197、455 页。
- 弗里施, 约翰·莱昂哈德 (Frisch, Johann Leonhardt 1666—1743)——德国语言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写有斯拉夫方言史方面的著作。——第 20 页。
- 弗罗恩德 (Freund)——博士, 在伦敦的德国医生, 五十年代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第 126、132、357 页。
- 弗罗斯特, 约翰 (Frost, John 1784—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 1838 年倾向于宪章运动; 由于组织 1839 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 被判终身流放至澳洲; 后来被赦免并在 1856 年回到英国。——第 49、211 页。
- 弗洛伦库尔, 弗兰茨 (弗里德里希)·冯 (Florencourt, Franz (Friedrich) von 1803—1886)——德国政论家, 德国许多定期刊物的编辑; 在他活动的初期是自由党人, 后为保守党人; 燕妮·马克思的哥哥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内兄。——第 628 页。
- 弗洛特韦尔, 爱德华·亨利希 (Flottwell, Eduard Heinrich 1786—1865)——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的代表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44—1846), 波兹南的总督, 后为威斯特伐里亚的总督; 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右派, 后任内务大臣 (1858—1859)。——第 377 页。
- 弗吕贝尔, 尤利乌斯 (Frö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 1857 年回到欧洲; 自由党人。——第 323、356 页。
- 弗吕林-古申 (Frühling & Göschen)——德国贸易公司。——第 213 页。
- 傅阿德-埃芬蒂 (Fuad-Effendi 1814—186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 五十至六十年代屡任总理大臣和外交大臣。——第 34 页。
- 富尔德, 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年曾屡任财政大臣，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第193、208、277、307、320、415页。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过一些有关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554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第553页。

G

高弗莱，弗朗斯瓦（Godfrey, François）——泽稷岛的首席律师，大土地所有者和银行家。——第195、268、536页。

哥特谢德，约翰·克利斯托夫（Gottsched, 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德国作家和批评家，十八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第552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247、367、573、618页。

戈克，阿曼特（Goegg, Amand 1820—1897）——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七十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479页。

戈洛文，伊万·加甫利洛维奇（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86）——俄国自由派地主，侨居英国，政论家，四十至五十年代同赫尔岑和巴枯宁很接近。——第71、75页。

格布哈尔迪，路德维希·阿尔勃莱希特（Gebhardi, Ludwig Albrecht 1735—1802）——德国历史学家，写有关于温德-斯拉夫部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21页。

格策（Götze）——1859年11月曼彻斯特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第603页。

格策，彼得·奥托（彼得·彼得罗维奇）（Гётце, Петер Отто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1793—1880）——俄国官吏和作家，原为波罗的海沿岸德意志人；曾将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民歌译成德文。——第24、31页。

格茨，泰奥多尔（Götz, Theodor）——德国民主主义者，侨居英国，马克思的朋友之一。——第85页。

格尔茨，格奥尔格·亨利希（Görtz, Georg Heinrich 1668—1719）——男爵，瑞典国家活动家，1715年起任财政大臣和国务大臣，曾执行冒险主义政策。——第13页。

格尔肯，菲利浦·威廉（Gercken, Philipp Wilhelm 1722—1791）——德国历史学家，写有古斯拉夫历史方面的著作。——第21页。

格尔斯滕堡，伊西多尔（Gerstenberg, Isidor）——伦敦银行家，哥·金克爾的政治信徒之一。——第363、394、567页。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一；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

第 339 页。

格兰特, 詹姆斯 (Grant, James 1802—1879) ——英国激进派新闻记者和作家,《晨报》编辑 (1850—1871)。——第 113、490 页。

格雷, 约翰 (Gray, John 1798—1850) ——英国经济学家, 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创始人之一。——第 303、553 页。

格里斯海姆, 阿道夫 (Griesheim, Adolf 1820—1894) ——德国工厂主, 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妹妹爱利莎的丈夫。——第 613 页。

格里斯海姆, 爱利莎 (Griesheim, Elise 1834—1912) (父姓恩格斯 Engels)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妹妹, 阿道夫·格里斯海姆的妻子。——第 613 页。

格里斯海姆, 卡尔·古斯塔夫 (Griesheim, Karl Gustav 1798—1854)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第 166、267 页。

格林, 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 ——著名的德国语文学家。——第 31、120、482、483 页。

格鲁伯, 约翰·哥特弗利德 (Gruber, Johann Gottfried 1774—1851) ——德国学者, 文学史家。——第 148、184、248 页。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 ——德国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第 65 页。

格奈泽瑙,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 (Gnei-

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1760—1831)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 1825 年起为元帅; 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1806 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参加制订军事改革的原则, 1813—1814 年和 1815 年是布吕歇尔军队的参谋长。——第 176、177 页。

龚佩尔特, 爱德华 (Gumpert, Eduard 死于 1893 年)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第 317、321、323、335、345、382、417、418、420、447、453 页。

古罗夫斯基, 亚当 (Gurowski, Adam 1805—1866) ——伯爵, 波兰政论家; 1849 年起侨居美国; 五十年代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第 79、80、100、101、122 页。

H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 ——拉萨尔的朋友和信徒。——第 27—29、33、228、259、263、450 页。

哈茨费尔特-维耳登堡, 艾德蒙 (Hatzfeldt-Wildenburg, Edmund 生于 1798 年) ——伯爵, 索菲娅·哈茨费尔特的丈夫。——第 27、28、33 页。

哈弗洛克, 亨利 (Havelock, Henry 1795—1857) ——英国将军, 英国对阿富汗的战争 (1838—1842) 和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1845—1846) 的参加者; 1857 年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173、179、181、235、245 页。

哈克斯特豪森, 奥古斯特 (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 ——普鲁士官吏和作家, 写过一本描述俄国土地关系中

- 公社制度残余的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奴主。——第 348 页。
- 哈克特，巴尔塔扎尔(Hacquet, Balthasar 1739—1815)——奥地利自然科学家和民族志学家。——第 19 页。
- 哈林，哈罗(Harring, Harro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 267 页。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著名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周报以及宪章派其他定期刊物的编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第 185、186、188、195、249、252、254、266—269、297、526、536、537 页。
- 哈普尔，詹姆斯(Harper, James 1795—1869)——美国出版商，“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第 105 页。
- 哈特，理查德(Hart, Richard)——英国激进派新闻记者，乌尔卡尔特分子，科尔霍尔的律师。——第 631 页。
- 哈维(Harvey)——英国医生。——第 7 页。
- 海德，约翰·哥特弗利德(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进步的文学派别“狂飙”的创始人之一。——第 19 页。
- 海尔曼，恩斯特·阿道夫(Herrmann, Ernst Adolf 1812—1884)——德国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俄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5—6 页。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著名的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 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之一，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第 447、449 页。
- 海曼达耳(Heimendahl)——德国商人和厂主，爱北斐特捻丝厂厂主。——第 225 页。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第 39、53、70、72、562、618 页。
- 海涅，玛蒂尔达(Heine, Mathilde 1815—1883)——亨·海涅的妻子。——第 70 页。
- 海斯，亨利希(Heß, Heinrich 1788—1870)——男爵，奥地利将军，后为元帅，曾积极参加镇压 1848—1849 年意大利革命，1854—1855 年任匈牙利、加里西亚和多瑙河各公国奥军总司令，在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马振塔会战失败后，统率奥军(1859 年 6—7 月)。——第 408 页。
-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Heydt, 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 年 12 月—1862 年)。——第 41、637 页。
- 海因岑，卡尔(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 年秋定居美国。——第 197、246、247、260、356、422、633 页。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死于 1860 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之一。

- 第 16、22、85、319 页。
- 汉卡, 瓦茨拉夫(Hanka, Václav 1791—1861) ——捷克的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对捷克人实行日耳曼化; 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一个反动分子, 沙皇专制制度的辩护人; 在发表历史文件时有严重的伪造现象。——第 19、24、31 页。
- 汉密尔顿, 克劳德勋爵(Hamilton, Claud, Lord 1813—1884) ——英国贵族, 保守党人, 议会议员。——第 26 页。
- 汉尼拔(Hannibal 公元前 247 左右—183) ——杰出的迦太基统帅。——第 296 页。
- 豪弗, 威廉(Hauff, Wilhelm 1802—1827) ——德国作家, 曾倾向于所谓的“士瓦本浪漫主义学派”; 以童话作家而著名。——第 544 页。
- 豪格维茨, 克利斯提安·奥古斯特·亨利希·库尔特(Haugwitz, Christian August Heinrich Kurt 1752—1832)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外交大臣(1792—1804、1805—1806)。——第 615 页。
- 荷马(Homerus) ——半传说的古希腊诗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 339 页。
- 赫伯特, 悉尼(Herbert, Sidney 1810—1861) ——英国国家活动家, 起初是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 军务大臣(1845—1846 和 1852—1855) 和陆军大臣(1859—1860)。——第 119 页。
-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论家和作家; 1852 年起侨居英国, 在英国建立了“自由俄国印刷所”, 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第 54、313、350、407 页。
- 赫弗特尔, 摩里茨·威廉(Heffter, Moritz Wilhelm 1792—1873) ——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第 21、23 页。
- 赫拉克利特(Heraklit 约公元前 540—480) ——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 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第 228、262、263、265、385—388、427、529、540、636 页。
- 赫斯, 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 ——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六十年代是拉萨尔分子。——第 70、71、74、75、99、105、134 页。
- 赫斯, 西比拉(Heß, Sibylle 1820—1903) (父姓佩什 Pesch) ——莫泽斯·赫斯的妻子。——第 70、71、74 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 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辩证法;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第 135、198、218、250、262—264、324、529、540 页。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巴登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 4 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侨居美国,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176、362、587 页。
- 黑克舍尔, 马丁(Heckscher, Martin)

- 在曼彻斯特的德国医生，曾为恩格斯治病。——第 131、132、145、149、154、194、197、199、249、361、368、420、446、447 页。
- 洪堡，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1769—1859)——德国大学者，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 7、323、336 页。
- 胡登，乌尔利希·冯(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人道主义诗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之一，1522—1523 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尔利希·冯·胡登就是他。——第 572—575、584、585 页。
- 胡斯，杨(Hus, Jan 1369 左右—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动者；被控告为异教徒，被火烧死；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 32 页。
- 胡德公司(Hood)——在伦敦的德国贸易公司，1846—1848 年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为该公司的职员。——第 125 页。
- 怀特塞德，詹姆斯(Whiteside, James 1804—1876)——爱尔兰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首席检察官(1858—1859、1866)。——第 410 页。
- 霍尔—巴克斯顿公司(Hoare Buxton)——伦敦贸易公司，该公司与瑞典有贸易关系；1857 年 11 月因负债 466 000 英镑而破产。——第 224 页。
- 霍亨索伦——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 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 84、433、569 页。
- 霍季斯，乔治·劳埃德(Hodges, George Loyd)——英国上校，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驻塞尔维亚总领事(1837—1839)，后任驻埃及总领事(1839—1841)，1849 年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专使；帕麦斯顿的走狗。——第 365 页。
- 霍累本，亨利希(Holleben, Heinrich 1789—1864)——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最后几次战争，曾参加镇压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第 187 页。
- 霍林格尔，菲德利奥(Hollinger, Fidelio)——德国侨民，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第 429、434、435、442、444、453、457、468—472、474、479、593、594、604 页。
- 霍普金森(Hopkinson)——第 613 页。
- 霍约耳(Hoyoll)——1859 年 11 月曼彻斯特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第 603 页。

J

- 基卜生，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后成为自由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 和 1865—1866)。——第 115—117、274、276、396 页。
-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ós 生于 1820 年)——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者，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 488 页。
- 吉比奇，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伯爵，俄国元帅，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 1830—1831 年波兰

- 起义的俄军总司令。——第168页。
- 吉耳平, 查理(Gilpin, Charles)——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行长,《人民报》的债权人,议会议员。——第343页。
- 济贝耳(Siebel)——巴门商人,卡尔·济贝耳的父亲。——第577页。
- 济贝耳夫人(Siebel)——卡尔·济贝耳的母亲。——第578页。
- 济贝耳, 卡尔(Siebel, Karl 1836—1868)——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是恩格斯的远亲。——第373、454—456、458、468、476、482、486、487、506、576—578、582、623页。
- 济费金公司(Sieveking)——伦敦贸易公司,该公司与瑞典有贸易关系;1857年11月因负债40万英镑而破产。——第221页。
- 济金根, 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为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就是他。——第572—575、584—586页。
- 加尔特(Garthe)——《人民报》编辑部的出纳员。——第434、455、457、468页。
- 加格恩, 亨利希(Gagern, Heinrich 1799—1880)——男爵,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自由派;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帝国首相(1848年12月—1849年3月)。——第444页。
- 加里波第, 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年在对奥战争中率领志愿军站在皮蒙特军队方面奋不顾身地作战;1849年4—7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五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的斗争,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指挥阿尔卑斯猎兵。——第425、428、481、496页。
- 加内特, 耶利米(Garnett, Jeremiah 1793—1870)——英国新闻记者,《曼彻斯特卫报》的创办人之一,1844年至1861年任该报编辑。——第112页。
- 加特雷尔, 约翰·克利斯托夫(Gatterer, Johann Christoph 1727—1799)——德国历史学家,1759年起为哥丁根教授,写有通史方面的著作。——第21页。
- 焦耳, 詹姆斯·普雷斯科特(Joule, James Prescott 1818—1889)——英国物理学家,1843—1850年他曾通过实验证明机械功能够产生热,他测定了热的功当量,因而为能量守恒定律提供了一个根据。——第325页。
-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03、294、340、345、353、356、359—361、363、364、367、368、371—373、377、378、380、381、390、394、401、416—422、429—431、434、439、449、474、477—479、484、486、491—493、497、498、503、506、507、544、548、549、551、552、559、567、587、591、604—606、611、612、614、618、621、622、641页。
- 金克尔, 约翰娜(Kinkel, Johanna 1810—1858)(父姓莫克尔 Mockel)——

德国女作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之妻。——第 356、359—361、364、373、377、380、430、479、506、551、552、559、618 页。

居莱，费伦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伯爵，奥地利将军，匈牙利人，镇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陆军大臣(1849—1850)，1859 年意大利战争初期曾指挥奥地利军队，在马振塔战败。——第 407、408 页。

K

卡尔-列奥波特 (Karl-Leopold 1679—1747)——梅克伦堡公爵(1713—1728)。——第 14 页。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Karl-Ludwig-Johann 1771—1847)——大公，奥地利元帅，在历次对法战争(1796、1799、1805 和 1809)中任总司令；曾任陆军大臣(1805—1809)。——第 163 页。

卡尔-乔斯林公司 (Karr, Josling & Co.)——伦敦贸易公司，该公司与北欧和地中海区域国家有贸易关系；1857 年 11 月因负债 30 万英镑而破产。——第 221 页。

卡范讷(Cavanagh)——马克思在伦敦的熟人。——第 638 页。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 年 5—6 月为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1848 年 6—12 月)；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和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

第 174、197、310 页。

卡富尔，卡米洛·本佐(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伯爵，意大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撒丁政府首脑(1852—1859 和 1860—1861)，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破仑第三的支持；1861 年领导第一届意大利政府。——第 310 页。

卡腊季奇，武克·斯蒂凡诺维奇 (Karadžić, Vuk Stefanović 1787—1864)——著名的塞尔维亚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现代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奠基人；第一部塞尔维亚文的文法和辞典的编纂者，写有许多塞尔维亚民族志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24、31 页。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 (Carnot, Lazare-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第 26、36、122 页。

卡佩尔，齐格弗里特 (Kapper, Siegfried 1821—1879)——捷克作家和诗人，曾将斯拉夫民族的歌谣和神话译成德文。——第 24、31 页。

卡瑟克特，乔治 (Cathcart, George 1794—1854)——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13—1814)和滑铁卢战役(1815)，1854 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 294 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 (Castlereagh, Robert Stewart, Viscount 1769—1822)——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

- 臣(1805—1806, 1807—1809), 外交大臣(1812—1822)。——第 553 页。
- 卡斯特朗, 艾斯普里·维克多·伊丽莎白·博尼法斯 (Castellane, Esprit-Victor-Elisabeth-Boniface 1788—1862) ——伯爵,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积极参加者之一。——第 258 页。
- 卡斯特洛 (Castello) ——葡萄牙银行家。——第 394 页。
- 卡斯滕斯——见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 卡提利纳 (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 (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 108 左右—62) ——罗马政治活动家, 贵族, 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组织者。——第 7 页。
- 凯尔布 (Kerb) ——伦敦小酒馆主。——第 22 页。
- 凯里, 亨利·查理 (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 ——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者。——第 305 页。
- 凯撒 (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 (C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0 左右—44) ——著名的罗马统帅, 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著有《高卢战记》一书。——第 122、243 页。
- 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阿斯 (Procopius of Cæsarea 五世纪末—约 562) ——拜占庭的历史学家, 参加了许多军事远征, 他在《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 中描写了这些远征。——第 19 页。
- 凯特勒, 阿道夫 (Quételet, Adolphe 1796—1874) ——比利时资产阶级学者; 统计学家, 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 533 页。
- 坎伯尔 (Campbell, E. S. N.) ——英国军官; 通俗军事辞典的作者。——第 142 页。
- 坎伯尔, 科林, 克莱德男爵 (Campbell, Colin, Baron Clyde 1792—1863) ——英国将军, 后升元帅, 参加第二次英国对锡克人的战争 (1848—1849), 1854—1855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时期任英军总司令。——第 182、235、294、309、336、364 页。
- 坎伯尔, 约翰 (Campbell, John 1779—1861) ——男爵, 英国法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皇家法庭首席法官 (1850—1859), 大法官 (1859—1861); 1858 年曾审理西蒙·贝尔纳的案件。——第 309 页。
- 坎宁, 查理·约翰 (Canning, Charles John 1812—1862) ——1859 年起为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邮政大臣 (1853—1855), 印度总督 (1856—1862), 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组织者。——第 134、343 页。
- 康罗贝尔, 弗朗斯瓦·塞尔坦 (Canrobert, François-Certain 1809—1895) ——法国将军, 1856 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 (1854 年 9 月—1855 年 5 月), 后为克里木法军军长。——第 299、558 页。
- 康姆, 弗里德里希 (Kamm, Friedrich 死于 1867 年) ——德国手工业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

- 士；日内瓦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1852年侨居美国。——第294、440页。
- 康培，约翰·尤利乌斯·威廉（Campe, Johann Julius Wilhelm 1792—1867）——德国书商和出版商，汉堡大出版公司老板；曾出版德国进步作家的著作。——第99页。
- 康普，阿尔勃莱希特（Komp, Albrecht）——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1857年起为纽约德意志共产主义公社的领导人之一；约瑟夫·魏德迈的朋友。——第338、376、419、552页。
- 康斯坦丁·尼古拉也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7—1892）——俄国大公，尼古拉一世之次子，海军元帅，领导海军部门（1853—1881）和舰队（1855—1881），1858—1861年作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委员参加1861年农民改革的准备和贯彻；波兰王国总督（1862—1863）。——第425、471页。
- 考莱伯爵，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家，驻巴黎大使（1852—1867）。——第404、405页。
-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杰出的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776—1783年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斗争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第84页。
- 柯克斯，威廉（Coxe, William 1747—1828）——英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1804年起为威尔特郡的大助祭，珍贵的历史文件的收藏者和出版者。——第22页。
- 科贝斯第一——见费奈迭，雅科布。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卓越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了《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第49、270页。
- 科布顿，理查（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第5、115、126、127页。
- 科尔布，古斯塔夫·爱德华（Kolb, Gustav Eduard 1798—1865）——德国新闻记者，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编辑之一。——第494、500、619页。
- 科尔夫，海尔曼（Korff, Hermann）——普鲁士军官，民主主义者；因政治信仰于1847年被革除军职；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后流亡美国。——第412页。
-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年创办《信使报》。——第105页。
- *科勒特，查理·多布森（Collet, Charles Dobson 死于1898年）——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的编辑。——第63、64、80、278、471—473、475、520—523、607页。
- 科林——见坎伯尔，科林。
- 科内利乌斯，威廉（Cornelius, Wilhelm）——德国激进派政论家，马克思的朋友之一；五十年代流亡伦敦，从事企业

- 活动。——第 91、93、118 页。
- 科斯策尔斯基，弗拉基斯拉夫 (Kościel-ski, Władysław 1818—1895)——波兰民主主义者，流亡者，五十年代为土耳其军队的将军。——第 109 页。
- 科斯特尔，亨利希 (Köster, Heinrich 1807—1881)——德国语文学家和教育家，斐·拉萨尔和斐·弗莱里格拉特的熟人。——第 545、547 页。
- 科苏特，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260、317、321、322、342、425、426、428、430、436、448、466、473、484、488、489、559、595、596、600、601、610、631、639 页。
- 科塔，约翰·格奥尔格，冯·科滕多夫 (Cotta, Johann Georg,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奥格斯堡的出版商，曾出版《总汇报》。——第 364、495、619 页。
-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 (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1848 年二月革命后任巴黎警察局长，制宪议会议员；1848 年 6 月流亡英国。——第 319 页。
-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韦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尔兰总督 (1847—1852)，残酷地镇压了 1848 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 (1853—1858、1865—1866 和 1868—1870)。——第 34—36、119 页。
- 克拉普卡，迪约尔吉 (格奥尔格) (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1849 年流亡国外；五十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322、425、484、488 页。
- 克拉普罗特，亨利希·尤利乌斯 (Klaproth, Heinrich Julius 1783—1835)——德国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旅行家，写有许多关于亚洲各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方面的著作。——第 31 页。
-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 1818 年)——科伦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450 页。
- 克劳塞维茨，卡尔 (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大的军事理论家；1812—1814 年在俄军中供职。——第 197、244、248 页。
- 克鲁科维茨基，杨 (伊万·彼得罗维奇) (Krukowiecky, Jan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1770—1850)——波兰将军，1830—1831 年波兰起义时任师长，并被任命为华沙总督，利用独裁政权于 1831 年 8—9 月担任政府首脑的职务；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喀山，后返回华沙。——第 165 页。
- 克路斯，阿道夫 (Cluß, Adolph 1820 左右—1889 以后)——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 年是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书记，1849 年流亡美国；华盛顿海军部职员；五十年代同马克思

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报纸撰稿。——第 95、316、364、368、537、538、551、636 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 (Cromwell, Oliver 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53 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179 页。

克罗谢，乔治 (Crawshay, George)——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新闻记者，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第 451 页。

克洛蒂尔达，萨瓦公主 (Clotilde, Princesse de Savoie 1843—1911)——撒丁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的女儿，1859 年起为拿破仑亲王 (普隆-普隆) 的妻子。——第 374、556 页。

克尼格斯瓦特，马克西米利安 (Kœnigswarter, Maximilien 1815—1878)——法国银行家，立法团议员 (1852—1863)。——第 88—89 页。

克斯特里茨 (Kösteritz)——杜塞尔多夫检察长，曾参加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诉讼。——第 28 页。

肯宁格姆，威廉 (Coningham, William 生于 1815 年)——英国自由党议会活动家，反帕麦斯顿的抨击性文章《英国的背叛》的作者；1858 年 2 月被选为出席宪章派代表会议的代表。——第 110、210 页。

库霍尔恩 (科霍尔恩)，门诺 (Coehoorn, Menno 1641—1704)——男爵，荷兰将军，军事工程师，写有许多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 248、250 页。

库特尔，威廉 (Kutter, Wilhelm)——恩格斯在布莱得弗德的熟人之一。——第 576 页。

L

拉·马尔摩拉，阿尔丰梭·费勒罗 (La Marmora, Alfonso Ferrero 1804—1878)——意大利将军和国家活动家，皮蒙特陆军大臣 (1848、1849—1855、1856—1859)，1855 年指挥克里木撒丁军团，后为首相。——第 310 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 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1848—1849 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7 年 2 月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 178、409、410 页。

拉多维茨，约瑟夫 (Radowitz, Joseph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宫廷佞臣的代表人物；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领袖之一。——第 390 页。

拉斐尔·桑蒂 (Raffaello Santi 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画家。——第 505 页。

拉勒斯泰德，斯温·古斯塔夫 (Lallerstedt, Sven Gustaf 1816—1864)——瑞典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第 89 页。

拉雷，费里克斯·伊波利特 (Larrey, Félix-Hippolyte 1808—1895)——男爵，法国外科军医，1852 年起为法国军队卫生勤务的视察员，拿破仑第三的私人医生之一；1858 年 1 月曾医治在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事件中被炸伤的人。——第 260 页。

拉摩里西尔，克利斯托夫·路易·莱昂 (Lamoricière, Christophe-Louis-Léon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

- 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第88、174页。
- 拉甫(Love)——格拉斯哥的书商。——第440页。
- 拉普人——见安德斯。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27—29、32、33、43、51、52、127—129、228、240—242、245、251、254、257、259、262—265、273、276、296、297、317—320、322、336、337、375、376、378、383—389、391、392、395、396、400、402、403、410—413、421、423、426—427、430—433、435、436、442、450、454、469、474、483、494、498、499、526—536、539—543、545—547、553—575、579—587、589、590、597—599、603—610、611、614—616、635、636、640、641页。
-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索美塞特(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1854年11月起为元帅，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1854—1855)。——第26、299页。
- 来丁，科斯莫斯·达米安(Leiden, Kosmos Damian)——科伦商人，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第229页。
- 莱希堡，约翰·伯恩哈特(Rechberg, Johann Bernhard 1806—1899)——伯爵，奥地利反动国家活动家，曾任首相(1859—1860)和外交大臣(1859—1864)。——第587页。
-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263页。
-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海涅的秘书。——第70页。
-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第93、279、453、615页。
- 兰多尔，瓦尔特·萨维奇(Landor, Walter Savage 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和评论家，1858年曾被怀疑参与奥尔西尼谋杀拿破仑第三的事件。——第290页。
- 兰热朗，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路易·亚历山大·安德罗)(Ланже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ич (Louis-Alexandre-Andrault) 1763—1831)——伯爵，在俄国当将军，法国人，反革命流亡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176、177页。
- 朗道夫(Landolphe)——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加入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357、364

- 页。
- 朗恩,让(Lannes, Jean 1769—1809)——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71 页。
- 朗格(Lange)——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人民报》收订代办人之一。——第 456 页。
- 朗兹,威廉(Lowndes, William 1652—1724)——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财政部秘书长。——第 553 页。
- 勒耳兴(Löllchen)——科伦一家啤酒店老板。——第 450 页。
- 勒姆安(Lemoine)——法国政论家,《公道报》主编;波拿巴的代理人。——第 185、188 页。
- 勒韦,威廉(Löwe, Wilhelm 1814—1886)(号称卡耳贝的勒韦 Löwe von Calbe)——德国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1849 年法兰克福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流亡纽约(1853—1861);在纽约主编德文报纸《新时代报》。——第 39 页。
- 勒维,古斯达夫(Levy, Gustav)——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协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1856 年被杜塞尔多夫的工人派到伦敦拜访马克思。——第 18、27—30、37、43、47 页。
- 勒兹根,查理(Roesgen, Charles)——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职员。——第 91、103、234、244 页。
- 雷芬特洛夫(Reventlow)——康拉德·施拉姆和约瑟夫·魏德迈在美国的熟人;1857—1858 年在辛辛那提出版了《高地哨兵报》。——第 525 页。
- 雷缪扎伯爵,弗朗斯瓦·玛丽·沙尔(Rémusat, François-Marie-Charles,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帝国时期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体。——第 8 页。
- 雷诺,乔治·威廉·麦克阿瑟(Reynolds, George William MacArthur 1814—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新闻》的出版者。——第 251、345、346 页。
- 累亚德,奥斯丁·亨利(Layard, Austen Henry 1817—1894)——英国考古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为自由党人;外交大臣助理(1861—1866),议会议员。——第 106 页。
- 理查(Richard 1467—1531)——特利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1511—1531),宗教改革的激烈反对者,曾参加镇压 1522—1523 年的骑士起义和 1525 年的农民起义;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特利尔的理查就是他。——第 574、584 页。
- 里德公司(T. S. Reed & Co.)——在得比的英国缫丝公司,于 1857 年 11 月破产。——第 200、224 页。
- 里珀达,约翰·维朗(Ripperda, Johan Willem 1682—1737)——荷兰冒险家,1715—1726 年曾在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五世那儿供职,菲力浦五世曾授给他大公和公爵的封号,并任命他为大臣。——第 13 页。
- 里普利,罗斯韦耳·萨宾(Ripley, Roswell Sabine 1823—1887)——美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61 年起为将军,参

- 加对墨西哥的战争(1846—1848),写有关于这次战争的历史方面的著作。——第160页。
- 里普利,乔治(Ripley, George 1802—1880)——美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1849年起)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编辑之一(1857—1863)。——第160页。
- 李宾特罗普,阿道夫(Ribbentrop, Adolph)——巴黎的德国流亡者,费尔巴哈分子,艾韦贝克的朋友。——第356页。
- 李卜克内西,厄内斯蒂纳(Liebkecht, Ernestine 死于1867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第一个妻子。——第332、521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者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27、32、40、120、340、364、415—418、421、423—425、431、434、445、447、448、456、457、471—475、494、495、500、501、521、592、594、605—607、616、619、632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大的代表之一。——第126、286、300、387、531、534、553、554页。
-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307页。
- 利奥,亨利希(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维护者,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25页。
- 利德耳(Liddle)——英国厂主。——第204页。
- 利斯耳(Lisle)——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曾承印《人民报》。——第469页。
- 利维西,约瑟夫(Livesay, Joseph 1794—1884)——英国企业主,资产阶级慈善家,自由贸易论者,全国戒酒主义者的活动家,《普雷斯顿卫报》的出版者(1844—1859);1858年2月出席宪章派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联合代表会议。——第268页。
- 利希顿堡(Lichtenberg)——伦敦的德国医院的医生。——第179页。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第83、104、106页。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被告之一,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34、444、452、453、457、466、468、469、476页。
- 列维,伊萨克——见罗登堡,尤利乌斯。
- 琳蕙——见德穆特,海伦。

- 林德和特腊本堡(Linde & Trappenberg)
——巴门的德国服饰用品生产公司。
——第 225 页。
- 林克(Link)——1859 年 11 月曼彻斯特的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第 486、487 页。
- 林肯巴赫(Linkenbach)——第 613 页。
- 娄, 罗伯特(鲍勃)(Lowe, Robert (Bob) 1811—1892)——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贸易副大臣(1855—1858),财政大臣(1868—1873),内务大臣(1873—1874)。——第 103、104、106、110、115 页。
- 卢格, 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 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2、54、78、99、105、209、356、370、386、528、605 页。
- 卢格, 阿格奈斯(Ruge, Agnes)——阿尔诺德·卢格的妻子。——第 209 页。
- 卢什迪-帕沙(Rushdi Pasha 1809—1879)——土耳其国家活动家,五十至六十年代屡任陆军大臣。——第 34 页。
- 鲁普斯——见沃尔弗,威廉。
-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
——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在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第 25、569、574 页。
- 路特希尔德, 阿尔弗勒德(Rothschild, Alfred 生于 1842 年)——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莱·路特希尔德的儿子, 1850—1852 年为威廉·皮佩尔的学生,后为银行家。——第 59 页。
- 路特希尔德, 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第 133 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第 232 页。
- 路易-菲利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1830—1848)。——第 10、79、165、192、193、230、231、566 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第 553 页。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 和 1815—1824)。——第 25 页。
- 伦(Wren)——第 613 页。
- 罗伯尔, 西普廉(Robert, Cyprien 生于 1807 年)——法国政论家和语文学家,1845—1857 年在“法兰西学院”任斯拉夫文学和斯拉夫语教授。——第 22、24 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第 30、499 页。
- 罗宾逊, 斯密斯(Robinson, Smith P.)——反谷物法同盟名誉书记。——第 116 页。
- 罗宾逊, 泰莉莎·阿尔伯廷娜·路易莎(Robinson, Therese Albertine Luise 1797—1870)(父姓雅科布 Jakob)——德国女作家,以笔名“塔耳维”而闻名,曾将塞尔维亚民歌译成德文。——第

- 24、31、122 页。
- 罗登堡, 尤利乌斯 (Rodenberg, Julius 1831—1914) (真姓列维, 伊萨克 Levi, Isaak) —— 德国诗人, 作家和政论家, 发表了许多关于他 1856—1862 年游历欧洲各国的文章和书籍; 1857 年在伦敦时, 与哥·金克尔和斐·弗莱里格拉特有来往; 1874 年起为《德国评论》杂志的编辑。——第 345 页。
-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于 1824 年) ——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 和 1871—187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416 页。
- 罗杰斯, 约翰 (Rogers, John) —— 英国警探; 1858 年 4 月以见证人的身分出席西蒙·贝尔纳事件的审判案。——第 536 页。
- 罗素, 威廉·霍华德 (Russell, William Howard 1820—1907) —— 英国新闻记者, 《泰晤士报》的军事通讯员。——第 309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3 和 1859—1865); 1855 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 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第 119、396 页。
- 罗泰克, 卡尔 (Rotteck, Karl 1775—1840) ——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第 408 页。
-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 —— 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动摇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 553 页。
- 吕斯托夫, 弗里德里希·威廉 (Rüstow, 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 —— 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民主主义者, 侨居瑞士; 1860 年为加里波第的参谋长, 拉萨尔的朋友。——第 128、141、142、147、243、451 页。
- 吕特 (Rüth) —— 第 78 页。

M

- 玛蒂尔达——见海涅, 玛蒂尔达。
- 马策约夫斯基, 瓦茨拉夫·亚历山大 (Maciejowski, Wacław Aleksander 1793—1883) —— 波兰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波兰史和斯拉夫国家法律史方面的著作。——第 83 页。
- 马尔伯爵, 约翰·厄斯金 (Mar, John Erskine, Earl of 1675—1732) —— 苏格兰国家活动家, 1715 年领导苏格兰詹姆斯派——英国王位追求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拥护者——的起义。——第 12 页。
- 马尔库斯 (Marcus) —— 1859 年 11 月曼彻斯特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第 486、603 页。
- 马基雅弗利, 尼古洛 (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 ——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 历史学家和作家, 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 184 页。
- 马克思, 埃德加尔 (Marx, Edgar 1847—1855) (“穆希”Musch) —— 马克思的儿子。——第 516、632 页。
- 马克思, 艾米莉 (Marx, Emilie 1822—1888) —— 马克思的妹妹。——第 355 页。

- 马克思, 罕丽达 (Marx, Henriette 1787—1863) —— 马克思的母亲。——第 331—333、335、341、345、349、351、352、355、380、567 页。
- *马克思, 劳拉 (Marx, Laura 1845—1911) —— 马克思的二女儿, 1868 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第 40、129、251、255、329、336、337、437、538、603、623 页。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 —— 马克思的大女儿, 后为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72 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第 40、129、130、246、251、255、329、336、337、437、505、538、603、623、637、642 页。
-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 马克思的妻子, 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 10、18、37、40、43、51、60、64、67—70、76、78、80、83、85、96、104、105、110、111、117、118、124—126、128、130—132、138—140、143—146、148、150、151、153、156、162、173、187、195、204、215、223、225、229、243、244、249、256、257、260、268、283、288、290、294、297、309、310、314、316、321、326、327、329、331、333、335、338、339、345、351、358、360、373、380、402、429、440、450、464、476、492、493、498、503、504、512、515、516、520、523、524、528、535—539、551、555、575、602—603、621—623、627—643 页。
- 马拉霍夫斯基, 卡季米尔 (Małachowski, Kasimir 1765—1845) —— 波兰将军, 波兰 1830—1831 年起义时任师长, 1831 年 8 月被任命为波兰军总司令, 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 165 页。
- 马雷 (Marei) —— 曼彻斯特医院报告书起草人。——第 323 页。
- 马姆兹伯里伯爵, 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 (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ris, Earl of 1807—1889)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2、1858—1859), 掌玺大臣 (1866—1868、1874—1876)。——第 406 页。
- 马尼扬, 贝尔纳·比埃尔 (Magnan, Bernard-Pierre 1791—1865) —— 法国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第 258 页。
-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 356—323) —— 古代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 122 页。
- 马森纳, 安得列 (Masséna, André 1756—1817) —— 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63、174 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 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 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第 142、279、347、349、350、353、390、426、428、435、454、559、615 页。
- 迈奥尔, 爱德华 (Miall, Edward 1809—1881) —— 英国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 (1852—1857、1869—1874)。——第 115、268 页。

- 迈斯纳, 阿尔弗勒德(Meißner, Alfred 1822—1885)——德国民主派作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作的代表, 后为自由主义者。——第 70、482、486 页。
- 麦克拉伦, 詹姆斯 (Maclaren, James)——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货币流通史的研究者。——第 316 页。
- 麦克唐纳 (Macdonald)——英国贸易公司, 1857 年 10 月因负债 334 000 英镑而破产。——第 224、236 页。
- 麦克亚当 (Mac Adam)——第 601 页。
- 曼涅, 比埃尔 (Magne, Pierre 1806—1879)——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财政大臣 (1855—1860、1867—1869、1870、1873—1874)。——第 308 页。
- 曼斯菲尔德, 威廉·劳兹 (Mansfield, William Roice 1819—1876)——英国将军, 1855—1856 年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军事参赞。——第 34 页。
-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贵族官僚的代表; 曾任内务大臣 (1848 年 11 月—1850 年 11 月) 和首相 (1850—1858)。——第 41、393、433、559 页。
- 毛伦布勒歇尔, 罗梅奥 (Maurenbrecher, Romeo 1803—1843)——德国法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国家法和民法问题方面的著作。——第 119 页。
- 梅恩, 理查 (Mayne, Richard 1796—1868)——伦敦警察局局长 (1850 年起)。——第 257 页。
- 梅尔克 (Merck)——汉堡德国贸易公司, 在曼彻斯特设有分公司。——第 223、224 页。
- 梅尔克, 恩斯特 (Merck, Ernst 1811—1863)——德国大商业家,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帝国财政大臣, 汉堡参议院议员。——第 223、236 页。
- 梅克伦堡大公夫人——见叶卡特林娜·伊万诺夫娜。
- 梅克伦堡公爵——见卡尔-列奥波特。
- 梅肯集, 乔治 (Mackenzie, George)——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俄国驻办公使 (1710—1715)。——第 12 页。
-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克 (Mierosławski, Ludwik 1814—1878)——波兰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曾参加 1846 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 1848 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 曾领导 1848 年波兹南起义, 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 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1856 年出版了《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第 76、78、83、89、104、106 页。
-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第 317、322 页。
- 梅维森, 爱丽莎 (Mevissen, Elise 死于 1857 年) (父姓来丁 Leiden)——科·达·来丁的女儿, 古·梅维森的妻子。——第 229、634 页。
- 梅维森, 古斯塔夫 (Mevissen, Gustav 1815—1899)——德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之一;

- 曾创办许多大股份信贷银行和工业股份公司。——第 41、634 页。
- 梅休, 霍拉斯 (Mayhew, Horace 1816—1872) ——英国新闻记者和幽默作家, 写有许多幽默故事和剧本; 为各种英国杂志撰稿。——第 90 页。
- 梅因, 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22、105、414、483、608、609 页。
- 门德耳 (Mendel, S.) ——曼彻斯特的英国商人, 与印度有商业联系。——第 201 页。
- 门德斯·达·考斯塔公司 (Mendes da Costa) ——伦敦贸易公司, 与西印度保持贸易关系; 1857 年 11 月因负债 231 000 英镑而破产。——第 224 页。
- 蒙蒂霍, 欧仁妮 (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 ——法国皇后,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 8 页。
- 蒙尼奥斯·本纳温特, 霍赛 (普切塔) (Muñoz Benavente, José (Pucheta) 1820—1856) ——西班牙斗牛士, 1854—1856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马德里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之一, 1856 年六月事件中领导马德里的工人武装队伍; 在战斗中牺牲。——第 62 页。
- 蒙森, 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 ——德国资产阶级古罗马史学家。——第 296 页。
- 蒙塔郎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党的首领;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 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第 353、361 页。
-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 387、554 页。
- 弥勒, 亚当·亨利希 (Müller, Adam Heinrich 1779—1829) ——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 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第 6 页。
- 米尔巴赫, 奥托 (Mirbach, Otto) ——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 年五月起义时期任爱北斐特卫戍司令;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63、67 页。
- 米凯尔, 约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四十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37、49—51、60、98、99、105、134、137 页。
- 米克洛希奇, 弗兰蒂舍克 (Miklosich, František 1813—1891) ——斯拉夫语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 斯洛文尼亚人。——第 564 页。
- 米尼希, 布尔哈德·克利斯托夫 (克里斯托弗尔·安东诺维奇) (Миних, Бурхард Христоф (Христофор Антонович) 1683—1767) ——俄国元帅, 筑城工程师, 在 1735—1739 年俄土战争时任总司令; 德国人。——第 6 页。
- 缪弗林,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卡尔

- (Müffling, Friedrich Ferdinand Karl 1775—1851)——男爵,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68、176、177、197 页。
- 闵采尔,托马斯(Münzer, Thomas 1490 左右—1525)——伟大的德国革命家,宗教改革时期和 1525 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和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他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 25、574 页。
- 摩尔顿小姐(Morton)——第 637 页。
-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第 284、356、515 页。
- 莫尔尼伯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 comte de 1811—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第三的异父兄弟,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 年 12 月—1852 年 1 月),立法团议长(1854—1856、1857—1865)。——第 9、41、81、93、104、292、294 页。
- 莫克尔,约翰娜——见金克尔,约翰娜。
- 莫雷耳,约翰·丹尼尔(Morell, John Daniel 1816—1891)——英国哲学家,神学家和文学家,1848—1876 年任学校视察员;1859 年 11 月曼彻斯特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第 486 页。
- 穆腊耳特,爱德华(Muralt, Édouard 1808—1895)——瑞士神学家和历史学家,1837 年起为彼得堡皇家公共图书馆神学手稿和神学书籍的保管员;写有拜占庭年代学方面的著作。——第 6 页。
-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第 554 页。

N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 和 1815)。——第 81、83、123、162—164、166、171、172、174、176—178、270、335—336、428、445、448 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 8、9、37、38、50、57、77—81、87—89、93、104、106、107、109、133、145、158、166、191—193、216、218、230、232、233、258、260、268、270、272、274、276、287、290—293、297、309、316、335、338、354、357、369、370、374、376、393、402、404—409、412—415、427、428、435、436、441、444、445、448、488、496、504、530、536、556、557、562、565、566、591、593、595、610、615、629 页。
-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 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1808—1814 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第 287 页。
- 纳特,戴维(Nutt, David 死于 1863 年)

——英国伦敦的书商和出版商。——第 527、529、570 页。

奈, 米歇尔 (Ney, Michel 1769—1815)

——法国元帅, 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 172 页。

奈格里埃, 弗朗斯瓦·玛丽·卡季米尔 (Négrier, François-Marie-Casimir 1788—1848) ——法国将军, 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以及镇压 1848 年六月起义。——第 174 页。

瑙特, 斯蒂凡·阿道夫 (Naut, Stephan Adolf) ——科伦商人, 《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第 210 页。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 ——俄国皇帝 (1825—1855)。——第 21、410、414、440 页。

尼扎尔, 让·玛丽·拿破仑·德吉烈 (Nisard, Jean-Marie-Napoléon-Désiré 1806—1888) ——法国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 五十年代任索尔邦大学教授, 在讲课中企图证明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是理所当然的。——第 8 页。

诺盖特 (Norgate) ——伦敦书商。——第 18 页。

诺里斯, 约翰 (Norris, John 1660 左右—1749) ——英国海军上将, 1719—1721 年任波罗的海分舰队司令, 该舰队曾帮助瑞典反对俄国。——第 90 页。

诺特荣克, 彼得 (Nothjung, Peter 1821—1866) ——德国裁缝, 科伦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六年徒刑。——第 450 页。

O

欧门, 哥特弗利德 (Ermen, Gottfried)

——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第 103、146、343、388、485、506、512、613 页。

P

帕里什, 亨利·黑德利 (Parish, Henry Headley) ——希腊外交史一书 (1838) 的作者。——第 119 页。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英国国家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 内务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 10、26、52、78、79、103、106—109、112、114—117、119、128、134、228、257、274、276、277—280、287、298、348、351、365、366、370、380、393、396、397、402、405—407、409、410、439、442、482、499、518、527、530、566、580、606、618 页。

帕姆——见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帕特库尔, 约翰·莱茵霍尔特 (Patkul, Johann Reinhold 1660—1707) ——里夫兰贵族, 1702 年起在俄国任枢密顾问和将军。——第 442 页。

帕托夫, 艾拉兹穆斯·罗伯特 (Patow, Erasmus Robert 1804—1890) ——男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48 年 4—6 月), 财政大臣 (1858—1862)。——第 375 页。

帕西, 伊波利特·菲利贝尔 (Passy, Hippolyte-Philibert 1793—1880) ——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七月王朝时期曾多次参加政府, 第

- 二共和国时期担任财政部长。——第193页。
- 潘策尔(Panzer)——第476页。
- 潘缪尔男爵, 福克斯·莫尔(Panmure, Fox Maule, Baron 1801—1874)——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 军务大臣(1846—1852), 陆军大臣(1855—1858)。——第26、36页。
- 庞杜, 约翰(Pondu, John)——曼彻斯特的商人。——第237页。
- 培尔, 比埃尔(Bayle, Pierre 1647—1706)——法国怀疑论哲学家, 宗教独断论的批评者。——第529页。
- 培尔西尼, 让·日尔贝尔·维克多(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 1808—1872)——伯爵, 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 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 驻伦敦大使(1855—1858、1859—1860)。——第279页。
- 配第, 威廉(Petty, William 1623—1687)——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始祖。——第300、553页。
- 佩恩, 安妮(Pane, Annie)——英国芭蕾舞演员。——第118页。
- 佩尔采尔, 摩里茨(Perczel, Moritz 1811—1899)——匈牙利将军, 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1851年侨居英国。——第601页。
- 佩尔坦, 欧仁(Pelletan, Eugène 1813—188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曾在法国许多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反波拿巴的文章。——第50页。
- 佩利西埃, 让·雅克(Pélissier, Jean-Jacques 1794—1864)——法国元帅, 三十五至五十年代初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以极端残酷著称, 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855年5月—1856年6月), 驻伦敦大使(1858), 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 186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293、297、316、320、558页。
- 佩托, 赛米尔·摩尔顿(Peto, Samuel Morton 1809—1889)——英国企业主, 从事铁路建筑; 议会议员, 自由党人; 1866年公司破产后脱离社会活动。——第113页。
- 皮阿, 费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 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44、47、93、279、281、339、346、349、350、353页。
- 皮鲍迪, 乔治(Peabody, George 1795—1869)——美国大金融家, 资产阶级慈善家, 1837年起为伦敦一家银行的行长。——第213、633页。
- 皮尔, 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 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 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 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第101、107页。
- 皮佩尔, 威廉(Pieper, Wilhelm 约生于1826年)——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侨居伦敦; 五十年代曾接近马克思。——第11、17、18、27、39、40、43、48、49、52、54、59—

- 61、63、67、69、97、119、123、125、128、167、170、227、233、245、246、257、352、353、376、397、424、521、627 页。
- 皮特 (Pitt, L. K.) ——小威廉·皮特的堂兄弟, 驻彼得堡的英国海外商馆的牧师。——第 22 页。
- 皮特(小皮特), 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曾任首相(1783—1801 和 1804—1806)。——第 22 页。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23、88、89、105、387、554、591、615 页。
- 普尔斯基, 费伦茨 (Pulszky, Ferencz 1814—1897)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 作家和考古学家, 波兰人,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1867 年大赦后回匈牙利, 议会议员 (1867—1876 和 1884—1897)。——第 317、322、354、473、483、484、595、601—602、610 页。
- 普费尔 (Pfeil) ——伯爵, 普鲁士的容克地主, 普鲁士议会议员。——第 25、32 页。
- 普芬德, 卡尔 (Pfähnder, Karl 1818—1876)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画家, 1845 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76、389、395、402、409、416、424、537 页。
- 普拉斯, 昂利 (Place, Henri) ——法国金融家, 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的董事之一。——第 133 页。
- 普隆-普隆 ——见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约 46—125) ——古希腊作家, 道德论者, 唯心主义哲学家。——第 529 页。
- 普鲁茨, 罗伯特 (Prutz, Robert 1816—1872) ——德国诗人, 政论家和文学史家, 资产阶级自由派; 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 莱比锡《德国博物馆》杂志的出版者 (1851—1867)。——第 356、377 页。
- 普鲁士亲王 ——见威廉一世。
- 普罗科皮阿斯 ——见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阿斯。
- 普切塔 ——见蒙尼奥斯·本纳温特, 霍赛 (普切塔)。
- 普特南, 乔治·帕麦尔 (Putnam, George Palmer 1814—1872) ——美国出版商和政论家, 1853 年起出版《普特南氏月刊》杂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第 15、69、72、79、86、95、99 页。

Q

- 齐茨, 弗兰茨 (Zitz, Franz 1803—1877) ——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 587 页。
- 齐施克 (Zischke) ——马克思在伦敦的债权人之一。——第 53、58、62 页。
- 乔治一世 (George I 1660—1727) ——英国国王 (1714—1727)。——第 11 页。
- 切斯特 (波利·伊文思 Polly Evans) 小

姐(Miss Chester)——第117页。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编辑之一, 《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1858年他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第38、41、44、49、52、62、67、115、147、204、210、211、229、250、251、268、342、344—346、349、551、631页。

琼斯, 杰恩 (Jones, Jane 死于1857年)——厄内斯特·琼斯的妻子。——第147页。

琼斯, 约翰·费里克斯 (Jones, John Felix 死于1878年)——英国海军军官和军事地形测绘员, 1855—1858年在布什尔当政治特派员。——第111、114页。

R

日尔明尼伯爵, 沙尔·加布里埃尔·勒·贝格 (Germiny, Charles-Gabriel Le Bègue, comte de 1799—1871)——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法兰西银行总经理 (1857—1863)。——第152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三十至六十年代 (断续地) 担任《新闻报》编辑,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 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 在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立法会议员 (1850—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89、557页。

荣克, 格奥尔格 (Jung, Georg 1814—1886)——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

子, 《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第450页。

若弗卢瓦·圣伊雷尔, 埃蒂耶纳 (Geoffroy Saint-Hilaire, Étienne 1772—1844)——法国大动物学家, 进化论者, 查·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第247页。

若米尼, 昂利 (Jomini, Henri 1779—1869)——将军, 初在法军中供职, 后在俄军中供职, 瑞士人, 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写有许多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第171、174、289、294页。

S

萨德勒, 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 梯培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 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 1856年因梯培雷里银行破产自杀。——第73页。

萨克雷, 威廉·麦克皮斯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第581页。

萨莫 (Само)——斯拉夫大公 (623—658),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一个西斯拉夫早期封建国家的创始人; 631年曾击败了侵占斯拉夫国家边界的法兰克国王达哥贝尔特的军队。——第24页。

萨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他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第385、554页。

萨宗诺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Сак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俄国新闻工作者, 自由主义

- 者，四十年代初流亡国外，为各种杂志和报纸撰稿。——第 70 页。
- 塞费尔-帕沙 (Sefer Pasha) —— 切尔克西亚王公；听命于土耳其，曾参加俄土战争 (1826—1828)；1855—1859 年领导切尔克斯山民同俄国作战。——第 107、109、313 页。
- 塞威尔-尼克 (Sewells & Necks) —— 英国贸易公司，与挪威有贸易关系；1857 年 12 月因负债 50 万英镑而破产。——第 214 页。
- 塞西耳，威廉，柏里男爵 (Cecil, William, Baron Burleigh 1520—1598) —— 英国国家活动家，首相 (1558—1598)。——第 193 页。
- *赛普尔斯，威廉 (Cyples, William 1831—1882) —— 英国新闻记者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乌尔卡尔特分子，1856 年为《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撰稿和任设菲尔德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第 52、61、64、519 页。
- 桑德威思，汉弗利 (Sandwith, Humphry 1822—1881) —— 英国军医，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5 年 2 月起任保卫卡尔斯的土耳其军队的野战医院总监，1856 年 1 月返回伦敦并发表了一本有关围攻卡尔斯的著作。——第 26、32、41 页。
- *瑟美列，贝尔塔兰 (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 —— 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曾任内务部长 (1848) 和革命政府首脑 (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第 466、484、488、595、597、600、601、610、639 页。
- 莎士比亚，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 40、54、356、574、583、585、642 页。
-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 (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 —— 法国军事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 年曾参加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第 260、287 页。
- 沙法里克，巴维尔·约瑟夫 (Šafařík, Pavel Josef 1795—1861) —— 杰出的斯洛伐克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运动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纲领的拥护者。——第 20、23 页。
- 沙佩尔，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 —— 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 (1849 年 2 月 8 日) 的被告之一；1849 年 2—5 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 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47、316、319、328、329、361、381、422、424 页。
- 沙佩尔夫人 (Schapper) —— 卡尔·沙佩尔的妻子。——第 381 页。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 —— 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 年 6 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示威游行，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

- 逮捕和流放, 1859年回到法国; 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 在麦茨被俘;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174页。
- 舍尔巴托夫,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Шербатов,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733—1790)——公爵, 俄国历史学家, 经济学家和政论家; 在他的著作中狂热地维护专制农奴制度。——第13页。
-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艾释黎·库伯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慈善家集团, 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 帕麦斯顿的女婿。——第566页。
- 舍勒尔, 丽娜 (Schöler, Lina)——马克思一家的朋友。——第7、329、336、343、377、381、449、520页。
-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73页。
- 圣伊雷尔——见若弗卢瓦·圣伊雷尔, 埃蒂耶纳。
- 施蒂纳, 麦克斯 (Stirner, Max 1806—1856) (卡斯巴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第71页。
- 施蒂纳-施米特, 玛丽·威尔海明娜 (Stirner-Schmidt, Marie Wilhelmine 1818—1902) (父姓登哈尔特 Dähnhardt)——麦克斯·施蒂纳的妻子。——第71页。
-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1822左右—1858)——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起流亡伦敦, 后侨居泽稷岛, 《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8、118、159、167、185—188、193—195、197、229、243、249、252、254、260、266、268、297、321、525、526、532、536、537、631—634页。
- *施拉姆, 鲁道夫 (Schramm, Rudolf 1813—1882)——德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翼, 革命后流亡英国; 反对马克思; 六十年代拥护俾斯麦; 康拉德·施拉姆的哥哥。——第186、187、195、249、254、273、321、350、360、370、432、470、532、536、537页。
- 施莱登, 马提阿斯·雅科布 (Schleiden, Mathias Jakob 1804—1881)——德国大植物学家, 1838年提出从旧细胞中产生新细胞的理论。——第324、538页。
- 施莱尼茨, 亚历山大 (Schleinitz, Alexander 1807—1885)——伯爵, 普鲁士国家活动家, 反动分子, 曾任外交大臣 (1848年6月、1849—1850、1858—1861)。——第606、615、641页。
- 施勒德尔, 克利斯提安·马提阿斯 (Schröder, Christian Mathias)——德国银行家, 汉堡一家大银行的经理, 于1857年底破产; 约翰·亨利·施勒德尔的兄弟。——第214、633页。
- 施勒德尔, 约翰·亨利 (Schröder, John Henry 1784—1883)——英国银行家, 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经理, 德国人。——第214、633页。
-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得尔堡学派首脑。——第166、516页。
- 施略策尔,奥古斯特·路德维希(Schlö-
zer, August Ludwig 1735—1809)
——德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第
19—21页。
- 施奈德尔,卡尔(Schneider, Karl)——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第
507页。
- 施努雷尔,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
(Schnurrer, Christian Friedrich
1742—1822)——德国神学家和东方语
文学家,写有维尔腾堡的斯拉夫印刷术
方面的著作。——第20页。
- 施佩克(Speck)——《人民报》编辑部营
业处主任。——第434、468页。
- 施塔尔,芬尼(Stahr, Fanny 1811—1889)
(父姓列伐尔特 Lewald)——德国女
作家。——第559页。
- 施泰因,马克西米利安(Stein, Maximilian
1811—1860)——男爵,奥地利军
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时任革
命军参谋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
改名费哈尔德-帕沙;曾在切尔克西亚
同俄国作战(1857—1858)。——第317
页。
- 施泰因塔耳(Steinthal)——曼彻斯特
一贸易公司老板;格奥尔格·维尔特曾
在该公司做过事。——第74、99、457
页。
- *施特芬,威廉(Steffen, Wilhelm)——
前普鲁士军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被告证人,1853年流亡英国,后
迁美国;五十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
接近。——第47、122、124、128、140、
141、147、167、170、187、209、377、378、
419、440、511、632页。
- 施特劳斯夫人——见沃耳-施特劳斯,让
娜特。
- 施特里特尔,约翰·哥特赫耳夫(Strit-
ter, Johann Gotthelf 1740—1801)
——俄国历史学家,写有斯拉夫民族和
古代俄罗斯历史方面的著作;德国人。
——第19、21页。
- 施特龙,威廉(Strohn, Wilhelm)——共
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朋友之一,侨居布莱得弗德。——第
69、82、418、438、447、453页。
-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Strodtmann,
Adolph 1829—1879)——德国作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什列斯
维希-霍尔施坦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1850年流亡国外。——第360、506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
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局长(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
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
——第38、48、375、493、504、506、517、
555页。
- 施托库姆(Stockum)——杜塞尔多夫的
商人,在哈茨费尔特离婚诉讼案中是哈
茨费尔特伯爵的代理人;1855年因有
伪造行为被监禁。——第27、28页。
- 施旺,泰奥多尔(Schwann, Theodor
1810—1882)——杰出的德国生物学
家,1839年曾发表有机体构成的细胞
理论。——第324页。
- 顺克-苏歇公司(Schunck, Souchay &
Co.)——曼彻斯特的贸易公司。——
第219、220页。

朔伊埃尔(Scheuer)——第 28 页。

司各脱, 瓦尔特 (Scott, Walter 1771—1832)——杰出的英国作家, 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 苏格兰人。——第 578 页。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1848 年 4 月和 9 月巴登起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 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359、587 页。

斯宾诺莎, 巴鲁赫(别涅狄克特)(Spinoza, Baruch(Benedictus de) 1632—1677)——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第 540 页。

斯勒尔, 巴尔塔扎尔 (Slör, Balthasar)——1525 年德国农民战争的参加者, 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朋友和顾问; 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巴尔塔扎尔·斯勒尔就是他。——第 572、574、584 页。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之一。——第 286、553、554 页。

斯密斯小姐 (Smith)——第 147 页。

斯塔尼斯拉夫·奥古斯特(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law August(Poniatowski) 1732—1798)——波兰国王 (1764—1795)。——第 84 页。

斯坦利, 爱德华·亨利, 得比伯爵 (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守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曾任殖民大

臣 (1858、1882—1885) 和印度事务大臣 (1858—1859), 外交大臣 (1866—1868、1874—1878); 爱德华·得比的儿子。——第 363、398 页。

斯特腊特弗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 斯特腊特弗德·坎宁 (Stratford de Redcliffe, Stratford Canning, Viscount 1786—1880)——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公使 (1810—1812、1825—1828), 后为大使 (1841—1858)。——第 34—36、38 页。

斯特兰, 威廉 (Strahan, William 约生于 1808 年)——英国银行家, 于 1855 年 6 月破产; 因从事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 被英国法院判处流放服苦役。——第 73 页。

斯特治, 约瑟夫 (Sturge, Joseph 1793—185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接近宪章派, 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第 268 页。

斯提芬斯, 约翰·爱德华 (Stephens, John Edward)——英国银行家, 伦敦银行和东方银行的经理之一, 1857 年 12 月因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投机活动而受法院审讯。——第 224 页。

斯图亚特, 查理·威廉 (Stewart, Charles William 1778—1854)——英国将军, 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1813—1814 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 163 页。

斯图亚特, 詹姆斯 (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 303、553、554 页。

斯托克尔, 福尔斯特 (Stalker, Forster 死于 1857 年)——英国将军, 1856—

- 1857年英国波斯战争中任英国陆军司令,后自杀。——第134页。
- 斯托克奎勒,约阿希姆·海华德(Stoqueler, Joachim Hayward 1800—1885)——英国新闻记者。——第136页。
- 斯文伍德(Swingwood)——第150页。
- 斯沃博达,瓦茨拉夫·阿路易斯(Svoboda, Václav Alois 1791—1849)——捷克作家和诗人,曾将捷克民歌译成德文。——第24、31页。
- 苏尔特,尼古拉·让(Soult, Nicolas-Jean 1769—1851)——法国元帅,国家活动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在1808—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为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陆军大臣(1830—1834、1840—1845),外交大臣(1839—1840)和首相(1832—1834、1839—1840和1840—1847)。——第171页。
-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1782左右—1867)——海地黑人共和国总统,1849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第270、407、565页。
- 索菲娅-多罗苔娅(Sophia-Dorothea 1687—1757)——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妻子。——第14页。
-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约公元前497—40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第259页。

T

- 塔克尔(Tucker)——伦敦出版商。——第109、110、115页。
- 塔朗迪埃,比埃尔·德奥多·阿尔弗勒德(Talandier, Pierre-Théodore-Alfred 1822—189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法国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政变后流亡伦敦,亚·伊·赫尔岑的朋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法国议会议员(1876—1880、1881—1885)。——第47、279页。
- 塔西利埃(Tassilier)——法国印刷工人,1848年6月起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在凯恩。——第37页。
- 泰奥多雷斯(Theodores)——1859年11月曼彻斯特席勒纪念活动的参加者之一。——第486页。
- 泰耳斯,维朗(Theyls, Willem)——荷兰外交家,十八世纪初在荷兰驻土耳其大使馆供职,曾为俄国政府执行各种外交任务;1711—1712年曾促使俄国和土耳其缔结和约。——第442页。
- 泰勒,贝阿德(Taylor, Bayard 1825—1878)——美国旅行家、作家和新闻记者,《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第196、632页。
- 泰勒,汤姆(Taylor, Tom 1817—1880)——英国剧作家和新闻记者,五十年代为讽刺性杂志《笨拙》的撰稿人,1874—1880年为编辑;1854年被任命为保健委员会秘书。——第112页。
- 泰列基,山道尔(亚历山大)(Teleki, Sándor (Alexander)生于1818年)——伯爵,匈牙利军官,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曾与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第488页。
- 陶贝,弗里德里希·威廉(Taube, Friedrich Wilhelm 1728—1778)——奥地利法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1763年起在政府任职;1776—1777年到南方斯拉夫各国旅行。——第19页。
- 陶恩青,博吉斯拉夫·弗里德里希·艾曼

- 努尔 (Tauentzien, Bogislaw Friedrich Emanuel 1760—1824)——普鲁士将军, 1813—1814 年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第 177 页。
- 陶森瑙, 卡尔 (Tausenau, 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左翼的著名代表, 1848 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首脑; 1849 年起流亡伦敦。——第 22、428 页。
- 特霍尔泽夫斯基, 斯塔尼斯拉夫 (Tchorzewsky, Stanislaw)——伦敦的波兰流亡者, 为波兰流亡者服务的小书店的老板; 赫尔岑的密友和赫尔岑在国外出版和传播俄国书籍的代理人。——第 350 页。
- 特利尔大主教——见理查。
- 特鲁拉夫, 爱德华 (Truelove, Edward)——伦敦出版商, 1858 年 2 月因发表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辩护的文章而受审。——第 276、277 页。
- 特罗斯特 (Troost)——德国商人。——第 236 页。
- 特吕布纳, 尼古劳斯 (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伦敦的德国书商和出版商。——第 53、58、287、390 页。
- 特纳, 杰克 (Turner, Jack)——詹·阿·特纳之子。——第 118 页。
- 特纳, 詹姆斯·阿斯皮纳耳 (Turner, James Aspinall 1797—1867)——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六十年代接近自由党, 曼彻斯特商会会员, 议会议员。——第 112、118 页。
-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 首相 (1836、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共和国总统 (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 293 页。
- 提尔施, 弗里德里希 (Thiersch, Friedrich 1784—1860)——德国语文学家和教育家, 曾发表纪念希腊摆脱土耳其压迫的文章, 1831—1832 年到希腊旅行。——第 119 页。
- 提姆, 弗兰茨 (Thimm, Franz)——曼彻斯特的书商。——第 420、439、444、464—468、475、476 页。
- 提香·魏切利奥 (Tiziano Vecellio 1477 左右—1576)——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家。——第 131 页。
- 图尔, 伊什特万 (Türr, István 1825—1908) (又名阿罕默德·基阿米耳-贝伊 Achmed Kiamil-Bey)——匈牙利军官, 流亡土耳其; 曾参加克里木战争, 站在联军一边; 参加过切尔克斯人反对俄国的战争。——第 321、323 页。
- 图尔内桑, 奥古斯特 (Thurneysen, Auguste)——法国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董事之一。——第 133 页。
- 图克, 托马斯 (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追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 抨击了李嘉图的货币论。——第 101、126、286、554 页。
- 土鲁特 (Touroute)——退伍的法国上校, 侨居德国。——第 37、53 页。
- 托路克, 奥古斯特 (Tholuck, August 1799—1877)——德国新教神学家, 虔诚主义者。——第 7 页。

W

- 瓦茨, 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 初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的信徒; 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

- 义者和慈善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会”，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会。——第331页。
- 瓦德涅尔，维克多 (Valdenaire, Victor 死于1859年) ——普鲁士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翼。——第85页。
-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勃 (Wachsmuth, Ernst Wilhelm Gottlieb 1784—1866) ——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莱比锡的教授，写有许多关于古希腊罗马史和欧洲史的著作。——第262页。
- 瓦列夫斯基伯爵，亚历山大·弗洛里安·约瑟夫·科伦纳 (Walewski, Alexandre-Florian-Joseph Colonna, comte de 1810—1868) ——法国外交家和国家活动家，拿破仑第一和波兰的瓦列夫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儿子；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曾任外交大臣(1855—1860)和国务大臣(1860—1863)。——第49页。
- 威尔德 (Wylde) ——第15页。
- 威尔克斯，华盛顿 (Wilks, Washington 1826左右—1864) ——英国激进主义政论家，《晨星报》编辑之一。——第110、114页。
- 威尔逊，乔治 (Wilson, George 1808—1870) ——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主席 (1841—1846)。——第116页。
- 威尔逊，詹姆斯 (Wilson, James 1805—186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1853—1858年为财政部秘书长；1859—1860年为印度财务大臣；自由贸易论者；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398、554页。
- 威廉斯 (Williams) ——伦敦的书商。——第18、140、141、606页。
-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 (Williams, William Fenwick, Baronet of Kars 1800—1883) ——英国将军，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后投降俄国军队。——第38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普鲁士亲王，摄政王 (1858—1861)，普鲁士国王 (1861—1888)，德国皇帝 (1871—1888)。——第293、347、350、370、442页。
- 威塞斯 (Wisers) ——马克思一家在伦敦的债权人。——第637页。
- 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冯 (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1890)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1846年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五十至六十年代侨居美国。——第48、64、90、91、642页。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冯 (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 ——普鲁士反动的国家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 (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第68、555、627、628、641、642页。
- 威斯特华伦，亨利希·格奥尔格·冯 (Westphalen, Heinrich Georg von 1768—1855)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伯父。——第627、642页。
- 威斯特华伦，卡洛琳·冯 (Westphalen, Karoline von 死于1856年)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母亲。——第60、64、628、642页。

威斯特华伦, 克利斯提安·亨利希·菲力浦·冯 (Westphalen, Christian Heinrich Philipp von 1724—1792) ——不伦瑞克公爵的秘书和朋友, 七年战争的参加者, 写有许多有关七年战争史的著作,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祖父。——第 627 页。

威斯特华伦, 路德维希·冯 (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 ——马克思夫人燕妮的父亲, 特利尔的枢密顾问。——第 628、642 页。

韦泽利, 欧根 (Wesely, Eugen 1799—1828) ——奥地利诗人和作家, 曾将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歌译成德文。——第 24 页。

维尔特, 格奥尔格 (Weerth, Georg 1822—1856)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69、74、99、527、532、550、562 页。

维尔特, 卡尔 (Weerth, Karl 1812—1889) ——德国自然科学家, 德特莫耳特文科中学教师, 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哥哥。——第 99 页。

维尔特, 威尔海明娜 (Weerth, Wilhelmine 1785—1868) ——格奥尔格·维尔特的母亲。——第 99 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ktor Emanuel II 1820—1878) ——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第 232、481、556 页。

维利希,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1810—1878) ——普鲁士军官, 因政治信仰退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是 1850 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来的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1853 年侨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47、347、349、368、422、551、552 页。

维斯 (Wiß, C.) ——德国医生和新闻记者,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侨居美国; 金克尔的拥护者。——第 364 页。

维维安, 罗伯特·约翰·哈西 (Vivian, Robert John Hussey 1802—1887) ——英国将军, 1855—1856 年指挥刻赤半岛的土耳其军队。——第 35、36 页。

魏德迈, 路易莎 (Weydemeyer, Louise) ——约瑟夫·魏德迈的妻子。——第 550 页。

*魏德迈, 约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 ——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上校; 他为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38、376、419、440、550 页。

魏特林, 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 ——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 418 页。

温德姆, 查理·阿什 (Windham, Charles Ash 1810—1870) ——英国将军, 1854—1856 年参加克里木战争; 曾指挥拉合尔英军 (1857—1861), 镇压过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第 247、249、255 页。

文秦格罗迭, 斐迪南·费多罗维奇 (Винцингероде, Фердинанд Федорович 1770—1818) ——男爵, 俄国将军, 原系德国人,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

- 者。——第 177 页。
- 沃耳-施特劳斯, 让娜特 (Wohl-Strauß, Jeanette 1783—1861)——路德维希·白尔尼的女友。——第 39 页。
- 沃尔波尔, 斯宾塞·霍雷修 (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内务大臣 (1852、1858—1859 和 1866—1867)。——第 279 页。
-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 Ferdinand 1812—1895) (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德国政论家, 1846—1847 年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后流亡国外;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 86 页。
-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职业是教师,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1846—1847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从 1848 年 3 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1849 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29、33、40、49、51、53、60、71、74、86、87、90、97、108、109、120、123、127、129、131、135、137、143、144、156—159、198、215、219、225、227—229、234、238、241、243、245、251、252、255、265、267、276、280、284、289、294、313、317、318、320、323、324、336、337、339、341、343、345、349、351、352、355、361、362、365—367、381、411、417—420、423、431、432、438、445、447、452—454、457、460、464—466、473、475、480、482、496、497、502、505、511、524、527、536、538、541、550、602、610、632 页。
- 沃龙佐夫, 米哈伊尔·谢明诺维奇 (Воронцов,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1782—1856)——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 将军,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44—1854 年为高加索驻军总司令和高加索总督。——第 119 页。
- 沃伊格特, 米库拉什 (阿道克特) (Voigt, Mikuláš (Adauctus) 1733—1787)——捷克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捷克历史和语文学的古代文献收藏家。——第 20 页。
- 乌尔贝格-克拉麦尔 (Ulberg & Cramer)——在汉堡的瑞典贸易公司; 于 1857 年底破产。——第 214、633 页。
- 乌尔菲拉或武尔菲拉 (Ulfilas (Wulfila) 311 左右—383)——西哥特教会政治活动家, 主教, 曾实行哥特人基督教化, 哥特字母的创始人, 曾将圣经译成哥特语。——第 482 页。
- 乌尔卡尔特, 戴维 (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 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 议会议员 (1847—1852); 《自由新闻》报的创办人和编辑。——第 7、63、64、66、74、77、109、110、113、116、119、286、287、303、397、439、441、442、454、467、471、483、499、593、596、607、617 页。
- 乌朗特, 路德维希 (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第 414、610 页。
-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见卡腊季奇,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

X

希尔 (Hill)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职员。——第 87、234 页。

希尔什菲尔德 (Hirschfeld) ——伦敦一家印刷所老板, 曾承印《新时代》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创办的《海尔曼》周刊。——第 416、435 页。

西博恩, 威廉 (Siborne, William 1797—1849) ——英国军事地形测绘员和历史学家, 1815—1817 年在驻法国的英国占领军中供职。——第 289 页。

西勒姆·海尔曼父子公司 (Sillam Hermann & Son Co.) ——伦敦的一家贸易公司; 于 1857 年底破产。——第 221 页。

西蒙, 路德维希 (Simon, Ludwig 1810—1872) ——特利尔的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 属于左派; 曾流亡瑞士。——第 39、65、88、105 页。

西尼耳, 纳骚·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 ——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反对缩短工作日。——第 285 页。

西塞罗 (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43) ——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7、529 页。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 ——瑞士经济学家, 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 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第 126、553 页。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 ——伟大的德国作家。——第 356、474、476—478、480、482、484、486—490、493、544、574、585、602、611、614、622、641 页。

夏恩霍斯特, 格尔哈特 (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 ——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 1806 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员会主席; 陆军大臣 (1807—1810) 和总参谋长 (1807—1813); 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第 176、628 页。

小绿蒂 —— 见布累特, 夏绿蒂。

肖耶茨基, 卡罗耳·艾德蒙 (Chojecki, Karol Edmund 1822—1898) (笔名沙尔·艾德门 Charles Edmond) ——波兰政论家, 作家和剧作家, 1844 年起居住在法国, 曾用波兰文和法文写作。——第 22 页。

谢尔策尔, 安得列阿斯 (Scherzer, Andreas 1807—1879) ——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为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 所谓 1852 年 2 月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 后流亡英国,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第 47、358、367、415、418、437、444、456 页。

辛普森, 詹姆斯 (Simpson, James 1792—1868) ——英国将军, 1855 年任克里木英军参谋长 (2—6 月), 后任总司令 (6—11 月)。——第 26 页。

休谟, 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 ——英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不可知论者;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反对者, 货币数量论的

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387、554 页。

许茨(Schütz)——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英国。——第 364 页。

雪恩奈希,克利斯托夫·奥托(Schönaich, Christoph Otto 1725—1807)——德国诗人,叙事诗《海尔曼》的作者。——第 552 页。

Y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后流亡美国,在美国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好几家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许多医学著作。——第 96 页。

雅科比,弗里茨(Jacobi, Fritz 死于 1862 年)——德国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 年起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 294 页。

雅科布——见罗宾逊,泰莉莎·阿尔伯廷娜·路易莎(父姓冯·雅科布)。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 384—322)——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第 123、322、527 页。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第 17、88、440、504 页。

扬,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Jahn, Fried-

rich Ludwig 1778—185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德国体操运动的组织者;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的积极参加者;民族主义者。——第 415 页。

叶卡特林娜·伊万诺夫娜(Екате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1691—1723)——彼得一世的侄女,1716 年起为梅克伦堡公爵卡尔·列奥波特的妻子。——第 14 页。

叶卡特林娜一世·阿列克谢也夫娜(Екатерина I Алексеевна 1684—1727)——彼得一世的第二个妻子(从 1712 年起),俄国女皇(1725—1727)。——第 14 页。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第 5、13 页。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第 123、527、529、540 页。

伊曼特,彼得(Imandt, Peter)——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 16、22、51、59、85、147、149、153、409、422、488、550、638 页。

伊文思,乔治·德·雷希(Evans, George de Lacy 1787—1870)——英国将军,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 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第 26、299 页。

英格利斯,约翰·艾尔德利·威尔莫特(Inglis, John Eardley Wilmot 1814—1862)——英国将军,曾参加镇压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

第 248 页。

尤赫, 海尔曼 (Juch, Hermann) —— 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侨居伦敦, 金克尔的拥护者, 1859 年 7 月起为《海尔曼》周报的编辑。——第 394、417、445、477、478、506、507 页。

尤伦堡, 卡尔 (Gyllenborg, Karl 1679—1746) —— 瑞典国家活动家, 曾任驻伦敦公使 (1715—1718), 1718 年起任外交大臣和首相 (1739—1746)。——第 13 页。

尤塔, 约翰·卡尔 (Juta, Johann Karl 生于 1824 年) —— 荷兰商人, 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第 363、379、382—384、460、571、596、638 页。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 伟大的法国作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 1855 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第 270 页。

约丹, 约翰·克利斯托夫 (Jordan, Johann Christoph 死于 1740 年) —— 德国历史学家, 写有关于斯拉夫人起源的著作。——第 21 页。

约翰 (Johann 1782—1859) —— 奥地利大公, 元帅,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12 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第 610 页。

约翰·蒙提思公司 (John Monteith & Co.) —— 英国贸易公司, 1857 年 10 月因负债 43 万英镑而破产。——第 224、236 页。

约翰逊, 赛米尔 (Johnson, Samuel 1709—1784) —— 英国作家和语言学家; 第一部英语详解辞典 (1755) 的编者。——第 54 页。

约克, 汉斯·大卫·路德维希, 瓦滕堡伯爵 (York, Hans David Ludwig, Graf von Wartenburg 1759—1830) —— 普鲁士将军, 1821 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 176、177 页。

约克公爵, 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 (York, Frederick August, Duke of 1763—1827) —— 英王乔治三世次子, 1795 年起为元帅, 曾任英军总司令 (1798—1809、1811—1827); 他指挥下的军队在十八世纪末的历次对法战争中屡遭败北。——第 49 页。

约斯, 弗里茨 (Joß, Fritz 约死于 1517 年) —— 十六世纪初德国南部农民的秘密组织和密谋活动的杰出组织者; 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约斯·弗里茨就是他。——第 584 页。

Z

扎耳费耳德 (Saalfeld) —— 第 227 页。

扎梅耳松, 阿道夫 (Samelson, Adolf 1817—1888) —— 德国眼科外科医生, 持自由主义观点, 1857 年起侨居曼彻斯特, 在那里加入曼彻斯特文学俱乐部; 1859 年 11 月积极参加席勒纪念活动。——第 486、603 页。

载勒尔, 塞巴斯提安 (Seiler, Sebastian) —— 德国政论家, 1846 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后侨居伦敦和美国。——第 16、17、26、27、32、39、43、48、52、319、362 页。

泽耳姆尼茨, 胡果·冯 (Selmnitz, Hugo von) —— 退伍的普鲁士军官, 斐·弗莱里格拉特的熟人。——第 103 页。

詹姆斯, 爱得文·约翰 (James, Edwin

John 1812—1882)——英国律师,1858年4月在西蒙·贝尔纳的审判案中曾为他辩护。——第309页。

詹姆斯·斯图亚特,所谓的詹姆斯三世 (James Stuart, the so-called Stuart III 1688—1766)——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英国王位追求者。——第12、14页。

詹姆斯,威廉 (James, William 死于1827年)——英国军事著作家,写有多卷关于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时期的英国海军史的著作。——第82页。

祖泽—济贝特 (Suse & Sibeth)——伦敦的一家德意志贸易公司。——第213、390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尔比昂——不列颠群岛的古称;“不讲信义的阿尔比昂”一词,外国人用来形容英国统治阶级的伪善的政策和外交。——第79页。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伊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477页。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忒拜国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和《奥狄浦斯在科隆纳斯》中的主题是叙述他的悲惨命运。——第388页。

奥赛罗——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第515页。

B

笨伯雅克——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第217—218页。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第127页。

布赖——歌德的剧本《谢肉节的戏,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

师》中的人物;淫荡的伪君子的典型。——第618页。

布理丝——古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的俘虏和情人,在特洛伊战争中,为了她,阿基里斯与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发生争吵。——第477页。

C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力气和胆量。——第215页。

F

斐尼狄克——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主人公;是个年青机智的巴杜亚分子,口头上伪称自己讨厌女人,但不久就恋爱并结婚了。——第40页。

弗里多林——席勒的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善良而谦虚的多情少年的典型。——第18页。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角色。——第89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第48、585页。

J

加西莫多——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加西莫多这个名字已成了丑陋的化身。——第 353 页。

K

卡列班——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中的人物，是个半人半怪的角色。——第 80 页。

卡普勤教士——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坦的阵营》中的人物。——第 487 页。

L

罗兰——法国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博雅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叙事诗《疯狂的罗兰》和许多其他著作中的人物。——第 111 页。

M

玛丽亚——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女主角。——第 574、575 页。

米歇尔——通常用来表示粗笨和愚昧无知的德国庸人的代名词。——第 293 页。

闵豪森——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这个名字已成了这类人的代名词。——第 127 页。

N

诺特安克，塞巴耳德——德国作家克·弗·尼古拉的小说《塞巴耳德·诺特安克先生的生平和见解》中的主人公，是开明教士的典型。——第 16 页。

P

普里阿普——古希腊神话中的土地神和

果园神，肉体享受的袒护者。——第 14 页。

Q

乔纳森——通常用来表示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代名词。——第 217 页。

S

施洗约翰——传说中的人物，据《新约全书》记载，是耶稣的先驱，在耶稣传教以前，即劝人悔改，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第 548 页。

琐罗亚斯德——古希腊查拉修斯特的名字，传说他是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创始人。——第 65 页。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第 573 页。

铁列西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盲人预言家，他预言过奥狄浦斯的悲惨命运；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王》中的人物。——第 388 页。

W

瓦西拉普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在国外过着游乐生活的波兰贵族的讽刺典型。——第 268 页。

维斯瓦米特拉——古代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虚构的国王，他渴求得到能满足他一切要求的神牛撒巴拉。——第 18 页。

Y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哥斯国王，《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之一，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领袖。——第 477

页。

约翰牛——通常用以表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代名词；1712年启蒙作家阿伯什诺特的政治讽刺作品《约翰牛传》问世后，这个名词就流传开了。——第75、112、116、218、276、277、298、397、

398、410页。

Z

詹金斯——卑躬屈节者和谄媚者的典型；十九世纪中叶在英国，人们特别把《晨邮报》称做詹金斯。——第279页。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爱尔兰的惶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711—715 页)。

—The Excitement in Ireland.

载于 1859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30 号。——第 366 页。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90—95 页)。

—The Maritime Commerce of Austria.

载于 1857 年 1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06 号。——第 92、113 页。

《奥地利的海外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96—103 页)。

—The Maritime Commerce of Austria.

载于 1857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82 号。——第 92 页。

《报刊述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84—695 页)。

—Gatherings from the Press.

载于 1859 年 6 月 4 日和 25 日, 7 月 9 日和 16 日《人民报》第 5、8、10 和

11 号。——第 606 页。

《贝尔蒂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95—98 页)。

—Berthier.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164、261 页。

《贝尔纳多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57—167 页)。

—Bernadott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61 页。

《贝西埃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36—137 页)。

—Bessieres.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61 页。

《被证实了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91—495 页)。

—Truth testified.

载于 1859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04 号。——第 445 页。

《毕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21—224 页)。

—Bugeaud.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第262页。

《玻利瓦尔-伊-庞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25—241页）。

—Bolivar y Pont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1、269、274页。

*《波拿巴的财政手段。——军事专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520—522页）。

载于1858年6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48号。——第316页。

《波拿巴目前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41—445页）。

—Bonaparte's present position.

载于1858年4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87号。——第295页。

《勃鲁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16—118页）。

—Blum.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159、164、170、261页。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1—228页）。

—The State of British manufactures.

载于1859年3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84号。——第382页。

《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40—245页）。

—The State of British manufactures.

载于1859年3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92号。——第382页。

*《布莱特的演说》。

载于1858年11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9号。——第352、358页。

《布里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19—120页）。

—Bourrienn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159、164、170、262页。

《布律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40—143页）。

—Brun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4卷。——第262页。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集》1956年莫斯科版第17—98页）。

—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 nebst einem Anhang.——第540页。

*《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85—689页）。

载于1858年12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07号。——第357页。

*《给〈总汇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5页）。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480、607页。

《媾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69—471页）。

—The Peace.

载于1859年7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98号。——第441页。

*《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27—

- 630 页)。
- 载于 1858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58 号。——第 358 页。
- 《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04—111 页)。
- The Right divine of the Hohenzollerns.
- 载于 1856 年 12 月 13 日《人民报》第 241 号。——第 86、92、113 页。
-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57—536 页)。
-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Basel. 1853. ——第 38、507 页。
- 《卡尔斯的陷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1 卷第 673—712 页)。
- The Fall of Kars.
- 载于 1856 年 4 月 5、12、19 和 26 日《人民报》第 205、206、207 和 208 号。——第 38、44、49、52 页。
- 载于 1856 年 4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671 号。——第 37、44 页。
- *《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16—519 页)。
- 载于 1858 年 6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44 号。——第 316 页。
-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560—567 页)。
- Kossuth and Louis Napoleon.
- 载于 1859 年 9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48 号。——第 458、466、473、483、488、595、600—602、610、639 页。
- 《科苏特和路易-拿破仑之间的交易的详情》。
- Particulars of Kossuth's transaction with Louis Napoleon.
- 载于 1859 年 9 月 28 日《自由新闻》第 7 卷第 10 号。——第 466、467、473、596、600、601 页。
- 载于 1859 年 10 月 3 日《总汇报》第 276 号附刊。——第 473 页。
- 《历史上有趣的一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08—515 页)。
- A Curious piece of history.
- 载于 1858 年 6 月 1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52 号。——第 321 页。
- 《路易-拿破仑的处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95—199 页)。
- Louis Napoleon's position.
- 载于 1859 年 2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63 号。——第 374 页。
- *《欧洲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87—89 页)。
- 载于 1856 年 12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878 号。——第 91 页。
- 《欧洲战争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185—188 页)。
- The War prospect in Europe.
- 载于 1859 年 1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47 号。——第 370 页。
-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页)。
- Lord Palmerston.
- 载于 1856 年《〈自由新闻〉小丛书》第 5 号,《帕麦斯顿勋爵传》(The Story of the life Lord Palmerston)。——第 52、518 页。
- 载于 1853 年 10 月 22 日和 29 日, 11 月 5、12 和 19 日, 12 月 10、17 和 24 日《人民报》第 77、78、79、80、81、84、

- 85 和 86 号。——第 618 页。
- 载于 1853 年 10 月 19 日, 11 月 4 日和 21 日及 1854 年 1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902、3916、3930 和 3973 号。——第 110 页。
- 载于《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5 年伦敦版第 1 集,《帕麦斯顿与俄国》(Palmerston and Russia); 1855 年伦敦版第 2 集,《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Palmerston and the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第 115 页。
- 《普鲁士的摄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48—651 页)。
- The Prussian regency.
载于 1858 年 10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65 号。——第 354 页。
- 《普鲁士的战争前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11—315 页)。
- The War prospect in Prussia.
载于 1859 年 3 月 3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98 号。——第 565 页。
- 《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31—635 页)。
- The King of Prussia Insanity.
载于 1858 年 10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62 号。——第 354 页。
- 《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43—647 页)。
- The King of Prussia Insanity.
载于 1858 年 10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65 号。——第 354 页。
- 《普鲁士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52—656 页)。
- Affairs in Prussia.
载于 1858 年 11 月 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71 号。——第 354 页。
- 《普鲁士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57—660 页)。
- Affairs in Prussia.
载于 1858 年 11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75 号。——第 354 页。
- 《普鲁士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90—694 页)。
- Affairs in Prussia.
载于 1858 年 12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05 号。——第 355 页。
- 《切尔克西亚的叛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179—180 页)。
- A Traitor in Circassia.
载于 1857 年 4 月 1 日《自由新闻》第 4 卷第 34 号。——第 113 页。
- 《上院和约克公爵的纪念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16 页)。
-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Duke of York's monument.
载于 1856 年 4 月 26 日《人民报》第 208 号。——第 49 页。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Revelations of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18-th century)。
载于 1856 年 8 月 16 和 23 日, 9 月 13 和 20 日, 10 月 4 日, 11 月 8 和 29 日, 12 月 6 和 20 日, 1857 年 2 月 4、18 和 25 日, 4 月 1 日《自由新闻》第 3—4 卷第 1、2、5、6、8、13、16、17、19、26、28、29 和 34 号。——第 53、66、77、80、109、120、521、522、523 页。
- 载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第 61—64、516、517、518、519 页。
- 《维拉弗兰卡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72—476 页)。
- The Treaty of Villafranca.
载于 1859 年 8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

- 坛报》第 5704 号。——第 441 页。
- *《西班牙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41—47 页)。
载于 1856 年 8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775 号。——第 67 页。
- 《现代历史中又一奇怪的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92—599 页)。
—Another strange chapter of modern history.
载于 1858 年 9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36 号。——第 342 页。
- 《新内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71—675 页)。
—The New ministry.
载于 1858 年 11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89 号。——第 354、361 页。
- 《新内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76—680 页)。
—The New ministry.
载于 1858 年 11 月 2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92 号。——第 354 页。
-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74—578 页)。
载于 1858 年 8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09 号。——第 342 页。
- *《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39—344 页)。
载于 1857 年 11 月 2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76 号。——第 217、225 页。
- 《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25—333 页)。
—Great trouble in Indian finances.
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24 号。——第 396—398 页。
- *《英国—波斯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77—79 页)。
载于 1857 年 1 月 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4904 号。——第 77、92、113 页。
- 《英国的贸易和金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06—610 页)。
—British Commerce and finance.
载于 1858 年 10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45 号。——第 342 页。
- *《英国的贸易危机和货币流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79—583 页)。
载于 1858 年 8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14 号。——第 342 页。
- *《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38—541 页)。
载于 1858 年 6 月 2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59 号。——第 358 页。
- 《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606—608 页)。
—The Invasion panic in England.
载于 1859 年 12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813 页。——第 496 页。
- 《英国贸易的震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45—351 页)。
—The British revulsion.
载于 1857 年 11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183 号。——第 198 页。
-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 年 4 月 14 日在伦敦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3—5 页)。
载于 1856 年 4 月 19 日《人民报》第 207 号。——第 47 页。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 —第387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1859. —第299、306、315、335、340、341、346、351、352、358、360、361、365、369—372、375—379、382—387、389、392—395、400、403、419—426、429、431、432、437、442、445—446、450、451、454、455、460、469—470、492、499、539、545、553—556、560、564、567、568、590、599、604、640页。

—序言。载于1859年6月4日《人民报》。——第431、442、455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Rohentwurf)*)。1939年和1941年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两卷本)。——第219、226、247、258、273、276、296、297、316、317、358、527、530、531、533、534页。

*《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56—759页)。

载于1859年11月19日《改革报》第139号附刊。——第483、494、608、609、614页。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

载于1859年11月21日《总汇报》第325号附刊。——第484—485、494、497、612页。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21—626页)。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treaty.* 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第363页。

《*Quid pro Quo*》(《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03—523页)。

载于1859年7月30日和8月6、13、20日《人民报》第13、14、15和16号。——第606页。

弗·恩格斯

《阿耳布埃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3—54页)。

—*Albuera.*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第253、272页。

《阿尔及利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9—110页)。

—*Algeria.*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第144、169、174页。

《阿尔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5—59页)。

—*Alma.*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第144、147页。

《阿富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85页)。

—*Afganistan.*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第144、160页。

《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13—220页)。

- The Austrian hold on Italy.
载于 1859 年 3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75 号。——第 403 页。
- 《爆炸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44—145 页)。
- Bomb.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61 页。
- 《贝雷斯福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96—297 页)。
- Beresford.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61、272、274、283、288 页。
- 《比达索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64—269 页)。
- Bidassoa.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54、261、280 页。
- 《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47—299 页)。
- Po und Rhein. Berlin, 1859.——第 383—385、388—392、395、399、402、403、409、413、419、421、426、454、456、565、570、571、575、638 页。
-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228—234 页)。
- Persia—China.
载于 1857 年 6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032 号。——第 130、134 页。
- 《博罗迪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58—263 页)。
- Borodino.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54、255、258、261 页。
- 《博马尔松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95 页)。
- Bomarsund.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61、275、283、287、289、294 页。
- 《步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54—381 页)。
- Infantr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 年版第 9 卷。——第 451、463、464、467、472 页。
- 《布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70—273 页)。
- Buda.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第 4 卷。——第 261 页。
- 《布里西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84—286 页)。
- Brescia.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61、275 页。
- 《布伦海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56—257 页)。
- Blenheim.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54、255、258、261 页。
- 《刺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90—91 页)。
- Bayonet.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2 卷。——第 261 页。
- 《弹射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76 页)。
- Catapult.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第 4 卷。——第 248、260、262、271 页。

《弹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11页)。

—Ammunition.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第144、147、169页。

《德国的兵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07—212页)。

—German resources for war.

载于1859年3月1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82号。——第378页。

《德国的军事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0—25页)。

—Military reform in Germany.

载于1860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73号。——第481页。

《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页)。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第25页。

《德里的攻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52—360页)。

载于1857年12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88号。——第207、208页。

《对蒙塔郎贝尔的起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66—670页)。

—The Prosecution of Montalembert.

载于1858年1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9号。——第353、354、361页。

《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09—615页)。

—Progress of the moorish war.

载于1860年1月19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5846号。——第498页。

《垛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1页)。

—Bonnet.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2页。

《俄国军队的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09—212页)。

—Changes in the Russian army.

载于1857年5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06号。——第524页。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61—665页)。

载于1858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第351页。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36—642页)。

—Russian progress in Central Asia.

载于1858年11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1号；1858年11月24日《自由新闻》第6卷第23号。——第349页。

《防弹工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51页)。

—Bomb-Proof.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2页。

《副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1—52页)。

—Adjutant.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第144、147页。

《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21—124页)。

—Battle.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68、170、261页。
- 《会战终于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3—388页)。
- Fighting at last.
- 载于1859年6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55号。——第420页。
- 《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50页)。
- Army.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41、144、156、158、161、162、169、174、183、196页。
- 《军用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52—156页)。
- Bridge military.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188、262页。
-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24—535页)。
-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Erstes Heft. Berlin, Franz Duncker, 1859.
- 载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第14号和16号。——第442、445、454、455、469页。
- 《库霍尔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81—283页)。
- Coehoorn.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5卷。——第250页。
- *《勒克瑙的攻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69—475页)。
- 载于1858年4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12号。——第309页。
- 《勒克瑙的解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98—406页)。
- The Relief of Lucknow.
- 载于1858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36号。——第248、249页。
- *《勒克瑙的围攻和强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81—387页)。
- 载于1858年1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35号。——第241、243、245页。
- 《棱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88—89页)。
- Bastion.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261页。
- 《历史的公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52—456页)。
- Historical justice.
- 载于1859年7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92号。——第445页。
- 《两桅小炮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49页)。
- Bomb-Ketch.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2页。
- 《鹿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86页)。
- Abatis.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1卷。——第160页。
- 《露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28页)。
- Bivouac.
-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1页。

《马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46页)。

—Carabin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第252页。

《蒙特贝洛会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89—391页)。

—The Battle of Montebello.

载于1859年6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59号。——第420页。

《缅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87—294页)。

—Burmah.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第261、267、272、275、283、288页。

《欧洲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53—657页)。

—The European war.

载于1856年2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616号。——第5页。

《炮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93—220页)。

—Artiller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44、169、187、188、194、196、198、199、207、252、266、267页。

《炮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47—148页)。

—Bombardment.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2页。

《炮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46页)。

—Bombardier.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

3卷。——第261页。

《炮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50页)。

—Bomb-Vessel.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2页。

《炮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87页)。

—Barbett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261页。

《骑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98—326页)。

—Cavalr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第248、258、267、274、276、283、287、289、295、296、309、321页。

《桥头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74—275页)。

—Bridge-head.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1页。

*《山地战的今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8—126页)。

载于1857年1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21号。——第67页。

《温德姆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411—416页)。

载于1858年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253号。——第255、260页。

《崖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255页)。

—Berm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55、258、261页。

《掩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 14 卷第 129—130 页)。
—Blindage.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3 卷。——第 261 页。
- 《野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77—280 页)。
—Camp.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第 4 卷。——第 243、260、262、271 页。
- *《一八五八年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695—699 页)。
载于 1858 年 12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14 号。——第 357 页。
- 《意大利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97—400 页)。
—Der Feldzug in Italien.
载于 1859 年 5 月 28 日《人民报》第 4 号。——第 431 页。
- 《意大利战争。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477—490 页)。
—Der italienische Krieg. Rückschau.
载于 1859 年 7 月 23、30 日和 8 月 6 日《人民报》第 12、13 和 14 号。——第 437、443、445—449 页。
- 《印度战争组织不善》。
—How the Indian war has been mismanaged.
载于 1858 年 8 月 1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01 号。——第 333 页。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69—587 页)。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 ——第 323 页。
- *《英国军队在印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526—530 页)。
载于 1858 年 6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61 号。——第 318 页。
- 《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29—234 页)。
—Chances of the impending war.
载于 1859 年 3 月 17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586 号。——第 399—401、403 页。
- 《战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42—243 页)。
—Campaign.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 年版第 4 卷。——第 243、247 页。
- *《战争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34—337 页)。
载于 185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24 号。——第 399 页。
- 《战争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347—351 页)。
—Prospects of the war.
载于 1859 年 5 月 1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634 号。——第 409 页。
- 《筑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327—353 页)。
—Fortification.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60 年版第 7 卷。——第 432 页。
- 《BATTERY》(《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125—127 页)。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 年版第 2 卷。——第 168、261 页。
- 《CAPTAI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4 卷第 244—245 页)。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第243、247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艾阿库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72—173页)。

—Ayacucho.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69页。

《巴克莱-德-托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92—94页)。

—Barclay de Tolly.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62、164、261页。

《贝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2—135页)。

—Bem.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1页。

《卜尼格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12—115页)。

—Bennigsen.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162、170、261页。

《博斯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38—139页)。

—Bosquet.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262页。

《布吕歇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74—192页)。

—Blücher.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第197、261页。

*《国际述评(三)。从5月到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92

—540页)。

—Revue. Mai bis Oktober.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第189页。

《欧洲的金融恐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4页)。

—The Money panic in Europe.

载于1859年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48号。——第369页。

《西班牙舰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68—171页)。

—Armada.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第169、193页。

《战争逼近的征兆。——德国的扩军备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43—346页)。

—The War in Europe. Symptoms of its approach. —Germany arming.

载于1859年5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31号。——第404页。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载于1851年7月1日《科伦日报》第156号。——第517页。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9—366页)。

—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第517页。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德尔贝特的祈祷》，载于艾希霍夫，弗·古·《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一书。1839年巴黎版第292—295页(Prière d'Adalbert. In: *Fichhoff, F. G.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russes, serbes, bohèmes, polonais et letton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 origine indienne, leurs anciens monuments, et leur état présent.* Paris, 1839, p. 292—295)。——第24页。

阿什博特，亚·(*Asboth, A.*)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信，载于1859年4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602号。——第403页。

阿什博特，亚·《维拉弗兰卡和约和匈牙利利人的事业》(*Asboth, A. The Peace of Villafranca and the Hungarian cause*)，载于1859年8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27号。——第596页。

阿特伍德，托·《通货问题，两人书简》1844年伦敦版(*Attwood, Th. The Currency question, the gemini*

letters. London, 1844)。——第303页。
艾希霍夫，弗·古·《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1839年巴黎版(*Eichhoff, F. G.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russes, serbes, bohèmes, polonais et letton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 origine indienne, leurs anciens monuments, et leur état présent.* Paris, 1839)。——第23页。

[艾希霍夫，卡·]《施梯伯》([*Eichhoff, K.*] *Stieber*)，载于1859年9月10日—10月29日《海尔曼》报第36—43号。——第493、504、506页。

[艾希霍夫，卡·]([*Eichhoff, K.*])文章，注明：11月8日于柏林。载于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报第45号。——第493、504页。

B

巴师夏，弗·《经济的谐和》1850年巴黎版(*Bastiat, Fr. Harmonies économiques.* Paris, 1850)。——第250、305页。

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

*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和其他印刷品的作者的名字。

- 远征。《东方战争纪事》1856年巴黎版第1—2卷 (*Bazancourt*, *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 Chroniques de la guerre d'Orient. Tomas I—II. Paris, 1856*)。——第53, 54, 57页。
- 拜比吉, 查·《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Babbage, Ch.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第1版1832年在伦敦出版。——第280, 281, 282页。
- [鲍威尔, 埃·]《普鲁士立宪帝国主义》([*Bauer, E.*] *Preussens constitutionelle Imperialismus*), 载于1858年11月27日《新时代》报第22号。——第359页。
- [鲍威尔, 埃·]《修道院。小说》([*Bauer, E.*] *Das Kloster. Ein Roman*), 载于1859年3月19和26日, 4月2, 10和16日《新时代》报第38, 39, 40, 41和42号。——第401页。
- [鲍威尔, 埃·]《英国的中立》([*Bauer, E.*] *Englische Neutralität*), 载于1859年5月7日《海尔曼》报第18号。——第418页。
- 鲍威尔, 埃·《英国的自由》1857年莱比锡版 (*Bauer, E. Englische Freiheit. Leipzig, 1857*)。——第69, 105, 121页。
- 鲍威尔, 埃·《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作的关于政治史的演讲。第一讲》(*Bauer, E. Vorträge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olitik, gehalten im Arbeiterbildungsverein zu London. Erster Vortrag*), 载于1858年11月6日《新时代》报第20号。——第355, 358页。
- 鲍威尔, 布·《德国和俄国人》1854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eutschland und das Russ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4*)。——第89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当前的立场》1854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Die jetzige Stellung Russlands. Charlottenburg, 1854*)。——第89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1853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Russ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Charlottenburg, 1853*)。——第89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德国人。第二部。德国问题和东方问题》1853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Russland und das Germanenthum. Zweite Abtheilung. Die deutsche und die orientalische Frage. Charlottenburg, 1853*)。——第89页。
- 鲍威尔, 布·《俄国和英国》1854年沙洛顿堡版 (*Bauer, B. Russland und England. Charlottenburg, 1854*)。——第89页。
- 鲍威尔, 布·《福音书的批判和它产生的历史》1850—1852年柏林版第1—4卷 (*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en und Geschichte ihres Ursprungs. Bände I—IV. Berlin, 1850—1852*)。——第89页。
-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平意见——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登陆队拖延在肖纳登陆的说明而作》, 前面附有1716年10月10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 1716年伦敦版 (*The Northern Crisis. Or impartial reflections on the policies of the Czar. Occasioned*

- by mynheer von Stocken's Reasons for delaying the descent upon Schonen. A true copy of which is prefix'd, verbally translated, after the tenour of that in the German Secretary's office in Copenhagen, October 10, 1716. London, 1716)。——第12页。
- 贝克莱, 乔·《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的问题》1750年伦敦版(*Berkley, G. The Querist, containing several queries, propos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London, 1750*)。——第553页。
- [贝特齐希, 亨·]《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Bettziech, H.*] Ferdinand Freiligrath), 载于1859年《凉亭》第43期。——第488、491、493、503、614、618、622页。
- [贝特齐希, 亨·]《纪念席勒委员会的上上次会议》([*Bettziech, H.*] Vorletzte Sitzung des Schillerfest-Comité's), 载于1859年12月3日《海尔曼》报第48号。——第498页。
- [彼得逊, 尼·]《一个工人的业余作品》([*Petersen, N.*] Feierstunden-Arbeit eines Arbeiters), 载于1859年6月25日, 7月2、9、23日和8月20日《人民报》第8—10、12和16号。——第448页。
- [比斯康普, 埃·]《帝国摄政》([*Biscamp, E.*] Der Reichsregent), 载于1859年5月14日《人民报》第2号。——第423页。
- [比斯康普, 埃·]《社会新闻》([*Biscamp, E.*] Vereins-Nachrichten), 载于1859年5月28日《人民报》第4号。——第417、420、431页。
- 比斯康普, 埃·(*Biscamp, E.*)致《总汇报》编辑部的信, 载于1859年10月27日《总汇报》第300号。——第480、483、607页。
- 波克罕, 西·路·(*Borkheim, S. L.*)致《海尔曼》编辑部的信, 载于1859年12月17日《海尔曼》报第50号。——第507页。
- 《波希米亚的卡托》, 载于多勃罗夫斯基的《斯拉夫学》一书, 1834年布拉格版第419—469页(*Der böhmische Cato. In: «Dobrowsky's Slavin». Prag, 1834, S. 419—469*)。——第20页。
-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手抄文献》布拉格1774—1775年版第1卷; 1776—1783年版第2卷(*Acta litteraria Bohemiae et Moraviae. Praha, I. 1774—1775; II. 1776—1783*)。——第20页。
- 勃朗, 路易《1848年。历史真相。献给诺曼比勋爵》1858年伦敦版(*Blanc, L. 1848. Historical revelations: inscribed to Lord Normanby. London, 1858*)。——第313页。
- 博尼法斯, 路·(*Boniface, L.*)文章, 注明: 1月29日于巴黎。载于1859年1月30日《立宪主义者报》。——第374、558页。
- 伯提歇尔, 威·《迦太基史》1827年柏林版(*Böttcher, W. Geschichte der Carthager. Berlin, 1827*)。——第184页。
- 《不伦瑞克—律内堡公爵斐迪南征战记》, 克利斯提安·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的遗稿, 1859年柏林版第1—2卷

(Geschichte der Feldzüge des Herzogs 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Lüneburg. Nachgelassenes Manuskript von Christian Heinrich Philipp Edler von Westphalen. Bände I—II. Berlin, 1859)。——第 641—642 页。

布[赫尔]，洛·《路易-拿破仑的飞黄腾达》(B[u]cher, L. Louis Napoleon's Laufbahn)，载于 1859 年 5 月 14 日《海尔曼》报第 19 号。——第 418 页。

布雷，约翰《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 年里子版 (Bray, John.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Leeds, 1839)。——第 303 页。

[布林德，卡·]《意大利战争开始前不久写的对战争的可能进程的预测》([Blind, K.] Prognostikon des wahrscheinlichen Verlaufes des italienischen Krieges; geschrieben kurz vor Ausbruch desselben)，载于 1859 年 11 月 19 日《海尔曼》报第 46 号。——第 493 页。

布林德，卡·《解放者拿破仑》(Blind, K. Der Befreier Napoleon)，载于 1859 年 4 月 16 日《海尔曼》报第 15 号。——第 408 页。

[布林德，卡·]《警告》([Blind, K.] Zur Warnung)。

一传单。——第 451、471、472、475、479、594、598、606、607、617 页；

一载于 1859 年 6 月 22 日《总汇报》第 173 号附刊。——第 451、471、598、606 页；

一载于 1859 年 6 月 18 日《人民报》第 7 号。——第 451、606 页。

布林德，卡·《局部战争和德国人民党》(Blind, K. Der lokalisierte Krieg und die deutsche Volkspartei)，载于 1859 年 5 月 14 日《海尔曼》报第 19 号。——第 418 页。

[布林德，卡·]《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Blind, K.] 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 to be King of Hungary)，载于 1859 年 5 月 27 日《自由新闻》报第 7 卷第 5 号。——第 426、471—472、489、496、593、607、617 页。

布林德，卡·《声明》(Blind, K. Erklärung)，载于 1859 年 11 月 9 日《总汇报》第 313 号。——第 484—485、612、617 页。

布林德，卡·(Blind, K.)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附刊。——第 506 页。

布吕歇尔，格·勒·《1793 年和 1794 年战局日志》1796 年柏林版 (Blücher, G. L. Kampagne-Journal der Jahre 1793 und 1794. Berlin, 1796)。——第 175 页。

C

《从 1698 年到缔结纽施塔特和约前的彼得大帝日记，译自按照档案中保存下来并经皇帝陛下亲自补订的手稿刊印的俄文原本》1773 年柏林和莱比锡版 (Tagebuch Peters des Großen vom Jahre 1698 bis zum Schlusse des Neustädter Friedens aus dem Russischem Originale übersetzt so nach denen im Archive befindlichen und von Seiner Kayserlichen

Majestät eigenhändigen ergänzten Handschriften gedrückt worden. Berlin und Leipzig, 1773)。——第13页。

D

达尔文, 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 (*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第503页。

达里蒙, 阿·《论银行改革》, 并附有艾米尔·德·日拉丹的序言, 1856年巴黎版 (*Darimon, A. 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 Avec une introduction par M. Emile de Girardin.* Paris, 1856)。——第89页。

《大不列颠在欧洲当前局势下采取的行动的原因之探讨》1727年伦敦版 (*An Enquiry into the reasons of the conduct of Great-Britain, with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Europe.* London, 1727)。——第13页。

道格拉斯, 霍·《军事桥梁构筑和在作战中强行渡河的原则概论》(*Douglas, H.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and 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bridges, and the passage of rivers in military operations.*)。第1版1816年在伦敦出版。——第164页。

德里, 爱·(*Derby, E.*)1858年3月1日在上院的演说, 载于1858年3月2日《泰晤士报》第22930号。——第279页。

德普勒, 伊·《奥地利和土耳其各民族; 伊利里亚人、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的现代史》1850年巴黎版第1—2卷 (*Desprez, H. Les peuples de l'Autriche et de la Turquie; 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s Illyriens, des Magyars, des Roumains et des Polonais.* Tomes 1—2. Paris, 1850)。——第22、24页。

德斯特里耳, M·《土耳其内幕》(*Destrilhes, M. Confidences sur la Turquie.*)。第1版1855年在巴黎出版。——第37、44页。

德·韦特, 威·马·勒·《古犹太考古学教科书, 附古犹太史简述》(*De Wette, W. M. L. Lehrbuch der hebräisch-judischen Archäologie, nebst einem Grundrisse der hebräisch-judischen Geschichte.*)。第1版1814年在莱比锡出版。——第262页。

杜普雷·德·圣莫尔, 艾·《俄国的隐士, 或对十九世纪初俄罗斯人的风俗习惯的考察》1829年巴黎版第1—3卷 (*Dupré de Saint-Maure, E. L'Hermite en Russie, ou Observations sur les mœurs et les usages russes au commencement du XIX^e siècle.* Tomes 1—3. Paris, 1829)。——第19页。

《对提高普通教育有益的讲话》1851—1856年莱比锡布罗克豪斯版第1—27册 (*Unterhaltende Belehrungen zur Förderung allgemeiner Bildung.* 1—27 Bändchen. Leipzig, Brockhaus, 1851—1856)。——第21页。

多勃罗夫斯基《斯拉夫学。波希米亚寄语斯拉夫各民族, 或对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神话、历史、古代文物、文学以及它们

的各种方言之研究；附录：〈波希米亚的卡托〉》，全书共四卷，1834年布拉格第2版，由瓦茨拉夫·汉卡修订和补充（*Dobrowsky. Slavin. Botschaft aus Böhmen an alle Slawischen Völker, oder Beiträge zu ihrer Charakteristik, zur Kenntniß ihrer Mythologie, ihrer Geschichte und Alterthümer, ihrer Literatur und ihrer Sprachkunde nach allen Mundarten. Mit einem Anhang: der böhmische Cato, vollständige Ausgabe in vier Büchern. Zweite verbesserte, berichtigte und vermehrte Auflage. Von Wenceslaw Hanka. Prag, 1834.*）——第19—20页。

多布涅尔，格·《利波羌的文采斯拉夫·哈耶克的〈捷克编年史〉》，从捷克文本译成拉丁文并附有圣十字修道院神父维克多利诺所作的注释。本版增补圣卡特林娜修道院神父格拉西乌斯所提出的历史、编年、批判和外交等方面的意见，并附有公开信件、系谱、货币及各种古迹版画的记述，1761—1763年布拉格版第1—2部（*Dobner, G. Wenceslai Hajek a Liboczan, Annales Bohemorum e bohémica editione latine redditi, et notis illustrati a P. Victorino a S. Cruce e scholis piis. Nune plurimis animadversionibus historico-chronologico-criticis, nec non diplomatibus literis publicis, re genealogia, numaria, variique generis antiquis aeri incisus monumentis aucti, a P. Gelasio a S. Catharina. Pars I—II. Praga, 1761—1763.*）——第21页。

多耳希，奥·《德国大学生史（从德国大学创办起至德国解放战争止）》1858年莱比锡版（*Dolch, O.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ums von der Gründ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bis zu den deutschen Freiheitskriegen. Leipzig, 1858.*）——第487页。

E

《俄皇大元帅布·克·米尼希伯爵关于1735—1739年第一次俄土战争的日记》，载于海尔曼，恩·《俄罗斯国家的历史》一书，1843年莱比锡版（*Tagebuch des russisch-keiserlichen Generalfeldmarschalls B. Ch. Grafen von Münnich über den Ersten Feldzug des in den Jahren 1735—1739 geführten Russisch-türkischen Krieges. In: Herrmann, 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ussischen Reiches. Leipzig, 1843.*）——第5—6页。

厄斯特德，安·桑·《我的一生和我的时代》1851—1857年哥本哈根版第1—4卷（*Ørsted, A. S. Af mit livs og min tids historie. Volumes 1—4. Copenhagen, 1851—1857.*）——第132页。

恩格尔，约·克·《达尔马威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的历史》1798年哈雷版（*Engel, J. Chr. Geschichte von Dalmatien, Croatien, Slavonien. Halle, 1798.*）——第19页。

F

法耳梅赖耶尔，雅·（*Fallmerciér, J.*）书评：穆腊耳特，爱·《试论拜占庭年代

- 记学（供研究没落帝国编年史特别是 395 年至 1057 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1855 年圣彼得堡版 (*Muralt, E. 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 pour servir à l'examen des annales du Bas-Empire et particulièrement des chronographes slaves de 395 à 1057. St-Petersbourg, 1855*), 载于 1856 年 1 月 11 和 12 日《总汇报》第 11 和 12 号附刊。——第 6 页。
- 费舍, 弗·泰·《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供编写讲义之用》1846—1858 年罗伊特林根和莱比锡、斯图加特版第 1—4 卷 (1—3 部) (*Vischer, F. Th. Aesthetik oder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 Zum Gebrauche für Vorlesungen. Bände 1—4 (Theile 1—3). Reutlingen und Leipzig, Stuttgart, 1846—1858*)。——第 531 页。
- 符尔姆, 克·弗·《东方问题的外交史》1858 年莱比锡版 (*Wurm, Ch. F. Diplomatische Geschichte der Orientalischen Frage. Leipzig, 1858*)。——第 410 页。
- [福格特, 卡·]《警告》([*Vogt, C.*] *Zur Warnung*), 载于 1859 年 6 月 2 日《瑞士商业信使报》第 150 号附刊。——第 429、501、610、620 页。
- 福格特, 卡·《欧洲现状研究》1859 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 (*Vogt, C.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第 414 页。
- 福伊格特, 约·《从上古时代至日耳曼骑士团统治崩溃时的普鲁士历史》(*Voigt, J. Geschichte Preussens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zum Untergange der Herrschaft des deutschen Ordens*)。第 1 版共五卷, 1827 年在科尼斯堡出版。——第 20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Freiligrath, F.*)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 1859 年 11 月 15 日《总汇报》第 319 号附刊。——第 490、491、494—495、497、619 页。
- 弗莱里格拉特, 斐·(*Freiligrath, F.*) 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 载于 1859 年 12 月 11 日《总汇报》第 345 号附刊。——第 506 页。
- 《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姊姊、拜罗伊特边区侯爵夫人弗雷德里卡·索菲娅·威尔海明娜的 1706—1742 年的亲笔回忆录》(*Mémoires de Frédérique Sophie Wilhelmine, margrave de bareith, soeur de Frédéric le Grand, depuis l'année 1706 jusqu'à 1742, écrits de sa main*)。第 1 版共两卷, 1810 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第 14 页。
- 弗里施, 约·莱·(*Frisch, J. L.*) [《斯拉夫文学纲要》]:
1. 以少数一般例子说明的斯拉夫文字即通称基里尔文字的起源, 以及以许多例证说明的格拉果尔文字的起源和发展。1727 年柏林版 (*1. Origo characteris Sclauonici, vulgo dicti Cyrillici paucis generatim monstrata, ortus vero et progressus characteris vulgo dicti Glagolitici pluribus sigillatim descriptus. Berolini, 1727*)。
 2. 斯拉夫语言史续篇, 共四章: 一、基里尔文字的起源。二、斯拉夫语在这种文字的良好影响下的发展。三、新的斯拉夫-莫斯科活字。四、俄罗斯方言是斯拉夫语的支系。同上 (*2. Historiam linguae Sclauonicae continuatio*

quatuor capitibus: I. de origine characteris Cyrillici Speciatim. II. de cultura linguae Sclauonicae beneficio hujus characteris. III. de typis nouis Sclauonico-Moscouiticis. IV. de dialecto Russica, tanquam filia linguae Sclauonicae. Ibid.).

3. 斯拉夫语言史再续:南温德方言或邻近奥地利各省(即克伦地亚、施梯里亚、卡尔尼奥利亚、伊斯的利亚和温德马尔克)的温德人方言史。同上,1729年(3. *Historiae linguae Sclauonicae continuatio secunda continens historiam dialecti Venedicae Meridionalis, siue Vinidorum in prouinciis Austriae vicinis, nimirum in Carinthia, Stiria, Carniolia, Istria et Marchia Vinidorum.* Ibid. 1729)。

4. 斯拉夫语言史三续:卢扎威亚和律内堡公国的温德人方言。同上,1730年(4. *Historiae linguae Sclauonicae continuatio teria de dialectis Venedorum in Lusatia et ducatu Luneburgico.* Ibid. 1730)。

5. 斯拉夫语言史四续,或第五章:捷克方言。同上,1734年(5. *Historiae linguae Sclauonicae continuatio quarta seu caput quintum de dialecto Bohemica.* Ibid. 1734)。

6. 斯拉夫语言史五续:波兰语。同上,1736年(6. *Historiae linguae Sclauonicae continuatio quinta, de lingua Polonica.* Ibid. 1736)。——第20页。

弗罗斯特,约·(Frost, J.)给诺定昂宪章派组织秘书的信,1857年11月4日于斯太普耳顿,载于1857年11月14日

《人民报》第289号。——第211页。

弗罗斯特,约·(Frost, J.)在纽约英国人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6年4月26日《人民报》第208号《1856年3月18日星期二晚间在百老汇路阿斯特大厦为祝贺约翰·弗罗斯特先生而举行的英国人大会报道》(Report of the meeting of british residents, held at the Astor House, Broadway, on tuesday evening, march 18th, 1856, to congratulate Mr. John Frost)。——第49页。

弗吕贝尔,尤·《美洲杂记。见闻、游记和考察》1857—1858年莱比锡版第1—2卷(Fröbel, J. *Aus Amerika. Erfahrungen, Reisen und Studien. Bände 1—2.* Leipzig, 1857—1858)。——第323页。

富兰克林,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载于《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斯巴克版第2卷(Franklin, B. *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 (1729).* In: *The Works of B. Franklin.* By Sparks. Volume II. Boston, 1836)。——第553页。

G

格布哈尔迪,路·阿·《德英学者协会编写的世界史续编》1789年哈雷版第51部(Gebhardi, L. A. *Fortsetzung der Allgemeinen Welthistorie durch eine Gesellschaft von Gelehrten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ausgefertigt. Ein und fünfzigster Theil.* Halle, 1789)。——第21页。

格策,彼·《俄罗斯人民的歌声》1828年

- 斯图加特版 (*Goetze, P. Stimmen des russischen Volks in Liedern. Stuttgart, 1828*)。——第 24 页。
- [格策, 彼·]《弗拉基米尔公爵和他的侍从。古俄罗斯英雄赞歌》1819 年莱比锡版 ([*Goetze, P.*] *Fürst Wladimir und dessen Tafelrunde. Alt-Russische Heldenlieder. Leipzig, 1819*)。——第 24, 31 页。
- 格尔肯, 菲·威·《斯拉夫人, 特别是德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上古史试论(根据同时期优秀作者的著作)》1771 年莱比锡版 (*Gercken, Ph. W. Versuch in der ältesten Geschichte der Slaven, besonders in Deutschland. Aus den besten gleichzeitigen Schriftstellern verfasst. Leipzig, 1771*)。——第 21 页。
- 格莱斯顿, 威·尤·《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1858 年牛津版第 1—3 卷 (*Gladstone, W. E. 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Volumes I—III. Oxford, 1858*)。——第 339 页。
- 格雷, 约·《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 年爱丁堡版 (*Gray, J. The Social system. 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 Edinburgh, 1831*)。——第 303 页。
- 格里斯海姆, 古·《战术讲义》1855 年柏林版 (*Griesheim, G. Vorlesungen über die Taktik. Berlin, 1855*)。——第 166, 267 页。
- 格林, 雅·《德意志语言史》(*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第 1 版共两卷, 1848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 120, 482 页。
- 格林, 雅·《德语语法》1819—1837 年哥丁根版第 1—4 部 (*Grimm, J. Deutsche Grammatik. Theile I—IV. Göttingen, 1819—1837*)。——第 482 页。
- 《古典古代实用百科全书(按字母顺序编排)》奥古斯特·鲍利编, 1842—1852 年斯图加特版第 2—6 卷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humswissenschaft in alphabetischer Ordnung. Von dem Herausgeber August Pauly. Bände 2—6. Stuttgart, 1842—1852*), 第 1 卷(分两册)于 1864 和 1866 年出版。——第 148, 184 页。

H

- 哈克斯特豪森, 奥·《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1852 年汉诺威—柏林版第 1—2 册 (*Haxthausen, A.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sslands. Theile 1—2. Hannover—Berlin, 1847—1852*)。——第 348 页。
- 哈克特, 巴·《对西南部和东部温德人、伊利里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记述和描写; 在这些地方旅行十年和居住四十年之后对他们从亚得利亚海到庞特的地理上的分布情况, 他们的风俗习惯、家畜、经济、宗教等等的描写》, 共五册, 1801—1805 年莱比锡版 (*Hacquet, B. Abbildung und Beschreibung der südwest- und östlichen Wenden, Illyrer und Slaven; deren geographische Ausbreitung von dem adriatischen Meere bis an den*

- Ponto, deren Sitten, Gebräuche, Handthierung, Gewerbe, Religion u. s. w. nach einer zehnjährigen Reise und vierzigjährigem Aufenthalt in jenen Gegenden dargestellt. 5 Hefte. Leipzig 1801—1805)。——第19页。
- 哈克特, 巴·《泽姆林旅途见闻》, 载于《波希米亚私人协会丛刊》1775年布拉格版第2卷 (*Hacquet, B.* Beobachtungen auf einer Reise nach Semlin. In den Abhandlungen einer Privatgesellschaft in Böhmen. 2 Bd. Prag, 1775)。——第19页。
- 海德, 约·哥·《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792年卡尔斯卢厄版第4部 (*Herder, J. G.*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Theil 4, Carlsruhe, 1792)。——第19页。
- 海耳曼, 恩·《俄罗斯国家的历史》1843年莱比锡版 (*Herrmann, 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russischen Reiches. Leipzig, 1843)。——第6页。
- 汉密尔顿, 克·(*Hamilton, C.*) 1856年2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6年3月1日《泰晤士报》第22304号第8版。——第26页。
- 赫弗特尔, 摩·威·《公元五世纪末以来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斗争的发生、发展和后果》1847年汉堡和哥达版 (*Heffter, M. W.* Der Weltkampf der Deutschen und Slaven seit dem Ende des fünften Jahrhunderts nach christlicher Zeitrechnung, nach seinem Ursprunge, Verlaufe und nach seinen Folgen dargestellt. Hamburg und Gotha, 1847)。——第21、23页。
- 赫弗特尔, 摩·威·《斯拉夫民族》, 载于1852年莱比锡弗·阿·布罗克豪斯版《对提高普通教育有益的讲话》一书第10册 (*Heffter, M. W.* Das Slawenthum. In: «Unterhaltende Belehrungen zur Förderung allgemeiner Bildung». Zehntes Bändchen.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52)。——第21页。
- 赫斯, 莫·《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Heß, M.* Naturwissenschaft und Gesellschaftslehre), 载于1857年《世纪》杂志第1期第19—20页。——第105页。
- 黑格尔, 乔·威·弗·《逻辑学》(*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第1版共三册, 1812—1816年在纽伦堡出版。——第250、262页。
-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 见《黑格尔全集》1833—1836年柏林版第13、14、15卷 (*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Werke, Bände XIII, XIV, XV. Berlin, 1833—1836)。——第263页。
- 黑格尔, 乔·威·弗·《自然哲学讲演录》, 见《黑格尔全集》1842年柏林版第7卷 (*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Werke, Bd. VII. Berlin, 1842)。——第324页。
- 洪堡, 亚·《给尤利乌斯·弗吕贝尔先生的私人信》(*Humboldt, A.* A Private letter to Mr. Julius Froebel), 载于1858年5月2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335号。——第323页。
- [霍累本, 亨·]《一个普鲁士军官的军事

考察》1838年柏林版([*Holleben, H.*] Militairische Betrachtungen aus den Erfahrungen eines preußischen Offiziers. Berlin, 1838)。——第187页。

J

加特雷尔, 约·克·《对照通史绪论——对加特雷尔的对照表的说明》1771年哥丁根版(*Gatterer, J. Ch.* Einleitung in die synchronistische Universalhistorie zur Erläuterung seiner synchronistischen Tabellen. Göttingen, 1771)。——第21页。

金克尔, 哥·《告我们的读者》(*Kinkel, G.* An unsere Leser), 载于1859年7月2日《海尔曼》报第26号。——第439页。

K

卡富尔, 卡·本·(*Cavour, C. B.*) 1858年4月16日在皮蒙特王国众议院的演说, 载于1858年4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973号。——第310页。

[卡佩尔, 齐·]《南方斯拉夫之行》1851年莱比锡版第1—2卷([*Kapper, S.*] Südslavische Wanderungen. Bände 1—2. Leipzig, 1851)。——第24、31页。

[卡佩尔, 齐·]《南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的运动。关于匈牙利革命史》1851年柏林版([*Kapper, S.*] Die Serbische Bewegung in Südungar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ungarischen Revolution. Berlin, 1851)。——第24页。

卡佩尔, 齐·《塞尔维亚人的歌曲》1852

年莱比锡版第1—2部(*Kapper, S.* Die Gesänge der Serben. Theile 1—2. Leipzig, 1852)。——第24页。

卡佩尔, 齐·《斯拉夫旋律》1844年莱比锡版(*Kapper, S.* Slavische Melodien. Leipzig, 1844)。——第24页。

卡瑟克特, 乔·《简评1812年和1813年俄国和德国的战争》1850年伦敦版(*Cathcart, G.* Commentaries on the war in Russia and Germany in 1812 and 1813. London, 1850)。——第294页。

凯里, 亨·查·《工资水平概要和对全世界劳动居民生活状况差别的原因分析》1835年费拉得尔菲亚版(*Carey, H. Ch.* Essay on the rate of wages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 1835)。——第305页。

凯特勒, 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 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Quetelet, A.*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omes I—II. Paris, 1835)。——第533页。

坎伯尔, E. S. N.《军事学辞典》。辞典包含对数学、火炮和筑城学中应用的基本名词的解释, 和对有关战地法庭的工作、薪饷和退休金的支付、给养的发给等最新规则的实质的说明; 还附有古代和现代地理对照表、英国军队战绩表, 以及告入伍者书(*Campbell, E. S. N.* A Dictionary of the military science: contain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principal terms used in mathematics, artillery and fortification, and comprising the substance of the latest regulations on courts martial, pay, pensions, allowances, etc.; a comparative table of ancient and modern geography; achievements of the British army; with an address to gentlemen entering the army)。第1版1830年在伦敦出版。——第142页。

康德, 伊·《判断力批判》1790年柏林和里巴瓦版 (*Kant, I. Kritik der Urtheilskraft. Berlin und Libau, 1790*)。——第562页。

科布顿, 理·《今后怎样?》1856年伦敦版 (*Cobden, R. What next and next? London, 1856*)。——第5页。

科拉切克, 阿· (*Kolatschek, A.*) ——见 [西蒙, 路·、科拉切克, 阿·、梅因, 爱·] 《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来信》 ([*Simon, L., Kolatschek, A., Meyen, E.*] *Briefe aus Paris, der Schweiz und London*)。

科苏特, 拉· (*Kossuth, L.*) 给麦克亚当的信, 载于1859年10月4日《泰晤士报》第23428号。——第601页。

克劳塞维茨, 卡·《俄国1812年战局, 休战前的1813年战局和法国1814年战局》, 载于全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 论战争和军事学术》1835年柏林版第7卷 (*Clausewitz, K. Der Feldzug von 1812 in Rußland, der Feldzug von 1813 bis zum Waffenstillstand und der Feldzug von 1814 in Frankreich. In: «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K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d. 7. Berlin, 1835)。克劳塞维茨军事著作全书共十卷, 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第197、248页。

克劳塞维茨, 卡·《法国1815年战局》, 载于全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 论战争和军事学术》1836年柏林版第8卷 (*Clausewitz, K. Der Feldzug von 1815 in Frankreich. In: «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K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Bd. 8, Berlin, 1836)。克劳塞维茨军事著作全书共十卷, 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第197、248页。

克劳塞维茨, 卡·《论战争》, 载于全集: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 论战争和军事学术》1832—1834年柏林版第1—3卷 (*Clausewitz, K. Vom Kriege. In: «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K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und Kriegführung»*. Pände 1—3. Berlin, 1832—1834)。克劳塞维茨军事著作全书共十卷, 1832—1837年在柏林出版。——第244页。

克罗谢, 乔·《1837年俄国报告书》 (*Crawshay, G. The Russian memoir of 1837*) , 载于1859年7月27日《自由新闻》第7卷第8号。——第451页。

肯宁格姆, 威·《英国的背叛。致劳动阶级》 (*Coningham, W. The Betrayal of England. Address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第1版1848年在伦敦出版。——第110页。

L

[拉·格隆尼埃尔, 路·]《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1859年巴黎版([*La Guéronnière, L.*]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et l'Italie.* Paris, 1859)。——第376页。

拉·马尔摩拉, 阿·费·(*La Marmora, A. F.*) 1858年4月17日在皮蒙特王国众议院的演说, 载于1858年4月22日《泰晤士报》第22974号。——第310页。

拉勒斯泰德, 古·《斯堪的那维亚, 它的忧患和希望》1856年巴黎版(*Lallerstedt, G. La Scandinavie, ses craintes et ses espérances.* Paris, 1856)。——第89页。

拉萨尔, 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根据新收集的他的著作片断和古代作者的证言阐述》1858年柏林版第1—2卷(*Lassalle, F.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 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 dargestellt.* Bände 1—2. Berlin, 1858)。——第128, 228, 241, 257, 259, 262, 263, 265, 317, 385—387, 427, 527, 529, 540, 564页。

[拉萨尔, 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1859年柏林版([*Lassalle, F.*] *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Eine Stimme aus der Demokratie.* Berlin, 1859)。——第413, 421, 423, 430, 433, 590页。

兰多尔, 瓦·萨·《致〈泰晤士报〉编辑》

(*Landor, W. 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58年3月17日《泰晤士报》第22943号。——第290页。

[李卜克内西, 威·]《政治评论。——伦敦》([*Liebknecht, W.*] *Politische Rundschau.*—London), 载于1859年5月21日《人民报》第3号。——第423—424页。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21)。——第286, 300页。

利奥, 亨·《论托马斯·闵采尔》(*Leo, H. Über Thomas Münzer*), 载于1856年2月29日《新普鲁士报》第51号。——第25页。

列列韦尔, 约·《波兰史》1844年巴黎—利尔版第1—2卷(*Lelevel, J. Histoire de Pologne.* Tomes 1—2. Paris—Lille, 1844)。——第83, 106页。

列列韦尔, 约·《论昔日波兰的政治状况及其人民的历史》, 载于列列韦尔, 约·《波兰史》一书, 1844年巴黎—利尔版第2卷(*Lelevel, J. 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politique de l'ancienne Pologne et sur l'histoire de son peuple.* In: *Lelevel, J. Histoire de Pologne.* Tome 2. Paris—Lille, 1844)。——第83, 104页。

卢格, 阿·《当代的精神; 新年祝词》(*Ruge, A. Der Geist unserer Zeit; Zum Neujahrsgruß*), 载于1857年《世纪》杂志第1期第13—18页。——第105页。

卢格, 阿·《猎人和动物的故事 (儿童读

- 物)》1856年伦敦版(*Ruge, A. Jagden und Tiergeschichte für Kinder. London, 1856*)。——第78页。
- 卢格,阿·《理想王国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为纪念席勒诞生一百周年而作》(*Ruge, A.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 im Reich des Ideals. Als Vorläufer zu Schiller's hundertjährigem Geburtstage*),载于1858年4月1日和5月6日《德国博物馆》杂志第14和19期。——第356页。
- 卢格,阿·《新世界。五幕悲剧。序幕:歌德到达瓦尔哈拉》1856年莱比锡版(*Ruge, A. Die neue Welt. Ein Trauerspiel in fünf Aufzügen. Mit einem Vorspiel: Goethe's Ankunft in Walhalla. Leipzig, 1856*)。——第54页。
- 卢格,阿·《战争以后,决胜以前。四》(*Ruge, A. Nach dem Kriege, vor der Entscheidung. IV*),载于1857年《世纪》杂志第1期第1—6页。——第105页。
- 路德,马·《论商业与高利贷》(1524年),载于《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的第六部著作》1589年维登堡版(*Luther, M. Von Kauffshandlung und Wucher (1524). In: Der sechste Teil der Bücher des ehrwürdigen Herrn Doctoris Martini Lutheri. Wittembergk, 1589*)。——第569页。
- 《论塞尔维亚公国》1851年维也纳版(*Betrachtungen über das Fürstenthum Serbien. Wien, 1851*)。——第24页。
- 罗伯尔,西·《斯拉夫世界,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52年巴黎版第1—2卷(*Robert, C. Le monde slave; son passé, son état présent et son avenir. Tomes 1—2. Paris, 1852*)。——第22页。
- 罗伯尔,西·《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的资源、意向和政治进展》,1844年版本,附有新写的关于1849—1851年各该民族起义时期和起义后的情况的前言,1852年巴黎版第1—2卷(*Robert, C. Les slaves de Turquie: Serbes, Monténégrins, Bosniaques, Albanais et Bulgares; leurs ressources, leurs tendances et leurs progrès politiques. Edition de 1844 précédée d'une introduction nouvelle sur la situation de ces peuples pendant et depuis leurs insurrections de 1849 à 1851. Tomes I—II. Paris, 1852*)。——第22、24页。
- [罗素,威·霍·]《勒克瑙的攻占》([*Russell, W. H.*] *The Capture of Lucknow*),载于1858年4月20日《泰晤士报》第22972号。——第309页。
- 吕斯托夫,威·《步兵史》1857—1858年哥达版第1—2卷(*Rüstow, W. 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 Bände I—II. Gotha, 1857—1858*)。——第451页。
- 吕斯托夫,威·《凯·尤利乌斯·凯撒的军事制度和指挥艺术》1855年哥达版(*Rüstow, W. Heerwesen und Kriegsführung C. Julius Cäsars. Gotha, 1855*)。——第128、141、147、243页。

M

马基雅弗利, 尼·《佛罗伦萨史》(*Machiavelli, N. Le Istorie Fiorentine*)。第1版1532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第184页。

马志尼, 朱·《欧洲政变》(*Mazzini, G. The European coup d'état*), 载于1859年8月10日《泰晤士报》第23381号。——第454页。

马志尼, 朱·《战争》(*Mazzini, G. La Guerra*), 载于1859年5月16日《思想和行动》报。——第426、428页。

迈斯纳, 阿·《亨利希·海涅。回忆录》1856年汉堡版 (*Meißner, A. Heinrich Heine. Erinnerungen. Hamburg, 1856*)。——第70页。

麦克拉伦, 詹·《通货简史。略论最优秀的作家对该问题的看法》1858年伦敦版 (*Maclaren, J.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compris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opinions of the most eminent writers on the subject. London, 1858*)。——第316页。

麦克亚当, 约·《致〈泰晤士报〉编辑》(*Mac Adam, J.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载于1859年10月7日《泰晤士报》第23431号。——第601页。

[梅肯集, 乔·] 《当真理合乎时宜时才是真理, 或我国内阁目前采取反对俄国佬的措施具有简单明了的理由, 这些理由是为了证明, 我们不列颠贸易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 即使他必须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 所有这一切都是1715年8月即访问莫斯科宫廷回到英国以后根据圣旨

所作的并向 N. N. 国务大臣提出的报告摘要。向下院作的简略报告》1719年伦敦版 ([*MacKenzie, G.*] *Truth is but truth, as it is timed, or Our ministry's present measures against the moscovites vindicated by plain and obvious reasons, tending to prove, that it is no less the interest of our British trade, than that of our state, that the Czar be not suffered to retain a fleet, if needs must that he should [have] a sea port in the Baltick, the whole extracted from a representation made by His Majesty's orders, and given 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y N. N. on his return hither from the Court of Moscovy, in August 1715. Humbly dedica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1719*)。——第12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1856年巴黎版 (*Mieroslawski, L. De la nationalité polonaise dans l'équilibre europeen. Paris, 1856*)。——第76、78、83、89、104、106页。

梅休, 霍·《一个顽固的老光棍的标志》(*Meyhew, H. Symptoms of being a confirmed old bachelor*), 载于1856年12月20日《伦敦新闻画报》杂志第836期附刊。——第90页。

[梅因, 爱·] 《奥地利和德国》([*Meyen, E.*] *Oe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载于1859年5月7日和10日《自由射手》报第55、56号。——第414页。

梅因, 爱·——见[西蒙, 路·科拉切克, 阿·梅因, 爱·]《巴黎、瑞士和伦敦的

来信》([Simon, L., Kolatschek, A., Meyen, E.] Briefe aus Paris, der Schweiz und London)。

[梅因, 爱·]《卡尔·福格特对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诉讼》([Meyen, E.] Der Proceß Carl Vogt's gegen die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载于1859年11月3日《自由射手》报第132号。——第483、608、609页。

《美国新百科全书。通俗百科辞典》, 出版者乔治·里普利和查理·安·德纳, 共十六卷, 1858—1863年纽约版(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A popular dictionary of general knowledge. Edited by George Ripley and Charles A. Dana. In 16 volumes. New-York, 1858—1863)。——第121、122、135、148、160、178、193、215、240、265、276、287、338页。

蒙森, 泰·《罗马史》1854—1856年莱比锡—柏林版第1—3卷(Mommsen, Th. Römische Geschichte. Bände 1—3. Leipzig—Berlin, 1854—1856)。——第127、296页。

米克洛希奇, 弗·《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第一卷: 《斯拉夫语比较语音学》1852年维也纳版; 第三卷《斯拉夫语比较形态学》1856年维也纳版(Miklosich, F. 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Slawischen Sprachen. Bd. I: Vergleichende Lautlehre der slawischen Sprachen. Wien, 1852; Bd. III: Vergleichende Formenlehre der slawischen Sprachen. Wien, 1856)。第2卷于1875年问世。——第564页。

缪弗林《我的生活中的事件以及1813年

和1814年战局回忆》1853年伦敦版(Müffling. Passages from my life, together with memoirs of the campaign of 1813 and 1814. London, 1853)。——第168、176、197页。
穆腊耳特, 爱·《试论拜占庭年代记学(供研究没落帝国编年史特别是395年至1057年斯拉夫年代记之用)》1855年圣彼得堡版(Muralt, Ed. Essai de chronographie Byzantine pour servir à l'examen des annales du Bas-Empire et particulièrement des chronographes slavons de 395 à 1057. St.-Petersbourg, 1855)。——第6页。

N

纳皮尔, 威·弗·帕·《1807年至1814年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Napier, W. F. P.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Volumes I—VI. London, 1828—1840)。——第287页。

P

帕里什, 亨·赫·《希腊君主国1830年以来的外交史——证明英国资本对其资财和收入所握有的抵押权转到了俄国手里》1838年伦敦版(Parish, H. H.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monarchy of Greece, from the year 1830, showing the transfer to Russia of the mortgage held by British capitalists over its property and revenues. London, 1838)。——

- 第 119 页。
- 帕麦斯顿, 约·(Palmerston, J.) 1857 年 3 月 17 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 1857 年 3 月 18 日《泰晤士报》第 22631 号第 6 版。——第 106 页。
- 帕特库尔, 约·莱·《莫斯科沙皇内阁驻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治下公使给内阁的报告》1792—1797 年柏林版第 1—3 册(Patkul, J. R. Berichte an das Zaarische Cabinet in Moscau, von seinem Gesandtschafts-Posten bei August II. Könige von Polen. Theile I—III. Berlin, 1792—1797)。——第 442 页。
- [配第, 威·]《赋税论》1667 年伦敦版([Petty, M.]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第 300 页。
- 皮阿, 费·《给陪审法庭的信。为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辩护》1858 年伦敦版(Pyat, F. Lettre au jury. Défense de la lettre au parlement et à la presse. Londres, 1858)。——第 339、346 页。
- 皮阿, 费·《致女王的信》(Pyat, F. Lettre à la Reine), 载于 1855 年 10 月 10 日《人》报第 45 号。——第 44 页。
- 皮阿, 费·、贝森和塔朗迪埃, 阿·《致议会和新闻界的信》(Pyat, F., Besson and Talandier, A. Letter to the parliament and press), 1858 年 2 月在伦敦用法文发表。——第 279 页。
- 皮佩尔, 威·《西班牙的政变》(Pieper, W. The Coup d'état in Spain), 载于 1856 年 7 月 26 日《人民报》第 221 号。——第 67 页。

- 蒲鲁东, 比·约·《交易所投机者手册》1857 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Manuel du spéculateur à la bourse. Paris, 1857)。——第 88、105 页。
- 蒲鲁东, 比·约·《交易所投机者手册》1857 年汉诺威版(Proudhon, P. J. Handbuch des Börsen-Speculanten. Hannover, 1857)。——第 88 页。
- 蒲鲁东, 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omes I—II. Paris, 1846)。——第 88 页。
- [普尔斯基, 费·]([Pulszky, F.]) 文章, 注明: 本报通讯员, 1858 年 4 月 23 日于伦敦。载于 1858 年 5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319 号。——第 317 页。
- [普尔斯基, 费·]([Pulszky, F.]) 文章, 注明: 本报通讯员, 1859 年 8 月 7 日。载于 1859 年 8 月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20 号。——第 473、595、601 页。
- [普尔斯基, 费·]([Pulszky, F.]) 文章, 注明: 本报通讯员, 10 月 11 日于伦敦。载于 1859 年 10 月 2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75 号。——第 483 页。

R

- 《瑞典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关于格尔茨男爵谈判等等的信件抄本和摘录; 这些信件是在暴风雨中在挪威沿岸搁浅的船上找到的, 并按照丹麦国王的谕旨在本哈根发表》1717 年伦敦版(Copies and extracts of several letters written by the King of Sweden

and his ministers, relating to the negotiations of Baron Görtz etc. which letters were found in a ship driven ashore in Norway by a storm, and published at Copenhagen by order of the King of Denmark. London, 1717)。——第13页。

若米尼, 昂·《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的自述》1827年巴黎版第1—4卷 (*Jomini, H. 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e Napoléon, racontée par lui-même, au tribunal de César, d'Alexandre et de Frédéric. Tomes 1—4. Paris, 1827*)。——第171—174, 289, 294页。

S

桑德威思, 汉·《关于卡尔斯围攻和威廉斯将军指挥土耳其守军对俄军进行六个月抵抗的记述; 以及关于阿尔明尼亚和拉济斯坦的旅行和奇遇的记述; 兼述土耳其现状》1856年伦敦版 (*Sandwith, H. A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Kars and of the six months' resistance by the Turkish garrison under General Williams to the Russian army: together with a narrative of travels and adventures in Armenia and Lazistan; with remark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urkey. London, 1856*)。——第26, 32, 41页。

沙尔腊斯, 让·巴·阿·《1815年滑铁卢战役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 (*Charras, J. B. A.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Bruxelles,*

1857)。——第260, 287页。

沙法里克, 巴·约·《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1826年欧芬版 (*Schaffarik, P. J. Geschichte der slaw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nach allen Mundarten. Ofen, 1826*)。——第20, 23页。

《沙皇陛下的大臣韦谢洛夫斯基先生递交给不列颠国王陛下的备忘录》1717年伦敦版 (*Mémoire présenté à sa majesté Britannique, par Monsieur Wesselowsky, ministre de sa majesté czarienne. London, 1717*)。——第12页。

[施拉姆, 鲁·] ([*Schramm, R.*]) 文章, 注明: 8月31日于奥斯坦德。载于1859年9月10日《海尔曼》报第36号。——第470页。

施洛塞尔, 弗·克·《评拿破仑及其同时代的指摘者和颂扬者, 特别是在1800至1813年这段时期内》, 共三部, 1832—183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chlosser, Fr. Chr. Zur Beurtheilung Napoleon's und seiner neusten Tadel und Lobredner, besonders in Beziehung auf die Zeit von 1800—1813. In drei Abtheil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832—1835*)。——第166页。

施略策尔, 奥·路·《北方通史》, 载于《德英学者协会编写的世界史续编》第31册 (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略策尔编写) 1771年哈雷版 (*Schlözer, A. L. Allgemeine Nordische Geschichte. In: «Fortsetzung der Allgemeinen Welthistorie durch eine Gesellschaft von Gelehrten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ausgefertigt». Ein und dreißigster Theil. Verfasset von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Halle, 1771).
——第19、21页。

施略策尔, 奥·路·《奈斯托尔。斯拉夫原文对照、翻译和解释的俄国编年史》1802年哥丁根版第1—2册 (*Schlözer, A. L. Hectop.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e verglichen, überseßt und erklärt. Theile 1—2. Göttingen, 1802*)。——第20页。

施略策尔, 奥·路·《用拉丁字完全正确地 and 准确地表达俄语的方案》, 载于施略策尔, 奥·路·《奈斯托尔。斯拉夫原文对照、翻译和解释的俄国编年史》1802年哥丁根版第2册第321—340页 (*Schlözer, A. L. Vorschlag das Russische vollkommen richtig und genau mit lateinischer Schrift auszudrücken. In: Schlözer, A. L. Hectop. Russische Annalen in ihrer Slavonischen Grundsprache verglichen, überseßt und erklärt. Zweiter Teil. Göttingen, 1802, S. 321—340*)。——第20页。

施努雷尔, 克·弗·《十六世纪维尔腾堡的斯拉夫文书籍印刷出版业。文献报告》1799年杜宾根版 (*Schnurrer, Ch. F. Slavischer Bücherdruck in Württemberg im 16 Jahrhundert. Ein litterarischer Bericht. Tübingen, 1799*)。——第20页。

施特里特尔, 约·哥·《完全根据拜占庭史料编写的从495年至1222年的斯拉夫夫人历史》, 载于《德英学者协会编写

的世界史续编》第31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略策尔编写)1771年哈雷版 (*Stritter, J. G. Geschichte der slaven vom Jahr 495 bis 1222, aus den Byzantinern vollständig beschrieben. In: «Fortsetzung der Allgemeinen Welthistorie durch eine Gesellschaft von Gelehrten in Deutschland und England ausgefertigt». Ein und dreißigster Theil. Verfasset von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Halle, 1771*)。——第19页。

施特里特尔, 约·哥·《往昔住在多瑙河、黑海、阿速夫海、高加索、里海等沿岸及这些地区北部的各民族文献; 约翰·哥特赫耳夫·施特里特尔录自拜占庭历史著作并加工》1774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 (*Stritter, J. G. Memoriae populorum, olim ad Danubium, Pontum Euxinum, Paludem maeotidem, Caucasum, maré Caspium, et Inde magis ad septemtriones incolentium, e scriptoribus historiae Byzantinae erutae et digestae. Tomus II. St.-Petersburg, 1774*)。——第21页。

[施图尔, L.] 《匈牙利的斯拉夫夫人对马扎尔人的违法侵害行为的抗议和控诉。一个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的著述》1843年莱比锡版 ([*Stur, L.*] *Die Beschwerden und Klagen der Slaven in Ungarn über die gesetzwidrigen Uebergriffe der Magyaren. Vorgetragen von einem ungarischen Slaven. Leipzig, 1843*)。——第24页。

[司徒卢威, 古·]《教育给予自由!》([*Struve, G.*] *Bildung macht frei!*), 载于1858年11月27日《新时代》报第22号。——第359页。

《斯拉夫主义和假马扎尔主义。一切人之友, 假马扎尔主义者之敌著》1842年莱比锡版 (*Slawismus und Pseudomagyarismus. Vom aller Menschen Freunde, nur der Pseudomagyaren Feinde.* Leipzig, 1842)。——第24页。

斯密, 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第1版1776年在伦敦出版。——第286页。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1770年都柏林版 (*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Dublin, 1770)。——第303页。

斯托克奎勒, 约·海·《军事百科全书——技术、传记……》1853年伦敦版 (*Stocqueler, J. H. The Military encyclopaedia. Technical, Biographical...* London, 1853)。——第136页。

T

塔耳维《塞尔维亚人的民歌》, 译本有韵律并附有历史引言 (*Taloi. Volkslieder der Serben. Metrisch übersetzt und historisch eingeleitet.*)。第1版共两卷, 1825—1826年在哈雷出版。——第24、32页。

《塔克尔政治评论集》1853—1854和1855年伦敦版第1—12号 (*Tucker's Political Fly-Sheets № № 1—12.* London, 1853—1854, 1855)。——第109、110页。

泰耳斯, 维·《关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生平的回忆录》1722年来顿版 (*Theyls, W.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Charles XII le roi de Suède.* Leyde, 1722)。——第442页。

陶贝, 弗·威·《斯拉窝尼亚王国和西尔米亚公国历史地理记述(包括它们的自然财富和它们的现存国家制度, 以及教会、民政和军事等方面的革新)》1777年莱比锡版第1卷 (*Taube, F. W. Historische und geographische Beschreibung des Königreiches Slavonien und des Herzogthumes Syrmien, sowohl nach ihrer natürlichen Beschaffenheit, als auch nach ihrer ißigen Verfassung und neuen Einrichtung in kirchlichen, bürgerlichen und militärischen Dingen.* I Buch, Leipzig, 1777)。——第19页。

特吕布纳, 尼·《美国图书索引。近四十年来美国出版的图书分类书目》, 附有书目引言、注释和字母索引, 1859年伦敦版 (*Trübner, N.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 classed list of book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last forty years. With bibl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lphabetical index.* London, 1859)。——第390页。

提尔施, 弗·《希腊现状及其复兴之

道》1833—1835年莱比锡版第1—2卷 (*Thiersch, F. De l'état actuel de la Grèce et des moyens d'arriver à sa restauration. Volumes 1—2. Leipzig, 1833—1835*)。——第119页。

图尔, 伊·致《东方新闻报》编辑的信 (*Türr, I. To the Editor of the «Presse d'Orient»*), 载于1858年6月30日《自由新闻》报第6卷第18号。——第321、323页。

图克, 托·和纽马奇, 威·《1848—1856年九年中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 从1792年到现在为止的价格史的第五和第六两卷, 1857年伦敦版 (*Tooke, Th., Newmarch, W.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two volumes; forming the fifth and sixth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57*)。——第101、126页。

W

瓦克斯穆特, 威·《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 (*Wachsmuth, W. Hellenische Alterthumskunde aus dem Gesichtspunkte des Staats*)。第1版共两卷, 1826—1830年在哈雷出版。——第262页。

瓦列夫斯基, 亚· (*Walewski, A.*) 1856年4月8日在巴黎和会全体会议上的演说, 载于1856年4月26日《泰晤士报》第22352号《瓦列夫斯基伯爵论欧洲形势》 (*Count Walewski upon the state of Europe*)。——第49页。

威尔克斯, 华·《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

事实和言论的比较》1854年伦敦版 (*Wilks, W. Palmerston in three epochs: a comparison of facts with opinions. London, 1854*)。——第110、114页。

乌尔卡尔特, 戴·《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 (*Urquhart, D. Familiar words. London, 1855*)。——第303页。

乌尔卡尔特, 戴·《1834年起至1839年止中亚细亚的外交谈判》1841年伦敦版 (*Urquhart, D. Diplomatic transactions in Central Asia, from 1834 to 1839. London, 1841*)。——第119页。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 (沃尔弗·斯蒂凡宗), 卡腊季奇《塞尔维亚婚礼曲》, 译成德文韵文, 并附有欧根·韦泽利的引言, 1826年佩斯版 (*Wuk Stephanowich (Wolf Stephansohn), Karadgich. Serbische Hochzeitslieder. Metrisch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und von einer Einleitung begleitet von E. Eugen Wesely. Pest, 1826*)。——第24页。

《武克·斯蒂凡诺维奇著塞尔维亚简明语法, 德文译者雅科布·格林并序》, 附有对塞尔维亚民间口头创作的长篇英雄诗歌最新解释的评论, 以及约翰·塞维林神父对其中最美妙的诗歌的记述 (*Wuk's Stephanowitsch Kleine Serbische Grammatik verdeutscht und mit einer Vorrede von Jacob Grimm. Nebst 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Auffassung langer Heldenlieder aus dem Munde des Serbischen Volks, und der Uebersicht des merkwürdigsten jener*

Lieder von Johann Severin Vater)。第1版1824年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第31页。

X

西博恩，威·《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1815年》1848年伦敦版（*Siborne, W. War in France and Belgium. 1815. London, 1848*）。——第289页。

西蒙，路·《流亡纪事》1855年吉森版第1—2卷（*Simon, L. Aus dem Exil. Bände 1—2. Gießen, 1855*）。——第65页。

[西蒙，路·、科拉切克，阿·、梅因，爱·]《巴黎、瑞士和伦敦的来信》（[*Simon, L., Kolatschek, A., Meyen, E.*] Briefe aus Paris, der Schweiz und London），载于1857年《世纪》杂志第1期第7—13页。——第105页。

西尼耳，纳·威·《就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问题给可尊敬的商业大臣的信，附有莱昂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和艾德蒙·艾释华特先生、汤姆生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adressed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eonhard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dmund Ashworth, Mr. Thom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第285页。

Y

《1700年已故国王威廉陛下和瑞典现在在位的国王查理十二之间签订的防御条约》（*The Defensive treaty concluded in the year, 1700 betwixt His Late Majesty King William of ever glorious Memory, and His Present Swedish Majesty King Charles the XII*）。——第12页。

《伊戈尔的远征》，载于艾希霍夫，弗·古·《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一书1839年巴黎版第296—319页（*Expédition d'Igor. In: Eichhoff, F. G.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Russes, Serbes, Bohèmes, Polonais et Letton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 origine indienne, leurs anciens monuments, et leur état présent. Paris, 1839, p. 296—319*）。——第23页。

《伊戈尔远征之歌》（*Lied vom Heerszug Igors*）。附有俄文原文的德文第2版1854年在柏林由阿·鲍列茨编辑出版。——第18、31、37、44页。

伊文思·德·雷希，乔·（*Evans de Lacy, J.*）1856年2月29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6年3月1日《泰晤士报》第22304号第7版。——第26页。

伊文思，德·雷希，乔·（*Evans de Lacy, J.*）1856年3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6年3月4日《泰晤士报》第22306号第6版。——第26页。

《英国百科全书，或艺术、科学及一般文学

- 辞典》，共 21 卷，1853—1860 年爱丁堡第 8 版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or Dictionary of arts, sciences, and general literature. Eighth edition in 21 volumes. Edinburgh, 1853—1860)。——第 148、267 页。
- 《尤伦堡伯爵、格尔茨男爵、斯帕勒等人关于计划在陛下的领地上发动一定要受到瑞典军队支持的起义的书信集》1717 年伦敦版 (Letters which passed between count Gyllenborg, barons Gortz, Sparre, and others, relating to the design of raising a rebellion in His Majesty's dominions, to be supported by a force from Sweden. London, 1717)。——第 13 页。
- 雨果，维·《小拿破仑》1852 年伦敦版 (Hugo, V. Napoléon le Petit. Londres, 1852)。——第 270 页。
- 约丹，约·克·《关于斯拉夫人的起源。从有文献记载的上古时代至基督纪元十世纪年代记、地理、历史著作；根据罗马和希腊作者的古希腊罗马原著及了解斯拉夫情况的其他各族人民的证据编写》1745 年维也纳版第 2 卷 (Jordan, J. Ch. De originibus Slauicis. Opus chronologico-geographico-historicum ab antiquitate literis nota in seculum usque christianum decimum ex fontibus ipsis antiquis scriptorum tum Romanorum tum Graecorum et ex historiis variarum aliarum gentium ad res slavicas illustrandas deductum. Tomi 2. Vindobon, 1745)。——第 21 页。
- 《约·赛·埃尔希和约·哥·格鲁伯合编的科艺全书》，共 167 卷，1818—1890

年莱比锡弗·阿·布罗克豪斯版 (Allgemeine Encyclopä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Herausgegeben von J. S. Ersch und J. G. Gruber. In 167 Bände.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18—1890)。——第 122、123、136、148、184、248、254、272 页。

Z

- 《扎博伊的胜利》，载于艾希霍夫，弗·古·《斯拉夫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捷克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的语言文学史，——从他们的印度世系、古迹和现状的观点来考察》一书 1839 年巴黎版第 273—291 页 (Victoire de Zaboi. In: Eichhoff, F. G. Histoire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laves, russes, serbes, bohèmes, polonais et lettons, considérées dans leur origine indienne, leurs anciens monuments, et leur état présent. Paris, 1839, p. 273—291)。——第 23 页。
- 载勒尔，塞·《卡斯巴尔·豪泽尔——巴登王位继承人》(Seiler, S. Kaspar Hauser, der Thronerbe Badens)。第 1 版 1840 年在苏黎世出版。——第 17、26 页。
- 詹姆斯，威·《从 1793 年法国宣战时起至乔治四世即位止英国海军史》(James, W. The 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declaration of war by France in 1793, to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V)。第 1 版共五卷，1822—1824 年在伦敦出版。——第 82 页。

文 件

A

《奥地利、法兰西和大不列颠于1856年4月15日在巴黎签订的保障条约》(Traité de garantie entre l'Autriche, la France et la Grande-Bretagne, signé à Paris, le 15 avril 1856)。签字者：瓦列夫斯基、布尔克奈、布奥尔-绍恩施坦、许布纳尔、克拉伦登、考莱。——第106页。

B

《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的绝密紧急报告的副本。1828年11月28日于巴黎》(Copy of a very secret despatch from count Pozzo di Borgo, dated Paris, the 28th November, 1828), 载于《公文集》1836年伦敦版第1卷。——第440页。

《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给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1826年12月22日于巴黎》(Despatch of count Pozzo di Borgo to count Nesselrode, dated Paris, Dec. 22, 1826), 载于《公文集》1836年伦敦版第1卷。——第440页。

C

《出口和进口》(Export and import), 关于英国贸易平衡的统计资料。载于1858年1月13日《自由新闻》第6卷第2号。——第246页。

D

《动产信用公司。行政委员会提交给

1857年4月28日例行股东大会的报告》(Société générale de Crédit Mobilier. Rapport présenté par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ans l'assemblée générale ordinaire des actionnaires du 28 avril 1857), 载于1857年4月30日《总汇通报》第120号。——第133页。

G

《哥尔查科夫公爵1859年5月21日(15日)给俄国驻德国各邦的外交代表的紧急指示》(Депеша князя Горчакова русским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 в немец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от 21(15)мая 1859г.), 载于《比利时独立报》, 并转载于1859年6月16日《总汇报》第167号。——第615页。

《关于德国的处境和前景的备忘录。驻圣彼得堡公使主持编写并密交德国各邦政府》(Memoir on the state and prospects of Germany, drawn up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minister at St. Petersburg, confidently communicated to several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s), 载于《公文集》1836年伦敦版第1卷。——第440页。

《关于俄国的报告书, 呈当今皇上。于1837年由内阁草拟》(Memoir on Russia,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Emperor. Drawn up by the cabinet in 1837)。

一载于1859年7月13日《自由新闻》

第7卷第7号。——第435、440、441、451、467页。

—载于1859年7月23日和30日、8月6日、13日和20日《人民报》第12—16号。——第448页。

《关于1858年七个月内(到7月31日止)贸易和通航的报告》(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seven months ended July 31, 1858),以附录的形式载于1858年8月28日《经济学家》杂志第16卷第783期。——第343页。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通信。1848年1月至6月30日》1849年伦敦版第2册(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 From January to June 30, 1848. Part II. London, 1849)。——第410页。

《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 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 London, 1856)。——第33、37、41、44、627页。

M

《民法典,或拿破仑法典》(Code civil),

1804年通过。——第28页。

X

《宪章运动通讯》(The Chartist correspondence),载于1856年1月19日《自由新闻》第1卷第15号。——第7页。

Y

《1839—1841年间关于东方事件和埃土冲突的通信》,共四部(Correspondence 1839—1841, 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Egypt and Turkey. 4 Parts)。——第120页。

《英国女王和中国皇帝于1858年6月26日在天津签订的条约》(The Treaty between Her Majesty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 signed at Tientsin, June 26, 1858),载于1858年9月27日《泰晤士报》第23109号。——第348页。

Z

《在切尔克西亚的新近的变节行为》(Recent treachery in Circassia),揭露班迪亚的文件。载于1858年5月12日《自由新闻》第6卷第16号。——第318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

伦敦出版,1859年11月11日。——第489页。

H

《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

—1859年1月15日第2号。下书出版广告:《约翰娜·金克尔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文集》(Schriften von Johanna und Gottfried Kinkel)。——第380页。

—1859年2月19日第7号第53—54页。——第390页。

—1859年10月29日第43号。《席勒委员会会议》(Die Sitzungen des Schiller-Comité's)。——第477页。

—1859年11月12日第45号。——第484、612页。

—1859年11月19日第46号。《我们的席勒纪念活动纪事》(Chronik unseres Schillerfestes)。——第488页。

J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伦敦出版

—1857年11月28日第15卷第744期。星期四巴黎通讯。——第218页。

—1857年12月5日第15卷第745期。——第219页。

—1858年2月20日第16卷第756期。星期四巴黎通讯。——第274页。

—1858年5月15日第16卷第768期。书评:詹·麦克拉伦《通货简史。略论最优秀的作家对该问题的看法》1858年伦敦版(Maclaren, J.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urrency, compris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opinions of the most eminent writers on the subject». London, 1858)。——第316页。

K

《科贝特氏纪事年刊》(«Cobbett's Annual Register»), 1810年伦敦版第2卷(1802年7月至12月)第128—133栏。《政策问题概要》(«Summary of Politics»)。——第270页。

M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 1856年2月6日第305号第3版。——第8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856年2月7日。——第9页。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7年1月6日第4903号第4版。——第94页。

—1858年9月4日第5420号。《货币流通问题》(«The Currency Question»)——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信,署名“金属货币流通论者”。——第342页。

—1858年10月15日第5455号第4版。——第363页。

《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 1857年11月24日。——第217页。

《纽约先驱报》(«New-York Herald»), 1858年9月14日。——第380页。

P

《旁观者》(《The Spectator》), 伦敦出版, 1711年10月19日。——第554页。

R

《人民报》(《Das Volk》), 伦敦出版

—1859年6月4日第5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编辑部按语。

——第442页。

—1859年6月11日第6号第3版。——第431、432页。

—1859年7月30日第13号。《分成诗行的军事教令》(《Eine militärische Instruction in Versen》)。——第449页。

S

《世纪》(《Das Jahrhundert》), 汉堡出版

—1857年第1期第21—24页。《宗教教育和人道教育》(Erziehung zum Glauben und Erziehung zur Humanität)。——第105页。

—第24页。《札记》(Notiz)。——第105页。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 伦敦出版, 1858年9月14日。——第347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 伦敦出版

—1856年1月18日第22267号第6版。——第5页。

—1856年1月31日、2月1日和2日第22278号第8版、第22279号第7版和第22280号第8版。——第9页。

—1856年3月20、22、24、25和26日第22320、22322、22323、22324和22325号。《卡尔斯的投降》(Capitulation of Kars)。——第37页。

—1856年3月28日第22327号。3月25日柏林通讯。——第627页。

—1856年10月30日第22512号。《金融市场和西蒂区的情报》(Money market and city intelligence)。——第104页。

—1857年3月10日第22624号。3月8日星期四巴黎通讯。——第104页。

—1857年3月30日第22641号第9版。——第112页。

—1857年5月2日第22670号。《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The Crédit Mobilier of France)。——第128页。

—1858年3月2日第22930号。2月27日星期六巴黎通讯。——第279页。

—1858年8月12日和13日第23070和23071号。书评: 威·尤·格莱斯顿《荷马与荷马时代的研究》1858年牛津版第1—3卷(Gladstone, W. E. Studies on Homer and the homeric age. Vol. I—III. Oxford, 1858)。——第339页。

—1858年10月22日第23131号第6版。——第352页。

—1859年1月6日第23196号。《塞尔维亚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Servia)。——第367页。

—1859年2月2日第23219号。1月31日巴黎通讯。——第374页。

—1859年3月26日第23264号。3月25日下院报告。——第397、409页。

—1859年4月9日第23276号。4月8日下院报告。——第397页。

- 1859年4月19日第23284号。4月18日上院报告和4月18日下院报告。——第404—407页。
- 1859年6月1日第23321号。5月30日巴黎通讯。——第428页。
- 1859年10月4日第23428号第6版。——第600、601页。

X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 柏林出版

- 1856年3月4日第54号第1版。——第24、25、32页。

—1857年1月1日第1号。《1856年12月26日联邦政府向联邦议会所作的关于纽沙特尔问题的情况的报告》(Die Botschaft des Bundesraths an die Bundesversammlung in der Angelegenheit Neuenburgs vom 26 December 1856)。——第93页。

《新时代》(《Die Neue Zeit》), 伦敦出版, 1859年3月12日第37号。《争论》(Zank)。——第393页。

《新闻报》(《Die Presse》), 维也纳出版, 1859年5月29日。——第427页。

Z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 伦敦出版

- 1858年8月25日第6卷第20号。《切尔克西亚的俄国间谍》(The Russian agent in Circassia)。——第342页。
- 1858年5月12日第6卷第16号。《科苏特和乌尔卡尔特之间的来往书信》。——第596、597页。

- 1858年12月22日第6卷第24号。《一个俄国人揭露对华战争和条约的目的》(《Revelation by a Russian of the object of the Chinese war and treaty》)。——第380页。
- 1859年8月31日第7卷第9号。《新公文集》(《The New Portfolio》)。——第467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 奥格斯堡出版

- 1857年3月4日第63号。2月20日彼腊通讯。——第109页。
- 1856年6月16日第169号。汉诺威通讯。——第517页。
- 1859年4月12日第102号附刊。3月19日纽约通讯。——第403页。
- 1859年10月24日第297号。——第480页。

—1859年7月30日第211号, 1859年7月31日第212号附刊。《外交文件》(《Diplomatische Actenstücke》)。——第606、515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 巴黎出版

- 1802年热月20日(8月9日)第320号。热月19日巴黎通讯。——第270页。
- 1856年3月15日第75号。拿破仑第三1856年3月12日的命令。——第133页。
- 1856年10月24日第298号。10月23日巴黎短评。——第81页。
- 1856年12月1日第336号。《呈交皇帝的报告。1856年11月30日于巴黎》(Rapport à l'Empereur. Paris, le 30 novembre 1856)。签署者: 欧·鲁艾。——第232页。

文学著作

A

- 《阿德尔贝特的祈祷》。——第 24 页。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第 111 页。
 奥维狄乌斯《哀书》。——第 516 页。

B

- 《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老鼠与青蛙之战）》。——第 57、489 页。
 《波希米亚的卡托》。——第 20 页。

F

- 弗莱里格拉特《不管这一切》。——第 640 页。
 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 年 11 月 10 日。旅居伦敦的德国人的颂歌》。——第 477—478、489—491、602、614、622—623、641 页。
 弗莱里格拉特《为席勒纪念活动而作。1859 年 11 月 10 日。旅美德国人的颂歌》。——第 477 页。
 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第 359、377、380—381、430、479、551、559 页。
 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第 430 页。

G

- 歌德《浮士德》第 2 部。——第 89 页。
 歌德《葛兹·冯·伯利欣根》。——第 573 页。
 歌德《海尔曼与契绿苔》。——第 367

页。

- 歌德《谢肉节的戏，也适合于复活节后上演，关于假先知布赖牧师》。——第 618 页。

H

- 海尔维格《诗一首，为苏黎世射击手协会会员的节日而作》。——第 447、449 页。
 海涅《阿塔·特洛尔》。——第 623 页。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 49 页。
 海涅《归乡集》。——第 18、512 页。
 海涅《过去的巡夜人》。——第 386、422 页。
 海涅《女人》。——第 70 页。
 海涅《坦霍塞》。——第 386、422 页。
 海涅《耶稣升天节》。——第 386、422 页。
 海涅《遗嘱（1851 年）》。——第 53 页。
 荷马《伊利亚特》。——第 477 页。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 426 页。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 545 页。
 贺雷西《书信集》。——第 619 页。
 贺雷西《颂歌》第 3 册。——第 13、501、532、619—620 页。

J

- 济贝耳《格言》。——第 458、468 页。

L

- 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第 129、376、385、421、450、564、565、571—575、581—586、590 页。

P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 313、570 页。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第 573 页。

莎士比亚《奥赛罗》。——第 515 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 54 页。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 40 页。

索福克勒斯《奥狄浦斯王》。——第 388 页。

T

忒伦底乌斯·摩尔《论贺雷西的用词、音节和韵律》。——第 582 页。

提克《靴子里的猫》。——第 386、422 页。

W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 12、390 页。

X

席勒《华伦斯坦的阵营》。——第 482、487 页。

席勒《酒神颂》。——第 478 页。

席勒《皮柯乐米尼父子》。——第 598 页。

席勒《无敌的西班牙舰队》。——第 486 页。

席勒《伊毕库斯的仙鹤》。——第 486 页。

雪恩奈希《海尔曼，或解放了的德意志》。——第 552 页。

Y

《伊戈尔远征记》。——第 18、23、31、37、44 页。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 561 页。

Z

《扎博伊的胜利》。——第 24 页。

* * *

圣经。——第 19、554 页。

乌尔菲拉《圣经》(哥特语译本)。——第 482 页。

期 刊 索 引

B

《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德国君主立宪派的报纸, 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 通常按该报出版者的名字称为《施本纳报》。——第25页。

《保护贸易》(《*Protection for Trade*》)——英国的一家周报; 小商人保护协会的机关报; 在伦敦出版。——第39、43页。

《北方报》(《*Le Nord*》)——一家日报, 用法文在布鲁塞尔(1855年至1892年)和在巴黎(1894年至1907年)出版; 沙皇政府的官方报纸。——第106、109、110、115页。

《笨拙》(《*Punch*》)——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 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 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2页。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资产阶级日报, 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 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41页。

《波兰。东欧民族政治、宗教和文学问题现代年鉴》(《*La Pologne. Annales contemporaines politiques, religieuses et littérair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orientale*》)——法国泛斯拉夫派的周刊;

1848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 主编是西普廉·罗伯尔。——第22页。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民主派的报纸, 1849—1851年出版; 1850年3月起, 该报主编是鲁·杜朗。——第605页。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 1794年在伦敦创刊;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50、98、112、113、119、246、317、362、364、409、489、490页。

《晨电讯快报》(《*Telegraph Morning Express*》)——英国的一家日报; 1855年至1858年在伦敦出版。——第362页。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 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 1856年至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90、126、239、295、321、324、342、525页。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保守派的日报, 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 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为核心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第110、115、279、536页。

D

《大胡蜂》(《*Die Horniss*》)——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泽和克耳纳办的德文报纸,

1848—1850年在加塞尔出版；1848—1849年比斯康普曾为该报撰稿。——第605页。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209、528页。

《德国博物馆。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杂志》(《*Deutsches Museum.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öffentliches Leben*》)——德国民主派的周刊，1851年至1867年在莱比锡出版；1852—1865年该杂志的出版者是罗·普鲁茨。——第356、377页。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法年鉴》。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由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1847年1月至1848年2月出版。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第418页。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独立报》(《*Indépendance*》)——见《比利时独立报》。

《独立报》(《*Independent*》)——见《泽稷独立报》。

E

《俄罗斯和为美国撰写的通讯》(《*Россия 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я дл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自由派的周报；

1856年8月16日至11月19日在伦敦用俄文、英文、德文和法文出版，主编是伊·加·戈洛文。——第71、75页。

《俄罗斯之声》(《*Голоса из России*》)——从俄国收到的文章和通讯的定期汇编；1856年至1860年在伦敦由亚·伊·赫尔岑出版。——第350页。

F

《费加罗报》(《*Figaro*》)——法国保守派的报纸，1826年起在巴黎断续地出版，在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波拿巴主义倾向。——第119页。

G

《改革报》(《*Die Reform*》)——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92年在汉堡出版。——第483、494、608、609、614页。

《高地哨兵。普遍进步派机关报》(《*Der Hochwächter. Ein Organ des Gesamtfortschritts*》)——周刊，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刊物；1850—1858年在辛辛那提(美国)出版。——第347页。

《公道报》(《*L'Impartial*》)——法国波拿巴派的报纸；1857年在泽稷岛出版，主编是勒姆安。——第185页。

《公文集》(《*Portfolio*》)——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汇编的简称。《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丛刊在1835—1837年出版；新的丛刊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在1843—1845年出版。——第115、439、442页。

《公文集》(《*Portfolio*》)——见《新公文

集》。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刊, 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第15页。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 179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218页。

《观察家时报》(《*Examiner and Times*》)——见《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国家报》。

《国民报》(《*Le National*》)——布鲁塞尔出版。——第71、93页。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 1848—1915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 五十年代该报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第7、77、79、377、600页。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 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89、310页。

《国外消息。政治和文学杂志》(《*Grenzbote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自由派的周刊, 1841年至1922年在莱比锡出版。——第98页。

H

《海尔曼》(《*Hermann*》)——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海尔曼。伦敦德文周报》(《*Hermann. Deutsches Wochenblatt aus London*》)的简称, 1859年起在伦敦用德文出版; 1859年1月至7月,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任该报编辑。——第364、367、368、372、377、388、394、401、416、418、420、422、428、435、

437、439、440、452、455、458、468、470、477、484、488、491、493、498、504、507、548、552、559、604、606、612、614页。

《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Staats und Gelehrte Zeitung des Hamburgischen unparteiischen Korrespondenten*》)——德国反动保皇派的日报。——第403页。

《汉堡记者》(《*Hamburger Korrespondent*》)——见《汉堡公正记者政治和学术日报》。

J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 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 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216、218、219、274、316、343页。

K

《科贝特氏纪事年刊》(《*Cobbett's Annual Register*》)——激进派的周报, 1802年至1835年用不同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70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1802年起用这个名称在科伦出版; 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 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第32、336、377、381、415、434、446、552、559、637页。

L

《雷诺新闻》(《*Reynolds's Newspaper*》)——英国激进派的周报, 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雷诺创办, 1850年起在伦敦出版。——第113、229、251、342、345、346、349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

- 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年至1870年在巴黎出版；四十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了纠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75、291、374、558页。
-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 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1853年起在莱比锡出版。——第488、491、493、614、618、622页。
-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一家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22页。
- 《流亡者报》(《Journal des Proscrits》)——伦敦出版。——第93页。
- 《陆路邮报》(《Overland Mail》)——英国的一家周报；政府机关报，1841年至1914年在伦敦出版。——第239页。
- 《伦敦德意志报》(《Londoner Deutsche Zeitung》)——一家周报，德国流亡者，即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拥护者的机关报；1858—1859年用德文出版，最初用这个名称出版，后用《日耳曼尼亚》的名称出版；1859年该报的主编是埃尔曼尼。——第417页。
-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画报，1842年起出版；曾用其他文字出版。——第90页。
-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曼彻斯特每日观察家时报》(《Manchester

- Daily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年起在曼彻斯特出版；该报是由《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和《曼彻斯特观察家》(《Manchester Examiner》)合并而成的。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支持自由贸易派，用不同名称一直出版到1894年。——第8、112、203、234页。*
-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自由贸易拥护者(自由贸易论者)的机关报，以后是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第8、9、15、77、79、81、91、104、105、108、109、119、203、204、208、212、220、225、226、234、244、246、252、253、260、265、269—271、274、276—279、280、286、288—290、296、298、307、309、313、524、544、635页。
-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德国激进派的一家每日出版的晚报，由卡·格律恩创办，于1842—1849年出版。——第353页。
-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855年至1937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298、336、359、362、409、601页。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至193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239、249页。
- 《每周邮报》(《Weekly Mail》)——英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杂志，托利党的机关刊物；1858年至1860年在伦敦出版。

——第496页。

《民主主义者》(《*Demokrat*》)——见《纽约民主主义者》。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 Socialiste*》)——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第71、93页。

N

《您好!》(《*How do you do?*》)——德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幽默杂志,由路易·德鲁克尔在伦敦出版,贝特齐希负责编辑。——第614、618页。

《纽约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日报,1834年开始出版;后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26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33、44、65、67、69、75、90—92、94—98、101、104、105、108、110、111、114、121、123、130—133、140、142、147、149、152、160、178、198、217、226、239、247、251、253、269、273、274、298、299、307、310、316—318、321—323、325、327—329、333、335、337、338、339、341、342、354、355、361、363、366、372、384、388、390、392、394、399、401、403、407、417、439、441、

445、466、473、474、484、488、492、496、499、535、550、566、569、570、579、590、595、596、600、608、610、631、639页。

《纽约民主主义者》(《*New-Yorker Demokrat*》)——民主派的日报(后为周报);1848年起用德文出版。——第52页。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创办于1851年。——第95、96、217、239页。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至1924年在纽约出版。——第95、96、380页。

P

《旁观者》(《*The Spectator*》)——每日出版的英国文学杂志,1711—1714年在伦敦出版。——第554页。

《评论》(《*Revue*》)——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ssische Lit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普鲁士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在柏林出版。——第38、41页。

《普鲁士通讯》(《*Preussische K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普鲁士周刊》(《*Preussisches Wochenblatt*》)——德国保守派的周报,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第350、467页。

《普特南》(《*Putnam*》)——见《普特南氏月刊》。

《普特南氏月刊》(《*Putnam's Monthly Magazine*》)——美国的一家杂志,1853年至1857年在纽约出版;共和党的机关刊物;1855年该杂志曾刊载恩格斯的一组文章《欧洲军队》。——第15、53、74、92、123页。

Q

《前进报》(《Vorwärts!》)——德国报纸, 1844年1月至12月在巴黎出版, 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418页。

R

《人。世界民主主义报》(《L'Homme: journal de la démocratie universelle》)——一家周报, 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机关报; 1853年至1856年在泽稷岛出版。——第37、44、71、93页。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 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 1853年起在柏林出版。——第430、431、494、609、610、612页。

《人民报》(《Volksblatt》)——特利尔出版。——第488页。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宪章派的周报, 1852年5月起由革命宪章派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以外, 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最重要文章。在这个时期, 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 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第41、44、49、52、67、211、342页。

《人民报》(《Das Volk》)——一家周报, 从

1859年5月7日至8月20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其他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从第2号起, 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 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第416—418、420、421、425、428、429、432—434、436—439、442、443、445、449、452、453、455—457、463、465—470、474、476、478、481、490、494、497、499、605、606、610、612、622页。

《日耳曼尼亚》(《Germania》)——见《伦敦德意志报》。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资产阶级的日报, 在瑞士的俾尔城(伯尔尼州)出版。1853年至1909年以此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它持波拿巴主义观点; 该报编辑部和福格特有密切联系。——第429、501、610、620页。

S

《商业信使报》(《Handels-Courier》)——见《瑞士商业信使报》。

《上帝和人民》(《Dio e Popolo》)——意大利共和派的报纸, 1858年以前在热那亚出版。——第347页。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创办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 1851—1857年在设菲尔德出版。——第63页。

《社会共和国》(《Sociale Republik》)——一家周报;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 1858年至1860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 主编是司徒卢威(1859年以前)。——第359页。

《施本纳报》(《Die Spenersched》)——见《柏

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世纪。政治和文学杂志》(《Das Jahrhundert.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德国的一家周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刊物;1856年至1859年在汉堡出版。——第99、105页。

《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1859年在伦敦出版,1860年在罗迦诺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第426、428页。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的日报,1785年起在伦敦出版。——第5、9、37、81、104、112、115、128、173、217、239、279、290、294、309、322、325、339、352、367、374、409、425、428、454、459、485、486、555、566、600、601、627页。

《太阳报》(《The Sun》)——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276页。

《体操报。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Die Turn-Zeitung. Organ des socialistischen Turnerbundes》)——由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流亡者于1851年在纽约创办的报纸,一直出版到1861年。——第368页。

《通报》(《Moniteur》)——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1799年至1869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81、93、133、191、270、274、291、335页。

W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44年在不来梅创刊。——第470、473、476、600页。

《卫报》(《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报》。

《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月刊;1857年至1891年在莱比锡由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出版;1857年至1864年该刊出版时附有副标题:《百科辞典年鉴》。——第350页。

X

《西方公报》(《Anzeiger des Westens》)——在美国出版的德文报纸。——第356页。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第77页。

《先驱者》(《Der Pionier》)——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周报,先在纽约(1854—1858),后在波斯顿(1859—1879)出版;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第246、356、633页。

《辛辛那提高地哨兵》(《Cincinnati Hochwächter》)——见《高地哨兵。普遍进步派机关报》。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1849—1855年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用这个名称出版。该报是在1846年出版的天主教反对派的《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编辑部发生分裂之后于

- 1849年3月创办的。《新奥得报》采取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方针，在五十年代，它被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受到了政府机关刊物的迫害。报纸的领导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梅、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后者从1855年9月起任该报主编）。1855年马克思是该报驻伦敦的通讯员。——第402页。
- 《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 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乌尔卡尔特出版的外交文件和材料的定期刊物，1859—1860年在柏林用德文出版，主编是费舍。——第467、499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第249、562、610、611、618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们一直出到1850年11月。——第25、65、266页。
- 《新莱茵报评论》（《Revue der 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又以《十字报》而闻名，因报头上印有十字章图样。——第24、25、32、93、106、413、587、627页。
- 《新瑞士报》（《Neue Schweizer Zeitung》）——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日报，1859—1860年由德国流亡者奥·布拉斯在日内瓦出版。——第407页。
- 《新时代》（《Die Neue Zeit》）——一家工人报纸，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58年6月至1859年4月在伦敦出版。——第39、118、321、340、355、358、393、400、415、416、543、544、604页。
- 《新时代报》（《Neue Zeit》）——由威廉·勒韦在纽约编辑出版的德文报纸。——第39、118页。
- 《新闻报》（《D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61年至1862年期间，该报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经刊载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228、274、276、402、410—413、425、427、428、431、470、530、568、569、580、637页。
-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五十年代对第二帝国的政体采取反对的立场。——第50页。
- 《新闻画报》（《Illustrated News》）——见《伦敦新闻画报》。
- 《星报》（《Star》）——见《晨星报》。
- 《喧声报》（《Le 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第279页。

Y

- 《邮报》（《Post》）——见《晨邮报》。
- 《尤斯图斯·佩尔特斯地理研究所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Mittheilungen aus Justus Perthes' geographischer

Anstalt über wichtige neue Erforschungen auf dem Gesamtgebiete der Geographie)——德国的地理月刊, 1855年起在哥达出版, 主编是奥·彼得曼。——第350页。

Z

《泽稷独立报》(*«Jersey Independent»*)

——英国民主派的报纸, 1855年至1875年在泽稷岛用这个名称出版(1858年以前每周出版两次, 后为日报); 1856年7月至1862年11月以前主编是乔·哈尼。——第188、266、536页。

《钟声》(*«Колоко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 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1857年至1867年用俄文出版; 1868年至1869年该报改用

法文出版, 并附有俄文附刊。1865年前在伦敦出版, 以后在日内瓦出版。——第350、439页。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德国

资产阶级报纸, 偏重文学和艺术, 1825—1878年在汉堡出版。——第414、483、506、608页。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 1855年至1865年由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 该报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文章。——第52、61、63、64、109、116、120、321、324、342、349、380、435、440、443、451、466、467、471、473、489、496、522、593、596、597、600、601、607、617页。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保守派的日报, 1798年创刊; 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第6、17、26、32、94、109、165、345、403、446、471、473、474、479、480、483、484、488、490、491、494、497、500、506、516、517、562、594、598、600、604、606—611、617页。